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六輯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六輯 卷五 四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六輯 第 冊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六輯 **關漢卿**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六輯 圖書出版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六輯

一

中華書局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六輯

(全五冊)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850×1168毫米1/32·80印張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1—550冊 (150)

ISBN7—101—00745—7/I·124⑮

《古本小說叢刊》編輯委員會（以首字筆劃爲序）

- 大塚秀高 日本埼玉大學副教授
小南一郎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王三慶 臺灣文化大學教授
王秋桂 臺灣大學教授
石昌渝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米列娜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
伊維德 荷蘭萊頓大學教授
伊藤漱平 日本二松學舍大學教授
杜德橋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
李田意 臺灣東海大學教授
李福清 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主任研究員
胡萬川 臺灣清華大學教授
柳存仁 澳大利亞堪培拉大學教授
浦安迪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馬幼垣 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
陳慶浩 法國國家科學院研究員
雷威安 法國波爾多第三大學教授
劉世德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鄧紹基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韓南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2708/05

《古本小說叢刊》第一六輯前言

《古本小說叢刊》第十六輯收錄小說共六種：《觀音傳》，《醉菩提》，《警世選言》，《飛花艷想》，《合浦珠》，《爭春園》。

(一)《觀音傳》，四卷，二十五則。明西大午辰走人訂著，朱鼎臣編輯。明煥文堂楊春榮刊本。英國博物院藏。

封面題「全像觀音出身南遊記傳」，「書林煥文堂刊行」。按：《海剛峯先生居官公案傳》萬卷樓刊本有煥文堂重印本，與此煥文堂當為同一書坊。

卷首題「新鑄全相南海觀世音菩薩出身修行傳」，「鏤」或作「刊」，「全相」或無，「觀世音」或作「觀音」，「傳」上或有「全」字。

卷一署「南州西大午辰走人訂著，羊城冲懷朱鼎臣編輯，渾城泰齋楊春榮繡梓」。

演興林國妙善公主出身、修行始末。妙善後被封為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南

無靈感觀世音菩薩。

上圖下文。半葉十行，每行十七字。

此本係海內外僅存的孤本。

(二)《醉菩提》，二十回。清天花藏主人編次。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書業堂刊本。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藏。

封面題「乾隆四十□□」（前一字似「二」，後一字當爲「年」）鐫，「濟顛大師玩世奇蹟」，「醉菩提傳」，「金閻書業堂梓」。

版心題「濟顛全傳」。卷首題「新鐫濟顛大師醉菩提全傳」，或「濟顛全傳」。卷一署「天花藏主人編次」。按：日本《舶載書目》著錄此書，題「西湖墨浪子偶拈」，有天花藏主人序。光緒六年（一八八〇）老二酉堂刊本亦署「西湖墨浪子偶拈」。《舶載書目》所著錄者，乃寶曆甲戌九番船持渡小說三十部之一。而寶曆甲戌即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可知此書之撰寫與刊刻必在此前。

有桃花庵主人《醉菩提序》。

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字。影印本所據之底本，桃花庵主人序僅存首葉的前半葉及末葉的後半葉。現據他處所藏之寶仁堂刊本（即此書業堂刊本的翻刻本）補排序文，作為附錄，列於《前言》之後。

此為《醉菩提》現存最早的刊本。

（二）《警世選言》，六回。貞祥堂刊本。日本天理大學天理圖書館藏。

目錄題「李笠翁先生彙輯警世選言」，回首題「貞祥堂彙纂警世選言集」（第二回誤「祥」為「解」）。版心作「選言集」。

此書係短篇小說選集性質。六回，選作品六篇。回目單句，七言或八言。第一回和第二回，第三回和第四回，第五回和第六回，回目各自相對。其中，第三回、第四回的回目，目錄與正文畧異。

第一回《靈光閣織女表誣詞》，演唐代會稽處士段令言於天河靈光閣遇織女故事，據瞿佑《剪燈新話》卷四《鑑湖夜泛記》改編，情節有所增益。第二回《慈航渡朱生救功畜》，演明代景泰年間朱壽仁事，勸戒世人殺牛。第三回《荆

公兩謫蘇子瞻》，演蘇軾、王安石事，本《警世通言》卷三《王安石三難蘇學士》。第四回《小妹三考秦少游》，演蘇小妹、秦觀事，本《醒世恆言》卷十一《蘇小妹三難新郎》。第五回《許長公二難讓產》，演許武、許晏、許普兄弟事，本《醒世恆言》卷二《孝廉讓產立高名》。第六回《陳希夷四辭朝命》，演陳搏事，本《古今小說》卷十四《陳希夷四辭朝命》。

書中不諱「胤」、「弘」二字，可知不是刊刻於清代雍正、乾隆年間。目錄所題書名上雖有「李笠翁先生」字樣，但書中不諱「玄」字，「眩」、「炫」、「慈」、「畜」、「銜」等字又不減筆，可知也不是刊刻於康熙年間。可能刊刻於順治年間，也有可能為明末刊本。其「李笠翁先生」五字頗似為剗板後添入者。

國內有繼溪堂刊本、聚昇堂重刊本，均晚於此本。

(四)《飛花艷想》，十八回。樵雲山人編次。清順治年間寫刻本。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今西文庫藏。

封面題「飛花艷想」，「樵雲山人編」。卷首署「樵雲山人編次」。

目次題「新編飛花艷想」。回目單句，第三回至第八回爲八言，其餘均爲七言。

演柳素心（友梅）及梅如玉、雪瑞雲因題詩而締結姻緣的故事。書中描寫文字，有蹈襲明末清初另一部小說《玉嬌梨》的地方。

全書不諱「玄」字，「絃」、「泫」等字亦不減筆。可知刊行於順治年間。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字。有行側批。原闕第十八回第五、六葉。

此書後曾易名《幻中春》、《夢花想》、《鴛鴦影》出版，字句畧有出入。《夢花想》有齊如山舊藏本，現歸美國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鴛鴦影》有道光二年刊本，似即《飛花艷想》的刪節本。

此書另有大連圖書館藏本，卷首載「歲在己酉菊月未望」樵雲山人序，據云係「雍正刻本」。按：己酉在清代爲康熙八年（一六六九）或雍正七年（一七二九）。此序如爲原刻本所有，書中既不諱「玄」字，則似不可能刻於康熙八年，更不可能刻於雍正七年。或許有另外的可能：此序乃後來的翻刻本所加；「己

酉」爲乙酉（順治二年，一六四五）或「丁酉」（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之誤。

（五）《合浦珠》，四卷，十六回。清樵李煙水散人編次。順治年間寫刻本。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狩野文庫藏。

封面題「合浦珠，無心子題」，「煙水散人編次」。各卷題「新鐫批評繡像合浦珠傳」（卷三誤作卷九）。卷一、卷三和卷四署「樵李煙水散人編次」。

「樵李」乃浙江嘉興的古稱。「煙水散人」則係徐震的筆名。徐震，字秋濤，清初順治、康熙時人。

卷首載有桃花塢釣叟題辭，其中說：「煙水散人半生不遇，落魄窮途。今是編一出，吾知斯世必有刮目相待，當無按劍而眇者矣。」又有《合浦珠序》，署「醉里烟水散人自題」。「醉里」即樵李。自序說：「忽於今歲仲夏，友人以合浦珠倩予作傳者」，「而友人固請不已，予乃草創成帙。」明確承認自己就是作者。

每卷四回。回目單句，除一、二、十一、十二回爲八言外，其餘各回均爲七

言。

半葉八行，每行十九字。有回後總評，間有行側批。另有一些眉批和行側批，乃日本藏書者所加。第十三回第十六葉以下原闕。

第十六回說，「茲者天造逢剝，潢池之亂難弭，而煤山之禍已兆。」今有真主已出，太平在邇。」又說，「至明年甲申三月，果有彰義門之變，大行皇帝縊死煤山。」可知此書寫於甲申（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一六四四）之後。全書不諱「玄」字。「裴玄」之名屢見；「茲」、「絃」等字均不缺筆。可知此書必刊於康熙元年（一六六二）之前。

國內藏有此刊本，但有闕葉，無封面，無桃花塢釣叟題辭，醉里煙水散人自序落款一行亦已佚失。

（六）《爭春園》，四十八回。不題撰人。清道光五年（一八二五）大經堂刊本。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封面題「繡像爭春園傳」，「內附鐵球山招贅」，「道光五年新鐫」，「大經堂

藏板」。大經堂乃嘉慶、道光間書坊。

有《爭春園全傳敘》，尾署「時在己卯暮春修禊日，寄生氏題於塔影樓之西偏」。己卯，當即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此寄生氏曾爲《五美緣》小說作序，署「甲申穀雨前二日，寄生氏題於塔影樓之西樹」。甲申則爲道光四年（一八二四）。

版心未題書名，但有少數例外：目錄、第三十二回第十葉、第三十五回第八葉、第三十六回第五葉及第六葉、第四十三回第九葉及第十葉，題「爭春園」；第四十一回第七葉及第八葉，題「三俠劍」。

回前所題書名，大多數爲「爭春園全傳」。唯第三十一回至第三十五回，題「爭春園全集」；第二十八回至第四十回，第四十二回至第四十八回，題「新抄爭春園全傳」；第四十一回則題「刻抄三俠劍全傳」。

演漢代郝鸞、鮑剛、馬俊等俠士，以及孫珮、鳳棲霞的故事。司馬徽曾贈予郝鸞龍泉、攢鹿、誅虎三劍。郝自留龍泉劍，而以攢鹿劍贈鮑，以誅虎劍贈馬。

故此書又名《三俠劍》。

有像讚八葉。半葉八行，每行十八字。回目爲七言單句。第四十七回正文的回目，空行無字。

英國博物院藏有此書的道光元年（一八一二）三元堂刊本。

附錄

《醉菩提》

序：

禪關氣清，靜處自可通神；妙道凝玄，正容乃以說法。若濟顛師者，遇酒肉而不知戒，犯淫色而不知禁，往往嬉笑怒罵，恣情縱意，人第知顛之爲顛。究之，極意佯狂，盡是靈通慧性；任情極戲，無非活潑禪機。此顛之終非顛，而聖蹟之不可不傳也。夫松濤竹影，花雨香風，惟貞敏寂靜者始能會悟。而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思欲概以相量不得也。故抱渡世婆心

者，或托之風癡，庶有以驚其聾聵，而轉其愚蒙，示以奇怪，而發人深省，其與靜處通神，正容說法，蓋亦無弗同也。

桃花庵主人漫題。

一九九〇年十月中旬



南遊記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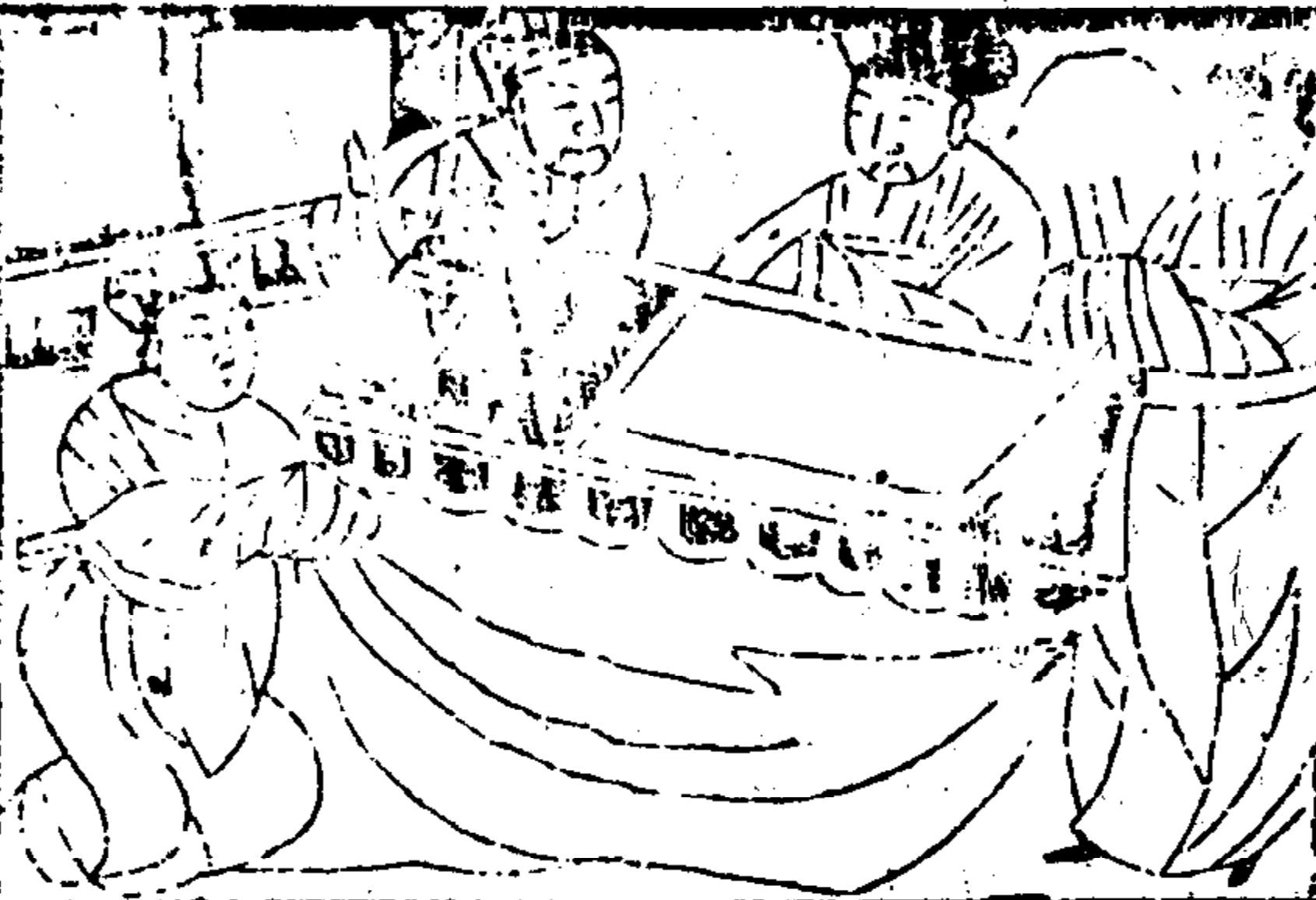
書林煥文堂刊行

全像觀音出



莊王

登位



新纂南觀世音菩薩出身修行傳卷之一

南州 西大午辰走人 訂著

羊城 冲懷 朱鼎臣 編撰

潭城 泰齋 楊春素 繡梓

鷓鴣天

国主劫莊王 幼女劫善娘 父欲招女婿

修行不嫁郎 發去園中禁 容貌越非常

白雀寺中使 天神相助忙 遣兵去燒殿

精誠感上蒼 逍遙樓上勸 苦了不相降

押赴法場絞 虎背密山藏 靈魂歸地府

諸國

朝貢



十殿放毫光 究囚蒙解脫 香山得返陽
 九載修行滿 功成道德強 父灸捨手眼
 醫疾得如常 文武八山謝 方知骨肉傷
 一家登佛國 快樂在西方

● 莊王往西岳求嗣

話說金天大昊氏十一年有西域王靈人姓
 婆名伽表字羅玉自一十七歲起兵二十歲
 登位國名與林年號以莊掌管三十六載東
 至佛齊國西至天竺國南至天真國北至暹
 羅國地方三千里文有禮義武有緒杰居明

寶德



奏駕

臣良刑清政理萬民樂業四海無虞當時大
赦天下於是立寶德皇后伯牙氏為正宮誰
想王與皇后年俱四十並無子息三官六院
俱已乏嗣在王對皇后曰寡人百戰千征千
辛萬苦纔取得一個金甌天下指望子孫承
守傳位無窮今日妃嬪雖多並無太子朕心
十分煩惱不知子童有何高見當時伯牙皇
后奏曰和氣致祥乖氣致戾想是當年我王
東征西討殺人太多恐乖天和所以致我夫
婦四十已過尚無一子傳後妾近聞海西無

西岳



行香

華山聖帝十分靈感凡有祈禱皆獲果報
 主何不發一道旨意差禮部掌禮官悉惶喃
 支都二人前去那殿上命僧道廣建羅天大
 醮七日七夜懺過生前罪愆求嗣繼後倘或
 至誠格天求得一子江山有靠豈不甚美哇
 王國奏心中大喜即時設朝乃宣文丞相趙
 震上殿分付曰寡人無子要往西岳求嗣卿
 可領掌禮官備辦齋整二月十九日朕與皇
 后親往行香不得有誤趙震領旨即差司祭
 司六使悉惶喃紀善局承務郎支都二人前

建醮



道場

往岳岳廟占起僧道五十人自二月十三日
 建醮起十九日完滿皇帝親來行香二人介
 旨乃急辦下成都錦十疋朱崖香五十斤高
 鹿紙王箱令支猪四隻太和鷄八对曲江魚
 十尾衣綿龍荔洞庭金縷密雲小寒水陸珍
 饌百般果品無不具備二人帶領百數校尉
 搬運祭禮竟奔兩岳投下悉恒痛將丕旨開
 了宣讀已畢只見岳廟住持道士姓安道號
 志空率眾徒弟接旨已了即分付首班弟子
 一盂打掃岳廟中殿選集山前山后僧道教

功德



員滿

滿五十登時勤起法器誦經請壽建起死量
清醮真个是

金鍾法鼓鬧喧天 揭帝嗔哪件个全

僧道兩邊齊拜呪 莊王果是結良緣

却說莊王一連設醮七日七夜不歇及到十

九月清晨莊王夫婦換了整淨祭服大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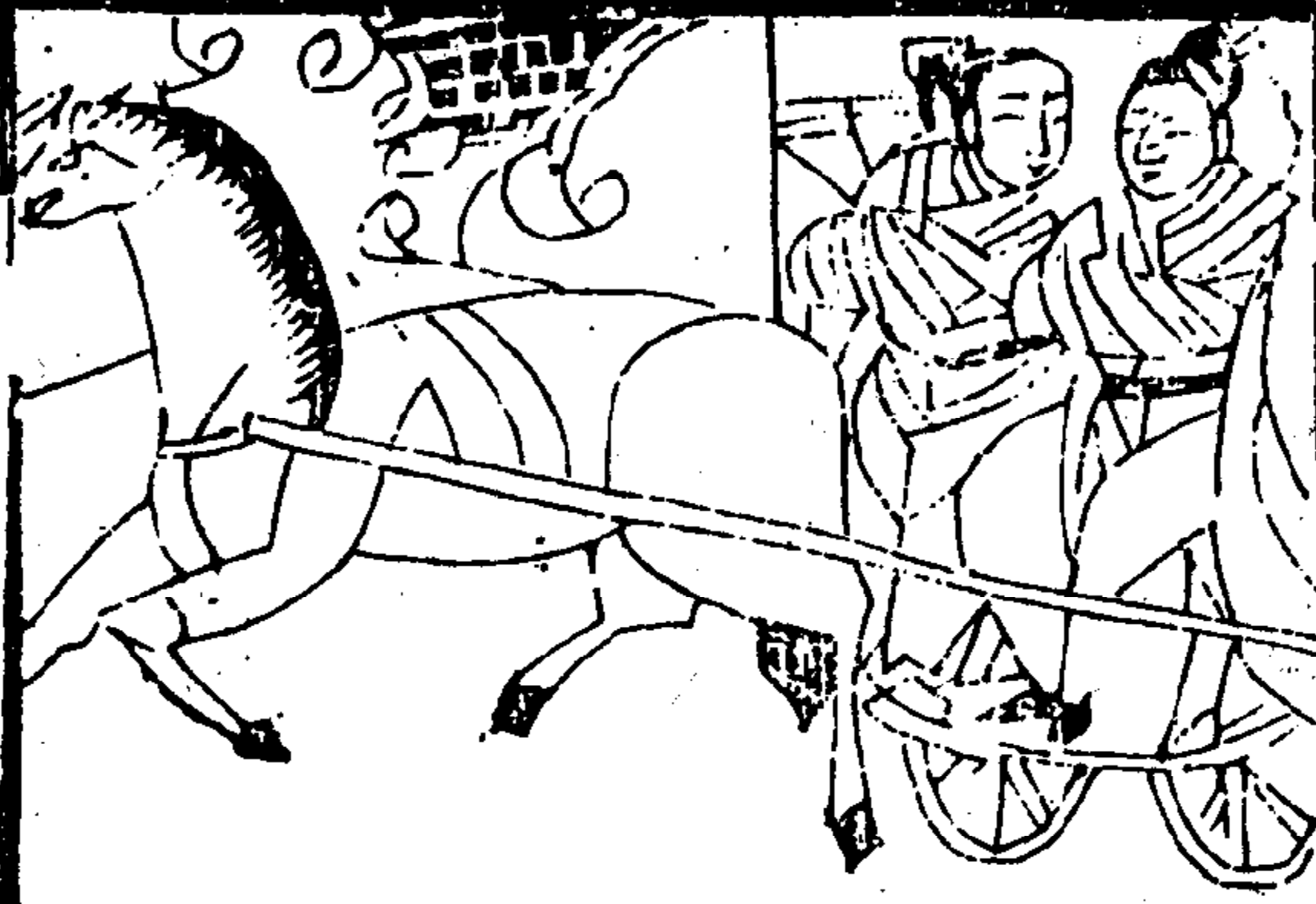
楮杰保駕點起羽林親軍二百名前後護持

來到岳廟下董掌壇道士志空俯伏度入皇

帝夫嬪升殿將祭物擺開恁且喃讀祝文大

都行酒將莊王心事一一精醮心空復引八

駕駕



田朝

誠齋閣坐下也衣眾僧道俱各叩頭已畢莊
 王分付曰今日為朕之事多虧了你眾人忙
 了七日七夜朕若后日得子承繼決不輕慢
 你眾人分付已罷乃將祭奠之牲太實給與
 僧道去了莊王同皇后及文武大臣一河治
 裝田朝將朝內大小官員俱各平升一級命
 光祿司設宴於是天婦退入后宮去訖
 虔誠秉璧拜西華 夫婦惟求子克家
 當日殺威難懺悔 特教三女佈毘伽
 岳神奏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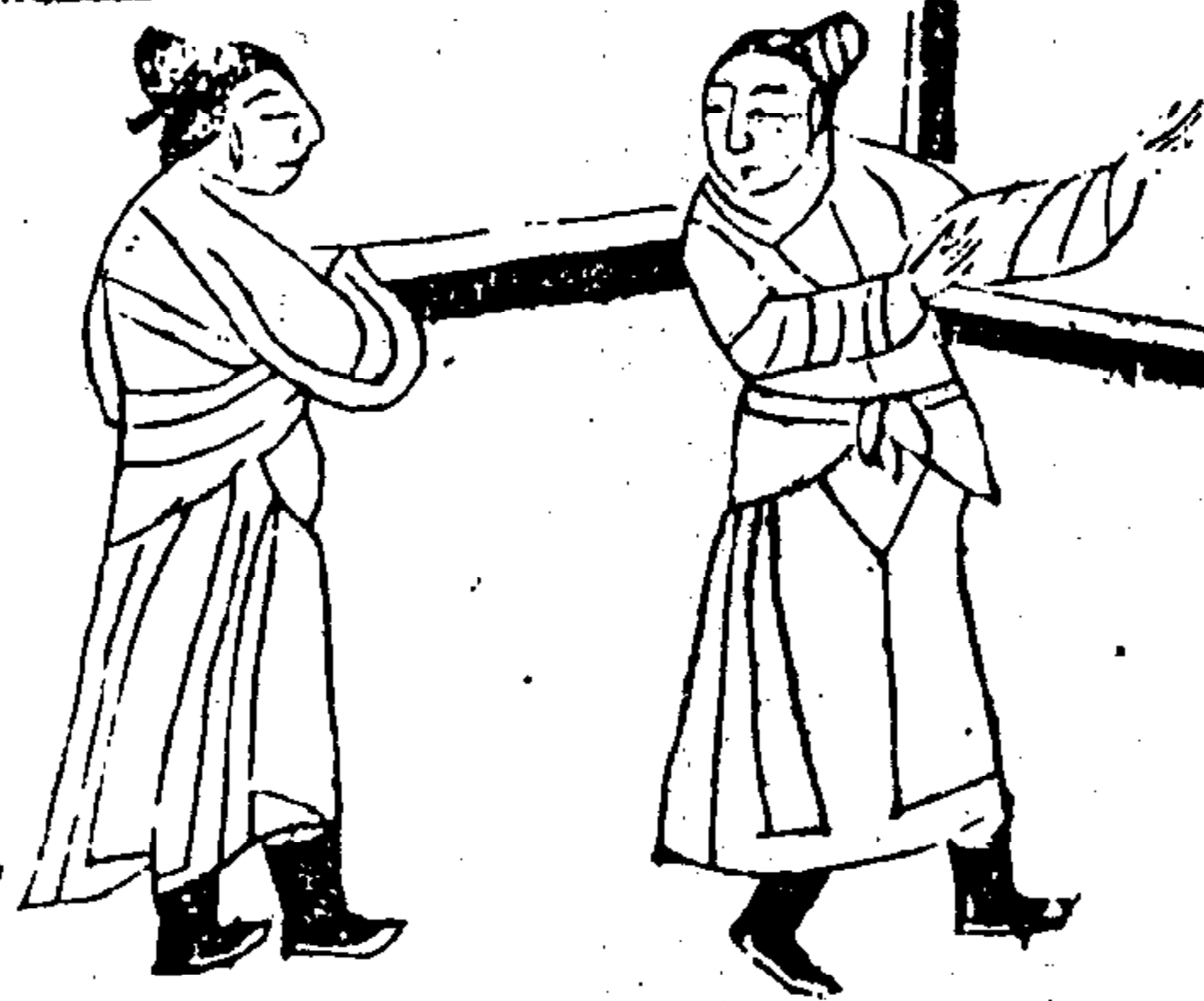
岳神



奏帝

却說岳神感受莊王齋醮知莊王乃是嗜殺
 之君不該有子該註他絕後只走他今日有
 這一点處心亦當尋個善報与他迺乎千里
 眼順風耳二人問曰今有莊王要求子嗣如
 今那處有修善的人可着他去降世報生以
 救天下萬民苦难一則不絕他之後二則使
 善人得以救世你可速查報來二人即擁
 雙眼提起直覺遍听遍視天下一遍乃即奏
 曰今有鸞嶺孤竹國祗樹園施勸長者祖宗
 三代修行吃齋好善仗義疎財濟人利物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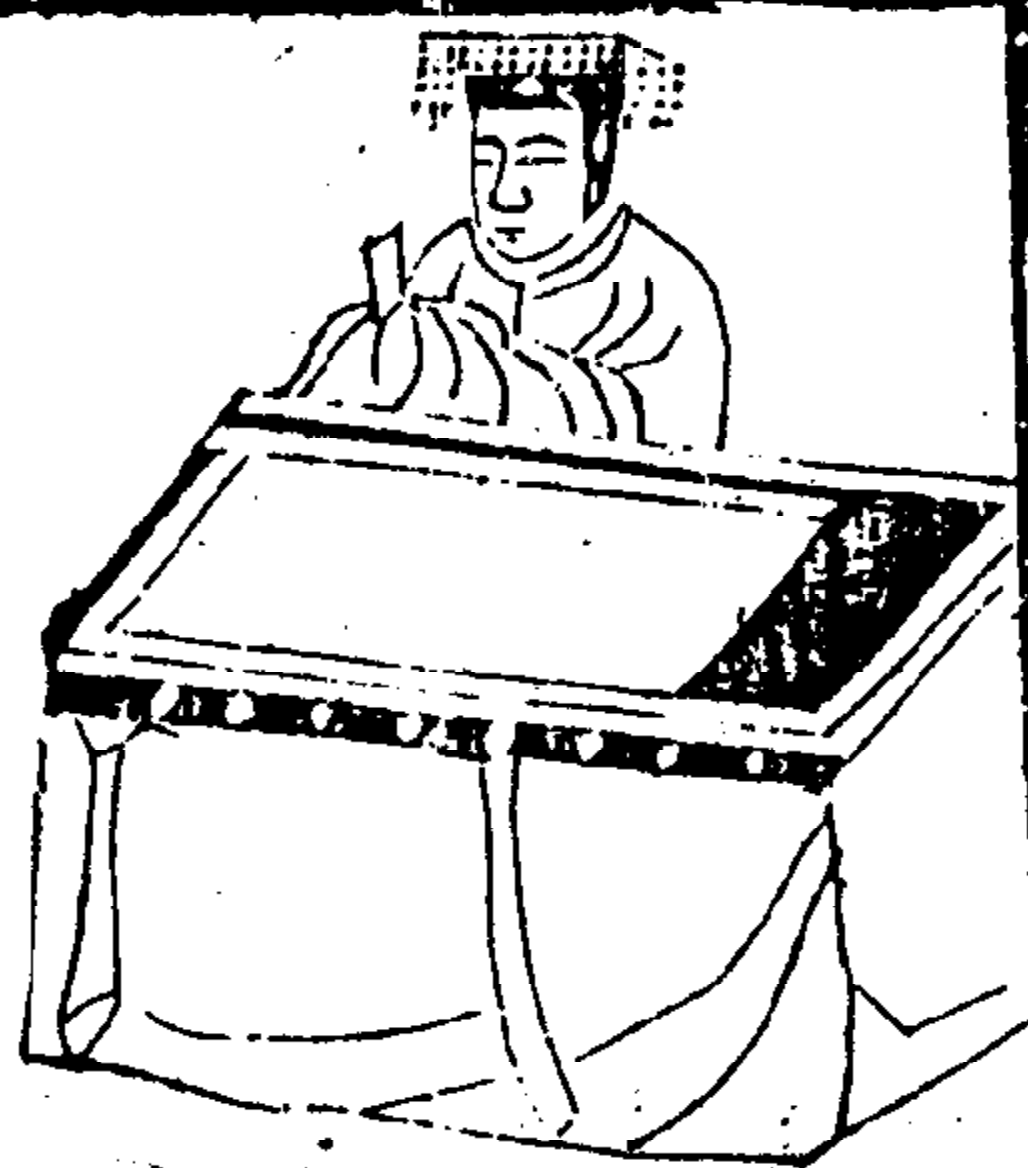
逼寇



擄掠

施不倦令長者有三子長曰施文次曰施晉
三曰施善俱皆持齋把素修善只日前日有
西霞山強人王詰帶有同夥三十人破車觸
国天兵殺得無處投奔飢了數日竟來施文
家乞食他兄弟三人知他是強盜要餓死他
典民除害故分文齋粮不與王詰無可奈何
迺復典衆商議曰做也是死不做也是死如
今這寺飢餓怎生過得迺提起殺人心展開
放火手仍轉車觸国將一大片戴德儒家打
破殺死男婦一百餘口房屋火焚財物擄掠

岳神



奏帝

聲空怨氣冲入上天司善土地奏過玉皇玉
 皇大怒說他三世救人強人須不當救但逼
 得他殺絕戴家却不明明是他假手今速將
 他兄弟三人拿入神霄洞天監禁永不許他
 再見天日此係施家之事今上聖要答莊王
 之醮何不奏上天曹赦此三人罪過着他投
 生以救凡世豈不美哉岳神聞奏說既有此
 人我便修表去奏乃喚清風童子排浴法服
 直入昊天金闕紫微大帝階下俯伏奏曰臣
 掌西岳城糾人間善惡今有興林靈伽王四

引魂



投胎

十無子夫婦癸心在本山建清醮晝夜祈
 求子息臣查得祗樹園施文兄弟三人素行
 為善而施善修行尤篤非二兄可及三人只
 因不救王詰之暴得罪天庭已蒙筮禁終才
 臣今冒死上奏乞陛下赦他三人前愆轉男
 身為女身次第投入伯牙氏腹內限三年長
 短出世復令施善不交夙心生即齋戒後成
 証果以善度塵世一則使婆伽王無子有女
 惡僅及身而止一則使施善歷代之善得大
 慶於世臣無任下情統祈垂听之至三帝當

北斗



降生

時聞奏大悅即分付北斗降生神急領其事
將三人一時俱皆釋放把三個真魂付與北
斗帶去婆伽王宮中着本宮土地投訖正是
听下回分解

湛湛青天不可欺 未曾舉意我先知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 妙善宮主降生

却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莊王自移設醮求
嗣以後不覺瞬息三年指望生一男子接
宗枝誰知宮中_{彩女}夜聞得異香滿室

妙音

降世



光遍宮初生一個乃是公主取乳名曰妙音
 心中甚是不悅及至二年復生一胎又是公
 主莊王分付宮人將去淹死衆臣知得連忙
 保勸莊王不得已權叫奶婆洗起取名妙音
 及至三年皇后復有吉叶莊王指望必生太
 子誰知却是施善托世宮人報說又是一個
 公主莊王當時悶；不樂乃對丞相趙震曰
 寡人如今五十已過止生三女江山一旦休
 矣只是可惜我一生汗馬之勞付之流水教
 我如何死得瞑目趙震乃勸曰兒女乃天排

觀音



化生

定非人力所能為我手書保老体且待三公
主長成選擇三個附馬待我王萬歲之後揀
擇誰可托得江山者使把後事盡付與他就
是帝王有子亦不過使他承先繼後無子而
讓於女壻使吾王世々代代得享祭祀亦如
有子一般何必過慮臣記昔日堯舜皆讓於
賢豈不是如此莊王聞趙震之勸其心始寬
迺命宮人養起取名妙善生後行止動靜絕
與兩個姐々不同口即齋素心即好善尤善
修行一日姊妹三人入長春花園閑玩妙清



笑曰我姊妹今日上籍父王庇廕下得毋新
教育清閑無事得在此遊戲但不知常得
如是也不妙音荅曰如差矣即如人家小
是兄弟大是各鄉里况我等俱是女子一
旦及笄父王把我適與他人你東我西焉得
長能如此聚首只有妙善笑而不應妙清問
曰妹笑而不答其故何也妙善曰依小妹
之見人生富貴榮華如毒水朝露霎眼不見
且如做皇帝的是至尊無對誰不思量萬年
長父那知廢興存亡不移時而即變自三皇

賞花



言志

至此不知更了幾朝幾代當日之威福令何
在哉至親莫如父母夫妻子弟反到一旦大
限未時你說顧得顧不得至愛莫如田地家
業財寶一旦無常你說守得守不得小妹全
日也不願榮華夫婦之樂只願尋一所乾淨
名山好去處修行倘一日修得出頭成個善
人那時騰身比極翹足南溟昂頭東海轉眼
西隅上則度得生身父母超昇天道中則救
得人間若難貧寒下則化得凶神惡鬼不
殃崇則小妹之分头足矣二位姐、何必多

宮女

求

傳言



精心默禱格聖蒼
 弄丸何期作美璋
 摠為施勤三子善
 他年南海法無量

●朝中招選女婿

話尚未畢只見數個彩女忙入園中說聖上有旨今日朝中大設筵宴將大公主二公主招贅新科文武狀元為婿速入更衣勿得有違三姊妹听罷即時歸宮說新科文狀元姓趙名魁字得達通實應人氏父震現為當朝丞相莊王見他人才出眾文學超群即將

招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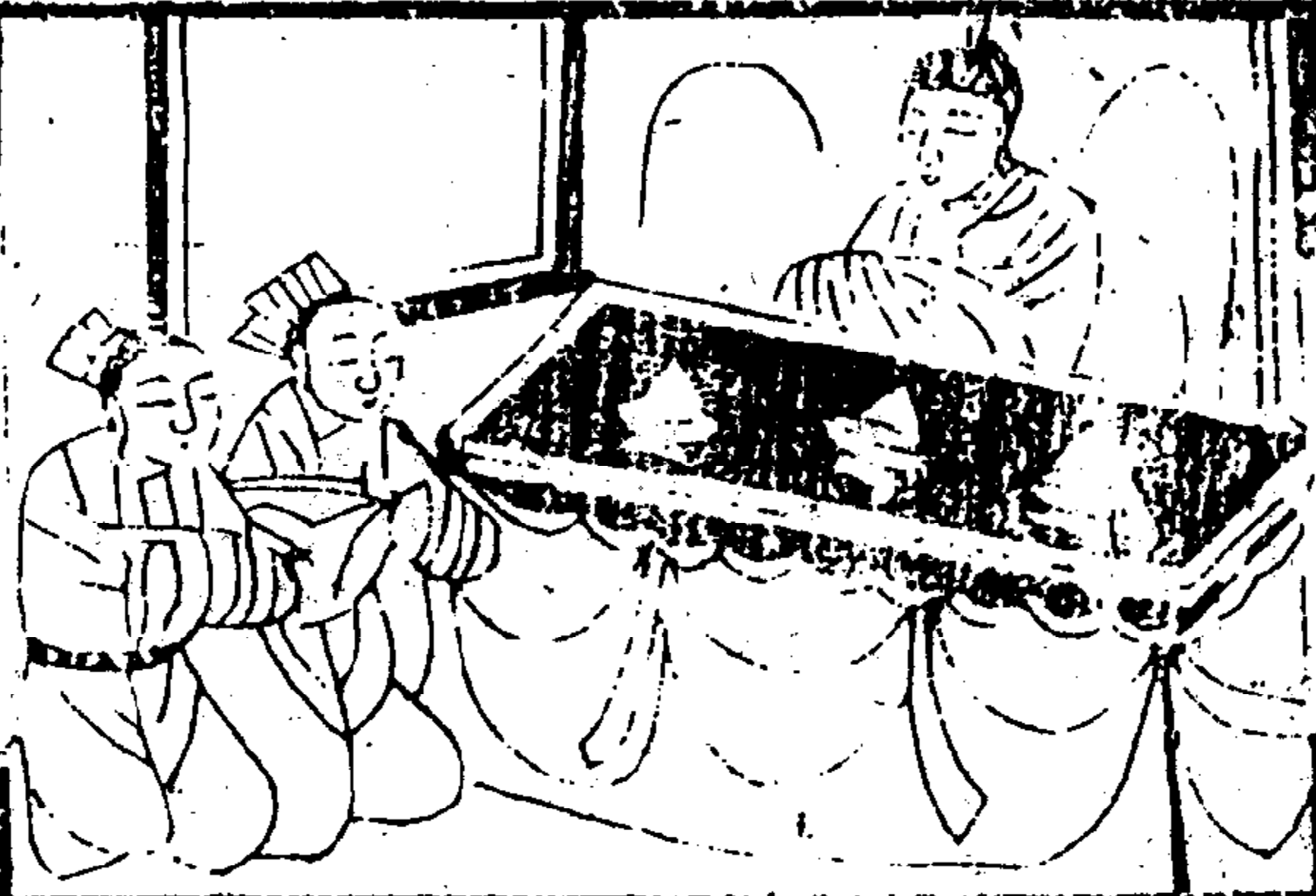


附馬

長公主妙清招他為東床女婿登時遣起附
 馬府又有新科武舉狀元姓何名鳳字朝陽
 迺河東人氏少年奮志一十八般武藝件件
 慣熟莊王又將第二個公主妙音招他為西
 府附馬當時金榜題名洞房花燭一代君臣
 百平姻眷慶喜筵席載笑載歌此樂真人間
 罕有也今日莊王壽屆六旬天壽皇節趙魁
 與何鳳商議曰我二人宿緣有幸今喜連襟
 同寅協恭共扶社稷且喜皇上今值六旬壽
 旦我等合該同公主上殿祝壽恐傷何鳳二

6
册
27

附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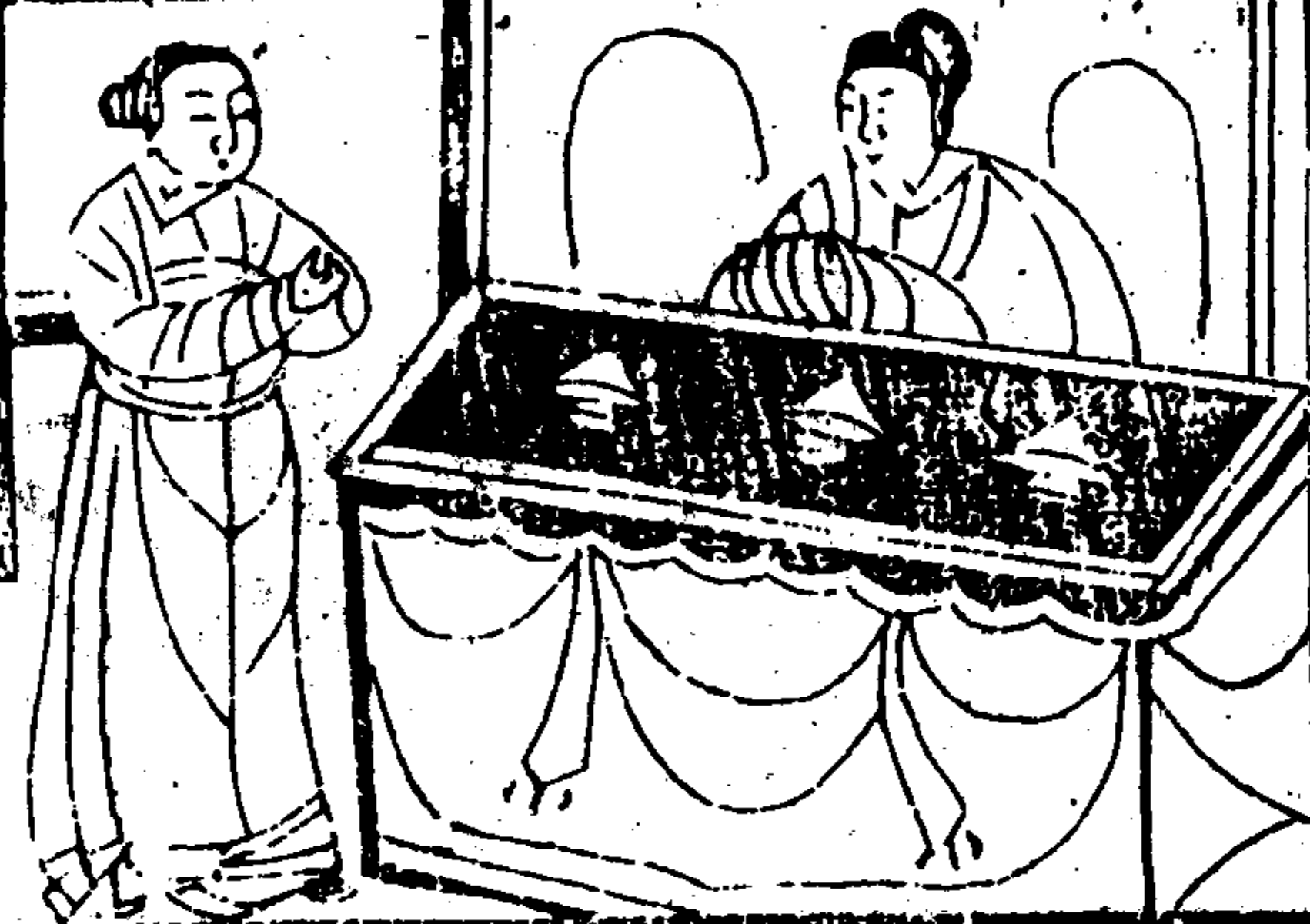


慶壽

姨丈所言正合愚見迺備賽婚挑一盒
 瓊漿三盞同二位公主娘一一同把盞一
 當時喜女婿冰清外翁玉潔又是華誕不
 飲得醅醕大醉轉入神寤宮坐定舉目一看
 只見大公主二公主俱不在側銀燭煌一隻
 身孤影心中猛省起來說道我招他二人為
 附馬迺是半子緩急不離左右誰想他身恋
 夫婦之樂得我撇得撇不採此人如何把
 得大事若是今把江山付與他一發不採
 我了如今只有三公主在身未曾招人日今

駕宣

皇后



務要招個有恩有義真當得半子的在我
身傍然後把天下大事交與他掌管那時我
退入養老宮做個太上皇我願方足迺呼太
監懷安曰汝可接娘來我有大事與他商
量懷安忙入乾清宮宣得皇后到來莊王曰
寡人今日賤辰娘將何為壽伯牙皇后跪
進曰梓童別無他壽只願效壽他日招個孝
順女婿時在宮中伏事我王妾方滿心
意莊王曰爾言正合朕意迺分付彩女爾可
去景梅宮請三公主到此但見彩女不移

宣



公主

宣得三公主來到叩頭山呼已畢且听下回
分說

萬里江山亂子慳 欲招三婿鬪關
誰知妙善生來拗 不恋東床亦戀壇

● 妙善不波招贅

却說莊主問曰我養汝三姐妹三人母桂雖
然茂盛但終是女子何以掌管山川吾聞昔
日曾有堯禪舜位我今見你兩個姐都成親
我今宣你來別無他說將你欲招女婿嗣位
東宮付托後事你說還是要招文狀元武狀

妙善



辭婚

元妙善即俯身奏曰人王聖旨敢不聽從但
 孩兒身心主意不同各有所志願父王見容
 莊王曰你且說來妙善曰孩兒不願婚姻只
 願修行學道若得果証菩提不忘養育之恩
 莊王听罷大怒曰這潑尼子又來作莊朕為
 一國之主萬姓之尊見識到不如你那有皇
 帝公主好人不做去做尼姑妙善復奏曰天
 下大器誰人不愛夫婦快樂誰人不喜只是
 孩兒素性只願修行任他一切榮華兒心全
 似如水炭不入父王真苦縈心孩兒初心改

妙善



受責

不肯改莊王起身怒欲殺之妙善乃勉強假
 應之曰父三苦子要兒招婿兒情願招個醫
 士也罷莊王曰天下英才多少汝偏不要招
 却要招醫士汝心下是何主意妙善曰兒招
 醫士非有別意只要醫得天下無萬病之相
 無寒暑之時無愛欲之情無老病之苦無高
 下之相無貧富之辱無你我之心盡得吾意
 佛果菩提不選日時結成夫婦以則兒之願
 也莊王听罷怒氣冲天罵道這個妖精一發
 對人前空說鬼話叫直日內使何陶過來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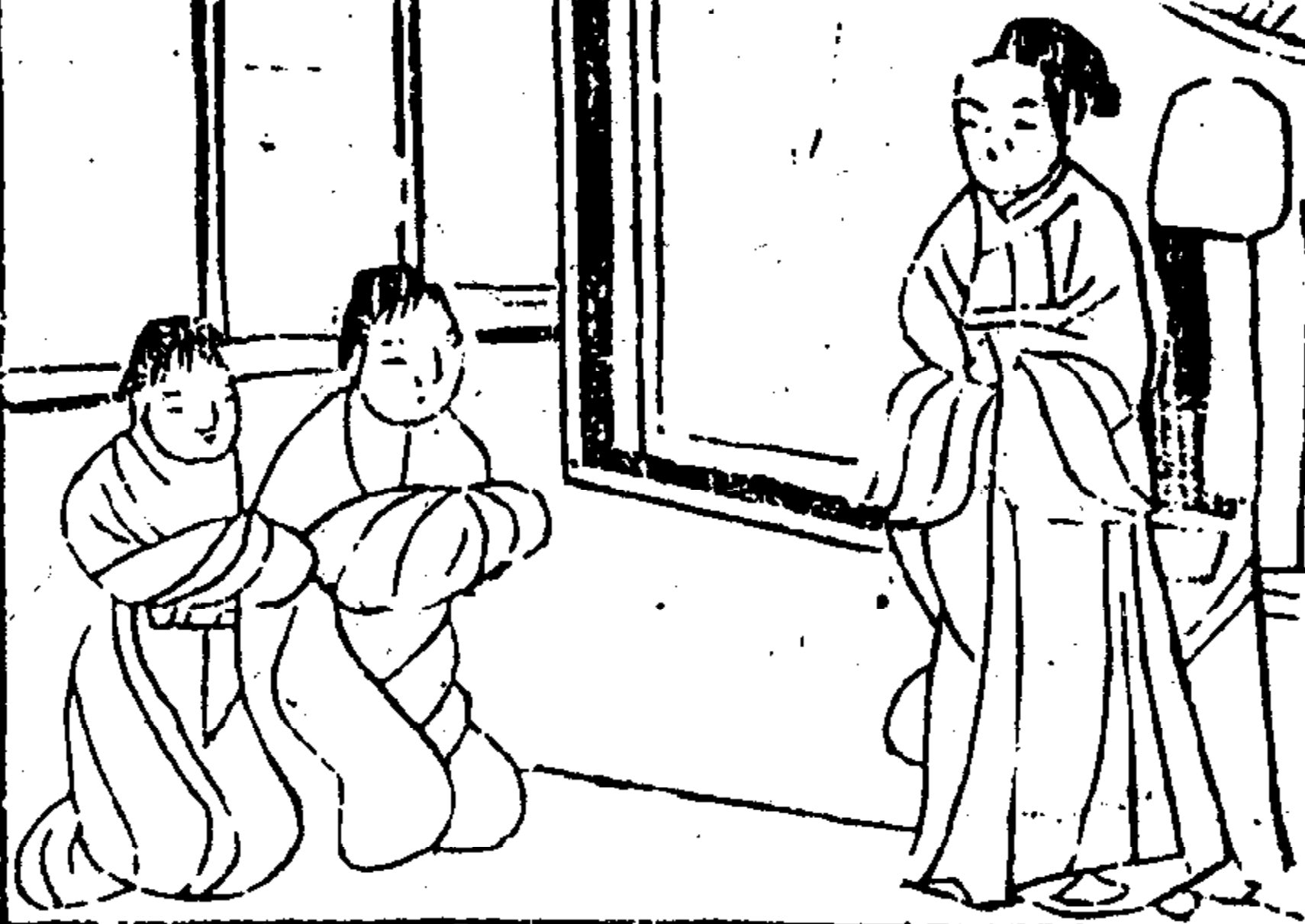
今何陶跪下直白陛下有何發落莊王曰夙
 奈這尼子忤旨你可將他錦衣剝下取御棍
 打出禁在后園待他凍餓而死免得掛朕心
 懷內使承旨盡將衣冠剝下妙善叩頭拜謝
 竟自往後園修行去了

不听招親忤二親 後花園內受孤
 衣冠禮服都剝去 一旦翻成越路人

● 妙善后園修行

却說妙善來到園中甘心淡薄一意修行與
 明月為明與清風為友消遣自在無得無拘

諫勸



公主

全忘却宮中之樂足以易此之樂感一日皇
 后思念公主不置西差御前彩女嬌紅翠紅
 二人入園探問消息二人見公主初心不改
 即跪下劝曰奴婢稟告公主娘俗語云進
 間風流事無過夫婦情何不回宮招取附馬
 以謂快樂立志修行成得甚事况且迺是王
 宮之女玉葉金枝羅綺千廂富貴第一何必
 苦恋空門吃些黃蘗淡飯成甚勾當妙善曰
 你等那里曉得我心裡事富貴豈在羅綺有
 道希罕皇帝今日送我在園中如離火坑感



二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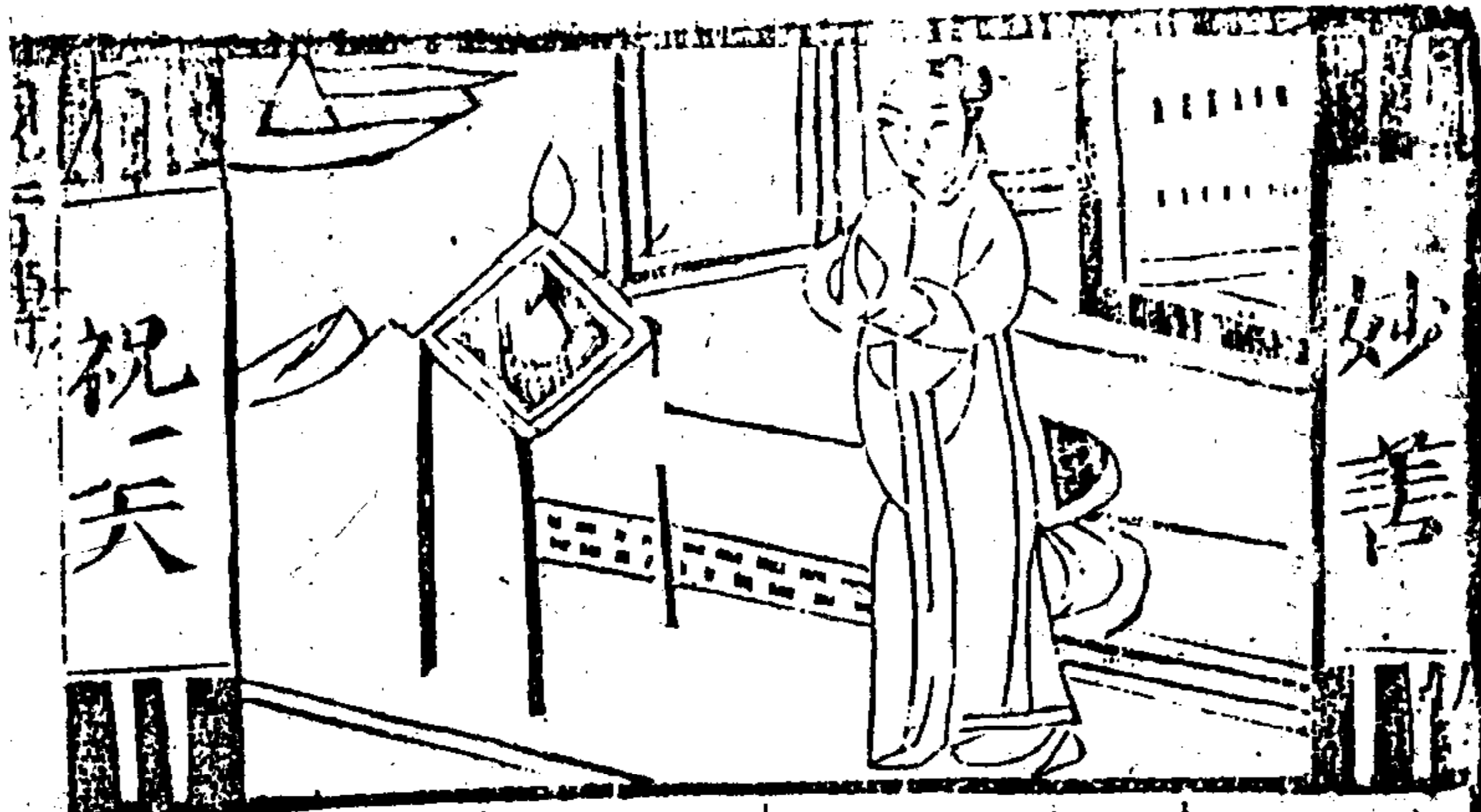
復后

謝三光今日燒丹隨心滿意修行正是長空
雲散情如洗天地春回万象新你們每花
言巧語在此絮絮做甚何不早日回去
休得在此胡纏二宮女畏懼公主只得叩頭
喏而歸效善見宮女去了歡然笑曰這賤
人去了且喜這園內並無憂慮幸有白雲明
月為伴真如神龍得水猛虎逢山不免拿香
案過來拜告天地伸奴一點城意安排已了
深拜曰

焚香祝告王天廷 園內修行鐵石冰

妙善

祝天



奴年方十有九歲 父母偏將奴結親

奴見地獄千魘若 不願將身去嫁人

愛慾般般都放下 三途八難水除根

錦綉羅衣披麻債 全身淨尺滅紅塵

出門一步乾坤闊 逍遙自在感天恩

清風明月常為伴 垂楊綠柳好藏身

千般快樂寧不喜 一心只要道完成

若得奴身成正果 魚逢綠水現金鱗

●莊王夫婦園中勸女

却說妙善參拜天地已了收拾香案臥房歇

皇后



恩女

息不想皇...見兩個大公主夫婦偕...
 快活无边徒然想起妙善後因愛苦止不住
 兩淚紛紛叫嬌紅問曰你前日去勸公主他
 如何回復嬌紅說公主修行心如鉄石全不
 所勸皇后曰大公主招文二公主招武何非
 快樂偏是妙善古恠一心只要修行父王發
 怒遂出花園却要凍餓死他我痛思骨肉愛
 憶成病昨日合官商設待君王回宮及告乞
 赦孩兒之罪你在官外伺候回話却說聖王
 朝散歸宮嬌紅荒忙稟旨奏駕已歸娘...可

伯牙



接駕

速迎接聖駕皇后鞠躬接入宮內只見莊王
 眉頭不展臉帶憂容悶坐龍椅皇后奏曰陛
 下往日入宮無限歡喜今日緣何難奈煩朝
 內有何事閉心臣妾合當分憂莊王曰妙善
 幼性前日不听朕言被朕取禁囚於後園朕
 起來猛虎猶護手毒蛇也愛兒自家骨
 肉安忍禁囚園內况朕又無五男七子早晨
 听得中散大夫許智他到有五男二女昨日
 又添一子衆官都賀他我為萬葉之君四海
 之主反不如也朕心安能歡喜皇后曰父母

親勸

妙善



見識大底相同自家兒女怎不愛惜波今只
 要改過前非便罷莊王曰既是梓童這等說
 我和你同去園中以賞玩為由帶那不孝子
 回宮便了當值懷安那里懷安叩頭稟曰爺
 歲有簡使令莊王曰汝可護駕到后園去來
 懷安喚嬌紅翠紅一同俏人步入園中只見
 妙善正在那裡看經念佛見聖駕已到荒作
 接入坐定莊王問曰我兒前日忤旨老父不
 覺一時性起愀爾在此今朝爹娘於心不
 故又來勸爾回宮早招佳婿妙善稟曰兒愿

妙善

看經



出家修行不願在家嫁人故今日在園中看
怪禮佛無非為出塵凡之計老爹娘莫管兒
莊王又小心勸曰我兒當三省後打神仙姑
誣佛法苦空世上只所得又說孩兒不要苦
了執迷早了同我回宮招選佳婿掌管我萬
里江山免得我老爹娘後無結果妙善听罷
只不做聲皇后又勸曰吾今無子止生汝姐
妹三人爹年老再無別親汝可回心轉意
再不可執迷如前倘不甘听爹娘怒起那時
汝進退無門我老娘再不顧你了妙善听了

勸善

回宮



母親可憐即哭倒在地叩頭稟言修行是兒
 素心招疼非兒所愿兒思想人生百歲為歡
 絕何若不早修行一旦無常墮落凡劫不
 得輪迴那時對誰哀告望爹娘及早轉宮去
 兒莫念奉養則有大姐二姐可托此如不曾
 生得孩兒一獻伏乞爹娘大開恩宥容兒子
 此修行不勝成戒苦苦要兒負却初心天日
 在上寧甘萬死不愿在世莊王忍怒復勸曰
 凡為人子不遵父命是為不孝我想家僧道
 的蓋是懶惰依貧像苦下流求食度口之人

帝駕



轉宮

我兒決不可學他妙善再奏曰兒聞三世諸
佛今古明賢皆舍五慾成等正果普濟天下
人間天下終不然都是下流之人莊王所罷
對皇后曰罷之子童我和汝歸去管他妖精
則甚說罷飄然歸宮去了妙善見父母已去
延微了冷笑向支机石上蟠坐念經不輟听
下回分解

拘禁花園誦佛經 拋開愛慾煉精金
清風明月無邊趣 聖旨雖嚴不易心

●彩女承旨勸公主

姐妹



忽二彩女入園稟曰今有大公主二公主特
來拜訪言未畢只見玳清玳音双上同至玳
善連忙作禮曰今日不知二位尊姐到此有
失迎候玳清曰我姐妹每多時不見貧妹心
如刀割又听得爹把妹子拘禁在此我二
人心中十分不安今日特来接你回去同享
榮華免得在此孤恹冷淡無了無休玳善玳
曰姐上言之有理但姐上僅知其一不知其
二修道之事昔年花園遊玩已見大意到今
日禅心入定叫我與二位尊姐同意觀如姬

拜訪

姐
妹



所
勸

敵死函關頭我已勘破了大半分言姐上來
看我則可若說勸我海枯石爛我心決不
改之勸二位賢姐及早歸去小妹出家後
日若得功成正果先度双親後度二位姐
同登淨土有何不可今日双親譬如不生小
妹一般多之借言拜上妙音復勸曰妹子差
矣人生青春易過容顏易改及早回心招了
親事一生快樂何須做這等勾黨妙善曰姐
之你那裡曉得蟾蜍無返照之光玉兔有伴
月之意探盡龍顏海藏天堂地獄任君去行

二姐



主身善

我今情愿雖恩割愛一心學道望姐且莫
多言妙清亦怒罵曰以你這等愚痴下賤枉
生伶俐不听忠言勸諫只怕你登時受若在
後妙善曰姐且免息雷霆之怒我與你身同
意不同汝自思天子之富貴管我則甚二人
听罷乃飄然拂袖回歸妙善看見二人去了
依然念經不歇皇后自那日遊園中歸去十
分憂悶百計不能得兒女歸去迺面過莊王
再差彩女嬌紅翠紅復往園中見三公主進
言勸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娘且修行因是

言
功

奉
勅



好事學道法不若學人倫夫婦人倫娘
 當熟悉之矣今娘在此若執意不回小奴
 婢奉上聖言特來請掃府中招選財馬由不
 得娘肯不肯我二人權也權得汝去誠善
 大怒罵曰汝這奴婢敢如此我若不肯勅
 命面决不輕放汝去多拜上父王我
 今只願修行今後汝并再不可來亂言亂道
 嬌紅曰娘既然如此奴婢想此地修行亦
 非長久之計妙善曰我已籌之孰矣我今欲
 往汝州龍樹縣白雀禪寺有五百僧尼請正

委囑

宮人



行道煩汝拜典我奏過父王若得此處修行
 後當報你嬌紅曰娘請自在奴婢竟歸官
 中奏知便了又听不回分解

修行一念本生成 井向花園祀佛經

拂々香風花影亂 團々夜月柳陰清

親言絮聒空克耳 婢語勞叨枉以情

白雀寺中聞大覺 道高俯仰鬼神驚

南海觀音菩薩出身修行金傳卷之一

宮

文

新鐫南海觀音菩薩出身修行全傳卷之二

● 善徒白雀寺

却說莊主為妙善之事終日只是放心不下
 盡付國政不理專在宮中聽彩女回話只見
 嬌紅二人忙忙到宮回話曰奴婢奉命到國
 中再三勸解誰知公主決不回心他說今有
 白雀寺寺中有五百尼僧出家所在正好修
 行教奴婢奏過我主他今要往那里修行明
 日入宮來拜別便去莊王仰奏說道果是這
 事待我將計就計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一壁

回

話



妙善

宣

相差人分付白雀寺僧尼勸他回來若勸他
 不轉好生治罪今就傳聖旨到園中詔使到
 殿前拜別之時且將言語留他又作匣處內
 使懷安領旨即到園中奏曰主上說公主在
 此處難煉丹宣娘娘入宮好送去白雀寺任
 憑修行切莫久正於此妙善聞旨不勝歡喜
 說道今日緣稱吾心即時隨內使轉到宮中
 參拜父王說秦爹爹之命往白雀寺修行就
 此從吾父母前去莊王曰孩兒自這寺廟果
 老父寤寐不安飲食不寧遣使宣兒回宮

妙善



父

做個好人今我孩兒及好學道妙善白爹

爹笑常言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天下萬

民信服只憑一語今日為何口頭語倒共美

被兒莊王夫罵曰潑賤無知不依吾言苦要

脩行且看你怎生結果妙善曰爹暫息雷

霆之怒怒却孩兒不孝今朝別去有日功成

便來救度父母言罷更叩頭八拜竟出金

而去

拜別雙親去入禪洗心滌慮憑遲延

空門廣布脩行事便是逍遙自在仙

公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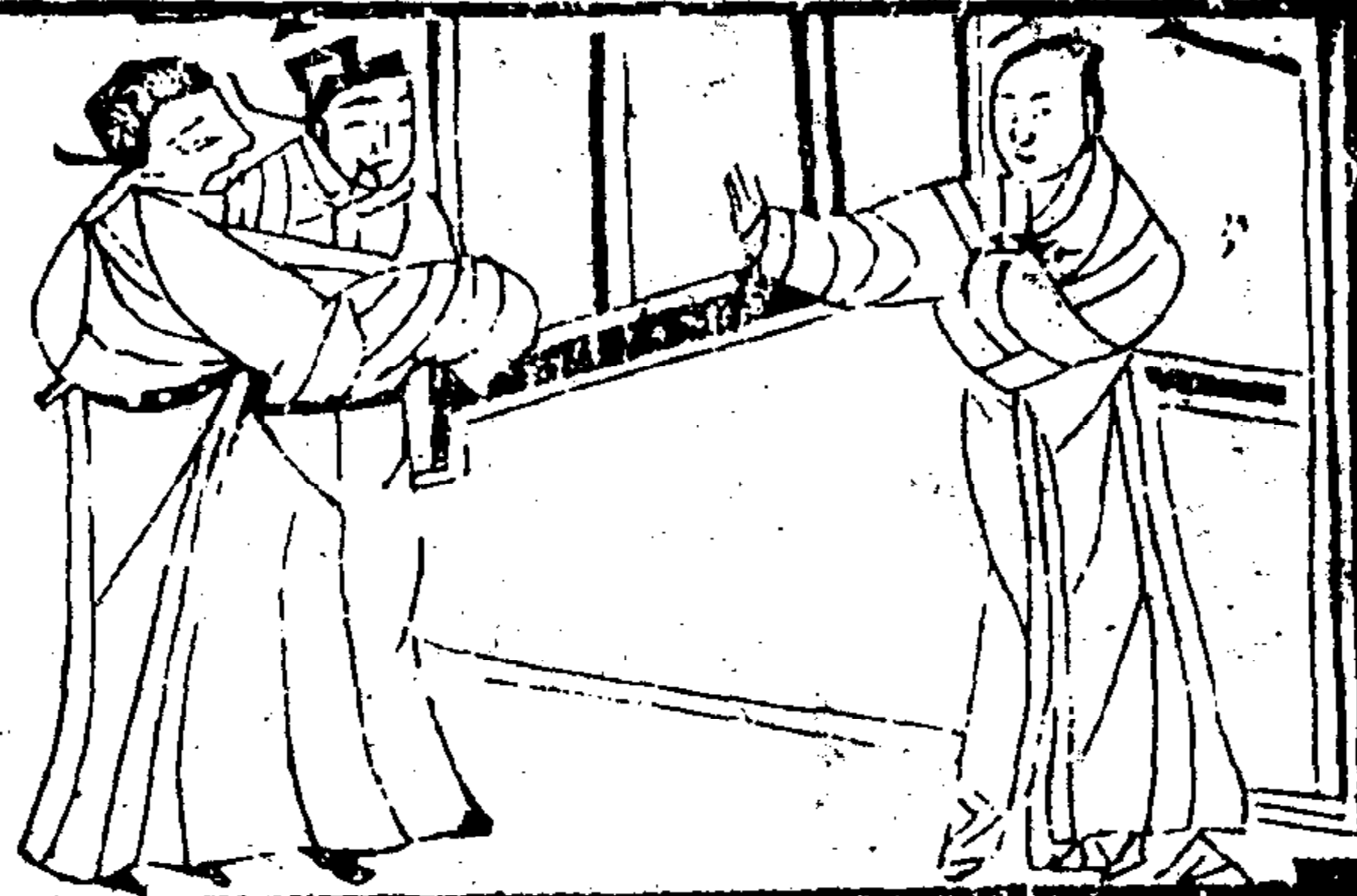


送駕

弄中神將助力

妙善既下了殿，不管認得路，不認得路，直
 向前便走。宮中妙清、妙音，知得纔率百官，彩
 女、內使一同起來，苦口扯住耳，三苦苦妙善。
 憑他說得口生蓮，只是不聽拜辭，便走二
 公主哭回宮中。公了當時，妙善起頭一看，只
 見文武官及五軍都督，俱跪在地上送行。妙
 善曰：「不勞卿等遠送，爾等回朝，但要盡忠報
 國，休獻諛佞為文者，論道經邦為武者，蓮華
 決勝保護，邊方便是你等職業。」眾臣齊奏曰：

衆臣



阻諫

臣等出言有言曰犯啟上報不一如罪妙
 善曰無不卿有何議論衆臣曰臣聞上古行孝
 為先其親出家一何行奉何佛只在宮中孝
 親順公強如出家出頭露面被人笑話臣等
 愚不諫實煩公主四心只要言行相符孝弟
 忠信勝似修行妙善曰衆卿聽我道凡人在
 世輪迴難免我身心各有所見汝等為文者
 輔佐君王為武者忠心報國良負平生所學
 為臣子與出家各人立意不同再休多言卿
 等回太監言拜上父王休要牽累被兒一朝



妙善

起

寺

道果緣成定來相見如今我路過生既出了
 家身且不顧信步行將前本何怕他凶山險
 水虎豹豺狼我今隨路只借問白雀寺便了
 你眾卿俱各早回再不消遠送

辭父拋娘出外鄉 尋思札仗實為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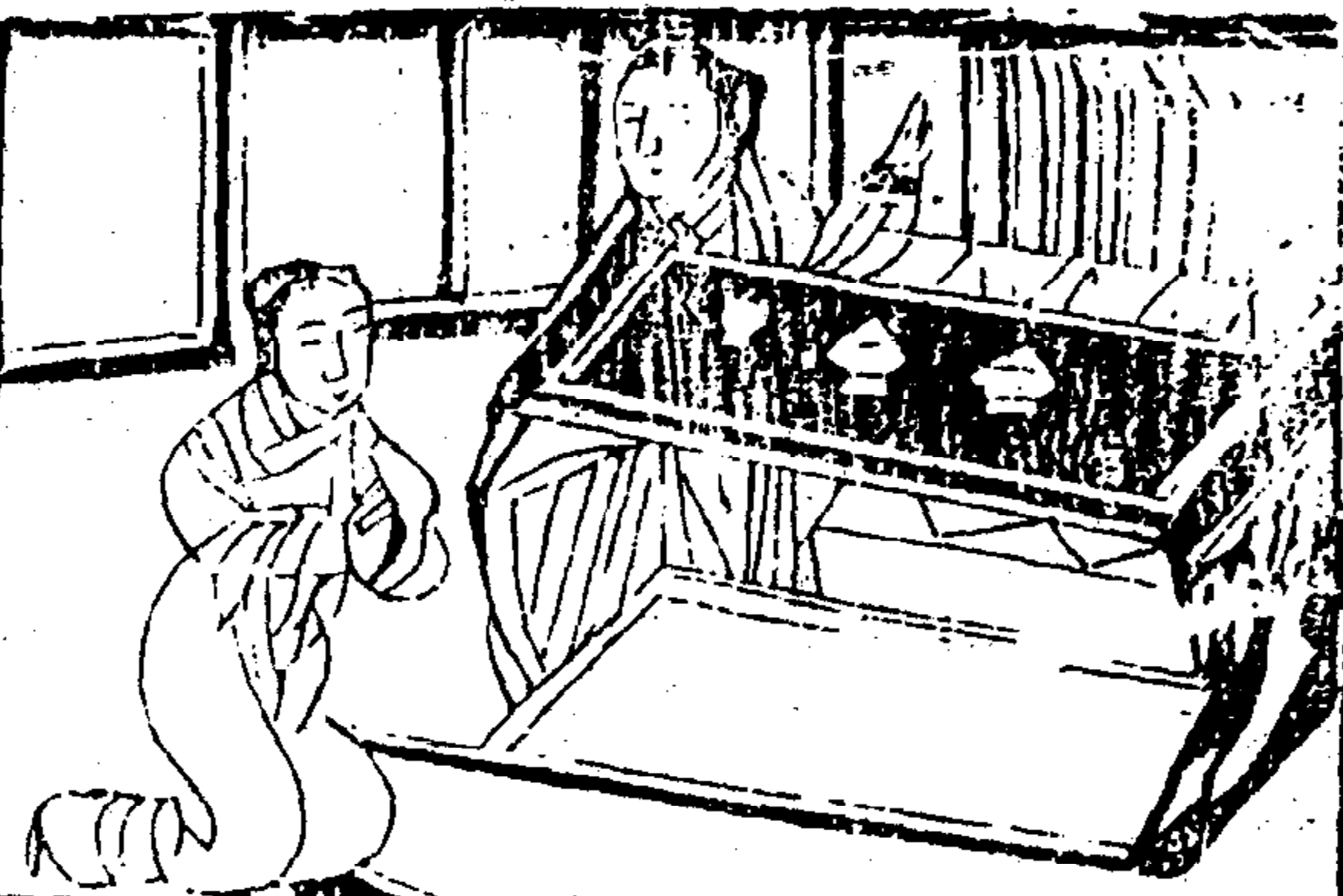
若還參得玄機透 不啻山遙此路長

妙善在路饒食渴飲曉行夜宿不覺一日早
 近白雀寺邊却說此寺創自軒轅皇帝內有
 五百尼僧掌管尼僧名喚夷優係是古羅國
 女子出家道果行滿無不成就得羅漢



旨叫他的轉路乃叫徒弟鄭正常問法一分
 付曰今有正公主與國王不和請到我寺中
 要我寺勸他回心轉意招取附馬今日到未
 大家且去迎接看是如何只見妙善看看來
 到山門裏偃同二個徒弟叩頭迎接妙善連
 忙答禮曰奴家今日特來出家蒙師父何勞
 下禮望師父引我參拜如來夷偃乃引到殿
 上命徒弟焚香撞鐘打鼓恭拜已畢妙善下
 殿到法堂上請師父參拜夷偃曰公主是國
 家金枝玉葉荒山盡是庶民貧賤女子到此

妙善



泰任

修行不當德便老身安敢受公主之拜妙善
 曰學道在心豈分貧賤不拜師父何以出家
 夷優曰公王莫不是星辰反亂不順父王假
 來出家見人之過毀佛傍公如何宮中不招
 附馬受風光豈不妙哉老身每在此穿破衣
 吃薄粥冷了清清有何好处妙善曰衆師父
 聽我道吃粥心清爽殺寔寔寐安室刹五百
 尼僧也有富貴之家聰明智慧端廣洒落少
 年出家終不然你也叫他家人叫他還俗我
 今持來与你同伴出家共說至會你友來功

夷優



埋怨

我原來汝寺只圖風光過日不管生死之因
乎夷優曰非老僧敢說此話因聖旨教勸公
主回宮如若不勸回來要放火烧寺以此苦
言勸化妙善曰汝寺亦非出家之道若論出
家道理不怕生死灾患才成正覺任他來燒
煩惱則甚夷優曰公主見誠羞矣終不然為
一人累及五百僧尼同你受苦老僧住持三
十餘年未嘗惹半分橫事公主與父三閩氣
於我有甚相干妙善曰衆師差矣自古僧有
六和五德出家之道行也古聖之道有捨身

妙善



焚香

飼虎者割肉飼鷹者有燃燈為炬者有捨股
 截手足者汝等情身養禽貪恣未除如此修
 行乃利己傷人非是釋子之禮也未來燒寺
 先自恹惶想你全無達道之意鄭玉常聞法
 海對師父曰古牛有胎養子不下將他割斷
 如今他左來右吞右來左吞說他不過我們
 如今且本難他告公主知道你真說出家清
 閑自在不分貧賤賢富受我差使要你同公
 廚中理事物用自當勤謹厨下完脩又要燒
 火換水五百尼僧沐浴寺畢然後上堂如有



一些不合大的荆棘小的竹一頓打出山
 門這非真道在先任從你可行則行妙善言
 耳心自受任從差遣奴當其前夷優曰既然
 如此你來皈依了佛妙善乃跪對如來言曰
 皈依諸天伏奴身願出家望乞慈悲怜念一
 任紅塵亂似麻奴身永遠不恋夷優曰你來
 皈依了法妙善乃對天跪曰皈依清淨法奴
 身不染塵願向空門恋道心求不思營營夷
 優曰再來皈依了僧妙善乃對師父跪曰皈
 依大眾差使自當擇亦事從頭拱聽經求無

諸神



助力

愁慮生只見妙善一點慕道真
 玉皇乃召太白金星分付曰今有下方莊王
 女子不喜豪華情愿修行如今父王把他在
 白雀寺中受苦那妙善粗便細務尽身所便
 如此勞碌並無怨恨之心若不救他有失好
 生之德你可分付三官五岳八部天龍伽藍
 土地速去代伊之勞再差東海龍王厨邊開
 井猛虎黑夜送柴飛禽朝七送菜諸事及發
 天神護持使他得安心慕道不得有違太白金
 星把玉旨傳下白雀寺中諸神各各供養

正
常



奏
帝

正
是

一點真心格上蒼
諸神領首各奔忙
果然作善果天眷
白雀如來不可量

●莊王火燒白雀寺

却說夷偃見妙善在寺得神力之助乃喚徒
弟鄭正常請諫曰自從公主到此勸他不回
罰他厨頭辛苦誰知六丁神將上香入洞神
仙獻菓伽藍土地打掃厨下瓦神開井北去
猛虎運柴飛禽送菜黃昏鐘响有此異事想
是神力助他你忝入朝奏上國王取他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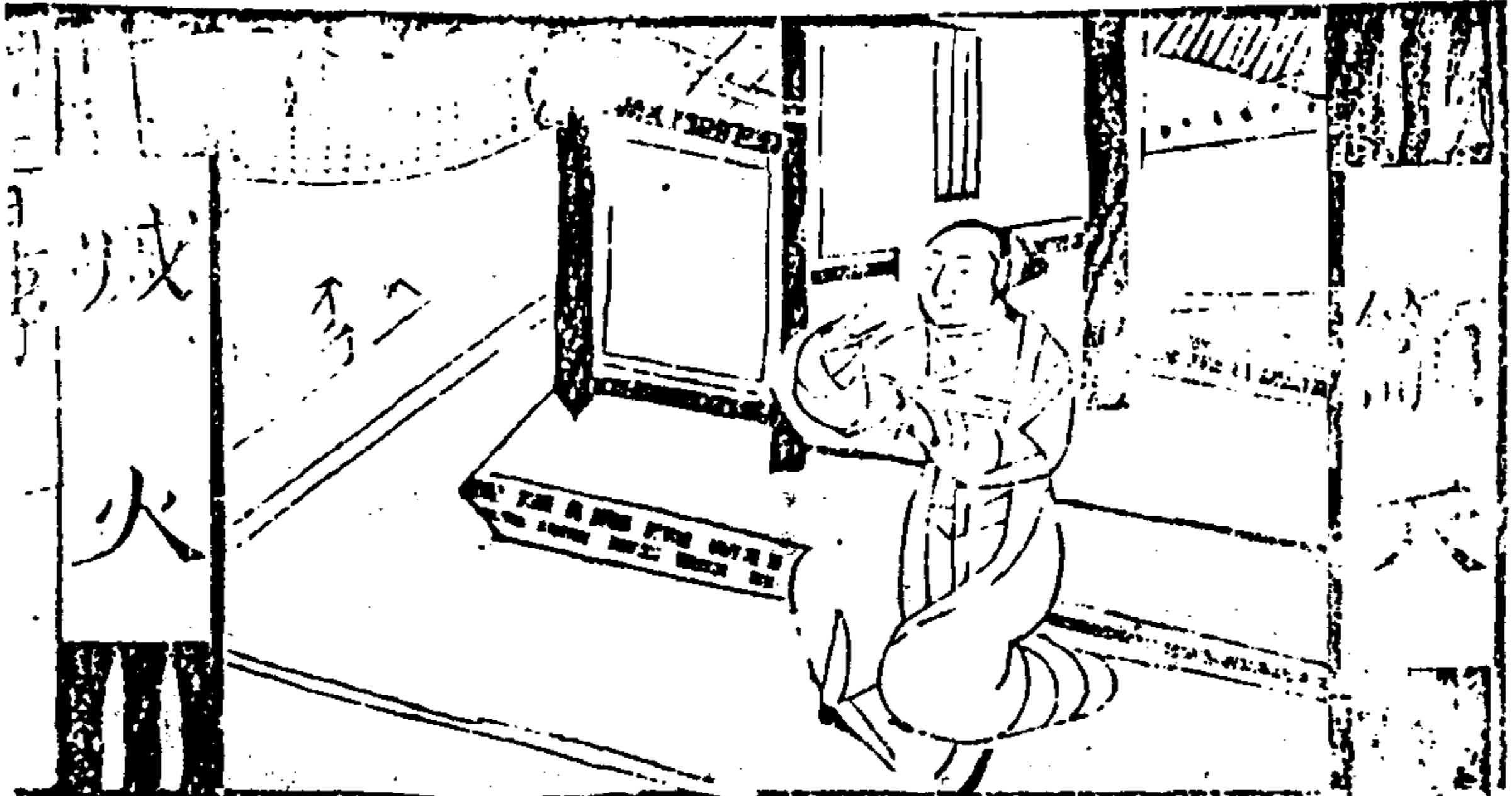
火焚

白雀寺



白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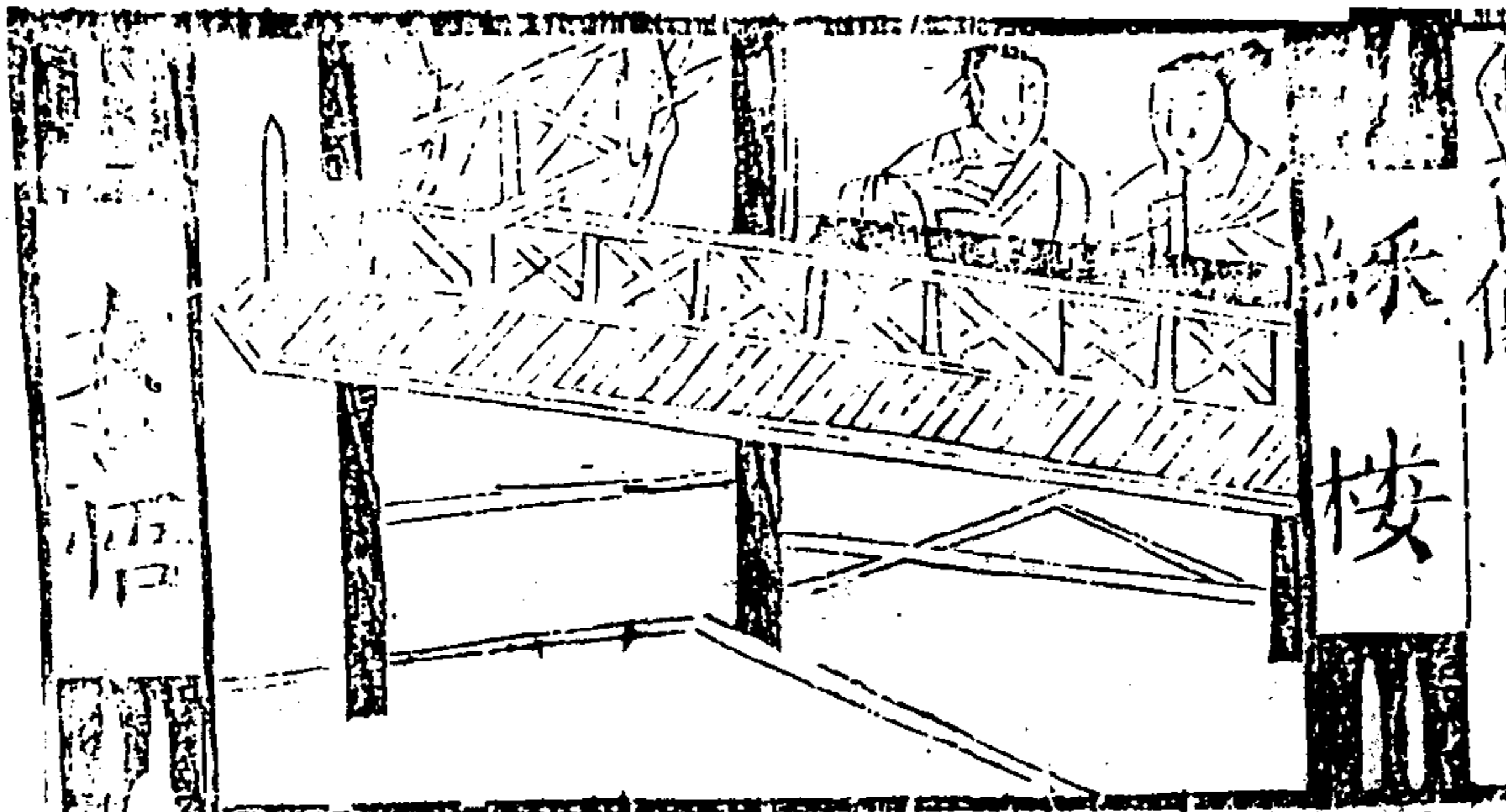
公免得在此生災作禍鄭正當曰徒弟即便
 去奏乃到殿上把上頂異事一一奏上莊王
 聽奏大怒曰有此非怪你且回寺我明日便
 來取他鄭正當退去莊王即召五城兵馬司
 忽必力八朝分付曰你可來日點起五千兵
 馬往白雀寺不許走漏一人將火焚了即來
 回話忽必力領了聖旨出到教場點起五千
 兵是夜把白雀寺圍造二匝水泄不通一齊
 放火只見五百尼僧共有生路在山澗大叫
 地今日焚寺空王自己之事連累我輩人死



滅火

得可憐妙善對僧尼眾曰火焚寺寔我之災
 乃跪天告曰灵山世上弟子莊王之友你是
 輪主之孫不救小妹之難你離王殿我離王
 宮你向雪山修道我向白雀修行普救諸
 之苦何為不護我今日之災因拔竹簪昂
 刺血望天噴去只見一段精誠感動蕊頂
 史鳥雲四起紅雨淋漓烟消火滅滿寺傳
 死中復生都來拜謝公主活命之恩勿忘力
 見事不諧荒忙轉朝奏過莊王莊王怒氣下
 息又羞忽必力提兵再衣鎖來朝叩問罪

采樓



必力承旨帶領軍校蜂涌而去轉過伯集
 后即有丹墀奏曰妾想平昔眷屬之害今朝
 不顧身命運造聖前乞賜恕罪所有小女愚
 痴納妾一計原我王如有便道之所請彩
 榜妾同二女并附馬在樓上百般歡宴琴
 妙善從樓下遊過他見如此冒貴敢有恩
 免得骨肉分離未知聖意如何莊王聽罷
 依卿所奏就着諛衛門知道格起彩樓日
 勸同公主但見營繕司赫連赤欲奉旨第
 一彩樓皇后娘也公主附馬嬪妃彩樓同上

其視

彩樓



樓中百樣苦

快樂將為可以動得我

公主回心誰知妙事
 精舍烈火自燒不
 成當被軍校鎖押過樓忽以力稟曰公主娘
 娘你為何受這般苦楚你看彩樓上歡聲鼎
 沸百般快樂何不回宮招婿免受禁持妙善
 曰我一身生在人世本心不愛榮華如今視
 死如歸只是未曾還得雙親養育之債他何
 念哉頃更之間已押到法場只見衆臣擺開
 祭禮那妙善已綁在場上衆臣奠酒讀祭文
 曰

生祭



妙善

伏維興林妙莊王十六年歲次甲申七月朔日國親臣等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
 公之前而言曰嗟乎公主秉性貞純操行
 淑順不貪富貴之榮惟思苦空之樂有量
 吞天無心世混斗轉星移人非物換為生
 不順於父母故死不得乎正終青春虛度
 白日損歲終縱遭風燈明捨窠逼赴重泉
 形如朝露特送云程鑒納不脩尚饗其衆
 臣祭罷俱各大哭妙善只是低頭閉口每
 一語俄頃內臣忽報聖后登臨衆臣正于



受死

妙善

法場焚香恭迎聖后到此聖后曰今你御士
 并既已發罪請各回朝以便我分付無
 你這回好也依我做娘的說回宮招選備
 免致這樣出头露面受這凌辱你若不遵還
 然受死你若死後教我怎主捨得母子今日
 分離妙善聽母之言回無改色只是開口低
 頭不語俄而皇帝有詔促母后回宮俄而內
 臣人傳聖旨到言皇帝怜妙善苦楚赦他死
 罪詔回冷宮囚禁別作施行妙善起來對內
 臣說父王好沒道理要殺便殺何故又來促

囚禁



冷宮

囚冷宮囚禁內臣曰三公主死門難向常聞
 子孝父慈何故苦也執迷妙善曰他只把起
 來挾制我除了死不怕且看他如何擺佈死
 我

一死須教輕太山 修行不改任摧殘
 祝融已有天神助 說甚宮囚血染凡

●妙善云賜赴死

莊王將妙善囚在冷宮自念骨肉參傷寤論
 內臣曰父慈子孝緣父不慈故子不孝我今
 早上已告過家廟家祖愿求陰力默佑傳他

私入



冷宮

心性如今不免親往冷宮勸他一番且看聽
我也不聽莊王乃與內臣同到宮門開了鎖
鑰已是二鼓天氣妙善見父王來到跪在地
上莊王哭謂之曰我見慈母配如地獄之配
如天不從父母訓教何異禽獸你兩個姐也
因順父母招親百般快樂你情愿要做囚人
世情最好的是夫嬪之義愛重如山恩深似
海今當改過前非順從父命招選附馬一生
快樂若不依從休想在世妙善曰爹已所言
善矣悟者方知太陽門下无星月天子門下

正言

正言



對父

有窮兒孩兒各有所見夜半更深着甚來由
 苦來相勸在王曰我見這等愚痴招婚是人
 之大札何故不從妙善曰寧可使須弥山粉
 碎大千世界平沉教我招夫此事休題在王
 曰你這等不識擡舉教你招天為帝此乃好
 事何故不從妙善曰爹已正資昏迷邪心熾
 盛你為萬民之主不能齊家焉能治國若是
 天子人王疇肯半夜三更父入子宮逼女嫁
 人天下聞知乃万世之羞是何道理在王見
 妙善執了一念决無回心從父招天之理曰

玉皇

陳奏



明日在法場斬首以治你不孝說罷忿即
 出冷宮土地聞見此事即他具奏奏上玉皇
 玉皇曰如今西方除了世尊就是妙善此
 等大識智菩薩今日有難豈可坐視他如今
 忤了父命明早押赴法場處決你可防護待
 他刀砍刀斷鎗截鎗折絞他之時使他不知
 疼痛汝可化作一虎跳入場中速將妙善身
 入山林淨處將靈丹一顆放他口裡使他死
 首不壞魂歸地府時過即送還魂香山得通
 南海普陀岩盪靈方成正果土地領了玉皇

虎囉



法場

即於法場候了但見時至五更軍校將法場團圍圍轉監斬官忽必力把妙善綁在場中專等旨到閉力妙善就知怡然大笑說道我今早得超昇再不沉迷於地但任你可處斬我休凌辱我的身軀說罷今旨已到催定下手只見一陣風過天昏地黑法場紅光晃蕩妙善刀砍下鎗截不入聖旨傳下丹取紅羅丈二絞死无遠方絞之時忽見猛虎躍入場中軍校驚得四散將妙善一竟背入密松林去訖監斬官回奏莊王莊王大喜曰今小女

魂在



松林

心合於天理不忍不孝應諛虎食勞鄉所至
驚貫黃三錠尔其退朝

會修行一命傾父心何忍說兒身

豈知作善天怜念南海功成萬古秋

妙善魂遊地府

却說妙善被父殺死土地將他屍骸皆在山
甲他一點幽魂不散香七如澤雲霄皆七以夢
中擡頭一看不知身在何州何地乃自嘆曰
奴家被爹七絞死緣何來到此間又無高山
草木又無日月星辰又無人形房屋又無鷄

魂遊



陰司

大相問怎生是好正嘆之間只見一青衣童子放太毫光手執權權向前言曰吾奉閻君勅旨迎接公主遊一十八重地獄抄書曰此是向處地方童子曰以正是陰司只為公主不肯招親却被父王絞死父聞公王大怒大悲道風高起主司啟奏十主大悅普傳勅旨特來迎接不須驚恐即便登程抄書只得與董王同行來到鬼門關只見衆鬼各各跪門迎接牛頭馬面都來雙拳拱手入了關門俱見枷鎖刑具令衆鬼受若燼之慘抄書問董

遍現

地獄



子曰此皆何等刑具是何等之人當受此罪
 董子曰不忠不孝受那凌剝碎剗皮撈灰
 之刑貪淫屠戮受那刀山劍樹之刑拋棄五
 穀輕一百物受那碓春磨七之刑勢家凌虐
 小民那鉄床銅柱之刑縱慾口腹食尽水
 陸受那沸湯油鍋之刑般唇美齒而是皆皆
 挽清陰後受那抉盲核舌抽腸剖腹之刑推
 人落水坑人下窞受那木河水滸之刑淹沒
 子女觸汚三光受那血湖血海之刑恃強凌
 弱將大壓小以富吞貧以貴欺賤受那石壓

僧尼

神冤



判燒之刑釣魚射鳥投機聘詎受那銼鷹銜
 大毒蛇惡虎咬噬之刑還有里暗餓鬼阿比
 畜生種七刑具不可勝數童子一邊指說妙
 善一邊行太忽見幾個尼僧一手持妙善扯
 住喊斗慈悲度脫妙善曰我平日與你無冤
 何故扯我衆尼曰我是白雀寺僧尼因公主
 不從父王故來放火警死我這九個僧尼不
 得超脫望公主慈悲救援妙善曰既要超脫
 合掌向前隨我誦經但見地藏王親見冤魂
 纏住善心公主乃向前分付衆魂曰我今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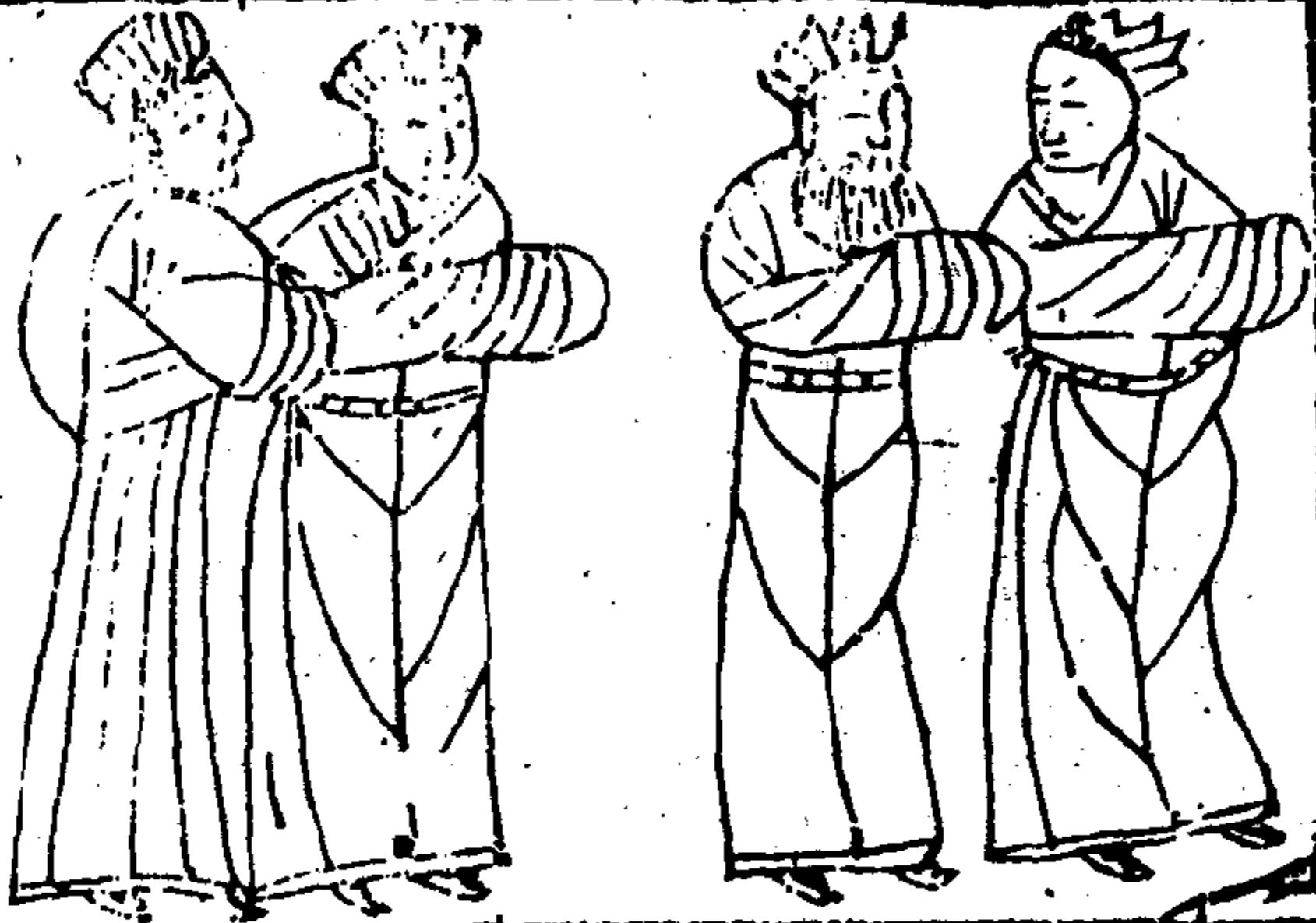
金橋



遊觀

典尔奏过閻君。狄尔俱向極樂國。投生出世
 再不在此處。枉死受苦。僧尼俱大歡喜。拜謝
 而去。看也。公主來到金橋。但見上面宝蓋。旌
 幡。下是黃羅錦綉。左右欄杆。四詭圍繞。紫雲
 佈地。百樂齊鳴。公主問曰。為何此橋。這寺。富
 貴童子曰。只為公主善心。千般地獄。化作錦
 城血湖。化作蓮池妙善。曰。此間又听得有哀
 樂兩樣之聲。童子曰。樂者。十王殿內笙
 歌之樂。哀者。地獄中鬼囚之苦。妙善曰。受罪
 之鬼。何方人氏。童子曰。都是陽間為惡之人。

十王



迎
接

今來陰司受刑劫善曰既是如以待我解厄
 超度他去只見真經誦動因下天花亂墜因
 中放大光明枷鎖自脫百刑俱解一切鬼囚
 俱得仗力超生地獄為之一空劫善舉女既
 看見十王齊上都在前面迎接劫善是忙答
 禮曰弟子有何德行敢勞閻帝垂青早王曰
 吾等聞知公主誦經說法天花亂墜真乃善
 哉善哉大衆願來接所劫善曰既要所經可
 將三途八難十八重地獄一切鬼囚放出所
 請閻帝分付 大馬面速將眾囚一齊放釋

辭別



真途

一善茹經已罷陡然地獄化作天堂刑
 蓮花冤家債主一應囚犯俱得解脫其他
 帝忙將死生簿不真送關君曰自從公主到
 此刑具及化罪人尽脫吾恐地獄天堂自古
 設立考今不送他轉去是有天堂无地獄成
 其鄧都世界十王曰既然如此今公主地府
 皆已遊過可着二十四对旛幡送公主过奈
 河橋引到密松林屍所着他還魂往昇上界
 關君與六曹俱在孟婆亭作別而去

遊遍阴司過奈河 獄囚冤債尽消除

松下

還魂



孟婆亭下相分手 颯也仙風鼓太和

●妙善還魂逢釋迦點化

却說妙善離了地府真魂被童子引得付在
 原苑休上一時醒轉起來只見身臥樹下
 下嘆曰我記得先在地府無所不聞無所不
 見只指聖求離八難何期今再還魂妻
 冷孤苦伶仃又無山房學道又無林隱
 如何是好正在沉吟哽咽珠泪交流
 動釋迦如來駕起祥雲一時來到妙善面前
 打个恭言說道娘子稽

釋迦



釋迦問曰娘子為甚在此荒山野路妙善把
 即生前死後還魂之事一一對那先生告訴
 了一遍釋迦曰娘子我看你這般苦楚不若
 與我權為夫婦結草為菴隨時度日有何不
 可妙善曰先生差矣弟子遊遍陰司探盡輪
 迴之事你這披毛之話在我根前休得亂說
 釋迦曰善哉善哉善乃非別西天釋迦是也
 前言戲之耳因你修行以處不是安身之所
 特來指引你到香山去修行有着落妙善連
 忙拜倒地上說以寸身良一時不敢市

想慕



大仙

正道无邪色 勿使灵真染色塵
 文武拾得讀罷乃曰原來這老僧是个活佛
 望空駕雲去了就将偈語奏上莊王曰曰
 吾有何德能感動世尊下界又感動大仙捨
 我手目我且問你當時大仙是甚樣人趙震
 奏曰乃是一个女子其相貌與三公主甚是
 相似莊王曰尔下刀時他也怕痛否趙震曰
 小臣下刀之時只見鮮血淋漓見者心恻而
 那大仙並無戚容欣天喜地莊王曰有此異
 事若說我女得首當侍恒上夜已皮乳交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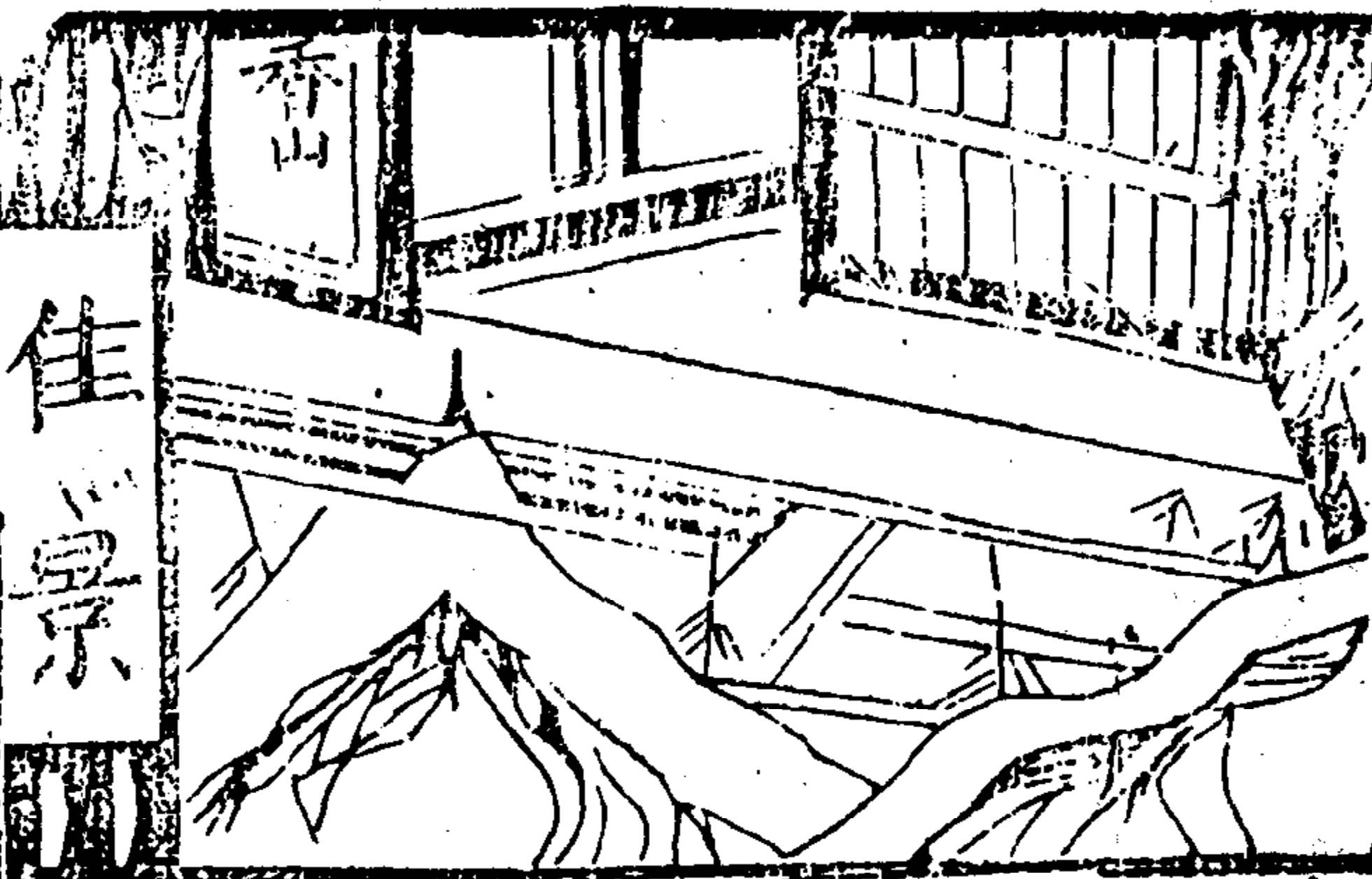
神虎



救度

向前八时曰今有妙善公主要往香山修行
 奈缘以远尔可变作猛虎当路待他来时尔
 可背他前本不得有违土地受了金星妙善
 在於当路伺候只见妙善沿途借问而来正
 行之间撞遇老虎当路而吼妙善向前祝虎
 曰我是不孝之女违父出家今日相见任徒
 飽食虎忽作人言曰累告公主吾非虎也乃
 香山土地奉上帝勅肯化身迎接公主望情
 乘骑送至香山妙善曰既是如此感谢公已
 倘若得道成不忘厚报言語之間耳邊只聽

香山



佳景

得如風似電早到香山只見

層亦聳翠古木生陰方瓜金波皓月團
 疑碧海千林玉筍祥雲靄罩青巖湧下
 丹崖群鹿舞瀑佈泉高吹來綠樹衆禽鳴
 調箏鶴元懸崖有四季不謝之花斷崖有
 尺日常新之草鬱嗽插神霄登天山而小
 魯片帆遮巨浪駕瀛渤而揚波峭禽野鶴
 亭長松錦鯉遊鱗穿遠渚真個生成勝處
 宛然登出蓬萊鈴鐸朝昏尺是沙門說法
 鷲鳥上下悲皆梵刹法香依峯作鎖環水

脩煉



丹成

城正是

天下名山稱第一

世間勝境以為尊

香山修禪點化善才龍女

却說妙善既到香山清心條慮朝誦暮習修到
九載神機廣太妙法無邊只見岩中群虎數
千咬木御石遮蓋四圍山王土地圍護人為龍
王交祭神欽鬼奉猿猴獻菓鸞鳳供花霞雲
彩霞重七單舉妙善自知百煉丹成亦可不
涉死生墮路當時有地藏王典香山土地商
議曰自公主娘已到此修行如今正果已成

仙苑

克饑



以方望莫罪但不知香山在那地方雅邊月
 香山乃自古隱仙之所在越國南海中間上
 有普陀岩可以修行妙善曰此去未知有幾
 多路程釋迦曰記有三千餘里妙善曰只怕
 身上元食肚中飢餓力不能勝一時恐難到
 得釋迦曰我有仙桃一顆帶來與你吃此桃不
 是凡果上界欢喜園中之桃吃了四時不渴
 八節不飢永无榮枯長生不老妙善得了此
 桃遂拜別釋迦竟往香山趨程而去太白金
 星雲頭現見妙善行步艱難乃喚香山土也

度化



善才

倘得一好徒弟着土地報來土地訪得宛州
 大華山有一童子名喚善才家居瑯琊即父
 俱喪自幼在本山出家未成正果此子可成
 乃將其人回奏娘曰妙善即善土地前取
 來只見不一時向土地接得童子到座妙善
 問曰你是何人善才答曰念弟子有喚善才
 家居瑯琊父母俱喪六親骨肉全無自幼在
 本山出家今惱娘曰在叶千百億化弟子特
 來望乞脫度娘曰只怕你心意不誠善才
 曰不遠千里而來何為不誠娘曰你也不曉

巖前



試法

得什底本事故善才曰弟子知得世間好惡之
 事能視千里之外娘曰既曉得這般本事
 何如肯來投我善才曰自古無師不成正果
 娘曰既是如此你且權居岩下待我取了
 法戒文簿再來度你娘曰乃喚土地你可引
 衆神仙化作海中強盜明火持鎗殺上山來
 我即奔上岩頭避難跌下岩去以試他等惡
 之心何如土地聽令即化作勇猛強人鋒道
 殺入山來娘曰連叫救命失脚跌下萬友深
 岩善才看見為師成重急忙亦跳下岩化

金

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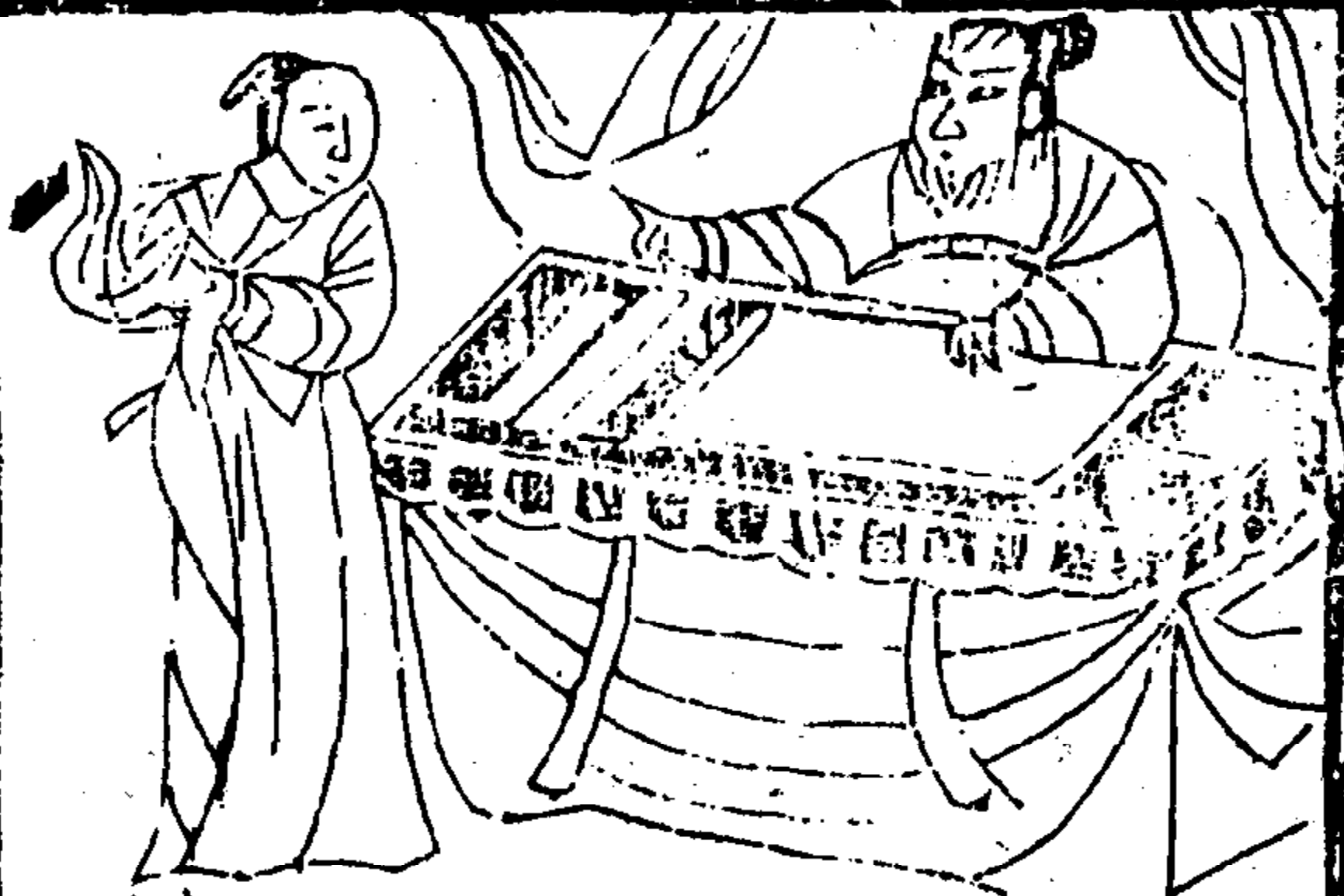


戲躍

起師父即對娘亡哭曰師父弄假成真不該
 如此戲唬弟子娘亡亦哭曰尔果真心慕道
 亦總上岩見岩下有甚人否善才曰我見底
 下有一童子死屍娘亡曰此即你之凡胎如
 今我已與尔脫化了自是合掌誦經再不可
 離我左右一日娘亡擲開慧眼見本海龍王
 差第三太子出來巡海太子承父之命交作
 一金鱗鯉魚隨海湧躍悞入漁人網中被漁
 人拿起將在越州市上貨賣娘亡即遣善才
 化你客人將一吊錢前本買到岩前令放之

龍女

獻珠



歸海三太子再三拜謝娘也活命之恩歸到
 龍宮報知父王龍王說你可即取夜明珠一
 顆送上娘也殿裡照他夜間誦經時有三大
 子公主素心慕道要太修行聞得此事即稟
 老龍王曰孫女願送此珠往拜娘也學道龍
 王曰你有此盛舉我水族亦無沉溺之個及
 取水晶蛟絹帕盛珊瑚果盒托九龍吐焰明
 珠一顆公主捧定獻也娘也娘也受了明珠
 跟公主回宮龍女曰男子不願歸宮情愿在
 此伏事娘也飯依依汝娘也曰學道甚難尔

6-1-3A

龍女



學子道

乃公主如何受得這苦龍女曰娘上當初十
磨百難尚且就九之何況今時有娘也真正
師父在此弟子何不可學方乞娘也以此慈悲
為本收留弟子娘也曰你既誠心可拜了舍
才為兄自今呼為兄妹專一修心講道不得
有違自是二人領了娘也法旨開則誦經說
法有事則救苦救難一任替天行道於市道
人讀傳至此乃嘆曰

你善天庭必降祥 千磨萬劫為誰忙
終身只恨韶華短 出世應知道味長

弟



已入天堂輕地獄
身龍女參禪定

既登伏境獲開王
種上慈悲救萬方

5. 弟

天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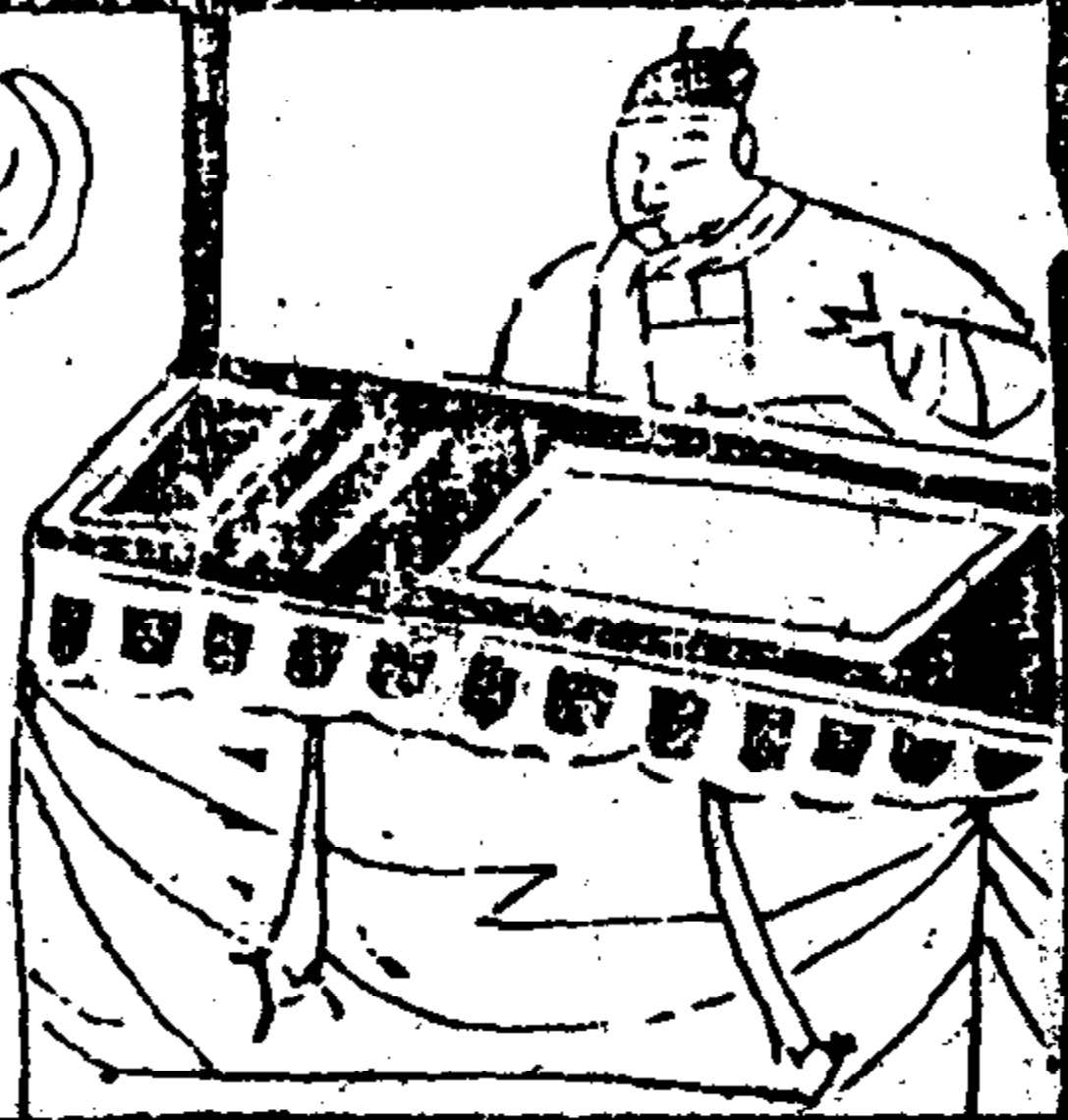
查壽

新觀音菩薩南海出身全相卷之三

● 妙善化身治病

却說莊王自從絞妙善死後只在宮中與妃
嬪休與朝政付與趙震摠攝凡有內外將旨
一任殺戮有白雀寺伽藍搜他過惡為成文
簿上奏上天曹主皇殿前掌書令乃接上
表文轉達天庭玉皇見表心中大怒說此人
殺女不慈燒寺甚虐叫注禄判官植他陽壽
何如判官將簿細查見他陽壽尚有二十年
未盡只皇曰既他帝祿未可削除可宣隆咳

溫帥



帝病

神人前來聽差天監營中溫元帥聽得玉音
 即忙俯伏王階啟聖上有何詔旨玉皇曰今
 有興林國劫莊王行惡放火殺人當除符命
 削籍但此人陽壽未及汝可即降災殃經害
 其身使他劫業難醫後來感動善女捨身救
 他方顯報應汝其欽哉溫元帥領旨即將重
 疾惡瘡即降與莊王身上但見莊王在宮樂
 極悲生忽然身體沉重曰身發出惡瘡皮肉
 俱爛日夜叫痛不止娘在香山佛位上心
 眼一現會見父王身沾重疾乃爛肉痛不止

化僧



探病

見

說曰如今我以得病十分狠得我今非能成
 道父母養育之恩亦當補報不免化作凡僧
 與父親一看生瘡到彼揭榜救取一來報得
 他養育之恩二來顯得我修行有用你二人
 好也與我護持香火我去下凡走一遭即來
 正是

只因九載功成大 變化九僧便不難

● 妙善揭榜八國

却說在王得疾十分沉重伯牙皇后衣不解
 帶朝夕事奉湯藥忽然想起妙善死得苦楚

懷安

召婿



乃以言挑曰我王這等重疾一旦倘有不諱
 獨無後言乎廷言讓位與女婿使了皇后曰
 那個女婿廷王曰慈祥童擇那一個皇后曰
 可公官來乃以皇帝手詔命懷安來監公在
 懷安一時回報說兩個附馬爺同二位公主
 各在府中飲酒作樂小奴婢先到趙府回事
 閉門不理後到何府亦復如此然奴婢又再三
 稟云如今皇帝病重你府中爺也知否俱曰
 知得多時又聽得兩個公主娘也說縱然有
 病終不會就死因此奴婢回復皇后把懷安

恩
意

妙
善



所奏之事將手扶任莊王一一把上領事逐
 件事對莊王細說莊王聽罷氣滿胸臆惱得
 幾死者數次夫顏相抱大哭一場說我有太
 子決不在此地位可惜第三個女兒又無福
 承受如今怎生是了皇后曰當時女兒修行
 聽他出家即有緩急亦可叫他來身邊如今
 兩個人女兒見他自享富貴這等宜認他及視
 如路人公然不採莊王哭曰路遙知馬力事
 久見人心今日若非梓童朕之在此有誰看
 顧今日死者已不能復生可宣直日內臣速

出榜

緝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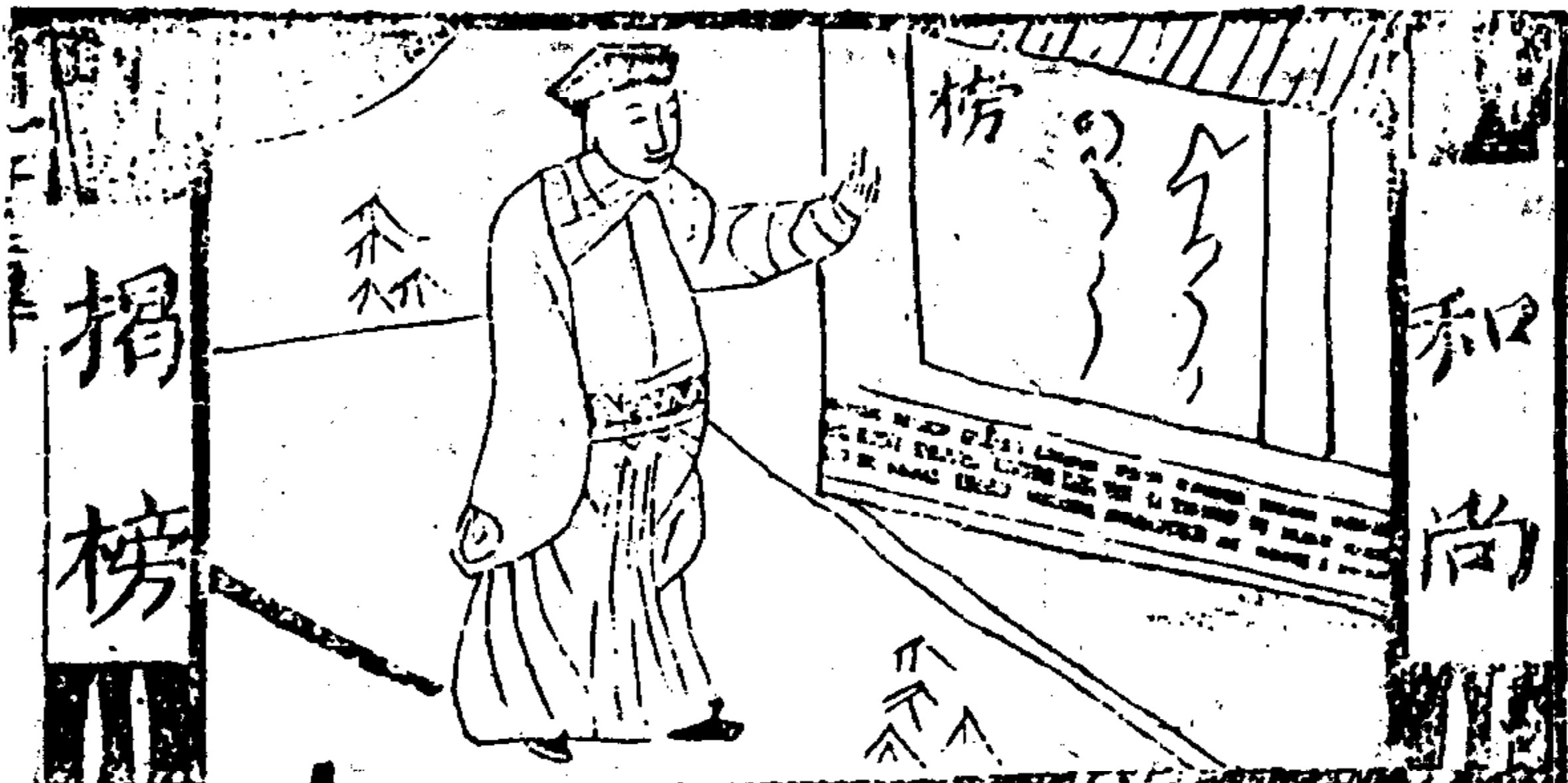


寫榜文四處張掛但有天下名醫有能醫得
 朕疾即愈即把大位讓與他去這兩個畜生
 或到京可與一頓亂捧趕他出本皇后傳
 旨命申書科寫下榜文招集天下醫士軍士
 即將榜文帖于皇城四門

榜文曰朕以丕德忝厥位獲戾上下神祇
 匪可言鑿或著天降之罰俾朕躬偶遭惡
 疾數月不瘳群臣咸思為朕厲祀山川俾
 冥心決事終成幻路而起死回生死病
 稱山林草澤未必死抱奇街足以辭旋

和尚

揭榜



地者行於其間今朕待士與論惟爾與
 名匠果能拔策來治掃清疾走便一德
 眩而日月既銷中天則爾之於朕不啻
 良而朕之於爾視再生尤重朕即退位
 老揭曆數於尔彼爾其其心朕言不再
 但見妙善化作一個老和尚共戴皮嚙嚼
 穿百納袈裟脚穿四耳麻鞋腰懸盛菓葫
 盧走到城邊轉過迎和門下將衣揭榜文
 隨而揭在手中看見守門軍士看見一把
 拿住問曰你是甚么和尚這等膽大來揭榜文和

軍士



阻富

尚曰貧僧祖代名醫九州萬國那一個得病
 不是我太醫好如今你皇帝要性命我老僧
 要天下將手段傳帝位你家人代我通報我
 如進太醫軍士曰你這分明是個顛和尚好
 好快太免我打你和尚曰你那里曉得我本
 事軍士曰目今多少金紫醫官尚且醫治不
 效你自家爛瘡尚不能療焉能救得别人和
 尚曰你家人休得愁號老僧我自幼出家但
 有踵身重疾及死骷髏不勞一服灸丹病即
 除根尔去上奏國爺這病症老僧極能醫治

丞相



轉奏

今古病源各有其傳老僧雖藥无方君

王病証有方无藥軍士曰這和尚說話有甚

來因我們大家去稟丞相命宣他遊公用藥

君上一旦病纏身 謀謀我方不遂心

真個藥医不死病 果然伏化有緣人

◎妙善入宮視病救活二姐

丞相得軍士所稟即到宮門奏白家旨張掛

榜文招取匠士今一僧人揭榜願医我王特

奏呈駕皇后傳懿旨可着也進宮丞相即宣

和尚來到宮門山呼万歲已拜內首同僧受

王一起



辨僧

業術師姓甚名誰出家幾載和尚奏曰貧僧
 受業員通相師也父名喚慈達貧僧名錦光
 明藥師與戒皆我徒弟內有僧人既有妙
 濟煩即製表病愈之日豈有重賞和尚曰榜
 文說付以天下今止言重賞貧僧不敢下藥
 莊王聞奏大怒扶病強勉起表見僧問曰天
 下便把与你用甚藥可醫得病愈和尚曰
 些病非丸藥可料除是仙人手目差人割取
 過來和靈丹搗搽方可收得莊王人等哂曰
 縱有黃金万兩誰肯他捨身割偶和尚取得

請往



香山

時以必无之事欺誑朕躬以係妖言與可說
 難容恕和尚笑曰臣敢不上暫息雷震住出
 此言必有來感此仙人住居香山菴中一十
 九載忍辱无嗔專一救濟貧窮捨身无吝陛
 下要公取他手目不用金室只用沉檀香一
 盒差大臣頂禮拜請即便取得來到莊王曰
 以本香山幾多路程和尚曰約有三千餘里
 但執貧僧這個路引在手不過五日就可回
 轉莊王出首即差丞相趙霽向劉欽前本何
 勅文一清官本一合竟往來竟无達又着令

趙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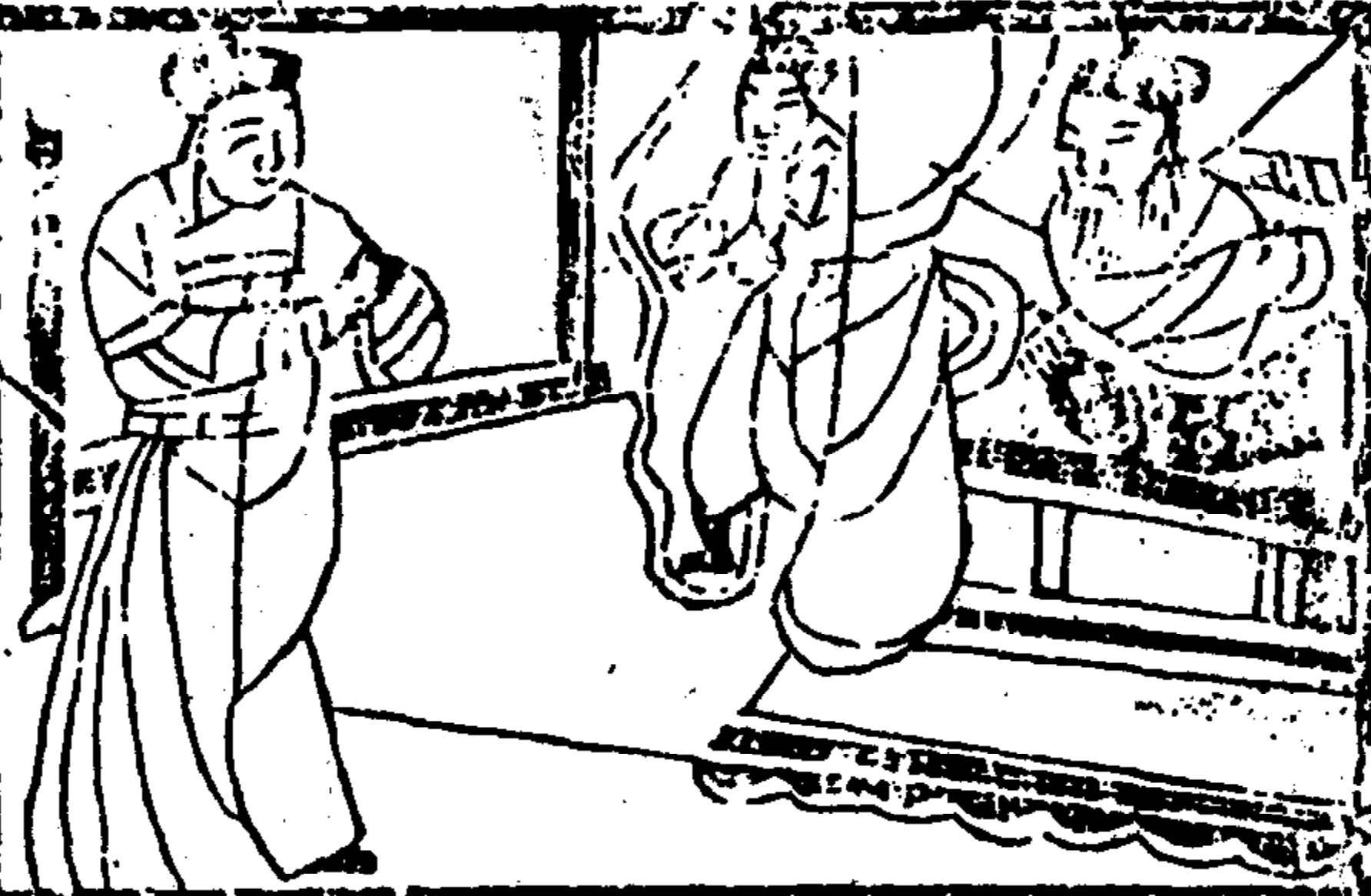


計謀

金瓜武士將些僧護防在左順門下休令脫
 逃却說兩個附馬聽得僧人醫病要進宮內
 目前日忤旨又不敢入去欲要來進衣恐僧
 人醫好奪了天下乃與心腹內臣霍杜商議
 先使人夜間刺死和尚後將毒藥只說和尚
 進來之藥與皇上吃了那時和尚也死皇帝
 也死天下自然無人估得趙何鳳歡大喜
 地等到夜靜置了毒藥乃呼手下親信魯大
 索卷來分付曰你到半夜可悄上手持利刀
 潛入左順門裡將和尚刺死不得有誤也

差神

換藥



原是将身上袈裟指一個化身在此他自己
 已轉香山去了彼時在菴方紫雲才謀事惹
 眼一看只見何趙二人行此不良之事乃喚
 直日游奕使者分付曰尔即去至王床前將
 內臣進來毒藥換了將蒼頭縛在左順門下
 即來回報却說時至三更內臣霍礼手捧毒
 藥在手向宮門叩門內問何人霍礼曰奴婢
 在左順門接得和尚制來之藥說仙人手曰
 一時未到叔送此藥陛下下一服可省疲痛是
 后乃纔接過被游奕臣將乳香止痛湯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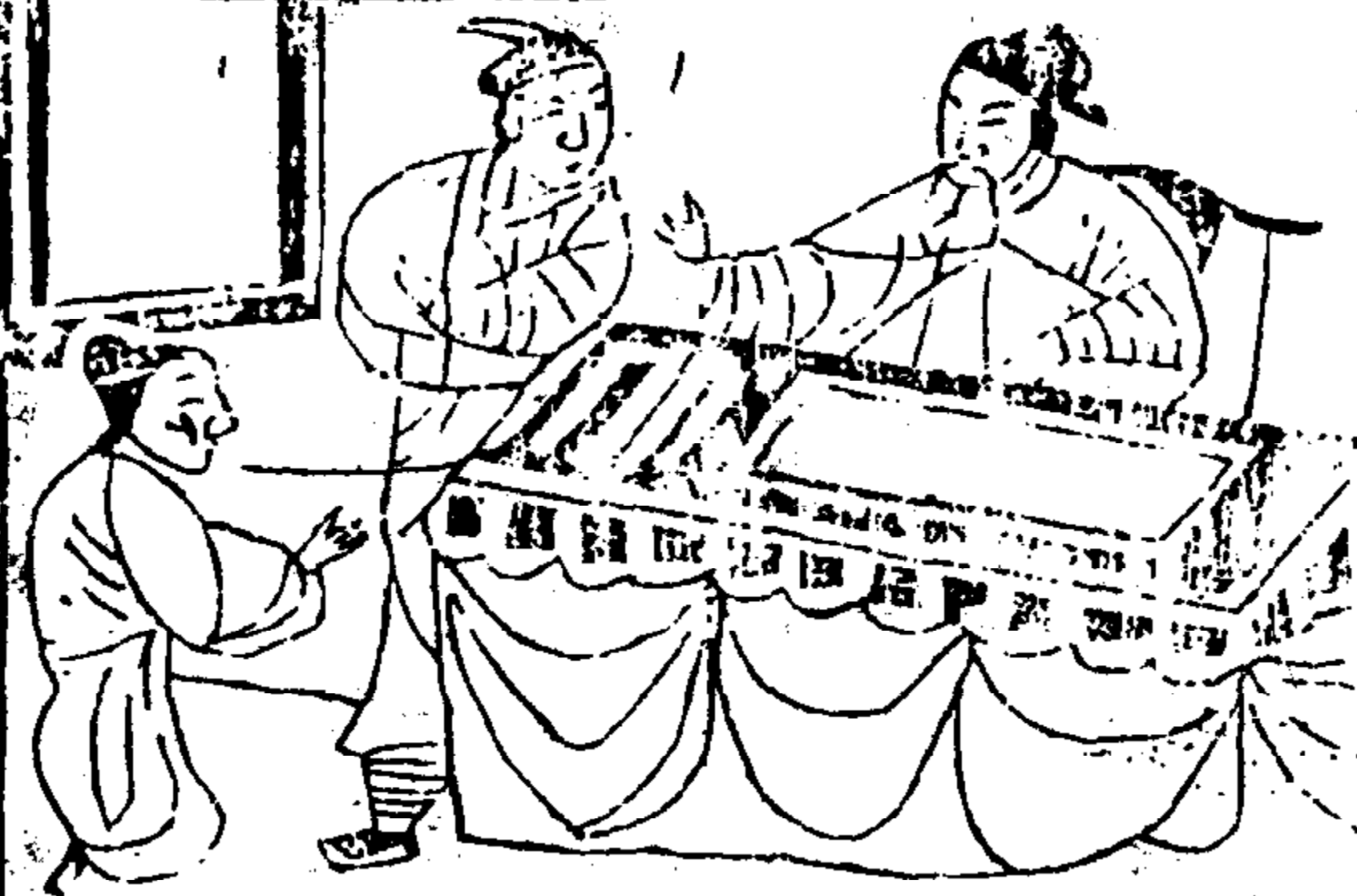
行刺

被縛



皇帝保全無事毒藥傾在地上中倒無人無
 數索若來看定和尚拔出利刀劈頭割去和
 尚閃在一邊自身被袈裟絆倒在地用力開
 札手足猶如被縛不能脫本淨矣柳幹了以
 兩樁事轉趨回復公了待至天明何趙二人
 打听只見朝內喧嚷說宮內誰人行請
 藥中倒幾個宮女不能起成又報和尚被人
 行刺未遂那行兇人倒在地上動止不得莊
 王病中聞得此事出旨着錦衣衛拿那行兇
 人着實鞠究報來掌錦衣衛是大將軍褚杰

勘門



蒼頭

第三子褚定烈差被尉到左順門把那行宮人
 一時剪押押到衙前塔下索卷來忽然醒起
 睜開隻目說我非夢裡我在教那和尚怎麼
 細倒在此褚定烈分付與我鬆綁叫他招了
 索卷來初然不認直至重刑乃直言招曰小
 人是趙府蒼名喚索卷來主公與何爺所
 得至自要將天下讓與和尚主公俱怕失了
 天下故着內臣霍禮明用毒藥毒死皇爺又
 差小人刺死和尚以此係上命差遣小人所供
 是實褚定烈收了招狀將索卷來監下入宮

錦衣



拿門

轉奏莊王也。得奏咬牙嚼齒對皇后大罵曰：我你何好！上一個孝順女兒，又苦逼他死了這等不義禽獸，享我富貴，不思報本，反來用藥毒我，殺我。我僧天不察，他使他不若不得，遂着落錦衣衛，即將何趙二賊綁赴法場，登時斬首。以警將來。內臣霍禮恭頭案吞來，凌廟死，飲以飲，遵禱定列。素受文臣之氣，何趙二人每恃皇親，常傲慢，他定列。蕭恨在心，承旨即點起二千羽林軍，將何趙二府築上圍，三兩個公王無計可施，只得自死。

囚禁



冷宮

來浼母后寬息天赦皇后乞女鬼哀免不付
乃叩首御榻前帶兩個女兒哭訴曰勿女已
亡此二賊謀為不軌自然殺死赦但兩個女
兒係自家骨肉乞我王曲赦罪惡也罷在王
沉吟半晌分付將二賤人出閉冷宮餘無所
赦姊妹二人在冷宮哭思二妹修行我等阻
他今日我等福不到頭禍及先王妻妾性命
做甚公如死本早與三妹作伴二人相抱大
哭一時昏倒在地冷宮土地即托夢與他說
尔二人不要枉死尔三妹未死今已得道尔

趙何

自嘆



可乃今修行後日他來度亦謹記吾言二人
 醒轉似真非夢說道寧可信其有從以吃齋
 把素朝夕誦經一意宮中修行却說二附馬
 在府自知理虧再無生道乃在府中自縊身
 死軍校打開府門將屍驗過定列為軍士外
 了二人首級轉到法場取出霍索一犯上了
 木馱凌廟已畢然後具表申奏莊王七七思
 想二女都是這樣結果其病轉加沉重後人
 有詩嘆曰

當年征戰殺人多 收得寶圖出入處

使入

香山



一怒幾千肝腦碎

滿城無限怨魂難

已知虐女心尤慘

難免車床病轉凶

南海老僧珍手目

吳林國統屬誰何

○仙人手目調藥

丞相趙震與行人劉欽帶領人馬表札日夜

趨行不消二日夜已翻山寺前妙善著善才

化作兒童出門迎接指引到壇劉欽將圣旨

對壇宣讀

詔曰朕聞大仙久隱灵谷道風高超名播

乾坤悉憐囚生吳林大國五十四載天下

割取



和平忽染一恙任點諸方並無可效金
 僧人指點藥用不噴手眼以信願等仙
 仙人大喜大捨朕身疼痛不忘厚德持勅
 臣趙震等來取以慰朕心
 仙人接勅以羅分付使臣曰遠路勞頓皇帝
 望慈你可取刀來將我左边手眼割去叮囑
 医人用心医治劉欽捧刀在手不敢動你仙
 人曰尔要速去回命何得你此鬼女子慙如
 欽只得將刀下手但見初下刀之時鮮血淋
 漓後來就似沉香一般乃把金盞盛起拜謝

見手



思女

大仙主國王見妙善既化手服分他割去化
 善才曰我今先趕入宮与他調治我丹化得
 有右边手眼在此丹來取時尔可仍付与他
 說罷我騰而去趙震取得手眼到國竟入宮
 中先獻上皇后七七一見心内惻然說世間
 有此大仙肯捨身救人不顧自己肢體仔細
 牽起來一看不竟兩淚汪汪此手分明是我
 第三個女孩兒的手我記得他左手虎却
 有一點黑痣今却倏然莊王曰天下相似者
 極多那里便是皇后哭曰若非自家把女誰

調藥

治病



人肯活也割手抉目与你治病正難幾三之
 中和尚聞得取到手眼便入宮奏曰大仙
 修行已經二百余年救人多矣天帝不必用
 疑王后方始拭淚寬心付手服与僧人調藥
 和尚掩了九人之目丟開手眼口將一粒仙
 丹持末調水指示莊王搽上左边剛線漆漆
 左边半身藥已用尽但見左边如狂風掃葉
 雪過太陽其腫頓消瘡痕无影却有右边處
 痛如故莊王復問僧曰賢卿有些高方曾金
 右边无效还是何如和尚曰大仙之手得左

再入



香山

觀音傳

卷三

只治左右得治右今只求得他左邊是以左
 好而右不驗莊王曰今日損人利己朕所不
 忍為和尚曰若無大仙右邊手目從何而來
 莊王曰未知大仙還肯捨否和尚曰大仙以
 慈悲為本上身割落他亦喜為莊王復差刻
 欽領了勅文星夜又到香山取討刻欽來到
 庵中仍將圣旨展開對大仙宣讀

皇帝詔曰朕蒙大德喜捨左邊手眼病除
 一半右邊不能全有朕今負罪再祈真仙
 大聖朕得病全不昧初心在處建勸廟宇

再取



手目

家戶寫立真神獨尊大法晉傳万世本願
他鄉進香歲也供花仗聖夫喜與捨特勅
請求无違朕志

使臣讀罷勅文善才化作大仙乃叫使臣取
刀右邊手目一齊割去用盤盛住刘欵起頭
一看只見大仙兩邊鮮血淋也未乾合口而
坐真不慘人乃私嘆曰這和尚也不是好人
要救一個人就坏一個人想他只是要王帝
做得緊說罷拜辭大仙速復回國獻上右邊
手目王大喜乃宣和尚進宮誰要和尚仍

莊王



病愈

取一粒仙丹研水將莊王右邊一捺屈不之
間如陰雲一洗晴空朗現尺霧一清紅日正
昭暉躬煥然復新莊王全身依然如舊皇朝
慶賀文武齊歡共設尊和尚為鎮國禪師設
擇也讓以大寶冊立為帝謝他再生活命之
恩巷市人遠散傳至此贊曰

哀也父母甚劬勞 舉世紛然變衰節
恭志守身親義重 捐軀竭力孝行高
火燒白雀悲三界 魂逐青衣化下曹
紫竹半林搖曉吹 普陀千古聖恩褒

冊封



光明

妙善駕雲歸香山

莊王病体得痊喜不自勝乃頒特旨宜光服
 和尚上殿丞相趙震領旨請和尚上殿受封
 光明和尚俯伏陛墀听旨

詔曰朕今得命此事非常死中得活枯木
 生花天遣仙医感恩非淺实朕宿世之父
 母當願天下大赦叔將正殿為講堂暫把
 龍床為法座嚴繫道場勅號僧人為三天
 門下大宝法主鎮国禪師代朕掌管江山
 朕退入恭老宮今日聚集文武交國授受

來明



騰雲

尔其欽哉

和尚既拜謝勅旨乃对敕官曰貧僧出家
人散誕慣了如今只願主上仁民愛物不嗜
殺人尔衆文武承流宣化尽忠报国則貧僧
高枕日紅共樂昇平世界誠為萬幸若夫皇
帝之位非惟貧僧不願亦貧僧无此福勝受
也言罷山呼萬歲拜謝皇帝用袍袖一拂紫
霧祥雲從天而墜乃將身駕起騰空而去因
拈卜四句偈語下来

吾乃西方一甚尊 特來救尔病除根

世尊



妙善

自世尊以來一人而已不惟三千大千世界
 由彼揮指而三千大千世界亦由彼管轄土
 今重覆下至九地凡有血氣皆在彼之掌握
 以誠哉其之至而為言候之所瞻依者也今
 日二月十九日可也此座以救濟萬民土
 地聽罷即會同四海龍王及聖帝一百二
 十位太歲神煞三十六員天門天將風伯雨
 師雷公電母三十六顯八仙十王共尊妙善
 盤蓮花寔座以為人天普明教主俱各恭拜
 已畢但無徒自是妙善超度二界男女中



仙姑

若說不是我女兒誰人舍得斷臂扶目救人
 之危以事一死異哉爾眾臣僚共諸眷屬
 速持齋戒清淨身心竟往香山面謝仙姑一
 則以決朕心之疑二則以報答其生成之德
 仙女慈悲救朕身 志心頂禮用殷勤
 滿朝文武併妃嫔 同到香山禮世尊
 ○御象托身脫去清音
 妙清妙音自從附馬犯法典刑把他監禁
 宮二人在宮絕去五慾志心皈依法朝久
 誦經不輟一日西方世尊如來山門上店刻

獅象



商量

有青獅象把門奈緣所經請傳多年靈通
 變即有知覺運動有時化為長老有時化為
 頑強又有時化為少年豪傑時當八月十五
 乃王母蟠桃會諸神具在如來亦與其宴前
 外青獅白象見大伏註中去了兩個乃相與
 商量曰我等終日拘禁在此山門動輒不得
 自如也今不免將身流土指个化身在此就
 些無人見下凡間道洒片時有何不可兩個
 化身一變也你兩個青年漢子逢店飲酒若
 要拿此婦女可速也到與林園中便走一走

妖裝



妙善

觀見冷宮中有二美人在那里恭你会請你
 就拿得近宮山魃一問山魃把二人首末的
 行從頭說了一遍青獅即化作妙善形象自
 象即化作徒弟双匕半徑敲開冷宮匕門妙
 青妙音慌忙何前一看見是妙善二人十分
 着驚說道妹匕你既死了又何在此驚我妙
 善曰小妹身從那日父王賜死感得天神假
 裝猛虎將我背入天宮如今我已為天上掌
 書玉女昨日雲端見尔冷宮受苦故今師徒
 二人奏过玉王專来接你上天同享快樂妙

公主



被魔

清二人所罷姊妹三人抱頭大哭妙善曰事
 不宜遲姐也速同我起身恐守宮人知者
 不便妙清曰妹也有道能騰雲駕霧我三人
 怎麼同尔走得妙善曰不妨請二位姐也閉
 了雙目不要開待我帶你上去二人依言但
 見獅象作起法來一時之間脫得妙清妙音
 來到清涼山絕頂之上二人閉眼不見了妙
 善師徒眼前只有穿青穿白二少年子弟來
 到咲謂妙清并曰吾乃非別是天上玉皇大
 帝外甥適聞雲頭忽現見兩個被魔長手短

十一三

妖逼



成親

驅亮脫尔來食棧我打走我二人有前世之
 恩你可共我結成夫婦後日我帶尔上天竅
 清二人所羅唬得魂不負体对妹子說曰事
 已至此有死而已他何恤哉乃对二少年曰
 我乃莊王之女附馬之妻只因有忤圣有因
 入冷宮既在冷宮淨心李道死生已實之度
 外你是何處妖精敢來我跟前胡說青衣曰
 吾係玉葉金枝先已对你說了安得妄疑我
 為邪成就一对夫妻亦是夙世緣分尔說李
 道已在那里你的妹子若要修行如今已作

二妖



作崇

虎鬚之澤人生一世快樂為第一我不玷辱
 於尔也何批迷不通言罷一人向前倍着跌
 臉來抱妙清也姊妹恐身有失便欲柔死
 二少年慈心雖熾恒時逼死了他豈不白也
 用這一片苦心乃將迷魂水一口噴將起來
 把他姊妹都迷得眼目昏了六帶去藏在石
 花谷中五松岩內着落岩前一人千年跛脚
 警精与他守住他两个終底出去各處淫人
 日間回轉岩內百般調戲妙清姊妹又教警
 精化作山村女兒涉得近方人間飲食許言

駕前



報禍

我是前村王家使女昨日在岩前拍菜親
 見尔三位娘子在此受苦故送食受你之命
 妙清听罷心中死疑杖時受了充飢因是盤
 精日復一日三厨不絕却說把守冷宮因校
 入宮不見了二位公主梳了手脚連忙進宮
 來稟莊王正要起駕往香山聞說此事登時
 昏倒在地說這兩個賤人終不然逃走不成
 他切長深閨又无法術若是死了却有屍首
 若是出外修行他又不得得寺觀將两个守
 官軍重責四十就限他各處地方訪來報

化涉



宮女

畏公只得有痛前本那妖精潛宿...
 不遂開眼一望只見宮中發出軍士四方來
 緝兩個商量曰不作二不休皇后宮中嬌姪
 翠紅容貌亦依本得原是妙善宮中使女我
 寺何不再化作妙善脫得他妻亦不殺我愛
 用青獅即變作妙善白象即變作從行女徒
 敢得二彩女方出宮門二妖向前叫曰尔這
 了头就不認得我嬌紅檀头一看認得是主
 母乃曰娘也死了緣何又得在此妖怪曰我
 今修行有道刑殺莫加音年之死乃是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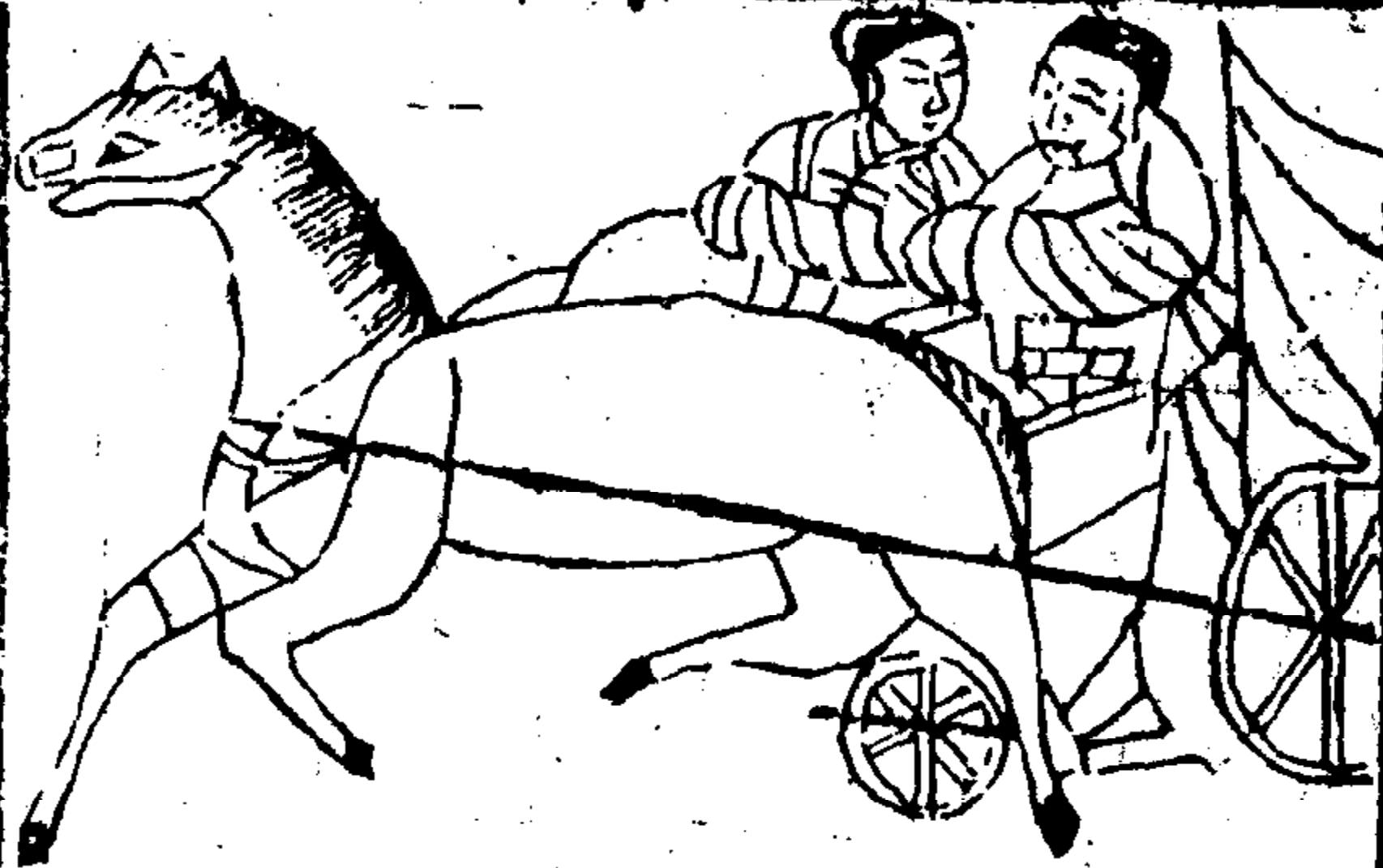
宮女



遭淫

你壞人之眼我今已在香山成了大仙
 度你前太嬌紅曰既是如此我去稟過大皇
 后却來妖怪曰你太便有阻滯可快跟我遲
 了我便去了嬌紅二人說外人心法帶我妖
 怪曰尔合着眼我即帶你前去嬌翠將眼合
 了却被二妖復脫到五松岩下東一大壁子
 下二女開眼只見那妖變得青臉獠牙巨口
 血舌三丈五尺長大二女驚得呆了不能做
 声被兩個妖怪終夜恣淫有天無日二女求
 生不得生要死不得死前日承勅緝紡軍士

駕入



香山

觀音傳三卷終

遍訪地方寂無動靜官中又報失了兩公主
皇后曰怎麼有此怪異前日二公主已不知
下落今又失却宮女此事非凡人可識香山
既有大仙皇帝又要去拜謝他不如速趁此
机会明早準備法駕上山去到天明莊王出
旨命大臣保駕點起羽林軍三千前後擁
敬往香山還願忽必力与褚定烈當先引駕
開路大將軍褚杰督兵後護迤邐起程正是

天子巡狩駕六龙
香山若也逢真仗

旌旗耀日劍光冲
註釋當年幼女情

帝后



被妖

新刊南海觀音菩薩出身修行全傳卷之四

○莊王被魔受難

莊王聖駕行了二日早到澄心縣命文武衆
軍俱各驛中安歇皇帝皇后妃嬪止宿縣中
正堂二妖怪知得莊王往香山恐怕泄漏他
天机乃到半夜時分化作狂風猛雨弄沙走
石把莊王夫嬪二人迷倒仍送入萬花谷中
千層岩底黑暗洞中不見天日莊王夫嬪居
於岩底如醉如夢醱然不醒人事待到天明
衆臣俱入縣來問安並不見了皇帝皇后各

君臣



四散

處動問俱說不知只有兩個未睡宮女說昨夜
風起之時恍惚見兩個無長不長的人進來
後也不知去向衆官俱各無奈說有這莽大
變國中不可一日無君今日君父有難我等
坐視不救枉為臣子今日上天下地也要去
尋來楮將軍曰趙丞相莫憚勞苦可急到香
山去問大仙我領衆軍遍地去訪定烈可送
諸官嬪叔且歸國又你道理妖怪知得趙震
上山又差被鷲精在香山渡口化作渡船等
候趙震到渡上船不知是怪被他妖氣一時

借兵



奪國

迷倒在船亦皆入洞中時有何鳳之子當時
見父受刑年紀十八逃在荅罕國避難經今
三年打听得莊王被魔不見文武俱皆失散
國內空虛无主乃於荅罕國赤魯花處借兵
三萬殺奔與林國來國內運籌決勝无一人
在何朝陽安然據了大位大赦天下建國為
栗運改元大武元年着人冷宮去取母親宮
人來稟外也不見多時何朝陽与大臣說曰
外公外婆殺我父王誰知此位仍歸於我只
可恨我父母不得享福亦差人四下捺問根

領青

收妖



窀母親却說妙善救好父親歸庵救月滿
 大帝有詔說燭魔天官走出一十八个鬼王
 在凡間作乱漢害生民不得安生却差李天
 王統兵勦滅妙善帶天玉第二个木叉太子
 一同督戰不得有違妙善領了天青乃分付
 善才龙女曰我今要去收服鬼王莊王這幾
 日必定來謝願你可替我行礼我去便回二
 人領了外七法青只見妙善駕一朵祥雲望
 西去訖善才对龙女曰師父已去我等在此
 清閑无事同谷岩后千仞峰觀洒步時有句

高崖



占望

光境二人同上到高崖之處左盼顧右占望
 善才對龍女曰此處是我外公父母之國
 怎及怨氣中天有甚緣故待我仔細再看林
 國中元主天位已被何朝陽佔了龙女曰我
 身向不化身到他國中一問便知端的兩人
 乃回轉庵中分付守庵土地曰我去吳林國
 走一遭你可謹持香火土地領命善才化作
 凡僧龙女化作小沙門一同偈遊方僧模樣
 沿途抄化來到吳林國內看見一个大監出
 來說声公化緣太監說我這國王專一要

太監



訴因

拿遊方和尚你可快走尚保性命和尚曰請
 問公也有甚緣故太監曰不說爾還不知當
 初我這是以林國我是莊王保駕太監只因
 第三个公主要出家修行惹得國內七頭八
 倒後來莊王把兩個附馬也殺了把兩個大
 公主囚在冷宮後來得一大病得一僧人取
 香山大仙手醫好其病正要去香山醉處
 只見冷宮二位公主不見踪影宮中又不見
 兩個孫女遍訪尼蹤那日莊王整備送駕一
 則還愿二則請問大仙消息行路歇

召問



土地

至三更風雨大作不見了皇帝皇后丞相
 上山又不見轉來大將軍去國至今未回如
 今這新國主是何附馬公子瞰我國內无王
 打破城池奪去江山我老人家叔且順從他
 在此他如今要尋母后說道一定是遊方僧
 悅去因此分付四門但有僧即要拿來果有
 和尚听此言語深也打个叉叉謝公也指
 教善才回頭对危友說師父又不在菴怎
 有如此怪異待我此得守宮土地來問便知端
 的守宮土地呀叫忙到跟前問曰仙童有何

謙收

妖姪



分付善才曰公主娘也皇帝皇后今在何處
你可直也報來土地稟白說起這妖怪驚
破人胆外也這一干俱被如來世尊山門外
那兩個神通廣大變化元方的青獅白象脫
在萬花叢中不能覓見天日除非三十六員
天將方可收得善才知此消息分付土地退
去星嶽其危女回轉庵中商議又魔

妖氛氤氳挽太和

血秣國內尺消灰

輕將玉宇他人管

不見壽筭近場過

幽谷淒涼雲暗影

五松慘淡鳥依稀

將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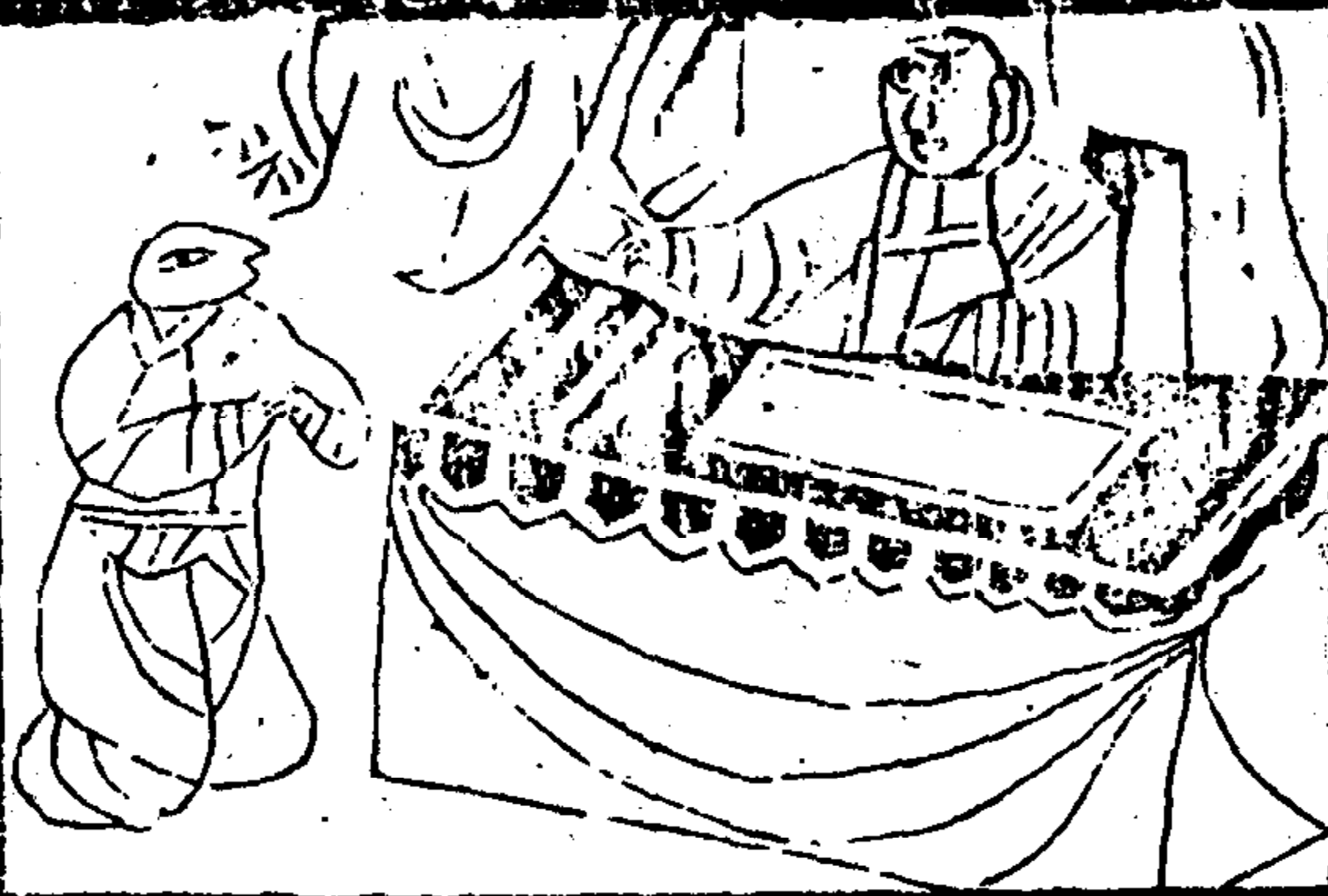


收妖

大曹若不行勦滅 枉把身軀喜普陀
○善才領兵收妖

善才轉到菴中只說師父已回誰知師父還
未轉來與龍女商量曰我二人蒙師父指教
之恩未曾補報萬分之一今值他父母有難
我若何不統領天將把妖精擒捉送還父母
公主到不是我一場大功劳危女說師兄說
得有理乃撥撥王荀畢為前部元鋒五岳三
聖為左右護戰大威部下二百二十位諸天
神煞與已督共在後大旛天兵四十萬救奔

請兵



退敵

万苍谷中五松崖前把谷中重七圍繞二妖
 正在岩東与嬌紅作樂破警精聞得天兵到
 米唬得屁滾屎流慌忙投入岩來二妖曰不
 必要愁待我出去一个一个一个绑來便殺却說
 青獅原是火之精有个兄弟若喚独火鬼現
 在東鷲山独伯一方白象原是水之精有个
 妹子名喚水母外七現在泗州西洋海显圣
 二妖看見天兵來得雄猛乃差岩边我天妖
 蚣精前去請火鬼助陣又差双尾蚺蛇精前
 去請水母外七助陣二人听令各化作一个

妖兵



迎敵

小七蚊虫星奔電掣來到兩處傳下法音兩
 處俱各起兵独火鬼占起火兵五千火輪火
 鴉一齊俱起水母七七占起水兵五千蝦精
 蟹將一齊颯杀喊連天把天兵圍在中間二
 妖洞中聞得救兵來到推身一變七作两个
 唬蛮大王身長四丈三頭六臂各執一般兵
 器一个身騎金毛獬豸一个身騎八爪豺狼
 振店撒沙变作百萬雄兵杀将出来王灵官
 頭戴金盔身穿定鉄甲腰束九老絲脚穿
 麗水靴手執劈魔竹節鞭坐下吐火吸水神



驕出陣罵曰你這濶口長鼻畜生不守如來
 山不遵佛法敢來下方如此作怪好也送去
 皇帝伏教饒你殘生半声不肯一鞭打你身
 成盤粉一妖所罷大罵曰我與你各不相統
 拜今无敌所善才那小畜生指揮敢來圍繞
 我的行台尔若善退去朕保首領半時不
 退内外夾攻要尔上天无路入地无門惹得
 王灵官性起招動天兵殺将入来只見青獅
 放出万丈烈火独火鬼火輪火鴉滿天通红
 白象湧起五湖大水七母外七水族蝦蟹遍

借兵



勦妖

地泣自天兵殺往道尾不能相顧見火益熱
見水益深沒奈他何被他困倒在谷中善才
謂龍女曰這兩個畜生好生利害怎麼收得
池水火方可擒得他服老女曰吾聞石城火
焮山上有個紅孩兒乃是三昧不滅真火煉
成身體師兄可即去請他來相助我去南海
領得父子兵來與他相戰此不是以火敵火
以水敵水何愁征他不服善才曰師弟說得
有理乃傳令大兵叔時屯札在此不要走透
風息待我取得兵來然後廝殺天兵各營俱

石城



議計

已所令善才兩個各駕一乃朵雲去了善才來
 到火燭山看山王土地前去通報紅孩兒接
 入洞中相叙禮畢問曰仙兄到敝山有何指
 教善才曰小弟因師父去赴蟠桃會不在敝
 菴斗明領天兵到萬花谷收服青獅白象不
 想那妖怪原是水火之精又借得獨火鬼水
 母娘已兩個前時惡因些殺輪於他大王哀
 念佛法慈悲肯賜半臂之力小弟死生不忘
 紅孩兒曰我去止能敵得他火住還有那水
 怎麼計較善才曰我已着師弟龍女前去化

火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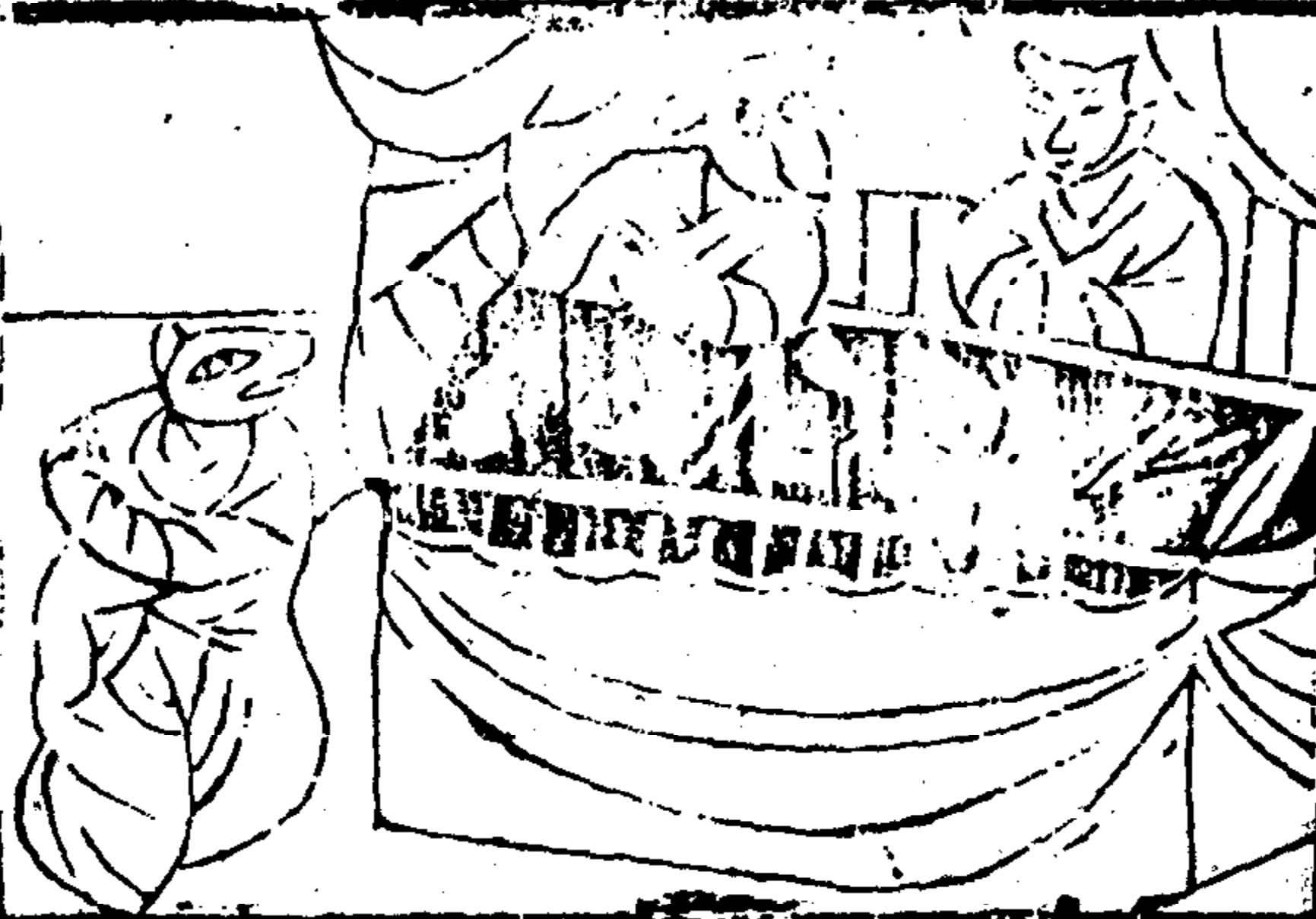
水攻



父王宮中領他水族父子兵前來東應如公
想已將到望大王速賜指揮紅孩兒曰仙兄
先行小弟即領部兵前來善才再三叮囑相
別去了行到半路撞見有女帶領父子兵來
到善才曰師弟來得最好我去通報五显尔
可札兵在此待紅孩兒兵到在外面协同杀
将来信炮為號我在裡面杀將出說罷竟奔
萬花谷去五聖三官俱接到問救兵何如善
才曰西處俱已動兵待等信炮一響我和尔
只管擺佈厮杀說候未了只听得號炮連天

引首傳

四面



兵至

殷无帥入大营禀說西边火势中天南边水
 声沸湧想是救兵已在外厮杀善才曰殷将
 軍帥三圣引一萬兵從西接應燒出南天王
 將軍帥引五萬兵從南接應直衝西路我与
 三官督六兵兩路拒敵分撥已定只見二妖
 正在設酒筵与独火水丹撈軍跛脚蟹鼈得
 一步一曉入营禀曰村事到矣如今善才在
 女借得火煽山南海西路生力兵来到火王
 快休張主独火鬼曰紅孩兒當我子孫何足
 畏哉水母外也亦曰南海兵是我管下池魚

火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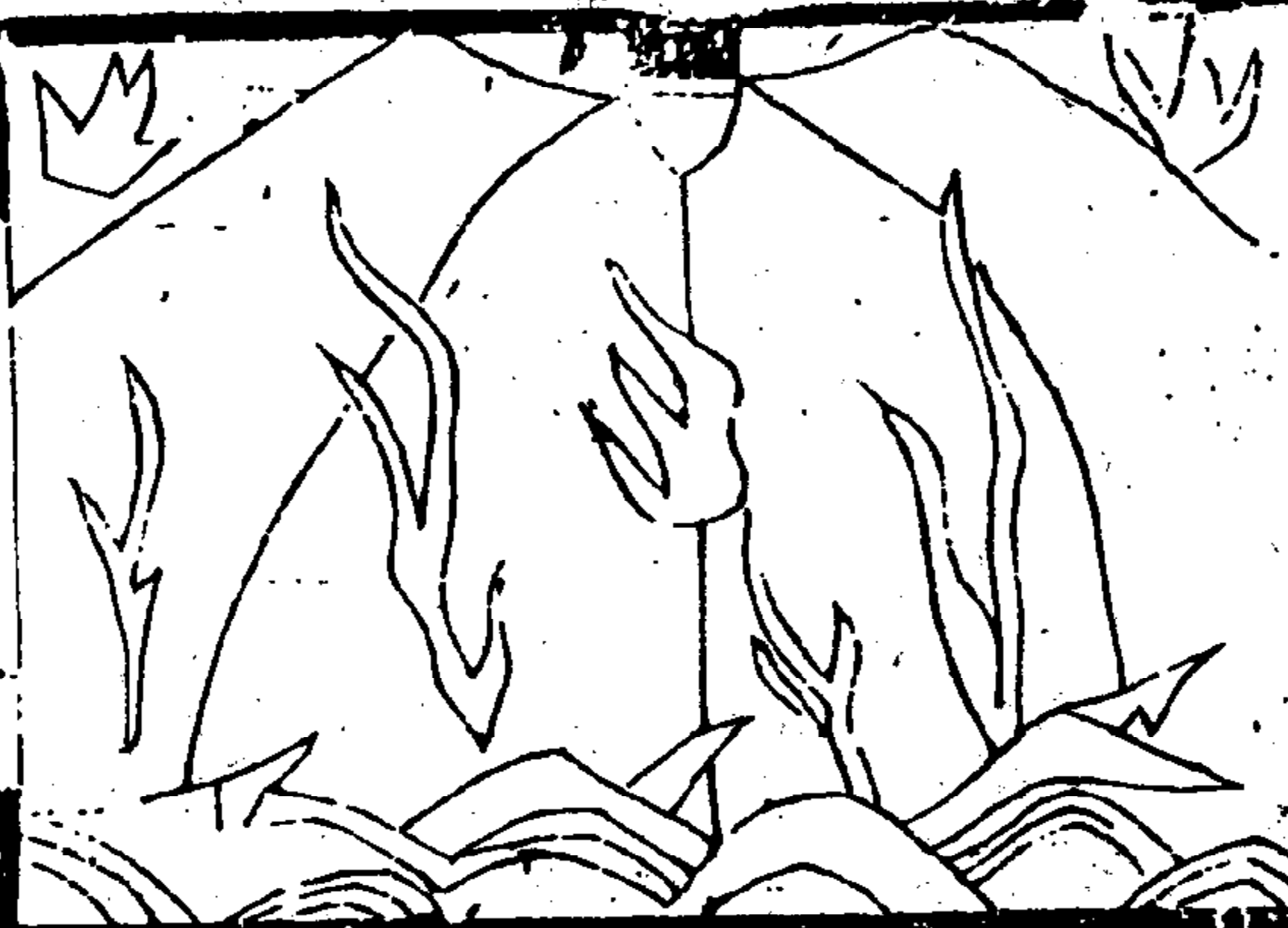
水寨



何能為青妖曰杖幫住火王曰妖曰我幫住
水母紅孩兒對龍王曰以火吹火以水攻水
不見手段我有牛魔王鉄扇在此扇起石昧
真火怕他白象水母要燒得他皮毛焦爛你
可湧起南海大水把他青獅独角鬼侵得他
烟消火滅兩將認罷紅孩兒立攻水寨主灵
官一枝兵殺来接住白象吐水七母作浪紅
孩兒在外扇動大火灵官裡面火車火箭一
齊發作燒得白水成湯水母煮得不过帶領
殘兵逃歸泗州去了白象被火遍身毛都知

水攻

火寨



盡躡入清涼山絕頂避難龍王兵攻火寨
 元帥一枝兵殺來接住青獅噴火獨火鬼主
 烟龍王在外湧起巨浪滔天殿元帥裡面水
 裏水櫃一齊發作浸得烈火成冰獨火鬼免
 得無奈何帶得敗兵奔往東鷲山去了青獅
 被水灌得喘氣不得急奔五松岩裡藏身王
 兵客兵舍合一處善身龍女出來拜謝曰深
 感神威二妖殺敗但不能拿住妖怪必不待
 國王及國大玉典龍王枚掠得龍兵歸國客
 小神後來斟報說罷今我二人再轉回菴中

妙善



知妖

見師父又作道理

從來邪正不相容 岩底妖氛水火攻

鬼母無能身早遁 象獅有力計先窮

騰上烈烟埋山日 滾上洪濤戰海風

鼓罷僧屍三十里 善龍報本亦奇逢

○妙善救得君臣及國

却說妙善赴宴歸來與如來作別雲端一望

只見萬花叢中妖氣逼人拭目一看但見父

母及二姐宮女丞相都迷倒在那里乃對如

來曰師父何不謹慎縱放守門二畜生害及

佛責

諸神



國主與慈悲大道得无有戾乎如來曰未第
 尔者我山門獅象不端正在那里妙善曰那
 里却是化身的待兔于平谷中土地來問妙
 善慈悲一喚只見谷中土地來到听旨妙善
 問曰如今那二妖藏在何處土地曰自從前
 日殺敗一個逃在清涼山一個躲在岩下知
 來听罷對妙善曰尔且回菴我轉去即拿那
 畜生兩下分別如來轉到夫竺諸伏菩薩衆
 科已畢如來曰尔這夥人俱是泥塑木雕酌
 山門那两个畜生也不会管得他住拿他

金剛



下九

萬卷谷中釀成這寺大村打一个四国被

他平白滅了叫八金剛過來听令八剛曰世

尊備法旨如来曰你去到青凉山王松岩鎮

那两个畜生到此問罪金剛領旨前去只見

妙善轉菴得知善才危女征戰事乃同二

徒弟來谷中救父母路上撞見金剛便問曰

八位天王從何處去金剛曰我寺承伏旨去

捉妖怪問罪妙善曰望天王先与我打破万

花洞然後去鎖妖怪金剛曰你師徒跟我去

來妙善在後金剛在前將上下市西谷石尺

救出



君臣

行打開把蜈蚣蛇精驚精各行初訖妙善同
 入北作前少老僧救出父母復到五松岩救
 出二姐岩底救出丞相東岩救出二宮女各
 把闢魔湯一盞與他解了妖毒在外將惠風
 一拂褚杰亦引得大兵到來之僧向前打個
 恭信復騰空去了君臣父子眼一看開也
 大哭說我幸被妖怪迷倒左
 救不然皆為此谷之怨魂
 尋本國而歸看七來至迎
 必力墜首來迎接在王七
 家感炭緩七
 門只見定然忍
 白小臣前欲

16-A

攻破



皇城

主歸國不料友賊何朝陽借得察罕國兵攻
 我國无主杀将入来臣与上戰不能抵當時
 此被他佔去城池建国改曰自今四門把守
 甚謹臣專在此候陛下返回徐議進取莊王
 目這小畜生輒敢无礼大將軍可与我驅兵
 何南門杀将進去拿這畜生齊殺萬段直殿
 黃門最报知何賊也即遣六四門焚拒楮
 杰正攻南門軍士报来西門劉欽斬開忽
 必力大兵俱已擁進何賊无川施乃帶親
 随数人捨命冲開北門逃往干國去子莊

築壇



心拜僧

王復辟文武大小俱來慶賀
 病即死尚得首立今日遭此妖
 僧吞救空為岩底枯骸褚定烈
 百兵到南郊築起三層高臺堅
 朕好朝夕去拜他復國活命之回
 去訖明日皇后復奏曰香山
 半路終止今可命駕丹去
 裁望乞陛下特旨莊王曰
 切丞相可速办表礼香花朕
 夜就道上香即回大將軍務
 要牢牢守城池恐

對音傳

四二

十二

報答

兵力



何賊再來入寇趙褚二臣各願皆去訖

兩次香山謁大仙 誰知親女劫中懸

直教括起尋常眼 始信神僧即大仙

妙善一家骨完聚

丁時妙善救了莊王君臣來到本壇木菴衆

神叅見已畢乃着善才齊玉筓黃芽前到火

爐山峇謝紅孩兒助陣之功又着龍女齊青

菊紫菜前到龍宮峇謝龍王助陣之力却說

莊王同皇后二女文武大臣曉夜不息已到

香山駐蹕趙震上山排開禮儀妙善聽知父

衆拜



謝恩

王母后親來行香忙排開香案着善才伺候
 他自已仍化作無手無眼汚血淋漓坐在佛
 座內莊王上卷果見一座草房莊王領皇后
 躬身四拜衆官一齊隨班行礼莊王曰朕今
 先注寶香敬供清齋聊表寸忱願賜慈悲伏
 希洞鑒祝罷皇帝皇后公主文武又是四拜
 只見大仙被紗幔罩住並不見動靜莊王對
 皇后曰朕是山河天地之主萬姓之王感天
 仙之德遠來拜謝緣何並無動靜言語敢是
 朕是男仁不敢啓問仙姑梓童向前有個神

6-11

骨肉



妻慘

像輕人揭起慎細一看忽顯然是妙善身影
 妙音救醒起來對皇帝說這個仙姑果是我
 妙善前日我疑那手是他的今果然美二公
 主再扶起一看只見血迹腥臭伶仃可憐對
 父王說真個是我三妹莊王曰那日絞死明
 明被虎背去怎得在此娘頭一看委實是妙
 善四人相抱哭死復甦莊王問曰早知我兒
 受這苦楚爹也要這條命性何幹我兒且把
 始末原因試說爹聽妙善曰那日蒙爹賜
 我之死天帝怜我心誠分付土地化虎背皮

說



原因

在密松林內孩兒魂靈遊遍千八重地獄後
 復還魂西域如來指我香山修行九載成道
 衆神尊我為香山任主前日玉帝惱參性
 嗜殺人特降惡疾孩兒看見故化為和尚專
 來治病又截手眼與參和藥前奉參已來過
 誰知如來面前獅象成妖走下九間托身脫
 去二位姐七又脫太宮女俱參知道復到澄
 心縣法太參七與母親捉太丞相孩兒昨在
 王母娘七處劫宴回來見參娘有難雄又同
 八大天王打開岩洞救得君臣逐國只是今

添手

添眼



日孩兒無了手眼不能得見得爹娘在王
 夫婿听罷心如刀刺妙清妙首問曰三妹上
 這等形狀还可医得否妙善曰我是慈悲之
 人只冀爹娘叩天下拜我的手目必能復生
 莊王听得此言即焚拜曰天地日月山川是
 寡人不合當初將女嫁與今日反來捨身救
 父果是孩兒孝意修行願得还生全手全眼
 拜罷妙善撒了化身將親身出座來見父母
 姊妹手目如故大家且哭且喜妙善曰爹娘
 今日到此遂許孩兒修行還許孩兒招婿在

起解



獅象

王曰我兒再不縛那事當初是我不是若非
是你這般修行得道未救我一命險些歸於
泉世如今寡人情願弄了山河隨你修行尔
眾文武願在此者在此願歸國者歸國朝中
只有丞相趙震竭忠事上赤心報國朕以此
位即付与尔掌管符璽俱已在此尔務務大
勤民趙震得命君臣慟哭拜別而去却說趙
來鋪得獅象到殿心中大怒罵不絕口分付
卯宅解入召版地獄壓他粉碎永不赦除劫
善慧目一看正見係原西方獅象轉身自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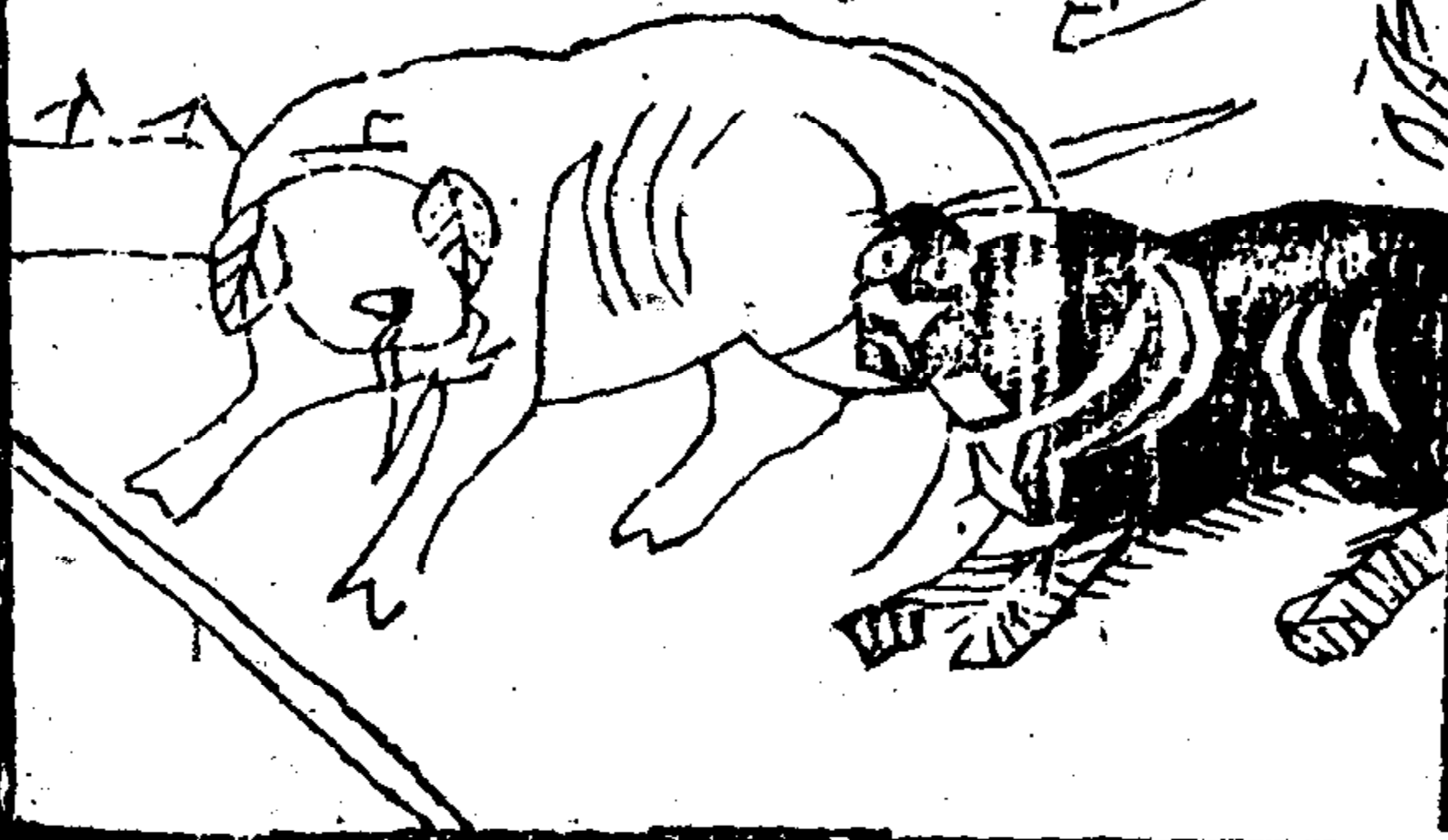
帶妖



馴服

二姐被這二畜驚唬即駕雲到西域叫吉白
父稽首如來問貧弟何來妙善曰我尋出家
之人當以慈悲為本二畜須犯天條望師父
寬恩由赦弟子帶回香山護七馴治點化他
成个正果弟才不敢善辨專听師父垂察如
未曰既是如此叫哪咤帶畜生轉來二畜跪
在階下如未曰今日本該重治承我這善善
薩救你七可跟隨他去志心皈依再不得變
生異心二畜唯七而退妙善拜謝如未尋得
二畜回轉香山对二位姐七曰你遭此两个畜

二妖



本相

生受了無端苦難尔今認得他否妙善曰往
 日是青白二少年今見本相我恨不得吞吃
 了他妙善曰如今姐已既出了家那一点心
 頭之火全要滅了此時他已歸我便是佛家
 眷屬再莫犯前事記怀一边分付善才整備
 齋素供養父王一边修治房屋安頓家小只
 見值日山神奏報玉皇頒下天詔娘也可耕
 香案迎接說罷太白金星已到捲前宣讀
 詔曰咨尔奥林国妙莊王初未識天庭地
 府六道輪迴造業受罪在先今妙善弃此

宣讀



正詔

貴而脫凡塵九載苦修成功同執因檢
 身醫父濟人利物靡不周盡舉目能騰天
 下善惡傾耳能听人間是非朕甚嘉焉其
 封為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南无灵感觀世
 音菩薩賜藍蓮花宝座一付永作南海普
 陀岩道場之主其姊妙清妙音初就世味
 後能改行遷善修行慕道遇難不汚妙清
 封為大善文殊菩薩賜青獅出入騎坐
 妙音封為大善普賢菩薩賜白象出入
 騎坐永作清涼山道場之主其父莊正封

一家



昇天

為善勝菩薩都仙官其母封為万善菩薩
 都夫人其善才龍女封為金童玉女嗚呼
 千叫万應普度眾生合家封贈萬年香火
 衆人謝息已畢太白金星辭別而去自是現
 音外已在香山普陀岩太施靈顯家已洪恭
 八七欽奉紫竹鳴鸞淨瓶注醴楊柳烟晴草
 茅生色自五帝以迄於華胥共祀无遠
 專心學道脫凡塵 有難千磨認得真
 白雀火燒風雨至 感場刑慘帝息深
 医親手目將來割 從右千今獨善心

普陀



聖境

南海普陀盤正覺 一家五口作仙窟

右按觀音菩薩乃莊王之三女前生

施善之投生也生而慈惠不嗜玉釵

拒父招婿修行九載普陀顯聖千變

萬化救父災全國祚度君臣奴伏獅

象奏封三姊一家上昇自古脩善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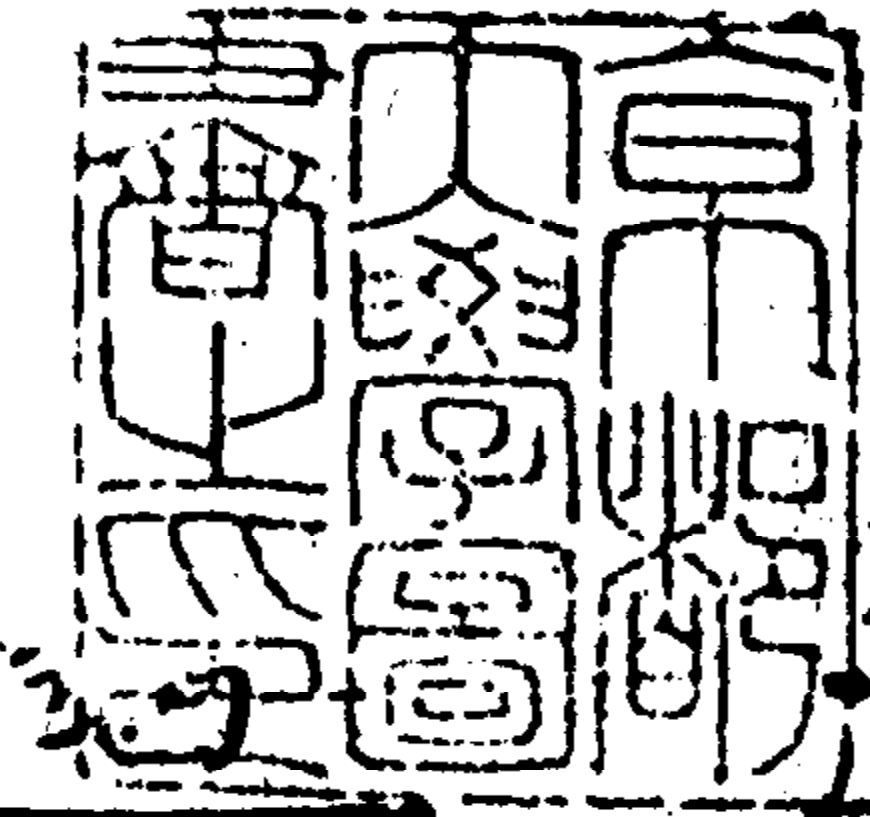
來自如來以下未有如我

慈聖之顯靈顯聖者也是故表面揚

之以為勸善之戒

南海觀音菩薩全傳四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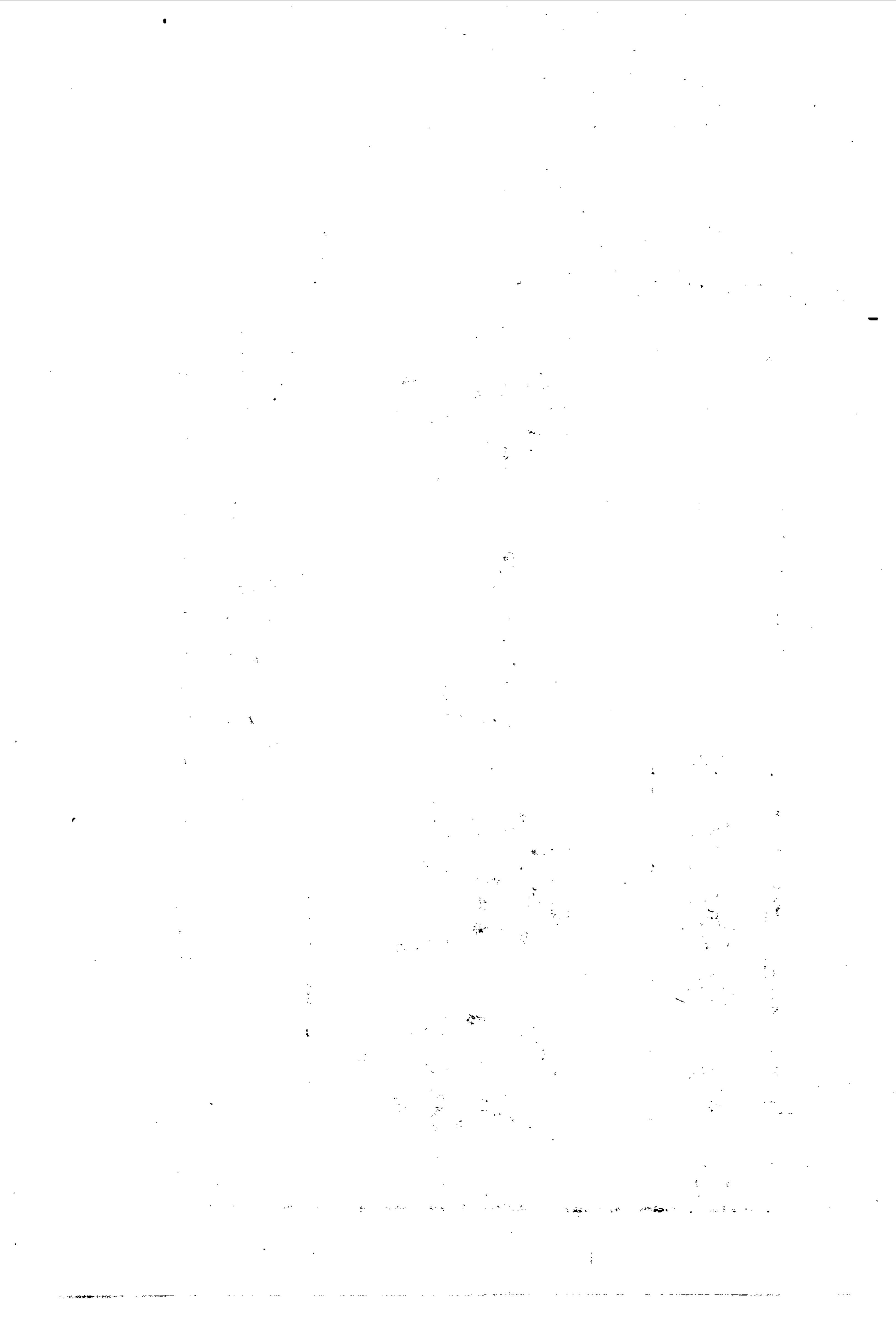
隆四十一

濟顛大師玩世奇蹟

醉菩提傳

金闈書業堂梓

醉菩提



一解善提序

神闕氣清靜
霞自可通

神妙道體
玄正玄乃以

說法若濟
顛師者遇酒

見而不知
戒犯法氣而不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六輯

(原闕序的後半部及目錄)

一六二

新鑄濟顛大師醉菩提全傳第一回

天花藏主人編次

靜中動 雜漢投胎

來處去 高僧辭世

詩曰

愛網無罣愛不纏

金田有種上金仙

禪心安在塵中淨

功行終須世上全

煩惱脫於煩惱際

死生超出死生前

不能火裏生枝葉

安得花開火裏蓮

此八句詩是說那釋教門中的羅漢雖然上登極樂

照滅無生。但不在人世翻筋斗。弄把戲。則佛法何以
關明。神通難於顯示。那能點醒這濁世一班的愚庸。
如今且說一位羅漢。因一念慈悲。在那西湖上留下
五十年聖跡。後來萬代瞻仰。莫不稱奇。道其你道是
誰。却是大宋高宗南渡。建都在浙江臨安府。這浙中
有一座天台山。最為靈秀。原是個活佛住的去處。這
高宗建國在傍。遂改爲台州府。這府中有個國清寺。
寺中的長老法名一本。道號性空。僧臘已是六十八
歲。也是累劫中修來的一尊羅漢。但往七點示禪機。

絕不輕易露出本相。這一年正值殘冬。北風凜冽。彤雲密布。飛雪揚。晚齋後。長老在方丈中禪椅上端然獨坐。衆弟子羣侍兩傍。佛前香燈。靄。琉璃燈影。幢。師弟們相對多時。有一弟子會悟於心。跪在長老面前道。弟子蒙師慈。默示靜理。今弟子細。參悟。已知靜中滋味。有如此之。哀矣。長老微笑道。你雖會得靜中滋味。固妙。然有靜必有動。亦不可。因靜中有滋味。而遂謂動中全無滋味也。弟子驚訝道。蒙師慈。指示靜理。今復。然。豈動中又別有滋味耶。長老道。

中若無滋味。則處靜者。不思動矣。止說不了。只听得密喇七一聲响亮。有如霹靂。衆弟子盡吃一驚。長老道。爾等不必吃驚。此正所謂靜中之動也。可細七看來。聲從何起。衆弟子領了法旨。遂一同移着燈出了方丈。行至法堂。轉上大殿。並無影响。再整入羅漢堂去。只見一尊紫磨金色的羅漢。連一張絲畫的交椅。都跌倒在地。衆僧方纔明白。原來聲出於此。遂回方丈。報知長老。長老也不則聲。閉目垂眉。竟入定去了。定不多時。忽回來說道。適來一聲震動。推倒土泥。

者乃紫脚羅漢。靜極而動。已投胎任世矣。幸去不遠。異日爾等自有知者。待彌月時。老僧當親往一看。與之訣去任也。樂僧聽了。俱各驚異。不題。正是

已知來處來

早辦去時去

來去兩分明

方是菩提路

話說台州府天台縣有一位宰官。姓李。雙名茂春。官拜春坊贊善。爲人純謹。厚重。不貪榮利。做了幾年官。就棄職歸隱於家。夫人王氏十分好善。但是年過三十。並無子嗣。贊善又篤於夫妻之好。不肯娶妾。夫妻

前个日夜求神所佛。忽一夜王夫人夢見一尊羅漢。將一朵五色蓮花相贈。夫人接來一口吞下。自此之後遂身懷六甲。到了十月滿足。正是宋光宗三年十一月初八日。一更時分。生下一男。面如滿月。眉目清奇。臨生之時。紅光滿室。瑞氣盈門。贊善夫妻兩個歡喜異常。贊善忙燒香點燭。拜謝天地。一時親友盡來稱賀。到了滿月。正在闌筵宴客。忽門公來報。國清寺性空長老在外要見贊善。驛想這性空和尚乃當世高僧。等閒不輕出寺。爲何今日到此。連忙接入堂中。

施禮相見。便道：「下官塵俗中老師法駕。前臨必有事。故長老道並無別事。聞得公子彌月。特來奉賀。但此子與老僧有些來去因緣。欲求一見。與他說個明白。贊善滿心歡喜。忭進內。與夫人說知。叫了環抱着。自己跟出來。送與長老觀看。長老隻手接在懷中。將手摸着他的頭。道：「你好快脚。怎冷也不怕。這等大雪。竟走了來。但聖凡相隔。天淵來便來了。切不可走差了路頭。那孩子就像知道的一般。微七而笑。長老又拍他兩拍。拍高聲贊道：」

莫要笑莫要笑。你的事兒我知道。見我靜修沒
痛癢。你要動中靜。虎跳上便跳。不可迷了靜中
竅。色會燒身。氣能敗道。錢財只合幫修造。若憂
凍死。須菩提。滾熱黃湯。其實妙。你來我去。兩分
明。慎莫大家胡斷菲。

長老贊罷。遂將孩子遞還了環。叫他抱了進去。又問
贊善道。公子曾命名否。贊善道。連日因慶賀煩冗。尚
未得佳名。長老道。既未有名。老僧不揣妄定一名。叫
做修元。植名思義。叫他怕修木命。元辰不識大人以

爲何如。贊善大喜。道元爲四德之首。修乃一身之寶。謹領大師台教。感謝不盡。長老遂起身作別。贊善道蒙老師遠臨。本當素齋。少申款敬。奈今設席宴賓。扈人烹宰。厨灶不潔。以致慢去。尚容親詣寶刹。叩謝。長老道。謝何敢當。但老僧卽日西歸。大人如不見棄。屈至小菴一送。叨寵實多。贊善道。吾師僧臘尙未過高。正宜安享清福。爲何忽發此言。長老道。有來有去。乃循環之理。老僧豈敢有違。遂別了。贊善卽至寺中。靜過了數日。時值上元方出法堂。陞座。命侍者撞鐘。

鼓聚集人衆。次第頂禮畢。兩班排立。長老道。老僧
不日西歸。有幾句辭世偈言。宣念與大眾聽者。

正月半放花燈。大眾年上樂太平。若僧隨衆已
見慣。歸去來兮話一聲。

既歸去。復何疑自家心事自家知。若使傍人知
得此。是被傍人說是非。
故不說。只成呆。生死之間難用乖。山僧二九西
歸去。特報諸山次第來。

生死來。休驚怖。今古人上有此略。真泉白骨久

已非。惟有青山還似故。

水有聲。山有色。閻羅老子無情客。奉勸大衆早修行。先後同登極樂國。

長老念罷。大衆聽得西歸之語。盡皆惶上。一齊跪下。懇求道。弟子輩根器頑鈍。正賴師慈。指張法教。幸再留數十載。以明慧燈。之不滅。長老道。慧燈如何得滅。因彼靈光。故老僧隱痛。死生定數。豈可稽留。可抄錄法語。速報諸山。令十八日早來送我。分付畢。遂下法座。衆僧只得一面罷龕。一面傳報。到了十八日。諸山

真之
六等。盡來觀送。李贊善與衆宰官亦陸續俱至。性空
長老沐浴更衣。到安樂堂禪椅上坐下。諸山和尚并
一應人等俱簇擁侍立。長老呼其親信五個弟子至
前。將衣鉢之類盡行付與。分付道。凡體雖空。靈光不
隔。機緣若到。自有感通。汝五人謹守法戒。毋得放縱。
五弟子不勝悲慟。叩領法旨。長老又略定片時。忽開
目道。時已至矣。快些焚香點燭。禮佛念經。衆僧依言。
不一時。禮誦畢。長老令取紙筆大書一偈道。

耳順年踰又九

事上性空無醜

今朝撒手西歸

極樂國中閑走

長老寫畢。卽下目垂眉。霎時圓寂。衆各舉哀。請法身人。龕畢。各自散去。到了二月初九日。已是三七。又請大衆舉殯。這一日。天朗氣清。遠近畢至。大衆舉龕而行。只見幢幡前引。經聲隨後。直至山化局。方停下龕。子在松林深處。五弟子請寒石岩長老。下火。張老手持火把道。大衆聽者。

火光焰上號無明

若坐龕中驚不驚

回首自知非是錯

了然何必問他人

真三傳
恭惟圓寂紫霞堂下。性空大和尚本公覺靈原
是南昌儒裔。皈依東土禪宗。脫離塵俗。性皆空。
真是佛家之種。無喜無喚和氣。有才有學從容。
名山獨占樂其中。六十九年一夢。

洩不隨流水入天台。趁此火先歸淨土。

寒石岩長老念罷。遂起火燒着龕子。一霎時烈焰騰
空。舍利如雨。忽見火光叢中。現出一位和尚。隨火先
而起。下視衆人道。多虧了汝等。又叫贊善道。李大人。
汝子修元。乃佛門根器。非宰官骨相。但可爲僧。不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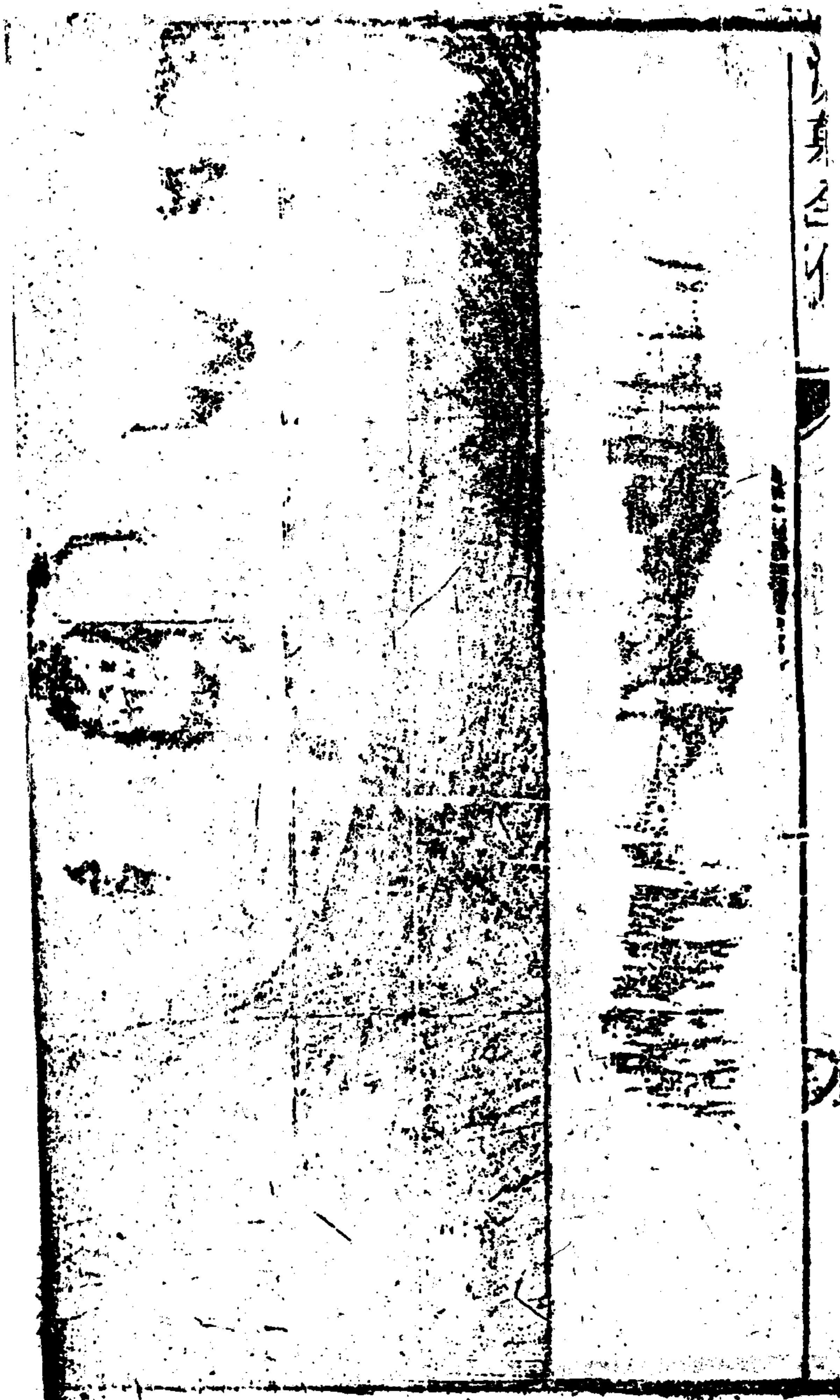
出仕切勿差了。使他錯了路頭。倘若出家。可投印別
峯。或遠瞻堂爲師。須牢記。取不可忘懷。贊善合掌
向空道。蒙老佛慈悲指示。敢不遵依。再欲問時。那和
尚法相已漸上的。向青雲內去了。那贊善因聽了長
老在雲衢囑付的話。遂緊記在心。不敢暫忘。後來那
修元果真的在靈隱寺出了家。做出許多奇事。直教
動靜玄機。凝妙道。去來踪跡。顯神通。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濟顛全傳第一回終

新頁全書

第一回

以真之



6.9

濟顛全傳第二回

茅屋兩言明佛性

靈光一點逗禪機

話說李贊善曉得兒子修元有些根器。遂加意撫養。到了八歲。請了個先生。全妻舅王安世的兒子王全。兩個全在家中讀書。那修元讀得高興。便聲也不住。從早晨直讀到晚。有時懶讀。便口也不開。終日只是默坐。瞪着眼睛。只管想。得快活。仰面向天。哈。大笑。有人問他。却又遮上掩上的。不說。到了十二歲。早無書不讀。文理精通。吟詩作賦。無般不會矣。這一日。

齊真全傳

第二回

時值清明。先生例該放學回家。贊善設席款待。又備下東脩禮物。命修元全表兄王全帶了從人送先生出家。二人送了先生到家後。身回來。打從一個寺前經過。修元問從人道。這是何寺。從人回道。這是台州府有名的祇園寺。王全听了。便道。祇園寺原來就在。此處。聞名已久。今日無心遇着我與賢弟。何不進去一遊。修元道。表兄所言。正合我意。二人遂攜手而入。先到大殿上瞻仰了佛像。隨即遍繞迴廊。觀玩景致。信步走到方丈中來。早有兩個侍僧攔住道。有宮長。

在內二位舍人若是閑遊別處要罷修元道方丈
乃僧家客座人可到就有官長在內我二人便進
去相見何妨遂昂然的走將進去只見左邊坐着
一位官長右邊坐着本寺道清長老兩邊排列着幾
十個行童各執紙筆在那裏想修元走近前把手來
一拱道請問大人與老師這許多行童各執紙筆在
此何爲那官長未及開言這長老先看見他兩個衣
貌楚楚知道是貴家子弟不敢怠慢遂立起身來答
應道此位大人因有事下海舟至黑水洋驀然波浪

狂起。幾至覆沒。因許了一爲僧之願。方得平安還家。今感謝佛天。捨財一千貫。請了道度牒。要披剃一僧。故集諸行童在此。檢選因諸行童各有所取。一時檢選不定。便做了一首詞兒。寓意要衆行童捻續兩句。以包括之。若包括得有些意思。便剃他爲僧。故衆行童各執紙筆。在此用心。修元道原來如此。乞賜此位。大人的原詞一觀。未識可否。那位官長見修元語言不凡。遂叫左右將原詞付與修元道。小舍人要書。莫非能續否。修元接來一看。却是一首滿江紅詞兒。

世事徒勞。常想到山中卜築。其嘯傲明月清風。
蒼松翠竹。靜坐洗開名利眼。困眠常飽詩書腹。
在粗衣淡飯度平生。無拘束。奈世事如棋局。
恨人情同車軸。身到處俱是雨翻雲覆。欲向人
間求自在。不知何處無榮辱。穿鉄鞋踏遍了紅
塵。徒碌碌。

修元看畢。微笑遂在案上提筆續題二句道。
淨眼看來三界。總是一椽茅屋。

那官人與道清長老看了修元續題之語。大有機鋒。

不勝驚駭。遂遜二人坐下。命行童奉茶。長老道：「請問二位舍人尊姓大名？」修元指着王全答道：「此卽家表兄。乃王安世之子。王全也。學生爲李贊善之子。號字修元。便是長老聽了。又驚又喜道：「原來就是李公子。怪道下筆如此靈警。却是帶來的宿慧。那官人見長老說話有因。問其緣故。長老道：「大人不知。十餘年前。國清寺性空長老歸天之日。曾誨七對李贊善大人。說小公子是至人轉世。根器不凡。止可出家。不宜入仕。據李公子所續二語看來。那性空之言。豈非是真。」

那官長聽了大喜道。若能剃度得此位小舍人爲僧。則勝於請行童多矣。修元聽得二人商量要剃度他。遂辭謝道。剃度固是善果。但家父止生學生一人。豈有出家之理。長老道。貧僧揣情度理。以爲相宜。然事體重大。自當造宅。見令尊大人。稟請今日。豈敢造次。但難得二位公子到此。欲屈在敝寺暫宿一宵。再聆珠玉。例如修元道。學生二人有父母在堂。從不敢便。避今因送業師之便。偶遇上科。偷閑半刻。焉敢稽留。遂起身辭出。長老只得親自送出山門。珍重而別。那

弟兄兩個回家贊善問道汝二人歸來何晚修元道
爲因先生留飲又路過祇園寺進去一遊到點鐘了
多時贊善道入寺不過遊玩有何事耽擱修元遂將
官人有愿要剃度一僧及衆行童爭功績句之事細
細說了一遍道長老道是孩兒積句驚拔苦要孩兒
出家被孩兒唐突了兩句彼尚未死心只怕明日還
要來纏擾父母贊善聽了沈吟半晌修元不知其意
便道他明日來時大人不必懇辭孩兒自有答應贊
善道那道清長老乃當今尊宿汝亦不可輕視了他

出言唐突。修元道孩兒。怎好唐突他。只恐他道力不
深。自取唐突耳。父子二人商量。停當。到了次日。纔吃
了早膳。早有門公來報道。祇園寺道清長老。在外求
見老爺。贊善知道他的來意。便出堂相見。畢坐定了。
贊善便問道。老師法師。駕枉臨。不知有何事故。長老道。
貧僧無故。也不敢輕造。只爲佛門中。有一段大事。因
緣。忽然到了。特來報知。要大人成就。贊善道。是何因
緣。敢求見教。長老道。昨有一位貴官。發願剃度。一僧
以代焚修。一時不得其人。因做了一首詞兒。叫某行

第二回

童續題二語。摠括其意。以觀智慧。不道衆行童並無一人能解其意。適值令公子入寺閑遊。看見了信筆偶題二語。恰合機鋒。貧僧問知。是令公子方想起昔日性空禪師雲衢囑付大人之言。實是菩提有種。特來通知大人。此乃佛門中因緣大事。萬一不可錯過。須及早將令公子披剃爲僧。方可完一種公案。贊孝道。性空禪師昔日叮囑之言。焉敢有負。卽今日上人成全盛意。感佩不勝。但恨下官獨此一子。若令其出家。則宗祧誰繼。所以難於奉命。長老道語云。一子出

家九族昇天九族既已昇天又何必留皮遺骨在於
塵世贊善尚未回答修元忽從屏後走將出來向道
清施禮道感蒙老師指示前因恐其墮落苦勸學生
出家誠乃佛菩薩度世心揚但學生竊自揣度尚有
三事未曾停當有事老師一番來意長老道公子差
矣出家最忌牽纏進道必須猛勇不知公子尚有那
三事未曾停當修元道竊思古今無頑鈍之高僧學
生年未及冠讀書未多焉敢妄參上乘之精微此其
一也天下豈有不孝之佛菩薩學生父母在堂上無

第二回

兄以勸餐下無弟以代養焉。敢削髮披緇棄父母而逃禪。此其二也。其三尤爲要緊。夫燈七相續必有真傳。學生見眼前叢林雖則衆多。然上無摩頂之高僧。次少傳心之尊宿。其下卽道引指迷之善知識。尙不可得見。學生安敢失身於育膳乎。長老聽了。哈哈大笑道。若說別事。貧僧或者不知。若說此三事。則公子俱已停當矣。又何須過慮。公子慮年幼無知。無論前因宿慧。應是不凡。卽非日所續二語。已露一斑。豈是頑鈍之輩。若說出家失孝。古人出身事君。且忠孝不

能兩全。何況出家成佛作祖。後父母生死俱享人天
之大樂。豈在晨昏定省之小孝。至於從師。得能如五
祖六祖之傳。固好。倘六祖之後無傳。不幾慧燈絕滅
乎。抑後師前少師老可也。貧僧爲納已久。事佛多年。
禪譏頗諳。一二豈不能爲汝之師。而慮無傳耶。修元
微上美道。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老師既諳禪機。學生
到有一言動。問老師。此身任世幾何年矣。此時長老
見修元出言輕薄。微有怒色。答道。老僧任此世已六
十二年矣。修元道身既任此世六十二年。而身內這

一點靈先。却在何處。長老特然被問。不曾打點。一時
問。答應不出。默然半晌無語。修元道只此一語。尚未
醒悟。焉能爲我師乎。將衣袖一拂。竟走了進去。長老
不勝慚愧。急得置身無地。贊善再三周旋。只得上前
陪罪道。小見年幼狂妄。唐突望老師恕罪。長老因乏
趣。無顏久坐。相辭還寺。回去之後。一病三日。不能起
床。衆弟子俱各惶惶。無措。早有觀音寺內的道淨長
老。聞知前來探問。道清着行童邀入相見。道淨問道。
聞知師兄清體欠安。不知是寒是熱。因何而起。故特

來拜候。道清蹙着眉頭道：「不是受寒，也非傷熱，並不是無因而起。道淨道果然爲着何事而起？何不與我說個明白？」好好請個醫生來下藥，不因道清長老對道淨長老說出幾句話來，有分使高才出而驚倒了高僧。古佛機緣觸動，方識得宿器靈根。畢竟道清長老害的端的，是何症候，且聽下回分解。

濟顛全傳第二回終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濟顛全傳第三回

近戀親守身盡孝

遠策

落髮歸宗

話說道清長老被修元禪機難。林不起道淨長老認以為病。特。消長老隱瞞不過。遂將要披剃。然問我靈光何處。我一時對答。不好見人。道淨道。此不過口頭。去見他。也難他一難。看是何如。學過人。實係再來宿慧賢弟。切。

遠策。着懸。回來。臥。緣。故。道。被。他。突。來。所以。奇。待。我。不。獨。才。他。正。說。

第 三 回

河真白傳
不了。忽報李贊善。公子在外。未見長老。長老只得
勉強同道淨出來迎接進去。相見禮畢。一面獻茶。李
贊善道。日前小兒狂妄。止犯尊師。多有得罪。故下官
今日特來荆請。望老師釋怒爲愛。道清道此。乃貧僧
道力淺薄。自取其愧。於公子何罪。道淨目視修元。接
着問道。此位莫非就是問靈光之李公子乎。修元答
道。學生正是。道淨笑道。問易答難。貧僧亦有一語相
問。未識公子能答否。修元道理明性慧。則問答同科。
安有難易。老師既有妙諦。不妨見教。道淨道。請問公

于尊字修元道。賤字修元道。淨道。修元道。淨道。字號修元。只恐元長修未易。修元聽了。便道。敢請老師說法。歸道淨道。貧僧道淨。修元應聲道。

名爲道淨。未歸淨土。道難成。

道淨見修元出言敏捷。機鋒警策。不禁竦然起敬。道原來公子果是不凡。我二人實不能爲他師。須另求尊宿。切不可誤了因緣。贊善道。當日性空禪師歸西之時。曾分付。若要爲僧。須投印別峰。遠瞻堂二人爲

弟子。但一時亦不能知二僧在於何處。道淨道佛師
既有此言。必有此人。畱心訪問可也。大家說得投機。
道清又設齋款待。珍。而別。那修元回家。每日在書
館中。只以吟咏爲事。雖然。則絕了道清長老。然出家
一個種子。未免放。心頭。把功名之事。全不關心。時
先易過。倏忽已。十八歲。父母正待與他議婚。不道
王夫人忽染一。臥床不起。再三服藥。全無効驗。不
幾日。竟奄奄。逝。修元盡心祭葬成禮。比及母服纔
終。父親又。繼而亡。修元不勝哀痛。重又服喪三年。

以盡其孝。自此之後無事無礙。得以自由。母舅王安
世累次與他議婚。他俱決絕辭脫。閑了無事。只在天
台諸寺中。訪問印別峰和遠瞻堂兩個長老的信息。
訪了年餘。方有人傳說。印別峰和尚在臨安徑山寺
做住持。遠瞻堂長老先曾在蘇州虎丘山做住持。今
又聞知靈隱寺請去了。修元訪得明白。便稟知母舅。
要離家出去尋訪。王安世道據理看來。出家實非美
事。但看你歷來動靜。似與佛門有些因緣。但汝尚有
許多產業。並無弟兄。却叫誰人管理。修元道外甥。此

行。身且不計。何況產業。總托表兄料理可也。遂擇定了二月十三日吉時起身。王安世無奈。只得與他整治了許多衣服食物。同王全相送了一程。修元攜了兩個從人。帶了些寶鈔。拜別了王安世與王全兩個。飄然出行。離了天台。竟往錢塘而來。不數日。過了錢塘江。登岸入城。在新官橋下一個客店裡歇了。到了次日。吃了早飯。帶了從人。往各處遊玩。但見人烟湊集。果然好個勝地。但是風光景物。毫未冷心。至晚回來。問着主人道。聞有一靈隱寺。却在何處。主人道。這

靈隱寺。正在西山飛來峰對面。乃是有名的古寺。修元道同是一寺。爲何這靈隱出名。主人道。相公有所不知。只因唐朝有個名士。叫做宋之問。曾題靈隱寺一首詩。內有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之句。這詩出了名。故連寺都成了古跡。修元道要到此寺。從何路而往。主人道。出了錢塘門。便是西湖。過了保叔塔。沿着北山向西去。便是岳墳。由岳墳迤邐向南。便是靈隱寺了。這靈隱寺前有石佛洞。冷泉亭。呼猿洞。水明。秀佳景無窮。相公明日去遊。方知其妙。修元道賢。

第三回

人所說乃是山水。但不知寺中可有甚高僧念。主人道。寺中雖有三五百衆和尚。却是不聽得有甚高僧。上年任持死了。近日在姑蘇虎邱山請了一位老僧來。叫做什念遠。聽堂。聞得這個和尚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只怕算得是個高僧。修元問得明白。暗上歡喜。當夜無話。到了次早起來。仍是秀士打扮。帶了從人。竟出錢塘門來。此時正是三月天氣。風和日暖。看那湖上的山光水色。果然景致不凡。修元對從人道。久聞西湖上許多景致。吾今日方纔知道。又

北岸上走入昭慶寺來。看見大殿上供奉着一尊千手千眼的觀世音。心中有感。口占一頌道。

一手動時千手動

一眼觀時千眼觀

既是名爲觀自在

何須拈弄許多般

又沿着北山而行。到了大佛寺前。入寺一看。見一尊大佛。止得一頭。并半截身子。又作一頌道。

背倚寒巖

面如滿月

盡大地人

只見半截

畢。又往西行走。到了岳坡。又題一首道。

第三回

漢真白集

風波亭一夕

千古中玉城

前人豈戀此

要使後人開

又見了生鉄鑄成秦檜主氏跪在坎前在人鞭打。又題詩一首道。

誅惡恨不盡

生鉄鑄好臣

痛打亦不痛

人情借此伸

題畢。又向南而行。不多時。早到飛來峰下冷泉亭上。見亭上風景清幽。動人逸興。便坐了半晌。未及入寺。正流覽間。忽見許多和尚隨着一位長老。從上谷上。

的入寺去。修元忙上前向着落後的一個僧人施禮。道請問上人適纔進去的這位長老。是何法號。那僧人問禮答道。此是本寺新任持遠。晴堂長老。相公問他有何事故。修元道。學生久仰長老大名。欲求一見。不識上人能代爲引進否。那僧人道。這位長老心空眼濶。於人無所不容。相公果真要見。便可全行。修元大喜。就隨了僧人。步入寺來。到了方丈。那僧人先進去說了。早有侍者將修元邀請進去。修元見了長老。便倒身下拜。長老問道。秀才姓甚名誰。來此何幹。修

元道弟子自天台山不遠千里而來。姓李名修元。不
幸父母雙亡。不願久仕。一意出家。久欲從師。不知飛
錫何方。故久淹塵俗。近聞我師在持此山。是以洗心
滌慮。特來拜投。望我師鑒此微誠。慨垂青目。長老道
秀才家不知出家二字。何易輕談。豈不聞古語有云。
出家容易坐禪難。不可不思前慮後也。修元道一心
無二。則有何難。易長老道。你既是從天台而來。那天
台山中三百餘寺。何處不可爲僧。反捨近而求遠。修
元道弟子蒙國清寺性空佛師西歸之時。現身雲衢。

諄七囑付先人當令修元訪求老師爲弟子故弟子
念茲在茲特來遠投法座下蓋遵性空佛師之遺言
也。長老道既是如此汝且暫退命侍者焚香點燭危
坐禪床入定而去半晌出定說道善哉善哉此種因
緣却在於斯此時長老雖叫修元暫退他却未曾退
去尚立在傍邊長老開目看見問道汝身後侍立者
何人。修元道是弟子家中帶來的僕從長老道你既
要出家僕從却不能代你爲僧可無上遺歸修元領
命遂分付從人將帶來的寶鉢取以納付長老常在。

以爲設齋請度牒之用餘的付與。者作歸家路費。從人道公子在家。日食精那身穿紗錦童僕林立。今日到此止我二人盤纏有限。已自冷落淒涼。今若并我二人遣歸。公子獨自一人身無半文。怎生過得還望公子。帶我二人在此。伏侍修元道。這個使不得。從來爲僧。俱是孤雲野鶴。豈容有伴。你二人只合速回。報知母舅。說我已。在杭州靈隱寺爲僧。佛天廣大。料能容我。不必掛念。二僕再三。勸修元。只是不聽。二人無可奈何。只得泣別。開去不題。却說遠瞻堂長老。

自入定之後。知道修元是羅漢投胎。到世間來遊戲。故不推辭。叫人替他請了一道度牒來。擇個吉日。修脩齋。供點起香花燈燭。鳴鐘擊鼓。聚集大眾。在法堂上。命修元長跪於法座之下。問道。汝要出家。果是善緣。但出家容易。還俗難。汝知之乎。修元道。弟子出家。乃性之所安。心之所悅。並非勉強。豈有還俗之理。求我師慈悲。披剃長老道。既是如此。因將他頂髮分開。縮做五個髻兒。指說道。這五髻。前是天堂。後是地獄。左爲父。右爲母。中爲木。命元辰。今一齊與你削去。

第三回

你須理會修元道。蒙師慈指示弟。已理會得了。長老聽了。方纔把金刀細七。與他披剃。上畢。又手摩其頂。為他受記道。

佛法雖空

不無實地

一滴為功

片言是利

但得真修

何妨遊戲

法門所重

廣大智慧

僧家之戒

酒色財氣

多事固愚

無為亦廢

莫廢莫愚

賜名道濟

遠長老披剃畢。又分付道。上濟。你從今以後。是佛門。

弟子了須守佛門規矩。道濟道佛門規矩。不知從何
守起。長老道。且去坐禪。道濟道。弟子聞佛法無邊。如
斯而已乎。長老道。如斯不已。方不如斯。遂命監寺送
道濟到雲堂去坐禪。道濟不敢再言。只得隨了監寺。
到雲堂內來。不因修元此番出家。有分教。三千法界。
翻爲酒肉之場。五百阿難。受盡懊糟之氣。正是

俗情原淺薄

豈識道之堅

到得成因果

方知各一天

畢竟不知道濟坐禪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終



濟顛全傳第四回

坐不通枉勞心真苦惱

悟得徹愁露相假顛狂

却諒道濟隨着監寺到雲堂中來。只見滿堂上下左右俱鋪列着禪牀。多有人坐在裡面。監寺因指着一個空處道。道濟。此處無人。你可坐罷。道濟就要扒上禪牀去。却又不知該橫該豎。因向監寺道。我初入法門。尚不知怎生樣坐的。乞師兄教我。監寺道。你既不知。我且說與你聽着。

也不立。也不眠。腰直於後。膝屈於前。壁豎正中。不靠兩邊。下其肩而垂其目。本其手而接其拳。神清而寂。心靜情安。口中之氣入而不出。鼻內之息斷而又連。一塵不染。萬念盡捐。休生怠惰。頓倚招愆。不背此義。爲之坐禪。

這道濟聽了這一翻說話。心甚恍惚。然已到此。無可奈何。只得勉強扒上禪牀。照監寺所說規矩。去坐。初時。猶有精神。支撐住了。無奈坐到三更之後。精神疲倦。忽然一個昏沉。早從禪牀上跌將下來。止不住連

聲叫起苦來。監寺聽見慌忙進來說道：「坐禪乃人道初功，怎不留心，却貪着睡，以致跌下來。論起禪規，本該痛責。姑念初犯，且恕你這一次。若再如此，定然不饒。」監寺說完自去。道濟將手去頭上一摸，已跌起一個大疔。臄來了，無可奈何，只得掙起來，又坐坐到後來，一發睡思昏昏，不知不覺，又跌了下來。監寺聽見，又進來數說了一番。不期道濟越坐越掙挫不來，一連又跌上兩交，跌得頭上比塊八塊的青腫。監寺大怒道：「你連犯禪規，若再饒你，你一發怠惰了。」遂提起

竹篋道。新剃光頭。正好試試。就照頭一下。打的道濟
抱着頭亂叫道。頭上已跌了許多。脫髓。又加這一竹
篋。脫髓上。又加脫髓。叫我如何當得起。我去告訴師
父。監寺道。你跌了三四次。我這打得你一下。你到要
告訴師父。我日再打你幾下。免得師父說我賣法。提
起竹篋。又要來打。道濟方纔慌了道。阿哥。是我不是
了。饒我罷。監寺方冷笑着去了。漸漸天明。道濟走起
來。頭上一模七塊。入塊的無數。脫髓連聲道。苦惱。苦
惱。纔坐得一夜。早已滿頭脫髓。若坐上幾月。這顆頭

上。那裡安放得這許多。脫髓真個苦惱。只是入了禪
門。又不好退悔。且苦苦熬去。又熬了兩月。只覺禪門
中。苦惱萬千。趣味一毫也沒有。因想道。我來學。伏指
望明心見性。有些會悟。今坐在龕聽。瞎視中。與草木
何異。且在家時。醇醲美酒。香脆佳餚。儘我受用。到此
地來。黃齋淡飯。要多喫半碗。也不能如何。過得日子。
不如辭過了長老。還俗去罷。免得在此受苦。立定了
念頭。急急的跳下禪牀來。往外就走。走到雲堂門首。
早有監寺攔住道。你讒小解過。爲何又要出去。道濟

道牢裡罪人也要放他水火。這是個禪堂就管得恁的緊。監寺没法。便道：你出去須要速來。道濟也不答應。出了雲堂。一直的走到方丈來。那遠長老正在入定。伽藍神早已告知其故。連忙出定。忽見道濟已立在面前。遂問道：濟。你不去坐禪。却來此做甚。道濟道：上告吾師。弟子實實不慣坐禪。求我師放我還俗去罷。長老道：我前日原曾說過。出家容易還俗難。汝既已出家。豈有還俗之理。况坐禪乃僧家第一義。你爲何不慣。道濟道：老師但說坐禪之功。豈不知坐禪之

苦待弟子細說與老師聽

坐禪原爲明心。這多時。茫茫漠漠。心愈不明。靜
功。指望見性。那幾日。昏昏沉沉。性愈難見。睡時
不許睡。強掙得背折腰駝。立時不容立。硬豎的
筋疲力倦。向晚來。膝骨伸不開。到夜深。眼皮睜
不起。不偏不側。頸項帶無木之枷。難轉難移。身
體坐不牢之獄。跌下來。臉腫頭青。扒起時。手忙
脚亂。苦已難熬。監寺又加竹篾幾下。伏思宏火。
老師救我性命一條。

沙彌子傳

長老笑道。怎將坐禪說得這等苦惱。此非坐禪不妙。皆因你不識坐之妙。快去再生。坐到妙時。方知其妙。自今以後。就坐得不如法。我且叫監寺。不要打你。你心下何如。道濟道。就打幾下也還好捱。只是酒肉不見面。實難打熬。弟子想依法最寬。豈一一與人計較。今杜撰了兩句伏語。聊以解嘲。乞我師垂鑒。長老道。甚念伏語。可念與我聽。道濟道。弟子不是貪口。只以爲一塊兩塊。伏也不怪。一腥兩腥。佛也不喚。一碗兩碗。伏也不管。不知是也不是。長老道。伏雖不怪。不喚。

但你豈不自家慚愧皮囊有限性命無窮。訣不可差了念頭。道濟不敢再言。正說話間。聽得齋堂敲雲板。侍者奉上粥來。長老就叫道濟同吃。道濟一面吃。一面看長老碗中。只有些粗糲麩筋。黃酸菜。並無美食。受用感歎不勝。遂口占四句道。

小黃碗內幾星麩

半是酸菜半是瓠

誓不出生違佛教

一出生之後碗中無

長老聽了道。善哉善哉。汝既曉得此種道理。又何生他。想道。濟道。不瞞吾師說。曉是曉得。只是打熬不過。

長老道。你來了幾時。坐了幾時。叅悟了幾時。便如此
着急。豈不開

月白風清良夜何

靜中思動意差訛

雪山巢頂蘆穿膝

鈇杵成針石上磨

道濟聽了道。弟子工夫尚淺。願力未深。怎敢便生厭
倦。不習勤勞。但弟子自禮師之後。並未曾蒙我師指
點一語頭。斯半喝叫。我道濟。日坐在糊塗桶中。豈不
悶殺。長老道。此雖是汝進道猛勇。但覺太性急了。些
也罷也罷。可近前來。道濟只道有甚話頭。分付。惺惺

的走到面前。不防被長老兜臉的一掌。打了一跌。道自家來處尚不醒悟。到向老僧尋去路。且打你個沒記性。那道濟在地下將眼睛睜了兩睜。把頭點了兩點。忽然扒將起來。也不開口。緊照着長老胸前一頭撞去。竟將長老撞番。跌下禪椅來。逕自向外飛奔去了。長老高叫有賊有賊。衆僧聽得長老叫喊。慌忙一齊走來問道。賊在那裡。不知偷了些甚急東西去。長老道。並非銀錢。也不是物件偷去。的是那禪門大寶。衆僧道。偷去了甚急大寶。是誰見了。長老道。是老僧親

道真子作
眼看見不是別人。就是道濟。衆僧道。既是道濟。有何
難處。待某等拿來。與長老取討。長老道。今日且休待
我。明日自問他討罷。衆僧不知是何義理。大家鴿鶻
突突的散去。却說這道濟。被長老一棒一喝。點醒了
前。因不覺心地洒然。脫去下根。頓超上乘。自走出方
丈。便有人雲堂中來。叫道。妙妙妙。坐禪原來好耍
子。遂扒上禪牀。照着上首的和尚。一頭撞去。道。這樣
坐禪。妙不妙。那和尚慌了道。這是甚念規矩。道濟道。
坐得不耐煩。耍耍何妨。又看着次首的和尚。也是一

頭撞去道。這樣坐禪妙不妙。這個和尚急起來道。這
是甚急道理。道濟道。坐得厭煩了。頑頑何碍。滿堂中
衆和尚看見道濟這般模樣。都說道。濟你莫非痴了。
道濟笑道。我是不痴。只怕你們到是痴了。那道濟在
禪牀上。口不住。手不住。就鬧了一夜。監寺那裡禁得
他住。到次日。衆僧三三五五。都來向長老說。長老暗
想道。我看道濟來見我。何等苦惱。被我點花了幾句。
忽然如此快活。自是參悟出前因。故以遊戲吐露機。
若不然。怎能教一且活潑如此。我且去考澄他一番。

便知端的。遂令侍者去撞鐘播鼓。聚集大眾。長老升坐法堂。先令大眾宣念了一遍淨土咒。長老方宣言道。我有一偈。大眾聽者。

昨夜三更月甚明

有人曉得點頭燈

驀然想起當時事

大道方知一坦平

長老念罷道。人生既有今世。自應有前世。與後世。後世未來。不知作何境界。姑置勿論。前世乃過去風光。已曾經歷。何可不知。汝大眾雖然根器不同。却沒一個不從前世而來。不知汝大眾中。亦有靈光不昧。這

記得當時。本來面目者。忝大眾默然無一人能答。此時道濟正在浴室中洗浴。聽得鐘鼓响。連忙繫了浴裙。穿上直裰。奔入法堂來。正值長老發問。並無一個回答。隨即上前長跪道。我師不必多疑。弟子在睡夢中。蒙師慈喚。醒已記得當時之事了。長老道。你既記得。何不當大眾之前。將底裡發露。道濟道。發露不難。只是老師不要嫌我粗魯。那道濟就在法座前頭。着地脚向天。突然一個斛斗。正露出了當前的物事。來。大眾無不掩口而笑。長老反是歡歡喜喜的道。此

真是伏家之種也。竟下了法座。回方丈而去。這些大
衆曉得甚急。看見道濟顛顛痴痴。作此醜態。長老不
加懲治。反羨嘆不已。盡皆不平。那監寺和有職事諸
僧。到方丈中來。稟長老道。衆職事僧設立禪規。命其
持守。今道濟伏前無禮。師座發狂。已犯禪門正法。今
番若恕了他。後來何以懲治他人。望我師萬毋姑息。
長老道。既如此。單子何在。首座忙呈上單子。要長老
批發。長老接了單子。對衆僧道。法律之設。原爲常人。
豈可一概而施。遂在單子後面批下十個字道。

禪門廣大豈不容一顛僧

長老批完付與首座首座接了與衆僧同看了。皆默然退出。沒一個不私相埋怨。自此之後竟稱道濟做濟顛了。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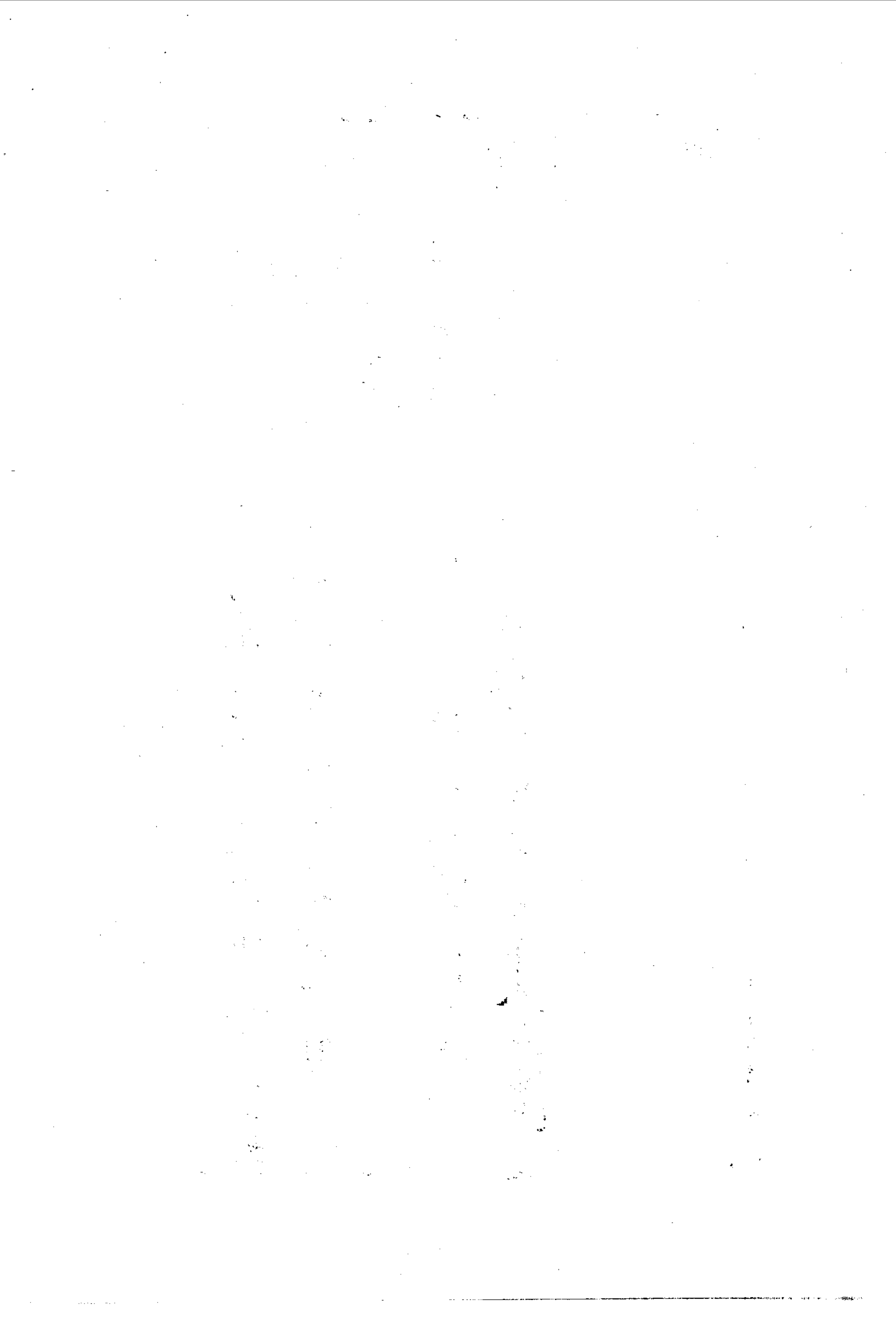
葫蘆不易分真假

遊戲應難辨是非

畢竟不知濟顛自此之後做出許多甚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濟顛全傳第四回終

第四回



濟顛全傳第五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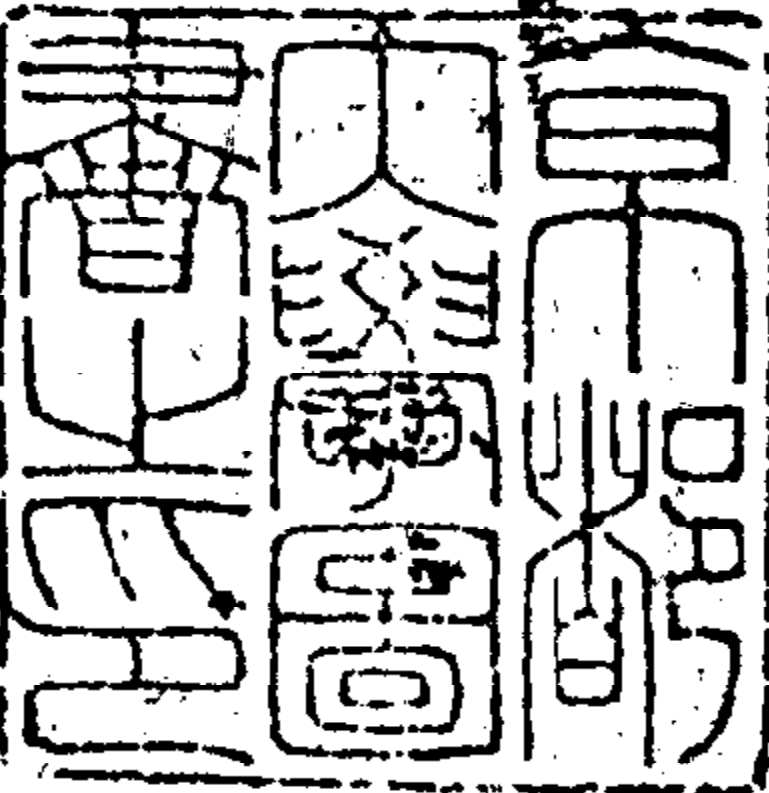
有感通唱山歌能度世

無執着拂殘棋使西歸

話說道濟自翻筋斗證出本來。那些大眾不叫他道濟却都叫他做濟顛了。這濟顛竟將一個顛字認做本來面目。是後穿衣吃飯。狗屎撒尿。都帶着三分顛意。大眾見他攪擾禪堂。都來告稟長老。長老只是安慰大眾。絕不懲治。濟顛一發任意風風痴痴。無所不為。有時到冷泉亭上。引着一班孩子。撥踐戲耍。有時

海真公傳

第五回



到呼猿洞裏呼出猿來。全他對翻筋斗。有時合了幾
個酒鬼去上酒店。唱山歌胡鬧。再無一日安眠靜坐。
忽一日。大衆正在大殿上。香花燈燭。替施主誦經。濟
顛却吃得醉醺醺。手裡托着一盤肉。走到佛面前。踢
地坐下。口中唱一回山歌。又吃一回肉。監寺不勝憤
怒。喝道。這是佛殿莊嚴之地。況有施主在此齋供。你
怎敢在此裝風攪擾。成何規矩。還不快快走開。濟顛
嚷道。放屁。我吃肉唱歌。比着施主齋供。你們這班禿
驢念的經。還利益許多。怎不逐他們到來。逐我監寺。

見逐也不動。欲稟長老。又因長老屢屢護短。諒來不聽。無可奈何。只得轉央了施主。同見長老。將濟顛攪亂佛堂之事。細細說了一遍。長老道。既是這等。待我喚他來分咐。遂命侍者。將濟顛喚至。方丈來。數說道。今日乃是此位施主。祈保母病平安的。大道場。你爲何不發慈悲。反打斷衆僧的功果。是何道理。濟顛道。這些和尚。只會喫齋討襯錢。曉得什麼焚修。弟子因見施主誠心。故來唱一個山歌。見代他祈保。祈保可奈那班育子。反來逐我。長老道。你唱的是什麼山歌。

醉菩提

第五回

兒就能祈保濟顛道弟子唱的是

你若肯向我吐真心。包管你舊病見一時好。

長老聽了。點點頭兒。衆僧正要上前分說。不道那施主的家裡人。慌慌的來報道。太太的病已好。坐起在床。叫快請官人回去哩。施主听了。又驚又喜。道太太卧床不起。怎地一時便能得好了。家人道。太太睡夢中間。聞得一陣肉香。不覺精神陡長。就似無病一般。竟坐了起來。施主聽了。看着濟顛道。這等想起來。老師竟。是活佛了。待某拜謝說。還未了。濟顛早一路筋斗。

打出方丈不知那裡去了。正是

漫道真人不露踪

顯然無奈是神通

因愁耳目昭彰去

裝點看人又作聾

濟顛經此一番。早有人將他的行事傳到十六廳朝官耳梁裡去。那衆太尉聞他的名兒。都與他往來。當不得他風風顛顛。終日在頑蠢隊中遊戲。這些俗眼。又早被他瞞過。忽一日。長老在方丈中閑坐。那濟顛手裡拿着一盞傘燈。引着許多小孩子。敲着小鑼。打着小鼓。亂叢叢的跟着濟顛。濟顛口裡唱着山歌兒。

濟真在傳

三

一。仝舞進方丈來。長老道。濟顛。你怎這等沒正經。炒鬧此清淨禪堂。惹得大衆說長說短。連累老僧受氣。濟顛道。我師不可聽信這班賊禿。胡言亂語說夢話。禪堂原是清淨。弟子何嘗炒鬧。今日是正月半元宵佳節。難逢難遇的。弟子恐辜負了好時光。故作樂耍。子此乃人天一條大路。可來可去。與這班賊禿有甚相干。卻只管來尋爭炒鬧。望我師作主。長老道。你們是是非非。我也不耐煩管。今日既是正月半。不可無一言虛度。遂令侍者撞鐘擂鼓。聚集衆僧。都到法堂。

上焚香點燭。長老升座念道。大眾聽者。

正月半是誰判。忽送一輪到銀漢。鬧處莫入頭。
靜處着眼看。從來虛空沒邊岸。相呼相喚去來
休。看取明年正月半。

長老念罷。正要下法座。濟顛忙上前道。我師且少待。
弟子有數言。續於後。

止月半莫耍筭。一筭便要立公案。兩年爲甚一
年期。一般何作兩般玩。今年尚是白風光。只恐
明年成彼岸。

長老遂令侍者將語錄抄了告報諸山。纔下法座。大眾不知其意。都擁着濟顛來問。濟顛早一個筋斗又打出山門去了。却說這遠長老。原是個大智慧的高僧。見濟顛舉動。盡合禪機。自己的衣鉢。有傳故放下念頭。隨緣度去。時光迅速。不覺過了一年。又值正月半。忽臨安府知府來拜。長老忙請入方丈中來相見。畢。長老道。相公今日垂顧。不知爲着何事。知府道。並無別事。只因政務清閑。特來領禪師大教。長老道。既是相公有此閑情。請同到冷泉亭上去。着盤碁子何

如。知府道知已安言手談更妙。二人遂攜手同到冷泉亭上來。排下棋局。分開黑白。欣然對着一局。尚未終。只見衆侍者紛紛來報說。諸山各刹方丈中的長老都到了。說未了。又有侍者來報道。佛殿上十六廳的朝官都來了。長老驚問道。爲何今日大衆都來侍者道。想是吾師去年正月半升法座時。曾有相呼相喚去來。休看取明年正月半的錄抄報諸山故衆人認了真。盡來相送。長老嘆道。又不死來做甚麼。侍者道。我師旣尚欲慈悲度世。何不作一頌打發大

第五回

濟真全傳

五

衆回去。長老想了一想道：「既是衆人都來了，怎好叫他回去就對知府道相公請回罷？」老僧不得奉陪了。遂立起身來，將棋子拂了一地，口中念道：

一局殘碁猶未了

又被波岩清淚盤

長老遂回方丈，洗了浴，換了潔淨衣服，走到安樂堂。禪椅上坐下。此時諸山和尚并一應人等皆來擁看。長老叫人去尋濟顛來。衆人去尋了半晌，那裡見濟顛個影兒。長老道：「既尋他，不見也罷了。只是貧僧的衣鉢無人可傳，必須他來方好。」衆僧道：「我師法旨留

與濟顛誰敢不遵。長老道：還有一事。下火亦必要濟顛。頭不可違了。說罷遂合眼垂眉坐化而去。衆僧正然悲痛，忽見長老養熟的冷泉亭後，那個金絲猿忪忪的跑將來，看着長老靈座，繞了三匝，哀鳴數聲，立地而化。衆僧盡皆驚異。方知這長老道行不凡，但不見濟顛回來，多紛紛議論。盡說長老待他甚厚，濟顛却將長老待得甚薄，不知是甚緣故。只得合龕子。將長老盛了，守候了五七日，並不見濟顛回來。大家等不得，將要抬龕子舉殯，只見濟顛一隻腳穿着一隻蒲

第五回

鞋。一隻手提着一隻草鞋。口裡哩囉哩囉的唱着不知些甚麼。從冷泉亭走入寺來。衆僧迎上前。數說道。你師父何等待你。今日圓寂了。虧你忍心。竟不來料理。大衆等你不得。今日與師父舉殯。專望你來下火。你千萬不要又走了。別處去。濟顛笑道。師父圓寂有所不免。有什麼料理用着我。若要我哭。我又不曾今日下火。那師父之命。我自然來的。何消你們空着急。轉說得衆人沒得開口。那時衆僧鐘鼓喧天。經聲動地。簇擁着龕子。擡到佛國化局松柏亭下。解了扛索。

請濟顛下火。濟顛乃手執火把。道大衆聽者。

師是我祖。我是師孫。一着衣吃飯。盡感師恩。

臨行一別。棄義斷恩。火把在手。王法無親。

喂。與君燒却臭皮囊。換取金剛不壞身。

念罷舉火燒着龕子。烈焰騰騰。燒得舍利如雨。火光

中忽現出遠瞻堂長老。看着濟顛道。濟顛。濟顛。顛雖

由你。只不要顛倒了佛門的堂奧。又對衆人道。大衆

各宜保重。說完。早化陣清風而去。衆人看得分明。無

不驚異。事畢。各各散去。衆僧齊對濟顛道。如今師父

平頂山傳

第五回

二

死了禪門無主。你是師父傳法的徒弟。須要正經些。與師父爭口氣。濟顛罵道。你見我那些見不正經。要你們這般胡說。衆僧道。你一個和尚。囉哩囉哩的唱山歌。是正經麼。濟顛道。水聲鳥語。皆有妙音。何況山歌。難道不唱山歌念經兒。就真正經。衆僧道。你是一個佛家弟子。與猴犬同群。小兒作隊。也是正經麼。濟顛道。小兒。全天機。狗子有佛性。不同他遊戲。難道到伴。你這班袈裟禽獸。胡混麼。衆僧見他說的多。是風話。便都不開口。單是首座道。閑話都休說了。但是

師父遺命叫將衣鉢交付與你。你須收去。濟顛道。師父的衣鉢。我久已收了。這些身外的物件。要他何用。首座道。這是師父嚴命。如何違得。你縱不要。也須作何着落。濟顛道。既是這等說。且擡將出來看。首座遂叫行者將盛衣鉢的箱子籠子。都擡到面前放下。濟顛道。既是老師父的遺物。凡在寺中的和尚。都有分。須齊集了一全。開看。方見公道首座道。這是師父遺命。傳與你的。你便收去罷了。何必又炫人耳目。濟顛道。你不要管。且叫衆人同看明白了。再作道理。首座

齊頭全專

第五回

只得叫人撞鐘播鼓。將合寺大眾聚將攏來。濟顛遂將箱籠一齊打開。叫衆僧同看。只見黃的是金。白的是銀。放光的是珊瑚。吐彩的是美玉。艷麗的是袈裟。溫軟的是綉頭。經見典兒。是物皆存。鐘兒罄兒。無般不有。衆僧見了一個個眼中都放出火來。只碍着是老師父。傅與濟顛的。不好開口來爭。大家都瞪着眼睛看。那首座便對濟顛道。濟師兄。我有句話見替你說。你且聽着。不知首座怎的說來。且听下回分解。

濟顛全傳第五回終

濟顛全傳第六回

打得開突然而去

放不下依舊再來

却說那首座對着濟顛說道。濟師兄。這些衣鉢原是老師父傳與你的。你若收去。就不必說。若是不。要。還是存在常住裡。公用。還是派勻了。分與衆僧。濟顛道。我却要他何用。常住自有何消。又存既與衆僧。誰耐煩去分他。不如儘他們搶了去。到還爽快些。那些衆和尚。聽說一個搶字。便一齊動手。你搶金子。我搶銀子。打成一團。我拿袈裟。你拿納頭。攪做一塊。也不管。

誰是師父誰是徒弟。直搶得扒起跌倒爭奪個不成體統。濟顛哈哈大笑。只揀搶得多的光頭上去鑿。渠爆那些和尚。憑他打鑿。只是亂搶。一霎時搶個精光。濟顛道。快活快活。省得遺留在此。作師父的話柄。却又風風顛顛到各處去耍子了。且說臨安各寺有個例頭。凡是住持死了。過了數日。首座便要請諸山的僧衆來會湯。以就商議別請長老住持之事。那一日。靈隱首座請了各山僧衆。照例會湯。提起濟顛行事。那首座道。這濟顛乃是遠長老得意弟子。任他風風

顛顛再也不管。今不幸長老西歸。這濟顛心無忌憚。一發風得不成樣子。倘請了新長老來。豈不連合寺的體面都壞了。敢求列位老師勸戒他一番。也是佛門中好事。衆僧道。這個當得快。着人請了他來。監寺遂着人分頭去尋。直尋到飛來峰。驛樓下方。見他領着許多小兒。在溪中摸鵝卵石。妻子侍者叫道。今日首座請諸山僧聚會湯。那處不曾尋得你。到濟顛道。既是會湯。定然是請我吃酒。快去快去。便撒下了衆小兒。仝侍者一徑走入方丈來。只見衆僧圍坐空坐。

着並無酒食濟顛哈哈大笑道我看你這班和尚泥
塑木雕般坐着這方丈竟弄成個子孫堂了衆僧正
要開口勸他不道他戲顛顛的開口便唐突人反不
好說得還是首座道你且莫風師父死了你須與師
父爭氣纔是濟顛道若要我與師父爭氣把你這些
不爭氣的和尚都趕了出去方好首座道衆僧奉佛
法日夕焚修有何不好你要趕逐濟顛道且莫說別
事只你們方纔會湯吃酒怎就不叫我一聲難道我
不是有分的子孫首座道非是不叫你今日是寺中

的正事。尋了你來。未免發風攪亂。豈不悞了我們的
正經。濟顛道看你這一班禿驢。只會弄虛文裝假體
面。做得甚麼正事。長老纔死得幾日。就有許多說話。
總是與你們冰炭不同。爐罷罷。拚着這座叢林。憑
你們敗落了罷。遂走到雲堂中。收拾了包袱。拿了禪
杖。與諸山和尚拱一拱手。道暫別暫別。又走到師父
骨塔邊。拜了幾拜。道弟子去去再來。拜罷頭也不回。
大踏步走出了靈隱寺。來到西湖上。過了六條橋。見
天色已晚。就投淨慈寺。借宿了一宵。次早到浙江亭。

上。趁了江船取路回台州。一逕到母舅王安世家來。上家見了。是然合家歡喜。濟顛先拜見了舅舅舅母。又與王金哥嫂都相見了。方纔坐下。王安世問道。聞得你在靈隱寺做了和尚。不道身上弄得這般模樣了。濟顛道。出家人隨緣度日。要好做甚。母舅道。不知你在寺中怎的過日子。濟顛道。也不看經念佛。只是信口做幾句歪詩。騙幾碗酒吃。過得一日。便是一日。母舅道。你既要酒吃。何不任在家中。濟顛道。家中酒雖好吃。只覺得沒禪味。那母舅見他身上破碎。明日

就叫人做了幾件新衣與他濟顛那裡肯換只說舊衣穿得自在。惟有叫他吃酒再不推辭。開了便到天台諸寺去遊賞得意時。隨口就做些詩賦耍子。光陰易過。不覺已過一年。忽一日對母舅道。我在此耽擱已久。想着杭州風景。放他不下。我還去看看。母舅道。你常說與本寺僧不合。不如只在家裡罷。濟顛道。這一個使不得。遂朗吟四句道。

出家又在家

不如不開花

一截做兩截

是差不是差

海真全傳
母舅母曉得留他不住。這得收拾些盤纏付與濟
顛。濟顛笑道。出家人隨緣過日子。要銀錢何用。遂別
了母舅母。并王全兒嫂。依舅是一個包袱一條禪
杖。趁了江船。原到浙江亭。上了舫。心裡想道。我本是
靈隱寺出身。若投別寺去。便不像模樣。莫若還回靈
隱去。看這夥禿驢如何待我。筭計定了一徑的走到
飛來峰。望着山門走入寺來。早有首座看見。叫道。濟
公。你來了麼。如今寺中請了昌長老任持。甚是利害。
不比你舊時的師父。須要小心。濟顛道。利害些好。便

不怕你們欺負我。了首座道：你不犯規，誰欺負你？遂
全濟顛到方丈來拜見長老。首座稟道：此僧乃先任
持的徒弟。道濟因遊天台去了，今日纔回。昌長老道：
莫不，就是吃酒肉的道濟顛麼？濟顛應道：正是。弟子向
日果然好吃幾杯酒。見如今酒肉都戒了。昌長老道：
既往不追。若果戒了，可掛名字，收了度牒，去習功課。
濟顛答應了。遂朝夕坐禪念經。有兩個多月，並不出
門。不期時值殘冬，下起一天大雪。來身上寒冷，走到
香積厨下來向火，露出一雙精腿。那火工心止，看不

第六回

濟顛道

五

過說道。你師父留下許多衣鉢與你。你到叫衆人捨去。如今這般大雪。還赤着兩隻精腿。都有誰來顧你。濟顛道。冷到不怕。只是熬了這幾時。不吃酒。真個苦惱子。火工見他說得傷心。便道。你若想酒吃。我到有一瓶在此。請你吃。也不打緊。只是恐怕長老曉得了。要責罰。濟顛道。難得阿哥好情。我躲在灶下。略吃一碗。長老如何得知。火工見他真個可憐。遂取出酒來。篩了一碗與他。濟顛接上手。三兩口便吃完了。贊道。好酒好酒。賽過菩提甘露。怎的所得一碗便好。火工

見他喉急只得又篩了一碗與他他咂咂嘴又乾了只嫌少火工沒法只得又篩了一碗濟顛一連吃了三碗還想要吃火工忙將酒瓶藏過說道這酒是久嘗的有身子這三碗只怕你還要做出來如今雪住了你倒不如瞞着長老寺外走走罷濟顛道說得有理遂悄悄的走出寺來剛離得山門幾步恰撞見飛來蜂牌樓下的張公迎着問道聞你已回寺緣何好久不見濟顛跌脚道阿公說不盡的苦你知道我是散誕慣的自台州回來被長老拘束得一步也不

許出門。今日天寒感得火工好意。請我吃了三碗。只是不殼。故私自出來。尋個主人。張公道。不如且到我家去。吃三杯。再去尋別的。何如。濟顛道。阿公若肯請我。便是主人了。何用又尋大家。說得笑了。一全走到飛來峯下。那張婆正在門前。開看看見張公。領了濟顛到來。千歡萬喜的。道。和尚如何。一向不見。請裡面去坐。張公道。閑話慢講。且快去收拾些酒來吃。要緊。張婆道。有有。忙到厨下去。燂了兩碗豆腐湯。出一壺好酒。擺在桌上。叫兒子。篩酒與和尚。張公兩個對

這和尚道。難得你一家都是好心。如何消受。張婆道。家裏不學。只是自家造的。和尚只管來吃。不妨。濟顛謝了。你一碗。我一碗。大家吃了。十五六碗。濟顛曉得有些醉意。叫聲。姑噪。便要起身。張婆道。現今長老不許你吃酒。如今這般醉醺醺的回去。倘被長老責罰。連我們也不好看。看到不如權在此過了夜。待酒醒了。回去。羅濟顛道。阿婆說得是。是夜就在張公家。全他。現。等。過。了一夜。次早起來。見天色晴了。想了想道。我。因。一。毫。無。事。多。時。不。曾。進。城。許。多。好。朋。友。都。生。疎。

今日走去各家望望也好。遂別了張公一徑望岳
頂一路來忽撞見兩對頭踏呼喝而來。濟顛立在旁
邊一羣人正是銀好的王太尉。濟顛就走到街心攔
着驍子道。太尉何在。太尉看見是濟顛。分咐住轎走
下來相見了。問道。王太尉。你為何多時不見。濟
顛道。我出天台之時。和銀驍子一處。太尉道。今日下
官有事要往天竺去。不得空。你西去。你明日可來。我
府中走一次。下官准准在家候你。濟顛道。多謝多謝。
大尉依舊乘轎而去。濟顛送進了雙塔門。一徑望炭

得河下沈提然家來到了沈家早有管門的出來看
見是濟顛忙道裡面請坐我家官人甚想念你不期
他昨日出門今日尚未回來請師父坐坐待我去尋
了池來濟顛道你去尋他不如我去尋他正要轉身
不期長空又飄下幾點雪來一時詩興發作遂討筆
現在壁上題了一首臨江仙的詞見

凜冽彤雲生遠浦長空碎玉珊珊梨花滿目泛
波瀾水深鰲背冷方丈老僧寒渡口行人嗟
此境金山變作銀山瓊樓玉殿水晶盤王維稱

善畫下筆也應難

題完了。又想道。這等寒天大雪。他夜不歸家。定然
在漆器橋小脚兒。王行首家裏歇宿。等我尋他去來。
遂離了沈家門首。竟望漆器橋來。正是

俯仰人天心不愧 任他酒色又何妨

畢竟濟顛到王行首家。又做出甚麼事來。且听下回
分解

色迷心愈定

酒醉道偏醒

却說濟顛一直走到小脚兒王行首家來。那妹子正站在門首。濟顛問道：沈提點在你家裡麼？妹子道：沈相公昨夜來的。方纔起來去洗浴了。你要會他，可到裡面去坐一會，見等他。濟顛道：既是就來，我便進去等他一等。遂一直的上了樓。到王行首房裡一看，靜悄悄的。王行首尚未起來。濟顛走到床前，輕輕的揭開了暖帳，見那王行首仰脰着，正昏昏沉沉的夢魘。

濟顛在踏板上取起一隻小綉鞋兒來。揭開了錦被，輕輕的放在他陰戶之上。遂折轉身走下樓來。却正好撞着沈提點洗浴回來。便叫濟公。久不見你。甚是想念。今日却緣何到此。濟顛道。我自天台回來。特到你家探問。說你昨夜不曾回家。我猜定在這裡。故此特來尋你。沈提點道。來得好。且上樓去吃早飯。此時王行首已驚醒了。見陰戶上放着一隻綉鞋。正在那裡究問。妹子是誰上來。妹子道。再無別人。必是這濟顛尚。忽見沈提點。全濟顛走進房來。王行首看着濟

顛笑道。好一個出家人。怎纔疑也。不避這等無禮。濟顛道。並非僧家無禮。却有一段因緣。王行首道。明是胡說。有甚因緣。濟顛道。你纔夢中曾見些什麼。王行首道。我夢見一班惡少年。將我圍住。不放。濟顛道。後來怎麼了。王行首道。我偶將眼一閉。就都不見了。濟顛道。却又來。這豈不是一段因緣。遂取紙筆。寫出一首臨江仙的詞兒來道。

蝶戀花。枝應已倦。嬾來春夢昏昏。昏衣衫卸下。不隨身。嬌痴生柳祟。唐突任花神。故把綉鞋遮。

洞中。莫教覺後生。與非干和尚假。何處除生
死路。絕却是非門。

沈提點看了大咲道。原來是這段因緣。點醒了你。一場春夢。還不快將酒來。酬謝濟師美意。正說間。娘子托了三碗熱凍酒來。每人一碗。濟頭吃了道。酒到好。只是一碗不濟事。王行首道。只一碗。我不吃。索性你吃了罷。濟頭拿起來。又吃了。娘子又搬上飯來。三個人全吃了。濟頭叫一聲多謝。多謝。就要別去。沈提點道。得便時。千萬到我家來走走。我有好酒。請你說罷。

別了濟顛。想道：主太尉約我今日去。且去去。走一遭。就一徑從清河坊走來。行到昇陽宮酒醉前。忽見對門一個豆腐酒店。吃酒的人甚是鬧熱。又見天上又飄將雪花兒下來。因想道：我方纔止吃得兩碗酒。當得甚事。不如且在這店中買幾碗吃了。再處。遂走進店中。撿一個座頭坐下。酒保來問道：師父吃多少。濟顛道：隨便拿來。我且胡亂吃些。酒保擺上四碟小菜。一盤豆腐。一壺酒。一副碗箸。濟顛也不問好歹。篩起來。便吃。須臾之間。吃完了。一壺。覺得那酒又香又甜。叫

濟公傳

三

酒保再燙一壺來。又吃完了。再叫酒保去燙酒保道。我家的酒味道雖好。酒性甚醜。憑你好量也只好吃兩壺。再多就要辟了。濟顛道。吃酒不圖醉。吃他做甚。不要管他。快去取來。酒保拗他不過。只得一壺一壺。又送了兩壺進來。濟顛盡興吃完。立起身來要去。怎奈身邊實無半文。一雙眼睛只望着門前。等個施主。等了半晌。並沒個相識的過。酒保又來催會鈔。濟顛没法。只得說道。我不曾帶來。容我賒去。送來罷。酒保道。這和尚好沒道理。吃酒時一壺不罷。兩壺不休。遲

了些就發言語。怎麼會起心來。就放出賒的屁來。濟
顛道。我是靈隱寺的僧人。認得我的多。畧等等。少不
得有人來代我。還你再不放心。便隨我去。取了何如
酒保道。我店中生意忙。那有許多工夫。到不如從隨
些。脫下這破直裰來當了。省些口舌。濟顛道。我是青
菜餛飩。只有這片皮包着。如何脫得下來。兩個正在
門首拖扯。不期對門昇陽宮樓上。早有一個官人看
見。便叫跟隨的道。你去看這酒保扯住和尚。好似
濟公。可請了他來。那跟隨的忙到對門一看。果是濟

濟真全傳

四

顛忙道官人請你。濟顛見有人請，纔定了心對酒保道：「何如？我說認得我的多，自有有人來替我，還快隨我來。酒保無奈，只得全到對門樓上來，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沈提點的兄弟沈五官，同着李提點兩個。濟顛道：「你們在此吃得快活，我却被酒保逼得好苦。若再着鬼遲些，我只片黃皮已被他剝去了。兩個聽了，都大咲起來。沈五官吩咐家人將錢打發了酒保。濟顛道：「多謝阿哥替我解了這結。沈五官道：「雪天無事，到此賞玩。正苦無人陪吃，你來得正好，可放出量來痛。」

飲一回。濟顛道：酒到要吃，只因抄他拖扯了這一
覺道沒興。我且做首詩解嘲。解嘲逐信口念道：

見酒垂涎便去吞

何曾想道沒分文

若非撞見龐居士

扯去拖來怎脫身

二人聽了，大咲道：解嘲得甚妙。但不知此時還想酒
吃麼？濟顛道：這樣天寒，怎不想他又朗吟四句道：

非予苦々好黃湯

無奈篩來觸鼻香

若不百川作鯨吸

如何潤得此枯腸

沈五官道：你說鯨吸百川，皆是大話。及到吃酒時也

續身全傳

三

只平常濟顛道。這是古人限定的。貧僧如何敢多飲。又朗吟四句道。

曾聞昔日李青蓮

斗酒完時詩百篇

貧僧纔吟兩三首

如何敢在酒家眠

三人听了。又大咲道。這等算起來。酒量到被做詩拘束。小了我們。如今不要你做詩。只是吃酒。不知你還吃得多少。濟顛道。吃酒有甚麼底止。又吟四句道。

從來酒量無拘管

好似窮坑填不滿

寺人限與寺中江景

一坐一虎復一花

沈五官見濟顛。在此一醉。意利下人。李提點算計道。這和尚酒是性命了。不知他色上如何。今日我們也試他一試看。便叫當直的去喚了三個唱的來。每人身邊坐一個。沈五官道。濟公。我見你酒雖吃。詩雖做。終是孤身冷靜。今特請這位小娘子來陪你。道好麼。濟顛連聲道好。遂又朗吟四句道。

不是貪杯便宿娼

風流和尚豈尋常

袈裟舊是梅檀氣

今日新沾蘭麝香

沈五官見濟顛。全娼妓坐着。全無厭惡之心。因戲對

第七回

濟顛道。這裡是酒樓。不比人家。濟公便全。這位娘子到房裡去樂。一樂也無妨。李提點又聳。諛道。濟公既勇於詩酒。又何法於此。濟顛咲一咲。說道。我是肯了。只怕還有不肯的。在。又朗吟四句道。

燕語鶯聲非不妍。柳腰花貌寔堪憐。

幾回欲逐尋香蝶。爭奈禪心似鉄堅。

沈五官道。好佳作。濟師雖是如此。但陰陽交媾。是人。生不免的。出家人也該嗜一嗜。滋臥。濟顛也不復辨。又朗吟四句道。

昔我爹娘作此態

生我這個臭皮袋

我心不比父母心

除却黃湯都不愛

濟顛吟罷大家歡。咲叫人重燙熱酒說、笑、直吃
到天晚方纔起身。李提點先別去了。沈五官打發了
唱的對濟顛道。今日晚了。你回寺不及。我全你到一
個好處去宿罷。此時濟顛醉了。糊塗答應。沈五官叫
從人扶着他。一徑到新街土劉行首家來。虔婆接着
沈五官十分歡喜。又問道。官人如何帶這個醉和尚
來。沈五官道。晚了回寺不及。故全來借宿。你若不嫌

第七回

濟顛全傳

他是和尚。便着個人陪他也好。虔婆笑道：「這個何妨。便喚出兩個女兒來相見。」就叫安排酒餚。沈五官道：「我們已醉，不消得了。」虔婆分付大姐同濟顛去睡。二姐陪五官去睡，不題。却說大姐見濟顛醉了，閉目合眠的，坐在堂中椅子上不動，只得上前笑嘻嘻的，叫道：「醉和尚，快到房中去睡了罷。」濟顛只是糊塗塗塗的，大姐叫了半晌不動，只得用手去攙了起來，慢慢的扶入房去。濟顛到底不醒，大姐沒法，只得又將他扶到床上去。濟顛也坐不定，竟連衣睡倒。大姐見他

醉得。不堪。遂。扯。他。起來。替他。解。帶。子。脫。衣。裳。推。來。攘。去。不。一。時。早。把。濟。顛。的。酒。弄。醒。了。睜。開。眼。來。見。是。一。個。妓。女。在。身。邊。着。他。脫。衣。服。叫。一。聲。阿。啲。這。是。那。裡。大。姐。咲。道。這。是。我。的。臥。房。是。沈。五。官。送。你。來。的。你。醉。了。叫。我。費。這。許。多。力。氣。快。脫。了。好。同。睡。濟。顛。着。了。急。道。罪。過。罪。過。忙。的。立。起。身。來。開。了。房。門。往。外。就。走。大。姐。討。了。個。沒。趣。只。得。自。去。睡。了。那。濟。顛。走。出。房。門。听。一。听。外。面。纔。打。二。更。欲。要。開。門。走。出。去。恐。被。巡。更。的。捉。住。忽。看。見。春。檯。旁。邊。有。個。大。火。箱。用。手。摸。一。

摸餘火未盡。還有些暖氣。便扒上去。放倒頭。連表睡
了。到了五更後。聽見朝天門鐘响。忙扒起來。推窗一
看。月落星稀。東方早已發白。想起夜來之事。不禁大
咲。看見桌上有現成紙筆。遂題一絕道。

床上風流床上緣

如何當得口頭禪

昨宵戲就君圈套

白捨虔婆五貫錢

題畢。舉眼看見桌上還放着昨夜取進來未曾吃的
一壺酒。在半邊。移到面前。聞一聞。馨香觸鼻。早打動
了他的酒興。也不怕冷。竟對着三盞。一吸一吸的吃

個乾淨自覺好咲。又題一絕道。

從來諸事不相關。

獨有言醜真個貪。

清早若無二碗酒。

怎禁門外朔風寒。

濟顛題畢。遂拽開大門。一徑去了。虔婆听得門响。急
忙起來。到內堂一看。只見檯上一壺酒。只剩了空壺。
惟留下一幅字紙。不知何故。走到房裡去看。和尚也
不見。大姐獨自個睡着。尚不曾醒。虔婆叫醒了。問他
夜來之事。大姐道。那和尚醉得。不堪。故我將錯就錯。
替他脫衣裳。逗引他上橋。誰想他醒了。竟跑出房去。

第七回

濟顛全傳

到叫。我羞答答的不好開口。不知他後來便怎的過。這一夜正說不完。沈五官也起身。全了二姐到來。看濟顛。問知這些緣故。又看了所題二詩。嘖嘖的贊道。德行如此。方不枉了做個出家人。怪不得十六廳朝官多敬重他。這正是

道高龍虎伏

德重鬼神欽

沈五官亦辭別出門。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濟顛全傳第十七回終

濟顛全傳第八回

施綾絹乞見受恩

化藍葉濟公被扇

却說濟顛在劉行首家住了一夜。不像模樣。故起個早。踏着凍。走出了清波門。思量身上又寒。肚裡又飢。莫若到王太尉家去。討頓早飯吃了。再算計。遂一徑望着萬松嶺一路走來。打從陳太尉府前走過。那門公見了。就邀住了。說師父那裡去。我家老爺甚是想你。且坐坐去。慌忙進去通報了。太尉走出廳上。請濟顛相見。濟顛忙上前問訊。太尉道。如何久不相見。濟

第八回

濟顛道。是從遠先師西歸。受不過衆和尚的氣。回天台去了。年餘回來。就要來望太尉。又被新長老拘束得緊。三日前。承火工的好情。私下請我。吃子三碗。吃得興動。故此。職了長老。私自出來了。兩日。今日就便來望望太尉。太尉道。你空心出來。必定肚飢了。取湯來。濟顛道。貧僧湯到不消。太尉嘆道。不要吃湯。想是要吃酒了。遂叫當值的。整治了許多酒。篩出來。濟顛也不作客。竟大啖大嚼。一連吃了十五六碗酒。道。穀了。穀了。且別了。太尉同寺去。大叫。道。你腹中雖然飽。

了我。看你身上穿這領破直裰。赤條條地露着兩隻精腿。豈不怕冷。濟顛道。冷是冷。但這個頑皮袋。沒甚要緊。且自由他。太尉道。你雖如此說。我到替你看不過。我如今送你一定綾子。一個官絹。一兩銀子。做裁縫錢。你去做件衣服穿穿。濟顛道。一個窮和尚。穿着綾絹衣服。甚不相宜。但是太尉的一團美意。不好拂得。只得要領了。太尉叫人取出來。付與濟顛。濟顛道。貧僧受了太尉這等厚惠。何以答報也。罷。太尉明年上冬。有一場大災。我替你消了罷。因向太尉討出

一個香盒。并紙筆來。去在人背後。不知寫些甚麼。放入盒內。封蓋好了。親自付與太尉。道可將此盒。供奉在佛座之前。倘明年有災時。可開來看。照字而行。包管平安。此時太尉也還似信不信。不期到了明年上冬。大尉忽染一個發背。大如茶甌。痛不可忍。百醫不効。忽想起濟顛封的香盒來。忙取來開看。却正是一個醫發背的方兒。見那太尉如法醫治。便立見功效。方知濟顛是個神僧。此是後話。不提。却說濟顛得了綾絹銀兩。拜別了太尉出門。正要一寺。纔走下葛公嶺。

看見五六個乞兒凍倒在那裡。寒沁冷濟顛甚是。不忍道苦惱子。苦惱子。人都憐我身上寒冷。誰知又有寒冷過我的。可憐可憐。遂走近前問道。你們凍倒在此。可要人周濟麼。衆乞兒聽見周濟二字。都掙着扒起來看時。却是個窮和尚。身上襤褸縷縷也。全我們差不多的人兒。嘆了一口氣。又都暈倒。濟顛道。我問你們要周濟不要。怎的看我一看。不則一聲。又因倒了衆乞兒。見道。我們飢寒如此。怎不望人周濟。我看你這和尚窮得與我們也差不多。說甚麼大話。濟顛

沙真石集

三

道。怪道你們凍得這般模樣。原來一味的欺人。我雖是個窮和尚。却在那財主的貨物在此。遂在懷中取出綾子官絹。袖子裡摸出這一兩銀子。拿在手中道。這不是衆乞兒見了。便都不怕寒冷。一齊扒起來圍着濟顛道。老師父。你身上單薄薄的。難道不留些自己做衣穿。倒捨與我們。濟顛道。我若自要做衣穿。又叫你們做甚麼。但是這綾絹你們不合用。可拿到城裡市上去換些布疋。分勻了做衣裳。方好說罷。將綾絹銀兩一齊付與衆乞兒。自己一溜回虛隱去了。衆乞

死驚驚喜。喜俱道是活佛出現世。度衆生。惟恐入城去。換布不題。却說那濟顛回寺。剛進得山門。就撞見了首座。問道：你連日不見長老。甚是查問。你却在那處。濟顛道：我被長老拘束得苦了。熬不過。故走出寺去。要子要子。不瞞你說。我連日在昇陽樓吃酒。新街裡宿娼。首座大怒道：罷了罷了。一個和尚吃酒。已是犯戒。怎麼又去宿娼。快到方丈去。與長老說個明白。省得後來連累我。就一把把濟顛拖進方丈。來稟上長老。道：濟顛不守禪規。私自逃出去飲酒宿娼。理當

責治長老問濟顛道。你果有此事麼。濟顛道。不過一時遊戲。怎的沒有長老道。別事可遊戲。宿娼如何也。遊戲得命。侍者打他二十。侍者領命。將濟顛拖翻在地。揭起直裰。不期濟顛不穿褲子。將身子一紐。早露出前面那件物事來。到引得衆僧掩口而笑。長老看見。遂問首座道。這廝出家久了。怎如此無禮。一些規矩也不知。首座道。這都是先師護短。道他風顛。縱容慣了。因此一味放肆。長老道。他既風顛。打他也無益。且放他起來。饒他去罷。濟顛道。放。跳起身來。走出

方丈呵呵大咲道。你們這班惡人。驕拖我去見長老。指望打我長老。有情却又。不。打我。只覺拖得沒趣。你。若。是。個。好。漢。子。須。替。我。跌。三。交。衆。僧。道。你。是。個。風。子。誰。來。探。你。濟。顛。道。你。這。班。賊。牛。只。會。說。寡。嘴。却。又。怕。我。有。此。一。發。風。風。顛。顛。在。寺。撓。亂。衆。僧。都。紛。紛。的。來。與。長。老。算。計。要。逐。他。出。寺。長。老。道。他。雖。則。風。顛。却。是。先。師。傳。衣。鉢。的。徒。弟。怎。好。無。端。逐。他。監。寺。道。我。有。一。計。使。他。自。己。安。身。不。牢。何。如。長。老。問。是。甚。麼。計。較。監。寺。道。先。年。寺。中。原。有。個。鹽。菜。化。主。每。日。化。來。常。住。公。

用。因這個職事最難料理。無人承當。故此廢了。長老何不委他做個化主。叫他日日去化。他若化不來自。然怕羞沒嘴臉回寺了。長老道。此計雖妙。只恐他不肯承當。監寺道。這個不難。他最貪酒。只消請他吃個快活。再無不承當之理。長老听了。叫衆僧備酒。一直叫侍者尋了濟顛來。濟顛走入方丈。見了長老。長老道。衆僧買酒在此。請你。濟顛道。衆僧與我都是冤家。今日爲何肯發此菩提心。請我。必有緣故。求長老說兩字好吃。長老道。我初到此任。不曉得前邊的事。

體衆。請與說。先年寺中。原有個些菜。化主。化來供給。近來無人。故此常任淡薄。今欲仍舊。立一化主。十方去化。要你開一疏頭。因此買酒請位。濟顛道。這箇不難。藥得吃的。吃得快活。文章做得快當。長老道。既是請你。自然儘你吃。遂命行童。取出酒食。擺在他面前。放下一隻大碗。濟顛大喜道。每日瞞着長老。只覺吃得。不暢。今日長老請我。纔吃得。燥皮。拿起碗來。一上手。吃了二三十碗。還不肯住手。長老道。酒雖吃。蔬頭也要做。休得醉了。慢事。濟顛道。不難。不難。快取筆硯。

第八回

來待我做了再吃罷。侍者卽擺上文房四寶攤開冊子。濃濃的磨起墨來。濟顛也不思索。提起筆來寫道。伏以世人所急。最是飢寒性命相關。無非衣食。然一絲掛體。尚可經年。無數粒充腸。難挨半日。若無施主慈悲。五臟廟便東塌西倒。倘乏檀那。慷慨方寸地。必吞飢忍餓。持齋淡薄。但求些鹹味。嚐嚐念佛飢腸。只望些酸菜。咕咕欲休。難忍要買無錢。用是謹持短蔬。遍叩高門。不求施捨。衣根。但只化些酸菜。若肯心緣。雖黃葉亦是菩

提倘能喜捨縱苦水莫非甘露莫道有限籬蔬
不成善果。要知無邊海水盡是福田。若念和尚
苦惱子。早發宰官歡喜心。總等來一日三十貫
財。供入常住。遠看去。終須有無量福徧滿十方。
非是妄言。須當着力謹疏。

濟顛寫完呈上。長老看了。喝采道。妙文妙文。叫行童
再取酒來篩。濟顛心下快活。又吃了十來碗。正在興
頭上。長老道。你這疏頭實是做得有些竅妙。今一客
不煩二主。一發洩你做個化主罷。濟顛道。我是風子。

濟真全傳

七

如何做得化主。監寺接口道。濟師兄。長老托你。你却
休要推辭。你認得十六廳朝官。十八處財主。莫說一
日八貫。便是八十貫也。化得出來。濟顛道。我認得朝
官財主。原只好騙他些酒吃吃。如何化得動他的錢
鈔。長老道。你且胡亂化半年三個月。我再着人代你
罷。濟顛此時已吃得醺醺然。便道。我吃了你們的酒。
料推不過。就做個化主罷。長老大喜。便叫點起香花
燈燭。鋪下紅毡。請濟顛坐了。受長老三拜。濟顛取了
化冊。走出方丈。不暗想道。此番與動明明是後成國

套想逐我出寺。不如起了度牒。往別處去罷。遂回方丈。稟上長老道。或做化主。未免要各處去化。若無度牒。人只道我是個野和尚。誰肯施捨。長老道。這也想得。是卽令監寺取出度牒。交與濟顛收了。濟顛見天色已晚。遂到禪堂裡去。睡了一夜。正是

朝夕焚脩求佛度

佛在當面識不砂

非是禪心荆棘多

摠爲貪嗔生嫉妬

畢竟不知濟顛。明日出寺。端的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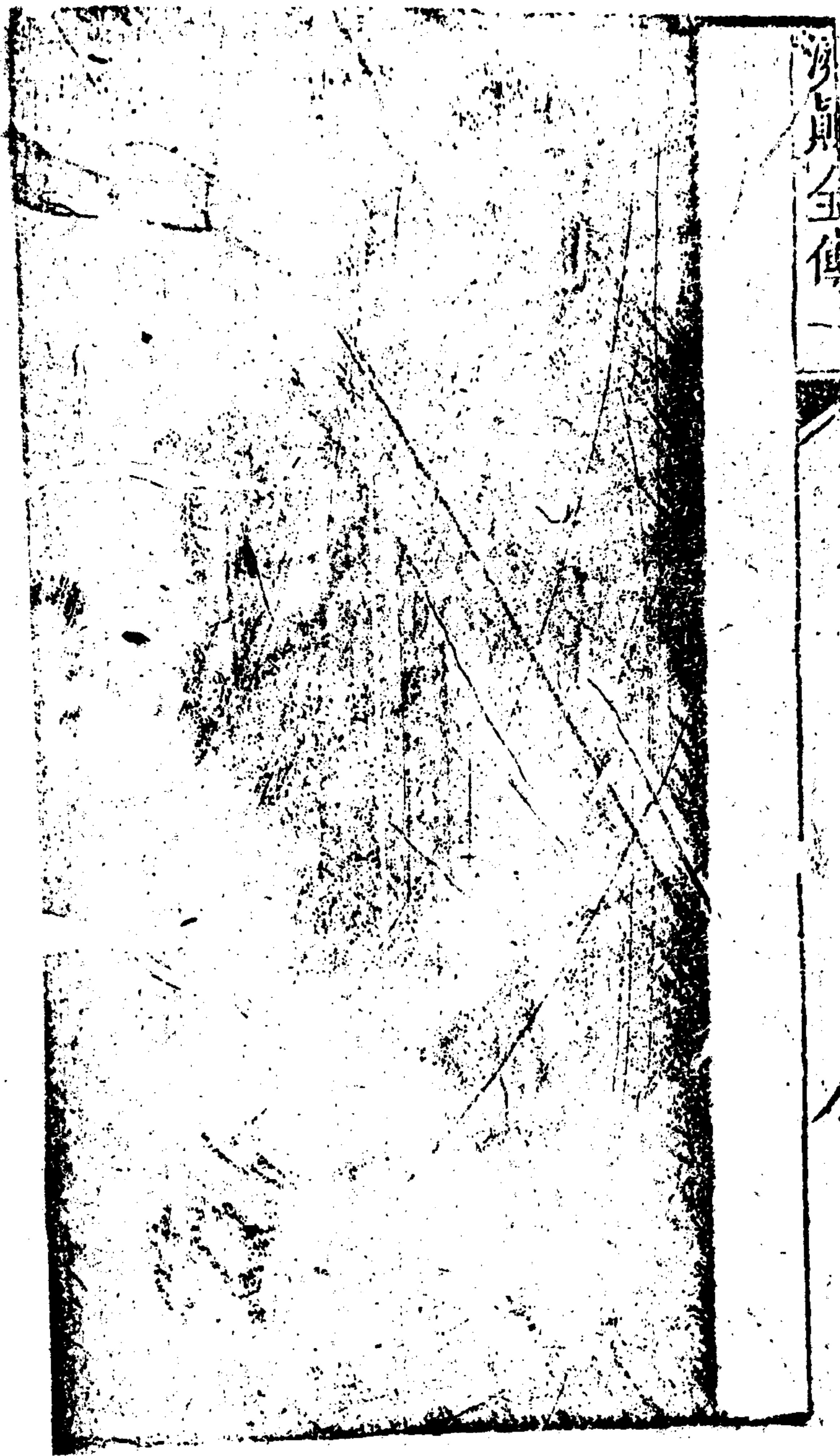
濟顛全傳第八回終

第八回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六輯

二九六

漢書全傳



濟顛全傳第九回

不甘欺侮入淨慈

喜發慈悲造藏殿

却說濟顛過了一夜。到了次早。走出山門。一路裡尋思道。這彩鬘驢。合成圈套。逐我出寺。我想強免住在這裏也無甚風光。那淨慈寺德輝長老。平素與我契合。若去投他。必然留我。定了主意。遂一徑望淨慈寺來。人見長老問訊。長老便問濟公何來。濟顛道。弟子的苦。一時說不盡。那靈隱寺衆和尚與弟子不合。都想要逐我出來。昨日將我灌醉了。局我做鹽菜化主。

弟子一時失口應承。我今日無面目再回寺去。只得來投長老。望長老慈悲留我。長老道。留是怎不留你。但你是靈隱寺子孫。未曾講明。昌長老面上。須不好看待。我明日寫一柬去勸他。他若有甚參差。那時留你。便兩家都沒得說了。濟顛道。我師見得極是。當晚就留濟顛在方丈中。暫時歇下。次日早寫了。一封書。差一個傳使送到靈隱寺。面見昌長老。呈上。昌長老拆開一看。只見上寫道。

南屏山淨慈寺住持比丘如禪稽首師兄昌公

法座前。即今新篁。泐長絲。砌成陰。恭惟道体安。
寧。禪規。停增清福。不勝慶幸。茲啓者。散僧道濟。
昨到敝寺。言蒙師慈。差作盞菜化主。醉時應允。
醒却難行。避於側室。無面回還。特奉簡板。伏望
慈悲。念此僧素多酒症。時發顛狂。收回前命。責
其後修。倘覩薄面。恕其愚蒙。明日自當送上。
昌長老大怒道。道濟既自無能。怎敢受我三拜。這等
無禮。我寺裡決不用他。就在簡板後批着。入個字道。
似此顛僧。无勞送至。

第九回

以真在

三

遂將原書付與傅使帶回稟知長老。長老大怒道：「這畜生可惡！我又不屬你管，怎這等無禮！他既如此，拒絕我，偏收你在此，只要與我爭氣，就嗔你做個書記僧。一應榜文疏頭，俱要你做。濟顛，一一應承謝了。長老自去選佛場坐禪念經，相安無事。過了月餘，忽一日，開步出山門，信着腳走到長橋堦下，只見賣蝟蝟兒的王公在門前播豆。抬頭看見了濟顛，便叫聲：「濟公，爲何多時不見？」濟顛道：「說也話長。如今却喜得被吳隱寺趕到，淨慈來與你，是幾人？」王公道：「如此，那

好。我此時賞膏做完。沒甚事。同你下盤棋。要子。何如。
濟顛道。使得。使得。贏了你。將一盤餛飩兒。請我。我輸
了。光頭上。護你。鑿一個栗暴。何如。王公大咲道。好好
好。好。就撥出條橈子來。放在門前。取出棋子。一連下了
五六盤。濟顛却輸了一盤。王公道。出家人。怎好鑿你
的栗暴。只與我寫一百招牌。罷。濟顛道。不是。許你。我
無酒。却寫得不好。王公道。要酒吃。不打緊。就叫對門
方家酒店裡。燙將酒來。濟顛一動手。便是十五六碗。
纔問道。你要寫甚招牌。王公拿出一副紙來。道。就是

淨真全傳

三

賈餠舖兒的濟顛提起筆來寫下十個大字道

王家請油細豆大餠舖兒

王公自帖了這個招牌生意日興一日。後事不題。却說濟顛別了王公。乘着酒興。一徑走到萬松嶺。來望毛太尉。毛太尉接見問道。爲何許久不來。濟顛道。一言難盡。被靈隱寺逐出。今在淨慈寺做了書記。終日碌碌。故不得工夫來看太尉。太尉道。今日天色熱鬧。得無聊。你來得恰好。且全你到竹園中乘涼吃酒去。濟顛道。蒙太尉盛情。貧僧也不以推辭。毛太尉听了。

咲將起來兩人到了竹園風景心你一杯我一盞
直吃到抵暮方罷。毛太尉就留濟顛在府中住了一
連盤桓了六七日。濟顛方辭了毛太尉。又去望陳太
尉。陳太尉接了進去相見道。聞你在毛太尉家。正怪
你不來。今既來了。也要留你五七日。纔放你去。濟顛
咲道。只要有酒吃。便住一年又何妨。太尉道。別的還
少。酒是只怕你吃不盡。二人說說咲咲。早已擺上酒
來。二人對吃。直到醉了。方歇。醒了又吃。略纏纏。就是
三四日。濟顛猛想起道。長老把我當個人看待。我私

第九回

自出來了這十餘日。他心上豈不嗔怪。遂苦苦的辭
了陳太尉。急急回寺。剛剛到長橋邊。早遇着寺裡的
火工來尋埋怨道。你那裡去。這半月把長老十分着
惱。累我們那裡不等到。快去見長老。省得他心焦。濟
顛听了。急急走入方丈。跪在長老面前道。弟子放蕩
了幾日。誠然有罪。望我師慈悲。饒恕長老道。我怎生
樣。囑付你。你爲何一些兒也不改前非。且說你這幾
日在於何處。莫非又涉邪淫。濟顛道。弟子怎取復墮
前愆。只因多時不曾出門。把相地多疎了。故到萬松

爲。袁。毛。太。尉。好。情。留。住。了。五。七。日。又。承。四。太。尉。美。意。又。留。住。了。四。五。日。故。此。就。閉。了。長。老。道。胡。說。他。們。是。前。廷。顯。官。你。怎。能。與。他。來。往。既。這。般。敬。重。你。前。日。糟。教。頭。叫。你。做。鹽。菜。化。主。你。爲。何。又。辭。他。做。不。得。濟。顛。道。鹽。菜。化。主。有。甚。做。不。得。只。是。不。伏。氣。化。來。與。這。夥。兒。嚼。吃。若。像。長。老。這。等。相。愛。休。說。鹽。菜。一。日。便。要。十。幾。豬。也。化。得。長。老。道。你。且。休。要。誇。口。我。這。寺。中。原。有。介。壽。山。福。海。藏。殿。如。今。丟。了。若。得。三。千。貫。錢。便。能。一。送。你。能。化。麼。濟。顛。道。不。是。家。子。誇。口。說。不。化。三。千。

卷之五

三

三

三日便完。但也須要請我一醉。長老大喜道。你既有本事。三日內。託出三哥。賞錢。理該請你。卽命。寺去。備辦酒食。長老親陪。濟顛吃酒。這濟顛一碗。不罷。兩碗不休。直吃得大醉。長老道。今日該闕緣簿。但你醉了。明日寫罷。濟顛道。師父。不知弟子與李太。白。一般酒。越多。文越好。遂叫行童。取過筆硯。并緣簿。磨得墨濃。提起筆。亦不一揮而就。

伏以佛日永輝。法法輪常轉。唯永輝。雖中天者。有時。而暫游。曠常。地地者。無舊。不重新。劫見。

南屏山淨慈寺。承東土之神宗。稟西湖之靈秀。從來殿閣軒昂。增魏峩氣象。况是門牆高敞。顯輪奐風光。近因藏殿傾頽。無處存壽山福海。是以空門廖落。全不見對主貴人。因思法輪不轉。寶輪怎得流通。倘能佛日生輝。僧日自然好度。弘慈願力。仰伏慈悲。施恩須是大聖人。計工必得三千貫。捨得喜歡人。天踴躍成之容易。今古仰瞻有。靈在上。感必能通。無漏隨身。施還自受。莫道非誠。此心可信。休言是誑。我佛證盟。莫緣

第九回

化主書記僧道濟謹疏

濟顛寫完。長老見句。皆有禪机。不勝大喜。又叫侍者。備酒與他吃。濟顛吃得大醉。方纔去睡。了次早起。來就到方丈中。來見長老道。弟子今日出門去化。包管三日內化完。我師須要寬心。不可听傍人的閑話。長老道。此乃佛門善事。只要你誠心去化。便寬限幾日。也不妨。濟顛道。不消不消。只要三日。竟拿了緣簿。走出了寺門。一徑投萬松嶺。毛太尉府中。來毛太尉道。濟公爲何來得恁的早。濟顛道。因有一心事。睡不

着故趕早來求太尉。太尉道：「你有其事，求我却起錢。大早來。」濟顛道：「敝寺向來原有一壽山福海的藏殿，不意年久傾頽。今長老發心重造，委我募化三千貫錢。想我是個風顛和尚，那裡去化？故特來求太尉，送將絲簿呈上。」太尉道：「我雖是個朝官，那裡有三千貫閑錢做布施？你既來化，我只好隨多少助你幾十貫罷。」濟顛道：「幾十貫成不得事。」聖大尉一力完成。太尉道：「既如此說，且消停一兩個月，待下官湊集。」濟顛道：「長老限我三日內便要，怎講得一兩個月的話？」大尉

濟顛全傳

見逼緊了。轉咲將起來道。你真是個風子。三千貫錢。如何一時便有。濟顛道。怎說沒有。太尉只收了緣簿。包你就有。遂將疏簿丟在案上。抽身便走。太尉忙叫人趕上。將疏簿交還他。濟顛接了。又丟在廝土地下。道。又不要了你的。怎這等慳吝。說完竟一直出去了。太尉拾起緣簿。再叫人趕時。已不知去向矣。太尉分付門上。今後休放濟風子進來。省得纏擾。不知濟顛怎化得這三千貫錢來。且听下回分解。

濟顛全傳第九回終

濟顛全傳第十回

顯神通太后施錢

轉輪迴蝦蟆下火

却說濟顛將絲簿丟與毛太尉。竟自回寺。首座問道。你出去了半晌。化得些麼。濟顛道。多已化了。後日皆完。首座道。今日一文也無。後日那能盡有。濟顛道。我自會化。不要你憂。說罷。竟往禪堂裡去了。首座說與長老長老也。半信不信。到了次日。衆僧又來說道。濟顛自立了三日限。今日第二日了。也不出去。化多分。是說謊騙酒吃。長老道。濟顛雖說風顛。論理也不好。

第十回

伊真。今日。再看。不期。到了。第三日。毛太尉入朝。騙我。且到。明日。再看。不期。到了。第三日。毛太尉入朝。隨駕。見一個。內侍。尋着。毛公道。娘。宣你。毛太尉。忙跟了。內侍。到正宮。來。見太后。太后道。子童。昨夜三更時分。夢見。一位。金身。羅漢。對我。說道。西湖。淨慈寺。有一座。壽山。福海。藏殿。近來。崩坍。來。要化。我三千。貫。錢。修造。他說。疏簿。現在。毛君。寔處。子童。醒來。甚是。奇異。故着。汝來。問。不知。果有。此事。否。太尉。听了。驚倒。在。地。暗想。濟公。原來。不是。凡人。遂奏。道。兩日。前。果有。淨慈寺。書記。僧道。濟。拿一。緣簿。要。奴婢。替他。化三千。貫。

錢奴婢一時拿不出。故回尋他去。不道他弄神通來化娘。太后問道。這和尚平日可有甚好處。太尉道。平日並不見有甚好處。但只是風之顛之的要吃酒。太后道。真人不露相。這定然是個高僧。他既來化子童。我寶庫中有脂粉錢三千貫。可捨與他去修造。但此金身羅漢。不可當面錯過。你可傳旨。備駕待子童親至淨慈寺行香。去認他。一認太尉領了懿旨。一面在寶庫中支出三千貫錢來。叫人押着。點齊嬪妃彩女。請娘娘上了鸞駕。自騎馬跟在後面。竟望淨慈寺。

沙真石仙
來這日濟顛只坐在灶前捉虱。虱首座看他光景不像。走來問道。你化的施主如何了。濟顛道。將近就到。首座咲着去了。又過了半晌。早有門公飛跑的進來報道。外面有黃門使來說。太后娘娘到寺來行香。鸞駕已。在半路了。衆僧慌了手脚。長老急了。披上袈裟。帶了毘盧帽。領着合寺僧人。出了殿門。跪接恰好。鳳輦已到了。迎入大殿。太后先拈了香。然後坐下。長老引衆僧恭見畢。太后開口道。子童昨夜三更時分。夢見一位金身羅漢。要化三千貫。修造藏殿。子童夢中已

親口許了。今日特特送來。命住持僧可查明了長老。忙令衆僧一齊叩謝。布施太后道。子童此來。雖爲布施。但寔欲認認這尊羅漢長老。又跪奏道。貧僧合寺。雖有五百僧衆。却盡是凡夫披剃。不敢妄稱羅漢。炫惑娘。太后道。羅漢臨凡。安肯露相。你可將五百僧衆聚集來。我看我自認得。長老領旨。命衆僧擡着香爐。繞殿念佛。一個個都要從太后面前走過。此時濟顛亦夾在衆僧內。剛走到太后面前。太后早已看見。指着說道。我見的羅漢。正是此僧。但夢中紫磨金色。

濟其乃作
甚是莊嚴。今日爲何作此幻相。濟顛道。貧僧是個風顛的。劣和尚並非羅漢娘。不要錯認了。太后道。你在塵世混俗和光。自然不肯承認。這也罷了。但你化了子童三千貫錢。却將何以報我。濟顛道。貧僧是個窮和尚。只會打筋斗。別無甚麼報答娘。只願娘也學貧僧。打一個筋斗轉。罷。一面說。一面就頭向地。脚朝天。一個筋斗翻轉來。因未穿褲子。竟將前面的物事都露了出來。衆嬪妃宮女見了。盡皆掩口而笑。近侍內臣見了。無禮都趕出。佛殿來。要將他捉住。

不料他一路勦斗。不知打到那裡去了。長老與眾僧膽都嚇破。忙跪下奏道。此僧素有風顛之疾。今病發無禮。罪該萬死。望乞娘娘恩赦。太后道。此僧何嘗風顛。真是羅漢。他這番舉動。乃是願我轉女成男之意。寔是禪機。不是無禮。本該請他來拜謝。但他既避去。必不肯來。只得罷了。說罷。遂上輦還宮。長老引眾僧送太后去了。方纔放下了一塊石頭。因叫侍者去尋濟顛。那裡見個影兒。長老因對眾僧道。濟顛要藏殿完成。故顯此神通。感動太后。今太后口口羅漢。

淨真全作

故又作此風顛掩人耳目。你們休要將他輕慢。衆僧
听了。方纔信服。却說濟顛出了寺門。先全衆小兒在
西湖上採了一回蓮。要子又到石岩橋。望古蕩裡走
去。到了教場橋。只見許多人在那裡圍着看。他也擠
上去一看。原來是一個癩蝦蟆。落在尿缸裡。浸得澎
漲死了。濟顛嘆道。苦惱子。苦惱子。只也是輪迴一轉。
叫人取个火來。尋些亂草。我與你下火。遂作頌道。
一
這個蝦蟆。浸得澎漲。在生猖狂。到死囁強。既已
瞑目。張牙。何不跏趺。合掌。佛有大身。小身。物有

人相我相一念悟來離諸業障。

噴 青草池邊尋不見 分明夜月梨花上

燒完了只見半空中現出一個青衣童子來叫道多謝師父慈悲已得超昇矣衆人看得分明盡皆喏來。濟顛正待轉身忽背後一個和尚拖住道小僧是崇真寺裡僧人祐基便是這裡西溪安樂山永興長老。屢欲師父一見再不能教今日相遇且到敝寺去盤桓幾日着濟顛就隨着祐基到永興寺來永興寺長老大喜忙請入方丈一面獻茶一面令侍者整治酒

濟真道士
借出來。三人共飲。濟顛遇了酒友。十分得意。竟吃了一夜。次日。又叫人到清溪道院。請了徐提點來相陪。那徐提點。又是個酒道士。大家吃得十分有興。過了兩日。又仝祐基到崇真寺。頑了幾天。吃酒做詩。不知不覺的。在永興崇真二寺。與清溪道院幾處。就盤桓了四個月。早已是初冬。天氣身上覺寒。方想道。我出來長久。也該回去看看。長老遂別了祐基。并徐提點。三人竟向石人嶺來。剛走到嶺上。又撞見上天竺的懺首。濟顛問道。兄那裡來。懺首道。不要說起我庵。

裡講主。昨夜社。偷個精光。今着我在西溪街上。鄭先生家問卜來。濟顛道。既是講主失盜。我也該去看他。一看。二人遂全落了石人嶺。迨至寒棘寺。那講主正在納悶。見了濟顛。忙施禮道。爲何久不來會。濟顛道。不然。今日也還不來。因知你失彩煩惱。故特來寬慰。講主道。老僧掙了一世。一夜皆空。怎教我不惱。濟顛道。出家人要財物何用。待他偷去。倒省得記掛。我如今作詩一首。替你發一咲。解解煩惱。何如。講主道。你既有此美意。請念來與我听。濟顛隨念道。

河真子作

啞吃黃連苦自知

將絲就縱落人機

低田缺水遭天旱

古墓安身著鬼迷

賊去閉門無物了

病深服藥請醫遲

竹筒種火空長炭

夜半描龍回回誰

講至听了。咲道。雙閃二意。說得到有趣。我如今心中十分愁悶。你須在此暫住。一兩月替我解嘆解嘆。方好。濟顛道。若有酒吃。便住。一兩年也不妨。講王道。別的都。被偷去。惟酒尚在。只怕你吃不了。兩個又大咲。不知。濟顛住下。何行狀。且聽下回分解。終

濟顛全傳第十一回

解僧囈化貴人施筭 觸鉄牛聳太守伐松

話說濟顛在棘寧庵。不知不覺過了兩月。看看臘盡。講主捨不得他。向濟顛道。你一發過了年去罷。濟顛道。這却使不得。長老豈不喚怪。遂別了講主。竟回淨慈寺來。走進方丈中。見了長老。拜道。弟子回來了。長老道。你怎不與老僧說知。竟出去了。這半年來。去自。人豈不喚我。濟顛道。弟子知罪。今後再不敢了。寺過了年。每日只在禪堂中。跟着衆人誦誦。

第十一回

佛混過了兩三個月。倏忽暮春。天氣晴明。濟
思。忽然又思動。來稟長老道。弟子久不出門。許多朋友。
恐怕生疎了。今日要出去望望。特來稟知。放弟子去
走走。長老道。放便放你去。但只好兩三日。便要回來。
濟顛應承了。遂一徑投萬松嶺。毛太尉府中來。毛太
尉接進去。相見過。太尉道。自從太后娘娘到你寺中。
不覺又是半年了。那日你弄禪机。打觔斗。我甚爲你
耽憂。恐怕有禍。不期太后娘娘心靈性慧。到打破了
你盤中之謎。反再三的贊嘆。濟顛道。這是我一時風

發了。有甚麼禪机感得佛天保佑。免了這場大禍。又完成了藏殿的功德。故今日特來謝謝太尉。太尉道：你來得正好。今日園丁在竹園中掘得些新笋。芽兒進來。我見是初出之物。將一半進上朝廷。還留一半在此。待我命庖人煮來與你嚐新。可好麼。濟顛道：可知是好。但做和尚的。此時吃他。未免過分。太尉道：笋乃素物。又非葷肴。有何過分。濟顛道：大尉不知。俗語說得好：一寸二寸官員有分。一尺二尺百姓得吃。若要吃。直待織壁。我做和尚的。此時吃他。豈不

第十一回

得。太。尉。咲。將。起。來。不。一。時。庖。人。煮。了。筭。又。燙。了。兩。壺。酒。來。擺。上。濟。顛。一。到。口。便。吃。了。大。半。碗。又。是。幾。碗。酒。吃。得。快。活。便。說。道。我。虧。太。尉。高。情。得。以。嘗。新。我。家。長。老。坐。在。寺。中。夢。也。還。不。曾。夢。見。我。且。剩。幾。塊。帶。回。去。與。他。嚐。嚐。也。顯。得。太。尉。的。人。情。太。尉。道。只。是。殘。剩。的。怎。好。帶。去。遂。叫。庖。人。又。取。了。一。碗。來。用。荷。葉。包。好。付。與。濟。顛。濟。顛。作。謝。而。回。剛。到。山。門。前。首。座。問。道。你。手。裡。包。兒。莫。非。狗。肉。濟。顛。道。雖。不。是。狗。肉。却。比。狗。肉。更。美。因。將。包。兒。往。他。鼻。上。一。塞。道。你。且。聞。一。聞。

看首座只認做要他。忙把鼻子掩着。躲開濟顛。遂一徑到方丈來見長老。長老問道。你今日爲何纔去。便回濟顛道。因毛太尉留我吃新笋。我見滋味美。因討了一包來請長老嚐新。故此不曾耽閣。遂向侍者討了一個盤子來。將荷葉包打開。把笋兒傾在盤內。托上來獻與長老。長老歡喜道。物雖微。却難得你一片好心。遂舉筯吃了好些。贊道。果然好滋味。剩下的就叫方丈中幾個侍者分吃了。不一時。衆僧得知都來吃。長老道。這笋乃道濟帶歸來請我的。止得一

三傳

第十一回

三

如何分散得衆人。衆僧道。這不干長老之事。多是濟顛不是。佛法平等。你既自吃了新笋。又帶來請了長老。難道就不諺化些來請請大衆。濟顛道。你們只輕易說個化字。殊不知化人的東西。有好些煩難。我在太尉府中。不知說了多少禪機。方才有得到口。你們坐在家裡。白白的就要想吃也罷。就將這新笋爲題。你們衆人做得一首詩。出便苦我。不着去化。兩担來請你們罷。衆僧聽說做詩。俱默然不語。長老道。他們如何理會得來。待老僧代他們做一首罷。遂信口

題七言一絕道。

竹笋初生牛犢角

燕牙初長小兒拳

旋挑野菜炊香飯

便是江南二月天

齊顯道好詩好詩。但他們要吃笋。怎麼到要師父做詩。今我師既代他們做了。我也推辭不得。因搯着指頭。筭道。今日諒不能有。明日料還也無。挨到後日。還你們兩担罷。長老道。新生物多寡。有些就罷。如何論得担。齊顯道。包有。包有。說罷。又自頑。要去了。到次日。

毛太尉府中。太尉問道。你今日又來。莫非昨日

醉菩提 第十一回

吃得。不盡。與麼。濟顛道。到不爲。要酒吃。只因昨
日。承太尉。賜的。笋。回去。與長老。吃了。衆僧。看見。都饒
哩哩。要吃。再三。求我。來化。我看。不過。他們。咽殘。唾。一
時。許了。化兩。担。與他們。故。又來。聒噪。太尉。太尉。笑道。
你。這。和尚。真。不曉。事。一個。纔。出土。的新。笋。只好。掘。此
嘗。嘗。新。怎麼。論。起。担。來。濟顛。道。只要。太尉。肯。捨。包。管
園。中。廣。有。太尉。若。不信。可。叫。園。丁。來。問。便。知。太尉。遂
叫。園。丁。來。問道。竹。園。裡。可。曾。又。發。些。新。笋。出。來。園。丁
稟。道。好。教。太尉。得知。昨日。掘。過。一。寸。也。不。留。今日。看

時滿園中。偏地密雜雜的。都鑽出頭來。大是怪事。太尉又驚又喜。便對濟顛道。今日方透。某掘起。必少。莫若養他一夜。明日還可多得些。也是你來爲衆僧化一場濟顛道。多謝太尉。如此更好。太尉遂命備酒。與他全飲。到晚。就留在庭中歇了。次早起身。太尉全濟顛步入竹園。看那園丁將新爆出來的筍菜。盡數掘起。共有五担。太尉分付。叫五個當直的挑了。跟濟公送到寺裏去。濟顛謝了太尉。領着這五担筍。回寺來。偈在山門前。望見盡皆歡喜。忙來報知長老。長老

嘆道。道濟作用。果是不凡。不一時。濟顛同笋到了。長老着人收了笋。取出五百文錢。酬勞了送笋的五個人。一面卽命煮笋。與合寺僧人同吃。可衆僧俱各歡喜。散去。不幾日。濟顛在寺無事。忽思量起靈隱寺昌長老已死。不曾去送喪。又聞得是却鉄牛做了長老。不知規矩。如何。遂定了主意。要去望望。遂一徑走到靈隱寺。煩侍者通報了長老。想道。他是个風子。一向被昌長老逐出在外。今日又來做什麼。莫非想着舊事。要來纏擾。只不保他便了。分付侍者回

報不在。侍者回復了濟顛。濟顛冷咲了一聲。又走到西堂來。見小西堂那小西堂也回不在。濟顛遂問行童借了筆硯去冷泉亭下作詩。一律罵長老道。幾百年來靈隱寺。如何却被鉄牛鬥。蹄中有漏難呖種。鼻孔潦天不受穿。道眼豈如駟眼瞎。寺門常似獄門闌。冷泉有水无鷗鷺。空自留名在世間。又做一絕。譏誚西堂道。

小小庵兒小小窓

小小房兒小小床

第十一回

出入小童并小行 小心服侍小西堂

題完。將二詩付與行童。竟自回寺。這行童不敢隱瞞。將詩呈與長老。長老大怒道。這廝自恃做得兩首詩。認得幾個朝官。怎就敢如此无禮。將我輕薄。難道我就罷了不成。狠狠的想了一會。想出一計來。那臨安府趙知府。是我最相好的。待我寫書去求他。將淨慈寺門外兩傍松樹。盡行斫去。破了他的風水。他長老曉得。是濟顛起的禍根。必然驅逐。方泄得我這口惡氣。算計定了。遂寫書去求趙太守。不題。且說德

輝長老。這一日正與濟顛同坐。說些閒話。忽門公來
報道。不好了。寺中禍事到了。臨安府趙太爺親自帶
了百十餘人。要斫去寺門兩側的松樹。長老着忙道。
這些松樹。乃一寺風水所關。若斫去了。眼見得這寺
就要敗了。如何是了。濟顛道。長老休慌。等弟子去見
他。長老道。我聞得這官人。十分利害。你須要小心。切
不可弄甚惡禪机。去觸他之怒。便無解救了。濟顛道。
我師寬心。萬萬不妨。遂從從空空。走出山門。向着趙
太守施禮道。淨慈寺書記僧道濟。參見相公太守道。

你就。是。濟。顛。麼。濟。顛。道。小。僧。正。是。趙。太。守。道。聞。你。善。作。詩。詞。譏。誚。罵。人。我。今。來。伐。你。寺。前。的。松。樹。你。也。敢。作。詩。譏。誚。罵。我。麼。濟。顛。道。水。腐。蠹。生。人。有。可。譏。誚。處。方。可。譏。誚。之。公。相。乃。一。郡。福。星。百。姓。受。惠。小。僧。頌。德。不。違。焉。敢。譏。誚。公。相。此。來。若。果。是。我。木。小。僧。不。揣。吟。詩。一。首。敢。爲。草。木。乞。其。餘。生。望。相。公。垂。鑒。趙。太。守。道。你。且。念。來。我。所。濟。顛。遂。信。口。吟。道。

亭亭百尺接天高

曾與山僧作故交

滿眼枝柯千載茂

可憐刀斧一齊拋

窓前不見龍蛇影

屋畔無聞風雨號

最苦早間飛去鶴

晚回不見舊時巢

趙太守听了濟顛之詩。沉吟了半晌。道你却是個有學問的高僧。本府誤听人言。幾乎造下一重罪孽。遂命伐樹人盡皆散去。復與濟顛作礼道果是好詩。字字動人。此地山環翡翠。屋隱烟霞。大有禪林風味。意欲再求一首佳章。與小官恭極。千万勿吝教濟顛听了。遂信口長吟一律道。

白石磷磷接翠嵐

翠嵐深處結茅庵

河真白作

煮茶迎客月當戶

採藥出門雲滿籃

花被鳥拈疑佛咲

琴亦風拂宛禪談

今朝偶識東坡老

四六皆空不用忝

太守听了嘆賞不已道吾師語名宿慧道現真修下

官有一律奉贈以博一哂亦長吟一律道

不作人間骨肉僧

朗同明月淨同冰

閑思吐作詩壇瑞

變相留為法界徵

從性入禪誰問法

卽心是性不傳燈

下根久墮貪嗔夢

今日方纔識上乘

濟顛听了。再三感謝。遂邀太守入寺。獻齋。太守欣然。齋罷。方纔別去。長老見太守去了。方對衆僧道。今日若非濟顛。這樹危矣。快叫人尋他來謝。誰知這濟顛誠恐驚動耳目。已扭身去。閑走。剛到長橋。忽看見賣餛飩兒王公門上。貼着斗書。吃了一驚。忙走入去。只見王婆正坐在棺林邊哭。看見了濟顛。方說道。阿公平日與你相好。後日出殯。請你下火。說兩句禪。執令他往生西方也。見得你的情分。濟顛道。既要我下火。後日准來說罷。便走去長橋上。閑坐。只見賣蘿蔔的。

第十一回

沈一挑着空担走來。看見濟顛坐在橋上。便道多時。要請師父吃一壺。再不湊巧。今日有緣到。撞着師父。閑坐。我又無事。同去酒店裡吃一碗。何如。濟顛道甚好。二人遂走人酒店。坐定。沈一忙叫店家取酒來。篩濟顛。一連吃了幾碗。吃得爽快。看着沈一道。難得你這片好心。請我。我有句話。對你說。不知你肯听否。沈一道。師父定是好話。且請說來。小人有個不听的理。不知那濟顛說出甚話來。且听下回分解。

濟顛全傳第十一回終

濟顛全傳第十二回

佛力顛中盡收歸萬法

一禪心醉裡逃指出無名

却說濟顛對沈一道。道人生在世。只爲這臭皮袋。要吃我看你。又無老小。終日巴巴條條。何時是了。到不如隨我到寺裡去。做個和尚。吃碗安頓飯。罷沈一道。我久懷此意。但恐爲人愚蠢。一竅不通。做不得和尚。若師父肯帶挈我。今日就拜了師父。跟師父到寺裡去。濟顛道。直截痛快。倒做得和尚。吃完酒。就領了沈

醉菩提 第十二回

一入寺來。泰見長老道。弟子尋得一個徒弟在此。此
長老容留長老道。也好也好。遂命侍者燒香點燭。叫
沈一跪在佛前。替他摩頂受記。改名沈萬法。正是

偶然拜師父

便成親子孫

何須親骨肉

寬大是禪門

次日濟顛無事。出門坐分付沈萬法到灶下去。扒些火
來。方法道。師父要火做甚麼。濟顛道。我身上被這些
餓虱子叮的癢不過。今日要尋他的無常。因此要火。
沈方法听了。就去撥了一盆火來。放在面前。濟顛說

下直裰來。在火上一烘。早鑽出許多虱子來。肉中還有兩個結。做一塊不放的。濟顛笑道。原來虱子也有夫妻。我欲咬死他。又怕污了口。欲待搯死你。又怕污了手。不如做個功德。請你一齊下火罷。遂將直裰一抖。許多虱子都抖入火中。濟顛口中作頌道。

虱子听我言 汝今當記取 既受氣血成

當與皮肉處 清淨不去修 藏污我衲裡

大僅一芝蔴 亦有夫和婦 靠我如泰山

唾我如甘露 我身自非久 你豈能堅固

向此一爐火 切莫生驚怖 地却蠕動象

另覓人天路 咦

烈火光中爆一聲 剎剎塵塵無覓處

濟顛復將直撥穿上道。他不動。我便靜快活快活。一面說。一面往外走。一徑走到王公家裡。恰好喪事起身。濟顛對王婆道。你又不曾請得別人。我一發替你指路罷。遂高聲念道。

餽餽兒王公 秉性最從容 搗豆搗了千百

担 蒸餅蒸了千餘籠 川了多少香油三燒

了。方千柴頭。今日盡皆丟去。早日主願難。

留靈棺到此。何處相投。

一嘍。一陣東風吹不去。烏帽花落水空流。

眾人起材。直擡至方家峪。歇下。請濟顛下火。濟顛手

執火把道。穴衆所者。

王婆與我吃粉湯。

要會王公往西方。

西方十萬八千里。

不如權且住餘杭。

濟顛念罷。率火衆親戚中。有暗咲的道。這師父到好

咲。西方路遠。還沒稽查。怎麼便一口許定了住餘杭。

卷之三

第十二回

三

正說不了。忽見一個人走到王婆面前作揖道。恭喜
婆上。餘杭今愛昨夜五更生了一位令郎。令婿特央
我來報個喜信。原來王婆有個女兒。嫁在餘杭。因是
有孕。故未來送喪。今聽說養了兒子。滿心歡喜。忙問
道。這兒子生得好麼。那人道。不但生得好。還有一樁
奇事。左肋下有箇餽王公四個殊字。人人疑是公公
的後身。眾親友听了。方驚七駭。七知道濟顛不是凡
人。都來圍着他問因果。濟顛見眾人圍得緊。便跳在
桌子上。一個觔斗。露出前頭的物事來。眾人都大咲。

濟顛乘衆人喧哄。便一徑走了。離了方家。略進了清波門。一直到新宮橋下。沈平齋生藥舖中來。沈平齋却不在家。那沈媽媽。往時最敬重濟顛。忙請進堂中。奉茶。親治酒。請他。濟顛見了酒。不管好歹。一上手便吃了十餘碗。已有些醉意。養娘又托出一碗。煎汁魚來。濟顛也不推辭。吃一碗酒。又喝些魚湯。不知不覺。吃得十分醅酊。方纔作謝起身。沈媽上見他醉了。囑道。你往十里松回去。那裡路靜。你醉了。須要小心。些濟顛糊上塗上的。應道。我和尚一個空身體。有甚

第十二回

沙真名在
小心。今夜四更鼓。你們後門頭。到要小心。竟跌跌撞撞的去了。沈媽上。聽見濟顛說話。嘆曉到了四更天。不放心。叫人悄悄去看。不期果有個賊。在那裡挖壁洞。那時喊將起來。方逃走了。自此一發敬重濟顛。就如活佛。且說濟顛。剛走出清波門。身體醉軟了。撐不住。脚一滑。早一趺。跌倒在地。扒不起來。竟閉着眼。要睡。把門軍。并過往行人。俱圍攔來看。有的認得。說這和尚。是淨慈寺的。濟書記。有的說。他吟得好詩。做得好文。那個朝。宜不與他相好。有的說。這和尚。沒正經。

一味貪酒內中有一個道我要到赤山埠去淨慈寺
却是順路做我不着攙了他去罷衆人道好好也是
好事。那個入將濟顛扶起來攙着走濟顛走一步抗
一抗攙他好不吃力。苦苦的攙到十里松濟顛立脚
不住又跌倒了。那裡再扶得起。那人無法只得撒了
他。自走到淨慈寺報信。沈萬法急急的赶到十里松
只見濟顛醉昏昏酒氣直冲的睡在地下。沈萬法叫
道。師父醒醒我攙你回寺去。濟顛看見是沈萬法便
罵道。賊牛你豈不知師父醉軟了。却叫我自家站起

來。沈方法無奈。只得將他扶起來。站着。自起。蹲下身。子去。叫他伏在脊背上。然後駝起走。不上十數步。不道那濟顛酒湧上來。泛泛的要吐。沈方法道。師父。忍着些。待我一徑駝到了。再吐罷。濟顛也不言語。又駝着走。不上三五十步。濟顛忽一陣惡心。那些穢物。直湧上喉嚨來。那裡還忍得住。早一聲响。吐了。沈方法一頭一臉。沈方法欲要放下來。收拾却恐再駝費力。還虧他有些蛮力。只得耐着穢臭。一徑駝入寺中。到廚房中。趨床上。方纔放下。打發他睡了。然後去洗乾。

淨了頭面再走來看師父只見濟顛睡得熟七的就
坐在旁邊伺候不多時忽見濟顛一較舞子跳將起
來高聲喊道無名發呀呀呀衆僧雖多莫見只認做
濟顛酒狂誰來理他沈万法也鵲鵲突突又打發濟
顛睡下睡不多時又跳將起來高叫道無名發呀呀
呀此時已是更餘天氣衆僧俱已睡了濟顛叫了許
久見無人理他遂走出來繞着兩廊高叫無名發呀
呀呀又叫了半响着了急遂敲着各處的房門大叫
道無名發呀呀呀直叫到三更時分忽羅漢堂琉璃

燈燒着了。旛脚火發起來。及至衆僧驚覺扒起來時。早猛風隨火。烈焰騰上。已延燒到佛殿裏。與兩廊各僧房了。衆僧方纔慌張。忙來救火。搶器物。已是遲了。只急得亂跑。濟顛罵道。我叫了這半夜。都塞着耳朵。不听见。如今燒得這班秃頭好。只可惜長老。急急歸去。不曾見得。一面送他送。可憐。可憐。此時衆僧。苦作一團。那裡還有心來听他說話。直燒到天明。寺裏有許多弓兵。入寺來查失火的首犯。已將兩個監寺捉將去了。衆僧一時燒苦了。搥胸跌脚。都恨恨的。道我們長。

夕梵終日焚修。難道許多菩薩就沒一些靈感救護。救護濟顛。听了大咲道。你們這班跋和尚如何得知。成毀乃人世之事。與佛菩薩何干。因口占四句道。這都因你們。

無名一點起邊巡

大厦千門故作塵

我佛有靈還有感

自然樓閣一番新

可惜若大一个淨慈寺。失了火。從前半夜燒起。直至曉。到次日午時方住。大殿兩廊盡皆燒燬。惟有山門不壞。大家立在山門下。杳點僧衆。雖多焦頭爛額。却人

人都在。只不見了長老。有的說。想是在方丈中熟睡。被火燒死了。有的說。定是見火緊逃往寺外去了。衆僧分頭向各處找尋。未知長老果在何處。且听下回分解。

濟顛全傳第十三回

松長老欣飛錫禪杖。濟師父怒打水酒。鏗
却說這淨慈寺。因失火不見了長老。衆僧分頭向各
處找尋。並無踪迹。濟顛嘆道。你門這班和尚。真個都
是馱子。我已說過。長老原從天台來。今日已歸天台
去了。怎麼還尋得他着。衆僧道。這是不信。都道。那有此
事。就是燒死了。少不得也有些骸骨。又叫火王在方
丈瓦礫中去扒。看扒了多時。忽扒出一塊磨平的方
磚來。上有字跡。衆僧爭看。却是八句辭世偈言。

卷之三

第十三回

一生無利又無名

圓領方袍自在行

道念只從心上起

禪機都傍苦禪生

百千萬劫假非假

六十三真不真

今向無名叢內去

不留一物在南屏

衆僧看得分明。方知長老是个高僧。借此遁去。方議
齊頭有些來歷。不是亂言。然到此田地。無可奈何。只
得與濟顛算計。要將燒不盡的木頭。搭起幾間茅屋。
大家草草安身。濟顛道好。忽走到廚下。看見屋雖燒
去。却剩下一大鍋熱湯。濟顛叫道。他事且慢。算計此

開有好熱湯。且盥得來洗洗面。着你們不要懼壞了。
我有隻曲兒。且唱與你們听听。解解悶。何如。遂唱道。
淨慈寺。蓋造是錢王。一霎時。燒得精光大殿木。
廊都不見。止剩下兩個泥土的。金剛佛地。與天。
堂。平空似教場。却有些兒。不折本。一鍋冷水換。

鍋湯

衆僧听了。都大笑起來道。如今這般苦惱。怎你還要
風顛我們的苦。且閑閑再處。但是兩個監寺。被官府
捉去。枷在長橋上。你須去救他。一救方好。濟顛道。這

个容易。送一逕走到長橋。果見兩個監寺。枷在那裡。因咲道。你兩個板裡鑽出頭來。好像架子上。安着炮。燈。兩個監寺道。好阿哥。我們枷在此。好不苦惱。你不來救我。反來咲我。濟顛道。你且耐心。捱一會。自然救你。說罷。竟往毛太尉府中來。毛太尉接着說道。聞你寺中被了回祿。却是甚苦了。濟顛道。和尚家空着身子。白吃白住。有甚苦處。只苦了檀越施主。又要累他們。重造。如今兩個監寺。枷在長橋上。這却是眼前剝膚的。真苦。須求太尉慈悲。去救他。一救。太尉道。不打緊。

待我... 杯解上悶着。卽叫當值的安排出酒來。與他對吃。濟
顛吃到半酣道。多感太尉高情。留我吃酒。但我記掛
這些和尚。在火場上。樓上壁上的沒做理會。且回去
看看。遂別了太尉出來。行至寺前。只見兩個監寺已
放了回來。向濟顛謝道。虧了濟師見。濟顛道。謝到不
消謝得。但是蠅無頭而不行。這寺禪僧徒又衆。乱烘
烘的。若沒个好長老料理。却怎生過活。首座道。我們
正在此商量。不知請那個長老。方任持得這寺。濟顛

道。我想別人來不得。除是蒲州報本寺松少林長老。方有些作用。監寺道。這個長老果然好。但恐他年紀高大。未必肯來。濟顛道。要他來也不難。只要多買些酒來。吃得我快活。監寺道。此係大家之事。况今粥飯尚且不能周全。那有閒錢去買酒請你。你若不肯寫書。只得合寺寫一公書去請。濟顛道。倘若公書請不來時。却要被我笑話。寺裡既無酒吃。我只得別尋主顧。遂一徑去了。這裡合寺僧人同修了一封公書。

料。今專吏。竟到蒲州報本寺來。見了少林公長老。呈

上請書長老看了道。小衆人美意本誠。可憐。在僧
老僧衰邁。如何去得。傳使又再三懇請。長老只是苦
辭不允。傳使無奈。只得回寺。報知長老不來之事。衆
僧沉吟不悅道。他不肯來。却如何處。首座道。除非買
酒請濟顛。叫他寫書去。方有指望。衆僧沒法。只得設
法銀子。買了一坛酒來。叫人四下去。將濟顛尋來。請
他吃。濟顛見了酒。也不問好歹。一上口。便吃了十數
碗。吃得有些光景。方問道。你們這班禿子。平日最是
慳吝。今日爲何肯破鉢請我。想必是請不動松長老。

又要我寫書去請了衆僧听了。俱咲起來道。果是空
走了一遭。只得又來求你。濟顛道。吃了你們的酒。是
然回不得。叫取筆硯來寫了一封書。付與傳使。然後
又吃。直到爛醉方歇。且說這傳使。連夜赶到蒲州。復
到報本寺來。見長老長老道。老僧已辭你去了。如何
又來。傳使道。本寺濟書記。有簡板呈上。松長老接來。
拆開一看。上寫道。

伏以焚修度日。終是凡情。開創補天。方稱聖手。

離世事有成。必毀。但天道無私。正不還。痛爭。感不

樹下法象侵凋。般若聲中。宗風冷落。僧歸月冷。
往往來來。如鷺鷥之鳥。人出山空。零零落落。如
吹斷之雲。鼓聲已失。何以增我佛之輝。我食漸
難。大要出如來之醜。欲再成莊嚴勝地。須卽仗
本色高人。恭唯少林大和尚。行高六祖。德庇十
方。施佛教之鈴。鎚展僧人之鼻孔。是以不辭千
里。通其大衆之誠。敬致一函。求作禪林之主。若
蒙允諾。瓦礫吐金。碧之輝。倘發慈悲。荆棘現叢。

林之色大小皆面皮。休負諸山之望。近遠悉舟車。休辭一木之勞。慧日峯前。識破窟崖之句。南屏山畔。願全堽隱之光。佇望現身。無勞牽鼻。長老看了大喜道。濟書記。這筆鄭重。只得要去。走一遭。分付傳使先回報。知濟書記叫他休得出路。在時候。我老僧只在月內。雜到傳使謝了。先回報。知衆僧大喜。對濟顛道。你千方不要出門。恐松長老到時。沒處尋你。濟顛道。若不出門。那得酒吃。也不係衆僧。竟一徑去了。蓋寺與衆僧商議道。若留他在家。每日那

有許多錢買酒。不留他。又恐長老來不見了他。不喜
飲。首座道。我有一法。且暫時哄着他。拿个大空坛。盛
了湖水。泥了坛頭。只說是貯來的好酒。待長老來了。
方開來請你。等得長老來時。開出水來。也不過一哄。
監寺道。妙妙妙。忙叫人尋了濟顛回來。對他說道。一
向要買酒請你。却奈無錢。今在一個相熟人家。賒得
一坛好酒在此。却先講明。直待長老到了。方開來請
你。你心下何如。濟顛道。既是如此。也要抬出來。我看
一看。纔放心。首座就叫两个火工。把坛子扛到面前。

濟顛道。既已賒來。便打開來。多寡取些。嚐嚐也不妨。
首座道。這是新泥的。開了。就要走氣。明日便無味了。
濟顛道。也說得是。這一大坛也儘勾我一醉了。仍叫
火工。扛到草屋裡放着。每日去看。上兩三遍。過了數
日。報說長老到了。眾僧忙忙出寺去。遠遠迎接。進寺。
長老先到草殿。上禮了佛。然後眾僧請長老坐下。分
執事。一一參見。過長老就要與濟顛講語。濟顛辭道。
有話慢講。且完了止事着。忙忙走去。叫火工將酒坛

日去。不見。清香。... 壇寡水。心中大怒。遂拾起磚頭來。將坛子打得粉碎。淌了一地的水。衆僧在旁邊。都掩着口。笑濟顛看見。一發急了。亂罵道。這夥秃頭。怎敢戲我。松長老听了。不知就理。問侍者道。這是爲何。侍者道。濟師父要酒吃。作鬧。長老道。濟公既要酒吃。何不買兩瓶請他。濟顛聽見長老叫買酒請他。方上前分辨道。這班秃頭。不肯請我。還說是無錢。情猶可恕。怎將水充作酒來弄我。這樣無礼。該罵。長老听说將水充酒要

第十三回

他禁不住也。唉將起來道。該罵該罵。但你不要與他
們一般見識。我自買酒請你。濟顛道。長老遠來。我尚
未曾與長老接風。甚麼道理。反要長老破鈔。長老道。
我與你全是一家。那裡論得你我。不一會。已叫人買
了酒來。濟顛因開玩笑時。已是垂涎了半响。喉嚨裡已
咯咯有聲。今酒到了。面前。那裡還忍得住。也不顧長
老在前。一連就是七八碗。吃得快活。想起前事。也自
唉將起來。對着長老道。弟子被這班賊禿。耍了如今。
想起來。又好惱。又好笑。因編了兩首詞。隨口吟。

且博長老一咲叫取鉢鉢出呈上長老。長老在鉢是
兩首點絳唇。

殘。唾。滿。喉。只。道。一。鉢。都。是。酒。指。望。三。碗。止。任。漉。
流。口。不。道。槽。坑。盡。爲。西。湖。有。唯。而。香。這。班。禿。
狗。說。也。真。正。醜。

虧。殺。阿。難。一。碗。才。乾。仍。一。碗。甘。露。誰。甘。那。得。如。
斯。滿。不。是。饕。貪。五。臟。神。靈。感。冷。與。樓。自。家。打。
點。更。有。誰。來。管。

長老看了咲个不了。又替道。濟公不但學問精微。即

醉菩提 第二回

遊職之才。亦古今無兩。老僧初到。尚未細問。不知之
寺被災之後。這這募緣的榜文。曾做出張掛。麼濟顛道
這夥禿驢。只想各自立房頭。做人家。誰肯來料理這
正事。還求長老做主。長老道。既是未做。也就遲不得
了。今日就要借重。人筆一揮。濟顛道。長老有命。焉敢
推辭。但是酒不醉。又思不作。求長老叫監寺再買一
壺酒。吃了。方纔有興。長老道。這不容易。遂又叫人去
買來。濟顛吃了。不知又作何狀。且听下回分解。

榜文叩闕驚天子

酒令參禪動宰官

話說松長老又買酒來請流。類吃得醉了十分快活。便提起筆來寫道。

伏以大千世界不聞三變於拾芥。無量壽國到
底尚存於天地。雖祝嘏不道肆一時之惑。鳳伯
無知助三昧之威。掃法相還太虛。燬金碧成焦
土。遂令東土凡愚不知西來微妙。斷絕皈依路。
豈獨滅湖上之十方。不開方便門。實亡缺域中。

之一教。卽人心有佛。不礙真修。而俗眼無珠。必
須見像。是以重思積累。造寶塔於九層。再想修
爲塑金身於丈六。况遺基尚在。非比開創之難。
大衆猶存。不費招徠之力。倘邀天之幸。自不日
而成。然工興土木。非布施金錢不可。力在布施。
必如天壇越方成。故今下求衆姓。蓋思感動人
心。上叩九關。直欲直通天耳。希一人發心。冀萬
民効力。財聚如恒河之沙。功成如法輪之轉。則
鐘鼓復震於虛空。香火重燃於法界。

鐵塔謹榜。

長老看見濟顛做的榜文。精深微妙。大有感通。不勝之喜。隨即叫人端上。菲上寫了高掛於山門之上。過往之人看了。無不贊美。不多時。哄動了合城。的富貴人家。都來看榜。儘有發心樂助。也有銀錢。也有米。也有布的。日七有人送來。長老歡喜。道。人情如此。大概寺工有可興之機矣。濟顛道。這些小布施。只好熱鬧。山門幹得甚事。過兩日。少不得有上千上萬的大施。

王來。方好動工。長老道。勸人布施。只好聚少成多。怎
說個上千上萬。濟顛笑道。小施主的。自然聚少成多。
若遇着大施主。非上千上萬。他也自開不得口。自出
不得手。少不得有的來。長老道。願得如此便好。又過
了兩日。濟顛忽走人方丈來。長老道。可將山門前
的榜文。叫人用上好的錦箋。七楷七的寫下一通
來。長老道。榜文掛在山門前。自看見。又抄寫他何
用。濟顛道。只怕有不肯輕自用。門之人。要來討看。快
叫人去寫。遲了恐寫不及。長老道。濟顛說話有因由。

得叫人將出一幅錦箋。寫了真傳。寫完。見其山門。的香火。急慌慌的進來報道。山門外有一位李太尉。騎着馬。要請長老。出去說話。長老聽了。慌忙走出山門。躬身迎接道。不知大人降臨。有失遠迎。請到裡面。獻茶。那太尉見了長老。方跳下馬來。恭禮道。茶到不消。但請問你。山門前這榜文。是幾時掛起的。長老道。是初三掛起。今已七日了。太尉道。當今皇爺。昨夜三更時分。夢見身遊西湖之上。親眼見諸佛菩薩。俱露處於淨慈寺中。看見山門前一道榜文。字七放光。又

見榜文內有上叩九關之句。醒來記憶不清。不知果是有無。故特差下官來看。不道山門前果有此榜文。果有此叩關之句。大是奇事。下官空手不便回。旨頰長老可將榜文另錄一通。以便歸呈聖覽。長老隨命侍者將預寫下的錦箋雙手獻上。道貧僧已錄成在此。伺候久矣。太尉大喜道。原來老師有前知之妙。下官奏知皇帝。定有好音說罷。就匆上上馬而去。長老見內臣來抄榜文。說出天子夢中之事。知道濟顛不是凡人。正待進來謝他。不知他風上顛上。又在何處。

去了到了次日只見李太尉帶領多人挑着三青
到寺來說。皇爺看了榜文。恰是與夢中所見一樣。甚
稱我佛靈感。又見有叫通天耳之句。十分喜歡。故慨
然布施三萬貫。完成勝事。叫下官押送將來。你們可
點明收了我好。因自長老見了。不勝大喜。因率合寺
五百僧人。焚香點燭。誦經謝了聖恩。查收明了寶鈔。
然後請李太尉獻壽。上罷。李太尉自去。復旨不題。長
老因有了三萬貫寶鈔。一時充足。遂擇個吉日。做了
一壇佛事。一面叫人採買木料。一面叫人燒造磚瓦。

一面招聚各色匠人興起工來。寺裡自有天子夢
看榜文。賜鈔這番舉動。傳將開去。那各府州縣官員
財主。以及商賈庶民。無人不來布施。一時錢糧廣有。
但只恨臨安山中。買不出爲梁爲柱的大木頭來。松
長老甚是不快。與濟顛商量道。匠人說要此等大木。
除非四川方有。四川去此甚遠。莫說無人去買。就買
了也難載來。却如何隔處。濟顛道。既有心做事。天也
叫通了。四川雖遠。不過只在地下。長老若畢竟要用。
苦我。不着法化些來。就是了。但是路遠。要乞個大醉。

方好長老聽了又驚又喜道。你莫非取笑麼。濟顛道。別人面前好取笑。長老面前怎敢取笑。長老道。既是這等說。果是真了。恁分付侍者去買上好的美酒。絕精的佳餚來。儘着濟顛受用。濟顛見酒美餚精。又是長老請他。心下十分快活。一碗不罷。兩碗不休。一霎時。就有二三十碗。直吃得眼都睜了。身子都軟了。竟如泥一般。姓將下來。長老與他說話。他都昏七不知。因分付侍者道。濟公今日醉得人事不知。料走不去。你們可攙扶他去睡罷。侍者領命。一個也攙不起。兩

濟真子傳

二

個也扶不勑。沒奈何只得四個人連椅子抬到後邊禪床上。放他睡下。這一睡直睡了一日一夜也不見起來。衆僧疑他醉死了。却又渾身溫暖。鼻息調和。及要叫他起來。却又叫他不起。監寺走來埋怨長老道。四川路遠。濟顛一人如何能殼走去化來。他滿口應承。不過是要騙酒吃。今長老信他胡言。醉得不死不活。睡了一夜一日。還不起來。若要他到四川去。只好那世罷。長老道。濟公旣應承了。必有個主意。他怎好騙我。今睡不起。想是酒吃多了。且待他醒起來。再作

匠人搭起鷹架來扯。衆僧聽見都笑的笑。說的說道。濟顛騙了長老的酒吃醉了。三日尚然不醒。還說夢話。發風顛哩。濟顛叫了半晌見没人理他。只得走進方丈來見長老。道。寺裡這些和尚甚是懶惰。弟子費了許多心機力氣。化得大木來。只料他門分付匠工搭鷹架去扯。却全然不理。長老聽了也似信不信的問道。你這大木是那裡化的。濟顛道。是四川山中的長老道。既化了。却從那裡來。濟顛道。弟子想大木路遠。若從江湖來。恐怕費力。故就便往海上來了。長老

道若從海裡來必遊繫子門到錢塘江上岸你怎用
搭鷹架來扯。濟顛道許多大木若從錢塘江盤來須
費多少人工。弟子見大墩前的醒心井與海相通故
將大木都運到井底下來了。所以要搭鷹架去扯。長
老聽見濟顛說得有枝有葉。不得不信。分付監寺快
去搭鷹架。監寺稟上長老道。老師父不要信他亂講。
他吃醉了。睡了三日。又不曾出門。那裡得甚大木來。
也要搭鷹架。費人工。長老喝道。叫你去搭便了。怎有
許多閑話。監寺見長老發作。方不敢再言。只得退出。

呼匠工在醒心井上搭起一座大鷹架來。四面俱是轉輪。以收繩索。繩索上俱掛著鈎子。准備扯木。衆匠工人搭完了鷹架。走近井邊一看。只見滿七的一井水。那裡有個木頭。都笑將起來。道。濟顛說痴話。是憤的也罷了。怎麼長老也痴起來。監寺正要捉長老的白字。走來稟道。鷹架俱已搭完。井中只有水。不知扯些甚麼。長老問濟顛道。不知大木幾時方到。濟顛道。也只。在三五日中午。長老若是要緊。須再買一壺請我。包管明日就到。長老道。要吃酒何難。分付侍者買了。

兩瓶酒請他受用。濟顛也不問長短，吃得稀泥爛醉，又去睡了。長老到底有些見識，也還耐着那些衆僧，看見便三個一攢，五個一簇，說個不了，笑個不休。不期到了次日，天纔微明，濟顛早扒起來，滿寺大叫道：「大木來了！大木來了！」快叫工匠來批衆人聽了，只道是濟顛發風。那個來探他，濟顛遂走入方丈，報知長老。道：「大木已到井了。」請長老去拜受。長老大喜，連世着了領袈裟，親走到草殿上，佛前禮拜了。然後喚監寺糾集衆匠工到井邊來批木。監寺與衆匠工也只

潭真全傳
付之一笑。但是長老分付不敢不來。及到了井邊一看。那裡有個木頭的影兒。監寺要取笑長老。也不說有無。但請長老自看。長老走到井邊。低頭一看。只見井水中間果然露出一二尺長的一段木頭在水外。長老看見滿心歡喜。又討瓊條對着井拜了四拜。完對着濟顛說道。濟公真七難爲你了。濟顛道。佛家之事。怎說難爲。但只可恨這班賊禿。看着木頭叫他糾人工批七。尚不肯動手。長老對監寺道。大木已到。爲何還不動手。監寺慢上的走到井邊。再一看時。怒

看見一段木頭高出水面方吃了一驚。暗想：這濟顛的神通真不可思議矣。忙命匠工繫下去，將繩上個鈎子鈎在木上，然後命人夫在轉輪上扯將上來。扯起來的木頭都有五六尺圍圓，七八丈長短，扯了一株。又是一株，冒出頭來。長老向濟顛問道：這大木有多少顆數？濟顛道：長老不要問，只叫匠人來算。一笑。要用多少，只管取。若費用了，就罷也。不可浪費。長老因料匠人估計，那幾顆為梁，那幾顆為柱，扯到六七十顆。匠人道：已費用了，只說得一聲費了。井中便沒

有得言起來了。合寺僧衆。皆驚以爲神。這淨慈寺自
有了這些大木。不一二年間。殿宇樓臺。僧房方丈。已
舊造得齊七整七。比前更覺輝煌。這一日。濟顛正在
雷峰塔下水雲軒中。全常長老兩個吃酒。忽見寺裡
的火工。尋將來道。長老着我尋你吃酒。快去。去濟
顛聽是長老尋他。遂別了常長老。忙上四寺來見長
老。道火工說是長老呼喚弟子。不知有何法旨。長老
道。我見寺工已有次第。心下稍安。故買酒請你。不道
你已吃了酒。來不知你還吃得下。否。濟顛道。我前

儒家孔聖人有言。食不厭精。脰不厭細。我前日已爲佛家添了兩句道。酒不厭多。吃不厭醉。有便只請拿來。怎麼吃不下。長老聽了大喜道。酒尚未飲。早已參破酒禪妙。上上叫侍者取出酒來。濟顛見了酒。就像未曾吃過的。拿上手。甜上蜜上。又是十餘碗。一面吃。一面說道。寺中多虧請得長老來作主。叫我相幫。今已成個模樣。只有兩廊影壁。尚未曾畫。是個未了弟子。放心不下。長老道。你既放心不下。何不再化一個顯宦。全成了也好。濟顛道。長老可叫監寺取出緣簿。

第十四回

來查上看。臨安顯宦。還有何人不曾布施。監寺查來查去。只有新任王安撫。未曾布施。濟顛道。他既未曾布施。等我去化他。必要他喜捨三千貫。完畫壁之工。方纔饒他。長老聽說。歛着眉搖頭道。這官萬也。不可去纏他。若去纏他。不但不肯布施。只怕還要惹出禍來。濟顛問道。這是為何。長老道。你還不知。我聞得此官。原是個窮秀才。未得第時。常到寺院裡。役齋。每七日被僧人欺過。戲侮他。七。所以大根和尚。曾題寺壁道。遇客頭如鷲。逢齋項似鴉。這等衰根。去化他。可益。

濟顛道不妨事。他偏懷。喚我偏要去化他。衆僧勸不
得。濟顛竟帶着酒風上顛。上一徑走到安撫府前。遠
遠立在宣化橋上。探頭探腦的張望。適值王安撫坐
在廳上看見了。大怒道。我一箇憲府。甚麼僧人敢這
等大胆。在此探望。分付虞侯。捉他進來。那三四個虞
侯領命。一齊走到橋上。將濟顛一把捉住。拖到廳上
跪下。安撫拍案大罵道。你這禿驢。怎敢大胆立在我
府門外橋上。探頭探腦的張望。濟顛道。小僧因要求
見相公。怕無人肯通。故不得已在此張望。安撫道。你

第十四回

濟顛白作

二

且說爲何事要來見我。我濟顛道。聞知相公惱和尚。故特來分辨。安撫道。你何出知我惱和尚。你又有些甚。急分辦。濟顛道。小僧也不敢分辦。只有一段因緣。說與相公。求相公自省。安撫道。你且說來。說得好。免你責罰。說得不好。加倍用刑。濟顛道。昔日蘇東坡與秦少遊。黃魯直。佛印禪師。四人共飲東坡行一令。前要一件落地無聲之物。中要兩個古人。後要結詩三句。要說得有情有理。又要貫串。不能者罰。那時傍邊看的人。到都替濟顛。就憂濟顛。却不慌不忙的。寫着

指頭道相公聽着

蘇東坡說起道。筆毫落地無聲。抬頭見管仲。管仲問鮑叔。因何不種竹。鮑叔曰。只須三兩筆。清風自然足。

秦少游說道。雪花落地無聲。抬頭見白起。白起問廉頗。因何不養鵝。廉頗曰。白毛鋪綠水。紅掌戲清波。

黃魯直說道。蛀屑落地無聲。抬頭見孔子。孔子問顏回。因何不種梅。顏回曰。前村深雪裡。昨夜

第十四回

寶真五傳

一枝開。

佛印禪師說道。天花落地無聲。抬頭見寶光。寶光問維摩。僧行近云。何維摩曰。遇客頭如鬘。逢齋項似鵝。

王安撫聽了。打動當年心事。忍不住大笑起來。道。語參禪妙。大有可思。且問你是那寺僧人。叫甚名字。濟顛笑道。小僧乃淨慈寺書記。法名道濟的。便是。王安撫大喜道。原來就是做榜文。叫通天耳的濟書記。果是名下無虛。快請起來相見。重新相見。遇就邀入後

廳命人整酒相留。安撫親陪二人。吃到投機處。濟顛方說道。敝寺因遭風火。今蒙聖主并宰官之力。鼎建一新。惟有兩廊影壁未完。要求相公慨然樂助。安無道。下官到任未久。恐不能多。既濟師來募。自然有處。因天色已晚。就留濟顛宿了。到次早便整理俸鈔三千貫。着人押着送到淨慈寺來。濟顛方謝別安撫。一同回寺。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濟顛全傳十四回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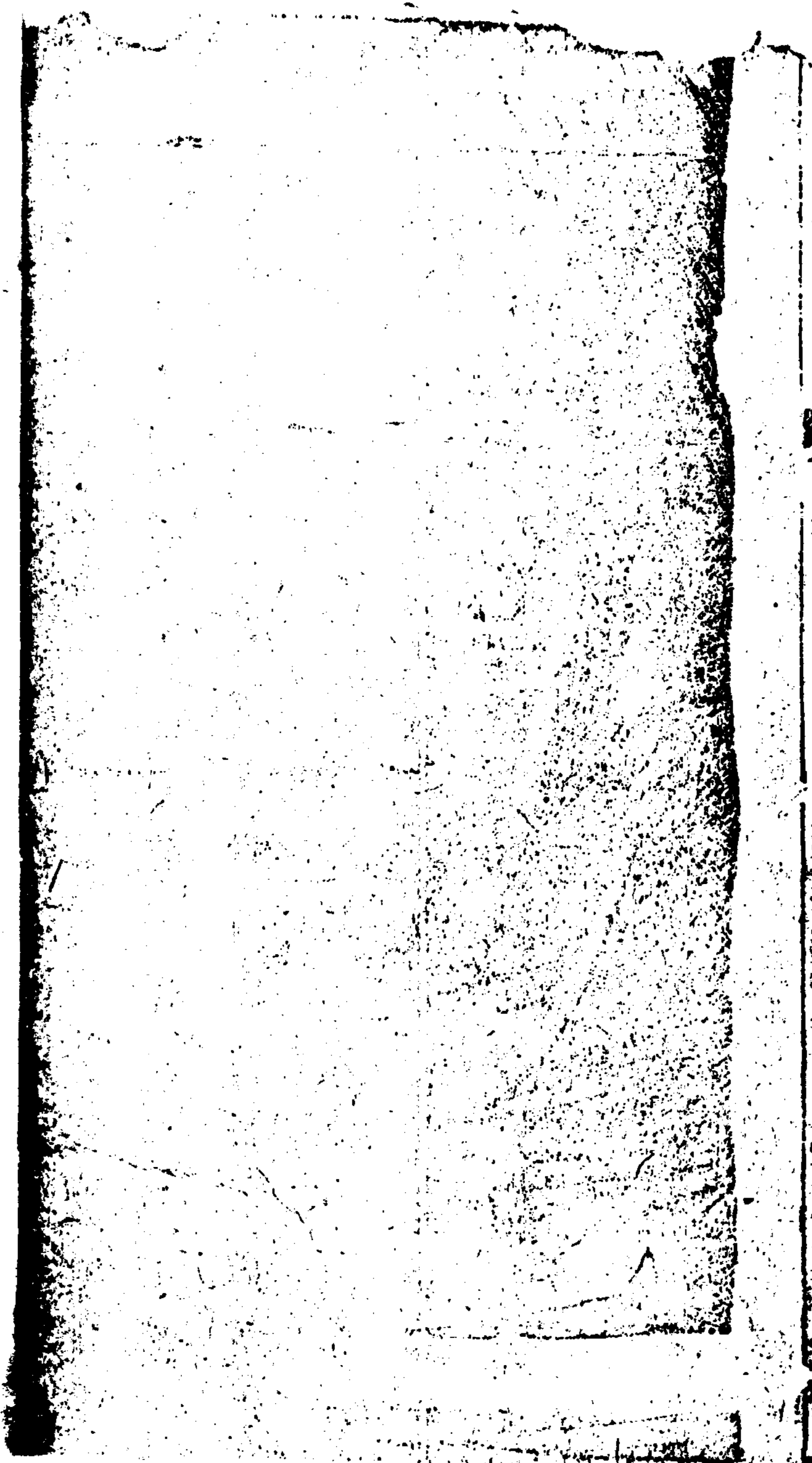
第十四回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古今圖書集成

三

三九六



濟顛全傳第十五回

顯神通替古佛裝金

解冤結遣死人走路

話說王安撫將三千貫鈔差人同濟顛押送到寺長老與衆僧。那一個不喝采道。化得這位宰官的。真要算他的手段。一面治齋款待來人。打發了回去。一面就請畫師來。將兩郎與影壁。不幾日俱已畫完。長老與濟顛商量道。如今諸事俱已齊備。只有上面的三尊大佛。不曾裝金。雖也曾零星化些。却換不得金子。幹不得正事。奈何。濟顛道。這不打緊。長老若肯將零

妙真全集

星布施買酒來請我。七包管你裝這三尊大佛的金子。是了長老道。既是濟公肯掛當。這裝金的布施現。在。任你買喫可也。濟顛大喜道。既說明了。快上買來。待我吃得醉了。明日裝金也裝得厚些。長老大喜。隨。叫收貯僧。取出裝金的布施來。買酒請濟顛吃。濟顛。吃得爛醉。竟去睡了。到明日。知裝金還有布施。又要。來吃。收布施的僧人。因是長老分付。便又買了請他。今日也吃。明日也吃。上到十數日。前邊的布施都吃。完了。後面人。聽見裝金的布施。都是濟顛買酒肉吃。

完了。便不肯布施。濟顛再要吃時。竟沒有了。監寺因對濟顛說道。你吃裝金的布施。原說裝金就包在你身上。今布施已吃完了。不見你裝了一片金。見故人。不信心。不肯布施。你既有手段裝金。何不先裝起一尊來。與人看。人見了。知是真事。那時便布施。擁來。只愁你吃不及哩。濟顛道。你也說得有理。便依你。你可先墊出些銀子。買兩壺酒來。待我吃醉了。好裝金。監寺聽見他說吃醉了。就裝金。沒奈何。只得叫香火。去買了兩壺來。與他吃。濟顛吃得。不醉。又要監寺去。

買監寺買來。濟顛又吃完了。還不大醉。又要買監寺。道你吃了三壺。已醉得模七糊七。怎只管要吃。這酒。我是那移銀子買來的。那裡有得許多。你且裝起金來。再請你也不遲。濟顛道。不是我苦七要吃。但三尊佛法身甚大。要許多金子。若吃得。不盡醉。裝起來。酒醒了。剩下些裝不完。便費力了。莫若再買壺來。待我吃得爛醉。便裝个一了百了。豈不妙哉。監寺听了。只認他說鬼話。騙酒吃。因硬回他。他却也沒得買了。你吃得也穀了。就裝不完。多寡剩些。再化人裝完。也是佛。

門的毛病你且裝起來看。七濟顛道。既是這等說。今晚我到大殿上去睡。此時大殿新造得十分齊整。監寺怕他作踐。便道。大殿上如何睡得。濟顛道。佛在大殿上。我不去料理。却恁急急裝金。監寺没法。只得叫香火拿了鋪蓋。同他到大殿上去。濟顛便叫香火將正當中供桌上的香燈燭臺都收開了。把鋪蓋放在上面。又分付監寺道。可將殿門閉上封好了。不許一人窺探。若容人窺探。裝不完時。却休怪我。分付畢竟在供桌上。打開鋪蓋。放倒頭。酣七的睡去。監寺見他癡

三
七有些妙用。不敢拘他。只得將殿門閉上。但有看得見裡邊的竅洞。都用紙頭封好。此時天已近晚。眾僧放心不下。俱在殿門外探听消息。初時一毫影響也無。首座道：不見响動。定是睡熟了。似此貪眠。怎念裝金職事僧道。且莫說貪睡。看他先上一個身子。金在那裡。有的道：都是長老沒主意。信他胡言。你也說。我也講。將交三更。忽听得殿裡嘔吐之聲大作。監寺听了。連七跌脚道：不好了。我叫他少吃些。只是不肯住手。如今在供桌上吐得腌七。膾七。成甚模樣。裝

金之事又是一場虛話了。歇不多時那嘔吐之聲忽又大作。衆僧道罷了罷了。休要想裝什念金。快開了殿門。早上請他出來。還省些收拾。監寺道。總是吐臟的。了索性再耐他半個時辰。等他自出來。羞他一場。使他沒得說。連長老的嘴也塞住了。倘開早了他未免又借此胡賴。衆僧道。也是也是。又捱了一會。又听得殿中嘔吐之聲越發兇了。衆僧俱各氣忿。不過忍耐不住。定要開門。監寺禁約不住。只得听他門將殿門開了。不開猶可。及開了一看。只見三尊大佛。渾身

第十五回

上金都裝得耀眼爭光十分精彩。那濟顛尙抱着西邊的大佛在那裡乾嘔。供座上那裡有一點污穢。濟顛早跳下來埋怨監寺道。我說酒不穀。叫你再買一盞。吃足了便好成全大事。誰知你十分翻吝。苦乞的捨不得。如今右邊大佛右臂上還有尺餘沒金子裝。你若听信我言。再捱一刻閉門。苦着我嘔腸挖肚。或者裝完也未可知。你又听憑他們開了門進來。如今剩下這尺把恁念處。我須與長老說明。不要怪我做事不撤。監寺見他如此神通。方連七認罪道。是我不

過了。遂報知長老。長老聽了大喜。忙起來淨了手。面
盆上。眾裝走到大殿上來。職事僧撞鐘插鼓。將合寺
僧眾集齊了。一同瞻禮裝金的佛像。眾人看見金光
奪目。比尋常的金大不相同。無不讚嘆稱異。及看到
右邊佛臂上。少了尺餘金子。問知是買酒少。及開早
面之故。長老大怒。罰那監寺賠出銀來。買金裝完。監
寺沒奈何。只得買了金子。叫匠人賠裝上去。却是作
正。任你十足的赤金。裝在上面。比着別處。覺道淡而
...先。到了後來。惟有此處剝落。餘俱不壞。方知佛法

不過不可思議正是

不是聖人無聖跡

若留聖跡定非凡

禪叢幾句糊塗語

自認高僧豈不慙

一日濟顛到九里松去閑撞。適有一個財主家蓋造
一間廳房。正待上樑。看見濟顛走過。知他口靈。便邀
住了。求他說兩句吉利些的佛語。討個采頭。濟顛道。
佛語儘有。只要酒吃得快。活說來。方纔靈驗。那財主
忙叫人搬出酒餚。儘他受用。濟顛一連吃了十三四
杯。有些醉意。便叫道。吉時已到。快些動手。衆匠作樂。

丁松上的將樑稱起安放停當濟顛高聲念道

今日上紅樑

願出千口喪

妻在夫前死

子在父先亡

濟顛念完也不作謝竟一直去了。那財主好生不悅。道這和尚原來憊想我好。將酒請他。要他說兩句吉利話兒。他却說喪說亡的。這等可惡。方纔該扯住了罵他。一場纔好。那匠作中有一個老成的道。道這和尚念的句上。是吉利之語。你怎反怪他。財主怒道。死亡倒說是吉利。匠作道。你想想。看看這三間廳屋裡。

石出到千口喪快殺也得幾百年念妻死夫前再無
寡婦了子在父亡永不絕嗣了人家吉利莫過於此
還不快趕他回來拜謝那財主聽了方纔大悟急
叫人趕時已不知去向了那濟顛走到一個餛飩店
前店主認得是濟顛便邀入店中煮了一碗請他濟
顛吃完了道我感你請我一團好意沒甚報答你取
筆硯來待我將餛飩爲題做幾句寫在壁上與人看
也好店主忙取出筆硯來濟顛提起筆來寫道
外象能包中存善受桿出頑皮捏成妙手我爲

生財。他貪適口。砧儿上難免碎身。湯鑊中曾翻
筋斗。捨身止可救飢。沒骨不堪下酒。把得定橫
吞豎吞。把不定東走西走。記得山僧嚼破時。泥
牛滿地一時吼。

濟顛方纔寫完。忽見一個後生。滿臉焦黃。剛走到店
門前。一交跌到。看七已是沒有了氣。店主驚得手腳
無措。連七頓足道。這個無頭人命。那裡去辨。濟顛道。
不要慌。待我叫他去了。罷遂向死人作頌道。

死人你住是何方

爲因何病喪街坊

我今指你一條路

向前靜處好安藏

念罷只見那死人一軸轆子扒將起來竟像活的一般。又往前奔。直奔到嶺脚下。又跌倒死了。店主并四隣地方看見。喜之不勝。感激不盡。正要作謝。濟顛乘空。早一徑走了。信着脚。走到萬工池前。見一夥人在那裡吃螺螄。將螺螄的屁股夾斷。用一個棘針兒挑那肉吃。濟顛見了。念一聲阿彌陀佛。有甚滋味。害這許多性命。捨與貧僧放了生罷。眾人笑道。老師父不要取笑。夾去屁股的死螺螄。怎念放生。濟顛道。若不

肯放。卽是死的。若肯放。就沒屁股。也是生的。生死只在。你衆施主。一轉念間。家人就將吃的螺螄。都遞與濟顛道。旣是這等說。我們願捨。請老師父放個活的。與我們看。上濟顛接在手中。一齊拋在池中。口中念道。

螺螄螺螄。亦稟物資。命雖微賤。性豈無知。豈不
幸遇饒人。而死於鼎鑊。豈無緣仗佛力。而生汝
於清池。莫嫌無屁股。須識是便宜。

自今重赴清泉水。好與魚龍一樣遊。

真白作

眾人臨池一看。只見那些死螺螄。依舊油上。延上的
活了。不勝驚訝。答轉身來。要問濟顛緣故。那濟顛已
不知那裡去了。故至今相傳。萬江池中的螺螄。是沒
屁股的。傳爲古蹟。正是

慘毒是生皆可死

慈悲無死不堪生

搥推一念中分別

莫盡誇他佛法靈

一日濟顛要出寺去尋酒吃。沈萬法道。弟子偶得些
爛錢在此。買瓶酒來。師父吃罷。省得又去東奔西走
的。閑撞濟顛道。今日到不是閑撞。因有一段宿孽。要

指點他們去償還了。消清一案。恐怕錯了。便究報不
了。說罷。遂一直走到飛來峰。住的張公家來。張公不
在家。張婆見是濟顛。便請進去坐了。說道。濟師父。好
人兒。喲。我阿公去年七月間。病痢疾。爭些死了。直到
如今纔好。你就不記掛來看。濟顛道。因為記掛。故
今日特地來望。却又不在。張婆便整治些酒餚。請他
吃。濟顛吃完了。道。我常來擾你們。多遭。殊覺沒趣。
日。我也做個東道。請。阿公。阿公歸來。叫他明日
。禹到東花園前十字路口來尋我。在那裡老坐。

張婆道。直恁的。反要師父壞鈔。濟顛道。不費恁的。
萬老等說罷。竟回寺去了。張公回家。張婆將濟顛
話。細細說了。張公笑道。他和尙家。精着。一个身子。空
看一雙手。拿甚急來請我。只怕是說醉話。張婆道。他
說了。又說。叫。你。千萬。准。去。不是。醉。話。張公道。東花園
也不遠。便空走一遭。也不打緊。到了次日。張公真个
走到東花園十字街口。四下我尋。那裡有个濟顛的
影兒。又等了半日。不覺肚裡飢將起來。自思。埋怨
道。我媽。上。听了。醉話。我。又不。醉。却。如何。直恁的。痴。且

到麪店裡去。買碗麪吃了回去罷。遂走到一個麪店裡。吃了一碗麪。不覺肚裡漸上的疼痛起來。忙尋着一個東廝去大解大解。剛上走入毛廝。抬頭一看。不看猶可。這一看。有分使。

前生孽障。今生了。

去世冤家。現世消。

畢竟張公在毛廝上。見了些甚。且听下回分解。

齊顯全傳第十五回終



濟顛全傳第十六回

不避嫌裸體治勞羸。恣無禮大言復醉狀。
話說那張公走進東廝裏去。抬頭一看。只見東廝旁
邊矮柱上。掛着一個料袋。用手一捏。知道是硬東西。
連大解也不解了。忙解開了海青。將料袋束在腰間。
忙忙的走出家中。打開一看。却是十錠白銀兩口兒。
喜歡過了一夜。到次日飯後。只見濟顛慢慢的
來。叫聲張公。你這時候還不出門。想是昨日得
張公道。你好個老實人。約定請我。我却叫我丟了。

第十六回

一日工夫走到東花園來。那裡見你的影兒。要得我肚裡餓不過。只得自買麪吃。濟顛笑道。我雖不會自來請你。你自家吃了。也要算是我請你。張公笑道。這人如何算得。須是你拿出銀錢來。纔算是你請我。濟顛道。料袋裡的東西。不算我的。難道到算你的。張公張婆兩個听了。不禁大笑起來。知道瞞他不過。便道。果然虧你指點。拾得些東西。就算你請的罷。濟顛道。昨日既算我請你。明日還有一段因果。須是你請我。張公道。明日我就請你。只是你不要又失約不來。濟

顛道。我明日准准等你。說罷就作別而去。到了次日。張公果真的又走到東花園前。只見濟顛已先在那裏。望張公笑道。好和尚。自己請人。便躲避不來。別人請你。却來的這早。濟顛听了。大笑起來。兩個攜着手。見同到一個酒店裡坐下。叫酒保燙酒來吃。吃了半晌。濟顛道。不吃了。我們且去看看來。張公也會了鈔。同他走出店來。早遠遠望見東廝門首。擾攘圍着許多人。在那裡看。張公不知何故。忙走近前。分開衆人。擠上去一看。只見昨日掛料袋的那根矮柱上。

有個人把根汗巾縛了頸吊在上邊打鞞。張公吃這一驚不小。頭突突的亂跳。慌走出來。悄悄的對濟顛道。東西雖得了。但這個罪孽如何當得起。濟顛道。只管放心。一些罪過也沒有。張公道。他訣是爲失了銀子吊死。雖不是我偷他的。却現是我拾的。怎不罪過。濟顛道。你不知有一段因果。你前世是個販茶客人。這人是个脚夫。因欺你是個孤客。害了你的性命。謀了你五千貫錢。故今世起利送來還你。這吊死是一命填一命。自此以後與你兩無冤業。故此我昨

日叫你來收了。這宗銀子以結前案。省得被他人得
了。後日又寬纏不了。張公听了。纔放下心。相別回去。
不題。那濟顛獨自個走入城來。信着脚。走到清和坊
王家酒店門首。那店主人每常見了濟顛。便歡喜
喜的。厮叫。這一日全不採着。濟顛道。我又不來。除你
的酒吃。爲何裝出這樣嘴臉來。店主人聽見有人數
說他。方定了神。看見是濟顛。連忙賠罪道。原來是濟
師父。小人因有些心事。出了神去。竟不曾看見師父。
莫怪。且請裡而去。坐一坐。濟顛道。你心下有甚事。這

沙真子作

三

等出神店主人道。不瞞師父說。小人有個女兒。今年十九歲。甚是孝順。不期害了一個怯症。已經半年。日輕夜重。弄得瘦成枯骨。醫生也不知請過多少了。只不見效。多分是個死數。老妻又日夜啼哭。故此小人無可奈何。心中切惱。一時出了神去。不曾看見師父。濟顛道。這個叫做勞病。你肯拚着女兒。同我坐一夜。包管你就好。店主人道。小人的女兒。已是個死人。一般師父。又是一個真僧。這又何妨。濟顛道。你既說不妨。我包管你醫好。但是快將好酒來吃。吃得爽快好得。

爽快店主人久知濟顛行事多有靈感。連忙拿出酒來請他吃。那濟顛一碗一碗直吃到十七入碗。見天色已晚。方分付店主人。叫他將女兒臥房內四圍的窗楞壁縫。都川紙糊得密密的。不許透一點風氣。將香湯替女兒身上洗得潔淨淨淨的。候着自家又是三五碗吃得爛醉如泥。然後走入女兒的臥房內。將房門閉得緊緊的。自却坐在床邊。脫去上身衣服。露出了個精脊背。叫那女兒也脫了上身衣服。也露出脊背來。與他背貼背。手勾手而坐。一面口裡又念道。

醉菩提 第十六回

勞重。勞重。身似蜜蜂鑽人骨髓。食人血脈。患者莫救。醫者難攻。運三昧火。逐去無踪。

那女兒被濟顛勾着手。背貼背的坐着。初時不覺。及至坐久了。濟顛的三昧真火發將起來。燒得那些勞重。更在女子脊背中鑽上鑽下。沒處存身。女子被勞重鑽得又痛又癢。只要將脊背拆開。濟顛將兩隻手反勾緊了。略不放鬆。直坐到五更。濟顛的真火愈旺。那些勞重熬不過。只得從鼻子中飛了出來。那女子就一連幾個噴嚏。濟顛已知是勞重飛出。連聲放了手。

急急下牀來捉時。不道窗外有個人。將窗紙挖破了。來偷看。那勞虫就乘破處走了。又遺害別人。濟顛十分怨恨。開了房門出來。對店主人道。你女兒得了我三昧真火。助起元神。不道勞虫驅去。自此百病不生的了。店主人夫妻兩個听了。好不喜歡。伏在地下。僕的拜謝。又將出五兩銀子來謝他。濟顛道。我出家人要銀子何用。但有酒再拿兩碗來。吃了好走路。店主人應聲不及的。取了酒來。加兩樣蔬菜。濟顛又吃了十來碗。作別出門。回到寺中來。剛是陳太尉因日

前濟顛訪他府中有事。不曾留得他。今日特着整洽
了一對鴿子。一罇美酒。差人送到寺請他。誰想那個
差人也是個好酒的。走到半路上。聞着這酒香。忍不住
過。就借人家一隻碗。偷了一碗酒。揭開了盒蓋。又偷
下一隻鴿子。翅膀來。一齊吃在肚裡。吃得快活。暗想
道。就是神仙也不知道。及走到寺中。恰遇濟顛回來。
遂將酒與鴿子。交與濟顛。道了太尉之意。就要別去。
濟顛道。你且略坐着。好讓我出空了。盒子去。就叫沈
萬法去。取出一隻碗。一雙筋子來。將碗舀着酒。就用

筋去夾那鴿子肉來下。不一時酒也吃完。鴿子肉也
吃盡。那差人就要收了。盆子酒罇。回去。濟顛道。你且
住着酒多少些。入肚無脏也。就罷了。只是這鴿子肉
少了一隻翅膀。却是怎說。那差人見濟顛將鴿子肉
吃得一空。那裡去查賬。便嘴硬道。酒是走急了。或者
路上幌發些不可知。這鴿子是老師父全全的吃下
肚去。怎說這話來。冤我。濟顛道。你道冤你麼。還你個
証見。你便賴不去。遂立到塔前。仰着面向天一嘔道。
鴿子出來罷。只見喉嚨裡呱呱有聲。忽飛出兩隻鴿

子來一隻翅膀是全的。便飛在空中去了。一隻止有
半邊翅膀。飛不去。只在堦前跳來跳去。濟顛對着差
人道。你見恁如今。還是冤你不曾。差人看見濟顛。如
此神通。嚇得跪在地下。只是磕頭道。小人該死了。只
求老師父方便罷。能濟顛笑一笑。向那鴿子作頌道。

兩翅雙飛

一翅單飛

雖然吃力

強是遠如飢

頌罷。那鴿子將一隻翅膀振一振。突然飛去。正是

不可思來不可議

聖手爲之宛遊戲

始知菩薩一點心

只要普爲萬物利

又一日。濟顛出門。開走。遇見一個畫師。扯着他道。我
昨日一時高興。僱畫了一幅喜神在此。你可細看看。
那象那。濟顛同他走進去。一看。大笑道。醜頭怪面。
別像我的情臉。我又無錢送你。爲何替我畫了出來。
畫師道。我感你做人好。故自替你畫了。但是你須自
家題幾句在上面。方好看。濟顛道。這個容易。遂討出
筆硯來。磨得墨濃。提起筆來。寫道。

面黃如臘

骨瘦如柴

這般模樣

只好說

齊 也有些兒詫異。說禪不用安排。
濟顛題罷。謝了齋師。遂拿了神子。一徑進城。到徐家。
禱請舖裏。央他祿。徐家原是淨慈寺的主顧。又與濟。
顛相好。千歡萬喜的。留他吃酒。濟顛見了酒。也不問。
長短。直吃得爛醉如泥。方謔出門。脚高步低。裏一歪。
西一撞。剛走到清和坊。早一交跌倒在地。扒不起來。
竟閉着眼。睡着了。恰值馮太尉的轎。過前導的虞候。
見了。忙吆喝他起來。濟顛道。你是走你的路。我是睡。
我的覺。干你甚事。兩下正在爭嚷。太尉的轎。早到面。

前明罵道。你這和尚。係是出家人。怎如此無禮。濟顛
道。我多吃了一碗酒。一時走不動。在此暫睡。你愛
我怎的。太尉大怒道。你一個和尚。就敢挺撞我。我偏
要管你一番。分付四五個虞侯。將濟顛。扛到府中。當
所放下。喝道。你這和尚。既入空門。須持五戒。却貪酒
題狂醉。臥街坊。怎說無罪。叫從人。將紙筆與他。問他
是何處僧人。有何道行。可實。供來。濟顛。接了紙筆。
竟供道。

南屏山淨慈寺書記僧道濟。幼生宦室。長入空

第十六回

門宿慧神通三昧。今修語具辨才。理叅無上妙
用不穿雲。居羅漢。惟有點頭秦州石佛。自難誇
口賣響。十也。吃得餓打口鼓。儘覓得錢。偈強賽
過德州人。蹉躐壓倒天下漢。尼姑寺裡講禪機。
人俱笑我顛倒。娼妓家中說因果。我却自認風
狂。唱小詞聲。般若飲美酒碗。曹溪坐不遇。
禪床上。醉翻筋斗。戒難持鉢盂。內供養屠兒。袈
裘當於盧婦。盡知好酒顛僧。禪杖打倒龐婆。共
道風流和尚。醉昏昏。偏有清頭。恁條。却無拾

取欲加其罪。和尚易欺。但不犯法。宜威難逞。請看佛面。稍動慈悲。拿出人心。從寬發落。今蒙取供。所供是實。

濟顛寫完呈上。馮太尉雖不深知其妙。但見他揮灑如風。暗自驚羨。及見他名。字是道濟。方說道。原來你就是淨慈寺的濟書記。但我同僚中都說你是個有意思的高僧。爲何這等剗街臥巷。莫非是假的我。問得濟和尚做得好詩。你且做一首供招詩來。我看便知真假。濟顛道。要做詩是一發容易。遂提起筆來。

濟顛

詩一律道

削髮披緇已有年

惟同詩酒是因緣

坐看彌勒空中戲

崗向毘盧頂上眠

撒手便能欺十聖

低頭端不讓三賢

茫茫宇宙無人識

盡道顛僧遶市塵

顛畢呈上太尉大喜道好詩好詩想真個是濟顛僧

了。但今日有此一番不便加一叫左右且放他去罷。

濟顛哈哈的大笑道我和尚吃醉了衝撞了太尉蒙

太尉高情放了只怕太尉查不出玉體香朝廷未必

就肯放你哩。太尉听得濟顛說出玉髓香三字，驚得呆了半响。連忙問道：「這玉髓香，濟師莫非知道些消息？」濟顛又笑道：「貧僧方纔供的賣响十，也吃得飯。這些小事，怎恁不知？」太尉听見他說知道，滿心歡喜，連忙走下座來，將濟顛親自扶起來，重新見千分。宾主坐下，問道：「濟師既知萬望對學生說明。」濟顛道：「貧僧一肚皮的酒，都被太尉盤醒了，清醒自醒，說來恐怕不准。除非太尉布施一壺，還了貧僧的本來面目。或者醉了，反曉得明白。」太尉沒奈何，只得分付當直

濟顛全傳 卷之六
的。整。治。酒。餚。出。來。與。他。吃。正。是。

禪。機。不。便。分。明。說。

假。作。糊。塗。醉。裡。云。

畢。竟。不。知。這。玉。一。香。有。甚。來。歷。濟。顛。就。曉。得。馮。太。尉。
就。這。等。着。忙。且。听。下。不。分。解。

濟顛全傳第十六回終

濟顛全傳第十七回

前生後世爲死夫妻訂盟
轉蠢成靈替虫將軍下火

話說這玉髓香乃是三年前外國進貢來的一種異香。朝廷取來燒過了。就分付馮太尉收好。太尉奉旨。就收放在寶藏庫中第七口厨內。到了上年中秋夜。皇上聖体不安。皇太后取出來燒了祈保。就隨手放在內庫的第三口厨裡。皇上不知。因今要燒香。原叫馮太尉去取。太尉走去取時。已不見了。心上言恹不

敢回旨。故私自出來求籤問卜。恰遇着濟顛。氣惱頭上。正要將他出氣。故有此一番。今見濟顛說着他的心事。怎恁不驚。又聽見說他知道消息。怎恁不喜。只得備酒請他。求他說出濟顛直吃到爛醉如泥。方慢上的說道。這香是舊年中秋夜。皇太后娘上因祈保聖安。取出來燒了。就順便放在內庫第三口厨裡。你爲何問也不去問一聲。却瞎闖上的亂尋說罷。竟辭別而去。那馮太尉半信半疑。却飛奔入朝去查。果在內庫第三口厨內。連皇太后娘上也忘記了。方信濟

顛竟是未卜先知的一尊活佛。那濟顛一日在湖上
閑行，忽見許多人簇擁着兩口棺材過去，又似一起
又像兩起，又見有幾個少年好事的，三七一兩七的在
那裡談論濟顛。听一听，原來前頭一口棺材是王員
外的兒子王宣教，後頭一口乃是陶斯文的女兒陶
秀玉。二人郎才女貌，私相愛慕，暗裡往來。一個願娶，
一個願嫁，誓不他適。後來兩家父母曉得了，道他不
端，逼令別行嫁娶。二人拗不過父母，又不忍負盟，遂
相約了，逃出湧金門，雙七投湖而死。兩家悔恨不及。

第十七回

二

濟真子傳

二

只得各自撈起各自買棺盛殮各自叫人抬去燒化。把這事當做個新文。在那裡說濟顛。捱將上去。說道。若是這段因果。他兩人心還未死。只怕燒他不着。除非我去。方可燒化。得衆人听了。那裡肯信。不道王宣教的材。抬在興教寺。陶秀玉的材。抬到金牛寺。兩處舉火燒化。果然盡皆不着。兩家父母各自驚駭。不知何故。又有那好事的。將濟顛的話。傳到那兩家父母的耳朶裡來。只得央同衆人來請濟顛。濟顛道。要我的下火也不難。但酒是少不得的。兩家父母道。有酒在

寺中。所憑師父去吃。就是濟顛先同到興教寺。陶員外忙取出酒來請他。濟顛一連吃了七八碗。方對衆人道。他二人前世原是一對好夫妻。只因嘴不好。破了人家親事。故此今生父母不遂其願。但二人此一死。雖說是情。却有些節。後世必然仍做夫婦。你們將他兩處燒化。如何肯心死。待貧僧與你移來合化。方可完前因。後緣。王陶兩家。听他說明因果。不敢違拗。遂叫人將陶秀玉的材也抬到興教寺一處。濟顛手執火把作頌道。

今生死了後生上

死上生上捻是情

既已水中全不怕

定然火裡了無驚

移開再活心留恨

相傍成灰骨也榮

漫道赤繩牽不任

蓋棺而後忽親迎

噴 憑此三昧火光

認取兩人面目

念罷舉火燒得烈焰騰空。只見兩個棺中各透出一

道紅光。合做一處冉冉而去。衆人無不驚異。直待化

完。王員外又邀濟顛吃酒。已不知走向那裡去了。那

濟顛一日同沈提點打從官巷口徐表請門前走過。

忽看見壁上裱着濟顛的禪子沈提點題詞。一看稱贊道畫的十分像。但贊得少些。不是盡你的好處。且上面還空着許多白紙。何不再贊幾句。濟顛笑道。恐怕無可贊處了。因叫徐裱補起下來。又寫上幾句道。遠看不是近看。不像。費盡許多工夫。畫出這般模樣。兩隻帶眉。但能掃愁。一張大口。只會吃酒。不怕冷。常上赤脚。未曾老。漸上白頭。有色無心。有染無著。睡眠不覺。江海波渾身。襤褸害風魔。桃花柳葉無心戀。月白風清笑與歌。有一日。倒

騎驢子歸天嶺釣月耕雲自琢磨

濟顛題罷沈提點道如今纔覺這神子上有些精神。遂邀了徐祿禧一齊到通津橋酒樓上去。三個人說說笑笑。一直吃到傍晚方各散去。此時是八月天氣。杭州風俗喜鬧。促織兒那些太尉內臣尤爲酷好。往七賭大輸贏。却說東花園土地廟隔壁一個賣青果王公的兒子。叫做王二。專靠着提促織賣。一日五更出正陽門。提促織剛走到苧蔴邊。聽見一個在裡面叫。得好好。分開了苧蔴。一看。只見看見一個促織兒站在一

條火赤練蛇頭上。吃了一驚忙取塊石頭照着蛇身上打去。蛇便走了。那促織兒早已跳在地上。王二慌向腰間取出單兒來。趕着草了。再細看時。却十分生得好。不勝大喜。急忙回家。叫老婆取碗淨水浴一浴。放在盆內。將好食養了兩日。拿出來合人鬪。就一連贏了幾場。一時竟出了名。一日王二正鬪贏了。打從望仙橋上過。正遇着張太尉。喝道回家。王二手裡捧着盆兒。立在旁邊。讓他過去。不道那張太尉最喜的。是促織兒。看見王二捧着盆兒。便分付住了驛。叫王

二近前討看王二將促織呈上。太尉開盆一看見生像比尋常不全。滿心歡喜對王二道。你把這虫兒賣與我罷。王二道。這個虫兒乃是小人父親所愛。相公要買須待小人回去與父親說了。然後送來。太尉道。你若肯賣我與你三千貫錢。一副壽板。王二謝了。忙回家與父親說知。王公道。張太尉既肯出許多東西。怎的不賣。須快些送去。不要錯過了。王二道。今日送去太覺容易。不值錢。明日送去罷。遂將盆兒收進去。放好。自都出門去。胡走與那院裏張太尉。

個虫兒十分愛他。又不見王二送來。隨差一個幹辦。叫一個棚頭同到王家討信。王公接着說道。闖一場。麻一場。其實好個虫兒。棚頭道人上說好。我到從不曾見。王公道。待我取出來與你看。遂到裡面去。撥出個盆兒來。放在桌上。揭開蓋。要叫棚頭來看。不防那虫兒早一跳。上出盆來。直跳出門外去了。三個人連忙趕出來。捉早被隣家一隻鷄子走將來。一嘴啄將去。吃了。王公看見。氣得啞口無言。幹辦與棚頭說道。王公好沒造化。三千貫錢。一副壽板。白七的送與

了只得去。四覆太尉不題不多時。王二回家。王公料是瞞不過。只得將幹辦與柵頭要看。被鷄吃了之事。細上說了一遍。王二急得爆跳。把桌子一掀。碗碟盤子打得粉碎。又不好埋怒父親心上。又氣不過。只得走出來散悶。剛走到十字路口。忽撞見濟顛。笑嘻嘻的從對面走來。向王二道。你不消氣。若肯請我一醉。我包管向你隣家這隻鷄兒討還你的原。虫兒王二暗想道。他怎知我的倪。織兒被鷄吃了。這話甚是。賤賤便道。請你不難聽。憑老師父放量吃個大醉。但

須要講明。若沒有原由。兒還我那時脫襖衫。還酒錢。老師父莫要怪。濟顛道。貧僧從來不打誑語。你但請放心。王二也是個好酒的。況是心上納悶。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全濟顛到一個酒店裡去。你一碗。我一碗。直吃得稀泥爛醉。方纔起身。王二醉則醉。事在心頭。臨出門。還問濟顛道。酒已請你吃了。虫兒幾時還我。濟顛道。明早五更頭。若沒有。只管來剝襦衫。若有了。却還要請我。王二道。若果真有了。便再請你兩個別了。王二一徑回到家裡。王公怕兒子瑣碎。躲在房

裡不出來。王二酒又醉，心上又氣，跌倒在床上就睡着。一覺直到五更，纔醒轉來，只聽得吱七的叫，又驚又喜，慌忙扒下床來聽。一聽原在盆裡的聲音，推開窗子，放入月光來，將盆兒撥到窗前，揭開蓋一看，那個原虫兒却好端端的在裡面。原來日間雞吃的，乃是三尾聒子。王二看得分明，滿心大喜，忙叫父親道：「何公，你不要着急了。日間雞吃的，乃是三尾聒子。」原虫兒自在。王公聽了道：「好呀，好呀，也扒起來。」王二又將濟顛許還的話說了一遍。又正兩對子。

也不再睡。生到天明。王二叫老婆收拾早飯。吃了。捧
着盃兒。竟投張太尉府中來。門公報知太尉。太尉叫
王二入去問道。昨日幹辦來說。你這虫兒。被雞吃了。
甚是可惜。你今日莫非又有個好的送來。王二道。
昨日父親不知。拿出來看。被雞吃的。乃是三尾貼子。
這個好虫兒。端然在此。太尉大喜。收了促織兒。就發
出三千貫錢。一副壽板。與他。王二拜謝了。叫人扛了
回去。果真的去尋着濟顛。又請他吃了一頓酒。却說
張太尉得了這個促織兒。當日就拿去與石太尉聞。

只一場就贏了石太尉三千貫錢。連闖了三十餘場。上上皆勝。張太尉喜之不勝。因替他起個勇名叫做王彥章。愛之如寶。不期養至深秋。大限已到。太尉甚是痛惜。打個銀棺材。盛了香花燈燭。供養了三七二十一日。方與他出殯。請了濟顛來與他下火。棺至万家峪。濟顛乃手執火把。念道

這妖魔本是微物。只窩在石崑泥穴。時當夜靜更深。叫徹清風明月。貼得天涯遊子傷心。叫得

一見面怒尾張牙再鬧時揚鬚鼓翼羸者搨翅
高鳴輸者走之不及得利則寶鈔盈千賞功只
冰飯幾粒縱有金玉雕籠都是世情虛色倏忽
天降嚴霜任你彥章也熬不得仗此無名烈火
及早認出本來面目

夷

托生在功德池邊

相伴念阿彌陀佛

濟顛下火畢忽一陣清風起在空中現出一個青衣
童子合掌當胸向濟顛稱謝道深感我師點化弟子

已得超昇矣。言訖不見。張太尉看見。滿心歡喜。邀請濟顛到府中吃酒。是夜就在太尉府中住了。到了次日。別了太尉。回寺打從王錦衣府前過。忽聽得府裏鼓鈸與哭聲。甚是鬧熱。因向管門的堂候官問其緣故。堂候官道。我家老爺中年無子。後房有十來個小奶。七前年纔生得一位公子。愛惜如寶。不期昨夜死了。請僧人在此做佛事。所以哭泣。濟顛道。既如此。可通知說我濟顛要見。堂候官稟知錦衣。錦衣將濟顛接進去。相見道。你來得正。我有一事。立小人等。

語送他入土。使他別生好處。濟顛道：入土不如送他下火。大叫他生在別處。不如還生在相公家罷。錦衣道：下官此時心緒已亂。但憑老師超度罷。濟顛道：既是如此。可速抬出來。就當廳燒化罷。不要誤了時辰。又被他人占去。王錦衣忙叫人扛出棺材。在廳前丹堦中放下。濟顛手執火把道：小公子。小公子來何遲。去何速。與其求生。不如傍熟。

嘆。大夢還從火裡醒。銀盆又向房中浴。

王錦衣在廳上。看着濟顛火化。早有侍妾來報道。恭
喜老爺第七房劉奶。添了一位公子了。王錦衣大
喜不勝。方知濟顛佛力無邊。忙命備酒留他。濟顛儘
量吃了一醉。方辭別圓寺。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
分解。

徐居士疏求度牒

張提點醉索題詩

話說濟顛別了王錦衣。回轉寺中。連日無事。那一日。在廚房下。脫下直裰。來捉虱子。忽見一個少年居士。手裏拿着一封書。走進來。向火工問道。我要求見濟。書記。纔在方丈中間。知客說在厨下。不知那一位是。火工道。那位捉虱子的。就是那居士。聽了。遂走到面前。施禮道。小道乃講西堂之侄。徐道成。雖已出家數年。却未曾披剃。故師叔特致書相求。老師父開一疏。

通真子傳
簿求一人披剃。敢望師父慈悲。濟顛接書看了道。你
既要我開疏。空口說也無用。須要買酒請我方妥。徐
居士道。要請師父。只好酒肆中去飲三杯。濟顛道。只
要有酒吃。就是酒肆中。又何妨。披上直裰。逕出山
門。同到王家酒店坐下。原來徐居士身邊帶得錢少。
儘數先交與店家。叫他取酒來吃。濟顛吃到七八碗。
正還要吃。早已沒了。沒奈何。只得就借店家筆硯。叫
徐居士取出疏簿來。信手寫道。

袈裟又不周。我勸徐居士。只合罷休。徐居士見了。心上老大的不喜歡。使道。我特來求師。父開疏。要求施主。剃度做和尚。怎的。老師父反寫個罷休。罷休。濟顛道。酒不發。只好罷休。你若必定要做和尚。只要請我吃個大醉。包管今日就有度牒。徐居士無奈。只得脫下夾道袍。又當兩貫錢。酒請濟顛吃得酣然。方又提起筆來。續上二句道。

出門撞見龐居士
笑回來先了頭

濟顛題完。竟是去了。徐居士無可奈何。拿了疏頭。取

路望六條橋來。將到岳墳。只因心下不爽快。身上又冷。只管沉吟。不曾抬頭。忽一天尉過。竟冲了他的轎子。早被虞侯捉住。王二問道。你是甚人。這等大胆。敢冲本府的道子。徐居士跪下稟道。小道叫做徐道成。久已願做和尚。因無度牒。故往淨慈寺求濟書。記寫疏頭。募化施主。披剃。不料他詐我的道袍。當酒來吃醉了。疏頭又寫壞了。心下惱悶。不曾抬頭。故冲了相公的旌節。非敢大胆。王太尉道。且取疏頭來。

剝僧人。尚未拾動。你實上。有緣遇着。遂將徐居士帶到府中。取出一道與他。恰上是第一名。徐居士拜謝。而出。方知濟顛之妙。正是

說時只道狂。驗後方知妙。所以日月禿。只在空中照。

一日濟顛想起開生藥店的張提點。久不曾相見。遂在長橋起船。到錢塘門上岸。望竹竿巷張家店中。衣却見張提點的妻子在外邊。遂上前施禮。叫聲孺人。

提點在家否。原來這個婦人最憐和尚。看見濟顛便
放下臉來道。不在家。濟顛蹙轉身往外就走。那張提
點忽從布幙裏鑽將出來。呵上的笑道。我回來。了久
不相會。可請坐。吃三五盃去。一面就走出外邊來。邀他。
濟顛道。酒雖要吃。我見了你娘子。實上的有些怕他。
吃不下。張提點道。既是這等。到市上去。何如。濟顛道。
甚好。甚好。二人就同走到昇陽宮酒樓上。坐定。酒保
燙上酒來。濟顛一上手。就吃了二十來碗。吃得興發。
說道。你們娘子。怪來。公你。在。市。上。買。酒。吃。也。能。

好處。我有個小詞兒。唱與你聽着。

日七貪杯醉似泥。未嘗一日不昏迷。細君發怒。將言罵道。是人間好酒兒。莫要管。且休痴。人生能有幾多時。杜康會唱蓮花落。劉伶好舞哩囉哩。總不如淵明賞菊。靖東籬。今日人何在。留得好名兒。

張提點聽了。連聲贊道。妙絕妙絕。我偶然帶得四幅箋紙在此。趁你今日閑替我寫四幅。弔掛藏在家裡。待你百年之後。時常取出來看看。也是相與中一念。

濟顛口裏不說。心裡想道。這話分明是催我死也。遂
答道。也好也好。張提點在袖中取出箋紙。鋪在桌上。
又問酒家借了筆硯。濟顛信手寫出四副字來。

其一

幾度西湖獨上船
篙師識我不論錢
一聲啼鳥破幽寂
正是山橫落照邊

其二

湖上春光曲又灣
湖邊畫棟接雕欄
筭來不用一錢買
輪與山僧閑往還

其三

隔岸桃花紅不勝
夾隄楊柳綠堪憎
兩行白鷺忽飛去
冲破平湖一點青

其四

五月西湖涼似秋

新荷吐蕊暗香浮

明年花落人何在

把酒問花也點頭

濟顛寫完道。我今日沒興做詩。寫亦胡亂。只好拿去
遮上壁罷。張提點道。寫作俱佳。有勞大筆。可再吃幾
杯。活也。心情。濟顛道。我今日沒心情吃酒。倒不如那
裡去閑散也罷。二人相攜着。信步走到望仙橋下。那
橋堍下有個開茶坊的陳乾娘。看見濟顛走過。便叫
聲。濟師太。那裡去。請裡面吃杯茶歇也。脚去。濟顛道。
好也也。正想茶吃。遂同張提點進去坐下。陳乾娘忙

點了兩盞香茶送來。濟顛吃完了，叫道：「陳乾娘，難得你好心，時常來擾你的茶，無以爲報。我有一軸軸子，哥放在白馬廟前杜處士家，我寫個帖兒與你去討來愛好的放着。後來自有用處。」陳乾娘謝了。時人去討了來，家一看，却是病懨懨的，瘦和尚，心裡不喜，說：「是這個東西，有甚用處？」捲起來，撒在半邊。直到後來，濟顛死了，衆太尉要尋濟顛的神子，叫幹辦各處裱店尋問，那裱得，有直到遇着杜處士，方知陳乾娘茶坊裏有一軸石太尉將三下貫錢，也買得。

詔且說濟顛同張坊出丁茶坊門去不多時。只見
一担海螵。張提點道。我聞蛾虬皆可作須。不知這海
螵見濟師能作一須否。濟顛即信口作須道。

此物生在東海西

又無鱗甲又無皮

雖然不入紅羅帳

常與佳人作嘴兒

張提點大笑道。須得妙。遊戲中大有禪意。此時正是
五月天氣。忽然一陣雨來。二人只得走入茶坊暫避。
濟顛見人拿了雨傘走過。因信口題道。

一竿翠竹獨力支撐。幾幅油皮四圍遮蓋。摩破

時條上有眼。聯落處節上皆穿。雖日假合不異。生成慢道。打開有時。放下擔當。雲雨饒他。麩濕盆傾下。別造晴乾。借此權爲不漏天。須臾雨住。兩個又走到長橋。聽得鼓鈸之聲。却是賣僧。餽兒的王媽上家。與王公做小。祥功德張提點道。怎這樣人家也。做功德齋僧。濟顛道。怎做不得。豈不知有詩道得好。

唐家街裏閑遊賞

媽上家中請和尚

百親錢在米食

三三三

濟顛道。又有一詩爲証。

媽七好善結良緣。

齋僧不論聖和凡。

雖說真中施捨去。

少時精裡送來還。

張提點笑了一回。二人又往前走。七到清波門。忽見一家門首。晒着一缸醬。濟顛看。一看。叫了兩聲阿呀。阿呀。已走過了。想了想。又縮轉來。解開褲子。將屁股坐在醬缸沿上。就像上毛坑的一般。嘩。嘩。嘩。嘩。的就撒了半缸。那晒醬的人家。有個小厮。看見了。連聲叫。

苦。急。七。趕。出。門。來。要。扯。住。他。斷。鬧。濟。顛。已。遠。七。的。走。
了。小。廝。忙。去。通。知。主。人。主。人。亂。嚷。道。甚。急。和。尚。敢。如。
此。放。肆。待。我。趕。上。去。扯。他。轉。來。要。他。賠。傍。邊。走。過。一。
個。隣。舍。來。勸。道。我。認。得。這。個。和。尚。就。是。淨。慈。寺。裡。的。
濟。風。子。你。就。趕。上。他。止。好。罵。他。兩。句。打。他。兩。下。他。一。
個。光。身。子。有。甚。急。賠。你。倒。不。如。認。悔。氣。快。七。的。倒。去。
罷。那。主。人。聽。說。是。濟。風。子。嘆。了。一。口。氣。叫。小。廝。進。去。
再。叫。出。個。大。漢。來。相。幫。抬。到。溝。邊。去。倒。自。己。掩。着。鼻。
子。在。傍。邊。看。不。道。這。每。個。倒。一。半。加。將。紅。燈。在。裏。

錢的鑿出兩條茶鍾粗細的火赤練蛇來。盤着拾錢的頭上亂攪。二人突然看見胆都嚇碎。叫一聲阿呀。丟了手。將醬缸打得粉碎。那蛇就鑽入溝裡去了。醬裡還有無數的小蛇。遊了一地。主人看見又驚又喜。道。原來濟瀝子故作此態。是救我一家性命。若不虧他。吃了這醬。豈不是死。連恁同着幾個人。急七趕上去謝他。已不知往那條路上去了。却說那張提點。一把拖了濟瀝。急七的走了一程。纔說道。你雖是遊戲。豈不壞了他一缸醬。倘他們捉住你要賠。却恁恁處。

第十八回

濟顛道你却不知。這醬內有毒蛇在內。受了毒氣。若
吃了。定要傷人。我借此救他一家性命。張提點半信
不信。一面說。一面走到了一個古董舖門首。二人站
定看。忽屏門開處。裡面走出一個婦人來。三十上
下年紀。生得好個模樣。見正打點到門首來。做甚念
看。見有在外。就縮轉身走了進去。濟顛猛抬頭看
見。叫一聲阿呀。也不分內外。竟趕將進去。雙手將那
婦人抱定。不知做出甚念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濟顛全傳第十八回終

雙全傳第十九回

救人。不。輒。歎。沸。力。不。如。天。數。

悔。予。多。事。懶。飲。酒。倦。於。看。山。

却說那濟顛趕將進去。將那婦人抱定。把口向那婦人的頸項裡着實咬。那婦人急得滿臉通紅。渾身汗下。高聲大叫道。罷了罷了。恁青天白日。和尚敢如此無禮。裡邊養娘小厮們聽見。都跑將出來。扯住濟顛。亂打亂罵。濟顛任他打罵。只是抱着婦人的頸項。咬。當不得養娘小厮在光頭上打得。竟將手略鬆得一。

沙。其。之。作。一。
鬆。那。婦。人。掙。脫。身。子。跑。進。去。了。濟。顛。見。那。婦。人。進。去。了。跌。着。脚。道。可。惜。可。惜。還。有。一。段。未。斷。尚。站。在。堂。前。不。走。幸。喜。這。店。主。人。不。在。家。養。娘。見。婦。人。脫。身。進。去。也。就。跟。了。進。去。了。一。個。小。厮。奈。何。不。得。濟。顛。只。得。走。到。門。前。叫。喊。鄰。舍。來。相。幫。張。提。點。乘。空。就。扯。着。濟。顛。走。那。裡。雖。然。走。出。幾。個。鄰。舍。來。認。得。是。濟。顛。知。他。不。是。個。歪。和。尚。落。得。做。人。情。也。不。來。趕。這。裡。張。提。點。扯。着。濟。顛。走。得。遠。了。纔。埋。怨。道。你。縱。顛。也。要。顛。得。有。些。影。子。怎。一。個。出。家。人。沒。因。從。山。也。背。着。婦。人。的。頭。子。去。

取笑濟顛嘆了口氣道。你不知道這婦人頸項裏已現出了縊死的藤素痕。我一時慈悲。要替他咬斷。只咬斷了兩股。苦被這些冤業不肯散。將我打開。救人不能救。轍好不懊惱。張提點也還不信。過了兩日。再來打聽。這個婦人因與丈夫爭氣。果然自縊。藤繩已斷了兩股。推一股不斷。竟縊死了。方嘆濟顛的法力。果是不凡。且說當日濟顛同張提點。又往前走。走得熟了。又走進一個酒店裏來。兩個又吃。濟顛略又吃了幾杯。卽停杯作頌道。

平真入正 第十九回

漢真子傳

二

朝也吃。暮也吃。吃得喉嚨滑似漆。吃得肚皮壁
立直。吃得眼睛睜。做白吃得鼻頭糟。成赤有付
汝陽三斗。有時淳于一石。有時鯨吞。有時龍吸。
有時效籬下之陶。有時學甕傍之卑。吃得快有
時。月趕流星。吃得久有如川流不息。吃得乾有
如東海飛塵。吃得滿有如黃河水溢。其色美珍
珠琥珀。其味醇瓊漿玉液。問相知。麴蘖最親。論
朋友。糟曲莫逆。一上手。五臟欣隨。未到口。涎流
三尺。只思量他人請。解我之饑。並未嘗我。故在

還人之席。倒於街。卧於巷。似失僧規。醉了。醒。七
了。醉。全虧佛力。貴。不。侯。要。我。超。度。生。靈。其。不。節
出。來。任。我。口。腹。貪。饕。大。和。尚。要。我。開。題。緣。簿。莫
不。沾。將。來。在。我。杯。盤。狼。籍。醒。七。然。醒。七。然。果。然
醉。了。一。生。昏。七。然。沉。七。然。何。嘗。醒。了。半。日。借。此
運。笑。罵。之。神。賴。斯。混。風。顛。之。跡。想。一。想。菩。提。心
益。是。徒。勞。算。一。算。觀。音。力。於。人。何。益。在。世。間。只
昏。胡。纏。到。不。如。早。些。圓。寂。雖。說。是。死。不。如。生。到
處。是。動。虛。靜。實。收。拾。起。油。嘴。一。張。放。下。了。空。拳

第 十 九 回

三

兩隻花落鳥啼若不自知機酒闌客散必遭人
而叱射洪春色漫說莫論蘭陵清醞休誇無匹
縱美於打辣酥卽甜如波羅蜜再若嚼時何異
於曹溪一滴

濟顛頌罷笑一笑卽放下酒杯立起身張提點見他
瀕飲也不苦勸還了酒錢走出來便道你旣不喜吃
酒原同你到湖上看七山水罷兩個攜手來到湖上
倚着堤柳看那兩峰二湖之勝濟顛會悟於心又作
頌道

山如滑水如眼。日送美人顏色。花如笑鳥如歌。
時展才子風流。雖有情牽絆人。而水綠山青。依
然自在。即無意斷送我。而鳥啼花落去也。難留。
一三過許多香車寶馬。消磨了無數公子王孫。
書舫笙歌。不異浮雲過眼。紅樓舞袖。無非水上
浮鷗。他人久住。得趣已多。老僧暫來。興復不淺。
你既丟開。我又何立在此。只道身閑。看將去。
早已眼倦。

曉 非老僧愛山水。竟忘山水。蓋為看於見。不知

看其不見。

是時天氣甚熱。有一後生挑了担辣一粉賣。濟顛到張提點道。這辣釐粉甚美。要你做個主人。張提點道。這小事。你但請吃。是我還錢。那後生盛了一碗來。濟顛只兩三口便吃完。又叫盛來。張提點道。此物性冷。怕壞肚腹。不宜多吃。濟顛道。吃得爽快。管那肚皮餓甚。一碗一碗吃了半篩。張提點還了錢。見日已啣山。正待送濟顛回寺。却好沈萬法來尋濟顛。遂別了張提點。沿着湖塘回寺。到了寺中。就一經人房去。驀到

了二更天氣。只聽得肚裏碌上地作響。因叫沈萬法道。我肚裏有些作怪。可快些起來扶我到東廝上去。沈萬法慌忙起來。攙他下床。剛走出房門。濟顛對一聲不好了。早一陣一陣的瀉。將出來。不期門外正有一個園頭在那裏打地舖。不曾提防。被濟顛瀉了一頭一臉。園頭着了急。亂嚷道。就是瀉肚也該忍着些。恁就劈頭劈臉的撒來。濟顛自覺理短。只得賠個小心道。阿哥休怪。是我一時急了得罪。園頭沒法。只得自己去洗濯。誰想濟顛這一夜瀉個不在。纔睡下。又扒了

第十九回

濟公全傳

起來。甚覺疲倦。到天明。飲食俱不要吃。松長老得知。忙自進來看道。濟公。你平日最健。爲何今日一病。卽疲。愈如此。濟顛也不開言。但信口作頌道。

健也。健也。何足羨。止不過要在人前。推門面。吾聞水要流乾。土要崩陷。豈有血肉之軀。支撐六十年。而不變。稜也。的瘦骨。幾根。鱗也。的精皮。一片。既不能坐高堂。享美祿。使他安閑。何苦忍飢寒。奔道路。將他作賤。現真不真。假不假。世法難看。且酸的酸。鹹的鹹。人情已厭。夢醒了。誰一刻也。

難留看破了。縱百年亦有限。到不如瞞着人。情
上去靜裏自尋歡。索強似活現世。烘上的動中
討埋怨。急急思歸去。弄大限之相催。欲返本來實
自家之情願。

大雪來。烈日去。冷與暖。弟子已知。旣乾矣。瓊
竭矣。醉與醒。請老師勿勸。

松長老聽了。因嘆羨道。濟公來去如此分明。禪門又
添一重公案矣。不必強他。可扶他到安樂堂去靜養。
罷沈萬法聽見師父要辭世相守着。只是哭。濟顛道。

濟顛道。你休得哭。我閑時賴你追隨。醉裡又虧你照顧。今日病來。又要你收拾。你一味慇懃。並無懶惰。實是難爲了。你且你拜我爲師一場。要傳你法。我平日只解顛狂吃酒。又無法可傳。欲卽將顛狂吃酒傳你。又恐你不善吃酒。惹是招非。反悞了終身。壞了佛門規矩。到不如老上寶上取張紙來待我寫一字與你。問王太尉討張度牒來。做个本分和尚了。你一生罷沈萬法。聽了。又哭道。師父休爲我費心。只願你托天地病好了。再討度牒也不遲。濟顛道。我要休矣。不能久待。可

快取紙筆來。沈萬法見師父催，只得走出來與衆僧商量。衆僧道：「師父既許你討度牒，他做了一世高僧，豈無存下的衣鉢？雖沒有存在寺中，畢竟寄放在相知人家。趁他清白，也要求他寫個執照，明日死後好去取討。」沈萬法搖著頭道：「我師父平日來了便去，過而不留，如何得有監寺道你師父相處了十六載朝官二十四太尉十八行財主，莫說有衣鉢寄頓，就是沒有，也要化些衣鉢與你。若不好說得，可多取一張紙來，待我們替你攛掇。」沈萬法依言取了兩張紙。

來。放在濟顛面前。濟顛取一張。寫了與王太尉求度牒的疏。見桌上還有一張。便問道。這一張是要寫甚念的。沈萬法噙着眼淚。不則聲。監寺在旁邊代說道。沈萬法說。他與你做了。一場徒弟。尚是初入門。未得甚念好處。指望師徒長久。慢上的掙去。不幸師父今日又生起病來。他獨自一身。恐後來難過。欲求師父將平日寄散在人家的衣鉢。寫個執照與他。叫他胡亂取討兩件來。做个憶念也好。萬望師父慈悲。濟顛聽了。微笑道。他要衣鉢。有七上。待我寫個執照與他。

去討臨寺。聯喜道：何如沈萬法造化也？只見濟顛提
起筆來寫道：

來時無墨得

去時無墨得

若要我衣鉢

兩個光那袋

濟顛寫完，便擲筆不言。監寺好生沒趣。沈萬法取出
了二紙，到方丈中來，與長老看。長老道：你師父看得
四大皆空，只寄情詩酒，有甚衣鉢？你莫若拿此字到
王太尉府中去，取了度牒來，也是你出身之本。沈萬
法道：長老分付的是。因急去討了度牒來，四叟師

濟顛至傳
父濟顛又叫他去報知各朝官太尉說我師父於今
本年五月十六日示寂歸西特請大檀越一送沈萬
法報了回來濟顛已睡了到了次早忽又叫起無名
發來嚇得衆僧只叫得苦想又是火發了慌忙報知
長老長老全衆僧齊到安樂堂來看時有分教
來去旣明靈不昧 皮毛脫却換金身
畢竟不知真個又火發否且聽下回分解

濟顛全傳第二十四

來去明一笑歸真

感應神千秋顯聖

却說長老全衆僧齊到安樂堂來看時。並無動靜。只見濟顛盤膝坐着。對長老道。弟子今日要歸去了。敢煩長老做主。喚個剃頭前來。與我剃淨。省得毛茸七的。不便見人。沈萬法斷有了度牒。亦求長老與他披剃了。也可完我一樁心事。長老一一依從。須臾剃完。忽報說朝官太尉。并相識朋友陸續來到。濟顛忙叫沈萬法去燒湯洗浴。換了一身潔淨衣服。沈萬法因

沙身至信

匆忙之際。不曾備得信鞋。一時無措。長老道。不消着
急。我有一雙借與你師父穿去罷。忙取出來付與沈
萬法。替濟顛換了。濟顛見諸事已畢。坐在禪椅上。叫
取交房四寶。寫下一首辭世偈言道。

六十年來狼籍

東壁打倒西壁

如今收拾歸來

依舊水連天碧

寫完放下筆。遂下目垂眉。圓寂去了。沈萬法痛哭。一
身來官俱拈香禮拜。各訴說濟公平日感應神通。不
能盡述。於忽過了三日。眾僧持請江心寺內。全大

長老與濟公入會。第二日松長老又啓建水陸道場。爲他助修功德。選定了八月十六日出喪。到子那日。衆人起龕。鼓樂喧天。迎喪到虎跑山門。衆僧又請了宣石橋長老。與濟公下火。宣石橋長老手執火把。道大衆听者。

濟顛濟顛。落脫多年。犯規破戒。不肯認偏。喝佛罵祖。還道是謙皮子。隊裏逆行。順化散聖。門前掘地討天。臨回回首。坐脫立化。已成將盡之局。辭世偈出。凡入聖。猶自辨無上之虔。還他本色草。

料方能滅盡狼煙。

夷。火光三昧連天碧。狼藉家風四海傳。
宜石橋長老念畢。舉火燒着。火光中舍利如雨。須臾
化畢。沈萬法將骨殖送入塔中。安放妥子。然後回棧。
別日到淨慈寺山門前。只見有兩個行脚僧迎着問
道。那一位是松少林長老。長老走出來問道。二位
師父何來。問着貧僧。不知有何見教。二僧道。小僧兩
月前在六和塔會見上刹的濟書記師父。有書一封。
姓張。托小僧可與長老。因在路就呈交。今特來到。

這百行囊中取出二物送與長老長老接來一看忽
大驚道。這雙鞋子乃濟公臨終時老僧執手取出與
他穿去的。明亡燒化爲何今日又將原物寄還。真不
可思議矣。且拆開書來看。內中有何說話。

愚徒道濟稽首焚香致書於少林大和尚法座
下。切以木流雲散。容易別離。路遠途遙。急難會
面。嗟。世事華之無常。痛人生之莫定。然大地尚全。
寸心不隔。目今桂子香濃。黃花色勝。城中車馬
平安。湖上風光無恙。我師仗裏擔當。閑中消受。

第二十四回

無量無邊常清常淨。拜致殷勤。伏惟保重。濟不
慧。鎖開地孔。推倒鉄門。針尖眼裡。走得出來。芥
菜子中。尋條去路。幸我佛慈悲。不嗔不怪。頗老
天寬大。容通容逃。故折了錫杖。不怕上高。下低。
破却草鞋。管甚拖泥帶水。光著頭風。不吹雨不
灑。何須竹笠。赤著體寒。不犯暑。不侵要。甚衣包。
不募化。爲無飢渴。嫩莊嚴。因乏皮毛。萬里尋聲。
救苦。當行則行。一時懶動。雀巢。要住。卽住。塞旁。
門。久非左道。山下。峯已。倒。西天。一。出。身。外。法。山。

全無掛得。雙手劈開金鎖。殊覺逍遙。似寄尺一
之書。少達再生之好。雖成新夢。猶是故人。長嘯
一聲。萬山黃葉落。四頭一望。千派碧血。八流尚有
欲言不能。遍及乞傳。與南北兩山。常以花新柳
綠。爲報東西諸寺。急須敲打。鐘鼓情長。盡盡者
短。不言。

又
鎮付沈萬法道。

着不着。錯認。篋籬爲木杓。不料三更月。正西。顯
麟撼斷黃金索。幼年曾到雁門開。老去重將醉

濟公傳

四

眼看記得面門當一箭。至今猶自骨皮寒。只因
面目無人識。又往天台走一番。

松長老看完。不勝嘆羨。道濟公生前遊戲。死後神通。
非自露靈人。誰能識。因將書鞋二物。傳示衆人。那兩
個行脚僧。方知濟公已死。驚得呆了一時。朝官太尉。
以及相識朋友。曉得此事。無不稱奇。恚恨從前之失。
於敬禮也。正是

鐘不撞不鳴

鼓不打不響

菩薩顯神通

人纔知景仰

又過了些時。忽錢塘縣中一個走卒來見長老。道小人在台州府公幹。偶過天台山。遇見上刹的濟師父。他原認得小人。有書一封。托小人寄與長老。故小人待上送來。他說還有些時耽擱。不得就回哩。長老接看。拆開細看。却是兩首七言絕句。

其一

非軌飛過浙江東

四首樓臺渺漠中

傳與諸山詩酒客

休將有限恨無窮

脚絆緊繫恨無窮

拄杖挑雲入亂峰

其二

欲識老僧行履處

天台南岳舊家風

第二十四

長老看了。又嘆羨道。濟公原從天台來。還從天台去。來去明白。真是羅漢轉世。故一靈不昧。走卒听了。方驚道。小人只認是活的。原來死了。吐吞而去。又隔了一二十年。淨慈寺的山門傾倒。長老寫緣簿。叫人四方去化。止化得些零星磚瓦。細碎木頭。不得成功。長老正在煩惱。忽有一范村客人。送了一牌大木來。要尋濟師父收管。長老不知緣由。因問道。這木頭是那位檀越發心捨的。那客人道。就是小客捨的。長老道。不知老客爲甚發心施捨。這許多大木。那客人道。這

些大木。一向乾在山中。已經二三十年。不得出來。有一位師父。說是上刹的書記僧。叫做濟顛。要化小客。喜捨一牌。與淨慈寺蓋造山門。就包管這些大木出山。彼時小客應承了。果蒙佛天保佑。一夜山水驟發。一山的大木。都淌了出來。候此小客不昧善緣。特送此一牌來。可請濟師父出來。收明白了。好勾緣簿。長老所得分明。忙叫人焚香點燭。拜謝濟公。然後留齋。對客人道。濟書記已西歸久矣。客人方知是他顯聖。又驚又喜。齋罷而去。合寺僧人。無不感仰。徒弟沈萬



法一味實修。陞至監寺。壽年九十三歲而終。自蓋山門之後。累已顯靈於朝官太尉之家。書難盡載。有詩為証。

黃金百煉費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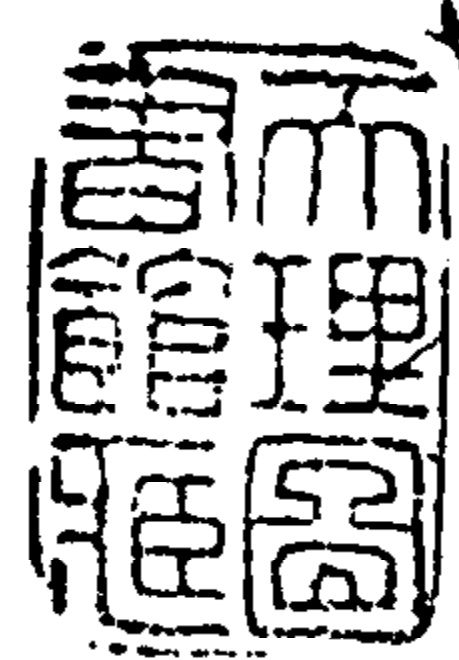
費盡工夫只當無

若是此中留得種

任君世上去耕鋤

濟顛全傳第二十四終





李笑翁先生彙輯言世選言

第一回

靈光閣織女表誣詞

第二回

慈航渡朱生救功畜

第三回

王荆公兩請東坡

第四回

言世選言

八



蘇小妹三考少游

第五回

許長公二難讓座

第六回

陳希夷四辭朝命

貞祥堂彙纂警世選言集

○靈光閣織女表誣詞

銀燭秋光冷畫屏

輕羅小扇撲流螢

天銜夜色涼如水

卧看牽牛織女星

這首詩唐時杜牧之所作。單道七夕的光景。那唐朝的詩人如魏徵。張九齡。揚炯。駱賓王。陳子昂。張說。孫逖。李白。孟浩然。王維。柳宗元。賈島。趙顛。溫庭筠。段成式。岑參。韋應物。李頎。秦韞。潘常建。丁仙芝。張的。劉長

卿等名士不少。七夕詩頗多。為何單道杜牧之這詩。看官有所不知。因末句說卧看牽牛織女星。因這句有個評論道他詩思在有意無意之間。不比別人指定牽牛織女的說話。故借他做個開談話柄。且說牛女原是天上二星。列在二十八宿內。是那二十八宿乃是

虛	角
危	亢
室	氐
壁	房
奎	心
婁	星
胃	箕
昂	斗
畢	牛
參	女

參 井 鬼 柳 星 張 翌 軫

這二十八宿各占分野。布列四方。古來才子遇七夕。日必稱牛。即織女。烏鵲填橋。穿針乞巧的事。後人習以為套。更村夫監牧婦女。無不稱信其事。你道天上事。可是人間知的。况星宿乃神聖。那有淫褻之理。今人誣謗他。豈無罪衍。若高明者。決不信此怪誕之言。何得詩賦中每用此也。因有此憑據。故不得不用。憑據在那處。却在

選言集

一可

二

齊偕記

淮南子

淮南子道七月七夕天河織女會牛
 即齊偕記說天織女乃天帝之子因機樞勞
 苦天帝憐其獨居使嫁與河西牽牛之夫嫁後竟廢
 文工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一年只會一度有這出處
 故才人借此作活套詩料却不知此乃荒唐之說說
 話的且莫絮叨却是為何看官且聽這段奇聞出在
 唐時浙江會稽地方有個處士姓成名令言精通文

墨是有名的秀才。但賦性清高，無心富貴，覩功名為
身外之物。以山水為分內之緣。素性愛着鑑湖。在會
稽西南。又名鏡湖。乃賀知章受詔賜鑑亭一曲。後建
亭于湖。名一曲亭。風景甚佳。今言日遊湖中。自造一
小舟。不用篙棹。聽風遊蕩。因名萍坊。今言乘舟。但見
順水風帆。隨波浪。織早起。望鷗沙際。夜來隨釣湖
濱。自去自來。做個樓雲水伴。烟霞的經紀。無了無
休。爭來買清風。沽明月的生涯。不是江湖散人也。

像煙波釣叟。

自此移居湖濱。遊舟自適。任舟南北。日自吟咏。不携一人。只隨行幾件東西。乃是

筆床 茶灶 釣竿 磁壺 竹簟 賓龍

雉眼 玉版 離騷 佳醞

這幾件物。似遊山樣。各處玩賞。忽值初秋。遊至一處。名千秋觀。不覺月色當頭。正是

月到天心 風來水面

今言舟中或吟或咏或茗或膠甚是得意少頃月色
倍明但見

金風薦爽玉露生涼星斗交輝水天一色不逢河
伯馮夷恍接風姨月姊

今言推起蓬窓卧于舟中只見天河如萬丈白練不
起鐵塵將手扣船舷歌明河之篇

八月涼風天氣晶萬里無雲河漢明昏見南河清
且淺曉落西山縱渡橫之句

正在歌詩。忽舟蕩動。其行頗速。令言平日慣乘舟的。只道風神引我舟。遊湖則個道猶未了。忽舟似箭般。瞬息千里。若有神助。令言兀自笑道。我非王勃又未。做滕王閣賦。馬當神何須如此。送舟疾行。頃臾聞到。一去處。驟覺寒風襲人。清光奪目。令言方纔喫一驚。爬起一看。但見光景異常。好似玉田港。產多少瑤花琪草。銀海洋。隱幾何神。魚異獸白榆。亂植鳥鵲群鳴。回頭萬丈琉璃。舉目

千尋瑪瑙

令言驚異間。又見岸上珠宮具闕。忽中間朱扉閉。盡
兩個青衣擁一位女子出來。但見

星眸月貌。霞質雲容。翠冠章履。環珮繡衣。若冰月

裡姮娥。定是洞中仙子。

那女子步到岸傍。對令言云。即君何來遲也。令言似

夢非夢。驚訝答曰。令言素乏誠約。又昧平生。何有來

遲之問。女子答道。即君安知乎。因即鳳負高名。又存

遊言集

一四

三

碩德奉邀者將有誠悃。煩君傳播人間耳。即令青衣引令言登岸。至一座大殿。上有金字扁。天章之殿。殿後又一座大樓閣。有扁曰靈光閣。令言入閣內。但聞撲鼻蘭麝香。炫目金光。灼不是蓬萊島。却乃閻花城。

女子與令言行賓主之禮。坐定向令言道。即君知此地否。令言道。不知。女子道。此即天河。妾乃織女也。令言聞言。赫得通体酥麻。忙站立道。下土愚民。足感天

府何能消受。仙娥笑曰。請勿疑。惧妾正要相煩矣。乞聽告。妾乃天帝之孫。靈星之女。夙稟貞性。離群索居。詎意下土。愚民無知。妄傳七夕之期。指作牽牛之配。致妾清潔之操。冒汚玷之名。如

齊偕不根之說

淮南怪誕之言

宗元乞巧之文

文潛七夕之詠

強詞巧辨。鄙句邪言。形諸簡牘。播諸章如云

未會牽牛意若何

頊邀織女弄金梭

選言集

一司

六

又 北斗佳人双流淚

眼穿腸斷為牽牛

又 莫言天上稀相見

猶勝人間去不回

又 時人不用穿針待

那得心情送巧來

如此類者。不可勝記。奇謗褻侮。罔知忌諱。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今言又信又疑。忙問道。鵲橋牛渚之事。

仙娥所云。已審其誣矣。但世傳弄得不死之藥。其妻

姮娥竊食之。奔入月宮。楚襄王夢會巫山神女。后土

夫人嫁常安道。湘君夫人會李群玉。此四件事。果不

仙娥道姮娥乃月宮仙女后土者地祇貴神昔大禹
開河峽皆巫山佐之。湘君乃堯之女舜之妃。都是聖
賢貞烈之儔。豈有淫穢之理。如世人咏月

姮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孤。

又巫山詩

一自高唐賦就後。楚鄉雲雨盡堪疑。

夫日月為兩曜混沌之餘。開闔之後。既先具矣。豈有
弄妻竊藥之說。却以孤眠侮之。至如雲乃山川靈氣。

通言身

一四

七

雨乃天地沛澤。奈宋玉高唐賦。輒指房幃之樂。比祗
席之歡。慢瀆神天。若湘君夫人。乃賢聖之嗣。李群玉
何等人。敢以淫奔之詞。溷于黃陵之廟。其詩云
不知精靈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
自述竒遇。引歸己身。誣誕極矣。其后土之說。乃唐人
不敢指斥武則天之淫亂。故借隱諷。後人信以為實。
亦有詩

帝郎年少成閒事

案上休看太白經

世人種之痴愚士君子于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苦捏
調惑世上天震怒欲盡殛此輩幸即至此特為表白
莫使星漢受黃口青蠅之玷也說畢覺有含恨之意
令言倏覺如睡醉方醒乃點首道令言如今一旦豁
然了又問道世云張騫出使西域見浮槎漂來因至
一處見一女織机問此何地女與一石道可至蜀中
問嚴君平即知騫歸問君平君平對曰此織女支机
石也此事果否仙娥曰實事張騫乃金門直吏君平

乃王府仙曹暫請人間。故能周遊八極。辨別異物。張
騫遇者即妾也。即君亦有仙緣。故能至此。今即君可
向人間喚醒世人。再勿作口孽。自取災殃。說罷。命青
衣取井露與令言飲。但見
異香撲鼻。光彩照人。活潑如
水。銀滴溜如金
盃。勝如蘭陵美酒。何用陽羨新茶。
仙娥道此。乃雲霧之精液。霜露之脂膏。名為沆瀣。飲
之。終身不渴。令言飲之。香井異常。又涼又暖。精神倍

爽談再問事。忽青衣報進群仙拜望。眾仙娥曰：「
仙來此探妾。知君可暫避屏後。」言忙閃碧玉屏後。
偷看但見一隊仙女。月貌明眸。忙迎進。禮畢序次而
坐。只見中間的鳳冠霞帔。環珮鏘鏘。似皇后模樣。兩
傍四個青衣。一執紈扇。一執拂帚。一執花瓶。一執繡
幢。左坐三個。右坐三個。須臾獻茶訖。上坐的道：「如此
良夜。可無佳味乎。」衆道聽命。青衣遂捧四件寶具前
來。乃

送言美

一司

紅雲箋 烏龍墨 鳳毛筆 玻璃硯

諸仙對上坐的道請娘一起韻上坐的執筆道。占了。

遂起句云

蟠桃三熟已三偷

穿白的云

誰向蟾蜍下釣鈎。

寒皂的云

社稷風波非我意

穿紅的云

高唐雲雨情誰收

穿綠的云

心情不記方平壘

穿班衣的云

魂夢還從鴻溝望

穿繡袍的云

物盡湘江難洗根

警世選言

第一回

仙娥續句云

世人今後識牽牛

衆仙皆各吟心事贊嘆不已。上坐的便曰一來遊玩
二來因上帝怒世人誣謗歎降天災故妾等來商量
救緣仙娥頰答曰論世人誣謗仙靈本該報應但念
其愚痴無知當以好生為念怒具自新為是明日同
奏天帝便了說罷作別而回令言嚇得戰兢兢忙問
曰適聞這班仙女是誰仙娥曰中間坐的西王母兩

傍四個青衣。乃董双成。許飛瓊。賈凌華。段安香。穿白
乃月裏姮娥。穿紅。乃高唐神女。班衣的。乃堯女娥皇。
鬼衣。乃后土夫人。綠衣。乃麻姑仙。穿花。襖。乃舜妃女
英。與妾有蟠苑會。蟾宮會。山川會。高唐會。行厨會。湘
江會。銀河會。時常往來。適言天帝怒。誣謗仙靈。欲降
災殃。妾輩奏求恕。即君悉知矣。即命青衣捧出仙品
千席上。令言看。皆未見之物。忙問道。這仙品。乞求指
示。仙娥乃逐指道。此乃

青泥

麟脯

碧海菜

冰苑

雪藕

瓊漿

令言問仙品有出處否。仙娥曰：青泥乃昔王烈入大
 行山食之，歷年數百。麟脯、瓊漿乃麻姑仙所作。海菜
 王母之上藥。冰苑、雪藕昔周穆王遇王母，乘鳳輦而
 來，進以冰苑、雪藕，皆仙品，聊以款君。今言恣意啖之。
 少頃，曰：夜將殘，君速回矣。遂取錦二端，綉三尺，贈之。
 曰：此名天孫錦，君持回，遇西域異人，即知十年後再

選 落子天潭橋下矣。令言拜謝返舟。只見波濤洶湧。一陣風不見了仙娥。令言看時。已是舊時處。只見

淡月疎星。雞鳴三聲。鴉鳴幾陣。

口中尚覺餘香。取出錦看時。正是

勝似吳綾萬倍。 賽過蜀錦千般。

令言從此帶幾分仙氣。遍遊吳越。勸人莫誣謗仙靈。忽一日遇一老道士。問其何來。道士曰。崑崙山來。但見其

漫言集

一頁

十二

頭頂葉笠身披棕衣手執拂帚腰繫絲絛童容
霍髮碧目方瞳。

令言忽記仙娥之言。西域異人。想即此也。忙施禮。以
錦奉看。道士一見云。此織女机中物也。其蚕食扶桑
葉。濯系用銀河水。為帳幃。蚊虱不近。為衣服。雨雪不
濡。冬御自煖。夏披自涼。火不焚。水不腐。服可長生。可
證仙班。非人間有也。令言又問道士云。吾居即星宿
每上通天河。昔有人泛舟入河。是以知之。說罷忽不

見矣。倏忽又十年。偶一夜遇一陣清風。舟渡如前。次起頭一望。見一橋上書天津橋三字。只見前所遇仙娥立于橋次。喚曰。即君請上有話。令言登橋。禮畢。仙娥曰。妾前云十年後會者。此橋也。橋通天河。妾等常來玩景。少頃只見一童子牽牛至橋。向仙娥曰。姐。我明日不看牛同姐來玩景。仙娥道。明日早來。我等你說罷。自去。令言看那童子與仙娥心。交接應心。下自猜道。此乃牽牛星也。仙娥云。即君適見者。牽牛

星彼以姐之稱之妾以兄弟應之世人誣以夫妻即
君今日眼見矣。但即君原是天帝雙前香案吏。因動
凡心。暫謫人世。後當復返天曹矣。說罷而去。後令言
亦登仙。數十年後有會稽人遇金言于玉笥峯下。顏
面如童。双目湛然。不巾不帶。向人便說。切勿誣謗仙
靈。恐犯慢天之愆。別無他話。有人欲問他詳細。忽又
不見。因此後人即改鏡湖為遇星湖。至今傳說不絕。
論文墨之士。今後不可以此事為詩料話柄。欺世盜

答雖云小說是假其實道理是其所這般話兩地笑
睡夢中听個當頭霹靂猛然驚醒。

詩云

牛郎織女本天星。却比私通會合情。
奉勸特才翰墨輩。從今切莫謗仙靈。

野言集

一

一

貞解堂彙纂警世選言集

○慈航渡衆生救功畜

貪生畏死一般情

誰道披毛命可輕

不信但看衣上虱

解開羅帶也逃生

天生萬物本以養人。也有以肉養人。以力養人。也有以靈養人。以蠢養人。比如雞豚之畜。乃蠢物。人以糟糠飼他。食他之肉。本是報我飼養之苦。那有仁心的。無故亦不宰他。况夫耕牛。乃天降下。以力養人之物。

最有功于人。那田畝人不能墾者。彼竭力耕之。千觔之重。人力不能負者。彼出力馳之。人享其恩。而又殺之。食其肉。而覆其皮。屠夫因圖利而宰。奢侈為肥耳。而食此亦天地間極慘刻之事。昔人云。咬得菜根甜。則百事可做。又云。澹泊可明志。寧靜可致遠。世間那見貪嘴嗜殺的。享了福壽。還要受孽報。這是一說。又聞明朝萬曆年間。嚴州府建德山中。猛虎甚多。白日青天出來吃人。有一農夫極孝。有一婦因家無

米云人家借貸我斗米。皆回來路上忽遇一虎。農夫
驚。只。得。跪。下。哀。告。道。我。今。知。命。難。逃。但。我。有。老。母。
嗷。人。待。哺。可。容。我。送。米。回。去。供。母。然。後。到。此。就。能。決。
不。失。信。只。見。虎。搖。頭。擺。尾。而。去。農。夫。忙。負。米。回。家。不。
在。話。下。且。說。那。虎。走。到。山。神。土。地。處。道。我。纔。見。一。田。
夫。憐。他。行。孝。放。了。他。生。如。今。求。山。神。賜。我。幾。個。歹。人。
吃。人。山。神。道。你。到。是。個。慈。悲。的。識。好。歹。的。但。我。看。世。
間。殺。生。害。命。不。知。好。歹。只。貪。口。腹。的。多。比。如。走。獸。中。

應言集

二正

天能守家牛能耕田負重這都是仁義之獸。有功千
人的那飛禽中鳥能反哺。在能傳書。孤不再配。這都
是忠孝之鳥。何故持弓挾矢的一見即要射他。圖利
貪其的見了獸便要割剝他。動不動說天生萬物以
養人。不肯憐恤。說到此處那虎即回言直依他們說
來。天生萬物以養人也。說得個天生萬人以養虎。我
便胡乱吃幾個人諒也無妨。山神道這却不可。世間
也有孝弟忠信禮義良善。不合受凶災的。你如今切

莫要傷善良汝亦免遭陷阱。該汝吃便吃幾個不可
亂傷言訖。即去巡山尋人吃。遠去只見一獵戶前行。
一秀才在後。猛虎道。這兩人一個殺生害命的主帥。
一個殺生害命的快役。該我吃的。少頃獵戶近身。
被虎啣去。秀才正欲走入廟中。只見廟內走出一秀
士道。此獵戶是你的快役。尚且被他傷了。你是他主
使。快饒你不過的。又說道。你們開口便說天生萬物
以養人。故他們終日不思生理。只好持弓挾矢。驚飛

選言集

二五

逐走大肆搜殺。虎亦云。天生萬民。心養虎。我如今救
你一命。你回去勸世人。靈蠢皆性。切體好生之心。可
也。言訖不見。秀才方知是山神救他。回家逢人道及
此事。一家不肯妄殺一牲。後亦科第開場已完。又演
正本。名曰賽啣環。為何取這名兒。因昔漢朝楊寶偶
步山中。見一黃雀被傷。楊寶拾歸。放書箱中。撫養好
了。放雀飛去。後來那雀竟變作黃衣少年。將白玉環
一。送與楊寶。說道。好心收管。當果世三公。後果為

鄉相只。因這話。文比楊寶養雀更深奇。故名此。話說
景泰年間。衢州府江山縣。有一貧士。姓朱。名愷。字奇
仁。十八歲喪父。廿九歲進學。三十歲娶妻。三十二歲
歷官。七十三歲方退林下。年九十六而終。因他祖上
三代為善。不食牛犬。他原非戒此二物。因說犬有義
牛有功。不忍食之。獨壽仁。性子偏好嗜牛。因稟性薄
常要吃些牛肉湯。便爽快些。或遇考期。定要帶些牛
肉入場。則心腹不虛。有這毛病。考到二十七歲。不能

進泮。這一年在人家慶館。到端午。收了入兩束金。回家過節。到半途。忽然大雨。即忙奔入古廟避雨。抬頭見上有慈航渡三字。原來是觀音大士香火柱。上有
聰一對。

二乘路無緣不入

三寶地有福方登

壽仁見了。覺得字上有味。見兩壁上又有勸人勿殺牛的勸世文。一邊勸人勿食牛犬的。二帖內說得報

應凜然可怕。心中自想道。屠宰者多。未必盡受慘報。貪吃者多。未必如此喪命。但我今年二十七歲。論文字不落人後。竟不能進一步。想應是嗜牛犬之故也。既違先人戒。不孝。食有功之畜。不仁。罔口腹之歡。不。煮見此果報。而不肯戒。忌。不智。犯此四罪。凶且至矣。尚何功名之有。時即拜禱觀音神前。誓不食牛犬。改過遷善。祈禱朱愷老。男康泰。功名早遂。婚如早偕。祝方畢。只見一人步入廟中。怎生樣兒。

短袖青衫厚膩滋。一双青襪半油脂。
滿頭無雪却堆雪。兩足非泥似帶泥。
口上鬚鬚黃且短。眼下鼻子赤而歌。
雖無蘭麝芬香氣。却有腥羶撲鼻頤。
那人走到神前。拿起籤筒。口中喃喃禱告。搖半晌。出
一枝籤來。乃五十九籤。看見壽仁。就叫道。老先生替
我詳個吉凶。壽仁認得是賣牛肉。尢癩子。掉號屁灰。
只得立起身。看道。乃五十九所詩曰。

去住心無定

行藏亦未寧

一輪清皎潔

却被黑雲乘

壽仁對屍灰道問何事。屍灰道在下。昨買一牛。要剝賣的。因一時失眠。牛雖大肉却少。宰來少觔。兩恐虧本。故來問神壽仁道。據籤徑却沒甚利錢。屍灰又跪問一籤是三十三籤。又問壽仁詳看道。

枯木再逢春

芳菲發新枝

雲開喜見月

棧得貴人機

壽仁看了又道問何事。屁灰道此牛宰剥既沒利息。今要生賣了。又再買何如。壽仁道此籤上吉。又忙問牛今在何處。屁灰道在廟門外。壽仁趨出看時。却也作怪。那牛双眼流淚。把頭角低着。似有求救之狀。衆壽仁見其般態之態。心中不忍。問屁灰要多少銀子。向來屁灰極會撮空的。此牛只去買五兩。買見壽仁。問他即說六兩買來的。壽仁道我欲買此牛去放生。可讓我一兩。你亦是陰功。處何如。屁灰道在下乃沒

本錢小戶人家。以此供活。老大人叫我讓一兩。列不
如宰殺諒只折得錢把銀。壽仁道。即依原六兩罷。屁
灰道。可同到小店稱銀便了。時雨已過。屁灰牽牛同
壽仁到店中。即取出束金秤六兩與他。屁灰竟把九
七八的檢出來。要補十足。只得又補與他。屁灰又裝
起架子道。此只原價。難道我奔忙苦了數日。糊口利
息也。沒有。老先生真實罷。若要買七兩。斷要的。壽仁
道。我買來放生。又非圖利。如何勒我。屁灰道。老先生

見畜可憐。尚肯買去放生。我這樣苦人。老先生也擦一兩銀。救畜不如救人。壽仁見說到此處。似乎有理。又加五錢。屁灰不肯定。再要五錢。還要重等子。方賣了。壽仁雖買成。又想道。怎放法。遂去買條繩子。尋一片木板。鑽一小洞。上寫神明放生四字。于牛頭上。揭牛道。我今放你生。你可隨便吃草。到慶安身。那牛竟搖頭擺尾。却似快活一般。漂然去了。看的人多少。個個稱怪。却說壽仁。只入兩銀去了。七兩外。只有六七

錢碎低銀回家正是

台耕半載苦辛勤

一旦輕拋贖畜身

自古為仁不富矣

那個富人是仁人

再說。屁灰勒去七兩餘銀。好生欢喜到家。與妻子馬氏說。今日造化。此牛該折本的。不料遇了這腐書。就買去放生。想他的銀是偷來的。買的牛又放去。銀又沒有了。千數子萬數子。夫妻正笑罵得興頭。只聽見外面叫買牛肉。屁灰便把銀子放灶前桌上。秤了銀

子。尋刀切牛肉不見。高叫快些把刀出來用。馬氏忙將刀出來。就立在門邊看賣完肉同進去。包起銀子。兩人你看我我看你。一個時辰開不得口。正是

老鼠跳入糠蘿裡

一半歡喜一半空

世間財帛原非易

絲毫皆有主人翁

昆灰見銀少去二塊。兩相埋怨。將等子秤時。止得四兩八錢。到處尋覓不見。大鬧一場。呆子坐想道。我這樣使心奸詐。趁錢也是少的。遇着這樣書獃。也是萬

中無一的。誰想詐得這二兩銀子。又似着鬼的不見了。還想做甚生意。自此心灰意懶。不去買牛開店。竟把幾兩銀吃得乾淨了。正是

任伊使盡拿風手

難越恢上一網中

且說朱壽仁將幾錢銀回家見母親妹子。心中未免有些不快。母親問道。往常你回來。歡喜。今日因何不悅。壽仁只得把前後事細說一遍。今只存有幾錢低銀。恐老母埋怨。因此愁嘆。母親大喜道。我兒做

此陰德好事上天自然不負何用愁嘆家常缺欠我
同你妹子做些針指湊補又道天無絕人之條何用
憂愁壽仁方喜道母親分付兒寬懷矣待兒到館與
東翁再支貸些修金歸奉老母也原來壽仁日日早
脫拈香必告天祈保母親身體康泰正把香去插天
爐中再插不下去用力一插把香頭插斷了只得將
手指去挖爐灰忽挖出兩塊銀來看那銀乃是自己
與他灰買牛的思想道此銀怎麼會到我家香爐內這

也是大怪事。便進去與母親說。母親怪道：想是你為人良善，天地鬼神移來還你。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且藏下看。是何如？却原來屁灰隔壁有一豆腐店。的姓唐，號肖僧。夫妻二人吃長素，人都喚他小唐僧。為人最血氣，常恨怒。尤屁灰刻薄不端。那日看見賣牛與壽仁，勸他銀水重等。又聽見笑罵他，書鼓呆漢。心中不平。因與屁灰家住屋壁角有一小門，兒相通。向來緊閉。即屁灰亦係新移來住，亦不覺有此小門。

選言集

二四

十四

那日小唐偕到門縫來。看得分明。听得詳細。一見屁
灰夫妻出去賣牛。忙開小門。捉了兩塊銀。過去任
把門兒閉上。意欲將此銀送還朱壽仁。又想道。我着
堂上送去。他乃正人君子。反道我竊。請其隣而與之。
不如密了送去。他家使他疑神疑鬼。為善之心愈堅。
也使屁灰為惡之心畧減三分。此計尤妙。因悄悄地拿
了銀。到壽仁家中。貧儒之家。自然蕭索。小唐偕見四
顧無人。却把銀放天。炒灰中。自想。若放他處。恐被人

擒去。兩下不見。美計放下而去。却說壽仁過了揚陽。仍去赴館。道經長灰店。過。聽見一人問道。老老因何連日不開店。有隣答道。因前日賣牛。多得二兩銀。放在灶邊桌上。忽不見了。故心懶不開店了。壽仁听了道。原來如此。可見天理人心。到了館。教學生沒即勤心。自己用工。先陰德。又是初冬。文宗考衢州。朱壽仁就如解衣提瓦。輕的拈到手。進了第二名城。中就有一股家姓王。名資。招他為婿。次年遇值大

及言身

比。壽仁有了科舉中了。王魁明春又中了。進士。選了
河南歸德府商之縣。後以官清正陞至公卿。享年八
十外而終。二千皆利第。

貞祥堂景景警世選言集

○荆公而誦蔡子瞻

項橐曾為孔子師

荆公文把子瞻嘆

處世惟有謙虛好

學問茫茫無盡期

這四句詩是勸人要虛己下人易自矜誇故錄以警

世云

宋時有姓蘇各載字子瞻號東坡四川世家官拜翰林學士時首相王安石別荆公甚重其才東坡每侍

警言集

二四

七

聰明多辯。荆公一日判論東坡的坡字。從土。從皮。謂坡乃土之皮。東坡笑曰。如相公所言。滑字乃水之骨也。荆又論鯤字。從魚。從昆。合是魚子。西馬曰。鯨。天也。曰。垂。古人製字。定非無義。坡拱手言曰。鳩字。九鳥可。知有故。荆認以爲真。於此請教。坡笑遺毛詩云。鳴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爺共是九個。荆默然。惡其輕薄。遷坡爲湖州刺史。正是人。

是非只因多開口。

煩惱皆因弄巧舌。

浚三年任滿朝京。坡想前因得罪于荆，而取咎常云。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分付備脚色，手本投王相。府中坡與荆係通家已久，有徐倫係荆得意掌書房者。遂引坡到東書房坐下。時荆午睡未醒，坡見几上有兩句未完詩稿，坡笑此老下筆數千言，如何兩句詩不能終韻。因念之曰：

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
坡訝曰：此老錯悞了。那有菊花落瓣之理。因續二句：

于後因

秋槐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

寫了坡愧心道。倘此老出來見此詩。不係體面。款待袖去。又恐他尋詩不見。有累徐倫。只得將詩壓于硯下。步出書房。將脚色付守門官道。太師出堂。頃稟說蘇某在此候久。因初到京。文表尚未收拾。明日早朝。齋遇表再來。參拜說罷。而回不多時。公出堂。門吏將脚色門簿繳納。公未及觀看。忽記菊詩未完。到書房

起視。匪視之曰。適間何人到此。倫稟道蘇爺到此。公認得他筆迹。心想道。這小畜生。輕薄性。尚未改。不道自己學淺。又來訛訛。老夫明日奏上。說才力不及。將他遷黃州團練使。東坡明知為詩觸犯。只待謝恩。朝房中。纔更朝服。長班稟相爺出朝。坡露堂一茶。荆公肩輿中舉手道。午後老夫有一飯。坡領命回衙。接取家眷。黃州相會。午後。坡素服角帶。寫黃州團練使脚色。至相府領飯。門吏報公請進。待以師生禮。公開言。

道子瞻左遷黃州。乃聖上命莫錯怪老夫坡道晚生。自知才力不及。怎敢怨老太師公。笑道子瞻大才。豈有不及。但到黃州。閑暇時。還要讀書博學。坡謝曰。承教。心下愈加不服。荆為人至儉。餼不過四品酒。不過數盃。坡告辭。荆執手曰。老夫少年染一症。今年老舉發。太醫院看說。是痰火症。必得陽羨茶。方可治。老夫問茶如何服。太醫說。須用瞿塘中峽水。煮之。老夫幾欲差人往取。恐未必用心。子瞻桑梓之邦。尚尊茶往。

來幸將中峽水携一壺與老夫別老夫之衰年皆子
瞻所延也。坡領命出京星奔黃州道上黃州官員知
坡才名。又是學士諱官。俱出郭遠迎。上任浚坡在黃
州。月與蜀客陳季常飲酒賦詩。民情無涉。將及一載。
時當重九。連日大風。一日風息。坡忽想定惠長老送
我黃菊。今日何不去賞玩。恰好季常至。坡大喜。便同
季常後園賞菊。到時只見遍地鋪金。諺得坡目瞪口
呆。季常問道。子瞻見菊花落。辨緣何驚詫。坡將在別

府中見菊花詩及續句事。悉新季常知。後荆因而請
我來此。原來是使我看菊也。常笑道。吉云。
廣知世事休開口。祇會人前只點頭。
假若連頭俱不點。亦無煩惱亦無愁。
坡道小弟彼時。以道荆公怪我。摘其短而報。然仇看
不到。是小弟學淺而不博。正所謂徑一失長一智耳。
即命取酒。二人就花下。席地而飲。盡醉而別。倏忽而
冬至節。例有賀表。至京坡。因謀世戰。以佳表為由。想

起荆公要取瞿塘中峽水之事却要替他出力做這
事以贖妄言之罪。但此事不可輕狂他人。現今夫人
有恚思想家。却不若告假送家眷還鄉取淨瞿塘水
庶為兩便。且黃州至眉州一水之便。路正近。三峽過
別三峽。
西陵峽。巫峽。歸峽。
西陵峽為上峽。巫峽為中峽。歸峽為下峽。所以總名
瞿塘三峽。東坡心下計較。若親送家眷到眉州往回。

萬里把領冬表又擔誤子。我有個道理可以公私兩便。沈陸路送家眷至夔州。却令家眷自回。我在夔州換船下峽。取了水。再回黃州。方往東京。這不是公私兩盡了。美計已定。衙門上掛一面告假牌。准備夫馬合家起程。

後過夷陵州

早到高唐縣

郵官來迎報

夔州在面前

到夔州與夫人分路。東坡討船順流而下。原來這

江口一塊孤石。亭子獨立。夏即浸沒。冬即露出。因水滿石沒之時。舟人取途不定。故又名猶預石。俗諺云。

猶預大如象。

瞿塘不可上。

猶預大如馬。

瞿塘不可下。

東坡起身。正在秋末冬初。又聞八月水勢大。上水遲下水急。坡見峭壁千尋。沸波一線。想作三峽賦結構。未就。不覺睡去。未曾分付。取中流水。及醒時。已是下

選言集

三四

峽了。坡云快與我撥轉船。要取中峽水。舟夫曰。三峽
相連。船發如箭。若回船時。逆水上流。甚難。坡沉吟。問
此地有居民否。舟夫稟曰。此下峽水勢漸平。不遠。即
有市井。坡叫泊船。你可上岸。有老居民。喚一位來。不
可驚他。不多時。帶個老人上船。稱居民叩頭。坡曰。
我問你三峽水。那一峽水更好。老人云。三峽相連。上
流中流。下流。怎分好歹。坡想道。三峽水同。何必中峽
的。自己乃立船頭。叫人滿汲一甕。親手封。扣開船。至

黃州夜間草表送去府中太守讀表文稱其大才齋
表官就僉蘇軾名諱與坡餞行坡帶表文並一甕水
星夜到東京來見荆公公自笑曰已消磨一載矣分
付守門緩些出去荆公先到書房將原詩稿貼舊處
延捱半晌方請東房相見坡下拜公扶之坡見詩貼
于對面赧然不安荆公道去歲作詩倏忽一載矣坡
起身伏地公扶住道子瞻為何坡道晚生才疎識淺
望太師海涵茶果公問老夫頗帶中峽水有否坡云

見敵。府外公悅。忙呼將水拾進。公自以衣袖拂拭。開命童煨火。以銀銚汲水烹之。先取自定碗。投陽羨茶于內。候湯如蠁眼。取起。傾入其茶。色半晌。方見公問。此水是中峽的。坡曰。正是。公笑曰。又來欺老夫了。此水非中峽。乃下峽水也。坡驚。遂述其土人言。三峽相連。水皆一樣。脫生誤聽其言。寔乃下峽之水。太師何以辨之。公曰。請書人。須是細心察理。不可亂道。妄為。瞿塘水性出。于水。經上峽。水性緩。下峽。水性急。惟中

峽相半。太醫院乃極明者。知老夫乃中脘症。故用中
峽水。引經此水烹茶。上峽味濃。下峽味淡。中峽濃淡
之間。今見茶色半晌。方見故。知下峽之水。坡謝罪公
云。子瞻自恃聰明。故凡事疎畧。如此老夫今日無事。
幸子瞻光顧。一向相處。未知子瞻學問。真正如何。老
夫不揣量。欲考子瞻。一考坡。欣然請題。公曰。若處然
考你。反說老夫恃一日之長。子瞻到先考老夫。老夫
然後請教坡道。晚生怎敢公道。子瞻既不肯考老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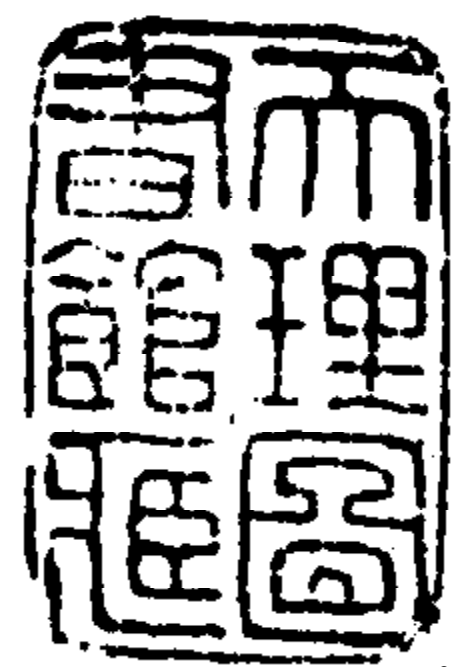
老夫亦不好僭妄也罷。呼徐倫把房中書厨共二十四個尺開了。隨取一冊念上一句。老夫答下句不來。就笑老夫無學。坡暗想這老迂濶。難道這些書都記得的。答道。晚生不敢。公咳曰。恭敬不如從命。坡使垂只揀塵灰多的料。他忘記抽出一本。隨念一句道。如意君安樂否。公即答曰。竊已啖之矣。是否。坡曰。是公問道。這句書是何說。坡曰。不知。公曰。這是一個小故。事。漢時長沙山間有一狐穴。深數丈。內有二九尾狐。

年久能變美婦人。遇男子誘入穴中行樂。不如意者。即分而食之。後有劉奎善採斃之術。入山採藥被獲。枕蓆間用採斃方。二狐竊稱爲如意君。一日狐酒後。變真形。奎怖適大狐出。小狐求其歡。不。狐怒生。啖奎于腹。大狐曰。即問曰。如意君安樂否。小狐曰。竊已啖之矣。二狐相爭。進逐。或叫樵人竊聽。始得其詳。事記漢書。坡曰。太師深博。晚生莫及。公又笑曰。這美做考老夫的。我還要考子。瞻一考坡曰。請題公曰。今年

閏八月正月立春十二月又立春。以此為題。
对云。

一歲二春。又八月人間兩度春秋。

坡想。欠不能成。對只得謝罪而出。正謂狂士偏遇更
狂士。才高中有更才高。又曰。見不尽天下事。讀不
天下書。參不透天下理。矜誇二字宜慎之。



貞祥堂彙纂警世選言集

○小妹三考秦少游

男子聰明為將相

女人聰明主繁蕪

若使裙釵能應舉

小妹端不遜公卿

却說四川眉州蘇家真乃山川之秀鍾於一門出個
蘇洵字明之別號老泉真乃博學名儒又生出兩個
才子長子名軾字子瞻號東坡次子名輅字子由號
穎濱二子俱有文經武緯之才博古通今之學名重

聖言集

四司

十五

天下俱拜翰林學士。時稱他父子三人謂之三蘇。兩個男子不為希罕，却又作姪，又生下一個女才子，名小娥，真聰明。蓋世聞一知十，因他父兄朝談夕論，他每從傍聽視，正所謂近者赤，至八九歲，深知書史。十歲隨父兄于京師寓中，有繡花一樹，老泉賞玩，一回取筆題之，絕寫詩四句，報到老泉，乃閱筆。小娥閑步至父親書房，見卓上有詩四句：

天巧玲瓏玉一丘，
迎眸爛熳德清幽。

曰雲疑向枝頭出。明月應以此處留。

小妹看了。知是繡毬花。乃父親之筆。續成後句云。

片。折開蝴蝶翅。團。團就水晶毬。

假饒借得香風送。何羨梅花在籠頭。

題畢仍放儿上。而回老泉送客。度至書房。欲續完詩。只見詩已續完。讀之詞意俱佳。疑女兒筆。呼問之。果出其手。嘆曰。可惜是女兒。若是男子。又當添一翰林耳。自此愈加珍愛。恣其讀書博學。長成十六歲上。立

心要配一個才子。一日王荆公相請老泉。按王荆公
未第時大有才名。只常不洗面不脫衣。身上虱子無
數。老泉惡其濁。後日必為奸佞。曾作辨奸論以訊之。
荆公懷恨于心。後見大蘇小蘇俱登第。遂含怨而修
好。老泉亦因荆公拜相。恐防二子進取之路。未免向
意相交。正是

古人結交結意氣。今人結交結勢利。
稍因微利便爭衡。別頭交變成仇隙。

是日老泉赴荆公之席。無非說些時事。不覺醉。酹荆公。醉沒誇起兒子王粲讀書只一遍。即能皆誦。老泉各曰。誰家兒子讀兩遍。荆公道。老夫失言。不該班門弄斧。老泉帶醉道。不惟小兒。即小女也。只讀一遍。荆公大驚道。只知今節。那知更有今愛眉山秀氣。悉鍾公家矣。老泉自悔失言。欲告退。荆公忙命取出一卷文字。遞與老泉道。此乃小兒王粲。窓課相煩。指點。老泉袖中而別。回家睡醒。想前事不合。誇女之才。今介

甫將兒子文卷與我閱者必為求親之故。却無評拒
絕。他沉吟甚及。取出玉璽所作看之。真乃篇篇錦繡。
字字珠玉。不覺動了愛才之念。但不知女見心意。我
如今將他文字。隱其名姓。叫梅芳送去。只說有少年
名士求我評點。我不暇轉與小姐批閱。批畢。即來回
話。梅芳送去。處太老之語。小妹洗頭。批點畢。嘆道。好
文字。可惜秀氣泄盡。華而不實。恐非長久之器。遂于
卷上批云。

新奇藻麗是其所長。含蓄雍容是其所短。取巍科則有餘。享大年則不足。

後王雱十九歲中狀元。未幾妖亡。可見小妹知理之明。這是後話。却說小妹批畢。叫梅芳送還父親老泉。一見大驚。道這批語如何。交還他。必然取怪。忽慶却好。堂侯官來接卷。面見太爺有話說。老泉却手足無措。只得將卷面割去。換過。加上好批語。交與堂侯官。堂侯官又道。相爺動問貴府小姐曾納采否。相府願

借秦晉老泉道相府議親。老夫豈有不從。但小女貌醜。恐不足當金屋之選。幸太師訪問自知。並非老夫推托。來人回復荆公。荆公看見卷面。換了已有三分不悅。又恐蘇小姐貌真不揚。兒子不悅。密地打聽。原來東坡常與小妹互相嘲戲。東坡因鬻小妹。嘲云：口角幾回無覓處。忽聞毛裡有聲傳。小妹額顙凸起。共回嘲云：未出府前三五步。梅粧先到畫堂前。

小妹又朝東坡下頰長云

去年一點相思淚。至今流不到腮邊。

東坡又嘲小妹。眼微摺云。

幾回拭眼深難到。留却汪上兩道泉。

訪事的得了此言。說小姐貌果不揚。荆公遂置之。海
傳說蘇家有小姐。求親者俱先呈文卷。不計其數。看
呈小姐自閱。也有點二三句的也。塗抹的內。只有二
卷。姓秦名觀者。批四句云。

吳言集

四句

廿九

今日聰明秀才。他日風流學士。
可惜二蘇同時。不然橫行此世。
老泉看了。已知此人中選。分付門上。看秦觀秀才。
時快請相見。餘皆辭去。却說秦觀字少游。揚州人。腹
飽萬言。眼空一世。平生只服蘇家父子。聞小妹之才。
雖云銜玉求售。又怕損了名譽。不肯隨行。遂隊老泉。
見秦觀未到。央人到秦家致意。少游暗喜。想道。他才
雖好。但聞其貌不揚。不知何鬼臉。怎能見得一面。方

好打听三月初一要去岳廟燒香。趁此解換扮作雲遊者。個分曉。正是

眼見方為實

傳言未必真

若听傳言語

枉盡世間人

洗來大家女子燒香。不早即夜為甚。早則人未來。夜則人已散。少游到初一五更。就梳洗扮作道人。唐巾野服托鉢。絕早到庵門祠候。天黎明。小姐轎已到了。少游步于左廊看他入庵。出轎上殿。少游見他清雅

出貞全無俗韻。但不知他才實何如。見此香畢。少游循廊而上。打個問訊云。

小姐有福有壽。願發慈悲。

小姐答曰。

道人何德何能。敢求佈施。

少游又曰。

願小如身如葉樹。百病不生。

寫妹邊走邊答曰。

仍道人口吐蓮花半文無捨

少游跟至轎前又曰

小娘子一天歡喜如何撒手寶山

小妹又答曰

風道人恁地貪痴那得隨身金穴

老院于見道人放肆正要發作忽見童子叫道相公
更衣老院于悄地問童子云這相公是誰童子曰秦少
游相公院子便不開言院子回去說與院婆就傳進



遇言集

四

去。方知是少游。只付一笑。再說少游見小妹。有才不
俗。擇日登門求親。老泉應允。小妹見少游文字。必登
甲第。務先金榜。然後花燭。明年秋試。春闈以得意往
蘇府拜謁。夫人老泉笑道。今日上吉。即在小寓花燭。
豈不美哉。是夜即拜堂成親。正是

聰明女子聰明婿。大登科。繼小登科。

其夜月白風清。少游宴畢。方欲進房。只見房門緊閉。
擺着一張桌子。上列紙筆。又三個封筒兒。又有玉燭

一個銀盞一個瓦盞一個有青衣小鬟立于守門少
游道相煩傳語小姐新郎已到青衣道奉小姐之命
有三封題目在此三試俱中式方許進房又問三個
盃兒作何用青衣道三試俱中玉盃斟美酒三盃請
進香房兩試中了一試俱中銀盃斟茶解渴明膏再
試一試中了兩試不中瓦盃內呷了淡水罰在外廂
讀書三個月再試少游微笑道我曾應科第就三百
個題目何惧之有青衣道我小姐不比別官試官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故事而已。且須佳作。頭題絕句一首。須要做一首合
出題之意。方為中式。第二題四句詩。截四個古人猜
着方為中式。第三題只七字對兒對詩好。即飲酒進
房。折第一題詩云。

銅鈇拔洪冶。

一蝶蟻上粉牆。

陰陽無二義。

天地我中央。

少游道此。因我昔日扮道人在岳廟見小姐。今四句
詩。內含化緣道人四字。回一詩云。

化工何意把春推。緣到各園花自開。

道是東風原有主。人人不敢上花臺。

青木將詩窓隙投入。斗道第一場卷完。小妹將詩看。每句上含化緣道人四字。微上笑之。少游又開二封。視之。乃詩四句。藏四古人名。

強爺勝祖有施為。鑿壁偷光夜讀書。

線縫路中常憶母。老翁終日何門問。

少游見了一。注。明起句。乃孫權二句。孔明三句。子

集

可司

可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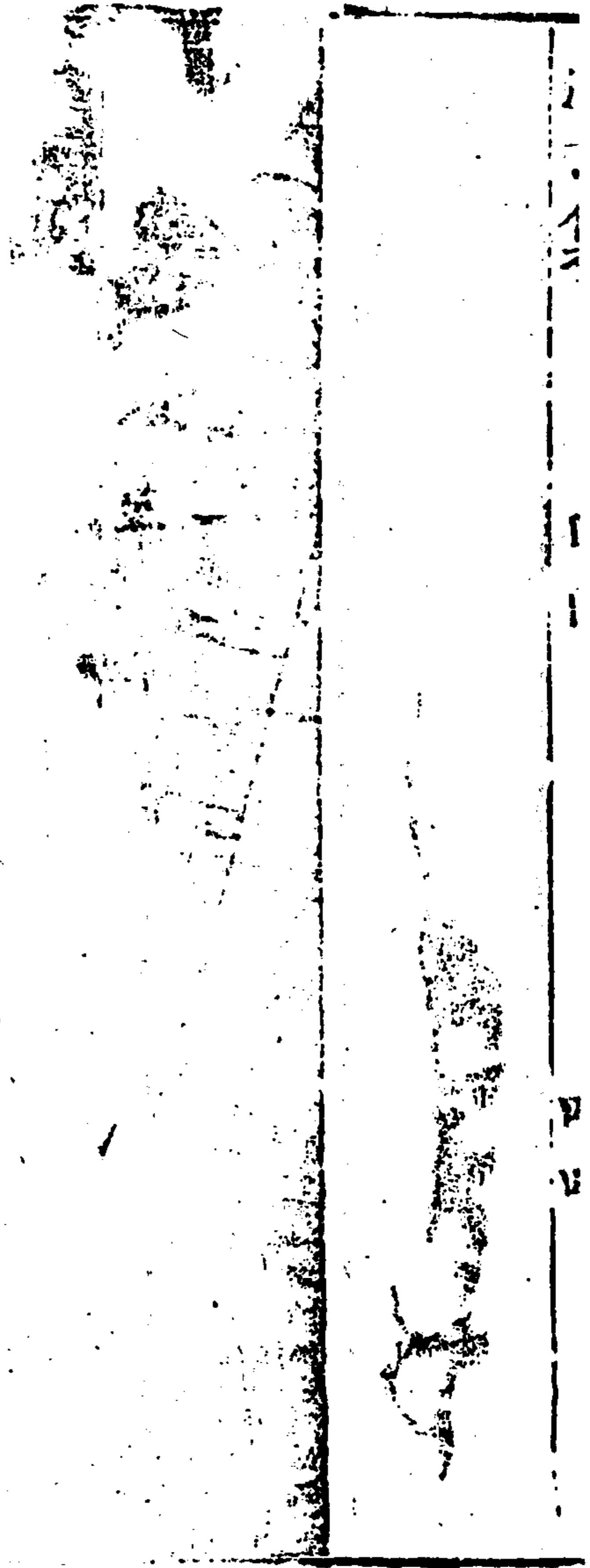
思。四句太公望青衣。又將投入。三題乃七言對云。

閉門推出窓前月。

未見對時只說容易仔細看來。定對儘出淨巧。想至三鼓構思不就甚覺沒趣。只見庭前有花水缸一缸。清水內養數尾變魚。見少游正倚缸看水。忽與上遊見人影急走下水底。其天光月影紛紛。滑亂觸動空。憾遂援筆對云。

投石冲破水中天。

青衣將三卷交完。只聽房門呀的一聲開了。三個侍
兒手持香膠請新郎滿飲三盃。進香房。佳人寸手兩
相稱意。後少游亦拜翰林李士。



貞祥堂彙纂警世選言集

○許長公二難讓產

古人讓產。今人爭產。

只是兩字。相去天遠。

古重孝廉。忠義為先。

不由科目。名揚姓显。

昔漢時取士。不由科目。惟憑鄉報。縣上舉州府省京。

雖有博學宏詞。必以孝廉為重。但是舉孝廉了。便得

警世選言集

五

四

出身做官。若依此時事勢。依舊是富貴子弟舉去。孤
寒的。便有魯參之孝。伯夷之廉。休想名揚姓顯。只是
漢時法度亦妙。但是舉過某人。孝廉其人。果才德兼
全。不拘資格。驟然陞擢。連舉保主。俱紀錄受封賞。若
舉保不得其人。後來貪財。坏法。輕則治罪。坐做重則
全家抄沒。連舉主一同治罪。那荐人的。與所荐之人。
休戚相干。不敢胡亂。此意所以公私分明。明朝政清。肅
凡說會稽陽羨縣。有姓許名武。字文長。年十五。父歿。

双亡雖遺下些田產童仆柰門戶卑微無人幫助有
两个兄弟一名晏年九歲一名普年七歲幼小無知
終日睚着哥。啼哭許武日率童仆耕田種圃夜則
勤讀詩書凡耕種二弟雖未解耕鋤必使他從傍觀
看但讀書定叫兩人坐案頭將書指点細講教以揖
讓礼義之節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輒自跪于家廟之
前痛自督責說自己德行不足不能化誘願父母有
灵啓發二弟涕泣不已直待二弟號泣請罪方纔起

選言集
來。並不以疾言倨色相加。室中只鋪陳一副。兄弟三人同宿。如此數年。二弟俱已長成。家事漸已豐盛。有人勸許武娶親。武答道。若娶妻便要與二弟別居。篤夫婦之愛。而忘手足之情。吾不忍也。由是食同耕。夜共讀。鄉里傳出个大名。都稱孝弟。許武又有幾句口誦道。

揚羨許文長。耕讀晝夜忙。教誨二弟有義方。不是兄弟是父娘。

時郡縣聞名。交章薦舉。朝廷下詔徵為議郎。刻日勸
駕。許武迫于君命。不能推阻。分付兄弟躬耕力學。不可
怠惰。一加我在家之時。安分勤忍。勿負先人遺訓。囑奴
僕聽小主使役。共扶家業。收拾行裝。不用官車。自催
脚力登車。只帶一童。望長安進發。各處聞許武孝弟
之名。在。一拜訪。此時望重朝班。名揚四海。朝臣探得
武尚未婚。娶欲以女妻者。許武想道。我兄弟二人。年
皆強壯。俱未有妻。我若與縉紳大家為婚。那女子自

恃家門未免有驕貴氣性。異日我兄弟娶了貧賤人家子女。妯娌之間。怎好相處。從來兄弟不睦。皆婦人而起。不可不防其漸也。因此只推說家中已定下糟糠。不敢再娶。恐被宋弘所笑。衆聞之。愈敬服。况武精於徑術。朝中大政事。公卿不能決。往往請教他。他引古證。今議論。悉中窳要。但許武所斷。衆皆以為確下。可易不數年。即陞御史。一日忽想二弟在家。力學久未見面。欲回家省視。遂上疏云。

臣以菲才。遭逢聖代。致位通顯。未謀報稱。敢圖暇
逸。但古云。人生百行。孝弟為先。不孝有三。無後為
大。先父母早背。域兆未修。臣弟二人。學業未立。臣
三十未娶。五倫之中。乃缺其三。乞賜臣假。暫歸田
里。倘念臣犬馬之力。尚可鞭管。奔馳有日。
天子准奏。結假暫歸。賜黃金二十斤。為婚資。許武謝
恩。而回。正是
報道錦衣歸故里。
爭誇白屋出公卿。

選言集

五函

而八

五九七

許武既歸省視先塋畢。只推沾疾不願為官。時召弟
詢其學業。宴皆皆應對如流。理明詞暢。武心中大悅。
稽查田產。比前恢廓數倍。皆二弟勤儉所積。武又遍
訪里中女子。先為二弟定親。自己方娶親。又與二弟
歸親。過數月。忽對二弟說。吾聞兄弟有析居之義。今
吾與汝皆已歸娶。田產不薄。理宜各立門戶。乃擇日
治酒。遍請里中父老。告以析居事。又召童僕至前。將
所有家財。一一分割。首取大宅自居。說吾位為貴。臣

門宜柴戟。体面亦宜。爾汝輩竹籬茅舍足矣。凡良田
悉歸之。已。疏薄者。結二弟曰。我交接賓客。供用日廣。
汝輩數口之家。無凍餒。即可。吾不款汝。多財損德也。
又自揀奴僕之壯健者。曰。吾出入跟伴。非此輩不足。
以給使令。汝耕作正宜。此愚蠢者。衆父老一向知許。
武是孝弟之人。不想今番。件人自占便宜。無讓遜之
心。有欺凌之意。衆皆不平。有不忿的。竟去了。有幾個
口快的。要想說公道話。又有老成的。捏手捏脚。叫他

莫說他道許武今做了顯官不比當初又云疎不聞
親你我終是外人若取公道話反抽撥他兄弟不睡
等他自已爭論方好代他做個公道正是
事非干已休多管 話不投機莫進言

原來宴普兄弟自蒙哥上教誨知書達禮以孝弟為
重見哥如此分析以為理當全無不平之意衆人俱
散宴普悉依分析二人自率家奴耕種夜則動讀或
有疑義即問哥上妯娌也學他兄弟一般和順游此

里人薄許武。是假孝廉。羨晏普。是真孝廉。先里中稱
孝弟許武。如今將武字抹落。叫孝弟許家。把晏普二
人揚出大名。又傳出個歌云。

假孝廉做官員。真孝廉讓產田。假孝廉據高軒。真
孝廉守茅簷。假孝廉富田園。真孝廉執鋤鑿。真為
至。假為瓦。瓦登厦。玉拋野。不宜真。只宜假。

原漢時清議最重。後明帝即位。下詔求賢。令有司訪
孝廉才學者。又有人公舉。即登門徵聘。時縣令即手

捧玄纁束帛。親至普晏家。備陳天子求賢之意。晏普讓不已。許武道幼學壯行。丈夫分內事。吾弟不可固辭。二人只得應諾。別了哥嫂。到長安見天子。天子問道。卿乃許武之弟乎。晏普叩頭應諾。天子又曰。聞二卿之賢。有過於兄。朕心嘉悅。晏普道。臣勿失怙恃。承兄武教訓。兢上自守耕讀之外。別無他意。臣等何能及兄武之萬一。天子開對。嘉其賢德。俱拜為內史。不五年。皆至九卿。忽一日。接武兄家書。二人拆開視。

之書曰。

匹夫而膏辟召仕宦而至九卿此亦人生之極榮者。又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既無出類拔萃之才。宜急流勇退以避賢路。

二人得書即同上疏辭官。天子不許。疏三上。天子問首相宋均道。許晏許普。世年入仕。位封九卿。朕待之不薄。而屢求退何也。宋均道。晏普兄弟三人。天性孝友。今許武久居林下。而晏普並駕天衢。其心未安。天

子道朕並召許武三人同朝輔政何如宋均道臣察
晏普之意出于至誠莫若姑從其表異日再徵之以
展其未盡之才則陛下好賢之誠與晏普友愛之誼
兩得全矣天子准奏即拜晏普二人為太子各黃金
二十斤寬假三月以盡兄弟之情晏普謝恩辭朝二
人星夜回見哥嫂將賜黃金獻與大哥武道此是聖
上恩典吾何敢當弟各自收下次日脩祭儀同二弟
到父母墳塋拜奠隨即設宴遍請里老宗族里人聞

他家請俱來赴席。許武手捧酒卮相勸。衆人道長文公與二賢弟接風酒。我輩安敢僭先。比時風俗淳厚。武雖出仕還弓。叫文長公晏普。雖是九鄉亦以村哥。許武道。下官比席屈諸公下降。有句肺腑之言奉告。各請三盃。方敢奉聞。又叫二弟次第把盞。衆飲訖。齊聲道。愚豈承賢昆玉厚愛。借花似佛。也要奉敬。武兄弟亦各飲訖。衆道。適文長公所論。愚輩願聽。示下。許武說將出來。令聽者毛骨聳然。正是。

斥鴳不知大鵬。河伯不知海若。

聖賢一段苦心。庸夫豈能測度。

許武尚未開言。先流下淚。嚇得衆人手足無措。兩個兄弟忙跪下問哥。上何故傷悲。許武道。我有心事。藏之數年。今日不得不言。只因你兩人名譽未成。使我作違心之事。冒不韙之名。有玷宗祖。貽笑鄉里。所以流淚。遂出一卷冊籍。與衆人觀看。原是田宅及歷年收歛粟帛之數。衆人還不知其意。許武道。我當初教

言。而。兄。弟。原。要。他。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不。想。我。虛。名。
早。著。遂。先。顯。達。二。弟。在。家。躬。耕。力。學。不。得。州。郡。徵。辟。
我。欲。效。古。人。內。舉。不。避。親。誠。恐。次。不。知。我。二。弟。之。學。
行。精。通。者。反。說。他。因。兄。而。得。官。誤。了。他。終。身。名。節。我。
故。倡。析。名。之。議。將。好。田。宅。奴。僕。悉。據。占。為。己。有。諒。吾。
弟。素。敦。敬。愛。決。不。爭。競。吾。暫。冒。貪。饕。之。迹。吾。弟。方。有。
庶。讓。之。名。後。果。蒙。鄉。里。公。舉。榮。膺。徵。聘。位。列。公。卿。官。
常。無。玷。吾。志。遂。矣。這。些。田。房。奴。僕。係。公。共。之。物。這。錢。

聖言集

五司

五三

年所收谷帛分毫。不敢妄用。悉開載冊籍。今日交付
二弟。表為兄向來心迹也。衆人聞言。方知許武先年
析產。乃一片苦心。衆皆自愧見識淺微。不能窺測賢
良胸襟。衆皆稱嘆。只有晏普哭倒在地。道為弟的蒙
哥。教訓成人。僥倖有今日。誰知哥。如此用心。是
弟輩不肖。不能自致青雲之上。有累長兄。今日若非
吾兄自說出。弟輩如在夢中。兄長盛德。古今罕有。只
弟輩不肖之罪。萬分難償。這些小家財。原是兄長苦

抑的合長兄自管理武道。做哥的人。田有年。頗知。務殖。今宦情已淡。便當老于耕鋤。以終天年。二弟年富力強。方司民社。宜資莊產。以終燕節。晏普又推道哥。以爲弟。而自污弟輩。因兄而得名。今又得利。乃天下第一貪夫了。不惟玷辱宗祖。亦且玷辱兄長。萬望兄長收回冊籍。聊減弟輩萬一之罪。衆人見他兄弟。你推我讓。俱不肯收。齊聲勸道。賢昆玉。俱是孝友之言。但文長公若獨肯受其產。怎見得他向來成全兩位。

這段苦心兩位若徑受此產又負了文長公這段美
意。依愚輩見將作三股均分。乃是兄友弟恭。他三人
尚你推我辭。有幾個剛直父老。厲聲道均分乃中正
之理。若再推辭。乃矯情沽譽了。待老漢將冊籍均分
三股。三兄弟方不敢多言。憑衆上張將產配搭三股。
中間大宅仍武居。左右屋窄狹。以所存粟帛抽出補
貼晏普。自行改造。奴僕等項。分派公平。武兄弟作謝。
盡歡而散。但武心中終以析產事為歉。將所得產之

半立義。正以贍里中孤窮。晏普聞知。亦出產相助。里人嘆服。又傳出口號云。

真孝廉。惟許武誰繼之。晏與普弟不爭。兄不取。作義。庶瞻窮苦。美哉孝廉。惟有此。

晏普感兄之義。將朝廷賜金。盡散宗族里老。假期已滿。兄弟不忍分別。各飲醉。官武勸諭。責以大義。二人又尋赴任。里人又將他兄弟之情。申聞郡縣。奏請旌其里為孝弟里。旌武德行絕倫。安詔武起用。不肯奉

退言集

五

五

詔人問其故。武道吾弟在朝。我曾諷以知足知止。今
我海應詔。是自食其言了。衆敬服。

貞祥堂彙纂警世選言集

○陳希夷四辭朝命

誰人不知清閑好。及至閑時不肯閑。

不是閑人閑不得。閑人不是等閑人。

此詩因人終日碌々無有自在的日子。又云。知足便足。時足何時足。偷閑便閑。求閑何日閑。世人一入名利閑。莫說日理閑。連夜睡也不得足。所以古人云。上床便睡。定是高人。支枕無眠。必非閑客。唐時有一個

長言直

人高尚極好睡好閑的。姓陳名搏。字國南。號扶搖子。亳州人。生長五六歲。不說話。人都叫他啞孩兒。一日在水邊遇一婦人。自稱毛女。將陳搏抱去山中。飲以仙漿。便會說話。毛女將書一冊投其懷內。又教以煉氣歸虛之術。又贈以詩云。

藥苗不滿筍。又更上危巖。

回指歸去路。將相入翠烟。

陳搏回家。忽念四句詩。父母驚問道。這誦誦教你的。

陳搏道其始末。就懷內取出聿看時。乃是一本周易。陳搏坐卧不離。就易內八卦道理。又愛讀黃庭老子諸書。十八歲上。父母双亡。便把家財分散親族。自只携一石鎚。隐居山中。只是齋睡。有詩云。昏々黑々睡中天。無暑無寒也無年。彭祖壽年八百歲。不比陳搏一覺眠。自此足迹不入城市。梁唐七大夫慕其名。如活神仙。求見不可得。朝廷聞名。屢召不肯去。有詩曰。

選言集

十一

五七

紛。之。五。代。戰。塵。霧。轉。眼。唐。周。又。宋。朝。
多少採禽投籠罩。雲中仙雀不能招。
後唐明宗聞其高尚。御筆親書詔。特遣大臣往山召
之。搏。遠。不。得。音。只。得。同。使。者。謁。見。天。子。只。長。揖。不。拜。
滿朝失色。明宗不嗔怪。御手相換。賜坐道。朕得睹清
光。三生之幸。搏答道。山野鄙夫。蒙陛下採錄。有負聖
意。乞賜放歸。以全野性。明宗道。朕正欲待教。豈可輕
去。搏不應。閉目睡去了。明宗嘆曰。高士也。乃送之。至禮

賢館賜飲食衣帳搏一無所用只在蒲團上坐。明宗屢幸館內見他睡卧不敢驚動而去。欵授以官搏亦不受。馮丞相奏道六款莫甚于男女。今雨雪之際陳搏獨坐蒲團必然寒冷。陛下將佳醞一搏選美女三人前去與他侑酒暖足。他若飲酒留女何愁他不受。朕矣。明宗從其言。選美女佳醞送去館中。只見搏對使開樽一飲而盡。美人慨受。內侍復命。次日命馮丞相請館。請搏見駕。正是

神龍不貪香餌。彩鳳不入雕籠。

及馮丞相到館看時。只見三美女閉在一間空室內。已不見了陳搏。問美女道。陳先生那里去了。美女答。陳先生飲了酒。便在蒲團睡去。至五更方醒。說。勞你們辛苦。無物相贈。有詩一首。教妾將來回復天子。不知何去。美女回朝。明宗取詩看曰。聖為肌膚玉為腮。多謝君王送得來。處士不與巫峽夢。空煩神女下陽臺。

明宗看罷差官各處尋訪陳先生消息直尋至均州
武當山。原來這山初名太岳。又名太和。有七十二峯。
三十六岩。二十四澗。是真武上帝修真處。人謂此山
非真武不足以當之。故名武當山。陳搏至武當山。隱
于九石岩。忽有五個白鬚叟來問搏周易八卦之義。
搏搏以蟄法。怎叫做蟄法。凡寒冬伏藏龜蛇之類。皆
蟄。故不食而不死。昔一人有床脚損壞。以一龜支床
脚。後十年移床。其龜尚活。皆因伏氣所致。陳搏得此

法。故能辟谷。或一睡即數月不起。陳搏在武當山
一十餘年。壽七十餘。忽日五叟又來對搏說。此非汝
所棲汝且閉目。我送你一個好處所。五叟乃翼之而
行。覺足不着地。耳聞似風雨之聲。少刻脚着地。開眼
行見空中五龍天矯而逝。搏看時已是西岳太華山。
不知走了多少路。此乃神龍變化之術。搏乃居此。華
道士見其居所。又無鍋灶。悄地察之。無他事。惟睡
已。忽日搏下山。數月不歸。道士疑他別去了。後於

柴房中忽見地下一物。近視之。乃先生也。正不知幾時睡在那里。挑柴。堆了我多在上。直至燒完柴。方見。又一日。有樵夫採薪。見山凹裡一個死屍。塵土寸許。樵夫憐憫。欲埋之。近前細認。却是陳搏先生。把手輕扯一扯。只見他把腰一伸。睜開眼。說正睡得快活。何人扯我。樵夫大笑。華陰縣令聞名。親到山求見。至九石岩。只見一片光石。又無茅舍。乃問先生寢止何如。搏大笑吟詩曰。

嬰言集

六四

六十一

蒼山高處是吾鄉。出即凌雲跨曉風。

臺榭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

縣令歌為建菴先生因辭此周世宗時事也。這事傳
達世宗世宗召至問以國祚長短。陳搏說出四句道。

好塊木頭。茂盛無賽。

若要長久。添層寶蓋。

世宗本姓柴名。柴木頭茂盛。正合姓名。又有長久二
字。正是瑞兆。却不知趙太祖。茂周為帝國。號宋木添蓋。

乃宋字。宋朝國祚長久。先生已預知之。世宗要加陳搏國師之爵。搏不願。堅請還山。世宗因其詩有白雲封之句。賜瑯白雲先生。後因陳橋兵變。趙太祖披黃袍即帝位。先生乘馭到華陰縣。聞其事。在馭背上拍掌大笑。人問道。先生笑甚麼。先生道。衆百姓造化到天下。從此定了。原來唐末契丹賊起。百姓紛亂。逃亂先生在路上見一婦人挑竹籃。籃內兩個孩子走。先生口吟二句曰。

莫言皇帝少。皇帝上擔挑。

那兩個孩子。一個宋太祖趙匡胤。一個宋太宗趙匡義。這挑籃婦人便是杜太后先生。數十年前便識透宋朝天子了。一日先生遊長安市上。遇匡胤兄弟同趙普三人。在酒肆飲酒。先生亦入肆沽飲。看見趙普坐于匡胤兄弟之左。先生將普推下去道。你如何敢占紫微垣之上。匡胤奇其言。有認得的指道。這是白雲先生陳搏也。匡胤即請入席。問透言之事。搏答曰。

你兄弟比他大多哩。匡胤因此自負沒來定了天下。屢差官迎取陳搏。搏不去。後來趙太祖手詔促之。搏向使者說。創業之召。必須尊崇體貌。以示天下。我乃山野廢人。見天子若下拜。則違吾性。若不拜。則褻其體。是以不敢奉詔。乃于詔書尾寫二句云。九重天詔。休教丹鳳嘴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使者渡命。太祖笑而置之。後來太祖駕崩。太宗即位。偶

記酒肆中舊話。召搏相見。說遇待以不臣之禮。又舉以詩云。

曾向前朝踏白雲。沒來消息杳無蹤。

如今若肯隨徵辟。復把二峯付與君。

先生見詩。乃布袍草屨華陽中來。東京見太宗。至便殿。只長揖道。山野麼人。與世隔絕。不習跪拜。望陛下優容。太宗賜坐。問以修真之道。搏答曰。天子以天下為一身。即使白日昇天。竟何益于百姓。今君明臣良。

興化勤政。功德被乎八荒。榮名流于萬世。修煉之道。莫出于此。太宗點首稱善。愈加敬重。問先生何所欲。搏谷曰。臣無所欲。只求一靜室。乃賜居建隆道觀。正發兵征東。遣使問勝負。搏于使手中書一休字。太宗不悅。曰。軍馬已發。再遣使問時。只見他閉目而睡。鼾動之聲。直達戶外。明日去問。仍如是。連睡三個月。不曾動身。征東軍將果無功而返。正在嗟嘆。忽見搏直上寶殿。太宗見不召而至。甚以為異。搏曰。老夫今

日環山特來辭駕。太宗聞言。如有所失。欲加心帝師。搏因辭求去。呈詩云。

草澤吾皇詔。罔南搏姓陳。

三峯千載客。四海一閑人。

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

乞全麋鹿性。何處不稱臣。

又道二十年後。老夫再來見駕。太宗知不可留。乃賜宴于都堂。使各官製詩送行。將太華金山賜與修真。

之所不許。侵占賜歸希夷先生。太宗管二十年。乾坤
尚未立太子。長子楚王元佐柔懦。欲立次子襄王元
保。事在猶豫。意欲得希夷先生來。決斷其事。方好。正
在憐惜。忽報希夷先生求見。帝大悅。宣進問先生。此
來何意。博答曰。老夫知陛下曾有疑事。故來決之。帝
大笑曰。朕固知先生有預知之明。今果然也。朕東宮
未定。欲立襄王。但不知他福分何如。煩先生到襄府
一看。博領命。徠到襄府門首。便回。帝問曰。朕煩先生

看。襄。王。之。相。如。何。不。去。而。回。搏。曰。老。夫。已。看。過。了。襄。府。門。中。奉。役。奔。走。者。皆。將。相。之。福。何。必。見。襄。王。哉。太。宗。意。遂。決。即。日。宣。詔。立。襄。王。為。太。子。浚。真。宗。皇。帝。是。也。搏。在。京。中。又。住。一。月。忽。辭。去。其。時。門。人。並。仕。宦。共。百。餘。人。築。室。華。山。朝。夕。聽。講。惟。五。龍。蟄。法。未。曾。授。人。忽。一。日。遣。門。人。于。高。岩。之。上。鑿。一。石。室。先。生。同。門。人。入。室。觀。之。其。岩。甚。高。望。下。雲。烟。如。翠。先。生。指。道。此。毛。女。所。謂。將。相。入。翠。烟。也。吾。其。歸。于。此。乎。言。畢。屈。膝。而。

坐禪門人回。左手支頤。閉目而逝。年一百一十八歲。
至七日。容色如生。異香撲鼻。製石匣盛之。製鉄鎖
券丈于石室。時有五色雲封谷口。後人因名為希夷
峽。後有道士徐知常來遊山。見鉄鎖棄下。乃攀緣而
上。至石室。見匣欹側。啟視。又惟骨一具。香氣紅潤。常
拜為整其匣而下。後知常得幸于徽宗。官拜左衛道
録。帝差常齎香烛。重到峽。取仙骨供奉。大內。至則鉄
鎖已無。只見雲霧重。上無復有人見矣。

選言集

六回

六五

樵雲山人編

飛花艷想

新編飛花艷想目次

第一回

眾英才花下談心

第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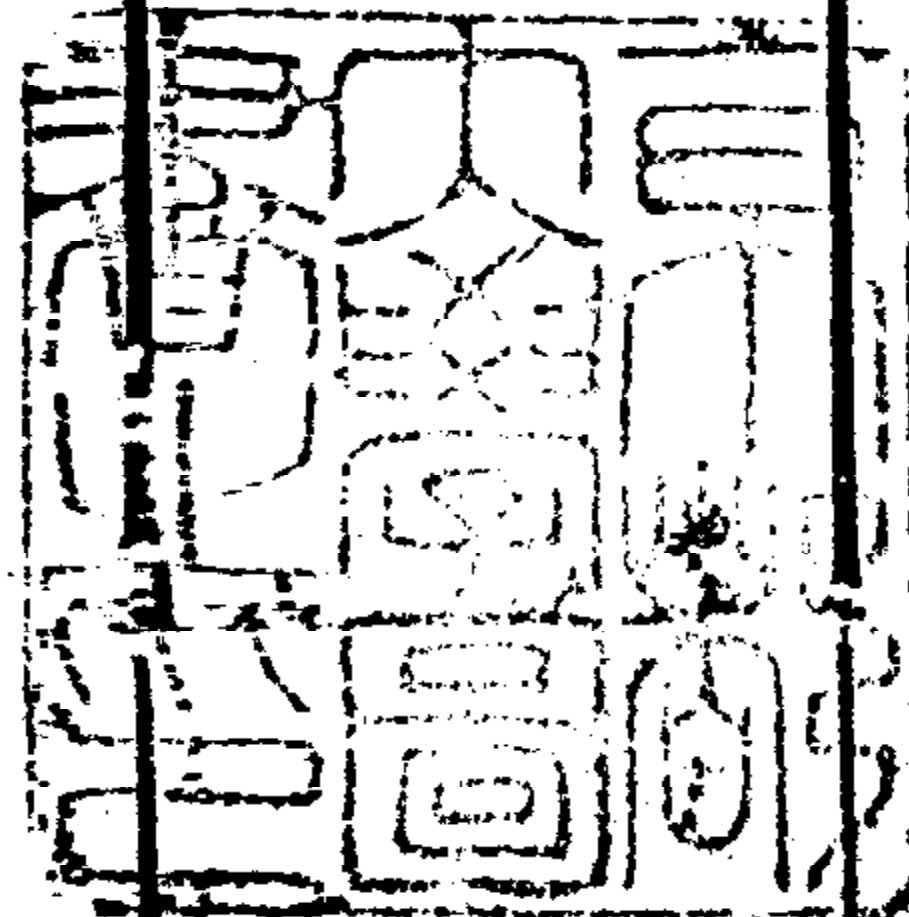
柳秀士舟中題句

第三回

兩閨英湖上遇才郎

第四回

毒兵憲難途託嬌女



新編飛花艷想

飛花艷想 目次

并
不
豐
才

第五回

棲雲庵步月訪佳人

第六回

合歡亭入夢逢巫女

第七回

假張良暗計圖連理

第八回

慧文君識服辨真才

第九回

重結鴛鴦雙得意

第十回

拆開姦雪兩分難

第十一回

古寺還金逢妙麗

第十二回

西湖玩月續春遊

第十三回

連及第馳名翰院

色目

目次

一

第十四回

為辭婚鍾禍邊庭

第十五回

擲金錢喜卜歸期

第十六回

典宮秀晴添離恨

第十七回

雪連馨辭朝省母

第十八回

折友毒衣錦還鄉

目次終

目次終

目次

飛花艷想 目次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イノチノ...

...

飛花艷想

離雲山人編次

第一回

眾英才巷下談心

詩曰雲山到處可舒襟。風月閒情試共尋。世界能
場觀莫淺。古今歸魄看頭深。春秋滿腹非無意。笑
馬皆文各有心。不是千年明眼士。當時芳臭孰知
音。

話說嘉靖年間浙江紹興府山陰縣有一秀才姓柳。

色

息

名素心表字友芬。原是唐朝柳宗元之後。父親柳從毅。官至京兆尹。不幸在十三歲上邊就亡過了。母親楊氏。賢能有志。就苦心守節。立志教柳友芬讀書。日夜不輟。真個是

三更燈火五更雞。

雪案螢窓志足奇。

自古書香傳奕葉。

果然庭訓振家儀。

自幼的時節。日間母親做些女工。友芬便隨母侍讀。夜間燃燈。楊氏就課子讀書。那柳友芬便隨母侍讀。尺剪刀聲相間。楊氏訓子之嚴。無異孟母斷機。友芬

古文妙句

讀書之勤。冬不啻歐陽晝秋。友毒生詩一表人材。美如冠玉。又且穎悟過人。做的文章。便篇篇錦繡字。珠璣。十五歲上。就領了錢塘縣學批首。雖然他父親已故。門庭冷落。那友毒生性豪爽。貧之一字。全不在他心上。平日只以讀書做文為事。或遇看卷賞月。臨水登山。却也做些詩詞自娛。同輩朋友。却又噴上稱羨他的才華。生平因慕李太白的風流才品。又取個別字。月仙。取謫仙愛月之意。隱居山陰縣中。那山陰的所在。真個千巒競秀。萬壑爭流。無窮好景。應接不

弄花豐想

第一

寫景出籠便臨。有才子風氣

暇。友。秀。的。住。居。却。彎。抱。着。一。帶。流。水。遠。着。數。點。青。
山。門。栽。幾。樹。垂。楊。宛。似。當。年。陶。令。宅。徑。植。百。竿。翠。竹。
依。然。昔。日。辟。疆。園。月。到。弄。花。吟。不。盡。林。逋。佳。句。杯。浮。
綠。葉。飲。不。盡。李。白。愛。漿。曾。有。一。詩。單。贊。柳。友。毒。的。人。
才。詩。云

美如冠玉潤如珠。

倚馬交章七步詩。

錦繡心腸能醉面。

山川秀面見丰姿。

陳思妙句應無敵。

衛玠儀容差合宜。

一段風流誰得解。

能挑卓女醉西施。

又有詩單贊柳友壽節住居

門掩垂楊綠樹東

小橋曲徑幾相通

青山點點參雲表

流水淙淙落澗中

地產才郎知毓秀

巷無俗氣自吟風

當年歌訪出人跡

却與西施舊宇逢

美。人、在、地、

原來柳友壽的住居就在當初范蠡訪西施的所在
那流紗遺跡至今尚存柳友壽性又愛壽他母親生
他這日夢見壽春滿樹落滿懷中因此父親自小養
他是友壽後園中栽着無幾壽春乃是他的父親的手

列在雙想

身一

三

○注○意

越鄰友毒生性愛毒凡遇梅巷開放時節或把酒對
 巷自斟自咏或携朋挈友迭唱迭和興致最高卧房
 常時供一枝毒巷古秀曲折令人描畫不就無毒時
 節更掛一幅毒巷的單條墨巷飛舞生氣飄動常自
 題其上云。

吟成白雪心如素。

○受到毒巷香也清。

昔日浣紗今日恨。

○看○他○性○意○
 玉人如許願相親。

因這一首詩有分教陽春白雪詩中聯羅綺之緣鄰
 龍毒香巷下結鴛鴦之帶一日正值初春毒巷竟

開滿園林也。有千葉的。也有單瓣的。也有綠萼也。有
玉盃或紅或白。或老或嫩。蛛絲橫斜。暗香浮動。引起
那林和靖的風流。裝舞得孟浩然的興致。昔賢高李
更有詩咏那姦苓之妙。

瓊姿只合在瑤臺。
雪滿山中高士臥。
寒依疎影蕭蕭竹。
自去何郎無好咏。

誰向江南處。栽
月明林下美人來。
春掩殘香。莫、苔
東風愁寂。幾回開。

其二

色思

第一回

斷魂只有月明知

無限春愁在一枝

不共人言惟獨笑

忽疑君到正相思

花殘別院燒燈夜

粧罷深宮覽鏡時

鴻夢已隨流水遠

山窗獨渡伴題詩

柳友齋是日正在那裡把酒賞玩對茗吟咏忽見小

童抱琴走進來道外邊竹相公楊相公來訪原來在

楊二生就是友齋同筆硯的朋友竹生名下宵表字

鳳阿乃是兵部內領泉的嫡姪與柳友齋又是年家

舊人竹生是歲最重義氣且文武兼長楊生為懷璧

李連城乃是柳友毒母親的內姪。做人雅有情誼。三人極相契厚。平日間不是你尋我。便是我訪你。柳友毒聽見說二人來訪。忙出來迎接。三人因平日往來慣了。全無一點客套。一見了柳友毒。便笑說道。兩日毒苔開得十分爛熳。二兄為何不來。一賞竹鳳阿道。前兩日因家叔父復命進京。忙數日不得工夫。昨日要來。不期剛出門。撞見劉有美人行事先于間老劉厭物拿一箇壽文。去話中無意逗出羊要改與嚴相公夫人上壽。他說頃聞去柳兄處尋不見。只得來央及兄。又悞了一日工夫。今早見風

日晴和弟恐錯過。蒼期所以約了楊元。不速而至。楊
 生道。小弟連日也為些俗冗羈絆。未免辜負芳辰。柳
 友森道。我說老劉昨日來尋。必有緣故。原來又要奉
 承。惟貴耳。三人說着話。待過茶。遂邀進後園。看青楊果
 然清香撲鼻。素色精神。引起人無限興致。真不減玉
 樹風前。何異瑤臺月下。柳友森即于蒼下展開一幅
 卷箋。吟詩一首。詩云。

素姿雅秀奪春開。

翠倒斜蒼獨占魁。

影入月中冷玉色。

香濃雪裡動詩才。

淡籠煙水疑國畫

點綴瓊瑤勝剪裁

無限深情誰得解

相思不盡題相喜

竹揚二生接詩吟玩俱誇獎道有此好卷不可無此

佳句更植芳辰對景知已談心今日可謂二美具四

難并矣柳友毒道拙味欠工還求和韻竹揚二生齊

應道這回自然竹鳳阿施郎吟成一首和着柳友毒

的韻題于錦箋上云

氣禀先天詩早開

名傳南國播卷魁

難周三友冰霜綠

易賦千言珠玉才

卷之二

第一

六

香冷暗侵高士卧。

影疎振約美人裁。

年來有子堪調鼎。

變理套陽可重陪。

柳友毒道鳳阿兄詩句筆口超卓絕無寒士氣萬萬

才也揚連成官了也替道詩情雄壯大有盛唐音韻

非中晚可及能即自己也展開一幅詩箋卷前題就

至與柳楊二主柳友毒度來一看上寫云

歌織天心待爾開 流芳已占百卷魁

一枝初試陽亨象 數點中宣浩化才

速雪難為野客知 關姓疑為壽陽枝

不酒攀折相尋問。

半領春風得意陪。

柳女弄看罷。贊道楊兄佳句。當為翰苑仙才。竹鳳阿
道。但觀末後一聯。分明是春風得意看。卷長安之意。
了。三人互相題咏。賞玩了一回。柳友弄就叫抱琴排
上酒。飲即下卷。下對酌。飲了數盃。竹鳳阿道。此卷秀
而借卷之題隱不艷美。而不妖。象卷俱萎。此獨凌寒自開。萬木未
榮。此獨爭春先放。雖然骨瘦姿清。而一種瀟灑出塵
之致。自非凡卷可及。使人愛而敬之。就如二兄與小
弟交淡而自濃。久而加敬。終不似老劉這班俗子。何

飛花艷想

第一回

飛花艷想

第一回

六五三

候侯門趨迎府縣未免為蒼所笑。友梅道雖如此說。只怕他又笑你我。我不為功名。終日飲酒賦詩。與草木為伍。楊連城道。他們笑我。殊覺有理。我們笑他。便笑差了。竹鳳阿道。如何。笑差。楊連城道。你我做秀才的。無不博個脫白掛綠。若弟輩功不成。名不就。又不曾鑽刺。又不去干謁。終日以詩酒陶情。那能個平地一聲雷。便扶搖萬里去乎。柳友奔道。富貴從來有命。讀書豈為功名。昔曾文正公已做狀元。人道他一生吃着不盡。他尚云。我志不在溫飽。據小弟看來。功名還

看地注意

是易事。尚有難于功名者耳。竹鳳阿道。柳元妙才。功名自易。他日雲程自在。玉堂金馬之內。楊元苦志。螢窓埋頭。雪素其功名。自不小。瀛州奪錦。雁塔題名。應有日也。若弟賦性愚魯。意不在書。志欲學劍。當效班孟堅。投筆。覓個封侯。萬里方遂。生平尚未知遇。合何如。今友毒兄又說有難似功名的。更是何謂。柳友毒含笑道。此心曲事。難于顯言。竹鳳阿道。知己談心。不妨傾腸倒肚。何必拘提。就是小弟大言。也是酒後狂。惡不覺自陳肺腑。吾兄何必如此。隱蔽揚連城也。

飛花艷想

升在夢裏 第一回

道既係心交。不妨直道。三人一邊說。一邊飲酒。柳生
 至此已飲了數杯。不覺乘着酒興。笑說道。小弟想人
 有五倫。弟不幸先父先亡。又無兄弟。五倫中已失了
 二倫。君臣朋友間。遇合有時。若至此方不娶一個絕色佳人
 為婦。則是我柳友森空為人在世一場。枉讀了許多
 詩書。埋沒了一腔情思。便死也不甘心。只是美玉藏
 輝。明珠含媚。天下雖有絕色佳人。柳友森那能箇一
 時便遇。所以小弟迴感有法說尚有難于功名耳。楊竹二生齊
 道。如无之才。怕沒有佳偶相諧麼。只要功名到手耳。

柳友直道。无等不要把功名看。重佳人。反看輕了古
今。凡博金紫者。無不是富貴。而絕色佳人。能有幾個。
有才無貌。不可謂之佳人。有貌無才。不可謂之佳人。
即或有貌有才。而于吾柳友直無脉。不相契之情。怎
美不得吾柳友直之佳人。竹鳳阿道。聽兄說來。古詩
云。傾國與傾城。佳人難再得。良有以也。楊連城道。昔
相如見賞于文君。李靖受知于紅拂。佳人才子。一世
風流動。成千古美談。事固有之。柳友直道。小弟志願
還不止此。文君雖慧。已非處子。紅拂雖賢。終為婢妾。

飛花艷想

第一回

况琴心挑逗月夜私奔之事終屬不徑。若小弟決不
 為此。楊竹二生道如此說來怪不得。兄說始應一句難于功名
 矣。二人談爰飲酒。正說得情投意洽。忽見抱琴進來
 道外面劉相公來訪。三人聽見各不歡喜。柳友奮便
 道蠢才曉得我與竹相公楊相公飲酒就該回不在
 家了。抱琴道我也回他。劉相公道我方到竹相公處
 問說在柳相公園中看弄。故此特來。又望見內園。巷
 色自要進來看。巷因此回不得了。柳友奮尚入神沉吟不
 動。只聽見劉有美已在前廳。斗道友奮无鳳。阿兄好

是注意處

力

角逼真

作樂。柳友奔只得出來迎接。原來這劉有美名斐然。也是個掛名秀才。勉強做幾句醜時文。却一味抄襲舊文。鑽刺當道。為人又且言語粗鄙。外好監交。中藏險惡。又因新斷了絃。終日在外邊尋些露柳墻巷品。行一發不端了。為此三人都憎厭他。這一日走進來。望見柳友奔。便叫道。柳兄好人。一般通是朋友。怎麼就分厚薄。你既有好茶在家。邀老竹老楊來賞。怎麼就不呼喚小弟一聚。難道小弟就口角通背不是同學的朋友。柳友奔道。本該邀兄。只恐兄貴人多忙。無暇幹此寂。

實事耳。就是揚竹二兄也。非小弟邀來。不過是偶然
 小集。兄若不棄。請同到小園一樂。何如。劉有美聽
 了。一徑就同到後園。竹鳳阿與楊連城看見。只得起
 身相迎。因說道。今日劉兄為詞有此清興。劉有美與
 楊連城作揖道。你一發不是人。這樣快活。好在為何
 瞞着我。獨自來受用。不通不通。又與竹鳳阿作揖致
 謝道。昨賴大才潤色。可謂點鉄成金。今早送與本縣
 趙老師看了。便十分歡喜。大加稱讚。若送到嚴相公
 府中也有是際看了。不知還有多少褒獎哩。令小弟增光。倘後

有甚麼餘榮。皆吾兄神力矣。竹鳳呵道。趙縣尊。苟私責。乃感兄高情厚禮。未必便為這幾句文章。劉有美道。常言說。秀才人情半張紙。小弟寒儒。賀相國之壽。又有這壽文足矣。倒沒有甚麼厚禮。楊連城道。小弟編兄看卷。便怪小弟像吾兄登縣尊之堂。拜相國夫人之壽。拋擲小弟。就不說了。說罷。衆人都笑起來。原來那位夫人。就是趙文華。拜他做乾娘的。因姓天竺。進香。趙文華就接他到縣。恰好正值他的生辰。趙文華與他做起壽來。便共動了合縣的士夫。劉有美是個

拜在豐衣

第一一

一

極勢利的况又拜在趙文華門下。因此做這篇壽文。燕脩些禮物去上壽。只有柳友森、真竹、鳳阿、楊連城三人。一般般有傲氣的。不去上壽。那山陰縣的矜紳那一个不去的。這一日在席間提起劉有美道。今日與趙老師令堂上壽。雖是小弟。肯兄也是情禮上却不。還有一事。特來請三兄商議。若是三兄肯助一臂之力。保管有些好處。柳友森道。有何好處。見諭。劉有美道。嚴相國有一內親空的令愛年已及笄。曾與會稽縣朱世良割襟。近日朱家事消乏。嚴相國的內親

要趙老師作主。替他另配一個女婿。縣中人聞知。紛紛揚揚。說嚴府倚仗勢力。謀賴婚姻。人都不服。我想這些人却痴^{口角}于你甚事。會稽縣學中第一是老方。出頭要替他女婿告狀。趙老師聽得些風聲。又不好發覺。今日與小弟師弟至情。偶然談及。小弟想同學的朋友。通好說話。只有老方有些假道學。又尚氣。為人敢作敢為。再不思前笑後。與小弟再說不來。我曉得他與三兄極相契厚。三兄若出一言阻當了老方。其婿薇商不請這裡的事。只合罷休。不惟趙老師深感。

升官豈才

第一回

心事

就是嚴府裡曉得了那婚事也有些意思。包你宗師
 下來。嚴相公自然荐舉。今年科舉穩了的了。這是上
 門生意極通其好且不費力。竹鳳阿聽了心下便有幾
 分不快。回正色道。若論他倚伏嚴府勢力。賴人婚姻
 就是老方不出頭。小弟與兄也該持一公論。事關風
 化。如何劉兄反要與他周旋。未免太執利了。劉有美
 見竹鳳阿辭色不順。遂默了不語。柳友森道。小弟只
 道劉兄今日時來看花。原來又為着嚴府的公事。這
 等非話便怪不得。小弟不來。送兄賞梅了。楊連城也笑道。

良辰美景。只宜飲酒賦詩。若是茗下談俗事。頗覺不
雅。劉兄該罰一巨觴。以謝唐突。容神之罪。劉布美被
竹鳳阿捨白幾句。已覺抱慚。又見楊柳二生帶笑。訕
刺他甚沒意思。只得勉強道。小弟與竹兄偶然談及。
如何便有罰酒。柳友森道。這個一定要罰。叫抱琴樹
上一大杯。與劉相公。劉有美拿着酒。說道。小弟便
受罰。倘後有談及俗事者。小弟也不饒他。竹鳳阿道。
這個自然不消說。劉有美吃乾酒。看見席間筆墨淋漓。
滿便笑道。石末三兄在此。有興做詩。何不見教。柳友

飛花艷想

第一回

毒道弟輩詩已做完。只求劉兄也做一首楊竹二生也道劉兄有興也和友毒兄原韻。以兄一時之勝。劉有美道兄等又來奈何小弟了。小弟于這七言八句。寔來不得。柳友毒道吾兄長篇壽文稱功頌德。與相國夫人上壽。偏來詩為何這七言八句。不過數十字。就來不得。想道知此毒蒼沒有荐舉麼。劉有美便喚道柳兄該罰十杯。小弟談俗事便罰酒。像老兄這等。雞道就罷了。隨即斟了。一大杯。遞與柳友毒。楊連城道若論說壽文也。還笑不得。俗事竹鳳阿道壽文

雖是壽文。却真俗事相聞。若不開俗事。雅灑先連壽文。也不做了。友弄兄該罰。該罰柳友弄。哄了哄把酒一飲。而乾。四人正在那裡飲酒賞玩。抱琴走到呈上一個封筒。上面用一個圖書。柳友弄道。是那裡傳來的。抱琴道。是錢塘學的齋人傳來。說是杭州府雪太爺的詩題。發到學裡。為此特。傳來。三日內就要做去。哩柳友弄就折開一看。原來是兩幅錦箋。上寫兩個詩題。一個是春閨。一個是春郊。首尾限韻。首韻是箇。吳成文是兩條風片煙波盡。船八字尾韻是豁。西雞齊啼五字。

升方豈亦

身一正

一四

竹鳳阿道。原來就是敝年伯出的。這詩題出得有些意思。友毒兄。你道他為着甚來。柳友毒道。這無非要徵取詩篇。尋賞人文的意思耳。竹鳳阿道。雖則如此。據我想來。另有深意。恐出此題。還不是敝年伯自出的。劉有美笑道。鳳阿兄。又奇了。若不是太尊出的。諒一詩題。倩誰代筆。楊連城道。鳳阿兄。與雲公在京邸時。曾與素心晨夕。他必然得知袖裡。柳友毒道。原來如此。一定要請教了。竹鳳阿道。今日天色已暮。酒又深了。且暫告別。柳友毒尚欲留飲。竹鳳阿道。這倒不

必了。明日是二月花朝。就是小弟作東。在三天往西湖。一掉乘此春光。便好將此詩題。我就好與三元說。明詩題的意思。豈非上下兩得。衆人齊道如此甚好。四人即于卷前分袂。同作揖。直出門而別。正是。一杯一杯復一杯。幾人對酌山卷開。既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未知柳友毒遊。潮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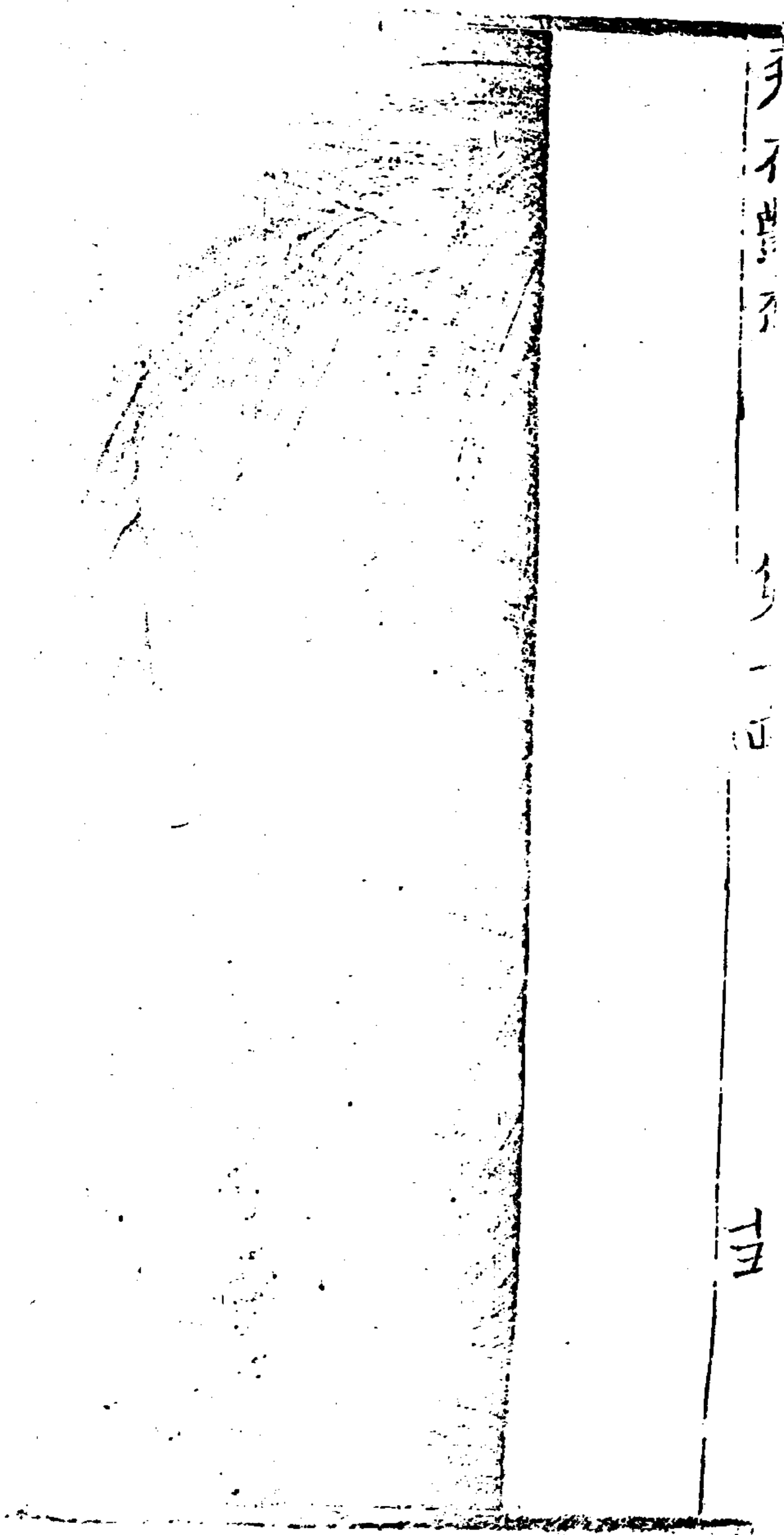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六七〇

手不離卷

第一一五

十五



第二回

柳秀士舟中題句

詩曰、世間真偽不相兼。只為才情賦自天。班馬文章由夙慧。庾鮑詩句寔前緣。牙琴須遇知音解。卞玉還逢識者憐。不是美人親聽得。空令雅韻落前川。

話說柳友奔到了次日。乃是二月。蒼朝天氣晴和。鶯
蒼繚亂。那蒼間的百鳥。嬌滴滴。在枝上弄晴。柳友奔
書齋曉起。不覺遊興勃。又急要曉得那雪太守詩。

飛花艷想

第二回

題的意思記詩夜來竹鳳阿約遊西湖隨即梳洗畢。
吃過早膳身上類有骨火穿一領水墨色衣頭戴一片氈巾手
執一柄棕竹扇子脚上穿一隻紅方鳥鞋飄然有凌
雲氣概真濁世之佳公子也。稟過母親就叫抱琴跟
了一徑到竹鳳阿家來。恰好繞到中途望見竹鳳阿
已同着楊連城劉有美駕着蘭舟迤邐的蕩將過來。
抱琴先看見回道竹相公那裡去。家相公在也。竹鳳
阿道來時正好抱琴先跳上舡把鬚繫在綠楊之下。
隨接了柳友森下舡竹鳳阿見了柳友森因說道昨

晚相約。今早見天氣好。弟恐辜負花晨。特駕小舟。出了揚州。與吾兄同往西湖一遊。不道吾兄先已移玉。可謂知己有同心也。楊連城道。這纔是有約不忘。劉有美道。昨晚詩題想今日定要做了。但友奔兄可要曉得那詩題的意思麼。說起來。只怕友奔兄不喜殺。還要想殺哩。柳友奔道。詩題的意思。弟寔不知。今日正要請教。鳳阿兒。難道兄已預先曉得了麼。劉有美道。小弟倒已預先打聽着了。纔與二兄說過。鳳阿兒也道。如是如是。不差。不差。若友梅兄要我說。昨

弄才學才

身二五

二

日罰小弟的酒。今日要吃還我。若不吃。小弟只推不知罷。竹鳳阿道。這個容易。不一時舟人排上酒來。竹鳳阿道。劉兄且請飲一杯潤。喉。纔說不妨。劉有美道。兄弟。難道倒不吃。竹鳳阿叫將大杯來。斟上酒。遞與劉有美。次連城。次友奔。最後自己。也歸了。一杯奉陪。單有劉有美的酒。量。象高。拿起酒。一飲而乾。一連飲了數杯。乘着酒興。說道。昨日詩題。兄弟道。是那個出的。柳友奔道。是府裡出的。學裡傳來的。劉有美道。是學裡傳來的。却不是府裡自出的。柳友奔道。態度。

不。是。府。尊。出。的。却。又。是。誰。出。的。劉。有。美。道。小。弟。也。不。
知。昨。晚。別。後。小。弟。一。句。有。一。相。熟。的。舊。隣。現。在。杭。州。
府。做。書。手。府。中。消。息。都。曉。得。昨。日。返。舍。就。遇。着。他。在。
舍。下。了。小。弟。與。他。偶。然。談。及。他。對。我。說。詩。題。是。太。爺。
的。一。位。小。姐。出。的。你。道。天。下。有。這。樣。聰。明。女。子。麼。可。
不。令。人。想。殺。御。友。森。道。原。來。如。此。注意怪。不。得。兄。要。着。魔。
矣。這。樣。說。起。來。那。小。姐。一。定。能。詩。的。了。但。世。上。難。得。
才。色。兼。全。的。女。子。有。才。者。未。必。有。貌。有。貌。者。未。必。有。
才。即。或。有。貌。有。才。而。無。一。種。才。貌。的。風。情。韻。致。么。與。

手不釋卷

卷二

三

無才貌者奇。有才無貌。不可謂之絕色佳人。有貌無才。不可謂之女中學士。有才而風情或成。有貌而風情或成。韻致。歉然。亦如嚼蠟。便無味矣。那小姐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不惟女工針指。了過人。至于詩詞。一事。尤其所長。就是雪府尊刻為嘯雪集。倒有大半。是小姐吟咏的。難道不是才色兼全鍾情女子麼。竹鳳阿道。兄知其一。未知其二。雪小姐的才貌。果然是仕女生涯。但我牧年伯的意思。必要配個文章魁首。為此出這詩題。雖試士。寔恐降辱耳。卿支毒聽說。心

上也。不覺暗歎。歡喜想道。我知這毒君。題被了靈小姐的詩題。便不患佳人難遇矣。更一心想着靈小姐。不覺詩興勃。如有弄潯。對着竹鳳阿道。既如此。當吟成才士句。接續美人緣也。竹鳳阿道。正是今日乘此春光。賦詩飲酒。一樂事。且請吟詩。楊連成道。詩不成者。罰酒三巨觴。劉有美道。小弟詩是。次做不出的。倒情。惡罰酒。小弟昨夜聞此好消息。想了一夜。看了頭沒了尾。有了尾沒了頭。不覺沒心緒。起來。今早倒閣筆不題。索性卷。精神好。若吟一首。如今決做。

飛花艷想

第二回

不出的了。柳友奔道：「昨日尚未請教，今日正該同來。」
 楊連城道：「若無佳句，曷謝良辰。正該同飲。」竹鳳阿道：「
 既如此，請各揮毫。」抱琴就在拜籃中取出文房四寶。
 四人各分了紙筆，只見竹鳳阿注目花箋，搜索枯腸。
 楊連城拿着一管筆，口裡唧唧的吟哦，劉有美
 也不做聲，拿着酒，只顧飲。舉起筋，不住吃。只有柳友
 奔，也不想，也不寫，也不飲酒。互起身，令，八想見解衣船頭上散坐。
 遙望那四圍山色，一帶花光，不覺詩思撲撲，漫天外
 飛來。喜動眉宇，便叫抱琴取過紙筆，頃刻寫成七言。

磅，磅，若，无，人之，致，如，此，形，容，終，見，才，子

律詩二首真箇是

文成七步筆掃千軍。腕下霎時興雲雨。祇聞頃刻走龍蛇。

柳友森寫完了詩。袖在袖中。走入船中。問道三兄詩俱完了麼。劉有美道兄怎麼不去做詩。反去問望三。杯頭是不饒你的。柳友梅道弟寔不才。詩已粗成。劉有美道這樣險韻。兄難道完詩如此神速。竹鳳阿道柳兄才極敏捷。他若詩成。尚未知鹿死誰手。小弟詩雖胡湊。尚欠推敲。楊兄佳句已完。怎未寫出。柳兄既

飛花艷想

第二回

已詩成何不賜教。柳友森就在袖中取出，與三人看。劉有美接在手中，叫道：「友森兄果然做了大奇大奇。可謂真正才子。」竹鳳阿嘆道：「真正才子合配個真正佳人。」楊連城道：「相配時，這詩題分明是姻緣簿了。」眾人都挨攏來看，只見上寫道：

其一 春閨

雨意迷離鎖隔溪。
風敲遠浦驚歸雁。
煙影半灣情欲饒。

條上飄墮濕蒼西。
片刻巫山促曉雞。
波光千頃恨還齊。

畫欄整日張眉望。

船隱垂楊鳥自歸。

其二春郊

雨餘淑氣滿幽筵。

絲柳迷蒼陌路西。

風日弄晴飛蛺蝶。

片雲凝彩墮山雞。

烟籠野寺春光媚。

波漾汀蘆秀色齊。

畫裡文章看不盡。

船歸月落亂鳥啼。

三人看了大加贊嘆。竹鳳河道柳兒今日此詩不但
敏捷異常。似有神助。且字字清新。後逸句。如織錦
迴文。可謂李杜渡生。庾鮑再出矣。敬服敬服。小弟輩

飛花艷想

第二回

六

當為閣筆。鄰友奔道：小第俚句也。是一時興致所作。正要拋磚引玉。何故吝惜珠玑。楊竹二生道：珠玉在前。自慚形穢。其寔不敢獻醜。每人情忍罰酒三杯。劉有美道：友妻兒如此奇才。雖曹子建七步成詩。那詩精工到此。明日送到府裡。難道不動小姐的火。我們大家也奉柳兒一杯。掛名紅何如。眾人道：說得有理。談奉談奉。三人先吃了罰酒。然後各人奉柳兒一杯。友妻酒量原不甚大。一連吃了數杯。自覺有此酒意。不免推開船去。臨風散玩。揚揚連城與竹。鳳阿么倚着。

相陪不覺船已過錢塘江。那西湖的景致已在目前。
 只有劉有美留心暗伏遇脉把柳友弄二首詩不住的吟哦。假
 意的嘆賞心下暗伏遇脉是要念熟了。好抄罷他的却好船已
 到湖。上烟花如市。士女如雲。說不盡的景致。昔人
 有詩單贊那西湖的景致。詩云。
 山色波光步隨。古今難盡亦難詩。
 水浮亭館花間出。船載笙歌柳外移。
 刺眼繁華如錦繡。引人春興似游絲。
 六橋幾見輪蹄換。湖上于今泛酒卮。

弄才遺集

卷二

七

其二

萬壑烟霞映遠峰

水光山色盡國中

瓊樓燕子家市

錦浪桃花岸風

彩舫舞衣凝暮紫

繞簾歌扇露春紅

蘇公堤上垂楊柳

尚想重來試玉驄

却說是日湖中因有官船設宴小舟倒不甚多自斷

橋至蘇公堤但見一帶垂楊與桃花相映景致寫詩如益且是年春

雪甚盛梅花為寒所勒與桃杏相次開發尤為奇觀

綠烟紅霧迷漫二十餘里歌吹為風粉汗成雨紈褲

之盛多。于堤畔之柳。艷冶極矣。至于朝陽始出。夕春
初下。月華與山色爭妍。霞影與湖光並媚。一般好景。
更極天然。三人觀賞不盡。只有劉有美把柳友芬詩
句。只管吟哦。酒後散高。不覺吟詩之數。振于四野。隨
着順風。見一句。一句。竟飄向隔船。船王人耳朶裡去。
了。但見隔船簾內。隱隱有幾個人。窺探。最後
一侍兒。從傍邊揭起垂簾。恰好柳友芬扯着劉有美
道。劉兄。為何這般好景。不看。只是吟詩。那侍兒揭簾
時。簾內兩美人。剛與柳友芬打個照面。只見那一

飛花艷想

第二回

箇美人

眉舒柳葉。眼湛秋波。身穿着淡子春衫。宛似娉
 娥。明月下。裙拖看輕子。環珮猶如仙子。洛川行
 遠望時。已消宋玉之一。近觀來。應解相如之渴。
 今兒那一個美人。

貌凝秋月容。賽春花。隔簾送影。媽狀如芍藥籠
 烟。臨水含情。死矣似芙蓉。醉露雖朕未入。襄王
 夢。疑是巫山雲雨仙。
 擁友毒望見神馳了半响。方說道。人家有如此標致。

女子豈非天姿國色乎。昔人云。欲把西湖比西子。今
則欲把西子比西湖矣。劉有美也。驚嘆道。果然天姿
國色。絕世無雙。竹鳳阿道。但不知此是誰家宅眷。柳
友奔道。莫非就是雪小姐麼。楊連城道。觀其舉止端
詳。大約非小人人家兒女。竹鳳阿道。若果是他。正友奔
兄所說才色兼全的女子矣。但這樣女子。得一尚難。
如何有兩。劉有美道。好歹明日訪他。个下落。回去四
人說。了。笑。不覺金烏西隊。玉兔東升。那官船兒早
已開去。是夜月色如銀。夕嵐如碧。四人由新橋至蘇

飛花艷想

第二回

公堤直至六橋步月而歸。回到船中。洗盞更酌盡飲。方睡。只有柳友奔自見了二美人之後。心下想道。若得如此佳人為婦。我柳友奔便三生有幸矣。但不知他是誰家宅眷。又見朋友在船。不好十分着相。睡在船中。却一夜不曾合眼。正是

山色有情留客賞

湖光無意戀人遊。

東風似與才郎便。

飄墮詩聲到隔舟。

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兩閨秀胡上遇才郎

詩曰、千秋慧眼落閨英。偏識風流才子心。范蠡功成逢浣女。相如時到度琴音。明珠豈混塵沙棄。白璧從無韞匱沉。一見莫言輕易別。秋波臨去最情深。

却說是日遊湖的官船。就是杭州府雪太守夫人。與梅建毒兵備的小姐接風。那雪太守與毒兵備另設席在昭慶寺賞毒夫人與小姐。就排酒在船。雪太守

升在豐表

身三正

與蘇兵備。原係姑表至親。因往福建上任。泛杭州。徑
過雪太守。因此留住。雪太守是蘇郡人。名霽。字景川。
夫人王氏。止生得一子。一女。子尚幼。女兒年方二
八。因他母親。名祥雲。繞屋而生。名喚瑞雲。生得姿
容絕世。敏慧異常。現其色。真箇落雁沉魚。果肤羞花
閉月。論其才。不惟女紅之事。色。過人。即詩賦之間。
般。般。精妙。就是雪太守的詩文。却也常。是他代筆。
曾有一詩。贊那雪小姐的好處。

桃輪綽約柳輪輕。

玉貌花容誰與衡。

向月乍疑仙女降

凌波款步洛川行

弱教看去魂應死

秀許嗆時飢不生

最是依三臨別際

眼傳秋水更多情

真兵道是金陵人名灝字道宏年已五十止生得個
女兒臨生這日真公夢一神人賜他美玉一塊雪白
無暇回取名喚做如玉這如玉小姐生得姿容比瑞
雲小姐一般真箇眉如春柳眼似秋波更兼性情聰
慧八九歲時便學得插鬻刺繡件件過人不幸母親
雪氏先亡過了每日間但與真公讀書說字乃山川

身身合合對對相相

身身三三面面

二

秀氣所鍾。天地陰陽不異。有百分姿色。便有百分聰明。十四五歲時。便也知詩能文。竟成箇女學士。曾有一詩贊那毒小姐之好處。

雲想嬌容花想香。

悠然遠韻在新粧。

輕含柳態神偏媚。

淡掃蛾眉額也光。

詩思祇宜雪作侶。

玉容應倩月為裳。

風流多少情多少。

未向人前已斷腸。

凡家居無事的時節。注注毒公做了。叫如玉和韻。如玉做了。叫毒公推敲。就是前日雪太守出的詩題也。

是他父女唱和之作。在金陵時，梅公寄與雪太守要
他和韻。雪太守因杭州是人文淵藪，故就把此題仰
學試士。一則觀賞人文，一則便為擇壻基地。因此劉
有美得此消息，恰好是日遊湖柳友梅的船，與官船
相近，也是天緣有分。無意中，劉有美把柳友梅的詩
句高聲朗吟，順風兒吹到二小姐船中，來二小姐耳
聰，聽見了，梅小姐想道：這詩首尾是我父親限的韻，
為何這裡也有人吟咏起來？又和得清新俊逸，似不
食烟火者。雪小姐也道：那詩果狀字字風流，句句飄

飛花艷想

第三回

身三位
三
這令人有况。李青蓮之想。二小姐一頭說。一頭把柳
友森的詩句。一句二句的。都暗計在心上了。毒小姐
忙叫侍兒朝霞道。你看湖內誰人吟咏。那侍兒垂巧。
輕文的。送傍邊揭起垂簾。讓二小姐送斜側裡觀看。
自己却露出頭來。恰好遇着柳友森在那裡。指點湖
山笑談風月。侍兒早又識貨骨碌。兩隻眼睛倒把
柳友森看个盡情。把柳友森的神韻。都看出來。
不知柳友森的神規。早已被簾內美人攝去了。目這
一見。有分教。佳人閨閣有懷吉士。風流才子文園。

殺多嬌韻態正是

清如活水分難斷。

心似靈犀隔也通。

春色惹人隨處好。

男貪女慕兩相同。

那侍兒乘巧看乘巧在眼中。歲在肚裡。也不便就對二小姐說。

直至船已離湖。瞞着雪夫人。到後艙來。私與二小姐

輕巧的說道。方纔吟詩的船。就在吾船對面。他那內

也有三四個少年。只是村的村。俏的俏。只有那身穿

水墨色衣頭。戴一片氈巾的。生得風流韻致。自朕是侍見

個才子。森小姐道。那見得就是才子。雪小姐忙問道。

飛花艷想

第三回

四

那詩可就是他吟咏的麼。朝霞笑道。朝霞見他人物有眼是風流的那詩句是他吟咏。不是他吟咏。叫朝霞一時那辨得出。據朝霞看來。一定是那人做的。別人也做不出。森小姐道。世間難得全美。有才未必有貌。有貌未必有才。那見得就是他吟咏的。雪小姐道。有才必須有貌。有貌必竟有才。朝霞說來。太可知。朝霞道。還是小姐說得好。我家小姐太心疑了。雪小姐道。奴也聞前日爹說。姑夫處寄來詩題。一時無暇。未便和韵。我已發到各學去了。看這些秀才做來。莫非

此生已知此題。故乘着春光賦就的麼。若果是他。真可謂風流才子矣。如玉小姐道。原來如此。若果是他。古稱潘安貌。子建才。殆兼之矣。朝霞笑道。我想這中。今日有兩位佳人。只怕沒有兩個才子來相對。雪小姐道。越中人文淵藪。你那裡曉得。就沒有麼。弄小姐道。有或有之。只恐當面錯過耳。雪小姐道。既已當面。烏忍錯過。朝霞冷笑一散。忙問道。敢問二小姐。不錯時。却如何。雪小姐終要說。却好船已到錢塘門。弄兵道的大坐船已近。如玉小姐與雪夫人瑞雲小

姐作別回船。雪太守處早有入役伺候。就土岸登轎
進城而去。正是

救載親情纔見面。

一朝分手便相離。

怎知天意由來合。

雪與森巷仍舊依。

畢竟二小姐別後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弄兵憲難途託嬌女

詩曰。緩急人生所不無。全憑親友力相扶。陳雪友
誼幾知已。嬰杵芳名為託孤。仗義終須以義起。姦
諂到底伏諛辜。是非豈獨天張主。人事其間不可
誣。

話說如玉小姐與雪夫人瑞雲小姐別後。隨着梅兵
備回船。弄小姐接住弄公道。日間汝舅。邀我到昭
慶寺賞弄。不料未及。終席人報提學院到你舅。只

得去接他甚矣。烏沙之苦，皂隸之俗，我言未畢。雪太守也到，毒公接進船，即命小姐拜見過，坐畢。雪太守道：「早間失陪，多有獲罪。前日學院發牌，先考紹興，不期今日就到敝郡，因此小弟惟恐失迎，只得去接他。况李念臺與小弟雖戚，也是年家為人，甚是古執。既在宦途，不得不如此。妹丈託在至戚，當相諒耳。」毒公道：「說那裡話！你我既係至親，當脫畧虛文，以真情相告。那李念臺點了浙直學院，原與小弟同出京，我也曾面囑他：越地人文極盛，幸為祖小弟擇一佳婿。今

既到此他必不失信。兄若進見時尚與我致意。聖太
守道領教領教。只是目下還有一事。小弟方纔回衙
見塘報甚是緊急。說關中一路山寇猖獗。劫了庫穀
了。知府近日又沿及兩廣。人心惶惑。吾想吾兄此行
正當汎地。且有甥女年幼。路途遙遠。盜賊竊發。如何
去得。弄公聽了。撫髯加嘆神道。闕寇作亂。小弟離京特
已聞此信。小弟只為權臣當道。朝政日非。因此討這
個外差出來訪頭祖一佳婿。以完小女終身。就是小弟晚
年也得半子相依。不憂無靠。不料佳婿未逢。風波頻

飛花艷想

卷四

作這也是我命運使然。子詩不云乎。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今已王命在躬。是有進無退了。如玉小姐在傍
聽見。驚得面如土色。半响的。不言不語。不覺吊下淚
來說道。此事怎了。雪太守道。我兄是一定要去的。只
是甥女恐去不得。莫若留到小弟微齋。暫住幾時候。
平靜日。送到任所。何如。毒公聞言。說道。吾兄之言。正
合愚意。但只是小女自令姐去。世後無一刻不在膝
下。小弟此番出山也。只為傾擇祖脣而行。誰料脣尚未得
女。又相離。今者聞越山川。道途險厄。天涯父女。至感

睽違心雖銜石寧不悲乎。雖承老舅厚誼見領小兒。但小弟此去多向少吉。尚不知父女相見何期。言至此不覺撲軟。掉下幾點淚來。如玉小姐與朝霞此時傍聽見之。不覺潛^{入神}淚下。如玉小姐道：「暮年且是文士。當此賊寇倡饑之際。爹人深入虎口。恐禍生巨測。據孩兒看來。爹人何不急上疏告病。還御或者聖明憐念。另遣人去也。未可知。」弄公嘆道：「我豈不知但我為嚴氏弄權討差。出外這可有見識的。也就紛紛告退。眼見得朝已無人。當此天步艱難之際。內有

弄花叢

身四

三

惟臣外養巨寇。若不早除外患。必致遺害腹心。况此
匪賊。名雖為寇。原係良民。搃為飢寒。逼迫賊類。相
扳。以至于此。我若此去。當撫則撫。當剿則剿。誓必掃
清巢穴。以報國家。我已脩員兵。送奉命出京。又復不
去。這分明臨難退縮了。不惟負罪名教。且為嚴黨所
笑矣。如何使潯如玉小姐道。爹之所言。俱為臣大義。
非兒女所知。只是爹之所去。水土異鄉。乏人侍奉。倘
致竊發。暮年難堪。叫孩兒放心不下。雪太守道。父女
離別。自准為情。狀事已至此。已無可奈何。姊丈既以

甥女見托甥女即吾女也。當擇一佳婿報命。還有公
話弟倒忘了。前日姊丈見教的詩題。極有趣味。弟未
及和。已發到學裡去了。吾想越中大都定有美才。不
日。文宗考試。自拔一二佳士。或者良緣有在。得一佳
婿也。未可知。男女是個閨閣英流。合配個文章魁首。
奔公聞言。便改容成淚道。聞兄之言。頗開茅塞。若肯
為小弟擇一佳婿。小弟雖死異域。必含笑矣。因看着
如玉小姐道。我明日送你到舅。衙中不必說是舅
。只以父女稱呼。便好為你尋親。如玉小姐道。孩兒

飛花艷想

手不釋卷

第四回

四

既蒙嫡親舅。收管就如母親在的。一般料狀安妥。
只望爹。盡心王事。以靖群醜。則侍奉有日。萬勿以。
孩兒為念。奔公道。你既有託我已心安。我聞中些去。
七尺之軀。悉聽于天矣。今夜尚圖相聚。明日便一斤。
正帆千里。閉山耳。且將酒來。我與舅。痛飲幾杯。以。
叙別情。正是

江洲衫袖千年淚

易水衣冠萬古愁

莫道英雄不下淚

英雄有淚只偷流

左右斟上酒。二人共飲。

了。一向不覺更深。太守停。

道回府。毒公分付小姐道：你今夜收拾停當，明日好到舅之府中。去。小姐聽了，不敢違拗，即忙打點。次日毒公叫兩乘轎，二乘坐小姐，一乘自坐。親送到雪太守府裡來。雪太守已着人伺候，接進後衙。毒公就叫如玉小姐拜了雪太守四拜，隨即與雪太守也是四拜。說道：骨肉之情，千金之託，俱在於此。雪太守道：妙。大但請放心。小弟決不奪命。如玉小姐心下與因一旬話也說不出，只是掩淚而已。雪太守即命添飯齋公道。小弟倒不敢領了。一則憑限要緊，一則已唯午。

時解唯停不待了雪太守道暫奏一杯聊作渭城三
唱以壯行色。叫左右斟上酒來。雪太守恭上。翁公接
了酒道。今日與吾兄小女一別。未知何日相逢。雪太
守道。吉人自有天相。不日掃清小蠹。便可榮陞。不須
憂慮。一連飲了三盃。翁公也回敬一杯。就要起身。如
玉小姐含淚拜別。翁公泣狀。淚下。只待吞談而別。
正是

世上萬般苦楚事。無非死別與生離。

雪太守與翁公直送山錢塘門方別。正是

人事無端覆雲雨。天心有意合網羅。
待看雨散雲收後。一段良緣降自天。
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新編 忠臣蔵

三十一

第五回

樓雲卷步月訪佳人

詩曰世間何事最難禁才色相逢意便深在苦處
王敬窈窕至今司馬露琴心千秋佳話小書業百
載良緣定素襟。拙鳩空有爭巢力。那得鴛鴦度繡
針。

話說柳友森自那日遊湖遇見二美人之法。心下十
分想慕。甚至廢寢忘食。到了次日。先打發了抱琴回
去。自己只託為考試進城。就與竹鳳阿揚連城作別。

劉有美之自託有事別去不題。只有柳友蕪心上想着二位美人。一徑往杭城中來。各處物色。並無下落。只得回身轉出城來。行了數里。不覺日色漸西。那向西的日色。最易落去。行了數里。到了一箇曠野。所在柳友蕪此時心上已走得箇不耐煩。但遠望見一個小庵。中間樹林陰翳。竹影交加。雖然小。結構却也幽雅可愛。柳友蕪尋訪了一日。不免神思困倦。已不能到舍。所在歇息。遂一徑到小庵來。那小庵門前拖着一帶珠籬。曲曲折折。洋苔細草。點綴路徑。到

得菴門。栽着數株杉樹。排列着三四塊文石。柳友
舟便于石上小憩。只見菴門上邊額着樓雲菴三字。
中間走出一個老僧。近前把柳友舟仔細一看。驚問
道。相公莫非柳月仙麼。柳友舟驚起。忙問道。老師何
得就知小生姓名。老僧道。老僧昨夜偶得一夢。見
本庵伽藍菩薩。分付道。明日有柳月仙到此。他有姻
緣事問你。須牢待他。今日老僧因此等了一日。並
無一人。直到這時候。遇見相公。故爾動問柳友舟。
一發驚訝。暗想道。此僧素不相識。曉得我的姓氏。已

就奇了。為可把小生的心事都說出來。我正要尋訪
二美人的下落。何不就問他一般。曰：上前作揖。道：老
師必是得道高僧。弟子迷途乞師指示。那老僧道：不
敢不敢。且請到裡面坐。柳友直隨着老僧就一步
到正殿。上上梁的是一尊白衣大士。柳友直拜過老
僧。說：施至方丈。施禮畢。分賓主坐下。待過茶。那老僧
問道：請問相公尊居何處。曰：甚到此。柳友直道：小生
山陰人氏。先京兆。就是柳綰。殺昨同敝友游湖。偶爾
到此。若帶道。乘乘就是。留太爺的公子失敬了。數年

前小僧在東時也。家令先尊護法是極信善的。不
意就一遇了可嘆可嘆。柳文壽道。敢問老師人號老
僧道兩。還請如師友壽道。敢問老師。與小生素未相
識。緣何便知小生姓名。且獨見肺腑。隱情。老僧道。小
童加蓋。最是靈應。老僧因夢中分付。故爾詳察到此。
老僧那裡請知柳友壽道。原來如此。靜如就分付道。
人收拾。照齋物友壽。又問道。空刹這樣精潔。必是
一方香火了。但不知還是古刹。還是新建。靜如道。小
庵叫做護樂庵。也不是古刹。也不是。一方香火。乃是

本府雪太爺前歲進造的已造了四位個年頭。那大
弄道雪太爺為何造于此處。老僧道太爺只因無子
與此夫人種信心香佛為修造。造這一所正裝供奉
白衣觀音。要求个嗣。連買田地也費了一二千金。柳
家道如今雪太爺有子麼。靜知道是子終有一個
也。未生子時已先生下一位小姐。柳支弄笑道莫說
此一位小姐。便生十位小姐也。比不濟一個兒子。靜
如道柳胡公不是這般說。若是雪太爺這位小姐便
是十个兒子也。比不濟柳支弄道却是為何。靜知道

這位小姐主時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自
不必說。就是昔稱爲刺繡樣、情工也，不爲稀罕景
妙。是古今書史無所不通，故出來的詩辭歌賦，直教
壁倒古人，就是雪太爺的詩文，也還要他刪改。柳相
公你道世上人家，等如此一個兒子，麼柳友森聽見
說，出許多委處，不覺身酥，蕩神魂，都把棧不定。起
來暗想道：「樓老僧說來到有美之言，驗矣。忙問道：「這
位小姐曾字人否？」靜知道那裡就有人字，柳友森道：「
他父親現任黃堂，怕沒有富貴人家門當戶對的爲。」

何尚木字人。譬如道。若論富貴。這就容易了。雪太爺却不論富貴。只要人物風流。才學出眾。柳友壽道。這同也還容易。靜如道。還有一個雜題目。雪老爺意思。原發就干任上。捧香。但是來議。親的或詩或賦。要做一篇。直等雪太爺與小姐中意。方纔肯許。備有那小姐的眼睛。又高。通梳。城秀士。做來詩文。再與一個平。意。所以就鬧至今。一十七歲了。尚未字人。聞得近日。雪太爺。又出甚變新。以詩題。斗人吟咏。想也是為。擇婿的意思。却是。原來如此。心下却暗喜。這段。

儘別就在這裡明白。又想道：只是所聞不如所見。眼見的是兩位耳聞的又只是一個。又不見有些疑惑。只是一個美人有了消息。那一位美人不愁無下落。美不一時。道人排上晚齋。二人吃了。不覺月已昏黃。靜如道：相公今日行路辛苦。只怕要安寢了。便拿了燈。送到一個潔靜房裡。又燒一炷好香。炮一盞苦茶。放在案上。只看柳友奔睡。了方纔別去。柳友奔聽了這一片話。想起那湖上遇見的兩個美人。與靜如所說的小姐。不勝歡喜。只管思量。便翻來覆去。那裡睡。

得看。只待依舊的穿了衣服起來。推窗一看。只見
色當空。皎潔如同白昼。逐步出庵門前。開步一來。月
色甚佳。一來心有所思。不覺沿着一帶綠蘿。身影便
出庵門。離有一箭多遠。忽聽得有人笑話。柳友妻仔
細一望。却是人家一所花園。內裏亭芳菲。便信步
走進去。走到亭子邊。往裡向一張。只見有兩個人。一
邊吃酒。一邊做詩。柳友妻便去。偷聽。在窗外聽他
只見一個穿黃的。說道。下面這個險韻。虧你押那個
穿綠的道。下面的還不打緊。只上面這幾個字。那一

個不是陰虧費了心。除了我老張再前那個押韻
和穿黃的說。果然押得妙絕地。才子不詩不推老先
再做完。了這佳句。那女婿更穩。上的俊得成了。穿綠
的便低着頭想了又想。吟了又吟。直吟得呆了半箇忽
大叫道。有了。有了。妙詩緊。妙詩緊。上拿筆寫在紙
上。遞與穿黃的看。穿黃的看了。便拍掌道。妙。真個
字。字。學老杜。不獨前押得穩當。且有許多景致。兄之
高才。捷足。第所添。服者。如穿綠的。道。小弟詩已成。桂
人七八到手。兄難道就甘心罷了。穿黃的道。小弟注

日詩興頗高。今夜校鬼壓到。再做出。且吃幾杯酒。
 睡一索索。性養。精神却苦冷。一首與兄爭衡。穿綠
 的道兄。既要吃酒。待小弟再把此詩吟來。一遍與兄
 聽了。下酒如何。穿黃的道。有理。穿綠的道。高吟
 道。

雨落階前水滿溪

綠過亭出野牛西

風大吹開楊柳絮

片。飛來好似雞

穿黃的也不待吟完。便亂斗道。妙詩甚妙。所甚。且賀
 一杯再吟。遂斟一盃。遞與穿綠的。歡喜不盡。

換了酒一飲而乾又續吟道

煙迷隱隱山帶見

波迷翻翻湖不存

盡也難描昔日景

留中歌曲像鴛鴦

穿綠的吟罷穿黃的稱羨不已贊道後面二聯一發
好得緊柳友壽在窻外聽了忍不住失般笑將起來
二人聽見忙趕出窻外來見了柳友壽便問道你是
何人却躲在此處笑我柳友壽道學生偶爾看月
到此因聞佳句清妙不覺手舞足蹈失般唐突多涉
罪了二人看見柳友壽一表人物說話又湊趣穿黃

的道兄原來是知音有趣的的朋友穿綠的道既是個
妙人便同坐一坐何如便一把手扯了柳友森同到
亭子沖來。柳友森道小弟怎好相擾穿綠的道四海
皆兄弟何妨遂讓柳友森坐了叫小的們斟上酒因
問道兄尊姓大號柳友森道小弟賤姓柳表字月仙
敢問二位長兄高姓大號穿黃的道小弟姓李賤號
個君子之君文章之文因指着穿綠的說道此兄姓
張尊號是良娣乃是敝地第一個財主而無才子者
也這個花園便是良娣兄讀書的所在柳友森道妙

以次教了張良卿道月仙兒這樣好耳鳴着感便都
聽見了咋便味個春郊只是有些難處柳友森道有
甚難處張良卿道景難是首尾眼前小弟費盡心力
方得成篇柳友道誰人出的詩題要兄如此費心殊
良卿道若不是個妙人兒小弟焉肯費心柳友森道
既承二兄相愛何不一際見教李君文道這個話兒
有趣容易說不詩兄要說時可吃三大杯便說與兄
聽張良卿道有理遂叫斟上酒柳友森道小弟
量淺吃不詩許多李君文道要聽這趣話兒只消勉

升花書刻

第五回

強吃柳文秀當真吃了張良卿道柳文妙人說與聽罷這詩題是救府太尊的一位小姐出的那位小姐生得賽西施勝王嬌十分美貌有誓不嫁俗子只要嫁个才子詩詞歌賦殺得他過方纔肯嫁太尊因將這雞題目雜人若是做詩來的便把這小姐嫁他招他為婿因此小弟與老李拚命苦吟小弟幸和詩一首這婚姻便有幾分想頭柳文道好麼柳文真聽了明知就是靜如所言却不說彼此說道原來如此敢求原韻一觀張良卿道先要看時須也做一首詩

敬請教柳友奔道弟不才着見詩題也杜撰幾句
請正張良卿在拜篋中取出京韵遞與柳友奔柳友
奔看了分明是湖上吟咏的二題假意道果朕是難
題日好險的好險的好張良卿道既已看了必求做詩
柳友奔道班門弄斧只恐遺笑大方李君文道我看
柳兄如此人物詩才必妙莫太謙了遂將筆硯移到
柳友奔面前柳友奔不好推遜只將提起筆換了墨
就吟詩一首云

春閑

不豐才

身五巨

九

雨後輕寒半野溪

綠棧懶織月鄰西

風簾靜捲雕梁燕

片月催殘夢志難

煙鎖天涯情共遠

波深春水思難齊

畫眉人去歸何月

船阻關河猿夜啼

柳友誼寫完了遞與二人道勉強應整二兄休得寬

候二人看了柳友誼筆不停書文不加點信手做完

甚是驚訝拿來念了兩遍雖不深知其意念來却十

分順口不像自己之詞八拘因稱贊道原來柳兄也

一個才子可敬可敬柳友誼道小弟俚言獻醜怎

如張兄字，珠玉張良鄉道柳兄不要大謙小弟是
這來不肯輕易贊人的。這首詩果狀和清敏健而快
合式^通切妙。柳友誨道張兄佳作已煩教過李兄妙句
還要求教李君文道小弟今日詩興不發只待明日
見過小姐的真詩方做哩。柳友誨道原來李兄這等
有心。但小姐的真詩如何便得一見。李君文道兄要
見小姐的真詩也不難。只是也兩個題目。兄只做一
首恐怕還打不動小姐。兄索性把這春郊的詩一發
做了。小弟明日便把小姐的真詩與兄看。柳友誨道

飛花艷想

第五回

李兄不要失言張良卿道李兄是至誠君子小兒可
以保得只要兄做詩出第二首柳友奔吐時已有几
分酒興又一心思量看見那小姐的真詩便不禁詩
思勃上提起筆來又展開一個花箋任意揮洒不消
半刻早又和成一首春郊詩遞與二人二人看了都
赫呆了口中不言心下想道這樗是真正才子細
費開一看只見箋上寫道

春郊

雨過春色媚前溪

絲柳牽情繫滾西

風陣穿花鶯夢添。

片雲卸日從鳴鐘。

烟光凝紫連山迥。

波影浮紅耀水齊。

畫意詩情題不到。

朋後鼓吹聽鶯啼。

二人讀完了便一齊拍案道好詩好詩真做詩妙柳友亦道醉後狂愚何足掛齒那小姐的真詩還要求二兄見賜一看李君文道這个自朕明日見來一定與兄看就是倒不曾請教一評吾兄不像這裡人貴鄉何處因甚到此今寓在何處柳友亦道小弟就是山陰縣人昨到城中訪一朋友出城天色已晚小借寓

不在費想

身五回

在前面接雲庵。偶因步月詩。遇二兄張良卿。道原來
貴縣。就是山陰。原是同省。今年鄉試。還做得同年。著
哩。柳友直道。不惟同省。並且同學。小弟倒忝在錢塘
學中。張李二人道。原來兄貴。庠例進在這裡。我說兄
必竟是个在庠朋友。若是不曾進過的那有這等高
才。捷作兄既寓在接雲庵。一發妙了。明日奉拜。就可
見小姐的。真詩了。三人一心。都想着小姐。只管小姐
長。小姐。慙。不覺厭煩。你一句。我一句。說詩有興。沒
酒。到月下。來吃。直吃得大家。醉。醒。方纔起身。張李二

生送出園門柳友奔臨別時又囑付道明日之約千萬不可忘了二人嘆道豈得記詩三人別了此時已有三更時候月色轉西柳友仍知舊路回到庵中去唯心下想道我道佳人難遇必須尋遍天下不期就在梳郡訪着可謂三生有幸又想道訪便訪了一個佳人的消息只是那一位美人不知又在何處倘連下几个想頭若一般俱不能成美成个虛相思却也奈何既又想道既有了消息便須湯赴火也要圖成難道做个望
亦止渴罷了麼左思右想真个億萬般長吁短嘆几

飛花艷想

第五回

第五回

十二

于通倒枕搥床直捱到數更終朦朧睡去正是

才人愛色上貪才 才色相連思不開

必竟十郎懷美色 果欣美色惜真才

才如柳友弄甲竟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合歡亭入夢 避巫女

詩曰淡雲疎雨恣高唐。一種幽情入夢中。漫說黃梁清俗士。試看蝴蝶化周郎。仁樓粉面原虛幻。翠閣蛾眉半醉卿。莫向春風沉意樂。離迷魂斷夢裏

王

却說柳友申只為心上想着那二美人。左思右想了。一回不免神思困倦。像朦朧睡去。忽走到一座花園。四圍花木一帶。種錐環抱着。曲池流水。紫苑着石徑。

升并豐

身六正

斜橋半中間高上的送一座亭子那亭子靠着一塊
 太湖石太湖石畔罩着一大括綠萼梅玲瓏由折香
 氣紛披抑女弄飄然隨着池畔曲欄一徑從石路
 上灣上的走過板橋只見那此寫景挑開牡丹亭芍藥欄大香
 棚蓄薇架木榭軒周圍繞着那座亭子亭子上弄花
 如聖香氣連雲柳女弄徘徊不忍別去正是

似隨殘霧似隨潮
 花岸依然舊板橋
 竹徑朱扉風半啟
 紙窗弄影月空搖
 江餘珊枕斂寒暈
 綠閣東端韻冷簫

夢裡只疑身是阮。皆前妬殺翠雲條。
柳友奔到得亭子邊。心上恍恍惚惚。就干那亭子下。
面小石磴上。坐憇片時。只見亭子上寫着合歡喜。三
字。兩行掛着一對聯。就是柳友掬自己的詩句。吟成
白雪心如素。夢到奔花香也清。柳又奔看見吟罷心
下想道。原來這裡却有人寫着我得意的詩句。只可
惜那樣一個仙源。恨無仙子遇耳。心下緣這般想。但
聽得半空中。一派仙樂。鼓音嘹亮。柳友奔側耳聽來。
但聽得

飛花艷想

第六回

悠揚。逆響。分明。皎月。度琴。散宛。轉清音。一似冷
風。飄笛。韻幽。情款。動處。不疑。司馬。遇文。君曲。韻
聽來。時還。授張。生狎。崔女。新散。送入。高唐。夢
作巫山。一片雲。

柳友奔方。終聽罷。擡頭仰望。只見。幾個。青衣。擁着。兩
个。仙女。乘雲。冉冉。而下。一个。身穿着。縞素。衣裳。駕着
一朵。紅雲。一个。身穿着。淡綠色。衣。手執。碧玉。如意。俱
從。半空中。墮。將。下。米。柳友。奔出。時。心。下。又。驚。又。喜。不
免。仔細。定睛。一看。心。下。尚。依稀。彷彿。記。得。像。那。般。上

相逢的二美人暗喜道吾柳友真不知何緣與二美人
 便在這裡相逢遂上前問道敢問山姬降臨何處
 因甚到此那白衣的女子道妾乃瑤雲洞簡五花大六花仙子
 是也花指合雲舞二字以甚怡工那綠衣的女子道妾乃碧玉洞五花仙子是也
 與郎君共有姻緣之分故爾到此白衣女子道且待
 妾開却洞門與仙郎會說罷將衣袖透石壁上一
 拂只見石壁內就現出兩扇朱扉內中彫欄畫檻瑤
 草奇花迥非人境那白衣女子道仙郎請進柳友妻
 聽得喜出望外何幸至此便笑臉相迎二女子何幸至此携手相邀同
 飛
 花
 艷
 想

入洞中怎見得洞房的好處但見

綉簾飄動。錦幙高張。排列的味。上珍羞盡是饗。
漿玉液。端供着煌煌。炬燭賽過火樹銀花。香焚
蘭麝。暗消宋玉之魂。衾抱鴛鴦。深鎖寒王之夢。
酥胸微露處。笑看西子玉床橫。醉眼俏傳時。嬌
櫻楊妃春睡起。正是未曾身到巫山峽。兩意雲
情已忘濃。

柳友森隨着二女子到得洞中。已覺神魂飛蕩。又見
洞房無限好景。真令滿心歡暢。樂音意無窮。回說道不

知小生何緣過蒙仙姬錯愛至此二女子道即君乃
天上仙姿妾等豈非人間陋質與卿若共有良緣今
幸相逢共酬夙願耳柳友毒道只恐此夫汚負有玷
仙骨那二女子道此係天緣不須過論話畢二女子
就親施玉手捧著兩杯酒遞與柳友毒柳友毒接在
手便覺異香撲鼻妙未心心真尋常世上的酒味大
不相同。飲下。爽便陶然醉。送來友毒飲罷。橫著
醉眼。看那二女子。那二女子果以丰姿絕世。骨態鮮
妍。一個一個露出萬種的風情。千般的韻致。反來引誘

飛花艷想

第六回

柳女毒柳女毒見了不覺魂飛魄舞身酥都把捉不定便倒入二女子懷中那二女子便扶起柳女毒同歸羅帳共入鴛衾大家解衣寬帶遂成雲雨之歡但見

羅衫乍褪露出雪白酥胸雲鬢半偏斜。潏嬌波。情眼唇含豔蕊。時飄韓搦之香。帶銷丁香。正解。陳王之珮。柳眉顰。柳腰擺。禁不起雨驟雲馳。花心動。花蕊開。按不住蜂狂蝶浪。粉臂橫施。嫩鬆。暴拖。着半灣雪藕。花香暗窈。嬌滴。人輕移。三寸。

金蓮三美同床。枕帶上好逑。兩女。婆。娥。合。衾。被。
窩中春鎖。二喬。薇。情。濃。暢。處。自。不。知。夢。境。奪。主。
樂。意。到。深。時。勝。過。了。陽。臺。神。女。正。是。勾。楚。如。真。
情。痴。似。婪。

柳友。弄。便。按。定。綠。衣。女。子。與。他。交。歡。只。見。那。女。子。
巴。如。花。明。膚。似。雪。柳。友。弄。按。定。香。肩。團。成。一。片。但。覺。
枕。蓆。之。間。別。有。一。種。異。香。似。蘭。非。蘭。似。蕙。非。蕙。像。在。
那。女。子。心。窩。裡。直。透。出。皮。膚。中。來。的。柳。友。弄。與。他。貼。
貼。交。歡。聞。臭。此。香。便。遍。身。酥。麻。起。來。大。問。道。仙。姑。遍。

飛花艷想

第六回

體異香不知從何處得來。我令小生魂殺那女子。微
 笑道。仙郎貪採花香。如蜂蝶尋花。恁蜂鑽蕊。使妾萬
 種難當。滿身香氣。只被君沾染去矣。柳友森便輕
 的撲開花蓋。深的採取花心。只見那女子花心微
 動。便嬌散死。轉俏眼朦朧。露出許多春態。柳友森不
 覺魂消。難則春情如醉。尚留後軍。以圖別陣。迴顧那
 白衣女子。嬌羞滿眼。春意酥慵。似眠非眠。似醉非醉。
 的光景。却也像揚妃春睡。的在那裡。了柳友森見了
 不覺兩意轉濃。雲情變起。便再整旗鎗。決戰。擗着那

女子道仙容傾國傾城。能不魂消心死。白衣女子道
仙。卽風流情態。動蕩人心。陽和透骨。酥麻酥麻。如
一。臚春思。大都波告。世盡說。將女子分開。王服簪
迟。金董。覺花心微動。卽奏上前来。柳友香極力的未
半。濕存的摩弄。但覺舌吐丁香。胸堆玉盡。已不知消
魂何地。却又露滴牡丹心。了。雲雨既畢。那柳友香尚
捨不得。二女子。二女子也。捨不得。柳友香便一人捧
着。柳友香的前心。一个捧着柳友香的後背。把友香
擁在中間。柳友香。覺前粉香膩。王貼牀。熨肌。便潭身。

飛花艷想

第六回

通黍黍骨酥麻如在隋煬帝任意車中不知風流快
活為何如矣。正在徵樂之際。忽聽得曉鐘敲響。驚得
一身冷汗。覺來乃是南柯一夢。但聞數鼓清磬。又見
半意殘月。那二美人不知向何處去了。此時已是五
更時候。靜如老和尚起來做早功課了。柳友森所以
被他驚醒。便醒了。柳友森心下想道。這二女子分
明是我在湖上相逢的美人。今夜忽狀夢見。起來這
姻緣。或者有些意思麼。又想到那合歡亭之樂。尚心
心念。恰不得二女子。意欲入。夢再尋那曉得天色。

已明此時要起來。又捨不得好夢。要睡又睡不去。只
得心神恍惚如醉如痴。擁着被。呆了的坐在床上。想
那二美人。倒忘了昨夜花園月下之約了。正是
楚峽雲嬌宋玉愁。月明溪淨映銀鈎。
襄王定是思前夢。擬抱霞衾上玉樓。

却說靜如老僧做完了早功課。就走到柳友齋房中
來。問道。柳相公昨夜安寢麼。友齋道。昨日偶得一夢。
正要待師詳察。靜如道。夢見甚麼。來。柳友齋道。昨夜
夢見。起到一座花園。四圍花柳滿屋。弄香小生在彼

色色

二

二

遊玩。只見半空中一簇仙樂降下。兩個仙女。一個身穿縞素。駕着一朵紅雲。口稱六花仙子。一個身穿綠衣。手執着碧玉如意。口稱五花仙子。凌空而下。我與他飲酒交歡。正在興濃之際。却被鐘鼓驚覺。不知主何吉凶。靜如暗點點頭。笑道。柳相公。這姻緣事。有些意思了。柳友森忙問道。却是為何。願詳其說。靜如道。柳相公。你是讀書人。最聰明的。豈不知六花是雪。五花為毒。這分明毒雪爭春的意思了。柳相公的姻緣。想不在毒邊。定在雪邊矣。柳友森恍然大悟。聞師之

言如夢方覺如醉方醒既已良緣自有在我柳友真便
蹈湯赴火人所不碎只恐好事多磨良緣雖遠耳許
知道柳相公你不須憂慮本庵似監菩薩戒訣最驗
可把婚姻事往問一問何知緣的了柳友真道正該
如此隨即梳洗過走到神前拜了四拜通誠御貫姓
名年月心事將籤筒搖上籤搖不一時求着一籤上
馬道

五十功名心已灰。
綉幃雙鴛鴦帶。

那知富貴逼人來。
葉落霜飛寒色開。

柳少毒看見驚嘆道神明之言却與老師所詳有些
暗合但不知應在何時靜如道據此籤看本當應在
秋冬之際這姻緣兩重不須說了。但必要金榜題名。
狀後洞房花燭哩。柳友毒道若到此日當重修虛宇
再整金身靜如道這個自狀到後日應驗了。方信老
僧不是誑語柳友毒拜謝道便欲別去靜如道豈有
此理且請用過早膳去。柳友毒只踣坐下吃過飯。就
後別去尋那張李二生再看雪小姐的真詩正是

朝雲深鎖梨花夢

夜月空閑綠綺心

不向迷網尋女秀

許多感慨 世間何處覓知音

畢竟何友毒與二小姐如何作合且聽後來分解

10

第七回

假張良暗計圖連理

詩曰。閉將青史。因難禁古。上會。三事。紫滌。謀似。

房懷隱。恨。看。如。諸。葛。淚。餘。襟。月。當。圓。覆。還。須。缺。花。

若穠時。便。彼。侵。可。笑。愚。痴。終。不。悟。或。番。棧。變。或。番。

却說張良。卿曰。一時酒後。興高。便。沒。心。把。雪。小姐的。

心事。都。對。柳。友。梅。說。了。後。見。柳。友。梅。再。三。留。意。又。見。

詩句。清新。到。第。二。日。起。來。倒。想。轉。來。心。下。列。有。幾。分。

詩句清新到第二日起來倒想轉來心下列有幾分

不快。回走到亭子中來。只見李君文。蓬着頭。背剪着
手。走來走去。像有心事的。張良。見了。道。老李。你想
甚麼。李君文。也不答應。張良。到面前。李君文。惱
着臉。道。我兩個。是聰明人。平日間。自道能賽張良。勝
諸葛。今日為何。做這樣糊塗事。起來。張良。道。却是
為何。李君文。道。昨夜。那姓柳的。又非親。又非故。不過
是一時。乍會。為何。把真心話。通對他說了。況他年。又
少。人物。又生。清風流逸。秀詩。又故。詩好。他曉得。這箇
消息。却。不是。鴻門宴。上。殺。走了。沛公。我們。轉要。其他

取天下。了好不煩。雅麼。張良卿道。小弟正在這裡換
悔來。共你商議。如今却怎生區處。李君文道。說已說
了。沒甚計較。挽回。張良卿道。昨夜我也醉了。不知他
的詩。必竟與我如何。拿來再細看。李君文遂在架
架上取下來。二人同看了一回。面面相覷。張良卿道。
這詩。反觀看來。倒像是比我的好些。我與你莫吝
了。他一家一首。送到府裡去。燥脾一燥脾。風光二風
光。有何不可。小柳來尋時。只回他不在。便了。李君文
道。小弟昨夜要他做第二首。便已有心了。今仔細思

量還有幾分不妥。張良卿道：有甚不妥？李君文道：我看那柳月仙小三年紀，也像个色中餓鬼。他既曉得這箇消息，難道倒罷了不成？况他又在錢塘學裡，他若自寫了去，一對出來，我們轉是抄旧卷了。那時便有許多不妙。張良卿道：兄所言亦是。却又有一計在此，何不去央學裡的周齋夫，叫他收詩的時節，但有柳月仙的名字，便藏匿過了，不要與他傳進。難道怕他飛了進去不成？李君文道：此計甚妙，但只是詩不傳進，万一府裡要他到學裡查起來，這事反為不

美。就是柳月仙見裡面不回絕他。終不心死。到不如
轉同他去。做箇明脩棧道。暗度陳倉的計。罷張良卿
道。怎麼一箇明脩暗度。李君文道。只消將這兩首詩
通把來。寫了自家的名字。却把兄昨日做的轉寫了。
柳月仙的名字。先暗。送與周齋夫。與他約通了。然
後約同了柳月仙。當面各自寫了。一同送去。那周齋
夫自然一緊收詩。這叫做明脩棧道了。却暗。挽周
齋夫換了送去。那小姐若看見了。你的詩好。自然把
柳月仙遺棄了。那時他自掃興而去。兄便穩取荊州。

了。這不是暗度陳倉麼。張良鄉聽了。滿心欢喜道。好
弄計。好美計。求要求韓信。拜要拜張良。畢竟兄有主
意。只是要速。為之。周齋夫那裡拜。拜那個好去。李
君文道。這個机密事。如何叫得別人。湏是小弟自去。
只是老周是個利徒。湏要破些鈔。方得事妥。張良鄉
道。成大事者。不惜小費。這個如何論得。稱二兩頭。與
他。許他事成。再謝。李君文道。二兩也。不步了。張良鄉
只得袖了二兩銀子。用封筒封了。就將柳友梅二首
箭。用上好花箋。細細寫了。落了自家的名字。轉將自

家的詩叫李君文寫了作柳友梅的却不曉得柳友梅的名字只寫箇柳月仙題寫完了李君文并銀子同放在抽中一徑到錢塘學裡來尋周齋夫正是損人偏有千般巧
利已仍多百樣奸
誰識老天張主定
千奸百巧搃徒然

原來這周齋夫姓周名榮乃是錢塘學裡的一個老值路綽號叫做周酒鬼為人喜奈的是白物就發的是黃湯但見了銀子連性命也不顧倘拿着酒杯便頭也割下來兀有事火他只消一壺酒一個紙包隨

你轉遞文字賣囑秀才這些險事也都替你去做。了這日李君文來尋他。恰好遇他在學門前背着身子。數銅錢。叫小的去買酒。李君文到背後。輕的將扇子在他肩上一敲。道老周好與頭周榮面轉頭來看見李君文。笑道。原來是李相公。李相公下頷自然與頭了。李君文道。要與夫也。在你老周身上。周榮聽見口中是上門生意。便打發了小的。隨同李君文走到轉灣巷裡。一個小庵來坐下。日間道李相公有何見諭。李君文道。就是前日詩題一事。要你用情一二周。

東道這不打緊。只要做了詩。我與李相公送到府裡去。就是了。李君文道詩已在此。只是有些委曲。要你用情與我周旋。周榮道有甚委曲。只要在下做得來的。再無不周旋。李君文就在袖子裡摸出那兩幅卷箋。道這便是做的兩首詩。一首是救相知張兄的一首是個柳朋友的通。是本學老周你通收在袖裡。过一会待他二人親送詩來。煩老周將他的原詩藏起。只將此二詩送與府裡。這便是你用情處了。周榮嘆道。這等說來。想是個掉綿包的意思了。既是李相公

分付了。又通是本學的相公。怎好推辭。作難。只憑李相公罷了。李君文來時。在路上。已將二兩頭稱出一兩。隨將一兩頭遞與周榮道。這是張相公一個小東。你可收下。取說之事。只要你知我知。做得乾淨。相倘沒有幾分。先作。還有一大塊在後面。哩。周榮接着包兒。便立身來說道。所承相公盛情。我即同李相公到前面酒樓上。領了他的情。何如。李君文道。這到不消了。張敝友在家候信。還要同來。耽闕不得了。容改日待我。再請你罷。周榮道。既是今日。就要幹。正徑連我。

酒也不吃了。莫要飲酒。恨他的事。李君文道如此。更感雅愛。遂別了周葉。忙來回復張良卿。此時張良卿已等得不耐煩。看見李君文來了。便即着問道。曾見那人麼。李君文道。剛上泰巧。一到就撞見。已與他說通了。怎麼小柳還不見來。正說不了。只見柳友毒已從園門边走進來。原來柳友毒只因昨夜思量。過度。夢魂顛倒。起來遲了。又因燕靜如和尚細談。一朝梳洗畢。喫了飯。到張家園來。已是日午了。三人相見。張良卿道。月仙兄。為何此時纔來。柳友毒道。因昨

飛者豈想

第七回

六

夜承二兄學愛多飲了幾杯。因此來遲。得罪李君文。
 嘆道。想是不要看。靈小姐的新詩了。小弟今早倒已。
 覓得在此。柳友道。原來兄不失信。既如此。乞賜一。
 覽。李君文道。看便看。只是我三人的詩。也要送去了。
 今早學裡來。催今晚可同送去。羅柳友悔道。承二兄。
 見緊。更感雅愛。李君文就在拜簾中。取出一幅卷箋。
 遞與柳友。道。這便是靈小姐的詩了。柳友接來。
 一看。只見上寫一首七言律詩。

石徑烟染綠蔭涼。

柳拖簾影透疎香。

太時燕子憐王謝

今日桃杏離阮郎

半枕夢魂迷缺蝶

一春出恨避鴛鴦

雨絲飄處東風軟

衣舊青山送夕陽

原來這首詩。迺是杭州一箇名妓做的。李君文曰。詩了。柳友齋的詩。只得將來。再塞也。柳友齋看了。嘆道。詩句甚好。只是情實大開。不像個千金小姐的聲口。此詩。恐有假處。李君文道。這詩的真。實。小姐的。為何假。起來。柳友齋將詩細看。只是不信。張良卿道。月仙兄。看出了神了。且去幹正。條。要緊。這時候也。談太了。

不要說閒話。誤了正事。李若道。小弟詩未做完。後分。只要二兄快。寫了同送去。張良卿與柳友森道。各寫了自己的詩。籠在袖中。二人一同出園門。竟到錢塘學裡來。正是。

遊蜂繞樹非無意。

蝶蟻爬花亦有心。

攘上紛上戀春色。

不知春色詐人侵。

却說柳友森同着張良卿一同到學裡來。恰好纔到學前。撞見了劉有美。忙問道。我那裡不尋兄來。前日西湖上別後。兄寓在那裡。小弟那日就返舍。令堂便

春。拍琴來問了幾次。這幾日不歸。懸望詩。紫哩。柳友
弄道。小弟也就要返。舍。隨。指。着。張。李。二。兄。道。只。因。此
着。張。李。二。兄。同。此。返。留。這。兩。日。劉。有。美。道。原。來。如。此
忙。與。張。李。二。生。作。道。真。叙。了。些。文。柳。友。每。問。道。劉。兄
今。日。何。往。劉。有。美。道。難。道。兄。倒。忘。了。就。是。為。詩。題。一
事。了。但。不。知。兄。入。何。往。柳。友。梅。咲。道。小。弟。也。為。送。詩
而。去。劉。有。美。暗。點。了。頭。道。那。兩。位。莫。非。也。是。麼。柳。友
梅。道。然。也。劉。有。美。听。了。就。忙。的。作。別。道。小。弟。有。事
去。了。兄。若。送。了。詩。去。千。萬。速。回。柳。友。梅。道。多。感。多。感。

才子豐采

身入下

列有義去後友梅就同張李二生來尋周榮各自付
詩典他却說周榮見三人來心下巴自暗會假作不
知道三位相公既然各有詩了只留在亭裡待在下
送去就是二人齊道如此自勞你明日詩索出了請
你吃喜酒罷周榮道使得使得三人別了周榮回去
柳友梅只得又在接雲庵住了一宵到次早抱琴也
尋來接了就一同歸去不題且說列有義遇見了柳
友梅恁何如此着忙他原來這日湖上已有心盜襲
柳友梅的詩句到次日便訪知梅雪二小姐的下落

便把暗記柳友梅的二詩寫好。落了自家名字對好。連忙趕到杭城。送詩到錢塘學裡來。也去夾及了。周菜不期路上撞見了柳友梅。就閑了半日。又听他們說來。他三人也為送詩。仍恐打破了自家的網。因此又叮囑柳友梅作速回家。自己忙忙的別去。正是

天定一緣一会

人多百計千方

縱使人謀用盡

那知天意尤長

畢竟送詩以後。二小姐去取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三才圖會

古本叢刊

九

七七〇

第八回

慧文君識眼辨真才

詩曰琴瑟曲：動文君識得當年司馬心。自喜佳人懷吉士。由來才子遇閨英。聖批一片原相照。慧眼千秋好細尋。鳳鳥于飛。鳳自合。等閒豈許俗禽侵。

却說劉有美已抄襲了柳友梅的詩送到學中。次日周柴就將張良柳的倒換詩一同有美混雜送進。真個神不知鬼不覺。把柳友梅一個真正才子的名字。

反暗裡遺落了。蓋分兩頭且說如玉小姐自梅公去後就住在雪太守衙齋。絲目與瑞雲小姐一處。梅小姐見雪小姐顏色如蒼。才情似雪。十分愛惜。雪小姐見梅小姐詩思不群。儀容絕世。百般敬重。平日間不見你尋我問。奇便是我尋你。分韻花前。清畫月下。良宵或同行攜手。或相對憑欄。如影隨行。不離頃刻。說來前無不接。後論來前無不中。意只是如玉小姐。思想着父親遠任。又聞閩寇未寧。每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或是思量了。或是說反了。生。掉下淚來。枕蓆。

間亦每每有淚痕。雪小姐時常來勸慰他。只是至情因
係那裡放心。得下正是

事不關心

關心者亂

顰眉有意

不語誰知

一日梅小姐新粧初罷。穿一件淡綠春衫。斗侍兒朝
霞。跟了走到庭中。曲欄邊海棠樹下摘茶。只見一雙
粉蝶輕輕的飛過牆來。點綴春光。十分蕩漾。那侍
兒朝霞道。小姐你看。好一對飛的蝶兒。那梅小姐
注目一看。笑道。果然好一對飛蝴蝶。朝霞就將

飛不盡意

第一八〇

二

兒一撲不料竟撲入梅小姐懷中梅小姐道你看蝴蝶一般好有情也。拾好雪小姐道：「約之將來看見微笑道：「閨中約事姐，奈何家裏要占盡今日之景。又一道題也。梅小姐也笑道：「賢妹既不容愚姐獨占，又愛此美題，何不見贈一詩，便平分一半去矣。雪小姐道：「分得固好，只恐點染不佳，反失美人之韻。又將奈何梅小姐道：「品題在妹姐，居然佳士。雖毛遂復生，亦復何慮。雪小姐忙取紙筆題詩一首，呈與梅小姐看。只見上寫着七言絕二首，美人撲蝶。

繡罷春綃意惘然

淡烟籠日媚蒼川

聞將團扇招飛蝶

似愛雙飛故倍憺

梅小姐看畢歡喜道。繡洒風流涉情遠約令人思味無窮。若賢妹是一男子。則愚姐願侍巾櫛終身矣。雪小姐聽了。起眉一蹙。半晌不言。說道。小妹既非男子。難道姐。就棄捐小妹不成。此言殊薄情也。梅小姐道。吾妹誤矣。此廼添感賢妹才華。欲得終身相聚而忘不能。故作此不得已之極思也。正情之所鐘。何薄之有。雪小姐道。終身聚與不聚。在姐願與不願耳。你

我若願誰得禁之而不能。毒小姐道。慮不能者。正慮
妹之不願也。妹若願之。何必男子。我若不願。不願妹
為男子矣。雪小姐方回。嗔作喜道。小妹不自愧其淺
天。疑姐之深意真可笑也。只是還有一事。我兩人願
雖不違。然聚必有法。但不知姐之聚之。法又將安
出。梅小姐道。昔日娥皇女英同事。一舜姐深慕之不
識。妹有意乎。雪小姐道。小妹若無此意也。不問及姐
姐了。梅小姐道。你我才貌雖不敢上。娥皇英然。古取
稱。園中秀林下。風應不愧。但必詭得一個真正才

方諧夙願。不知何日相逢。雪小姐道：湖上之吟言猶在耳。舟中之句。何日忘之。小姐道：倒忘了麼。梅小姐道：非敢忘也。只恐良緣不偶。好事多磨耳。雪小姐道：松栢歲寒不改其操。梅花雪壓不減其香。自古貞妹靜女。此心終始不渝。此十年待字。大易所以著有貞也。况天下事遠在千里。近在目前。昨聞爹上說學裡詩篇。只在早晚送來。或者天緣有在。此詩也。送進來。不遠在千里。便近在目前。乎。朝霞從傍所見也。笑說道：我看此生臨去。以目送情。將心致意。一定也。

是鍾情人也。自然良玉顯接。必不明珠暗棄。二小姐不須過慮。言未了一聲柳响門上。扛進幾隻卷箱。就是學裡送來的詩箋。在內了。二小姐聽見忙叫朝霞去看看。來朝霞去不多時。隨興使女取進內房。朝霞把卷箱開了。二小姐忙取詩箋。大家展玩。翻來翻去。並無一首中意的。直看到後面。只見一幅卷箋。寫着兩首詩句。二小姐忙看一遍。分明就是湖上相聞的。忙看名字。却寫着山陰劉斐然題。二小姐疑心。便在錦囊中取出湖上相聞的詩句。上來一對。却喜字。不

原來這日湖上開吟之後。二小姐冬冬有心。都暗
說了柳友森的詩句。因太便把二詩寫出。將白松綾
子繡成兩幅。鴛鴦錦箋珍藏。在身。到這日取出來。同
看。來詩句一般。只是字跡可厭。梅小姐道。這詩果
然和得風流俊逸。自然是個出色才人。細玩其詞。當
是林和靖李太白（此句）一流人物。只是字跡污濁。並無妍
秀之氣。若出兩手。恐有（慧眼）枚叢之弊。雪小姐道。這詩不
獨上下限韻和得絕。不費力。而情辭宛轉。詩句清新。
其人之風流郁雅。如在紙上。只是妹也疑心。既是才

心色色思

第八回

人必無能詩不能書之理。鄰怒其中還有假處。一邊說一邊又翻到後邊。又見一幅卷箋寫着兩首詩。二小姐同看了一遍。梅小姐道：「那首詩却也做得清新俊逸。與前二首倒像一人所咏。畢竟也是個風流才子。」雪小姐道：「只是詩句難像出一手字跡。又一般穢惡恐怖。又非真作。忙看後面名字。却寫着錢塘張白眉題。朝霞聽見二小姐在那裡彼此相疑。便說道：「朝霞雖不知詩中意味。但其人之風情韻致。我朝霞目睹的。必竟詩思不群。字跡有致。必無相及之理。三人

互相議論只因字跡醜陋便惹起許多疑感正是
閨中兒女最多情。一轉柔腸百慮生。
忽喜忽愁兼忽憶。等閒費殺悄心靈。
二小姐又看到後邊又揀出第三幅詩箋上面却只
寫得一首春郊二小姐看了忍不住只管冷笑忙看
名字却寫着山陰柳月仙題雪小姐道這樣胡言也
送了進來成也可笑。細看字跡也一般的寫不像樣
梅小姐道看來詩中俱有疑感要辨真假除非面試
耳朝霞道老爺自然還要面試。待面試時便一任好

規難逃秦鏡了。正說話間忽听得一聲鼓響。雪太守
已退堂。二小姐忙收拾詩箋。將二幅好詩放在一邊。
將那首好笑的也放在下面。好與雪太守看不一時。
雪太守進來。看見二小姐在那裡看詩。便問道。你姊
妹二人在這裡選詩。中間有幾個有才的。雪小姐道。
詩句雖多。真才却少。雪太守笑道。難道越地人才不
足。邀你二人一盼麼。梅小姐就叫朝霞將這幾幅詩
箋呈在案上。雪太守隨展開第一幅詩箋。看未終篇。
便驚訝道。此異才也。吾目中不見久矣。不知何處得

却為你二人選出。縱有英妙。自當讓此生出一頭地矣。忙看姓名。却寫着山陰劉斐然題。雪太守道。原來異才。反出在山陰。我記得前日面見學院。他對吾說。山陰柳友梅。是越中第一個才子。本院在京時。已聞其名。今尚未曾面見。這姓劉的。也在山陰。莫非就是那柳友梅麼。只不知他可喚做這個名字。雪小姐道。孩兒輩也。在這裡疑心。雪太守道。有甚疑處。雪小姐道。孩兒輩疑其詩句。雖佳。字跡可厭。其中恐有抄襲之弊。雪太守暗點點頭。又看到第二幅詩箋。却

寫着錢塘張白眉題看了一遍。口贊道：「得此詩，可謂既生瑜，復生亮矣。」與前詩並驅中原，尚未知鹿死誰手。只可惜字體一般，都不佳。耳雪小姐道：「後邊還有一個姓柳的，也是山陰人，字汰也。不佳詩句，更可笑。」說罷，便把第三幅詩箋呈與雪太守。道：「爹，你道可好笑麼？」雪太守也不待看完，便道：「何物狂生如此胡言也。」送到本府這裡來，可笑可笑。雪小姐道：「看來詩句可疑，爹，却如何區處？」雪太守道：「這個不難，只消我明日面試一番，便知端的矣。」况他二生詩才

難美不知文行何如若只是詩詞一路而于舉業空
疎品行不立後面止流入山人詞客裡去了也非久
大之器我所以必竟還要面試一番二小姐道爹上
取言深得觀人之法如此最好三人談笑間忽一聲
柳響傳進一道文書雪太守看了原來是學院發考
科舉的牌雪太守看過便道既如此我也不必另行
發試了就錄科一事便好詳察真偽矣隨即分付
禮房准備試卷限即日親臨考試不願正是

流水高山思轉深
玉堂金馬器難沉

文君已具憐才眼
司馬何愁空鼓琴
畢竟雪太守而試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重結鴛鴦雙得意

詩曰良才豈許尋常遇。合婚深本素襟東閣。無
賢誰物色。西窗有女是知音。奇才折賞如珠玉。佳
句吟成當瑟琴。自得美人題品後。果然一字值千
金。

却說劉有美張良卿自送詩後。各人心中盡道姻緣
有分。如今九德只候詩案出來。連候數日。並不見有
消息。一日走到學前。只見已掛了錄考的告示。那

是也。也。也。

五。一。一。

不學文

第六回

秀才一個，都打豎文戰了劉有美，看上好不驚訝。
 張良卿聞知也，像老鼠遇着了猫，無處躲避，只得又
 去尋問周榮。周榮也只沒法，惟有柳友亦曉得了，錄
 科的消息，心下暗想道：雪公以舉名雖錄科，實欲擇
 背身似我柳友，好自弄這樣一個才貌，諒與他令愛的德
 容也相配合得過。只是一件我記得，靜如老僧詳楚
 說我的姻緣不在拗邊，這雪庵又說那日湖上相逢，
 也是兩位佳人。今雪公一女，安能遂抵二美乎？心下
 雖這樣想，但老期已近，不得不到城隍廟，即稟知母

親叫抱琴挑了琴劍書箱主僕二人一徑行過錢塘江
復到棲雲庵寓下次日雪太守親臨考校那些為
才那一個不獻出萬斛珠玑千篇錦繡來取功名
又且雪太守自那詩題一出將擇婿的風聲播傳于
外這些少年子弟也有不為功名及為看佳人能如
柳友梅者正復不少正是

金榜名標方得意

洞房春羨是繁情

十年未識君王面

此句已信婢媵多悟人

誰知雪太守心上名難錄科也莫為看擇婿這一日

飛花艷想

第九回

二

坐在堂上出題。後便將這此秀才逐去的。賞鑑
過。酸腐的腐。俱只平之內。中惟有一生。得
面如滿月。唇若塗朱。眼凝秋水之神。看翠峯山
之秀。胸藏錦繡。風簷下頃刻成文。筆落天花。灑
洒間立時作賦。得言太白識荊州。名信敲陽遇

蘇軾

雪太守着在眼裏。心上暗喜。道若得此生。內外俱美。
誠佳婿也。但不知可就是前日題詩的我。且試他一
試。便提朱筆在題目牌上。判下兩個紅字。道如有少

年名士濟馬奇才不妨親遞詩文本府當面請教寔
係真儒定行首擢雪太守判了左右傳下那世書生
看了不覺又驚又喜。驚的是勝腹雖賢眼見得必無
我分喜的是朱衣暗點徽幸得萬一成名。又有柳友
梅所見好像玉版傳臚報他中伏己的。崩心歡喜暗
想道雪太守好有心人也。這分明要鑑別文才的觀
人物選擇東床的意思耳。料吾詩句雖佳只是文詞
未闕今日乘此機會其六目有詳出正好太面呈一詩。不惟使雪太
守知我柳友梅的文才也。使他認得我柳友的面貌。
處世意思

那姻緣事就有根了。思弄已定，柳友梅索性更快。不
半日便做完了文字。柳友梅就親送到雪太守面前。
雪太守看見柳友梅一表人才，昂然氣宇，更起身相
接。柳友梅行過禮，便呈上文字道：「生員未學菲才，幸
遇老公祖作養人才，特蒙面試，牛胆獻醜，乞賜垂青。
雪太守道：「本府素性愛才，既逢佳士，敢借品題，况得
親見臨文，興復不淺。說罷，便將柳友梅的文字細細
翻閱，真個是

篇之錦繡字，卜諫瑛萃山川之秀氣，玉琢金相。

奪天也之英華。能姿鳳彩。洵是文華。成黼黻。果
然翰墨吐絲綸。

雪太守看了連書。以算道好。美才好。美才本府通訪
遺賢。曾無真士。不。近。在股肱。未能物色。深負水清
之鑑矣。忙問名字。如友。森。忙打一恭。道。生員姓程。名
素心。字友梅。原籍山陰。今進在錢塘學中。雪太守道。
肯。庠既係錢塘。為何前日詩篇裡邊。不見有賜與名
字。程友梅道。生員下里微詞。本不敢爭。恐白雪。但已
親送學宮。何至得此。未。友。繼。雪太守與他自失道。

卷之九

第九回

四

可又奇了。既如此賢契可將前日所咏原詩今為寫
出待本府查驗便知。詔罷罷取兩幅花箋遞與柳友
梅。柳友梅接了隨即揮毫將原和的春閨春郊四首
逐一寫出呈上。雪太守看了但見寫得龍蛇
飛舞字字有神。已自不同。只是詩句念來却與張副
二生一字不差。雪太守看了心上已曉得柳友梅是
個真正才子。前日所請自然其端罷了。只不說破
直賢契佳句本府所帶回領教。柳友梅見雪太守贊
他之字又要他錄。原詩分明已有心了。兩人心照

逐各別不題。只有劉有美是日聽得柳友梅親遞文
字。心正已自驚訝。又听說太守要他錄出原詩。分明
青天裡一個霹靂。神魂都嚇散了。文字也做不出。只
得勉強完篇。而太張良卿听說也。知馬脚已露。心上
竅。如小鹿撞的一般。文字本來不濟。那日被此一
嚇。便隻字也沒有。只得曳白。而西正是
假雖終日賣。到底有疑猜。
請看當場者。應須做出來。
且說雪太守回衙。見了二小姐。便笑說道。吾今日為

汝二人得一佳士矣。快請你母親來與他商議。不一時。雪夫人已到。雪太守道：我日前因受了梅道宏之託。為着如玉甥女的事。又為自己瑞雲孩兒的事。故把詩題為由。遍訪良才。實欲尋覓佳偶。以完二女終身。不料閉過杭郡。竟無一人。前日只有張劉二生的詩句。清新俊逸。我以為得此佳婿。實為雙美。不道又是盜竊人長二小姐。聽說兩下驚疑。雪小姐忙問道：爹。他盜竊誰來。雪太守道：盜竊的是山陰柳友梅的詩。雪夫人道：可就是相公會說。憶念有日的柳友

勢壓雪太守道然也。雪夫人道：「那生果生得人物何如才學出眾？」雪太守道：「那柳友梅生得面如宋王才，此相如自不必說。只是他頃刻成文，其個萬言倚馬，我已目擊。他日雲程定在玉堂金馬，功名決不在我之下。只不知他可曾投室？」夫人道：「若他還未有室，便可與他議姻。」雪太守道：「只是還有一事要與人商議。我想此生才貌寔為全美，若將此生配了瑞雲，恐如玉甥女說我偏心。若將此生配了如玉，又恐瑞雲女見說我矯情。若要舍此擇生，分外再尋一個。」

飛花艷想

第九回

人萬不能有此全美我想昔日娥皇女英同事一
舞台聖人已有的行之者我見他姊妹二人才貌既佳
那情意又相接我意欲將來同許下柳生未知夫八
意下如何。雪夫人道既是相公主張判應不差我正
慮瑤雲年幼不堪獨立蘋蘩等得甥女作伴彼此相
依寔為兩美况且此生才貌垂全更為難得只是亦
姑夫遠任不知他意下畢竟何如。你我不好便自尊
主雪太守道。宏臨別將捧壻一事當面囑託我今
日此舉必為不負前言只是他尚未知一木雙個的

緣故耳。我到明日姑心許。送將一字寄到閩中。俟道
宏回信。然後連姻未為晚也。雪夫人道。相公所言甚
為有理。隨指着二小姐說道。只不知他二人心下何
如耳。雪太守道。這也不難。我明日還要請那柳生面
試新詩。我就叫他姊妹二人各出一題。若是做來的
詩。如玉中意。便配了如玉。瑞雲中意。便配了瑞雲。若
他兩人心上都中意了。我便將來同許下。柳生這便
大家如願矣。雪夫人道。如此最好。如玉小姐與瑞雲
小姐在傍聽見。各自低頭不語。心上都暗喜不題。雪

太守到了次日。隨即差人往錢塘學裡來請柳友梅。差人領命走到學前。要尋柳友梅。却好撞見周榮的。老兒吃了幾杯早酒。在那裡走來。差人認得是周壽。夫便問道。老周。我問你學裡柳友梅相公的下處。在那裡。府裡太爺相請哩。周榮聽說柳友梅。誤認是劉有美。順口的答道。劉有美麼。太爺為何請他。差人道。就為前日詩文。太爺中意他。今早特來請。周榮嘆道。嗟。原來如此。這樣我同你去。要吃報喜酒。纔他報喜錢哩。差人道。就是便。一心認是劉有美。一徑同

着差人。走到劉有美的寓所。誰知劉有美只為做了
虛心的事。前日錄科時節。聞知消息不好。仍恐雪太
守查驗起來。不好意思。便連夜出城。一道煙走了。此
時周榮同差人來尋他。早已窺其戶。聞其無人了。差
人道。既不在此。你且同我去。回覆太爺。再來尋請。便
了。周榮道。我不去。你自去。回太爺便了。差人道。是你
本學相公。今既不在。便同去。回覆何妨。周榮料沒其
事。只得同來回覆。差人稟過。雪太守忙喚周榮問道。
柳素心是你本學生員。為何請不到來。周榮聽見說。

柳素心三字。心士吃了一嚇。半晌的不能言語。尚記得詩箋上名字。有個柳月仙。沒有柳素心。因支吾道。在學的是柳素心。送詩的是柳月仙。如今老爺要請的是柳友梅。因此小人認錯。不曾請到。雪太守道。你且記來。柳素心是誰。柳月仙是誰。如今本府請的柳友梅又是誰。周榮道。柳月仙想就是柳素心。柳素心就是柳友梅。雪太守嘆道。蠢奴才既就是他。為何不去請來。即着原差同去。請到回話。却說周榮只認是劉有美。那曉得太守要請的是柳友梅。只得同着

差人尋到柳友梅下處。差人呈上名帖。柳友梅隨即同着二人。來到府中。雪太守接見。柳友梅行礼。遇雪太守忙問道。月仙二字。可也是賢契的佳字麼。柳友梅道。此廼生員偶爾取意。何敢蒙公祖太宗師孫問。雪太守忙在袖內取出一幅詩箋。遞與柳友梅。道。這詩箋。可也是賢契的佳咏麼。柳友梅看見。方驚訝道。此乃友人張良鄉所咏。為何冒附賤名。雪太守又在袖中取出二幅詩箋。遞與柳友梅。道。這詩句可也是貴同學的佳篇麼。柳友梅復接來一看。方恍然大悟。

飛虎費想

第九回

九

道這四首詩。通是生員的拙咏。二首在西湖遊玩。同友人劉有美做的。二首是月下聞琴。同友人張良卿咏的。為何通被他二人竊來。答以老公祖米鑑。生員幾為二生所賣矣。便指着周榮說道。前日詩箋。通又付你送進來的。為何差錯至此。反不見有我的原詩。周榮至此。赫得面如土色。理都不在。身上那裡還開得口。跪在地上。只是磕頭道。小人該死。小人該死。雪太守怒罵道。原來通是你這該死的奴才。作孽更換。幾乎誤我大事。周榮道。小的焉敢更換。通是張良卿。

尋君文二人。叫我更換的。小的不合聽信他小的。該
死了。只是那個劉有養的詩。是央及我送一送來。不
知他怎生更換的。一發與小的不相干。雪太守大怒。
叫左右將大板子來。把周榮打了三十草。退學役。正
是

從前作過事。

沒興一齊來。

雪太守責罰了周榮。方纔邀柳友梅到後衙來。隨即
看坐。柳友梅謙遜了一回。方纔坐下。茶罷。雪太守便
道。昨見賢契詩文。真個字字珠玉。令人不忍釋手。今

一弄之豐想

身去正

十

接芝字不勝慶幸。柳友梅道：生員學淺才疎，蒙老公祖作養，俯賜登龍，寔出望外。雪太守道：賢契青年椿萱自然並茂，但不知貴庚多少。曾投室否？柳友梅道：先京兆已去世七載，今止家慈在堂，少遠度訓，虛度二十。未有家室。雪太守所說未曾投室，心上滿懷歡喜，便道：原來就是柳京兆老先生。而今郎失敬失敬。今得賢契如此美才，柳氏可謂有訂矣。天之報施自不爽也。隨分付左右擺酒，在嘯雪亭，即領雪公子出來也。拜見過。此時雪公子已有一十多歲了，取名錫。

白表字蓮馨。生得面龐與瑞雲小姐一般。柳友物有心便仔細將雪公子一看。但見

垂髫之貌。

總角之年。

姿神娟潔。

骨格仙妍。

義欺宋玉。

秀萃文園。

佇看擲果。

不讓潘安。

柳友物看見心上暗喜道。其弟如此。此妙可知。相見。適柳友物因見了雪公子的儀容。一發添了許多思慕。愛悅的光景。雪太守道。前墳佳句。清新有懷。如渴。

那老豐想

第六回

昨者偶同小兒試括二題。還要求資契一咏。幸分客
珠玉以慰素懷。柳友梅道。生員碌庸材。烏敢班門
調斧。雪太守道。对客揮毫。文人樂事。况本府有意相
求。俾得親見構思。益遂出懷矣。說罷。隨叫左右在裡
面傳出二題。雪太守隨即接過一看。迺此柳友梅。柳
友梅接來一看。原來是兩個詩題。一個是尋梅。一個
是問柳。尋梅以逢字為韻。問柳以綠字為韻。柳友梅
暗點點頭道。那詩題出得好深情也。好慧心也。尋梅
以逢字為韻。是叫我去尋覓相逢的意思。問柳以綠

身為韻是叫我訪問有緣的意思。若非那小姐的深情慧心，安得到此料想詩人筆伏，必無此閨閣出情也。心下換這般想。雪太守已叫左古將文房四宝端擺在嘯雪亭，就請柳友梅到亭子中來。但見亭子內圖書滿壁，先生畫錦之堂，筆墨盈几，文重洛陽之價，茶煙清鶴夢，常留奴夜共聆琴。花雨釀蜂聲，時有南洲頻下榻，怡情何必名山業。能遠塵林分即隱倫。

柳友梅看見亭子內花香草嫩，筆精墨良，又一心想

尚本題具 卷七目

上

着小姐的深情遠韻不覺興致勃發詩思雲湧提起
筆來如龍蛇飛舞風雨驟至不一時滿紙上珠璣錯
落正是

讀書破萬卷。

下筆掃千軍。

漫道謙為德。

才高不讓人。

柳友梅頃史之間即將二詩呈上雪太守見了真個
滿心歡暢不覺連聲的贊道奇才奇才不惟詩思風
雅又捷敏如此我令老夫急退避三舍矣敬服敬服
看了一遍遂暗叫人傳進後衙與二小姐看不一

左右擺上酒來。柳友梅慌忙辭謝道：「生員荷蒙台
下。得賜識荆。何敢更叨盛款。雪太守道：「便酌聊以叙
情。勿得過遜。」柳友梅只得坐下。雪太守到上坐了。雪
公子與柳友梅對面相陪。已分明行翁婿的禮了。三
人歡飲不題。且說柳友梅二詩。使進與二小姐看。原
來是尋梅二字。是梅小姐出的。問柳二字。是雪小姐
出的。梅小姐就將尋梅的詩展開一看。只見上寫道：

尋梅

孤踪何處問芳容。

貞靜偏于雅客逢。

不向東風憐俗士

獨乘明月嫁詩翁

出心目斷寒山外

遠韻神馳洛水中

吟得新篇無限意

思君擬欲託賓鴻

梅小姐看畢贊道果然好詩深情遠韻託意悠長可

謂言有尽而意無窮雪小姐將問柳的詩也細玩

適只見上寫道

問柳

凝煙臨水獨鳩然

幾向東君訪風緣

待月有情應共玩

迎風無意倩誰憐

緣綸莫惜枝上吐

黃綠還教葉上鮮

逸韵柔姿憑折取

好留佳句動人傳

雪小姐看過便也贊道情詞婉轉思致悠揚詩句至此我不能贊一辭矣二小姐各自看畢又交互看了
一回兩人心上俱暗喜不題雪夫人見他兩人看詩中意遂暗叫人傳與雪太守知道雪太守與柳友梅
談飲了一回酒至中間雪太守道賢契英年又如此
才高學博正該宜室宜家為何尚未授室柳友梅道
婚姻乃人生大事生員別有一段隱衷一時在公祖

老師之前不敢說出。只是終身關係。未能輕易許可。耳。雪太守道。本府有一舍甥女。即新任福建梅兵備之女。本府受舍親之託。又見賢契如此美才。意欲親批斧柯。未敢云淑女好逑。君子念庶几才士宜配佳人。不識賢契心下何如。柳友梅听說。心下暗想。我只道他為着自己女兒的事。不道他反為甥女的事。我想靜如老僧說我的姻緣不在梅邊。定雪邊。今番聽矣。便答道。生員一介寒儒。雖蒙台命。何敢何仰。雪太守道。愚意已決。老夫有一敝年定行淇泉的姪兒也。

在山陰當令作媒到尊慈。親合審蒙許允賢。契佳
吟。即作聘禮。俟舍甥女奉。小原詩以為回聘之敬。賢
契慎勿過辭。柳友梅心上。已自許允。只不好便。爾應
承。只得說道。既承名命。請上當回。去與家慈商議。奉
覆。二人又飲了一回。只見天色將暮。柳友梅就告別
而回。正是

衫衣昔日嬪兩女。

銅雀當年鎖二喬。

重結鴛鴦樂何限。

玳看仙子降河橋。

畢竟柳友梅與二小姐婚配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八一六

升之夢

十五

第十回

拆開梅雪兩分明

詩曰。世事翻雲覆雨間。良緣難遂古今愁。達天
落氣蝕夫根。鳳凰琴空雀女憐。高誼合離原不
情。生死寔相連。佳人端的歸才子。聚散由來各有
天。

却說柳友梅別了雪太守出來。抱琴接着。復回到接
雲菴來。靜如迎着問道。近聞雪太守看中意的柳相
公詩文。一定姻緣有分了。柳友梅道。不知事體如何。

靜如道得相公這般才貌也不負太爺擇婿一片苦心。柳友梅道不敢不敢。遂將張劉二生抄詩周榮作葬之事細說了一遍。靜如道姻緣天定人謀何益。柳友梅道只是還有一事請教。我今日去見雪公。只道他為着令愛的事。不料他又為甥女梅小姐的事。絕不提。起雪小姐之姻緣。不知何故。靜如道原來雪太爺如此用心。正是他為己為人之處。老僧向日說柳相公的姻緣不在梅邊。定雪邊。今日看來。方信老僧不是誑語。這姻緣兩重。自不必說了。柳友梅道是

便是只恐人心難度。或者雪公另有斯圖也。未可知。靜如道。料柳相公的才貌。勝不過雪太爺的眼睛。縱使雪太爺看不到。那小姐的慧心明眼。安肯使菱玉空埋明珠暗。無處柳友梅。道初心上。還有此疑惑。被靜如這一扁話。便一天瓜。幾都解散了。便滿心歡喜。笑說道。但不知小生何緣。便能有福消受此二位佳人。說話間。已是黃昏時候。道人張上燈來。靜如道。柳相公可用夜飯麼。柳友梅道。夜飯倒不消了。只求一壺茶。就要睡了。明日好返舍。靜如就去泡了茶。送與

柳友梅柳友梅就到客房中春睡了次早別了靜如
回春見過毋親楊氏先把張劉二生抄詩一事說了
一遍然後把雪太守錄科面試請酒題詩親許婚姻
的事也細與毋說知楊氏夫人喜道吾兒素有雅
志今果遂矣只是姻緣已過功名未遂必須金榜名
標然後洞房花燭方是男兒得意的事况世情淺薄
人心陰惡似張劉小人輩也須你功名顯達意念方
灰不然未有不另起風波者今考期已近秋闈在途
汝宜奮志以圖上進柳友梅道謹依慈命母子二人

俱各歡喜。柳友梅此時也。已不能個早登龍虎榜。成
就鳳鸞交。就一意讀書。日夜用工。按下柳友梅不題。
却說雪太守自與柳友梅約為婚姻。次早就差人拿
個名帖。往山陰縣來請竹相公。原來雪太守與兵部
竹淇泉是同年。竹鳳阿隨叔父在京師。曾相認過。因
此請他出來作媒。怎知竹鳳阿與柳友梅又是極相
契誼的朋友。這一日竹鳳阿聞知年伯來請。就一徑
同差人到杭州來。見雪太守。雪太守留進後衙相見。
竹鳳阿道。敢問老年伯呼喚小姪。不知有何分付。雪

太守道不為別事我有一舍甥女名喚如玉就是舍
親梅道宏之女今年一十七歲了。姿容妍雅。性情聰
慧。論其才貌可稱女中學士。又有一個小女名喚瑞
雲。年纔二八。小舍甥女一歲。頗為聰明。薄有姿色。不
但長于女紅。頗為善于詩賦。老夫因受過梅舍親之
託。雖有甥女之分。一般如同己出。前日目錄科這日。
偶見山陰柳友梅。文才俊逸。詩思清新。是個當今才
子。我意欲將二女同許。雙栖前日。面囑柳生。只不知
他尊慈意下何如。回此持煩賢契。道達其意。竹鳳阿。

道柳友梅兄才貌果是衛家玉潤與小姪係是至友
其詩文品行素可欽服老年伯畧本富貴而取斯人
誠不減樂廣之冰清矣。小姪得執斧柯不勝榮幸想
柳兄素仰老年伯山斗。素有不願附贅者。雪太守道
得如此足感大力。只是貴縣到郡中。往返相勞。為不
富耳。老夫有一回聘的禮。若其尊慈許乞。即煩賢契
致納。說罷。便在袖中取出繡成的兩幅鴛鴦錦箋。遞
與竹鳳阿道。這就是回聘的禮。竹鳳阿道友梅兄未
行納乘之禮。何得就蒙老年伯回聘之儀。雪太守道。

丹桂香

第十一回

四

柳友梅曾在敝衙中。面咏新詩。老夫即將他佳句。准
為聘禮。隨命舍甥女。并小女。奉和原詩。以作回聘之
敬。這一幅鴛鴦箋。便定百年。鸞鳳友。年姪幸轉致之。
竹鳳阿道。友梅兄承老年伯如此垂愛。真恩同高厚。
二人說着話。留過小飯。竹鳳阿遂告辭起身。別去。不
題。雪太守別遇竹鳳阿。隨要寫書。差人到福建去。報
與梅道宏得知。且說梅公自到了福建。各處剿撫。雖
然寇盜漸平。靖那曉得閩南煙瘴之地。水土不服。
又值盜賊竄發之際。風鶴驚惶。况梅公年近六旬。氣

血漸衰。那受得這許多風霜勞苦。又想着父女遠離家鄉。遙隔心神。悶了不半年。便已過勞成疾。奄奄不起。了只得寫書。差人到杭州來。雪太守爲報知這一日。雪太守纔要寫書。差人到福建。太忽報福建梅兵爺差官到。雪太守着他後堂相見。不一時。差官進來拜見。過呈上家書。雪太守便問道。你老爺好麼。那差官掩着淚眼。只不出聲。雪太守看來。暗想道。却是為何。便又問道。你奉老爺差來。必有要緊話。為何見本府只是不言不語。差官只得含着眼淚說道。我老爺只爲

飛花豔想

第十四回

五

王事勤勞殷憂成疾。差官來時曾于榻前候問。已見他骨瘦如柴。形容枯槁。這多時病軀多應不起了。雪太守所說方驚訝道。原來你老爺如此大病。我這裡那裡曉得我且問你。來時你老爺可有話囑付你。差官道。囑付事盡在書中。只是臨行的時節。曾字一。次。令人不。息。多。續。雪。公。能。不。了。有數語。囑付道。骨肉天涯死生南北零丁。弱女人。不。息。多。續。雪。公。能。不。了。賴記終身。叫差官親致雪老爺。雪太守听了。不覺撲簌。掉下淚來。不免頓足道。宏休矣。道宏休矣。遂留差官在外廂伺候。雪太守就進後衙。把家書與如王小姐。

不一時如玉小姐來了。就把家書一同開看。只見
上寫道

景翁大舅台座前。弟自與兄翁錢塘門分袂。到
聞且喜小寇漸平。奈煙塵瘴癘風鶴驚惶。並之
父女睽違。家鄉遙隔。殷憂孔切。舉目靡親。人孰
無情。誰能堪此。遂至奄奄不起。一病垂危。今病
可莫支。轉念弱女子無成。空撫心自痛。四首悽
然。兄翁若念骨肉之情。不負千金之託。如親

已女永計終身弟雖生無以耐。大德死必有
 以報知己也。臨榻草草伏奠。台泉不宣。
 另有一書付如玉女兒開看。梅小姐隨展開一看。只
 見上寫道。

毋舅當事之如父。舅甥當事之如母。事舅姑以
 孝。相夫子以順。我身死後。柩必歸塋。言已盡矣。
 汝母自哀。

如玉小姐看了真個看一字。墮一淚。心中更呵。驚得
 面如土色。話也說不出。正在悲切之際。忽報梅兵爺

的訃音到了如王小姐聽見。嚇得神魄都散。不覺悶
到在地。雪夫人與瑞雲小姐。連忙來喚醒。不覺嗚
咽。的。哭將起來。哭了一場。瑞雲小姐看見。公為之
淚下不題。却說梅公臨終時。即分付姪兒梅從先。要
扶柩回金陵安葬。祖塋的。因此訃音方至。靈柩也就
到了大船。歇在錢塘門。到了次日。雪太守不免要寄
些禮物去弔奠。如玉小姐也要扶柩回金陵去了。只
是慮如玉小姐無人陪伴。雪太守就叫公子雪蓮馨
同去。就順便往金陵。納個南雍。又着一能事家人伏

事了雪公子這一舟中真別好不苦楚正是

昔日尚生離。

今朝成死別。

生離猶自可。

死別復何如。

按下梅小姐的事不題却說竹鳳阿自領了雪公之命不敢怠慢隨即回見柳友梅將一女雙栖的事委曲說了一遍柳友梅道。走事在知己前怎好假詞推託。只是小弟與家坊說來。小弟寒儒安能有福。遂請受此二位佳人。况此事已不知經了少風波。小弟與兄淵別久了。不曾與兄細談衷曲。今日可試言之。

便將張劉二生抄詩周榮作弊等事從頭至尾與鳳阿說了一遍。竹鳳阿道：人心之險，一至于此，可惡。可惡。只是雪公今日此舉，畧去富貴，下交貧賤，是真能具定見。于北壯曬黃之外者，佳人難得似功名。吾兄慎勿錯過。柳友梅爰道：權如今看素佳人，反易似功名了。竹鳳阿道：兄今日不要把功名看。雖佳人就看易了。古今絕色佳人，不必皆自功名上得的。而曠天的功名富貴，及自有佳人上來的。此范蠡所以訪西施，相如所以挑文君也。兄已幸遇佳人，何患功名。

不遂說罷便把雪太守付來的二幅鴛鴦箋遞與柳友梅道。這便是佳人的真跡。功名的在券了。柳友梅接來隨把二幅詩箋俱展開一看只見一幅上

尋梅和韻

落；奇姿澹；容。

幽香未許次人逢。

心隨明月來高上。

名在深山識遠翁。

引我情深遺夢裡。

想君魂斷暗香中。

一林詩意知何限。

可欲乘風寄冥鴻。

又一幅上是

問柳和韻

臨風垂望意悠然。

似與東皇合舊緣。

照酒能留學士醉。

侵衣欲動美人憐。

看未月裡神餘媚。

移到花間影自鮮。

珍重芳姿漫輕折。

春深有意與君傳。

初友梅看畢。却原來就是和成的尋梅問柳二詩。便

贊道。詩才俊逸。真不減謝家吟雪侶。果然名不虛傳。

竹鳳阿道。只等尊慈之命。便好回覆雪公正說間。忽

見抱琴走進來。道。學院科考在即。府裡錄科的案上

相公已是第一竹鳳阿道。恭喜恭喜。柳友梅道。小考
何喜。竹鳳阿道。雖然小喜。然今日佳入。統遇便已。功
名有基。豈不可喜。二人說罷。柳友梅就進去。與母親
說知。楊氏自然允從。就把二詩珍藏好了。當晚就留
竹鳳阿住下。次日早。柳友梅自己要去。考竹鳳阿要去。
回霞雪太守。兩人吃過早膳。正好同行。便一徑渡過
錢塘江。未到杭州城。統到錢塘門。只見一隻大船。歇
在馬頭。滿船掛孝。只見雪太守的執事。也在船傍。不
一時。雪太守素冠素服。在舟中。奠別。哭声甚哀。竹鳳

一拜不學才

身一日

九

阿柳支梅看見不勝驚訝道。却是為何忙問衆人。衆人道。是福建梅老爺的靈柩。今日小姐扶柩回京。大爺在船莫列。竹鳳阿道。原來梅公已歿。這持弟輩在雪公面上。也談及遭柳友梅聽說。驚呆了半晌。道。正是也談及遭。隨叫抱琴公。備了些帛奠的禮物。寫了兩張名帖。一同到官船邊來。致帛。二人拜過雪太守。就邀二人到自已船中來。坐下便對竹鳳阿道。前將舍甥小女的事。相託賢姪。不想梅舍親遂爾去世。電光石火。能不痛惜。竹鳳阿道。前領老年伯盛意。已一

一致。庭柳伯姆伯姆已自府從。只待秋闈榜發便好。諧姻。不料梅公竟尔仙遊。令甥女轉還有待了。雪太守。道。老夫言出信從。雖然有待。舍甥女終身便百年。未託矣。柳友梅道。小婿承岳父洪恩。提挈五內銘感。今聞梅岳父仙遊。心膽俱裂。始終安敢二心。雪太守道。我也知賢婿鍾情。非負心人。可比。說罷。柳友梅因。考事迫促。只得起身告辭。道。本該相送。因考期在。還不敢停留。萬望鑒原。雪太守道。莫拘細禮。這是賢婿。前。程大事。柳友梅只得告辭。竹鳳阿公別太不題。且

說劉有美自錄利這一夜回家仍恐雪太守查驗好
我日不敢出頭。雪太守見張劉二人如此行徑。一
是。個。小。人。為。此。倒。不。提。起。到。發。案。日。只。以。无。名。字。愧
之。這。一。日。發。了。案。家。人。未。報。知。劉。有。美。道。相。公。府。裡
錄。科。案。發。了。劉。有。美。忙。問。道。可。有。我。的。名。字。家。人。道。
想。是。不。見。有。劉。有。美。皺。着。眉。道。那。雪。公。忒。也。好。笑。詩
詞。是。遊。戲。事。我。文。字。是。的。真。的。為。何。便。遺。落。我。又。問
道。第。一。是。誰。家。人。道。就。是。柳。友。梅。劉。有。美。道。是。我。家。
人。道。不。是。柳。友。梅。相。公。劉。有。美。道。原。來。是。他。我。說。

一定是小柳了。咳，雪老常言道：冷一把熱一把。你看中意了。小柳為何就遺落我起來？難道我文字也是假的？背着手垂着頭，跛了幾跛，只見鬚頭一皺，計上心來，道：有了，有了。前日小柳送詩的時節，有兩個姓張姓李的同行，我也認得他，想也是錢塘學裡。想那日也送詩，一定也為着雪小姐的事。何不尋他商議一商議，計較一計較。思弄已定，便分付家人道：我為考事不遂，要進京納監，你為我收拾些行李。尋當今日就要起身，說罷，便到趙文舉處討了一封

書荐到嚴府裡。公便回家取了行李。劉有美已斷絕
過了。又無內顧之憂。一徑到杭州。未尋那張李二人。
原來張良所為抄詩一事。仍恐發覺。倒躲在李君
文家裡。叫李君文在外邊打听風聲。這一日劉有美
衣尋恰好半路。就撞見李君文。便上前深下的作三
揖道。李文兄。那裡去。李君文樓頭認得是劉有美。便
問道。劉兄。那裡去。劉有美便道。有事相商。特來拜訪。
但這裡不是說話的所在。必竟要到尊府。公又問道。
前日的張兄在家麼。李君文道。張敬友這兩日倒也。

在舍下養病。李君文就同劉有美一經到家來分付小的們去請張相公出來。劉相公在此。小的門進去說了。張良卿所得。誤認是柳友梅不敢出頭。小的催幾次。躲在內書房。聲也不應了。李君文見不出來。只得自進來道。老張不是。那小柳是劉有美出來。何妨。張良卿道。我只道是小柳不敢出來。李君文道。若是他我已先與你回了。張良卿便同李君文出來。預見過劉有美道。雪小姐的事已變卦了。二兄可曉得麼。張良卿道。小弟有此賤恙。連日杜門。未知其詳。記

寺兄打聽不道幸遇吾兄。劉有美道。雪太守招
為。增前日錄科案上取了他是第一。這便無私
私了。李君文道。我兄一定想也是超等了。劉有
那。裡還輪到小弟。小弟已在孫山之外了。張良
吾兄大才。為何也被遺落。這便不要怪也不取
了。劉有美道。原來兄也見屈。可惡可惡。李君文
已。屈了。如今却有甚計較。劉有美道。依小弟算計
弄也。一個大家不得方。出我氣。張良。卿道如何弄
大家不得。劉有美道。近聞朝廷有採辦宮女之說。

弟兒拜在嚴太師門下。到京中可把梅雪二小姐的
天姿國色吹在也。耳朵裡梅雪二老兒素與嚴太師
作對。今梅老已死。雪老孤立無援。待他動一跡。再把
雪老拿進京師。然後降一旨意。把梅雪二小姐點進
宮去。這便大家不得了。李君文拍手道。好計好計。若
如此。任敢那柳生。紗句高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只
是到嚴奇中。去領要脩些禮物。別伴看不上眼。必是
些金珠玉玩。統動得他張良卿道。既要出氣。也說不
得了。劉有美道。若是祀盛些。還可與嚴太師處討個

前程出來。還做得官裡。張良卿道。既如此。我有明珠一顆。現具黃金十兩。拿去打杯。再拿些銀子。就央老李與我公覓些王玩骨董。明日就同劉兄起身進京。搵是如今科甲甚難。謀個異路前程也罷。便留劉有美在家裡去住下。把些銀子。就央李君文去買玉玩。自己又收拾些鋪陳行李。俾當催了船次。早就同劉有美起身進京。不題。正具

盡道人謀勝。

誰知天意堅。

天心如有定。

謀盡總徒然。

升平書局

第十回

出

曰這一去有分見塞北他年。是孤飛之才子江南異日。增落魏之佳人。未知上後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回

寺還金逢妙麗



詩曰

由來方寸可耕耘。拒色還金憶古人。仗義自能

輕施與

鍾情原不在身親。百年水逐風流去。一夜相

逢。性命真不是。才多兼德至。花枝已泄。或分春。

却說柳友梅自遇了梅雪二小姐的姻緣。心上已不

能個早登了雲梯。月殿。成就了鳳友。鸞交。那曉得半

中間。梅公一變如玉。小姐扶柩回金陵。是日與雪太

守話別後。別了竹鳳阿。自己同地琴。一徑到學院前。

第一回

第十一回

身才... 六

乙

尋個下處歇了心上好生憂悶暗想道我只道生人
 已遇。只要功名到手。遂了吾母之志。應驗了金榜題
 名。然後洞房花燭的兩語。誰料半中間。忽起這段風
 波。如今功名未卜。何如。王人又東西飄泊。不知尋梅
 問柳的姻緣。又在何日相逢。美心下這般想。便沒心
 緒起來。倒把為功名的心。灰冷了一半。沒奈何。只得
 叫挑琴。張了出外閒步。行了三四里。忽到一座古寺。
 進得寺門。前一尊伽藍。就是大漢關帝像。柳友梅
 拜了兩拜。想前在梅雲峯。曾把姻緣問過神聖。詩

我重結鴛鴦的籤訣。今果有驗。但目下姻緣尚在未
定之天。何不再問一問。想了一想。仍舊禱告了。就將
籤筒搖上幾搖。不一時求上一籤。只見依舊是棲雲
巷的籤訣。柳友梅看畢。想道。若如此籤。便不患玉人
飄泊矣。拜謝過。便走進寺中。但見古樹蕭蕭。禪房寂
靜。鳥啼隔葉。落空谷。並無一人。逐步到拜殿上來。
只見佛座側邊。失落一個白布搭包。柳友梅走上拾起。
一看。內中沉。有物。抱琴連忙拿與柳友梅。打開一
看。却是四大封銀子。約有百餘金。柳友梅看畢。便照

舊包好叫抱琴束在腰間。心下想一想對抱琴道。此銀必是過往人。偶然遺去。或匆忙失落的。論起理我該在此候他來尋。交付與他。方是丈夫行事。只是我考期在即。那裡有工夫在此守候。却如何區處。莫若交與寺僧待他還羅。抱琴道。相公差了。如今世上那有好人。我們去了。倘寺僧不還。那裡對會。却不辜負了相公一段好意。既要行此陰陽事。還是等他一等。為妙。柳友梅道。你也說得是。只得設法。兩人在寺中盤桓了一回。又往寺外來探望。守了半日。只見日色

已西。並無人來。柳友梅見天已漸暮。心上好生不耐。須直到抵暮。只見一個老婦。眼淚滴。而來。情甚急。遽忙進寺門。到正殿上去。柳友梅就隨後進來看他。但見在佛殿上。佛座前。四下一望。便頃足道。如此怎了。如此怎了。佛天佛天。料我性命也活不成了。不免嗚咽。上哭將起來。柳友梅見老婦如此。忙上前問道。老媽。上你為着甚來。如此情急。老婦道。相公聽稟。老身因拙夫為盜。相報現今。繫獄。冤審。贖銀。乙百二十兩。要納銀贖罪。昨日沒奈何。只得把一小女。賣與一位。

客人為妾得過價銀一百兩。那客人也憐我夫主無辜。愛禍分外身價之外。助銀二十兩。尚少三十。今早纔去領銀回家。不道路上遇了公差。老身被他逼。只得隱避過了。到此寺中。把銀放在佛座下。避過公差。老身忙出寺門。竟忘取了銀子。到家想着。急尋來。已自不見。一定已落他人。眼見我一家性命。都活不成了。老婦一邊說。一邊下淚。說罷。又大哭起來。柳友梅道。原來如此。你不須啼哭。幸喜銀子我拾得在此。我已等你一日了。只問你銀子是幾封。何物或貯

的老婦道銀子是四封。外面是白布搭包。柳友梅道：不差。跪叫范琴在腰間解出。交與老婦道：如今收好了。婦人見有了原銀，喜出望外，便拜倒地下道：難得相公這樣好人。只是叫老身何以補報。求相公到舍下去，叫我一兒一女一家拜謝。相公柳友梅道：天色已暮，我就要歸寓了。老婦道：相公尊寓却在何所。柳友梅道：在學院前。老婦道：老身家裡也就在學院東首一帶槐柳底下。相公正好到寒舍作寓，待老身補報萬一。柳友梅因天色已夜，就一徑歸去。老婦就隨

後。追來。抱琴也。跟着。不一時。已。到。院。東。一。帶。槐。柳。樹。下。就。是。老。婦。的。門。首。了。老。婦。死。也。要。留。柳。友。梅。進。去。柳。友。梅。望。見。自。己。寓。所。已。近。在。西。首。只。得。進。去。一。遭。老。婦。迎。進。去。了。柳。友。梅。坐。在。中。間。一。個。小。草。堂。裡。面。但。聽。得。內。邊。嗚。咽。像。個。女。子。哭。聲。甚。是。淒。楚。悲。涼。正。是

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情。悲。欲。絕。處。定。然。薄。命。之。紅。顏。腸。斷。幾。迴。時。疑。是。孤。舟。之。嫠。婦。餘。音。聽。到。凄。其。處。事。不。關。心。也。覺。愁。

柳友梅聽到傷心。不覺自己。也直下淚來。轉沉吟。不
動身了。抱琴走進道。夜已黃昏。相公好回寓了。柳友
梅纔要起身。只見老婦已點出燈來。道。你便領出十
餘歲的孩子。年方二八的一個女兒。就斗女兒。你且
拭乾了淚眼。拜了大恩人。柳友梅連忙。是開那孩子
與女子。已是撲地四拜。柳友梅一眼看。：那女子。只
見那女子。生得如花似玉。美艷異常。但覺
纖腰嫵娜。皎如玉樹風前。粉面光華。宛似素梨
片下。淚痕餘濕。處乍疑微雨。潤花容。眉黛鎖愁。

三才圖會

五

時。還。搵。淡。煙。凝。柳。葉。棒。心。西。子。渾。如。許。遠。嫁。昭
君。近。也。非。

柳友梅看了不覺魂消了半晌。便問道。媽。上方纔的
令。爰。就。是。日。間。所。言。的。麼。老。婦。人。含。着。淚。道。正。是。只
因。他。心。上。不。願。嫁。那。客。人。為。此。在。裡。面。啼。哭。柳。友。梅
道。果。然。可。惜。了。你。女。兒。老。婦。道。也。是。出。于。無。奈。老。夫
婦。止。生。得。一。子。一。女。實。是。捨。不。得。的。柳。友。梅。道。這
個。自。然。只。是。今。晚。我。要。回。寓。明。日。你。可。到。我。寓。中。我
有。話。與。你。說。一。罷。柳。友。梅。就。要。回。去。老。婦。苦。留。不。住。

只得放柳友梅回寓了。柳友梅獨在寓中心下想道。我只道美貌佳人。天下必少。不料今日還金之後。又遇着如此一個傾國傾城的女子。只可惜紅顏薄命。就要遺落外鄉。我何計以救之。約芙蓉資尚有百金。只不能足三五之數。想了一想。道有了。不免寫一字。到竹鳳阿處。暫借應用。收人患難。也說不得了。次早便寫書。叫范琴到竹鳳阿家。認去了自己。把囊資約美。是有百金。便準等老婦來。老婦因感柳友梅的恩德。次早也就來拜謝。柳友梅道。此何必謝。只是你女

兒既已與人若还原銀。可還贖得麼。老婦道。那客人
也憐我夫婦無辜受累。這百金明是多出的。我女兒
能值許多。若还原銀自然肯的。只是還銀夫便死。留
銀女又亡。也是沒奈何耳。言至此。那老婦又撲簌
落下淚來。柳友梅道。你不必悲傷。我已停當乙百兩
銀在此。你可將原銀送還那客人。尚後日少銀。通在
我身上是了。老婦道。難得相公這樣好心。真是重生
父母。只是叫老身怎生受濟。柳友梅道。銀錢事小。救
命事大。人在顛沛患難中。我若不救。誰可救。老婦

道。只是何。以。圖。報。相。公。柳。友。梅。道。既。要。救。人。安。敢。望。
報。老。婦。皮。奈。何。只。得。拿。了。柳。友。梅。的。銀。子。辭。謝。了。別。
去。就。將。系。銀。送。還。了。客。人。將。柳。友。梅。的。銀。子。先。納。完。
官。然。後。來。到。獄。中。見。了。丈。夫。李。半。仙。將。柳。友。梅。送。銀。
贖。身。的。事。細。與。丈。夫。說。了。一。遍。李。半。仙。道。世。上。有。
這。樣。好。人。是。我。再。生。父。母。了。只。是。受。人。大。恩。何。以。報。
答。可。就。把。我。女。送。他。只。不。知。可。曾。娶。室。若。是。娶。還。便。
做。個。侍。妾。也。罷。他。行。了。這。般。陰。德。還。有。極。大。的。造。化。
在。後。面。嘿。李。老。婦。道。我。心。上。也。是。如。此。那。獄。中。人。聽。

見說了也道。不要說你一個女兒。這樣人。便是十個
女兒也。談送他。李老婦。隨別了丈夫。歸來家裏。就治
些酒飯。傍晚。就來請柳友梅。道。受相公這樣大恩。真
起死肉骨。今晚聊備一盃水酒。以盡窮人之心。柳友
梅道。緩急時。有患難相扶。何必勞媽。費心。况我場
事在即。料沒工夫。領情。老婦道。請相公吃酒。相公自
不屑。但有事相求。必要相公到寒舍走遭。柳友梅道。
若是少銀子。明日就有。我已着人回去取來。老婦道。
不是銀子。另有事。回家。柳友梅道。有事。就此說明。何

必更往。老婦道：「一定要相公去。」柳友梅被逼不過，只得去走遭。隨閉上寓房，一徑同到李老婦家來。老婦領着柳友梅直到內房中，只見几案上齊々整整，已排列許多酒肴。左々雖小，却也精潔出雅，儘可娛目。中間掛一幅名畫，焚一爐好香，側裡設一張竹榻，掛一條梅花紙帳。庭子內栽着些野草閒花。柳友梅坐下，暗想道：「好一個潔淨所在，倒可讀書。」不多時，李老婦拿出一壺酒來，道：「柳相公請上坐，待老身把酒奉敬。」以謝大恩。柳友梅道：「這不敢當，我還不曾問得媽。」

你夫主姓甚名誰。近託何業。如何為人。被害。李老婦道。拙夫姓李。號半仙。風鑑為業。只因在人叢裡。相出一大盜。為他被害。以致身家。連累性命。不保。柳友梅道。原來如此。真是無辜。受罪了。李老婦道。老身倒不曾請問相公。尊居何處。尊姓尊號。曾娶過夫人否。柳友梅道。小生姓柳。字友梅。家世山陰。已定過杭州。李太爺的小姐。李老婦道。我說相公一定是個貴人。老身受柳相公大恩。苦無以報。就是昨日相公看見遇的小女名喚春花。長成一十六歲了。情意與柳相公。

納為婢妾。永抗巾幗。以盡犬馬之報。柳友梅道。言重。言重。小生。斷無此心。李老婦道。柳相公。雖無此心。老身。實有此意。相公的大德。我已與拙夫說。知寔出自拙夫的意思。說罷。便喚女兒出來。原來這李春花。生得姿容妖艷。美麗異常。又且性格溫柔。頗嫻詩句。兼善麻衣相法。那日見了柳友梅。便曉得他是個貴人。好生領盼。留意。只恨身已屬人。誰知柳友梅。又有意收他。為此這晚。也情愿出來。執壺把盞。如執婢妾之禮。柳友梅看見。便驚訝道。豈有此理。我去了。即於起。

身就要出來。那曉得門已閉上。母女二人若無徑。
柳友梅無可奈何。只得勉強坐下。心下暗想道。這今
明要活公捉弄我了。我今晚還是做個魯男子。還是
做個柳下惠。學柳下惠不可。還是學魯男子罷。思量
了。又要起身。春花女又扯住了不放。又轉念道。料今
夜學魯男子也。是我。學柳下惠也。是我。只要定了主
意。心下是這般想。只見春花女斟着一杯酒。他出筵
尖。樣雪白一般的玉手。雙手捧來。遞與柳友梅。柳友
梅至此。但見燈光之下。有女如花。也不覺心醉魂銷。

不好意思只得接着酒飲了春花女又執壺斟起一盃。柳友梅心下想道酒乃色之媒酒能亂性不可飲了便推辭道小生量淺吃不得了春花女又百般勸誘。柳友梅只是不飲。老婦見柳友梅堅拒不飲只得說道柳相公不用酒想要睡了就請內房去睡罷。柳友梅道睡倒不消只求一壺茶坐一坐天明就要去。老婦又去泡一壺好茶燒一爐好香叫女兒陪了柳友梅自己同兒子去睡了。柳友梅坐便坐下怎當他一個如花似玉的佳人坐在面前那心猿意馬那

飛花艷想

第十一回

裡長籍得定。只得尋一本書來觀看。就在書桌上抽
出一本來。恰好迺是一本感應篇。展開一看。上到後
面。只見載的陸公容拒色故事。有詩一首云。

風清月白夜窓虛。

有女來窺笑讀書。

欲把琴心通一語。

十年前已薄相知。

柳友梅看了。嘆道。好個十年前已薄相知。古人此語。
若先為我柳素心。今夜說了。想起來。這事我柳素心
斷不可行。春花女道。幾妾聞魯南子拒門不納。是不
可行也。柳下惠坐懷不乱。是或可行也。柳相公何必

太執。柳友梅道。豈不聞以魯男子之不可。方可學柳下惠之可。我柳素心是學魯男子。不是學柳下惠的。這事斷乎不可行。春花女見話不投機。只得又捧了一盞茶。自吃了半盞。剩却半盞。又親手的奉與柳友梅。柳友梅見春花女嬌羞滿眼。紅暈生暎。至此又舌吐丁香。唇分絳玉。雙手奉過茶來。愈覺惹火。難禁色情。莫過。忽又轉一念道。我柳素心若行此事。便前功盡棄矣。接了茶。便順手的發在地下。但見月色當空。花影如畫。推開一看。如同白晝。春花女道。月色皎矣。

第十一回

弄花對景

十一

佼人僚矣。正妾與相公今夕之謂也。柳友梅道：豈不知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春花女听了，感着眉半晌，無語不免垂下淚來，道：如此說來，柳相公必棄猶賤妾矣。妾雖自獻，寔以相公才德容貌，不是常人，願以終身，永託故中情。孔切至于如此，上文君所以越禮于相如，紅拂所以私奔于李靖也。今柳相公如此，使妾何地容身。早知今日，及成累悔，不當初莫用心。柳友梅听到此，心轉不覺情動于中，對着李春范道：小娘子不是這般說。這事于我輩讀書人，前程

最有閃碍。小娘子說係慧心之女。小生亦非薄情之士。終身之計。候令尊出獄。明行婚娶。就是了。春花女道。只恐柳相公既已好迷。淑女馬肯下頭。小星今日尚尔不納。異日安肯相容。柳友梅道。小娘子不要錯認。小生曾于西湖上題詩。遂成姻眷。甯雪亭咏句。寔結良緣。便將梅雪二小姐的親事。一一說了道。小生原係鍾情。非負心人可比。春花女道。原來如此。諺云。娶則妻。奔則妾。自媒近奔。妾願以小星。勿待君子。但恐他日梅雪二夫人未必肯相容耳。柳友梅道。

飛不豐才

小生非係鍾情。可無求于淑女。既求淑女。妾有淑女。而生妬心者。倘後日書生。僥幸若背前盟。有如日月。春花女道。若得相公如此用心。雖倉卒一言。天地鬼神。寔與聞之。縱使海枯石爛。此言必不朽矣。只是賤妾尚有一言相贈。柳友梅道。小娘子金玉。敢求見教。春花女道。千秋才美。固不須于功名富貴。然天下所重者功名也。今柳相公既具拾芥文才。如山德行。今年又適當鹿鳴時候。若一舉成名。便百骸如願矣。賤妾深有望于相公。柳友梅道。小娘子至情之言。當銘。

五內。倘得十進後會有期。二人說罷。只听得雞散三
鳴。天色已明。柳友梅就起身出門。春花女直送至門
首。臨行又囑付道。柳相公前程得遂。莫負此盟。一邊
說。一邊落下几點淚來。柳友梅至此。轉忍不住。也
感了一回。沒奈何。只得分手別去。正是
意合情方切。
情深別自難。
丈夫當此際。
未免惹情牽。
未知柳友梅別後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飛天夢

五

第十二回

西湖玩月續春遊

詩曰。富貴由來自在天。達人識破始悠然。好花于樹
終頹落。明月一年得幾圓。有酒莫教盃放去。進山且
與目留連。滄桑變幻知何盡。行樂春秋便是仙。
且說柳友梅自別了春花女。回到寓所。不覺神情恍
惚。如在夢裡。暗想道。夜來若主意一差。豈不前功盡
棄。幸喜還把握得定。只是我看此女姿容。如各花繫
念。情思如飛鳥。依人使我心醉魂銷。于梅雲姻嫁外。

色色思

第十二回

身不豐去

又添出一段相思之苦。不一時只見抱琴隨着竹鳳阿一同來到寓所。竹鳳阿道：「昨見華翰寵頒，不知吾兄要銀何用。及問尊使，方知吾兄處此盛德之事。小弟亦樂觀其成。為此親自送來說罷。」便叫抱琴取出銀子。竹鳳阿道：「銀子倒是乙百在此，恐吾兄穿李缺乏。因此多帶几兩，以足吾兄之用。」柳友梅道：「吾兄慷慨如此，真不減鮑叔之高情矣。」柳友梅就將五十兩叫抱琴送到李媽家去，却說春花女別了柳友梅，進去對着母親道：「世間有這樣好人，昨夜我幾番勸。」

誘他他並無邪念。好一個正人君子。及至孩兒把終身相託。他又許我明行婚娶。若負前盟。有如此月深情厚。德真令人寤寐難忘。李老婦道。柳相公行如此陰德。又如此多情。他日前程萬里。正未可料。我兒即做他一個婢妾。也有榮耀。正說間。只見抱琴已將五十兩頭。送來。李老婦連忙接住。道。世上難得你相公這樣好人。老身舉家感戴。抱琴道。我家相公生平極肯濟人。患難。凡遇人有事。就像自身上的一般。抱琴交付了銀子去了。李老婦就把銀子去納足了官上。

下使用又去了數金真個錢可通神就放了李半仙
出來這一番父子團圓夫妻完聚那一個不感柳友
梅的恩德次日李半仙也親自到柳友梅寓所拜謝
不題正是

濟人須濟急

救人須救徹

不有拿雲手

彌羅誰解結

且說柳友梅自救了春花女一家冥冥之中又添了
許多陰德囊資短少又喜有竹鳳阿乃是一個好施
的朋友與他一方周旋雖姻緣成就不在他的心上

年。記春。花女之言。與好親慈訓。暗合。遂安心讀書。以
到。進取。却好提學考過。發案。日學。院李念。臺而行。發
落。把柳友梅的文字。大加稱賞。高。的。又取了一個
第一。只因科考。一日。不見了劉有美。張良卿。及發案
日。又不見二人。柳友梅甚不放心。細。打听。方知已
同。進京。納監。去了。時。先。易。過。修。忽。之。間。早。又。秋。試。之
期。柳友梅。隨。衆。應。試。就。約。了。楊。連。城。竹。鳳。阿。等。一。同
赴。試。到。了。八。月。十。五。日。三。場。完。畢。柳。友。梅。出。來。對。着
楊。連。城。竹。鳳。阿。道。今。試。事。已。畢。揭。曉。又。還。有。幾。日。功。

子不才

○達人之言

名自有天命當此秋光皎潔月華明媚之時西湖之

○映多姿

景比春日正妍直可樂也竹鳳阿道文戰已畢正宜

登山臨水以洗滌塵襟楊連城道好舒秋興以續春

遊三人各有其柳友梅便叫抱琴發了行李鼓棹

往西湖遊玩這一番再來西湖景致比那二月間更

自不同但覺江流有聲斷橋垂露山高月小波清煙

素是日八月既中秋月光正圓放舟至湖天影將暮

三人到了心快神怡把酒臨風豪興自別但見

銀湖明月空澄萬丈水光寒極棹笙歌宛轉放

三

進

蕨山樹碧長煙橫素練迷離繞畔殘楊秋氣
歛晴空皎潔擬斲橋積雪金風動玉露浮疑是
廣寒宮闕通碧梧深素波靜恍如皓魄女仙來
正是春來花柳還如昨秋湖山便不同

柳友梅看才想起當日湖上題詩的事便對揚竹二
生道湖上題詩舟中窺美曾幾何時湖上項易風景
云殊如同隔世不知玉人飄泊今又在何處也竹風
阿道人有悲殺月常圓缺世事奇人怪人安能無變
易之理且從來好事多磨良緣難遂然佳人才子寔

才不盡去

四

天作之合。又非人可預度。柳友梅道。但恐世態似秋
 雲。人情如流水。我想老劉與常輩何等相知。隔日尚
 尔同舟。明朝就知敵國人心難測。一險至此。安知今
 日他不另起風波。竹風阿道。只是謀事在人。成事在
 天。有何益處。三人把酒對月。又賞玩了一回。不覺夜
 色將闌。籟聲漸寂。湖上遊船畧々稀少。柳友梅又同
 着揚連城竹鳳阿。復携酒到蘇公堤橋上。把紅氈鋪
 下。三人藉地而坐。飲酒望月。但見萬里無雲。月光如
 洗。不一時。彩霞闌艷。華色爭妍。原來月是太陰之精。

○下月○到○中○秋○分○外○明○如○是
 ○如○是

到得秋氣皎潔時際。白帝司令。金風一動。便華采異。
于常時。是夜更闌人靜。云霞湊集。那月裡的精神。發
見出來。便結成一團華彩。千層秀麗。分外光明。柳友
誨與楊。連城竹鳳阿望見。疑是月裡嫦娥。裁下的綵
羅錦繡。又似那廣寒仙子。舞罷的霓裳羽衣。正是
未曾身到瑤宮裡。如在瑤臺瓊屋中。

柳友梅看見。歡喜不盡。便對楊竹二生道。昔賢蘇東
坡。中秋望月。曾有二詞。一首是念奴嬌。一首是水調
歌頭。詞中意思。若先獲我心者。試歌一遍。與二兄飲。

弄不覺來

王

酒何知。楊連城道。得兄豪興如此。真不辜負好月。竹
鳳阿道。柳兄意思。莫不是要借東坡詞句。一吐胸中
浩氣麼。說罷。柳友梅便把東坡二詞歌道。

念奴嬌

憑高遠眺。見長空萬里。雲無笳迤。桂魄飛來。老
射處。冷侵一天秋色。玉宇瓊樓。乘禽來去。人在
清涼國。江山如畫。望中煙樹。歷々風。我醉也。拍
手狂歌。舉盃邀月。對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風露
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風。翩然歸去。何用騎

鵬翼水晶宮裏吹竽一教橫笛。

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
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唯恐瓊玉宇，高處不勝
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輾轉朱閣，低綺戶，
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
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嬋娟。

柳友梅把二詞對月浩歌。音喉清亮響徹雲際。每歌

升在豐光

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欲淚。歌罷揚竹。二生齊拍手道。好歌好歌。竹風阿道。昔從東坡鏡心吟出。今從柳兄。繡口歌來。深情遠韻。聽者魂銷。揚連城道。若使坡仙聽得。千載下。又添一知己。三人說々笑々。不覺靈氣滿空。暗侵衣袂。真吃到大家醪。酩但見東方欲白。方纔歸舟。正是

月為留人々意醉。人因戀月々華妍。

年々月下人同玩。歲々人間月幾圓。

却說柳友梅與揚竹二生。西湖玩月之後。又遊玩了

六日方回。家到了。揭曉之日。柳友梅高。的中了。頭名第一名。解元。報到家中。揚氏夫人。不勝歡喜。及州內。姪楊連城也。中了第伍名的。經魁。益發喜出望外。另有竹鳳阿。不曾中得。柳友梅深為扼腕。竹鳳阿心上。因不喜文。倒也不在心上。過凡日。又去應武舉。丁。雪太守。聞知柳友梅。中了解元。也不勝歡喜。自謂擇婿。有眼。隨。蔡人。到金陵。梅小姐。處。報喜。順便。就接。雪公子。并小姐。一同。回杭州。李半仙。聽說。解元。就是柳友梅。忙。回去。與女兒。說。知。春花。女。亦。滿心。歡。樂。

飛花艷想

第十二回

不題。且說梅如王小姐自扶柩回金陵去後。就安葬了梅公。心下便要回杭州。又因思慕父親。不忍遽別。為崢蹉跎。過夏直到中秋。又因雲公子納了南雍。秋闈也不勉強進去。現場為此。梅閣過了八月望後。那曉得天下事。竟有出自意外的。雲公。子年紀不止一十六歲。文字到也清通。竟已三場完畢。及到揭曉。却九中了第。七名的文魁。報到梅小姐家來。梅小姐也不勝之喜。恰好雲太守是日要差人往南京報喜。那南京提報雲公。子的人。早已到了。雲太守看見。

了。報人不覺驚竊。友集說道：我家公子小。上年紀。雖然納個南雍。今年也只好觀場。那有僥幸就中之理。報錄的道：這個雅道。好哄得老爺的。雪太守喜出望外。隨即打發了報錄的。却好雪公子與梅小姐也到了。這一日大排筵宴。隨排了三桌酒。在後衙。肅雪亭上。雪太守與夫人坐了一桌。如玉小姐與瑞雲小姐也合了一桌。公子雪蓮馨。因是日是個新貴。雪太守因命他倒坐了一個獨桌。這一日夫妻父子之樂。甥舅姊妹之歡。好不快活熱鬧。梅如玉小姐雖然心上。

升平世本八

憶念梅公。然是日。聞知丈夫梅友梅。已中解元。心上也自歡喜。一同飲宴。真是合家歡樂。正在飲酒間。忽門上報道。稟老爺外面天使到。太守忙排香案出來迎接。只見四個校尉。捧遇聖旨。開讀道。

朕聞成憲者。祖宗之遺制。功令者。國家之大經。凡爾臣工。罔敢或渝。今爾等。多私黨。倡作詩詞。背棄程法。靡亂風俗。害木朝之盛典。習晉唐之陋規。祖宗成憲。何存。國家功令。安在。勅下錦衣衛。拿問奏覆。

讀罷四校尉就把雪太守去了冠帶上了刑具這一
日就要起身。雪公子聽得年幼不諳甚事。直驚呆了
出堂來見父親。拿下身繫縲綫。不覺就哭起來。四校
尉道。你兒子是個舉人了。快叫他弄些盤費與我。今
日就要起身的。雪太守忙對雪公子道。我兒你不用
帶笏。聖明在上。我又無大故。此去料沒甚事。只恐這
詩題一事起的禍根。我去後可速。與你柳姐夫商
議。你雖年少。幸喜已得成名。但學問未足。來春就要
會試。你須專意讀書。以圖上進。柳姐夫是才高學博。

第十二回

那夜與想

九

的。汝當以師資相與。方有益處。我去家眷即發回蘇。
你就可同柳姐夫上京。我去自有主張。不必以我為
念。雪公子道。只是爹。此去前途保重。凡事相機。雪
太守道。這事我自有的處。不煩你分付。那校尉見無銀
使用。便立催起身。原來雪太守雖做個黃堂。却因平
日清廉。竟無銀子。又因雪蓮馨一中費用去了。為此
這一日。雪公子勉強在內邊湊得一百兩銀子。送與
校尉。權為路費。校尉嫌少。不要。只得又在庫吏處湊
下五十兩。添打發了。校尉尚不足意。便星夜捉

他起身。雪夫人與二小姐在內衙聞知。驚得無計可施。不知禍從何起。雲公子尚捨不得父親。遂去苦懇。那校尉那裡肯放鬆。只是立逼起身。父子二人無可奈何。只得分手洒淚而別。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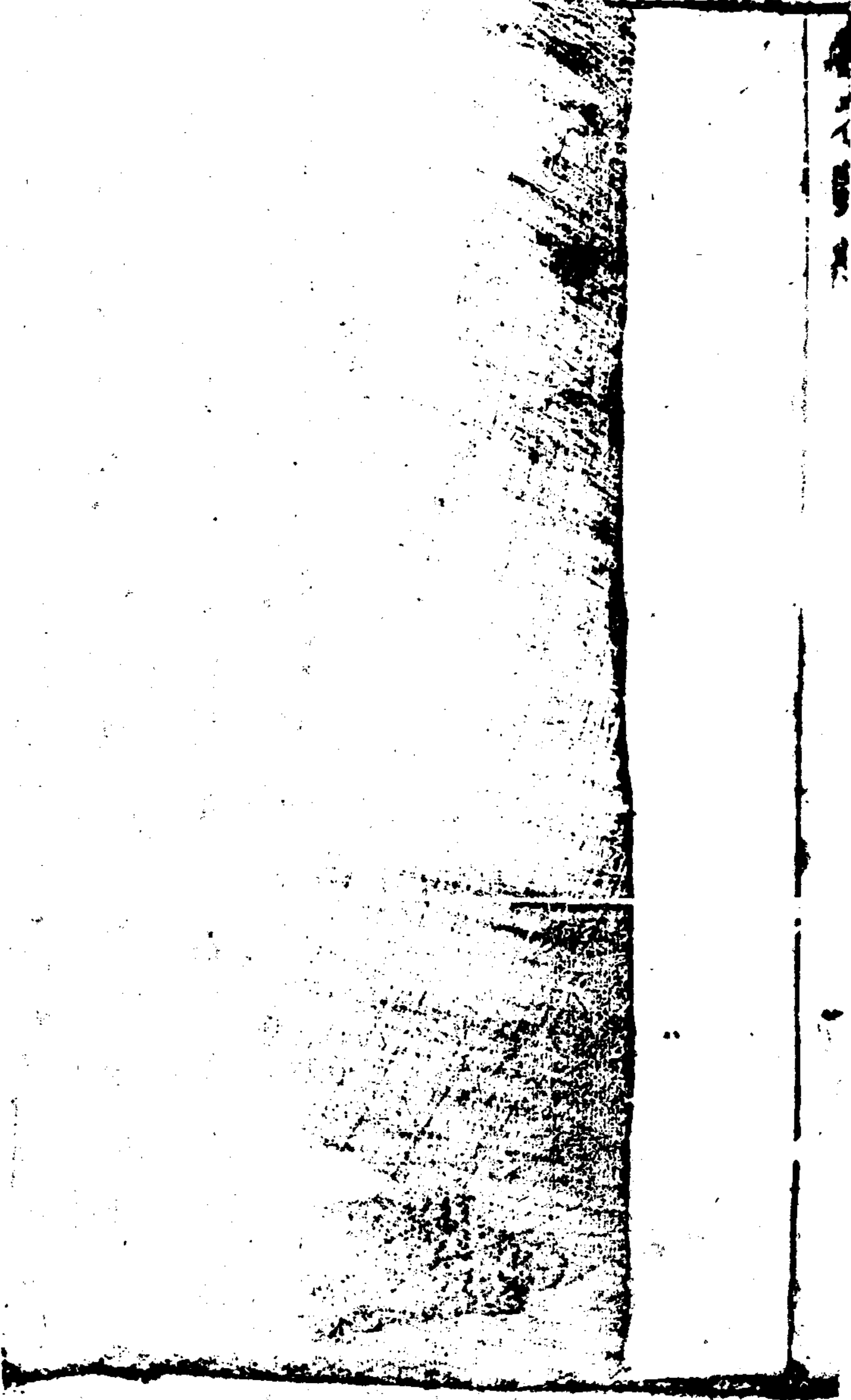
歡處忽悲來。

世事夢中身。

喜後無愁集。

人情雲裡月。

未知雲太守去後。凶吉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連及茅馳名翰院

詩曰人生何境是神仙。服藥求醫總不然。寒士得
宮如得道。貧儒登第似登天。玉堂金馬真蓬島。御
酒宮花穿妙丹。漫道山中多甲子。貴來一日勝千
却說雲太守去後。公子雲連暮遂進後衙來。雲夫人
接住。含著淚眼問道。你爹臨去可有甚分付。你這
番事因甚起的。雲公子道。爹臨去說這事。總為詩題一
事。恐的如玉小姐聽見。不免也掉下淚來。道如此說

飛花盡想

來。倒。是。我。們。做。孩。兒。的。帶。累。爹。了。了。雲。公。子。道。這。也。不。獨。為。此。總。是。如。今。權。臣。當。道。小。人。得。志。君。子。道。消。故。有。此。事。不。過。借。此。為。由。耳。雲。夫。人。道。你。爹。去。後。還。是。在。此。還。是。回。蘇。雲。公。子。道。爹。分。付。家。眷。即。發。回。蘇。我。就。去。同。柳。姐。夫。商。議。入。京。雲。夫。人。道。既。如。此。我。這。裡。可。就。打。點。回。蘇。你。可。就。到。山。陰。柳。姐。夫。家。商。議。進。京。一。來。看。你。爹。二。來。就。好。會。試。只。是。你。到。柳。姐。夫。處。他。是。有。才。學。的。必。有。識。見。須。與。他。商。議。一。個。萬。全。之。策。保。得。你。爹。無。事。纔。好。雲。公。子。道。孩。兒。

自然真他細。商議母親且請寬懷。雪夫人道長安險地。就是你到京中。凡事也要留心謹慎。雪公子道這箇自然。只是母親與二姐在家。且莫憂愁孩兒到京。便有消息。雪夫人道正須早寄個信來。雪公子忙收拾行裝。別了雪夫人二小姐。一紙亭家人來。了一徑到山陰。來尋柳友梅。却說柳友梅自中了。解元。家裡送旗。高設筵宴。親朋慶賀。好不熱鬧。只待諸事畧定。就要到雪太守處。行過梅雪二小姐的聘定。那尋梅問柳的姻緣。并去再訪春花。踐却前盟。以

色息

第十三回

弄之書

二

完終身大事。方快心暢。意忽報空蓮馨也。中了。心下益發歡喜。及過數日。忽聞聖公被奪。心上好生驚訝。看想道。這禍從何而來。我想聖公平日清廉。又無大故。如何被奪。總是我良緣不偶。好事多磨。故多這此翻雲覆雨的事。功名雖稍遂。佳元未諧叫我柳友梅如何放心得下。但此事必有一不知從何處起想了一想道。是了。是了。一定又到有美與張良卿這匪人在嚴府裡邊弄出來的了。他今進京已有半年多了。深恨聖公查詩并科舉元名的事為此又起

這段風波耳。總想念間。忽抱琴報道。外面而雲相公拜訪家人。呈上名帖。柳友梅忙出迎接。相見過。柳友梅道。肅雪亭一會不覓。已自半年。忽聞秋翮搏雲衍。看春龍奮跡。雲蓮馨道。吾兄月桂高攀。不日杏林獨步。小弟駕馬之駕。焉敢望其後塵。柳友梅道。只不知岳父盛德。為何罹此奇禍。今岳母家眷尚在杭城否。雲蓮馨道。奉家嚴之命。已發回蘇了。柳友梅道。正談如此。以避不測。但不知此事禍從何起。吾兄可曉得麼。雲蓮馨道。小弟年幼。未諳世務。只是家父臨行。曾說

第十三回

升不豈杰

此事。擬為詩題。一事起的小弟想詩辭。不過小事。為
何觸怒聖明。柳友梅道。如此。則是小弟累及岳父了。
雲蓮馨道。這與吾兄何干。柳友梅道。吾兄未知其詳。
岳父春間曾有一詩題在外。小弟曾于西湖遊玩。同
一敝友。劉有美題遊。又于月下聞吟。同一張良卿咏
過。後將二詩。送到岳父府中。不料竟被二人竊取。寫
做自己的。及把小弟原詩。沉沒過了。直到岳父錄科
面試。方知小弟原詩。次日岳父遣使來邀小弟。又被
一小廝誤認。因此親查。方知二人作獎情由。小弟蒙

三

岳父批翠謙附蘇蘿二生被點自覺情虛一同避進
 京去一向不知下落近日有人傳說他二人現在掖
 稍公門下這風波一定是北起的雲蓮馨道原來有
 這一段情由這風波從以而起一定無疑但目今事
 體却如何區處為妙柳友梅道嚴相國嚴公之執舉
 朝憚他夏貴溪尚且不免揚叔山已被刑戮力難與
 爭近日只好以利誘之但岳父清廉那得許多使用
 我有一救友極相契誼家道頗富饒竹生慎慨做人又慷慨常在柳友梅口
 有鮑叔陶朱公之風中黃士便有根據可將此事告託他與他貸銀周

心之逸思

第十三回

9

旋。我。想。吾。友。為。人。任。俠。自。慨。然。允。從。就。一。力。仗。託。他。
是。雪。蓮。馨。道。只。是。何。人。便。得。有。此。俠。骨。柳。友。梅。道。
不。是。別。個。便。是。竹。鳳。阿。兄。雪。蓮。馨。道。原。來。就。是。竹。兄。
他。來。如。此。義。俠。明。日。就。同。吾。兄。去。拜。託。他。柳。友。梅。
道。還。有。一。事。他。令。叔。竹。淇。泉。現。為。兵。部。尚。書。又。與。岳。
父。同。年。一。發。託。他。在。裡。面。周。旋。他。在。同。年。面。上。自。肯。
小。力。這。便。可。保。無。事。矣。雪。蓮。馨。道。吾。兄。取。見。甚。是。但。
不。知。鳳。阿。兄。今。年。曾。中。麼。柳。友。梅。道。文。場。見。屈。第。深。
為。扼。腕。今。又。去。應。武。舉。了。也。在。早。晚。一。定。有。報。雪。蓮。

蔡道明早可同兄拜訪。當晚雲蓮馨就在柳友梅家
任。下次日說同到竹鳳阿家來。隆說前事就把雲蓮
蔡的來意。柳友梅一一拜託了他。竹鳳阿聽了不覺
怒氣冲冠。目眦髮指。蔡即道。天下有這樣不平的事
原來張良卿劉有美二小人。又生這段風波。來害年
伯。真可惡也。看來世態。金能語。說到人情。劍欲鳴。正
今日之謂矣。老年伯的事。通在氣語小弟身上。二兄不必
憂慮。柳友梅道。得如此。足感大恩。雲蓮馨道。仁兄高
誼。可薄雲天。真有商山鮑叔之義風。又具荆軻聶政

之。夾氣。或令小弟。望拜下風。尚未知。啣結何地。竹鳳
阿道。詛屬通家。亨開知己。况老年。伯以無故。受禍事
在不平。弟當拔刀相助。敢望報乎。三人。終說罷。只見
門外。一群人。蜂擁進堂。竹鳳阿驚。問何事。眾人道。新
辭元。是那一位。竹鳳阿疑。是尋柳友梅的。道。這不是
眾人道。不是。武辭元。竹相公。柳友梅。道。這就是了。
鳳阿无。恭喜。恭喜。眾人。隨擁着。竹鳳阿。竹鳳阿。隨停
當了。報錄人。就留柳友梅。雲蓮。馨到後書房。坐下。商
議。進京。柳友梅。道。恭喜。吾兄。武關高中。不日也。要進

京小弟與蓮馨兒便附驥相從。何如竹鳳阿道若得
二尤同行甚好。并約了楊連城兒。一來就好打探老
年伯消息。二來知己同行。亦不寂寞。只是事不宜遲。
即日就該起身。柳友梅道。正是。且速行了。明日出行。
最利。就是明日起身。罷。竹鳳阿道。今晚打點。明日就
行。柳友梅便歸去。別了母親。又去約了楊連城來。叫
抱琴搬了行李鋪陳。竹鳳阿打點了銀子。雲蓮馨家
眷已發回。蘇又無擔閣。叫了船。三人便星夜起身。趕
進京去。却說雲太守被校尉拿進京中。便拘禁在獄。

原是張劉二人在。嚴府弄的手脚。又無大故。因此到柳友梅。雪蓮馨。竹鳳。阿來京。尚未審問。竹鳳。阿。隨即與叔父竹洪泉說了。在嚴府裡說明。跪。回。上下使用。去了半萬之數。方得事鬆。雪太守見父子。翁。婿。已在。一處。到。已。心。寬。柳友梅。在。京。中。捱。過。殘。冬。到。了。新。年。轉。眼。又。是。春。闈。柳友梅。與。雪蓮馨。楊連城。等。一。同。入。場。應。試。真。是。文。齊。福。盛。柳友梅。已。高。中。了。第。九。名。進。士。雪蓮馨。也。中。了。第。八。十。名。進。士。楊連城。也。中。了。第。九。十。名。進。士。及。至。殿。試。柳友梅。中。了。第。一。甲。第。三。名。

探花及第。欽賜翰林學士。雲蓮蔡廷。第二甲第十名。也。選了館職。楊連城。是第三甲進士。曰。選了蘇州府理刑。竹鳳。何去。應武。闈。到高中了第一名武狀元。因這一年邊報緊急。聖旨欽賜文武狀元一體優禮。同到金階面聖。欽賜御酒宮花。遊街三日。並宴瓊林坊。不。不。不。正是。

十里紅樓映遠溪。狀元歸去杏鶯啼。

人生莫羨榮華境。只要文章福運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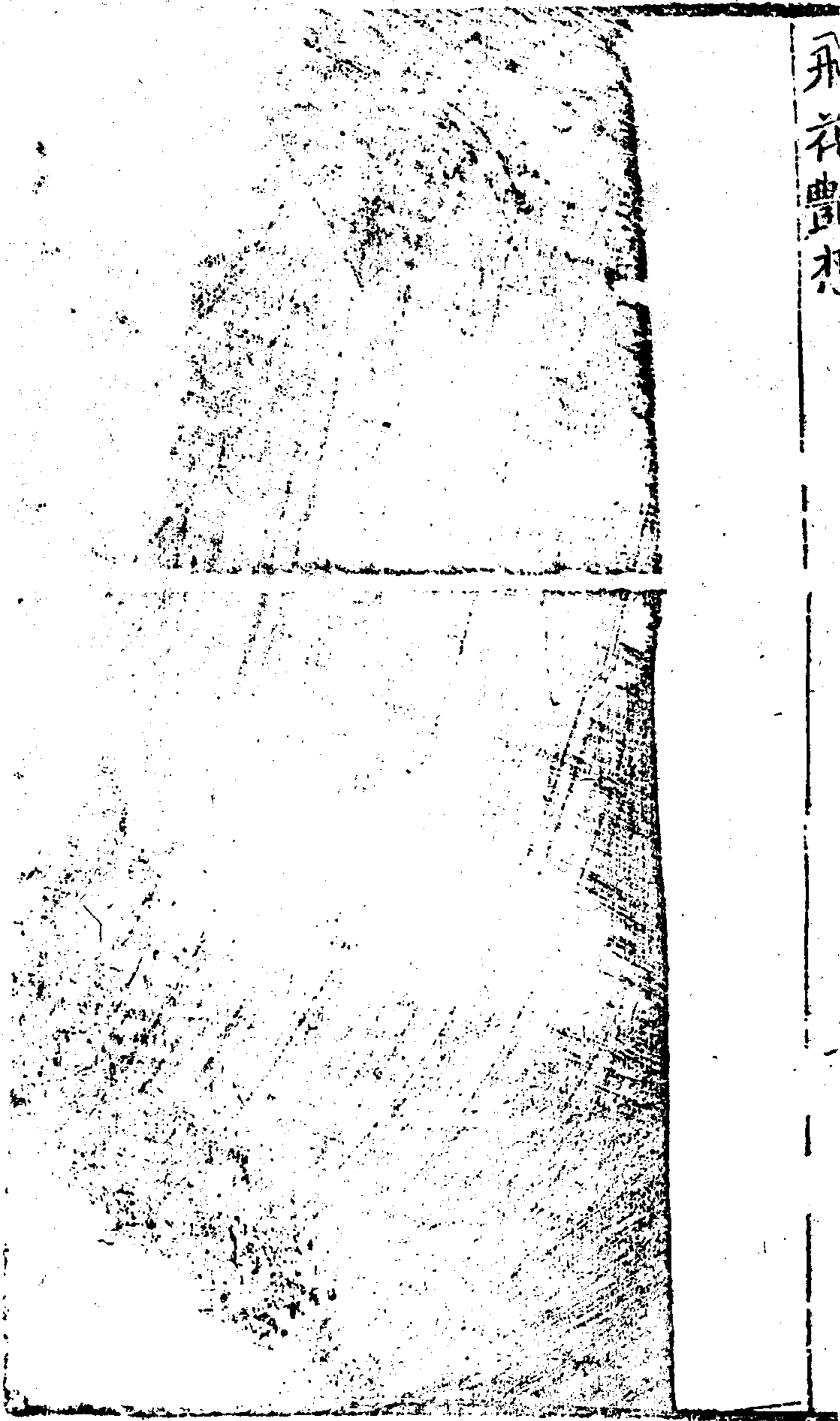
要知柳友梅去後。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七

升衣豐衣



第十四回

為辭婚鐘拘邊廷

詩曰：姻絲富貴本由天，何事奸謀強欲連。靈鵲原非鴻鳥伴，山雞豈入鳳群翩。多才自古多情鍾，忌士由來忌用賢。誰料花皇自有主，一番風雨一騷。

且說柳女梅探花及第，瓊林宴後便要謁見相公也。不免就要到嚴府裡去。這一日去謁嚴相公，嚴相公留茶，因見柳女梅一表人才，美如畫王。又是簇新一個探花，飲賜翰林學士嚴相公，便有了心。相見後坐

卷之四

第十四回

罷便問道原來賢契如此青年柳友梅道不敢門生
今年二十有一嚴相公道前看序齒錄上見賢契尚
未授室何也有心語柳友梅道門生因先京兆早亡孤無
力因此遲晚嚴相公道原來如此有心語今再遲不得了
我尚記得令先尊在京時與老夫朝夕盤桓情意最
密只不曉得有廢契這等美才不日奏過聖上老夫
當執斧柯柳友梅道這個何敢勞老太師喫了三道
茶柳友梅就辭謝出來原來嚴相公有一內好女就
是要託趙文華昔日在山陰縣尋親的至今未配那

時已嗣在嚴相公身邊因見柳友梅少年及第人物
風流便就注意下他。故此留茶詢問知他尚未娶親
不勝歡喜明日就託趙文華說親趙文華此時已驟
陞至通政司了趙文華領了嚴府之命安收急慢隨
即來見柳友梅二人叙了些寒溫客套趙文華便開
口道嚴老太師有一內姪女今已嗣在太師身邊勝
似已出德貌兼全粧奩富厚。昨老太師見年兄青年
早第聞知未娶特託小弟作伐。意欲締結朱陳之好
以迓老太師盛意年兄大喜使弟得執斧柯不勝榮

幸柳友梅道蒙老太師盛意。趙老先生美情本不當辭。只是晚弟已曾定過雪景川之女。雖未行聘。然已約為婚姻。不好另就。趙文華道。雪景川之女尚未可必。如今嚴老太師當朝一品。誰不欽仰。况他美意。諄諄眼前。便是如何辭得。柳友梅道。雪公之女久已有約。况他為着小弟。受了多少風波。背之不仁。不敢從命。嚴老太師盛意萬望。老先生為晚弟委曲善辭。趙文華見話不入門。揉着頭。皺着眉。冷笑道。辭么。何雖只恐拂了老太師的意。不肯就是這樣罷的親事。

不成便有許多不便。柳友梅道：若說做官自有官評，這婚姻事却萬難領教。趙文華道：只怕還該三思。不要拂了太師的意。纔好。柳友梅道：他事尚可通融，這婚姻迺人倫紀法所關，既已有求，豈容再就。只求趙老先生在太師面前多方覆之。趙文華是柳友梅再三不乞就，別了柳友梅，回到嚴府，將柳友梅之言一一說了。嚴相公所說，就是雪景川之女，便道：雪景川之女素有才貌，去歲張劉二生到我門下時，咸稱他二女姿容絕世，才思無雙，只是雪老執拗，不肯輕易。

升打紫衣

三

嫁人。原來就與柳友梅約為婚姻。只是我如今一個相國的女與他作伐。也不美。奪沒了他。為何就回絕了我。可好無理。趙文華忙打一恭。道：「老太師請息怒。或者嫌卑職人微言輕。不足取信。另遣一媒去說他。或者肯從。也未可知。嚴相公道賢契。尚不肯聽別人鳥足取信。我曉得他倚仗新探花的勢。看不上老夫。我只此他探花的帽可帶得成。趙文華道：「老太師且不要着惱。前聞老太師門下中書劉有美與他頗有舊誼。老太師若遣他去說。必一說即從。嚴相公想一想。」

道也辭待老人先儘了。他統着堂後官去請制中書
來。原來劉有美得借發作的力也。謀做了一個中書
這日聞知太師來請忙到發符伺候堂後官通報劉
有美進見。前前階下連忙打恭問道。老太師呼喚有
何分付。嚴相公道。統是新科的柳探花。老夫有一內
姪女。意欲招他為婿。昨曾託趙通政為媒去說。他却
以定選雲景川的女來。惟託聞他與實契有舊。特呼
相煩劉有美道。羅浮老太師這樣盛意。柳探花既得
為師門桃李。今復乘相府鸞鳳。又何幸至此。嚴相公

卷之七

第十四回

笑道賢契如此說他偏肯不。老夫前日竟把老夫
四絕我也罷了。只我想來。我一堂上相府要招一東
坦也不可得。豈不遺笑于人。何以把崔朝綱為此弄
煩賢契。道。這。是。他。若。肯。時。老夫自然隨後。他若不
肯也。悉憑他。只是叫他不要錯認了主意。劉有美忙
行一恭。道。待中書委曲去說。以利害說之。不怕他不
從。遂別了嚴公。尋到柳友梅公寓。長班將名帖傳進
柳友梅。曉得是劉有美。心下想道。一定此來。又為嚴
府作說客了。忙出迎接。二人喜笑相迎。見禮畢。劉有

有美道兩年吳淵小弟報日不思今幸相逢然咫尺
有雲泥之隔了不勝慶幸柳女梅道聞兄一向在嚴
府中小弟入京便欲來訪但候門似海拜見無從前
日奉謁太師又不好造次相詢惆悵至今卜幸逢臨
為勝快慰劉有美道吾兄致身青雲真個喜從天降
今又有一大喜小弟一來奉拜一來就奉賀柳友梅
道有何喜事劉有美道嚴太師領以令愛相投豈非
大喜柳女梅道姻緣自是喜事只是小弟已曾與雪
景川梅道宏二公處約為婚姻是吾兄所深知的理

色思

第十四回

五

無存。我。昨蒙。令尊。師。趙。老先生。見論。小弟。已力辭。遇
何得。又勞。吾兄。劉有美。道。梅。雪。二處。終不比。嚴。太師
這樣。富貴。他。官。居。宰。輔。執。掌。朝。綱。生。殺。予。奪。一。出。其
手。吾。兄。得。為。東。坦。難。道。不。勝。似。梅。雪。二。處。的。姻。緣。麼。
况。是。大。師。有。意。相。求。像。小。弟。輩。求。之。亦。不。可。得。柳
友。梅。道。小。弟。生。平。于。功。名。富。貴。寔。看。洋。澹。斷。不。以
窮。達。而。移。其。志。至。于。婚。姻。有。約。乃。人。倫。紀。綱。所。關。不
豈。敢。以。始。終。而。貳。其。心。况。小。弟。于。梅。雪。二。處。的。姻。緣。
已。不。知。受。了。多。小。風。波。現。今。雲。公。尚。為。小。弟。受。無。因。

之福小弟何忍背之。劉有美聽說到此，不覺行着心事，紅了臉，只得又勉強說道：「吾兄堅執不從也。雖相強，只恐觸怒于嚴太師，有所不便耳。」柳友梅道：「禍福自有天命，小弟斷不以利害而易初心。」劉有美嘆道：「兄翁真鍾情人。」小弟多言，倒是小弟得罪了。說畢，二人遂相別去。到次日，柳友梅就來回拜，劉有美劉有美又勸道：「兄翁于梅雪二公的婚姻，雖然有約，然寔未嘗行聘。兄翁何執意如此？」况今雪公之事尚未了局，梅公又已故世，如今嚴太師嚴下之勢，舉朝惶

服。兄翁若捨嚴府。而就梅雪。是猶捨珠玉。而取老礫。且拂其意。這倒于雪公身上一發。不便是雪公的事。因婚姻而起。復因婚姻而轉。成了吾兄還宜三思。柳友梅道。小弟愚痴。出于至性。詩不云乎。我心匪席。不可撓也。幾心匪石。不可轉也。止小弟與梅雪二公之謂矣。嚴太師之命。出雜泛命望。為轉辭。劉有美百般的勸誘。柳友梅百般苦辭。劉有美只得回覆了嚴相公。將往復的言語。一一說了。嚴相公道。這畜生好無禮。這且由他。我且有處。正是。

祿不得香蜂蝶恨

留春無計燕鶯羞

花枝失却東皇意

雨下風下那得休

却說嚴介溪見不從親事。懷恨在心。恰好遇着邊報緊急。比人遣使來議河朔一事。奉旨要差人往北議和。嚴介溪想一思道。這畜生不受。擡舉前日他說不以利害易心。專意在梅雪二處的姻緣。我就叫他翁婿。二人不怕利害的。去走遭。只怕那時來求我姻親。如此說。遂了美計。已完。次日便暗裏將二人名字奏上。旨意下來。將雲景川之功贖罪。加了兵部侍郎的職。

亦打費也

臨終柳友梅加了翰林院學士的職銜充作正副使
奉命往比共議阿所兼講和好限五日內即行回朝
另行陞賞吉意一下。早有人報到柳友梅寓所來柳
友梅聞知心下呆了一呆暗想道這一定叢蒿陷我
了但我去也罷如何又陷累我岳父我翁壻二人一
去後把我梅雪二處的姻緣不知如何結局矣正
躊躇間忽報外面竹老爺楊老爺要見柳友梅忙出
迎接相見過。竹鳳阿揖也不作完就說道有信等事
小弟方纔見報方曉得吾兄翁壻要出使比是這六

是誰人陷害楊連城也。道小弟尚不知。頃間鳳阿兒
來方知有以奇事。只不知又是那裡起的。柳友梅道
就是嚴府為小弟辭婚一事。起的禍端。然目今聖旨
既下。即係君命。做臣子的豈可推託。只是我岳父暮
年。怎當此塞外馳驅之苦。內弟又甚年輕。無人可代
如何是好。竹鳳阿道。不要說令岳年高。難去。就是為
兄以白面書生。奉使北鄙。良不容易。楊連城道。正是
吾兄文士。匹馬馳驅。深入不毛。又况正當暑天。將近
酷日炎蒸。胡沙捲。尤如何去得。柳友梅道。以身許國。

色息

第十四回

弄者豈才

死生禍福惟命。是後只是小第上有老母內無夢想
將尋梅問柳的姻緣空拋撒在天涯。為可惜耳言念
及此轉不覺兒女情深。英雄氣短矣。三人正說間只
見長班又進來稟道。聖太老爺小老爺來了。柳友梅
忙出迎進。聖公先與楊竹二生見過。然後聖蓮馨柳
友梅一一俱見過了。聖公忙問道。這風波不知又是
那裡起的。又是誰人陷我二人。柳友梅道。小婿絲與
楊竹二兄說來。此延嚴府。又因小婿辭婚起的。聖公
道。却是為何。柳友梅道。將趙文華為媒。及劉有美說

親的事一說了一遍。聖公道：原來如此。但今已奉
皇命，就是朝廷的事了。捐軀赴國，本臣分內的事，
亦復何辭？只是我兒雖已成人，尚係年幼，二女又遠
在故鄉，就是賢賢，公上有老母，尚無兄弟。此番一去，
吾與賢賢匹馬胡沙，尚不知死生何地，未免叨蒙妻
然言至此，聖公不覺撲簌，掉下淚來。柳友梅與雪
蓮馨，亦泫然淚下。竹風問楊連城，公為之動容悲切。
雪蓮馨因含淚說道：孩兒想來，爹可以年老病
辭，柳姐夫亦可以養親告假，何不同上一疏，或者不

能亡色甚

第十四回

不才

九

中猶可挽回。聖公莫道。國家有事。若做臣子的。如此推託。則朝廷養士。何用。生平所學。何事。我想漢朝蘇武出使北廷。拘留一十九年。旃毛盡落。鬢髮盡白。方得歸來。宋朝富弼與契丹講和。往返數四。得家書不開。恐亂人意。這多是前賢。吾為你為父的。雖不才也。讀了一生古人之書。做了半世朝廷官。今日奉命。比往豈盡不如前賢。視為臨難。退縮遺笑。當世乎。抑友梅道此。番一行。風塵勞苦。死生患難。固未可料。然做臣子的功名事業。未必不由此一頭。此盤根錯節之所

以見利器也。吾人舉動乃閔一生名節。貪生畏死。斷使不得竹風阿道。在蓮馨兒身上。愛親心切。故作此不得已之極思。在老年伯及吾兒身上。愛君之心。更切。故有此論。君親雖曰不同。忠孝本無二理耳。揚連城道。若到日後歸來。功成名遂。君親具慶。忠孝雙全。又可成一段千秋佳話矣。說罷。雲公隨分付雲蓮馨。道我與你姐夫去後。你便可告假回鄉。聞揚兒已選。橫州司李。或順便就同揚年兒歸去。善慰母親好生。安慰二位姐姐。叫他們不必憂煩。我去倘能不辱君。

命歸來飲會有期。柳友梅也。統把家事。事體託與楊連斌。得知。隨分付抱琴道。在老夫人面前。只說我在京候選。切莫說出使邊庭的事。恐怕驚壞了老夫人。抱琴領命不題。次日。雲公與柳友梅。翁婿二人。就辭了朝。領了勅書。帶了兩個能事家人。把鋪陳行李。發在城外館驛中住下。叫時。京師衙門。常規也有公錢的。也有私錢的。亂了幾日。竹鳳何與楊連斌二人也。同設一席餞行。過了雲公。竟同柳友梅。往比而去。却說雲連馨。送了父親去後。隨即告假還鄉。省母恰好。

楊連城選了蕪州府理刑領了憑要出京雪蓮馨即
着抱琴約了一同起身下去竹鳳阿却受了押印總
兵之職也往沿邊一路鎮守去了。正是
摧鋒北陷宮廬去。避禍南遷故土來。
誰為朝廷驅正士。奸人之惡甚于豺。
畢竟柳友梅與雪公如何歸來與梅雪二小姐又
如何作合且听後來分解。

1000

第十五回

擲金錢喜卜歸期



曰天涯海角有窮時。惟有相思無盡期。殘夢樓
空自憶。離愁花底問誰知。雲山深鎖。真情恨。風
雨翻成薄命詞。我。向。鱗。鳴。占。信。候。金。錢。擲。破。嘆。歸
遲。

却說毒如玉。雪瑞雲二小姐。自雪公去後。就與雪夫
人。回蘇。原來雪公的。舊宅在蘇州府。飛花場中。回家
住下。只要打聽雪公的消息。後聞雪蓮馨柳友。毒與

作鳳阿入京去挽回了心下。然寬捱過歲冬。直到歲
底。終有信來。知雪公的事已漸平安。方覺放心。及至
春圍忽報雪蓮馨中了進士。抑友毒中了探花。母女
三人真喜出望外。滿心歡暢。只道不日衣錦還鄉。便
可乘鸞跨鳳。那曉得過了數月。反無音信。起來不知
為着何故。母女三人。又不勝憂悶。雪老夫人對着二
小姐道。自你父親去後。已近一年。幸天保佑。無事。更
喜兩登科第。寔為望外。但不知到今。數月為何反無
音信。瑞雲小姐道。去歲憶分袂。臨別見青楊如織。今

年又望綠柳成陰。因甚緣由。魚沉雁杳。如玉小姐。感
着眉無言無語。半晌纔說道。雲山修阻。煙水蒼茫。徒
令人目斷長安。不知歸舟何自。昔時守孝情長。一覺
思親倍切。雪夫人道。我聞銀燈頻剔。喜占音候。金釵
可當為問。歸期何不尋之。卜士問之二小姐道。如此
甚好。就叫朝霞在門首去看來。朝霞走出來。站立門
首。不一時。只見一個鬚課先生。手中搖着課筒。過
朝霞一看。只見那先生。

頂方巾透腦油

海青窄袖破肩頭

卷之四

面皮之上多麻點

頭項傍邊帶瘰癧

課筒手托常作響

招解腰掛不須鈎

誰知外貌不堪取

腹裡仙機神鬼愁

朝霞立在門內遠望見他腰間掛着一個小
牌上面寫道李半仙課情鬼神相善麻衣朝霞想道
這個先生一定又會相面又會起課的了遂叫敲鼓
課先生這裡來那李半仙見有人請他忙走過來進
門走到中堂坐下朝霞就進去報與夫人二小姐
知道二小姐就隨着夫人一徑在廳堂裏來看他起

課李半山見夫人出來便問道夫人要起課麼雪夫
人道正是要起課且問先生就定居在此還是新來
到的李半山道在下到處起課那有定居前往紹興
山陰縣去了幾日偶到這裡夫人道可認得山陰新
探花柳老爺家麼李半山道柳老爺是我大恩人夫
人却問他怎的夫人道就是我家老爺的小婿今日
起課也是為他李半山道如此就是前任杭州府雪
大爺家了夫人道你為何就曉得李半山道柳老爺
未中時曾在舍下住過一宿在下前日自他家裡來

抑老爺真是好人。我曾受他大恩，未曾報德。昨我在街上聽得有人傳說他出使邊庭，不知此信可確。我也要訪他一個真信。夫人驚問道：為甚出使邊庭？起來。李半仙道：在下也不知何故，也是道聽塗說。不知可真。前日他老夫人也肯叫我起一課，看起未。此信竟像真的。我今因奉他老夫人之命，一路賣卜進京訪問。因此在這徑過。不期又遇了夫人。雪夫人道：如此，你且與我起一課。有李半仙就將手中課筒遞與朝霞。朝霞遂與老夫人大人對看天地暗上的祈

占了一番。仍叫朝霞遞出。李半仙拿在手中。搖來搖去。口中念些單下單折上折。內象三爻。外象三爻的儀文。不多時。起一卦。李半仙道。不知夫人何用。夫人道。問歸期。李半仙道。是個未齊卦。未齊終須濟。目下雖不能歸。然汝心有榮歸的日。但妻占大卦。官爻下發動。到是子孫入書爻動了。又臨騰蛇白虎。一定還有虛驚。自身尚不能歸。或是音信。或是子姪。預先有個歸來了。雪夫人道。只是我老爺的歸期。在于何日。李半仙把手掄一掄。道。今年不歸。直要等坎。

飛花艷想

第十一回

四

離交。齊來歲春夏之際。乃許歸期。雪夫人道。為何乘到來年。李半山道。卦上。是這股發見。連我也不知其中緣故。我只據理直。談論了。夫人又叫胡霞取過課。向又禱一番。遞與李半山。李半山重排爻象。早又起或一課。却是個姤卦。李半山道。夫人這又何用。雪夫人道。婚姻。李半山道。姤者。遇也。又婚姻也。這婚姻已有了根了。絕妙的一段良緣也。且夫榮妻貴。只嫌目下稍有阻隔也。臨騰蛇爻上。必竟也。有一件虛驚。更有。一種奇妙之處。又是兩重。姻緣。雪夫人聽了。與二小

相道那先生起課果係是半仙了。我又不曾與他說他又不曉得如何便說是兩重姻緣。只不知姻緣成在何日。目又問道姻緣應在何時。李半仙又把手掄一掄道。據卦看來也要到來歲秋間可成。李半仙起完了課。因又哭道。在下不但會起課。且精相理。似老夫人這般相貌。日後要受三封誥。命貴不可言。只是目下氣色稍帶阻滯。尚有一段驚憂。過了今年來春便喜。這天外降恩。向日邊來矣。隨指着朝霞道。像這位姐。也有些福氣在面上。後有個貴人抬舉哩。說

罷便要告辭起身。雪夫人叫留便飯。隨進來命二小姐寫了封家書。順便寄他帶去。又封了一封銀子。順出坐來。李半仙終用過飯。雪夫人叫朝霞傳語。囑付道有勞先生家書一封。附寄到京。謝儀一兩。權作酬資。李半仙道家書。附帶當深酬儀。竚不敢領。耳三推了幾次。李半仙方終取了。竟飄然而去。正是

天地有先機

世人不能識

直到應驗時

方知凶與吉

却說李半仙去。浪雪夫人與二小姐。自開差出使。

庭的話心上又添了一段憂疑。遂叫家人往外邊打探。并到報房看報何如。未知家人去後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飛花艷想 第一五回

介初野楚

身丁天石

六

第十六回

點宮秀暗添離恨

詩曰一番風雀一番驚。閨閣幽情自不禁。舊恨不
隨流水逝。新愁又似白雲深。魚書寄去成空問。鴉
信傳來莫慰心。智得貞風付才子。蕭房有日共調
琴。

却說雪夫人與如玉小姐瑞雲小姐。因聽李半仙說
了出使邊庭的話。心上好生憂悶。只得叫家人出外
打聽。并往報房看報。回話家人去了一日。終回對夫

人。這遊小的日間打聽。又往報房查看。說出使邊庭
事。果真太老爺與柳老爺。通已辭朝出塞去了。為此
不能個歸。聞說又是嚴府舉薦出來。保奏上去的。不
知。又是何故。夫人與二小姐。聽說通驚。得面如土色。
雪夫人道。這是那裡說起。我想塞外長驅。又況敵情
難測。你爹上年已遲暮。你丈夫。怎係書生。如今深入
虎口。豈能免不測之禍。如玉小姐。怎垂淚說道。料此
番一去。多凶少吉。况你嚴賊。薦舉明。上設阱。陷人。只
是我母女三人。為何薄命至此。瑞雪小姐。心上亦甚

憂。晨。但。見。母。親。與。姐。子。在。那。裡。悲。切。不。好。更。添。愁。恨。
只。得。勸。解。道。雖。狀。如。此。母。親。與。姐。子。且。免。愁。煩。看。來。
李。半。山。的。課。果。係。如。神。他。說。爹。子。自。身。目。下。尚。不。能。
聽。一。定。還。有。虛。驚。這。出。使。邊。庭。的。話。分。明。應。驗。了。他。
說。先。有。音。信。子。姪。歸。來。且。看。後。來。消。息。何。如。倘。微。天。
幸。或。得。無。事。也。未。可。知。母。親。還。請。放。心。聖。夫。人。道。課。
雖。如。此。只。是。叫。我。如。何。放。心。得。下。三。人。說。話。間。只。見。
家。人。進。來。報。道。好。了。好。了。夫。人。小。姐。不。須。憂。慮。老。爺。
已。有。家。書。到。了。就。把。家。書。呈。上。雪。夫。人。道。是。誰。寄。來。

的那寄書人曾留。下麼。家人道。是一位姓張的相公。寄來。小人要留他。忙。的說道。我有事要緊到杭州。還要寄書到山陰。新探花柳老爺家去。因此。小人。不曾留得。夫人與二小姐。連忙拆開書看。只見寫道。愚夫。雪齋諭道。賢妻王貞。自我去後。賴吾祖宗。祐。降。及皇天。蔭佑。幸保無事。更喜春闈。一子一婿。並。登科第。尤出望外。不料樂極。悲生。禍從。福始。杯賢。滑。以力。辭。嚴府。婚姻。遂致。賈禍。及今。與我。並使。邊。庭。尚不知。身首。何處。但我。一身。殉國。誦。不容。辭。轉。

這二女無歸。決宜改嫁。字到當即遣媒。另擇良緣。不日朝廷採辦宮女。仍恐旨急。下勿至臨時後悔。料我二人。國家事大。身家事小。歸期難卜。先此預聞。聖夫人看畢。不免頓足道。如此怎了。如此怎了。二小姐有見也。不覺驚呆了半晌。仔細把書一看。雪小姐道。母親。且不要慌。這書中的字。不是爹的手跡。况且又無年月印信。多分又是假的。如玉小姐看了也笑道。看來又是外人取為。若是真的。那寄書的人為

飛花艷想

第一六回

何就去。雪夫人道。那裡就見得不是真的。如王小姐
道。字跡不真。又無年月印信。眼見是假。况退婚大事
爹、娘、柳生何等交情。焉有他意。未幾就寫字歸來
而令別嫁者。瑞雲小姐道。終說寄書人姓張。一定是
昔日題假詩的張生耳。只是奸人作惡。為何種。至
此。雪夫人始初疑惑。被二小姐看出書中真偽。一篇
慰說。便心寬了一半。但只愁出使邊庭。心上終有許
多憂慮。又過了數日。只聽得家人說來。外面紛紛揚
揚。要點排綉女之說。不知可去。忽一日家人來報道。

夫人如何是好。外面點綉女之說。果係真了。夫人道。那裡見得就真家人道。某處已在那裡議親。某家已在那裡成婚。又聞某家畧遲了。此已幫了名字去了。不論大家小戶。通甚驚惶。如今太老爺及邱老爺已比去了。小老爺又不見回來。並無一個寄信。如今却怎生區處。雪夫人道。眼見為真。前日書雖是假的。這一個却不是假的了。如何是好。不免又有世媒婆。聽知雪軒裡有兩位小姐。便一個來一個去。進來議親。雪夫人雖立定主意。那裡回得絕他。一日裡有兩個媒

婆進來一個姓花一個姓李。一同見過了夫人。又見
遇了兩位小姐。那兩個媒婆便把二小姐上下仔細
一看便笑說道。媒婆不知走過城中多少御宦人家。
見過了許多小姐。從沒有似二位小姐這樣標致的。
果狀好個千金小姐。雪夫人道。你兩人又是那家來
的。那花婆道。媒婆是張員外家。差來夫人處說親的。
那李婆道。媒婆不是別家。是本府有名的劉員外家。
差來夫人小姐處求親的。雪夫人道。又是甚麼姓
張姓劉的。你且說姓劉的是那家。姓張的又是那一

家花。姿道。張員外是蘇州有名的張十貫家。他止生
得一子。人物又豐厚。家道又富饒。新在京師的監歸
來。聞知雪老爺府中小姐的才貌。又見外邊婚娶甚
多。因此特上差媒婆。到夫人處懇求。那李婆道。我家
劉員外家。與張員外家。係是至戚。就是有名的劉百
萬家。他家大相公。一同張相公在京師的監回來。在
京中也曾會過雪老爺。與雪老爺也是極相契的。因
此便曉得府中有二位小姐。一到家。便要差媒婆來
求親。近日正值人家盛行婚娶。為此特來議親。夫人

這是絕好的一頭親事。莫要錯過。雪夫人道。但我家二位小姐。我老爺在家時。已曾定過。今科新探花。那老爺家的。了一等回來。便要成親。李媒婆道。原來夫人還不知。新探花的信麼。新探花出使邊庭。波比人拘留住了。也看上了新探花的才貌。比主竟招他做駙馬去了。夫人還想他回來麼。雪夫人聽了。驚呆了。半晌忙問道。你那裡曉得。李媒婆道。就是昨日他們兩位相公在京師回來的信哩。花媒婆道。聞說出使邊庭。是雪老爺與柳老爺同去的。昨說雪老爺已放

回柳老爺招為駙馬。是斷不能回來的了。雪夫人道。但不知此信可真否。李媒婆道。怎麼不真。是他相公們。昨日在那裡親口說的。媒婆偶爾聽得。聽他兩位相公說來。却又一樣。花媒婆道。正是說來一樣。那以可信。雪夫人聽他兩個婆子。你一句我一句說得。像個真的了。便赫汗面如土色。不免頓足道。此信若真。便鏡拆釵分。良緣割斷了。李媒婆道。夫人且不要慌。有兩位這樣如花似玉的小姐。在媒婆身上婚配。那兩位多才多貌的相公。夫人下半世正受用不盡。

哩。花媒婆道。只是如今朝廷要點秀女。婚娶只在早晚。斷遲不得。李媒婆道。只守這裡。夫人與小姐。怎麼了。我們就去回覆了。二員外就好行聘了。雪夫人道。雖如此說。也還要守我家太老爺。或小老爺回來。方好作主。花媒婆道。小老爺不知在幾時回來。李媒婆道。夫人點秀女。是早晚間事。如何待得老爺回家。雪夫人道。這事。終要待他回來作主。媒婆見說不上。只得告辭。起身道。既夫人主意未定。待媒婆明後日。再討回音罷。只是夫人不要錯過了。好親事。說罷。花

李二婆子就出去了。雪夫人將二媒婆的說話說與二小姐得知。二小姐當媒婆說話的時節已在內房聽見至此正在那裡掩淚對泣。又聽雪夫人一說竟驚呆了。如玉小姐道：「總是紅顏薄命，教該如此。但忠臣不事二君，烈女豈更二夫。我心如石，斷無轉移。瑞雲小姐道：「寧可人負我，莫使我負人。生為柳生妻，死作柳家鬼。莫說媒婆來說親，就是朝廷要點我去也。拋一死做個貞節女，不願為失節婦也。」雪夫人道：「三貞九烈，固婦人有志的事，但恐怕目下朝廷要點秀。」

女不容人作主。如何是好。你爹上既無定信。你弟上
又不回來。叫我一婦人。怎生區處。瑞雲小姐含淚說
道。母親。你不必憂疑。孩兒聞十朋之妻投江自盡。至
今貞風千古流芳。百世私心。竊願效之。如玉小姐上
垂淚道。小青有云。祝髮空門。洗心浣慮。入宮有綠雲
之粉黛。諱無素頂之娥眉。竊願長作廢人。以了今生
孽債。雪夫人聽見。二小姐說到傷心。不免墮下淚來。
二小姐上潛狀出涕。正在悲淒之際。只見家人報道。
夫人不好了。不好了。不知何人。已將二小姐的名字。

報進府縣去了。只在早晚採辦官要來點名查驗了。雪夫人道：如此怎了？如此怎了？二小姐聽說，嚇得面也失色，神飛魄散了。不覺嗚咽，哭將起來。如玉小姐忙到房中，把青絲剪下。朝霞急來勸時，早已剪落。瑞雲小姐哭了一場，忙尋自盡。要學錢玉蓮投江的故事了。雪夫人見二小姐如此行徑，心下十分煩惱。却又無可奈何，倒是朝霞說道：夫人小姐俱不要驚慌，亂了方寸。朝霞倒有一計在此。雪夫人道：有何妙計？你且說來。朝霞道：如今事在危急，我家小姐已

色色具

身。在。豐。天。身。十。六。日。入。
把青絲剪落。扮作道裝料。皮肉事。只是二小姐要尋
自盡。心雖貞烈。如何使得。且夫人正生時。這位小姐。
勝似掌上珍珠。倘小姐一行。此志夫人。何以爲情。况
有日玉鏡重圓。未免鴛鴦先折。小姐是斷。死不得。
的瑞雲小姐道。死生固大。豈不痛心。只據今日看來。
未免性命事小。失節事大。故寧拋一死。以謝柳生耳。
朝霞道。小姐心雖貞烈。也不要。把性命。忒看輕了。諺
云。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爲其身可愛也。小姐千金
之軀。何遜。不惜死。朝霞紫夫人小姐。撫養成人。今

小姐有難。朝霞豈敢愛身。朝霞情急。將身代小姐。一行何如。雪夫人道。若得你如此好心。真可謂女中俠士。不意裙釵有此忠胆。瑞雲小姐道。此余前世自作之孽。何忍連累及你。正說間。忽見家人走進來道。夫人採辦官。即日要到了。如何是好。朝霞道。事急矣。快把小姐身上的衣服。脫與朝霞穿了。小姐速去避去。只留我家小姐在此。他們見剃髮出家。自忖罷了。朝霞便認做了二小姐。一行雪夫人見事勢沒法。只得叫瑞雲小姐。把身上衣服。脫與朝霞穿了。朝霞穿起。

死狀與瑞雲小姐一般。正是

雖狀不似千金體。

也有娥眉一段嬌。

不一時採辦官到了。隨焯花衾查驗。點到如玉小姐。見已是一個剃髮尼姑。忙死道。爲何出家人也報了。他連忙去了名字。點到瑞雲小姐。朝霞走上前。面採辦的內使。把來仔細一看。曷采道。好一個有造化的女子。明目目中。上意衆人。就把朝霞扶上了轎。蜂擁而去。姑蘇城裡。紛紛揚揚。到處只道是聖太守的女兒。點去了。正是

無端風雨來相妬。
直待東君親作主。

吹落枝頭燕李花。

這番春色詐重嘉。

不知朝霞去後梅雪一小姐的姻緣畢竟何如且聽
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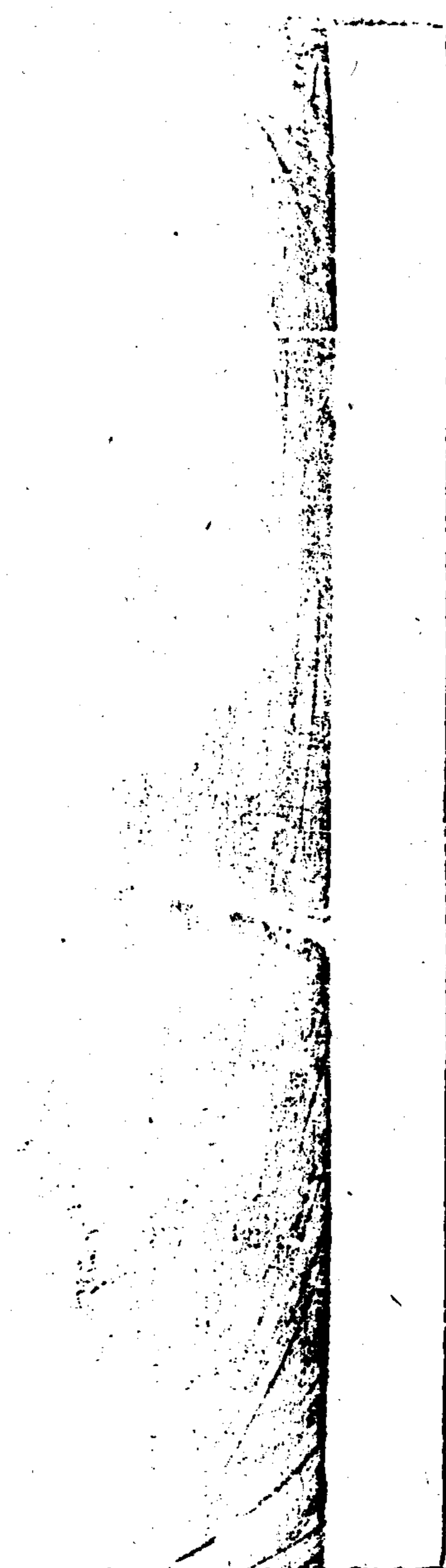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九五八

源朝野群載

卷之十一

十一



5-11

第十七回

雪蓮馨辭朝省母

詩曰：夔親未老已成名。人世榮華莫與衡。有子果
然諸事足。辭官原不為身輕。離愁頓減同花笑。飲
宴相逢擬愛情。獨有倦游人未至。空令二美計歸
程。

却說二小姐閉了柳友森出使邊庭招贅駙馬之說
心下已自驚慌。忽遇朝廷又點宮女。被人竟把名字
報進。急得沒法。如玉小姐只得把頭髮剪下。扮作尼

升平寶笈

第十七回

姑瑞雲小姐要投江死節幸虧朝霞一個女使反有丈夫氣骨親身代往力救此難這一日點去後雪夫人與二小姐倒好生放心不下只得叫家人去打聽看採辦官幾時起身并看老爺回來的消息家人去了不題却說這報名的事原是劉有美同着張良鄉在嚴相公門下時聞知雪公與柳文秀出使邊庭中了仙計又聞朝廷不日姓蘇杭採辦宮女便道是天賜札緣因此在京中商議寫了一封假書二人偷了駕星夜幹回蘇州把假書叫張良鄉先送至雪夫人

虞攏了他手脚。亂了他主意。然後又叫媒婆來分付了。他進去說親。造出一段駙馬沒對証的事來。共騙他。誰料雪夫人立定主意。要等雪公回來。二小姐又立志不肯再嫁。媒婆來回覆了。心上又氣。又沒法。只得暗裏把二小姐的名字報進府縣。做個大家。不待行個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計策。這一日。聞知雪小姐已點去採辦官。要上京了。復細打聽方曉得。是一位小姐。一個小姐。已落髮為尼了。心上又好。又反悔。又可惜。沒奈何。只得往杭州到家。中看。

再作道理張良卿與劉有美遂一同回杭州不題且說雪夫人叫家人出去打聽家人去了一日方回來道稟知夫人採辦官明日就起身了太老爺的消息出使後尚未有報聞說小老爺已告假還鄉就同蘇州府理刑楊老爺一同出京的今早府裡人已去接了也只在早晚就到雪夫人道若早到一日這點官妃一事也就易處如今已是遲了幾壞了我二位小姐空送了一個俠女正說問忽報小老爺回來了雪夫人聽了心上不勝歡喜恰如拾着了活寶的一般

不多時雪蓮馨已進內堂雪夫人忙來接着便說道
我兒你回來了麼雪蓮馨答道正是孩兒回來了隨
跪在地下拜了母親四拜又與如玉小姐瑞雲小姐
相見過雪蓮馨把如玉小姐仔細一看記清昔日綠
雲烏髮今變為道扮仙裝不勝驚訝又見二姐對
着雪蓮馨俱垂首掩淚心上一發疑惑暗想道却是
為何又見母親看了二小姐掩淚是開目處看眼為出涕不語雪
蓮馨道孩兒為家國多艱久離膝下有缺晨昏望
孩兒不孝之罪雪夫人道這也不消說了終要開口

不免又掉下淚來。雪蓮馨忙問道：今日母子重逢，至親聚首，正宜歡喜，為何母親面帶憂容？二姐神心愁眉不展，只是掩淚，却是何故？雪夫人只將拭乾了淚，眼說道：自你去後，家中不知受了多少驚惶。去歲聞你爹神平安，心上稍寬。及到今春，報你與柳姐夫通中，了不勝可喜。感謝天地，那曉得直到夏間，反無音信。我與你二位姐神，又起了無限憂愁。誰料後來傳說你爹神與柳姐夫出使邊庭，這一驚真是不小。但尚未知真假，直待你爹神書到，方知此說是真書中。

又說朝廷採辦官妃二女。決定改嫁的事。這一日。叫
我母女三人。通驚呆了。孩兒朝廷雖採辦官妃柳姐
夫。難出使外域。你爹水口氣不生。為何竟寫起改嫁二字來。雪
蓮馨驚問道。母親。這是那裡說起。爹。並無書來家。
為何說起改嫁二字。雪夫人道。這家書。倒虧你二位
姐。識破。知是假的。方纔放心。那曉得。日沒點官妃
的事。漸上真了。雪蓮馨道。點秀女是上意。果是真的。
但二位姐上。係是出使大臣正理的婦女人。也不敢妄報。
雪夫人道。可恨將名已報去。人已點去了。雪蓮馨道。

色想

弄有豐才

身十才

四

証得奸

那有此事。如今二位姐，現在雪夫人道：「若不是這
 个義俠女，你二姐，已自不在。了。今二位姐，雖在。
 你柳姐夫却已不在。叫你二位小姐，雖生之日，猶死
 之年矣。叫你做娘的，憂容何日得開。你二位姐，的
 愁眉何日得展。言至此，不覺又墮下淚來。雪蓮馨道：
 母親，你且免愁煩。爹，與柳姐夫榮歸，有日。點秀女
 的事。今孩兒已歸，料狀沒事。少開懷抱，以俟歸期。雪
 夫人道：「你姐夫出使邊庭，比主已招為駙馬。那裡還
 有歸期。你大姐，已矢志空門。二姐，幾置身魚腹。」

從使拘盡西江洗不淨愁腸萬斛。叫我如何許開懷。
抱雪蓮馨道。原來如此。這招贅駙馬之說。却又從何
處謀來。雪夫人道。也從前日點宮女的時節。與你姐
姐說親的傳來。說他在京師曉得的。雪蓮馨道。孩兒
離京時曾打探爹。消息並不聞有此信。那有此事。
此總是好。人作惡。造捏百端。欲使人墮其詭計耳。雪
夫人道。據你說來。此事又誰人造出。雪蓮馨道。母親
可記得那日來說親的。是說那一家雪夫人道。我尚
記那日是說姓張姓劉的。二家雪蓮馨道。都分又是

升才度才

身一十口

三

張良卿劉有美二小人造此風波耳。他在京與嚴府到柳姐夫處說親。今聞柳姐夫出使。又乘机構釁。前聞他二人也告假回來。必定是他兩個奸人心曲。真似羊腸。幸二位姐上貞心。始終如一。許肯玉鏡重圓。會見鸞釵。復合雪夫人被兒子一篇安慰。一番分割。方回真作喜道。若詩如此。慎毋忘義女朝霞。雪蓮馨道。朝霞又為甚來。雪夫人道。朝霞已代吾女點進宮去了。遂將點秀女朝霞身代之事。細與雪蓮馨說。了。雪蓮馨嘆道。不謂女流有此俠骨。是江都中化信。

矣。聞揚年兄與採辦的内使在京曾有一面想尚未
起身。明日待孩兒同揚年兄去拜他。可把朝霞認為
親妹。他自朕另眼相看。不敢待慢。且等爹、娘與姐夫
還朝好動一疏救他出宮。就是聖明。閉此義俠之女
天恩自肯釋放。母親與二位姐、姐。如今俱免憂愁。雪
夫人道如此甚好。明日你可就同揚年兄往拜。想採
辦官即日進京矣。雪蓮馨道孩兒曉得母子二人說
罷。如玉小姐與瑞雲小姐聽說柳友毒無事。放心
歸房不題。次早雪蓮馨便同揚連城拜過採辦内使。

就將朝霞認爲親妹。內使道：「既係令妹，就是奉使比
廷雪公的令愛了。」大臣之女何人，便爾輕報。但今已
造名入冊，係是上用的了。俟明日面聖，奏明釋放罷。
雪蓮馨道：「得如此，足感內使大人恩造。」說罷，二人告
辭出來。楊連城便打點上任。雪蓮馨亦自歸家採辦。
內使是日便起身進京，却說蘇州與秀女杭州的採
辦官也。就到了，人心惶惑，盛行婚娶。也像蘇州一般。
李春花母女二人，在家急得手足無措。李半仙又出
門進京去了。無計可施。狀終是小戶人家，倒好躲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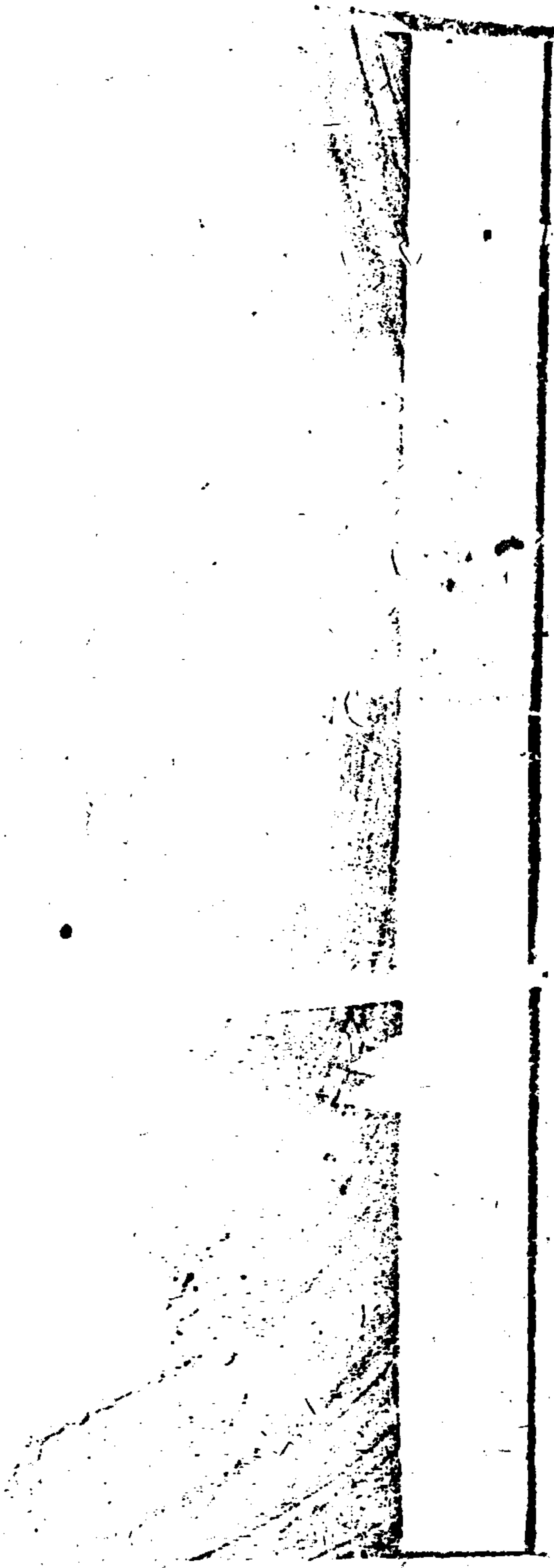
母女二人商量倒姓鄉間母舅處暫避過了罷便連
夜牛隻小舟鎖着門避去直待打聽採辦官進京了
方纔回家因此無事正是
朝廷行一事○
百姓便驚心○
不是貞心女○
花枝幾被侵○
畢竟柳友森如何歸來與森雪二小姐又如何作合○
且听下回分解○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九七二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第十八回

柳友森衣錦還鄉

詩曰。富貴還鄉今古榮。錦衣官馬坐春風。玉樓此
日逢雙美。金榜當年冠衆淮。傾國佳人來月殿。十
秋才子下蟾宮。男兒到此方為美。留得風流佳話
中。

却說柳友森與雪公出使北庭。流光易過。日月如梭。
不覺已近一年。早又臘盡春回。毒花吐玉。楊柳拖金。
之日了。雪蓮馨告假在家。時常打聽北庭的消息。要

升代豐想

身十八日

時得雪公與柳友壽去後的下落却並無處可通音
問心上好生憂悶。但有雁字尺箋寄魚書水遠人。
恐惹起母親與二姐之的憂慮。只好掛在心頭不敢
放在眉頭。一日正值園梅盛開。白花如雪。融成一片
冰心。香氣迷空。占盡二江春色。又見淡黃楊柳。好鳥
初鳴。嫩綠池塘。晴光乍轉。早又是初春天氣。雪蓮馨
分付家人。備酒在後園望花亭。請老夫人與兩位小
姐一同賞花。不一時酒已齊備。雪夫人隨同着如玉
小姐。花雲小姐。來到後園。看毒果。朕毒花。放玉嫩柳。

國命。大里之風。春色奪千花之秀。說不盡。前
多景致。雪蓮馨。接了母親。姐。一徑到望花亭。來雪
天人上坐了。如玉小姐與瑞雲小姐。傍雪蓮馨。就
在瑞雲姐。肩下坐了。四人坐罷了。鬟們斟上酒來。
雪夫人道。今日我母子四人。在此對花賞玩。不知你
爹。與姐夫。馳驅塞外。跋涉風沙。何時能勾衣錦還
鄉。聚首庭闈。耳雪蓮馨道。母親姐。且寬懷飲一盃。
昨日孩兒。曾往報房打聽。說北人河朔一事。和議已
成。爹。與姐夫。榮歸有日。雪夫人喜道。得如此感謝
成。不絕思。

天地雪蓮馨便對二小姐道。愚弟久困文墨。並無好句。二姐素精音律。多有佳吟。今日乘此良辰。名花在目。或詩或賦。敢求賜教一篇。愚姐自父親亡後。中心如醉。那裡還有興咏詩。即使吟來。也是寒風苦雨。徒益人愁。今日花下題詩。固是文人韵事。朕情之戒矣。心似搖旗。正是無可奈何。空教好花落去。屈指瑞雲小姐道。除非賢妹詩情。勝似愚姐瑞雲小姐道。三春花柳。共嗟薄命之詞。五里風煙。同咏斷腸之句。每懷靡及。無日不思。當此愁悶無聊時。何得言小妹詩。

情勝似姐。雪蓮馨道士悲秋色。唯多懷春人孰無。
情誰能堪此。但今日毒花在目。料可相尋。柳色方如
不訪試問二姐。何必太謔。如玉小姐道。只愁無句
尋毒空懷。如渴瑞雲小姐道。却又倩誰問柳。遂出
情。雪夫人道。但今日對此毒花。不可一無佳咏。曷朕
吟一首。以紀情況。何如。二小姐道。既承慈命。當勉續
貂。隨叫了鬟。取過文房四寶。即子跪下。朕吟一首。雪
夫人隨展花箋。提筆寫上。
自將心事與毒花。

寫畢。遞與如玉小姐。如玉小姐接來。一省。隨舉筆題下

無語憑花祇自羞

題罷。傳與瑞雲小姐。瑞雲小姐接來。看了。因就提筆寫上

幾欲向花通一語

寫完。就遞與雪蓮。雪蓮擎雪蓮馨。一看。說道。好詩。好詩。字字有意。句句含情。使提起筆來。續成末句。寫道

不知花意落誰家

母子四人這一個拊思白雪那一個錢白陽春滿席
上墨花亂墜筆態橫飛正在對花吟咏之際只見了
鬟從外邊傳進一本報來雪蓮馨道這兩日沒有報
送我正要來看揭開一看只見一本叙功事。任抗
州知府。參加兵部侍郎。雪霽全。新科探花。翰林
學士。柳素心奉使邊庭。請議和好。不辱君命。還朝有
功。着實授京職。又雪霽告病懇切。准着馳驛還鄉。調
理。塞可不時召用。又翰林院柳素心告假省親。准告
俟。徑延舉行進京。召用。又一本叙功事。總兵竹鳳。丁

鎮守有功加陞江南提督又一本封贈事故福建兵
備彞顯忠勤為國加封太子太保欽賜御祭一筵又
一本釋放宮女事披疾女寵請如唐太宗天寶年間
悉行釋放俱奉聖旨是雪華慕看畢便細與夫人
小姐說知舉家歡喜一霎時把這州舊恨新愁盡
為春風和氣了正是
否極泰方至
天機原自爾
人事豈能違
多言始來

却說雪公與樵友游山使邊庭因議西明一事和議

就留李半山住下。當晚不題。到次日。有美與張良
卿在家。聞知柳友奔故才翰林學士。在錦還鄉。好不
榮耀。老着臉。只得也來拜望。把昔日奉承嚴府的面
孔。撮轉來。又奉承柳友。弄了却。友奔是個大量的。倒
把從前醜態。一槩相忘。原以舊交。優待。答拜。這就
叫家人發兩個名帖。一個去請張良卿相公。一個去請
劉有美相公。就叫李半山擇了一個行聘吉日。治酒
就央李半山做主媒。請劉有美與奔小姐為媒。張良
卿與雪小姐為媒。備了兩副盛禮。一時同送到蘇州。

雪公家來。雪公受了酒管待。眾人被以歡喜無盡。但雪公這日。只不發回聘的禮。衆人道。却是為何。李半山便問道。老大人回聘的禮。可乘吉日。發去。為何只是不發。雪公道。有個緣故。老夫有一義女。名喚朝霞。老夫出使時節。為朝廷點官。把一事親代小女點進宮中。老夫感其義。快不忍忘。本意欲與柳賢。偕同上一疏。救他出宮。三友所歸。庶幾恩盡義至。今聞皇上洪恩。擇放宮女。前已着人。到京領歸。俟其歸來。祈賢。看可再用一副聘禮。送到老夫處。料之。便將三副

回聘的礼一起發回。乞將生意轉。李半仙
道。是見老大人仁盡義全。人欽仰。王听了
方曉得前日進進。不是雪小姐自悔。前
之失。李半仙與眾人離別了。雪公回去。回稟了柳友
壽。柳友壽道。象來又有這一股緣由。隨即另擇一日
仍備一副盛礼。送到雪公家來。恰好朝霞已過。京中
領回。雪公受。隨發了回聘的礼。又治酒款待了眾
人。回去。柳友壽過了幾日。又擇了一個大吉之期。要
行親迎之礼。柳友壽是年已二十多歲。一个簇新採

范欽授翰林學士人物風流才貌出衆人羨慕到
姑蘇來娶親柳友森備着三隻大船三頂花橋御賜
紅燈夾道宮花鼓樂滿湖舟至閤門柳友森騎着高
頭駿馬烏紗帽皂朝靴大紅員領翰林院執事兩邊
排列柳友森親自到苑花場中親迎一路上火炮喧
天好不興頭熱鬧薛雪二小姐與朝霞金裝玉裹打
扮詩如天仙帝如薛雪雪公夫人洒淚上橋
雪公排了兵部侍郎的執事雪蓮馨也排了翰林院
的執事俱穿了吉服送親趕連城薛雪公排着推官

執事來送親恰好柳友梅成親這日
南提督已到了任這一日穿吉服黃羅傘蓋
了耀日盛排了提督親來送親系半山與
張良卿劉有美三人都是吉照駿馬替花掛紅兩頭
贊札直到胥門下船歸去好不榮耀到了山陰
知縣也來迎接一路上轎到了柳探花府且首下
轎擁入中堂柳友梅居中三位新人左右分立參拜
天地家廟祀畢進入洞房外面倒是李半仙陪着眾
人飲酒房裡是四席酒柳友梅與二小姐朝霞同飲

飛花艷想

卷八

花燭之下。柳友森偷眼將二小姐一。看。真個有沉魚
 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宛然湖至相逢的美人。又
 將朝霞一看。分明就是那日揭簾時的侍女。帶心快
 暢。此時侍妾林立。不便交言。將無限歡喜。盡在肚
 中。只等眾人散去。朕後同歸洞房。原來在左邊
 新造的廳樓四間。左右相對。左邊是志在右邊
 霞小姐。左邊下面一在下面
 一間。後日便好做春花的房。
 同在洞房。新說從前相慕之。

九

詩及咏香梅問柳送詩
山。雲。庵。夜。來。神。定。這。一。夜。
夢。中。毒。雪。之。緣。更。自。真。
我。愛。好。不。受。用。正。是。

蕭洒佳人風流才子天然分付成雙

燭影耀輝煌看紅羅繡帳室妝象金鴨柱

明是芙蓉浪裡對三浴鴛鴦口歡娛當此際

盟海誓地久天長願五男二女七子成行男

公卿宰相女須嫁君宰侯王從茲本榮華富

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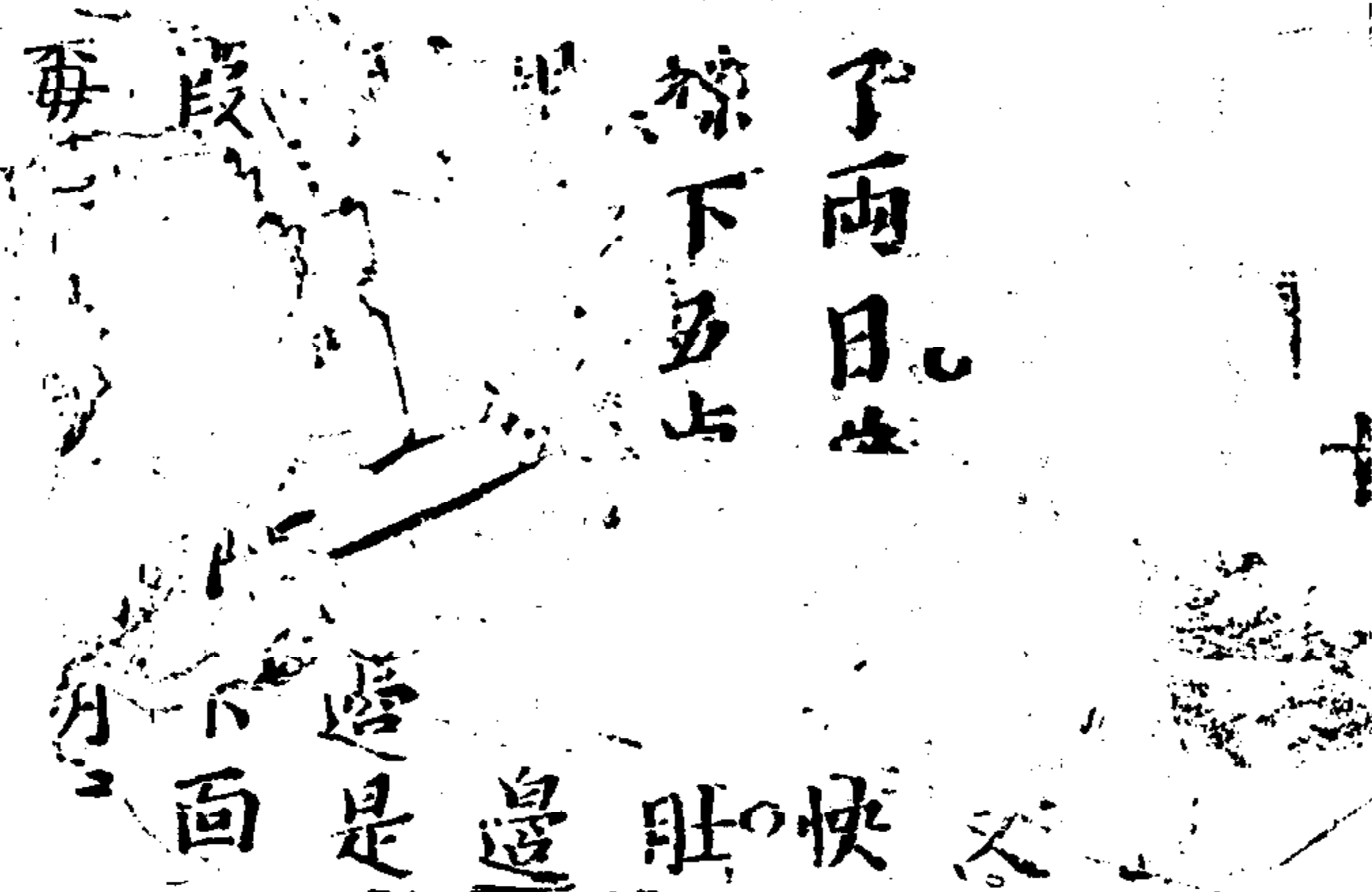
身有豐木

身十八匹

福祿壽無疆。

右調滿庭芳

到了次日，柳友森隨請眾人飲宴。了兩日，生
 來備酒在後堂請老夫人。見過禮，膝下多占
 大人上坐了一桌，柳友森如弄小
 霞各人依次各坐了一桌。二下
 所味的春園春郊四
 遍柳友森也亂出昔日三小
 詩也同看了一通。大家無
 玩



邊是 邊 旺 快 又

合家歡方各歸房從此至相
奔因念李春花昔日之

點隨

半仙家娶來做了第

同四位夫人上了祖墓拜

到樓雲庵把銀一千兩

肅靜如就與柳友梅建造了一座

開幾時朝廷舉經筵欽召友奔進京友

小姐到雪公家歸寧了然後同着奔

往金陵拜了岳父奔道宏的墓

恰女正值街祭

友

酬他苦



亦入與奔公重建了坟墓料理
 住不上一二月因記掛四位夫人
 奔只願與四位夫人吟詩做文
 不願做官。因此
 事府正詹因他無意做官
 因慕也。不意做官遂掛冠林下
 因慕就移居到柳友奔處
 結為婚姻親上加親
 一子小兒。子雪小姐生了一個
 孩。

下面是一邊快

烟水散人編次

合浦珠



題辭

吾閣近皆裨史。非縱譚淫
褻。穢目難觀。則文不雅馴。
鄙俚可笑。欲其寫事敘情。



細於畫工摹繪。而可喜可
愕。可怒可悲。足以當時座
。尾。忘憂。艸者。則唯。合。浦。珠
。一。編。洵。可。謂。風。流。豔。筆。矣。

煙水散人半生不遇落銀
窮途今是差徧一。出五口知斯
世必有劫日月相行。曲盡
劍而能者矣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金瓶梅詞話

九九六

合浦珠序

予謂天下有情士女。必如
綺琴引。卓。肅。寺。窺。鸞。投。綵。
屐之秀。句步氏傾心。寄組
織之迴。又連波海。過。以。至。

淚園之詩。曲江之酒。方是
爲風流情種。垂艷人齒。然
而蒼梧之泣。竹上成斑。寤
寐之求。河洲致咏。必其一
往情深。隔千里而神合。自

聞家前子。消贈。為藥。以夾
猶。而。或。愆。期。于。茹。慮。之。反。
邀。歡。于。風。雨。之。晨。斯。則。鄭
衛。之。風。淫。蕩。之。匹。烏。睹。所
謂。金。閨。雋。彥。蘭。閨。婉。秀。者。

哉。予自蚤歲嗜觀情史。每
至綠窗。以菁藻擣毫。羅帳
以珊瑚作枕。却使君手柔
頂。嫁碧玉屏。汝南。莫不視
茲。艷異。代彼。宣芬。是以

夜。燦。脯。邀。校。香。日。奮。之。狂。清。
晨。弄。墨。唯。瞻。繡。閣。之。交。不。
謂。數。載。以。來。萍。萍。蹤。流。徒。表。
敞。黑。貂。徒。養。李。晉。之。香。蓋。
虛。錦。鳳。退。辭。以。之。藜。而。

曩時一種風流逸宕之田
銷磨盡矣。忽于今歲仲夏。
友人。有以合浦珠倩予作
傳者。予遜謝曰。才子名姝
俱毓山川之秀氣。故以老

蘭爲小。琥珀爲牙。並其相
慕之殷。必同膠漆。若後以
蕪蔓枯槁之筆。摹摹繪婉嬋
靜好之情。是亦異於瞽目而
論妍媸。將無貽誚者之矣。

而爰人固請不已。予乃草
創成帙。蓋世不患無傾城
傾國。而患無有才有情。惟
深于情。故竒于遇。若謂今
世必無竒人俠士。如古狎

猶此。其人者乃拘寧之見也。是故烟花隊裏。不無水雪之多。錦繡園中。必生龍鳳之質。甚而當壚一咲。訂偶百年。天涯之遠。必逢佳帳。

魂可起者。始謂之情中之
之。至耳。世之君子須信風
流之種不絕。芳韻之事足
傳。又何必攷其異同。究其
始末耶。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六輯

醉里烟水散人自題

合浦珠目錄

第一卷

第一回

梅花樓酒錢贈俠客

第二回

秋煙好兩度醉春風

第三回

訪青樓空帶錦紅箋

第四回

宿羅網同船急舞

第五回

第六回

有心人巧竊花枝

第七回

猿頭顱柱尋風月

第八回

得情錦字為憐才

第八回

觸怒權奸因却婿

第三卷

第九回

投蘭若俠客除兇

第十回

咏雪詩富貴一笑

第十一回

因賽神計劫蘭閨秀

第十二回

為深情鬼胎金鳳釵

第四卷

第十三回

金山寺宮鬼現身

第十四回

明月珠東床中遷

第十五回

小羅浮蕭約重諧

第十六回

春明門掛冠歸隱

合浦珠

目三

新刻評繡像合浦珠傳卷一

稿李 煙水散人 編次

第一回

梅花樓酒錢贈俠客

詞曰

韶光迅速休名利關心塵途碌碌門外鶯啼
正值春江拖綠襟懷備酒酒祛俗絲心卷
蘭同觀草堂清畫彈琴話古談梅我竹

此井泰海民司附家
以于購人セルの學博士
狗野亭吉氏善藏書

世○上○雨○雲○翻○覆○唯○別○兒○僑○儻○別○捕○簪○自○草○
 寒○酸○自○有○衣○簾○為○履○翠○幃○遙○起○春○如○玉○待○他○
 年○貯○伊○金○屋○畫○蛾○蟬○下○齋○詩○花○底○風○流○方○是○
 古○詞○味○薄○淡○月

又詩曰

才○子○自○應○遠○美○媛○
 請○君○試○看○明○珠○報○

不○須○僊○洞○覓○胡○麻○
 莫○謂○今○無○古○押○衙○

話○說○久○其○共○尺○軀○難○不○可○兒○女○情○長○英○雄○志○短○然

晉人有云情之所鍾政在我輩故才子必須佳人
 為匹假使有了雕龍繡虎之才乃琴瑟和不能
 覓一如花似玉知音咏絮之婦則才子之情不見
 而才子之名亦虛是以相如三弄求凰之曲元稹
 待月西廂之下千古以來但聞其風流蘊藉嘖嘖
 人口素嘗以其情深絕女置為素談亦不孤及遠
 拾異聞結為耳目新友所建或編為風月場中
 談資亦助這段佳話在明朝天波中有這錢生者

諱蘭字允晚排行第二原籍金陵人氏其父中丞公歷宦浙西因見姑蘇風物清妍山水秀麗遂買宅於香門內大街蘭生五歲中丞公即已棄世其母魏夫人有治家材且嚴於規訓蘭亦天性穎敏至十歲便能屬文通離騷兼秦漢諸史及年十七即以案首入泮雖先達名流見其詩文莫不責以贊賞翕然推伏蘭亦自負謂一第易於措掌其居金陵祖宅諱叶一鶴者蘭之嫡堂叔也以恩蔭現

○病○後○漸○無○一○言○意○者○行○婢○中○唯○秋○煙○尤○覺○豔○衰○狡
○慧○機○警○能○猜○人○意○中○事○簡○稍○注○念○往○往○因○事○雜○久
○綢○亦○未○及○向○海○棠○枝○上○試○腥○紅○可○與○交○游○皆○當○世
○名○流○韻○士○其○同○窓○社○友○最○為○相○知○莫○逆○唯○有○崔○子
○文○李○若○虛○兩○個○每○自○會○文○功○課○之○暇○必○與○二○人○弄
○芳○拾○草○以○飲○酒○賦○詩○為○樂○一○日○值○二○月○中○旬○蘇○久
○遊○虎○丘○者○挈○榼○携○壺○紛○紛○接○踵○又○聞○梅○花○樓○酒○肆
○甚○佳○錢○生○遂○與○勃○然○遂○致○東○遊○訂○崔○李○至○期○三○子

五三冊

以事阻不果錢生悵然道俗哉二君何過以塵
相糾誤我遊興有一書僮喚做紫簫在旁相勸道
阮崔李二相公有事不來趁此風日清美相公何
不自去隨喜這叫做乘興而往興盡則返何必見
戴錢生點首微笑道不意汝亦能解說佳話遂携
杖頭錢令紫簫隨往到了虎丘果見畫船鱗次羅
綺如雲乃翫幽勝之處徘徊片晌始詣梅花樓沽
酒獨酌吳樓中飲倍滿座皆酒後喧語俗氣逼

以○歲○止○示○勝○嚴○閉○行○林○而○起○倚○容○遙○望○見○淡○煙○芳
 草○之○中○乃○真○娘○墓○也○因○胡○吟○白○香○山○之○詩○云
 真○娘○墓○虎○丘○道○不○識○真○娘○鏡○未○看○難○見○真○娘
 泉○頭○泉○霜○推○地○李○風○折○蓮○真○娘○死○時○猶○少○年
 胎○膺○美○壽○亦○看○固○世○間○尤○物○難○留○連○難○留○連
 易○銷○歎○秦○池○以○南○雪○以○北○山○以○東○水○以○西○人
 吟○咏○空○再○興○相○未○已○以○何○同○步○或○索○取○素○視○白○那○粉
 壁○之○上○題○看○大○言○古○廟○一○看

詩曰
 春風處處滿
 鶯鳴啼
 花陰失語
 人不見
 桃花李花爭芳菲
 花外香塵暗
 拂衣
 虎丘山
 生芳草
 香車乘影
 往來
 水光
 流
 類
 器
 小
 我來
 吳越
 春
 公
 多
 樓中
 寂寂
 深
 坐
 緒
 庭
 翠
 雨
 滴
 空
 庭
 月
 闌
 獨
 得
 詩
 人
 句
 遙
 見
 真
 娘
 墓
 邊
 樹

錢生飲則最
尤倚若在橋
上
俗筆

錢生道：「這自以自笑，連飲數盃，俄而自已亭午，遂與紫簫下樓，只見店裏面紅身漲，扯住了一個穿白約，又正在那裡喧沸，在旁觀看的，紛紛說道：『這也忒殺奇哉！』真是個無賴棍徒，白撞酒食，或笑或罵，或欲揮拳相向，或勸店家割取衣服，觀那穿白約的人，却改容昂，自若。錢生不解其故。」

向前詰問店主道這人素昧平生日昨忽到小店
沽飲美酒銀三錢毫厘不還說道寓在專諸巷內待
至明日來飲一併還清老拙萬分不肯見他又
不象個真騙之徒只得破格應允到了今早果然又
來若拙道他是個信實君子仍與酒饌大飲大嚼
誰料身邊原無半文念小店貨本營生那有酒肉
與人白喫道理不由老漢不怒從怒起為此與他
廝鬧錢生道事亦甚小我看此友不是尋常之

店○主○慌○忙○致○謝○道○施○承○相○公○應○認○老○拙○再○有○何○言
 錢○生○與○手○携○了○那○人○重○上○樓○來○施○禮○坐○定○從○容○問
 道○老○丈○者○字○姓○誰○決○非○塵○埃○中○人○物○何○故○欠○少○酒
 債○致○受○小○人○之○侮○那○人○答○道○不○才○遠○遊○湖○海○聞○說
 藉○院○乃○是○天○下○名○邦○故○亦○遠○而○來○都○因○盤○桓○日○久
 資○斧○空○罄○近○有○故○人○可○在○此○且○相○照○應○每○日○到○此
 轉○問

錢○生○年○幼○志○氣○高○遠○欲○求○仙○道○與○君○萍○水○相○
逢○諺○云○雅○愛○但○侯○高○陽○酒○徒○也○今○吸○五○斗○如○尊○駕○
必○欲○入○城○即○此○苦○辭○倘○有○僧○舍○可○以○借○榻○願○卜○其○
夜○錢○生○大○笑○道○老○夫○妙○人○也○方○恨○相○見○之○晚○即○十○
相○之○飲○尚○可○淹○留○何○况○一○夕○守○中○辱○矣○亦○掀○髯○大○
笑○道○君○雖○書○生○絕○無○一○吐○酸○腐○氣○異○日○青○雲○事○業○
可○量○也○錢○生○便○令○紫○簫○篋○酒○錢○并○買○佳○肴○數○
味○美○醞○一○樽○借○十○絲○雅○禪○房○剪○燄○並○酌○中○屠○夫○高○

言○誰○論○婿○人○不○倦○直○至○二○更○方○纔○就○寢○次○日○蚤○起○
住○持○長○老○知○是○錢○公○子○不○敢○怠○慢○急○忙○整○治○晨○餐○
一○次○梳○洗○之○畢○對○坐○閒○話○見○一○小○沙○彌○走○進○口○中○
連○說○恠○事○恠○事○錢○生○呼○問○其○故○沙○彌○道○適○纔○打○從○
梅○苑○樓○循○過○聞○說○店○主○有○銀○二○十○餘○兩○臨○卧○時○放○
在○枕○前○底○中○今○蚤○起○來○分○毫○不○見○只○有○老○夫○婦○在○
房○以○內○戶○未○開○竟○不○知○從○何○處○去○了○驚○得○店○主○目○
眙○不○及○做○理○會○處○豈○不○是○恠○恠○事○事○申○屠○夫○見○說○

掩○口○功○夫○我○生○性○而○閉○之○中○房○丈○道○吾○惡○逆○老○索○
酒○錢○甚○急○耶○戲○之○身○便○向○沙○彌○道○汝○去○對○那○店○主○
說○不○須○煩○惱○銀○子○與○在○床○側○右○首○小○皮○箱○內○錢○生○
亦○未○相○信○與○見○小○沙○彌○去○不○多○時○即○便○回○來○說○銀○
子○果○在○皮○箱○裡○面○那○店○主○驚○又○喜○還○說○要○來○謝○
罪○錢○姓○真○住○持○始○信○是○實○暗○台○驚○異○須○臾○飯○畢○謝○
僧○復○與○申○屠○丈○作○別○道○家○申○屠○丈○拜○不○致○謝○
但○云○教○寓○在○身○請○卷○其○首○第○五○卷○內○翌○日○午○前○望○

惟子亦至。即告。游虎丘。得遇申屠夫。及店家。夫銀一事。文道。此乃方士。素術耳。自足為異。錢生不以為然。以日期過。訪申屠夫。早已倚門相候。迨入夜。在側。備開異香。芬郁沁入襟懷。其羅列。玩無不珍奇。初不似客遊。若遊者。未幾。進茶。其茶。茶碧綠。細嫩。香若蘭花。敘話移時。復邀入內室。只。便。後。有。銀。出。吳。珍。美。味。青。衣。以。琥。珀。杯。斟。酒。

色○發○紅○與○杯○相○映○錢○生○雖○是○官○家○其○筵○席○之○盛○亦
 未○能○及○此○酒○過○數○巡○申○屠○夫○道○賓○主○對○酌○無○以○為
 歡○幸○有○女○樂○令○歌○以○侑○酒○言○未○畢○只○見○屏○後○輕○移
 蓮○步○走○出○兩○個○美○人○來○俱○年○十○七○八○歲○一○衣○紅○綃○
長不殿一○衣○紫○綃○雲○髮○翠○蛾○輕○盈○窈○窕○真○國○色○也○紅○綃○妓
 以○金○蓮○杯○斟○酒○奉○與○錢○生○揚○袂○而○歌○曰
 春○風○繞○象○床○春○心○滿○洞○房○憑○誰○寄○語○薄○情○郎
 花○既○謝○与○春○晝○長○早○歸○来○与○勿○徬○徨

紅綃妓歌竟紫綃妓以碧玉卮斟酒相勸手按象
板低歌道

懶換春衫畫掩扉
看花幾度泪沾衣
別時羅帕空留篋
只見雕梁雙燕飛

歌畢申屠氏道音雖下里不及陽阿薤露之曲然
即君工於染翰可無珠玉以寵斯枝錢生不能推
却為古占一絕云

仙洞雙妹雲剪衣
能歌玉樹使人迷

嬌音若在花邊落

應遣流鶯不敢啼

申屠夫連殺贊賞道佳佳作佳作所愧二女子歌匪
金縷有魯郎君口吐夜珠乃令二妓復以巨觥送
酒錢生以妓女立近身邊羞澁不能即飲紅繡妓
乃高捧金危向着錢生嘴唇一灌而盡申屠夫亦
樽解高歌曰

朝去者兮訪丹丘

暮歸來兮月滿樓

煙波浩淼兮山萬里

家四海兮任遨遊

中層大歌竟又向錢生道清歌寂寥不
欲作舞劍之戲即若願觀之手錢生道願乞一觀
只見中層文取出寶劍二口擲在空中其劍自能
迴旋飛舞倏又化作二劍一舞於左一舞於右舞
不移時二劍不相察而舞作開格之勢頃刻又變
作六七劍自舞有時往來間雜無限錯綜
轉折之妙但覺寒光閃閃令人
疑一劍不舞而舞徐以手接之於時自轉西

軒○暮○霞○寒○能○錢○生○以○不○勝○杯○酌○堅○欲○告○辭○申○屠○丈
道○歸○路○甚○遠○亦○不○敢○強○留○只○是○區○區○天○下○有○心○人
也○他○日○即○君○或○有○緩○急○不○妨○謀○諸○我○錢○生○道○仰○辱
厚○誼○敢○不○服○膺○只○是○老○丈○留○在○微○郡○可○以○不○時○奉
候○萬○一○行○旌○別○指○則○山○川○間○之○何○以○圖○晤○申○屠○丈
道○我○明○日○便○一○帆○遙○指○武○陵○將○渡○錢○塘○或○走○山○陰
會○稽○或○探○龍○湫○雁○蕩○果○是○行○蹤○未○定○但○即○君○懷○一
欲○見○之○意○自○有○會○期○錢○生○遂○即○起○身○謝○別○申○屠○丈

物在以前途不有
言地者于梅山

送○至○中○庭○後○階○道○郎○君○年○將○弱○冠○未○審○崔○屏○中
否○錢○生○搖○首○道○尚○未○受○室○申○屠○丈○道○以○子○才○貌○雙
全○簪○纓○華○裔○豈○患○無○佳○配○哉○然○而○姻○緣○前○數○只○在
赤○繩○一○繫○吾○聞○玄○妙○視○新○來○一○梅○山○老○人○能○以○神
相○知○以○過○去○未○來○之○事○吾○子○何○不○竭○誠○投○謁○以○卜
前○程○則○姻○事○功○名○一○言○可○以○了○以○錢○生○連○教○應○諾
直○至○門○首○各○道○珍○重○而○別○抵○胥○門○已○昏○暮○矣○錢○生
少○處○書○帷○未○嘗○親○近○美○色○那○一○日○不○見○歌○妓○不○覺

神。物。顯。揚。才。自。持。明。自。會。看。坐。守。文。李。若。虛。出。
 只。一。時。見。遂。借。異。往。言。還。一。刻。西。門。房。為。鎖。詢。於。鄰。居。皆。
 云。彼。原。佛。窟。一。日。月。冷。早。已。遷。移。他。去。矣。三。子。遂。張。
 然而。遂。逾。蔡。日。生。後。遂。崔。李。同。往。至。妙。觀。謁。真。師。
 出。老。人。那。老。人。第。一。自。教。骨。格。清。奇。是。然。曰。皓。之。
 伯。錢。生。倫。來。相。也。意。者。幾。人。節。使。先。看。崔。李。以。計。
 清。道。是。下。神。清。相。往。中。科。無。幾。但。自。下。文。戰。
 未。利。交。眼。運。無。以。然。高。持。後。相。到。錢。生。老。人。吃。

是甲利了。以是目下就
一場。來。人。以。未。盡。以。有。陳。未。知。可。不。或。生。道。君。子。
問。次。不。請。老。丈。直。言。切。勿。隱。諱。那。老。以。不
得。不。以。此。向。諸。位。師。長。

在。神。音。一。言。精。中。

在。神。音。一。言。精。中。

未。見。德。也。由。分。解。

中。群。劍。花。

具。精。神。在。此。是。一。言。精。中。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六輯

第二回

秋○煙○婢○兩○度○醉○春○風

詩曰

別○有○柔○枝○惹○斷○腸○
花○陰○畧○做○鴛○鴦○偶○

春○風○暗○裏○惜○垂○楊○
裙○底○深○聞○醬○醋○香○

躡○足○輕○輕○投○繡○帶○
心○驚○只○為○愁○獅○吼○

殘○更○悄悄○赴○西○廂○
幾○度○叮○嚀○莫○顯○揚○

這○一○首○詩○單○道○那○偷○婢○的○妙○趣○常○言○道○妻○不○如○妾○

第二回

妾不姑婢。這是為何。蓋因人家有了美貌的侍兒。其妻妬悍的。則不敢偷。不姑的。亦不必偷。唯是。姑不深而醋意亦復不淺。於是竄前廊下。潛竊口脂之香。捧水傳茶。輕摸酥潤之乳。欲近而不敢近。欲拋而不能拋。暗丟眼色。巧覓私期。較之長夜同眠。無人拘束的。更有情味。况且人家美婢原不可少。假如有了。一個美妻。本有幾個美婢。跟隨轉助。其美。就如牡丹。有了一嬌花。必須幾葉。好成。鄭康成家。

有掌笈奏的青衣白樂天有櫻桃樊素白楊柳
蠻腰之咏閒話休提且說梅山老人先相了崔子
文李若虛然後相至錢生却說道有些災難錢生
再四懇求直言老人道細看尊相必然是少年登
第但氣色昏滯主有非罪之灾幽閉國國雖不以
就釋要滿子中之期與後更有家遠一也難不致
損害也有無場天大的虛驚自與穩步雲梯漸在
佳境然看是下今日來意不特開那功名兼此為

着內助據觀尊相應有三位賢美夫人○初求甚難○
 後亦甚易○尚當寬緩歲月○直待高中之後○方得完
 姻○吾有八句俚言○子須牢記○他日自有應驗○遂取
 小箋○提筆寫道○
 青年科第○文章卓然○彼有涖女○
 遇珠則圓○雨花菴裏○桃葉渡邊○
 若逢四九○返爾林泉○
 寫畢○付與錢生○連囑保重○錢生便令從者呈上謝

儀○老○人○堅○却○不○受○道○且○俟○三○君○掛○綠○之○後○然○後○領
賞○三○又○致○謝○離○觀○拉○路○中○錢○生○問○道○二○兄○以○梅○山
風○鑑○若○何○若○虛○道○此○亦○相○士○套○語○耳○何○足○憑○信○子
文○道○九○晚○兄○恂○若○處○子○每○日○不○離○書○館○安○得○有
危○危○之○事○即○此○一○言○足○徵○其○謬○誕○矣○錢○生○道○只○怕
人○事○不○常○難○以○預○定○並○說○間○忽○遇○着○同○社○陸○希○雲
問○其○何○往○希○雲○道○教○齊○前○海○棠○盛○開○今○日○特○屈○三
兄○暫○輟○牙○籤○詩○以○賞○之○頃○造○九○晚○兄○潭○府○遇○尊○价

紫簫說與崔李二相公同到玄妙觀謝了小弟因
即步來相候崔子文道賞花賦詩與吾黨勝事但
有費主人物料奈何錢生道明日便是小弟治簫
希震道然則明後日又輪到崔李二兄了說罷四
人皆大笑隨即公請陸子齋頭看那海棠花果然
天艷無比子文道親與苑若西哥在前夫真
漫出錢生笑道不意世俱佳大夫哉其之後李三郎揚
浴之餘復受信老清眇希震道海索雖好老賴

者名士賞鑒者虛道有此名花就該有賢主人了
調笑未畢酒肴已備即談席於花下西人傳杯換
盞極盡歡娛希雲道清飲不足以展懷乞崔先行
一令子笑道我要海棠詩一句中有一個花字
即舉杯飲盡念詩一句云只恐夜深花睡去若虛
道要罰三大杯子文衣服道第乃令官豈有受罰
之理若虛道遇知己賞名花可無佳令乃效村學
究所藏道者豈不該罰崔子文大笑乃把杯連飲

三爵既而分韵賦詩酒至半酣希雲道青樓中近
有一仙人謫下三兄亦曾相聞麼三子道不知也
乞兄為弟輩言之其色藝何如希雲道那個妓女
年方被爪其容色姣媚固已遠出尋常加以詩畫
琴琴無不妙絕雖門前之流水接軫而矜色自高
罕有得其廼眸一咲我輩雖是酸措大豈有名花
在前不為品題以作片時之樂若虛道兄言及此
使弟情興勃上便當訂期下訪但不可與九院借

行錢生道宣以弟非韵士故獨見却之溪耶若虛
道弟輩鬢髯如戟若與玉山相並不無形穢弟恐
洞中仙子獨垂盼於錢即耳子文道少年老成莫
如九畹弟在十四五歲即已情慾難遏希雲道錢
先家故多姬侍安知無妖嬈兒偷近郎側想那花
陰月底牡丹芽已撥動久矣錢生舉杯道今後有
不談席間事而涉於他事者罰以巨觥時已日暮
移席齋中復猜枚擲色醕酌而散符已更餘矣老

第二回

五

夫人因冒風寒，早已睡熟。候生歸者，在外唯有老
 僕錢貞書、僮然、蕭在內。唯秋烟、諸婢、錢生、進、不、月
 房未及呼茶。秋烟即託檄檄揚揚雙手，遮至蓋群婢
 中。唯秋烟善察人意，姿態尤媚。若繡琴，則如牡丹
 初放，非不妖艷，而肉質頗肥。若桂子，宛如秋水，冷
 冷素梅，迎雪而清瘦，可憐。至於紅葉，亦復身材媚
 娜，秀髮修者，兩少者，惟肌膚不白，其餘若櫻桃、彩
 霞，則色之最下，不堪入目矣。是夜生已半酣，因在

...

席○上○被○崔○李○二○君○百○般○詰○詈○引○得○春○心○難○遏○及○歸
卧○室○值○秋○烟○棒○進○茶○來○見○其○雙○臉○膩○霞○手○腕○如○玉
轉○覺○慾○火○如○焚○不○能○按○納○乃○令○群○婢○皆○寢○獨○謂○秋
烟○道○我○今○夜○醉○甚○不○能○即○睡○爾○姑○留○此○以○伴○我○秋
烟○道○往○夜○官○人○醉○即○熟○寢○獨○今○夜○不○能○即○睡○何○也
錢○生○注○目○熟○視○笑○而○答○之○道○往○時○之○醉○上○拉○酒○今
夕○之○醉○上○拉○汝○秋○烟○道○語○言○顛○倒○官○人○真○醉○矣○錢
生○又○問○道○春○色○惱○人○欲○眠○不○穩○信○有○之○乎○秋○烟○道

在○官○廷○刺○棘○之○若○奴○輩○無○思○無○慮○唯○恐○至○漏○相○催○
何○不○穩○之○有○錢○生○道○汝○謂○睡○來○能○穩○亦○有○說○乎○秋○
烟○道○鴛○鴦○衾○裏○尚○少○一○個○粉○指○就○玉○琢○成○的○小○姐○
免○不○得○倒○枕○樵○床○豈○能○眠○穩○錢○生○道○冬○夜○權○以○汝○
作○小○姐○何○如○秋○烟○低○鬟○微○笑○以○手○笑○其○裙○帶○錢○生○
即○忙○向○前○樓○抱○秋○烟○半○推○半○饒○低○聲○說○道○只○恐○柔○
枝○不○勝○風○雨○錢○生○乃○去○其○褰○衣○撫○摩○之○際○惟○覺○嫩○
些○初○長○滑○潤○如○綿○粒○是○銀○齒○鬆○開○酥○胸○全○露○繡○鞋○

高卧纖指按腰那管桃浪之翻殘一任靈犀之急
合兩意綢繆不待言矣錢生與秋烟之調戲也群
婢皆寢獨綉琴假寐而不卸衣蓋桂子紅葉俱年
十五情竇尚淺唯綉琴最長而芳心已盛往常愛
生俊雅風流實有仰止之意是夜見生獨留秋烟
在房不能無疑乃悄悄潛立於紗牕之外以覘其
動靜及其陽臺既赴也遂投窓縫窺之只見生之
下體潔白如雪初合之時若艱澁而不能即進者

生○應○道○猶○餘○寸○許○有○頃○只○見○柳○腰○輕○擺○玉○筋○頻○抽○
又○聞○生○問○秋○烟○道○汝○樂○否○秋○烟○搖○首○而○未○言○錢○生○
道○我○但○覺○津○口○有○味○既○而○殘○燈○半○明○不○能○備○張○但○
聞○帳○鉤○搖○響○笑○聲○吟○已○斯○時○綉○琴○已○是○十○分○
情○動○雖○津○唾○屢○嚥○不○裙○褲○之○內○蓄○薇○玉○露○浸○溢○於○
身○只○得○和○衣○而○睡○亦○不○能○窺○其○兩○雲○之○畢○矣○將○至○
鷄○鳴○秋○烟○與○生○重○訂○來○夜○之○期○潛○歸○寢○榻○至○曉○錢○

生外別崔李共設席於陸宅以答敬帝雲兼不
海崇之威方早膳畢錢貞報說鄭相公來望錢生
急忙整衣出迎叙話良久鄭秀才道近日有一名
妓來自維揚年方二八姿容技藝件件皆精所居
就在齊門外倘墮第得暇何不同去一訪錢生因
為有酒約以異日鄭秀才又道凡人讀書雖不可
不用功亦不宜拘議論亦是不可以入察言然如道學腐儒終日正襟危
坐富與暮春和煦便是聖門的曾點也有浴乎沂

風乎舞雩之興。况在我輩。或衍衍。或琳宮。不妨偷閒。隨燕。惟在。今有集。繩便。不棄夫。正事。且以賢弟。這樣。敏慧。絕倫。亦不必埋頭苦心。豈可以青年。而使。形如木偶。錢生道先生。所諭。極是。須臾。換茶。鄭。即。起身。別去。原來。這鄭秀才。就是錢生的業師。諱。叫文錦。字白心。如。雖有時。名為人。奸詭。異常。見利。忘義。專要誘人。闕賭。却在內中。取利。乃儒。而。非。人。者。也。錢生。自鄭業師去後。因崔子文。遣价。頗催。亦。

即赴酌是晚句聯五字之奇。解蔡八珍之美。知己
暢懷亦不必細話。且說秋烟。值桂常不情不緒。或
停針凝想。或對月攢眉。雖是年及破瓜。亦為賦情
特甚。自為錢生御後。不覺姿容愈媚。笑靨時開。惟
有繡琴心懷不足。乘間詰之道。往常妹妹看頭鎖
翠愁思居多。今自為何說。也有笑也。有秋烟道。愛
樂乃人之常情。彼此異時。姐有何消詰。問綉琴道。
我前日聞官人在書房中讀書。口中頻誦兩句道。

是○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我○不○解○書○義○問○於○官○人○官
人○便○解○說○道○有○女○者○是○有○個○女○子○懷○春○者○是○思○想
夫○夫○吉○士○是○文○雅○的○郎○君○誘○之○是○哄○誘○女○子○做○那
件○勾○當○我○只○道○是○官○長○戲○言○由○今○看○來○信○不○差○也
秋○烟○道○想○是○姐○姊○夫○夫○的○動○情○得○不○差○若○妹○哥
年○雖○小○也○並○不○知○道○懷○春○的○妙○道○妹○是○個
無○思○無○慮○的○人○也○我○只○道○是○官○長○戲○言○由○今
全○秋○烟○知○其○說○刺○意○因○執○掌○鏡○類○軍○結○面○有○慙○色

繡琴道我村自來進門情厚如嫡親姊妹誰料
昨夜之事便與我瞞我那曉得其間詳細我已悉知
了秋烟道豈敢瞞着姐這這樣事我並無心只為
官欠逼勒改奈何逆來順受綉琴道妹這是有福
之○人○所○以○注○不○見○愛○但○不○知○此○事○果○有○趣○否○秋○烟
低○頭○含○淚○不○答○綉○琴○道○我○病○久○在○此○又○無○別
個○說○亦○何○妨○秋○烟○道○起○初○時○尚○中○疼○痛○緊○澁○甚○是
身○未○下○地○今○日○有○此○趣○綉○琴○道○這○樣○一○個○風

福○的○小○姐○愛○哥○郎○被○你○先○嘗○可○甜○頭○只○覺○太○便○宜○
 了○些○秋○烟○道○既○是○姐○子○分○美○愛○我○今○夜○做○個○撮○
 合○山○也○成○就○你○的○好○事○何○如○綉○琴○斜○觀○了○秋○烟○
 一○眼○喜○登○前○笑○道○我○這○你○要○你○便○要○拖○人○下○水○只○
 怕○你○也○難○捨○兩○相○調○謔○並○濃○忽○聞○老○夫○人○呼○喚○遂○
 各○散○去○且○說○昔○晚○錢○進○赴○席○因○有○秋○烟○在○心○便○以○
 魏○夫○人○添○惹○為○辭○若○昏○時○候○先○別○為○歸○却○值○老○夫

清○心○悟○句○只
 妙○對○斜○觀○了
 人○呼○喚
 呼○喚

又病能利。淫。若未安。得進房。問。作。夫。公。道。終。自。看。花。鬼。火。飲。酒。賦。詩。却。不。荒。廢。了。正。業。錢。生。道。兒。亦。懶。拉。應。耐。茶。同。社。相。邀。難。以。固。却。夫。人。道。既。做。了。一。個。文。士。那。詩。詞。歌。賦。原。不。可。不。曉。但。聞。先。貧。珠。第。家。時。珠。嘗。不。以。舉。業。潛。心。教。子。乾。五。保。最。作。畫。直。行。成。名。之。後。方。可。尋。章。覓。句。聊。以。養。性。開。情。公。汝。業。未。務。珠。玩。時。暢。日。惜。心。拉。無。用。之。地。不。其。負。爾。女。之。訓。而。何。以。慰。先。人。拉。地。下。子。錢。生。

道○仰○於○膝○請○敢○不○書○紳○自○今○兒○即○杜○門○却○客○矣○訖○
畢○息○欲○抽○身○辭○出○老○夫○又○偏○又○留○住○將○那○家○務○細○
談○直○到○更○闌○方○得○告○歸○寢○室○連○敲○喚○茶○秋○烟○心○雖○
要○往○唯○愁○綉○琴○朝○笑○反○推○櫻○桃○捧○進○錢○生○道○誰○要○
你○連○茶○老○夫○又○正○要○安○置○汝○等○自○去○侍○候○只○與○我○
喚○那○秋○烟○來○櫻○桃○使○連○敲○叫○喚○秋○烟○故○意○慢○去○的○
不○動○身○綉○琴○戲○道○秋○烟○姐○不○要○誤○了○良○時○正○好○謂○
佳○刻○已○到○也○雙○雙○請○上○床○秋○烟○道○妹○豈○無○心○何○獨○

見請道史又聞催喚方走進房只見生已盥手浴
脚便要秋烟共床同睡秋烟推拒不肯錢生乃雙
手接定道汝豈恠我耶秋烟道官人以千金之軀
卽仕宦求婚猶選擇而不屑輕許今乃愛一賤婢
奴所慮者雖怒屬垣有耳使風散漏泄於老夫人
知道那時秋烟亦甘心受責其如有玷粒官人錢
生道我既作主誰敢多言即使老夫人他日知之
自有我在决不致加罪於汝當與千金一刻你不

○ 錯○就○錯○不○與○分○辨○到○赴○陽○臺○又○值○老○夫○人○走○到○邊
○ 道○秋○烟○秋○烟○我○持○來○尋○你○逐○抱○住○求○歡○綉○琴○亦○將
○ 限○春○怨○勉○強○展○衾○尚○卧○朦○朧○之○間○忽○遇○生○來○連○呼
○ 聽○但○點○首○而○已○且○不○說○羅○帳○歡○情○再○表○綉○琴○姐○無
○ 疾○詞○倚○如○秋○烟○焉○敢○婉○轉○態○有○餘○妍○仍○恐○有○人○竊
○ 名○非○翠○之○美○雲○路○不○是○以○喻○其○歡○娛○也○錢○生○屢
○ 帝○御○家○以○此○語○留○留○挽○雲○雨○之○情○雖○鴛○鴦○之○在○蘭
○ 要○非○區○區○之○事○也○

然○而○寤○乃○是○南○柯○一○夢○惟○見○几○上○殘○燈○半○明○半○滅
窓○上○月○初○射○進○照○見○床○頭○孤○衾○寂○寞○不○覺○長○吁○了
教○故○正○是

永○章○來○夢○不○成
碧○天○如○水○夜○雲○輕
鳳○故○使○過○瀟○湘○去
十○二○樓○中○月○初○明

自○此○錢○家○無○與○秋○因○乘○間○邀○歡○亦○不○必○細○述○只○因

携○夫○...
那○蒲○朋○儕○探○望○亦○託

...
致○書○錢○...
知○是○社○友

特為進進生接書抄開看云

外○日○花○間○良○晤○足○快○于○古○惜○乎○文○苑○連○返○使
 花○神○寐○未○免○笑○錢○郎○情○薄○也○可○云○青○樓○氣
 人○身○雖○偶○逢○半○面○然○非○佳○公○子○不○足○以○邀○其
 傾○城○一○笑○特○於○翌○午○煮○茗○焚○香○以○送○從○者○牽
 伊○綺○袖○請○聞○子○夜○新○歌○醉○子○霞○杯○來○吐○青○蓮
 妙○句○恐○悞○芳○辰○八○行○相○訂○屆○期○願○俟○莫○滯○高
 軒

錢生看畢知道書中之意。就是前日席上所談的
妓女。但不知與那鄭心如所話的。便是他否。即忙
寫書回答。料因知己相招。不能推卻。要知去訪那
妓女。果是如何。且待下回便見分曉。

光景。妙在描敘歡情。偏以誇琴。揀入。遂添出無限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一〇六八

第三回

訪青樓誓締鴛鴦

詩曰

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馬殺迴
合青雲外人影搖○動綠波裏綠波清迥三為
砂青雲離披錦作霞○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
桃李斷腸花○此日邊遊邊美女○此時歌舞宿
娼家○娼家美女鬱金香○飛去飛來公子觴○的

的○未○有○存○目○與○我○公○主○須○紅○粉○粧○花○際○徘徊○
 雙○俠○踏○波○邊○顧○步○兩○鸞○驚○傾○國○傾○城○漢○武○帝○
 為○雲○為○雨○楚○襄○王○古○來○容○光○人○所○羨○况○德○全○
 日○遙○相○見○願○作○輕○羅○着○細○腰○願○為○明○鏡○分○嬌○
 而○與○君○相○向○轉○相○親○與○君○雙○栖○共○一○身○願○作○
 貞○松○千○歲○古○誰○論○芳○槿○一○朝○新○百○年○同○謝○西○
 山○日○千○秋○萬○古○北○邱○塵○
 存○公○子○行○

話說陸希雲置酒妓館通邀同盟諸子故特到來
訂期錢生即寫回書付與來人去訖畢竟是少年
心性見說是個絕色佳兒便不覺手舞足蹈巴不
得即時會面到了次日清早起來假托文會之期
先向夫人道所承陸希老遺金博報今日同社諸
子訂在虎丘會文晚間公余備酒即在山房借榻
故特與母親說知拜夫人信以為然畧不問卻到
是夜錢生換了全套

新鮮衣服頭戴簪子足穿朱履飄飄然好一個少年英雋不數何郎媚雅勝如張緒風流隨即叫了紫簫跟去正是

未為折桂客 先作探花郎

却說那妓女原不是倚門獻笑塗脂抹粉的一流姓趙名素馨字白髮梅楊母叫做趙月兒原是廣陵角妓因犯了一件浪頭官事存以學家徒遊揚州這趙友梅年方二八巧慧絕倫言不盡嫵娜可

好真乃是天姿國色。既媚琴書。又善詩詞。時人往往以薛濤相比。然在平康中較論。則友梅固是濤之流亞。若友梅心歇綺羅。性甘澹泊。譬如蓮花。雖出於淤泥。而纖埃不染。則又非薛濤之所能及也。自到姑蘓。未及二月。只見車馬紛紜。其門如市。然都是膏梁俗質。紙袴庸姿。每嘆道。向聞姑蘓名。封有多少才人賢士。乃今所見不及所聞。豈以妾才薄。故一過姑蘓。何為有才有貌。高情脫俗。

者竟夢寐以爲其心准於意中人以然身相
託不料事有疾為恰德陸希雲作東以延社友當
日希雲先至其家友梅道今日陸兄廣陳珍錯所
延的想必是知心契友但不知佳客為誰希雲即
以羅李三子對刻梅道僅以此客已乎希雲曰更
有一佳士為我同密盟友才知莊賈貌似潘韓甚
不欲令友相得見然棄世是之矣俟其來當公好
魂醉耳友梅掩口為笑道是付弄兒即能令人

醉耶弟不知貴社中有個錢十一郎否希雲道
何此之問友梅道數日前有錢君的葉師鄭心始
者偶在席間道及當今時髦年少風流唯有錢中
丞之子妾因而問其名字并索其平日所作詩稿
蒙鄭君錄以見示日來妾細味其詩藻艷可擬梁
隋高曠不減李杜觀其詩足以想見其人故爾問
及希雲道我所云佳士者即十一郎也不料卿亦
如此羨想然則今日之酒竟為友梅而設友梅聞

言不覺嫣然一笑。喜形於面。遂重臨鸞鏡。整刷雲
 鬟。上身換了一領藕色花縐紗衫。內襯着大紅縐
 襖。下着一條鴛綉羅裙。底下露出那窄窄的一
 丟兒紅綉鞋。真個是天生麗質。絕世蛾眉。又立時
 焚了一爐好香。將泉水烹茶。以俟。未幾。只見紫簫
 進來。報說相公已到了。希雲即與友梅下階迎接。
 進入客座。生向希雲謝道。前饒鮑厨。令人甚類。皆
 香日。昨復承華翰。相招。感渥至矣。愧無一罇。為答。

泉水云云是此
 天多事之陶鑿
 正非感綉羅
 月清月一北

希雲笑道今日一觴聊當胡麻飯引入劉郎以曾
 仙子便指錢生向着友梅道此即卿所想念錢生
 一即也前日因詩而想人今日見其人又當想其
 詩矣友梅秋波一轉以袖掩口而咲錢生道初次
 幸逢尚未曾詢及芳卿姓字又何從得見鄙人拙
 句友梅微啓朱唇低上答道乃尊師鄭心如錄以
 見示言畢即以陽羨茶斟滿一盞雙手奉與錢生
 而雙目注視面上錢生反覺羞慙不能正看唯時

秋波一轉以袖掩口而咲

第三回

時偷眼而觀。兩人在座。恍若玉樹瓊枝。光彩相映。少頃。迤入側邊一室。只見明窓淨几。蕭洒絕塵中。剛掛唐六如美人圖一幅。几上放金線草一盆。博山內焚沉水之香。画屏前置菱花之鏡。錦瑟在牀。玉簫掛壁。以至文房器具。靡不珍美。看玩未周。友梅即引素縑索詩。錢生不加思索。援筆即書。

詩曰

鴛綉綉裙八幅裁。

香風飄起畫簾開。

趙家真個逢飛。○ 趙是昭陽殿裏來。
 友梅道君詩才敏捷如此真名下無虛士。○ 鬼是
 蒲柳陋姿成覺揄揚太盛希雲亦貧貴不已。○ 錢生
 乃與友梅手談局完友梅輸了二子。○ 直至日中在
 子文李若虛方到希雲先出迎。○ 逢子文道九畹兄
 曾味否希雲未及合錢生自側邊趨出道拱候以
 矣。○ 友梅亦即出來相見畢希雲道二君為何來遲。
 若虛道偶與子文有一賤事因以仁老雅命難方。

兼以趙卿芳姿未覲是以撻冗而來子文道自與
 允曉花間一晤俟馬半月心之耿二一日三秋若
 虛道兩次造謁值關者皆以他往為辭弟因書鳳
 於門子亦見否錢生亦戲道若佳客至弟即倒屣
 如李若虛正當閉門不納耳子文熟視友梅道久
 仰芳容果然名不虛得友梅道到蘓雖久不意吳
 中之美獨有崔君正閒叙間待兒芳英以松蘿茶
 奉至錢生正值口渴一吸而乾友梅即以手中茶

吳中之美也
 此見婿不倍而
 却與於子文

分半盞與生。若虛笑道：古語有云：玉樓曾記聞。處分得佳人半盞茶。今日親之矣。友梅道：文園病渴。玉川七碗水。厄之多。文士皆然。言未既。一人褰簾。鼓掌而入。視之。乃清士中善吹簫的賈文華也。希雲道：老賈一來。不患寂寞矣。文華坐未定。即談笑風生。引得滿座捧腹。時已過午。殺果俱齊。於是凡筵肆設。行令擲色。酒政肅然。已而令至賈文華。文華道：今日相知在座。勝友如雲。何敢以俗令相

以此目之而見
他日不飲又與

酒○貽○諸○君○之○一○矣○哉○僕○吹○簫○人○也○只○索○趙○娘○唱○一○
套○新○時○妙○曲○請○以○薄○技○相○助○希○雲○道○文○華○之○言○雖○
善○然○必○須○行○過○一○令○方○敢○請○教○妙○音○此○自○友○梅○因○
九○蛇○在○席○加○以○崔○李○數○子○俱○是○風○流○人○物○遂○不○推○
辭○唱○出○時○曲○春○閨○怨○一○套○賈○文○華○便○鳴○玉○的○吹○簫○
相○和○那○友○梅○唱○道○

步步嬌

門○掩○梨花○鏡○子○重○來○了○鸞○鏡○空○雷○匣○春○山○夕○

不推羅帶生寒
轉風清情怨別已魂銷恨
驚偏向紗窓開

五供養

辭稀雁與欲寄迴文
水遠山遙
嗚爾琴瑟韻
拆散鳳鸞交
想你凌雲雖賦志
不得錦衣榮
羅帶恐怕憔悴
潘安髮空題
司馬霜濤倒風
壓悶繁懷抱

泣兒來

自相送前... 香那... 悔... 日... 悔... 常... 自... 不... 阻... 在... 動... 白... 頭... 咏... 白... 頭... 咏... 朱... 絃... 斷... 自... 相... 送... 前... 有... 色... 虛... 度... 昏... 朝... 空... 恨... 快... 歸... 信...

處聲

經類薄... 直待... 歸... 較... 怨... 以... 消... 春... 風... 惱... 更... 相... 會... 除... 冰... 凍... 在... 報...

友梅... 其... 殺... 之... 香... 渺... 婁... 婉... 真... 能... 繞... 梁... 而... 過... 行... 雲... 及... 唱... 畢... 餘... 得... 詞... 句... 清... 音... 律... 又... 正... 每... 一... 字... 幾... 盡... 其... 刻...

16 三冊 4 B

音。嫺。不。猶。不。絕。如。絲。合。玉。關。之。無。不。莫。不。為。音。
贊。其。妙。若。虛。道。曲。亦。倘。盡。閩。東。怨。合。之。懷。即。唐。詩。
所。謂。忽。見。隋。鐘。揚。柳。白。悔。教。夫。婿。龜。封。侯。之。意。子。
交。道。填。詞。雅。展。非。俗。集。好。能。結。枝。山。伯。虎。之。說。款。
友。梅。道。非。也。此。為。金。陵。范。公。閻。然。所。作。錢。生。道。范。
公。乃。救。朱。伯。令。方。澄。徭。閑。封。羅。嬭。於。詞。曲。芳。聲。何。
自。而。得。之。友。梅。道。范。公。與。劉。司。馬。有。隙。被。司。馬。劾。
以。政。前。於。虎。不。協。與。情。去。秋。帥。出。解。綬。而。歸。嘗。過。

維揚揚揚。新。此。乃。初。春。之。時。錢。聖。坦。總。道。范。公。為。是。並。直。清。廉。到。官。必。以。琴。室。相。隨。有。政。績。奈。何。中。以。新。猛。公。論。竟。與。在。哉。子。交。道。間。老。猶。可。若。述。自。周。老。師。夢。以。數。遠。更。場。較。開。希。聞。見。三。子。談。趣。朝。政。遂。以。巨。觴。罰。酒。錢。在。舉。杯。飲。盡。道。仁。兄。見。罰。欲。姑。令。兵。但。開。友。悔。頗。多。佳。製。願。再。飲。一。卮。皆。有。妙。音。賈。丈。兼。道。錢。相。公。之。事。最。為。有。理。趙。娘。奉。鼎。以。珠。玉。而。有。各。色。刻。梅。道。妻。桂。早。春。

偏製得黃鶯兒一闋倘不見咄願歌以佐觴衆道
洗耳友梅乃唱道

黃鶯兒

草未入簾青
嬌東風碧
草新一分
春色三分
恨羅衣
泪湮
鏡看翠
顰幽心
只許梅花
問欲銷魂
蕭瑟
珠帘
窗外
已黃昏

友梅唱畢一座莫不稱佳
錢生道詞意蘊藉字
清新真所謂咳唾隨風
無非珠玉時近黃昏
崔李

為着路遠起身先別希雲挽留不住送至門首崔
子附耳而謂希雲道九晚兄弟年少風流此烟花地
勿宜留之久坐以感其情倘暮夜不能入城兄弟當
留歸一宿希雲道尊教極是遂一拱而別錢生與
友梅雖亦送出然因並肩私語及門而止賈文華
是個伶俐的人即遠立在一邊但聞友梅道今
夕之會信非偶然雖曰牆花弱質鳳鏡生點頭
唯上及見希雲進來遂各就坐此時賓主只得曰

人無非談鋒相接酒餘對壘飲達更餘希雲也是
醺多沈醉甚欲與生同歸然看錢生意不在酒而
有戀山之色但誦詩云今夕何夕見此繁者又見
友極屢人自送生眷領甚濃亦哦詩以答生道
青人子終然我必賈文華已會二人之意乃謂
希雲道今夕才子佳人恰當為匹想陸相公必然
面見小子亦即告辭容俟明晨再當面會希雲不
得已遂與文華同往別錢生依然獨留即令撤

席○又○有○錦○綺○被○褥○於○外○室○携○險○友○梅○的○手○同○入○臥○房
 但○聞○蘭○香○透○香○襲○衣○襟○至○其○末○慢○衾○裯○俱○是○錦
 綉○生○力○除○去○巾○幘○卸○下○外○衣○抱○友○梅○置○於○膝○上○越
 看○其○容○越○覺○美○艷○撫○其○胸○腹○柔○滑○如○脂○肌○膚○潔○白
 瑩○滑○如○玉○不○覺○神○情○搖○上○恍○若○遊○瓊○臺○而○觀○仙○子
 於○是○解○合○盞○之○鉅○吹○帶○笑○之○燈○以○至○雲○鬢○橫○飛○星
 眸○慵○展○款○款○接○唇○而○玉○腕○輕○挽○夕○山○失○笑○而○香○汗
 如○珠○兩○情○泱○泱○非○寸○韻○所○能○摹○寫○也○既○而○夜○分○鏡

此後若友相... 手語言態度頗有良家風範
胡為天身平素... 姐親生者耶友梅泣道奴本
是家子也... 兄父為仇家所陷斃於獄中
... 復妻時始年十歲被惡叔騙
... 忍所適今... 載矣妾每當
... 使... 荆... 之...
... 憐... 雖... 羅... 珠... 羞
... 兩... 緡... 盡... 濕... 錢... 生... 再

情○意○信○真○善○句○來○可○羨○寐○者○非○不○亮○烟○花○賊○質○不
是○以○配○君○子○然○願○得○為○小○星○承○侍○巾○拂○朝○來○一○見○
便○懷○此○意○因○陸○君○等○在○座○未○敢○惠○突○頃○蒙○問○及○輒
敢○剖○臆○披○衷○又○未○卜○即○君○雅○旨○以○為○何○如○錢○生○道
學○卿○學○愛○豈○不○知○感○即○以○子○為○正○室○予○所○願○也○其
如○卿○是○籠○中○之○翼○我○到○堂○有○慈○親○恐○事○之○間○阻○則
如○之○何○友○梅○道○此○亦○不○足○為○慮○唯○在○君○子○一○言○計

可使妾無主。風花忽因春而有。正則雖如劍箭中。
而以此心。有屬使。不如飄絮。柳絮浪逐。東西耳。則君
奉命。昔定。而依膝下。丹諱。婉轉。其垂。慈妾。雖取
原。破。隔。而。世。不。之。崑崙。本。妨。留。心。細。訪。豈。在。一。時。
生。道。解。防。於。作。遠。圖。予。當。現。恩。長。策。若。卿。願。嫁。
乘。驛。娶。妾。有。同。心。不。情。言。矣。友。梅。賦。大。喜。道。蒙
君。朝。盟。則。妾。以。身。已。為。君。之。身。若。遭。賦。何。方。得。
月。一。死。以。報。君。妾。不。改。移。三。天。不。可。欺。情。願。百。

般○偎○倚○這○一○夜○真○是○歡○娛○恨○短○說○不○盡○枕○上○深○衷○
正○是○

只○覩○顰○眉○已○可○憐○

又○加○情○態○苦○纏○綿○

縱○教○鉄○石○難○張○主○

何○况○郎○君○正○少○年○

錢○生○與○友○梅○屈○存○了○一○夜○到○次○日○起○來○猶○依○不○
捨○錢○生○恐○母○親○查○訪○只○得○硬○着○心○腸○別○了○回○家○纔○
到○家○李○若○虛○恐○他○留○連○妓○館○就○來○訪○問○錢○生○接○着○
遂○將○友○梅○待○他○情○意○甚○厚○并○說○再○三○立○誓○要○嫁○他○

一事因求計於若虛若虛然道兄乃開門以
豈患無名族閨秀况春秋正富急須努力苦窻以
取青雲事業何得留意狎邪而墮其過往之志哉
且吾聞剪髮誓盟乃娼家哄人之局套子亦何愚
而墮其術中耶恃在盟契輒敢誇人正言吾兄其
熟思之錢生默然不應李若虛亦即起身別去正
在悶上不悅忽見錢貞傳進一緘接來視之乃友
梅所寄之書也因即拆觀其書曰

○苦諫未全領事集一胡頭妙極

妾薄命○蚤○失○怙○恃○以○致○變○生○骨○肉○悞○陷○風○塵○
 運○性○徒○以○芳○素○絲○已○漆○雖○紫○塞○之○泣○胡○笳○猶○在○
 是以○喻○其○點○辱○是○以○筵○前○勸○酒○何○夕○非○悲○月○
 下○微○歌○有○聲○皆○恨○哀○筵○候○於○春○夜○掩○紉○扇○於○
 秋○風○拉○茲○六○載○矣○亦○悵○者○無○價○之○寶○易○求○而○
 有○心○之○即○難○獲○歲○月○空○淹○鉛○華○欲○褪○雖○賢○等○
 凡○鷄○骨○敢○棲○以○見○鳳○然○身○非○柳○絮○烏○能○沈○
 沈○以○隨○風○日○者○仙○馭○惠○臨○洵○乃○天○作○之○合○明○

去案未

幸陪教我杯酒。房梳梳陽臺。漢水佳。公。之盟言訂。以姻好。使華臺之柳。足保長條。而合浦之珠。不惹群採。妾之鄙願。死矣。早矣。保焚。由猶虛。洛川仍迴。我心匪石。決不琵琶之別。抱話言在耳。尚祈。假日之無違。惟是教日。深。來。便。覺。相。思。瑱。臆。心。搖。而。若。失。意。快。以。如。藥。願。去。得。親。親。耿。先。以。慰。其。離。緒。身。數。行。如。陪。即。本。以。情。一。絕。附。呈。統。希。清。照。

無限傷心豈為春。王容消瘦只因君。
 才郎不信相思苦。請驗裙腰透幾分。
 錢生覽畢即喚來人家語之道。本欲即寫回書。因
 為心緒不寧。且待明日。自令小价持奉。煩為我轉
 致趙娘。不必憂慮。只在早晚當面會外酒銀三
 錢。聊代一飯。來人不勝歡喜。再三致謝而去。錢生
 再將來書仔細看玩。只見紫簫進來報說。鄭相公
 在外。急忙趨迎。鄭心如已。渡到廳上。遂請入書房。

此定別事。心如滿面。却笑即問。道賢弟。近來功課如何。今日可能少歇。否。錢生不待語完。即將到趙家梅家飲酒。停宿。細人的述了一段一番。又將寄來的書。雙手遞與真心。如心接來。從頭至尾。朗誦了一遍。便端口發寶道。妙甚。妙甚。我前日原對賢弟說。此女才色雙全。今看這一封書他的才情。也不在蕭家。關盼之。亦自古道。千金買一笑。又道是不惜傾家財。佳入難再得。今賢弟所不足者。非財也。

不再去。然桓公時，然後慢。慢的見机而動，謀為
 則室。幾生道不肖。正有此意。唯恐老母罪責是以
 對。對未決。心。如道。賢弟枉斗聰明。這樣小事便不
 能善書。若以鄙意換之。易於友掌錢。生欣然問道。
 先妻計將安出。鄭心如便。如此如此。說出幾句話。
 未。有。分。教。秋。喜。場。中。我。惹。出。滅。身。之。禍。要。知。其。詳。
 且待下回分解。

古來妓女能具慧眼者莫如紅拂之識李靖。

梁后之識韓公若趙友梅一見金生便一終
身相許亦可謂女中丈夫

此評韓字絕足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六輯

第四回

陷羅網同窓急難

詩曰

世風雖日下

交道未全非

會杜須同志

談文自合機

性情蘭菊馥

肝膽雪交飛

試看扶危處

誰言管鮑稀

却說錢生心戀友梅問計拉鄭心如心如道子所

○愈○者○唯○在○老○夫○人○拘○管○於○家○而○內○外○各○別○易○為○
○掩○敵○只○說○以○虎○兵○肄○業○為○名○請○於○尊○堂○倘○或○不○先○
○子○又○說○之○道○在○家○讀○書○不○如○到○虎○丘○去○其○便○有○三○
○在○家○不○無○閒○事○纏○擾○到○彼○山○房○閑○寂○則○性○靜○心○專○
○其○便○一○在○家○賓○客○往○來○難○以○接○非○到○彼○則○離○城○路○
○遠○不○致○俗○客○相○擾○其○便○二○在○家○孤○陋○寡○聞○學○問○安○
○有○進○益○若○到○彼○則○與○同○社○商○論○經○史○彼○此○磨○礪○其○
○便○三○如○此○委○曲○細○陳○則○尊○堂○必○然○首○肯○然○以○覓○一○

心腹之僕叫他去。鄭心如說到此處，便
笑道：「那時節，悉憑賢弟眠花卧柳，累月經時，又何
患老夫人之罪責哉？」錢生道：「先生之言良是，但恐
社友來訪，說出不在虎丘，又怎麼處？」心如道：「此亦
甚易。君家管門錢老做人，小心可託。賢弟只須以
心曲告之，令他善言回覆，便不致漏泄了。錢生聽
說，不覺滿心歡喜，遂留了酒飯。心如自作別而去。
到了明日，悄悄下花紗二疋，玉簪一枝，金扇二

拈○弄○取○金○戔○一○方○寫○書○以○答○友○梅○書○道○
記○得○前○夜○與○卿○相○會○恍○若○臨○月○窰○而○覩○嫦娥○
笑○語○生○芬○髮○鬢○流○艷○使○人○塵○心○頓○祛○而○不○覺○
沾○上○色○喜○想○卿○乃○是○閨○苑○仙○姝○自○合○仙○郎○作○
匹○何○獨○眷○上○於○儂○即○以○終○身○許○妾○卿○真○有○情○
哉○惜○乎○鄙○人○未○獲○以○金○屋○貯○卿○耳○歸○來○蘭○麝○
之○香○猶○滿○於○衣○袂○念○及○燈○下○嬌○波○帳○中○巧○笑○
每○夜○夢○魂○相○上○又○未○嘗○不○繞○卿○床○褥○也○日○昨

捧接瑤箋兼獲佳什真字挾飛霞命含芳並
展玩未終韻腦愈深矣想在望前即圍面晤
以罄種上惟卿加餐自愛弗致花容憔悴為
幸爾外具色絹二端玉簪一枝畫筵二柄物
雖輕渺而意實殷上唯卿一咲而留佩愛不
淺并題韻奉答以伸鄙私
見說傷心不為春因儂憔悴更憐君
孰知寂寞書窗下我已相思有十分

錢生寫訖。即時緘封。暗着紫簫送去。隨即向魏夫
人說知。要到虎丘讀書。委曲備言。社友相拉的緣
故。魏夫人果然依允。只有秋烟姐聞知。心中快
又不敢阻却。錢生又對管門的錢貞說明心事。囑
他善於回覆。并要瞞着夫人。那錢貞只要奉承主
人歡喜。有伺不肯過了兩日。錢生便令紫簫收拾
書箱行李。併喚錢貞之子錢吉跟隨。又令紫簫約
了鄭葉師。話休繁絮。且說那鄭心如曉得事已

妾當先一日走到趙家向趙月兒備說錢公子
私巨萬兒年少不諳世事可以哄騙汝等只管設
計需索我在中間吹虛倘哄得銀兩十分之中我
要三分趙月兒聽說不勝欣喜連聲應諾這正是
小人局套不必細談且說趙友梅自接了錢生的
回書便懸上相望一日曉粧初畢只聽得窗外鶻
聲喧噪友梅暗上祝道喜鵲喜鵲倘我與錢郎果
有姻緣之分你便連叫三聲那鵲兒果然不多不

得
雖
心
妙
妙
妙
妙

少叫了三聲，即便飛去。友梅心中十分忻悅，正要
 換一件玄色羅衫。忽聞侍兒報說：錢相公來了。友
 梅慌忙出迎，相見方畢，恰值鄭心如亦到。心如料
 想二人要說白衷腸話，便捧了一杯茶，自到庭中
 看玩金魚。生與友梅果然啣上，把那裏曲細
 談時，已午後。趙鶴連忙整酒肴，款待鄭心如。西
 向而坐。生與友梅並肩東向而坐。趙月兒打橫相
 陪。四人談語，訢諢，直飲至更闌。方纔席散，是夜旬

這文不画心知便巧者。因再細其思之。

實於望前之旬而

生光年
福如年

有○三○日○也○月○色○溶○溶○幽○輝○半○床○二○人○解○衣○就○榻○其
雲○雨○之○情○更○深○於○曩○夕○一○則○得○諧○前○約○不○覺○芳○興
之○甚○濃○一○則○幸○續○新○歡○自○然○眷○懷○之○愈○熾○譬○如○鸞
鳳○之○倒○頸○鴛○鴦○之○戲○狎○美○雲○膩○枕○香○汗○沁○衣○纏○綿
徹○夜○喜○可○知○也○既○而○天○曉○起○來○柳○沐○友○梅○先○為○錢
生○挽○髮○整○好○巾○幘○然○後○解○開○雲○窩○照○鏡○梳○掠○錢○生
親○為○刷○髮○又○以○黛○螺○画○了○那○纖○上○的○翠○者○梳○粧○已
畢○遂○並○着○香○肩○坐○於○碧○紗○窗○下○忽○見○薔○薇○架○上○飛

此書文字所
出古本叢刊

來○兩○箇○鵲○兒○連○聲○響○錢○生○戲○以○青○梅○拋○去○友○梅
 急○止○之○道○此○靈○鵲○也○即○以○昨○日○暗○卜○之○事○相○告○錢
 生○道○靈○鵲○雖○能○報○喜○然○今○日○得○與○卿○相○會○者○多
 鄭○先○生○之○力○也○友○梅○道○君○以○尊○師○為○何○如○人○錢○生
 道○篤○實○君○子○也○友○梅○搖○首○道○不○謂○君○相○與○甚○久○尚
 未○知○其○品○行○以○為○小○人○則○然○以○為○君○子○則○妄○未○之
 信○也○生○愕○然○驚○問○其○故○友○梅○乃○以○鄭○心○如○向○揚○母
 所○云○一○人○為○生○述○之○錢○生○性○極○躁○直○一○聞○其○言○便

即快。在。心。自。此。鄭。心。如。來。相。待。之。禮。比。前。疎。簡。
每。有。事。用。友。揭。開。口。無。不。依。久。若。心。如。在。身。贊。勸。
便。堅。執。不。從。然。心。如。亦。未。知。生。之。誹。已。也。過。可。教。
日。錢。生。買。得。花。羅。數。端。心。如。極。口。贊。妙。意。欲。秋。風。
一。死。而。錢。生。作。為。不。知。又。一。日。要。買。龍。泉。餅。連。呼。
錢。吉。而。錢。吉。他。往。心。如。道。何。不。便。差。紫。簫。錢。生。道。
他。年。少。不。諳。世。事。只。恐。被。人。哄。騙。心。如。默。然。久。之。
自。思。此。言。必。有。來。歷。然。別。無。他。人。意。必。友。梅。所。諳。

第四回

六

心中憤恨○便欲尋計中傷○自後留在心上○冷眼看○
生待他何如○但覺語言動靜○俱有嫉憎之意○
遂勃然大怒○道○畜生無禮○我必有以報之○不料錢○
生合當有事○那一日○忽值裴公子來訪友○梅正是○
情疎能取怨○築極却生悲○

那裴公子是誰○是現任兵部尚書裴汝恒之子○裴○
玄○其年天啓丙寅○正值東廠太監魏忠賢盜弄國○
柄○當時朝紳黨附為奸者○亦雜枚舉內中○草表兩○

個一個是金陵人氏。姓王號叫梅川。與錢中丞鄉會俱是同年。現任太常寺少卿。因丁母憂未曾起服。一個薊州人氏。就是大司馬裴汝恒。單說汝恒之子裴玄目。不韋丁。因試官受囑。已曾領過鄉荐。於時蘓州撫臺姓狄諱叫霍。雖亦是忠賢門下。與裴司馬相厚。故裴公子特到姑蘓。要行抽豐。在盤桓日久。聞得趙素馨才貌雙全。乃青樓中第一個人物。因此特來相訪。恰值友梅立誓要嫁錢生。

正在情濃之際。怎肯出來接見。趙鵝月兒亦因錢生揮金如土。也不願那友梅出見。裴公子便再三辭卻。小女卧病在床。不能起身。倘大爺未即送駕。容俟病痊。即當迎請。那裴公信以為然。只得有興而來。沒興而返。却歡喜了鄭心如。正中棧懷訪知裴公子寓所在城隍廟東房。即時別生回去。寫了一個晚生名柬。直到裴寓晉謁。那裴玄因為自己學問空疎。專喜與名士往還。故心如投刺。彼即欣

然接見叙話中間心如以言挑之道近日教郡遷
來一個維揚名妓喚做趙友梅乃是夫下絕色夫
審尊邱無聊亦嘗物色否裴玄道學生亦慕其名
邊緣相訪却值趙姬抱恙在床竟不及一面可謂
無緣之極心如只是微笑裴玄道足下咲而不言
却是何意心如唯欲言而止者三玄詰問不已
乃答道彼言有病者謬也只因教郡有個錢生九
院與友梅綢繆相愛故不以台從為意而誑辭以

病耳。裴玄道只恐未聞，未確心始道。頃因過訪親見友梅博奕於後軒，豈敢道聽而塗說，只為錢某。即是晚生愚徒，所以承問而不敢即對裴玄大怒道：「那賊娼妓不知有幾顆頭顱，敢於哄俺，只是錢某也。有耳目豈不知薊州有一劉生耶？乃敢妄自占據。」而欺蔑如此，俺決不能默。無言心如道。偶爾談及，不意有觸尊怒。反是晚生得罪了，言罷即告別而去。却說裴玄到了次早，寫一個待生帖子。

答拜心如遂出胥門。往趙友梅家來。怒悻悻。走進
客座。那世豪奴悍僕不住的大呼小叫。赫得趙鶴
戰戰兢兢。不敢出頭。明知有人挑唆是非。只得央
生從後門而出。反向前門進去。那裴公子怨酸未
絕。忽見錢生緩緩的踱進來。儀容秀雅。衣冠濟楚。
也便靨容相見。揖遜而坐。錢生假意問了姓名鄉
貫。裴玄亦即詢問家世。錢生道。晚生姓錢。賤字九
晚。先考錢某。與金陵王梅川老叔鄉會。俱是同年。

裴玄連忙打拱道。原來令先尊。即是錢老先生。與
王梅老既係年家。便與舍下。也是通家了。乃未及
一通名字。罪極罪極。錢生道。晚弟忝在東道。主尚
未及烹。伏洗盥。以享從者。罪亦不淺。但此間乃樂
地也。想兄翁。此來欲從桃花扇底。以聽宛轉之歌
耳。乃觀尊容。反若愠怒。何也。裴玄道。耐耐趙揚。以
病誑辭。不肯接見。因此小弟十分着惱。錢生道。聞
說趙姬有恙。故今日某亦便路相問。料想姨家所

慕○唯○在○金○帛○雖○庸○俗○之○士○猶○不○敢○抗○違○何○况○貴○介
如○翁○兄○彼○唯○恐○邀○之○而○不○來○詎○有○來○而○飾○辭○相○拒
之○理○此○必○有○人○不○悅○趙○姬○故○成○是○貝○錦○耳○望○乞○兄
翁○息○怒○裴○玄○咲○道○有○人○還○說○是○吾○兄○鍾○愛○所○以○避
客○錢○生○喟○然○道○人○之○訛○言○洵○可○畏○也○不○惟○謗○趙○而
又○無○端○媒○孽○及○某○殊○不○知○墻○花○路○草○豈○區○區○所○能
專○主○自○非○兄○翁○明○鑒○使○晚○弟○幾○亦○開○罪○於○門○下○矣○
那○裴○玄○畢○竟○是○此○人○性○直○見○生○剖○辨○有○理○便○覺○十

分之怒已去九分○然而欲見之意○必不能卻○於是支梅做粧病態○雲鬟不整○毀容易服而出○然其妖冶之姿○終不能掩○裴玄亦不住點頭稱美○喚過從者○取銀五兩○付與月兒○備酒錢○生固推不肯道○今日自然是晚弟治酌○少盡地主之情○有頃酒肴畢○備方欲送席○只見鄭心如亦至○那心如○如此來○却是為何○他只道裴公子有甚舉動○好在內中取事○不料二人反歡若舊交○呆了一會○只得勉強與酌○是

日席上。唯裴玄與生舉觴連飲。談笑自如。鄭心始
酒量雖寬。反覺喉暗。不安。面有慙色。友梅則佯推
腹痛。雙眉皺綠。不發一言。酒行數巡。錢生道。今日
幸遇先翁。不意友梅抱恙。致令賓主鬱鬱。無以盡
歡。鄙意欲乞先翁作詩一律。以紀今日之會。家師
吳晚弟。少不得搜索枯腸。以博大方一笑。那裴玄
雖然。是個舉子。原來腹內空虛。並無半點文墨。見
說做詩。口中雖勉強。應道是。不覺耳根漲紅。心

下十分看急乃斜靠椅上低頭不語錢生雖是思
 索詩句忙喚紫簫捧過文房四寶裴玄提筆在手
 移晷不能下只見面如土色搖頭閉目口內不絕
 吟哦之聲心如也若思索但含咲而已生不能待
 先後筆一揮而就

詩句

翠簾宿紗竹蔭舞
 流風入座展幽思
 蘭亭可惜徒清咏
 金谷何須羨異姿

燕子在樓名豈盼
最憐綵袖香初細

捧心有恨姓疑施
欲把霞杯勸酒遲

錢生吟畢先送與裴玄請教裴玄道劉兄自是目
牛游办弟輩小才何敢豈飾乃援筆寫了數字頃
吏又塗抹了復寫完又復塗抹是有兩個時辰
方成四句笑謂生道小弟平時做詩也是敏捷的
不意今日多飲了幾杯詩興便乾枯了雖不辱命
只得半篇聊以博笑而已乃先送與心如看過然

後遞生以接來視之

詩曰

東風蕩上吹柳枝
座上如花一塊玉

詩不成來仔細思
酒中不語幾番癡

錢生朗誦一遍假意贊道絕妙好詩不減盛唐絕句真所謂好物不須多也此時友梅亦恐笑不住只得袖掩口假作腹痛之狀錢生又問心知道
先生何為斲筆心知道共探驪龍子先得其珠

研利之口可思得珠

作言
先占
友某

可謂出於監別法救監矣。使我何能措謀。原來前
心。如來是來。能成障。因見裴去。是箇曳白之士。唯
恐詩成。使他抱愧。許以假託。若能明。是奉承他
的意。正是極奸極巧之處。閒話休談。且就當晚
裴公子甚欲停宿。因見髮梅滴酒不飲。還是真
疾。到子黃昏時分。即起身。回寓友梅。見他去。方
誤放心。畧飲數杯。與生安寢。一夜無話。只有鄭心
如。回到家。快快。朱快。請謝。半夜。生。討到。

客自清晨來請裴翁來見。裴女道：「真教清早應臨。必有所諭。」心知道。愚有苦言。願得效忠。左右。唯恐執事訝其交淺言深。那不知者。恐道是背淡。諛請。是口只將言而。驛。然未知合意。亦欲相聞。否。裴玄急忙問道：「是下所言何謂也。」心知道便是。那錢蘭的小畜生。雖係愚徒。其實氣傲。可恨。昨日。席上強逼要人做詩。無非賣弄自己學問。却又揚揚得意。毫無師長在。自至於友。梅何嘗有疾。偏令

其假扮病容○以欺侮執事○使人心○中實覺憤○
恍然而悟道○君言是也○我一時昏昧○被其所賣○心
如道○此猶事小○他曾拜從在周蓼洲門下○原是東
林一黨○前蓼洲被逮進京○他買舟送○至無錫○作詩
相贈○有欲請上方○劍斬取佞臣頭之句○裴玄聽到
此處○不待話完○即勃然大怒道○那畜生如此放肆○
若不殺之○何以雪我之恨○心如道耳○目甚近○願輕
言○此裴玄道○笑我豈惧一孺子者哉○與陸容谷

期生商議期生道要處置他亦有何難只消把周
順昌招攀為由如此如此他便不能鼓活了。刻大
喜道此計甚妙遂寫一書送與宗師又進見狄撫
臺說是順昌口供乞詳究其事撫臺即時批下牌
來仰蘓州府陳速拘欽犯錢蘭審明解報一日清
晨錢生方在梳洗忽見府差四箇珠筆拘提嚇得
生與友梅面面相覷好似半青天打下一箇霹靂
正是

長雖縲綆非其罪。

伯寮之愆如命何。

却說李若虛自別生後終日在館讀書。忽一日有事經過飛門。即往錢宅相探。錢身回說家相公到雲間訪友去了。若虛半疑半信。快卜而回。過了旬餘。又值便中詣問錢貞。回說如初。若虛心下狐疑。自想道：我前日雖是語言太直。拂了他的意思。然亦是忠告善集。豈九畹以此憾我。故令閻者誑辭耶。正在自言自語。只見崔子文疾趨而來。若虛迎

住道。崔兄何往。子文喘息定。欲終答說。要去會
九畹兄。若虛道。有何事情。吾兄這等急遽。子文道。
兄還未知。錢九畹已被宗師發下憲牌。仰學除名。
頃承李正齋老師相喚。故小弟得知其詳。未審吾
兄曾晤九畹否。若虛大驚道。小弟兩次過訪。那管
門的老錢。俱以松江探友為辭。今忽有此奇禍。弟
與兄再去問箇明白。即不然。請見錢老夫人。報知
此信。子文道。甚善甚善。二人即詣錢宅。尋見老錢。

老錢照前回答。子文正色道：我二人此來非為別事。因你家相公被宗師發牌仰學，已把前程革去。竟不知犯着何罪，為此特來相探。既不在家，煩汝通報老夫人，說我二人有事求見。錢貞聽說驚呆了半晌，只得吐出真情，若虛道：既如此，我們且去會了九晚，便知分曉。即離了錢宅，取路向趙友梅家來。未及里許，遇見紫簫，忙問道：相公何在？紫簫道：家相公在趙友梅家。今早忽被府差拘去，到得

府前○又值太爺退堂○不問情由○竟把家主下了司
獄○司丁故家主特遣小人報知各位相公○二人聽
罷○驚得面色如土○竟不知所以得禍之由○遂同至
李若虛家下○又細問紫簫初至趙家○何人陪去○以
后○又與何人往來○紫簫便以前後事情細訴一遍○
子文沉思半晌○方悟道是了是了○那鄭心如原是
衣冠禽獸○此必求謀不遂○即挑弄是非○而鼠牙構
訟○則發難控裝女耳○又問相公進獄○曾有使用否○

紫簫道家主帶去資用已匱幸得趙娘把私蓄五
六十金凡衙門上下獄官禁卒俱已納賄項小人
來時趙娘親到獄中探望若虛歎道妙女有情亦
不易得又謂紫簫道汝未可回去報知老失人俟
我等會了陸相公另有區畫爾且再去獄前會着
錢吉察探消息何如即來回覆紫簫應諾而去二
子正在商議間陸希雲已到畢竟陸生來有何議
論果能救得錢生否姑俟下回解說

谷神珠

錢生能識一申屠史而不識一業師失之於
前而踈之於後是乃取禍之道也
盡態極妍

新鐫批評繡像合浦珠傳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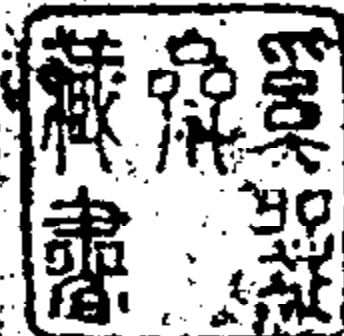
第五回

蠶頭廟枉尋風月

詩曰

相見無自期○相思及時歇○羅帳於今吹紗窓○
空待月過船○決不抱琵琶○誰言婦性如楊花○
君不見趙娘一諾重丘山○至今貞操令人誇○

第五回



話說陸希雲一到崔李即問道兄亦知九皖被擒之事麼希雲道頃聞自紫簫弟即往府前偵察原來是裴薊州為着友梅之故恨及九皖故趕出蓼老口供面見撫臺撫臺即着太尊究問弟恐中禍已深卒難排解二君何以策之子文攘臂而起道既在同盟便宜赴湯蹈火以急其難若遂巡畏縮首鼠兩端非丈夫也若虛道第聞中丞公与白下王梅川是同年同門今梅川亦在魏家門下与老

裴至厚。意欲煩希雲到彼一往。倘求得王太常一書。則事當水解。希雲即起身作別道。小弟今晚便行。只是在城事体。而兄須要主意。若虛道兄自做兄的事。弟輩自做弟輩的事。希雲既去。子文道弟亦別。兄返舍。即遣小价報知合社朋友。兄在舍今晚亦須寫好公呈二紙。明日辰時俱在府前相會。一齊進去求懇府尊。若虛道。既如此。弟當約了舍侄輩。明晨准在府前候兄。原來錢九晚時望甚偉。兼

以李崔首倡。不論府學縣李相知。不相知。到了以
早。在城秀才。無不畢集。約有二百餘人。有進見陳
太尊。太尊推托上臺批發。本府不克專主。衆人又
一齊去求稟狄撫臺。撫臺看了公呈。不肯批准。子
文挺身向前道。生員錢蘭。力學好古。士行無玷。今
乃以莫須有之事。而羅織以不可測之罪。致使衆
論。嗚呼。莫不以甚不平。伏乞祖臺為朝廷惜士。起
駱無辜。息均覆載。撫臺道。錢生既係冤誣。自後到

當寬宥爾諸生何須群籲子文道昔孟軻有云無
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况今無罪而陷士某等實
切寒心豈能袖手旁觀不發一言以彰公道狄撫
臺見衆論嘒々不已厲教道錢蘭既到官其曲直
自在官矣諸生何必強辯以取抗法之罪獨不見
顏佩韋之事乎若虛道前時蓼洲被逮猶奉聖旨
况擊死官旗故佩韋不免於難耳若今日之事唯
在祖臺辱照便徹覆盆况生員等既為公舉雖碎

首殞身有所不畏。又安知以佩韋為鑒乎。撫臺見
衆論不屈。只得准了公呈。子文等遂叩謝而出。復
向衆朋友一上致謝。畢自與若虛到司獄司。問慰
錢生。不消細話。再說鄭心如探知錢生繫獄。十分
中意。乃以探候為由。直至獄中。對着錢生。道賢弟
無辜被陷。惜我綿力。不能代控。竒冤。然觀裴孝廉
之意。不止為那友梅。因聞賢弟家道殷實。故有此
舉。目今若得三百金。送他在我身上。是保無事。錢

生嘆道身陷獄中。家每處尚無消息。又何從措辦。此銀心如知事不諧。即往趙家說友梅道。錢若夫人以誘惑恨卿。裴公子復以粧病見罪。裴之執爨。婦所知也。若能與我三十金。則我以二十兩密賂裴之門客。答期生方免不測之禍。其十金則以委囑錢之僮僕。庶無驅逐之憂。不爾則禍不旋踵而至矣。友梅知其設心駭騙。乃謝道。承君雅念。為妾深謀。第妾自錢郎被獄。方寸已失。唯冀彼之速脫。

第五回

又何暇慮及於斯。心如乃艷然而出。於中路遇着賣花婦梅三姐。鄭向所狎熟也。因詢其何往。梅三姐道：偶進胥門耳。心如道：胥門內錢秀才被妓女趙友梅局騙不遂，暗唆裴公子訟於都堂。都堂照着本府拘審，今監禁在司獄司已一月餘矣。汝往來其家，曾知之否。梅三姐大駭道：十一相公自在虎丘讀書，那有此話。心如道：千真萬真，我豈戲言。梅三姐一聞此信，連得胥門如飛的走入錢宅報

与老夫人知道。原来钱生在狱三十九日。那钱贞
每日。雖到獄中。訊候。却瞞着老夫人。家中大小。雖
或相聞。俱被老錢致囑。兼以未知的確。亦不敢輕
易亂傳。不料那日。梅三姐。却把鄭心姑。所誑備細
說出。嚇得老夫人。冷汗淋身。半日不能開口。急忙
喚過錢貞。詰問。錢貞不能隱匿。只得支支吾吾說。初去
時。俱是鄭心姑誘引。以沒惹禍之由。老奴尚未知
其詳。老夫人便把錢貞痛罵了一場。却又放聲大

哭○秋烟○姐○在○菊○也○不○住○淚○如○雨○點○梅○三○姐○與○秀○琴○
諸○婢○俱○來○勸○慰○老○夫○人○收○泪○向○梅○三○姐○殷○勤○致○謝○
又○喚○過○錢○貞○道○先○老○爺○在○日○待○汝○不○薄○及○臨○沒○之○
時○又○再○三○囑○託○撫○我○佳○兒○今○乃○通○同○誘○引○釀○此○奇○
禍○倘○幼○主○少○有○差○失○雖○碎○割○汝○肉○不○足○以○償○我○之○
恨○錢○貞○亦○低○頭○含○泣○夫○人○又○道○別○樣○官○事○亦○不○足○
為○慮○豈○不○聞○災○之○勢○雖○揚○左○諸○君○猶○陷○於○羅○網○
而○况○孩○孫○兒○寡○婦○手○吾○且○問○你○經○今○月○餘○只○管○彌○

燈不露將物主沉於獄底。作何了局。錢貞道皆頓
崔李二相公出窰。揭動公呈。若奶。要知端的。除
非請來一問。老夫人即着人去請崔李。又以禍起
召趙友梅。便看錢貞。喚集僮僕二十餘人。趕到趙
家。斯開。驅逐。俄即刻去。那些家僮。已不得有事。奉
到主母之命。少不得開。然蜂擁而去。不題。却說崔
李請到。坐在前廳。老夫人於屏後。到謝扶救之力。
并問事體。若何。崔李便將前後事情。備說一番。回

賀道長大喜。生即公山嶽。則等樓臺。病痊。即日無事。但細查禍之所起。皆出於鄭志。如侯九晚事。平晚侄輩。還要約齊同社。鳴鼓而攻之。老夫入道。此皆不肯子自貽伊戚。兼老身失教之故。持心始何尤。遂具酒飯款待。二子畢飲。數杯。即辭謝而去。原來幾生得脫。狂。并。用。清。客。費。文。華。前。在。趙。家。陪。飲。之。後。生。贈。以。數。金。賈。甚。德。之。其。後。賈。與。裴。玄。一。面。即。契。留。在。寓。中。一。日。閒。話。偶。及。友。梅。之。事。賈。文。華。為。

生辨剖甚悉。且言疎財好友。做人溫裕謙恭。亦並不曾拜從。蓼洲門下。玄聞之。頗悔輕信心如。又值崔子文私賂門客。谷期生期生乘間。屢白其寃。於是玄有寬釋之念矣。無何。陸希雲求得王梅川書。至書中剖悉諄。詞音懇切。玄乃致書撫臺。令其宥放。不料生之厄運未滿。狄撫臺忽然患病。匝旬及至。發牌仰府時。又多了十餘日。錢生既釋。崔李陸三字。俟立於道左。相見之際。悲喜交集。屈指在

獄日期恰好。因七月忽想越梅山之言。喟然而嘆。道梅山老人信神人也。三子亦各嘆異。而別須臾抵家。老夫人預置一杖。俟生歸。當撻之。教十及見生容顏憔悴。手軟不能杖下。唯跪而責之。道爾母德涼。雖不能比教於三遷。晝夜之訓。然亦費了。多少辛勤。與汝成。立乃不能守身。始三而幾啖虎口。雖爾之自作自受。其何以衍宗祀。而慰吾白之。毋乎。夫人說至此。不覺涕淚交下。錢生亦嗚咽不

能對既而夫人又謂生道汝之被禍皆因舍沙所
射○今雖幸免○恐斯人尚不肯忘情於汝○金陵范閣
然汝父同年也○其夫人蘓氏與我恩若嫡親姊妹○
日前曾有書來○倘說請官在家○我今晚寫下回書○
後明日即往南京○一則省慰年伯○一則在彼攻書○
明年鄉試○若不得一第○休來見我○生唯受命至
在○歸房○秋烟潛來話別○泣謂生道○自承愛幸便已
身懷六甲○今官人遠行歸期未卜○倘後來生下或

男或女夫人疑妾外私而不肯相信奈何錢生乃
取羅帕題詩一絕留與秋烟為証

詩曰

瑞叶熊羅夢已通

海棠曾記試春風

欲知別後相思處

只在秋林烟影中

是夜即留秋烟同宿至曉遣人密約友梅欲與舟
中一會不料友梅遷去已久錢生得報愴然不樂
正欲遍請同社作謝然後起程恰值崔李陸三子

俱至言起金陵之往皆扼腕不怡將行老夫人又
 握手叮嚀道竹林之下願汝相親綺陌之塵慎勿
 再踐還有一件那王太常雖係年家他近在寺人
 蔭下更宜絕迹時桂子紅葉諸婢俱隨着老夫人
 送出獨有秋烟烟不送紅顏去欲泣唯恐夫人審問先掩袂
 而歸崔李陸買舟送過無錫朕沒作別正是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客情
 且把錢生按下不題再表趙友梅自從錢生繫獄

情○患○恍○惚○寢○食○俱○忘○每○問○卜○求○籤○更○以○釵○珥○施○
千○佛○寺○祈○生○免○禍○那○一○日○忽○值○錢○老○夫○人○差○人○喧○
鬧○了○一○場○趙○月○兒○不○勝○氣○苦○又○恐○裴○公○子○要○來○尋○
事○自○想○安○身○不○牢○即○忙○雇○了○舡○隻○一○直○遷○到○杭○州○
租○一○所○園○房○居○住○在○明○聖○湖○邊○岳○王○墳○之○左○正○嘗○
山○水○勝○處○余○曾○有○西○湖○十○詠○附○錄○為○証○

詩曰

路入西泠照曙霞

氤氳香霧覆晴沙

秋山月落鐘初歇

古埠烟迷柳未遮

芳草欲逐遊子騎

好風將送泛湖槎

綠窗猶擁鴛衾卧

簾外声 喚賣花

右蕪堤春曉

裏上隨風萬縷輕

橫空似浪暗藏鶯

只緣夢綠嬌翻舌

豈為啼紅巧弄教

画舫能傾遊客耳

香閣解動美人情

最愁春暮花如雪

老如歌喉懶不鳴

春在柳浪聞鶯

涼感蒲院麥秋天

冷袖翻紅吳苑女

花心寫露清銷暑

一陸艷香心已醉

右麴院荷風

曲港花陰問柳陰

有時戲藻金梭擲

歷化荷開照水妍

舞衣剪翠蕊珠仙

葉底披襟小泊舡

夕陽几處送繁絃

鯉澗拍岸水深

忽地吹波玉尺沉

貪餌恐為魚父釣
非魚雖不知其樂

右花港觀魚

嶙峋對立直凌空
玉柱全撐青靄表
月明黛色垂千仞
安得齊攀最高頂

右兩峯插雲

穿巖應避鷺鷥尋
跳躍悠然足會心

南北巍峩孰並雄
蓮花共透白雲中
雨後嵐光積萬重
掃開浮翳捫蒼穹

幽○然○夜○色○渚○烟○牧○
錯○落○塔○涵○三○個○影○
纖○雲○已○逐○金○風○掃○
我○欲○扣○舷○歌○古○調○

右三潭印月

塔○影○亭○，○掛○夕○暉○
一○峯○紫○翠○烟○容○遠○
鳥○宿○亂○隨○浮○靄○去○

渺○湖○光○漾○碧○流○
空○明○月○湧○一○輪○秋○
澄○水○遙○連○玉○宇○浮○
波○心○只○恐○老○龍○愁○

照○廬○取○次○掩○柴○扉○
列○壑○蒼○黃○樹○色○微○
馬○嘶○策○惹○落○花○飛○

笙歌半在南山路。

多少遊人帶醉歸。

右雷峰夕照

雲深古刹隱南屏。

向夕蒲牢遙遠音。

催散玉樓歌舞宴。

驚醒客邸利名心。

疎聲過籟天邊落。

清響隨風月下沉。

但得山僧掃去急。

獨携藜杖上遙岑。

右南屏晚鐘

萬頃滌波一泚秋。

氷蟾皎潔印中流。

風來鷲嶺天香遠
寒照兩峯嵐翠重
扣舷朗咏坡仙賦

雲散銀河兔影悠
光生十里柳烟收
直欲憑虛到玉樓

右平湖秋月

一道修梁跨水隈
疎林似剎瓊花片
晴日乍鎔新水漲
如何策蹇堤邊望

銀沙十里映樓臺
荒蘚疑飛鷲羽來
曉風已捲凍雲開
半是尋詩半探梅

右斷橋殘雪

說這武林洵為山水名區。只因趙友梅心在錢生。那有情懷賞玩。每自閒禁不住。兩行珠泪。丟不下。一片愁腸。不覺香銷粉悴。非復疇昔之花容月貌矣。到得旬餘。便引動了閨寡門的清士。耽風月的狂童。怎奈友梅不言不笑。並沒有一點溫存意態。所以來的俱含愠而去。本郡有一個宦家之子。姓胡。字伯雅。為人癡頑。不韻文。都稱為憨公。子也。慕

友梅之名。向一個閑客喚做常不欺。特來相訪。友梅開了房門。不肯接見。趙鵠貪他是個宦家。逼勒數次。只得出來相會。憨公子目不轉睛看了。又看不住的賢道妙。只道佳。佳常不欺道。從來佳處。出在揚州。今見趙娘。果然名稱其實。憨公子默坐了一會。忽然問得我小弟。幼時嘗聞家祖先尚書說揚州有一個名妓。叫做李端。這會友老也是揚州人。可曾相熟麼。友梅不保。常不欺便插口道。話。

起○那○李○端○，真○個○美○貌○非○常○。前○年○在○下○曾○到○揚○州○
去○，與○他○相○好○之○極○。趙○月○兒○在○內○，只○聞○二○人○敘○話○，並○
不○見○友○梅○接○口○。唯○恐○慙○公○子○不○悅○，忙○出○來○寒○溫○道○。
拙○女○只○因○病○後○，故○懶○於○言○。喚○大○爺○何○不○與○常○老○爹○
把○那○棋○枰○決○一○箇○勝○負○。慙○公○子○遂○與○常○不○欺○對○局○。
不○欺○一○連○佯○輸○了○五○六○盤○。慙○公○子○道○：我○的○棋○比○你○
何○如○？不○欺○道○：大○爺○這○樣○妙○棋○，不○要○說○在○下○，不○敢○爭○
先○。便○走○遍○了○杭○州○一○府○也○，尋○不○出○一○個○敵○手○。慙○公○

子拍手大笑○整棋○再看○常不欺○又詐敗了兩局○值
酒肴已備○擺列出來○慙公子把杯相勸道○酒是引
興之物○乞趙娘多飲幾杯○助興兒○友梅低了頭○
只不做聲○慙公子道○我們此來○無非取樂而已○若
友梅這樣教情○而辟焉○請勿復敢見矣○不欺道○畢
竟是才人之口○話出來○無不郁乎文哉○二人且
說且飲○只有友梅○不勝厭悶○長吁了一聲○不覺掉
下幾點泪來○慙公子慙道○一人向隅○滿座不樂○這

也○可○厭○之○極○可○厭○之○極○即○便○站○起○身○來○拖○了○不○欺
就○走○不○欺○曰○大○爺○既○不○耐○煩○不○如○到○吳○山○脚○下○李
一○娘○家○裡○去○罷○慈○公○子○點○頭○道○有○理○有○理○遂○不○終
席○而○去○等○得○趙○鵠○出○來○挽○留○去○已○久○矣○你○道○友○梅
為○何○不○懼○趙○鵠○這○等○自○由○自○主○只○因○生○性○聰○明○那
趙○月○兒○愛○惜○如○親○生○之○女○自○十○四○以○至○十○六○三○載
之○間○所○獲○纏○頭○已○不○下○千○金○故○月○兒○不○加○訶○責○唯
冀○其○改○情○易○慮○其○如○萬○狀○苦○勸○委○曲○開○陳○而○友○梅

之。心不可轉也。嘗。晚。敢。公。子。不。別。而。去。氣。得。月。兒。
面。皮。紫。漲。忍。耐。不。住。便。大。怒。道。你。這。賊。淫。婦。原。不。
受。人。擡。舉。你。到。我。家。雖。已。識。得。幾。個。字。兒。我。却。用。
了。無。限。心。机。把。那。書。畫。棋。琴。件。件。教。會。寒。時。便。怕。
你。冷。夏。天。便。愛。你。熱。把。你。愛。惜。如。掌。上。之。珍。這。是。
為。何。無。非。要。你。與。旺。門。頭。使。我。暮。年。安。享。誰。料。一。
見。那。錢。十。下。的。小。冤。家。便。把。魂。靈。兒。送。在。他。身。上。
終。日。價。不。情。不。緒。漫。心。沒。想。別。怨。你。有。他。心。他。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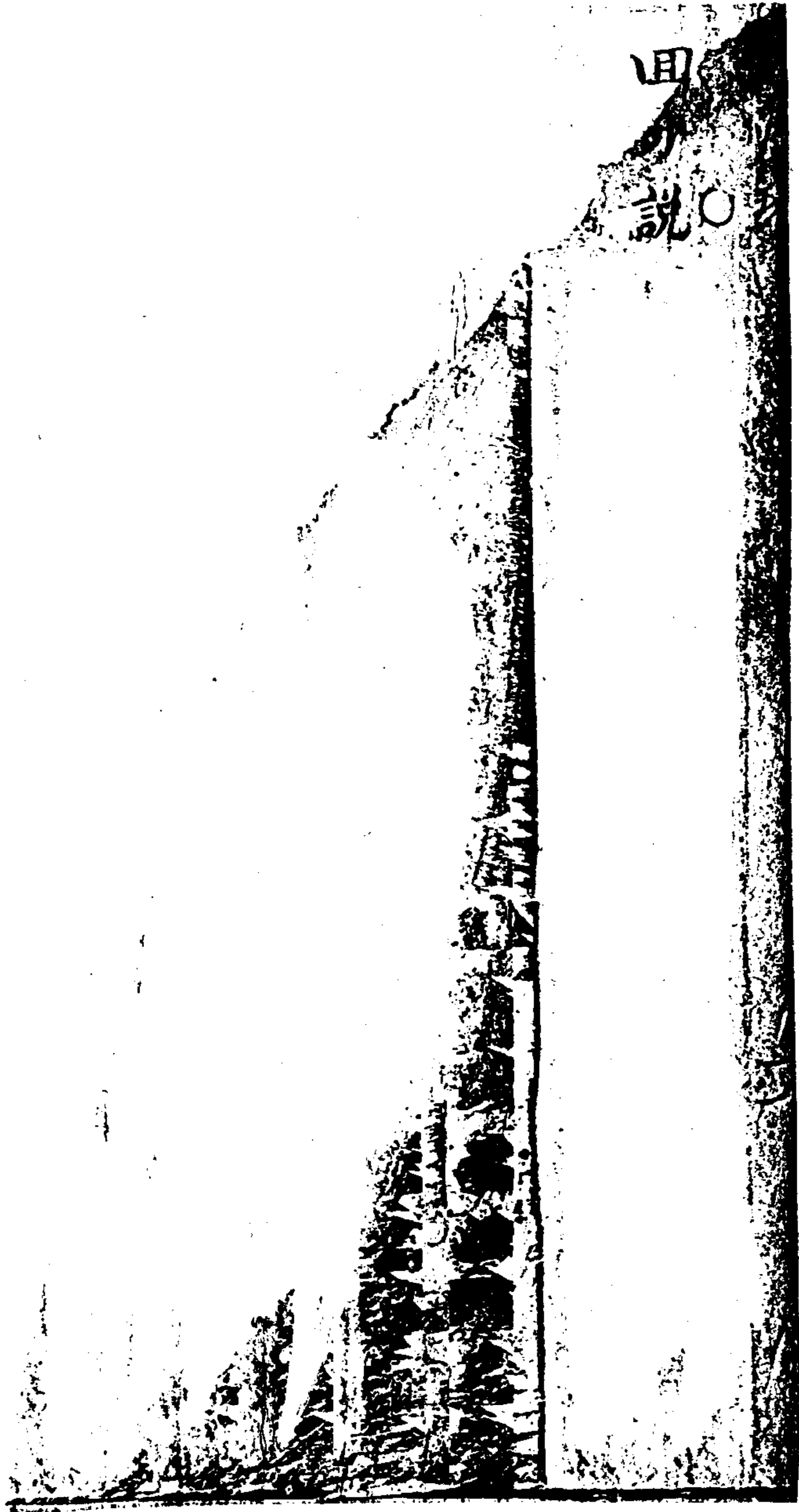
你意他是仕宦人家少什麼金銀十二要與他圖
做夫妻你也忒妄想了你愛他有貌我看他瘦削
臉兒也不能賽過二郎神你羨他有才只會做几
句歪詩也不能比那七步曹子建况今坐在獄中
犯了裴公子之愆生死未卜你還要時刻掛念只
怕你害了失心瘋的病了不要說在蘓費用即遷
到臨安每日買些米難道是天上落下来的我
們開個門頭一日無容十日不活天幸來了這個

○我○老○娘○也○月○兒○話○到○此○處○轉○氣○得○手○脚○冰○冷○直○僵○
○僵○挺○在○椅○上○只○管○喘○息○停○了○一○會○又○道○你○這○賤○人○
○但○知○其○一○未○知○其○二○若○從○良○是○件○美○事○我○做○娘○的○
○亦○不○遲○至○今○自○了○只○因○有○了○丈○夫○便○要○被○他○拘○束○
○何○如○春○風○秋○月○散○誕○自○由○若○富○足○之○家○猶○可○設○或○
○花○費○無○窮○為○家○私○有○限○喫○的○是○葷○葷○穿○的○是○布○素○
○又○何○如○飲○珍○羞○之○味○服○羅○紈○之○衣○這○還○是○丈○夫○上○

婦○若○不○幸○而○做○了○那○七○大○不○動○不○動○被○正○妻○藉○口
罵○是○娼○根○賤○妓○其○苦○更○有○不○可○勝○言○者○况○男○子○漢
心○腸○最○狠○始○初○息○愛○果○然○依○漆○如○膠○到○得○後○來○別
戀○了○新○歡○便○把○你○撇○在○腦○後○那○時○節○進○退○兩○難○噫
○濟○何○及○怎○熬○得○那○清○宵○寂寞○永○盡○妻○其○倒○不○如○今
日○憑○你○看○中○那○個○俊○俏○郎○君○和○他○相○處○幾○時○朝○上
寒○食○夜○○冠○戴○其○苦○樂○又○不○啻○天○壤○之○隔○也○汝○乃
聰○明○人○亦○何○俟○叨○細○說○只○要○你○依○了○我○萬○事○全

休○稍○有○不○然○汝○認○得○我○皮○鞭○麼○友○梅○泣○道○兒○闕○人○
多○矣○其○才○情○其○足○未○有○如○錢○郎○者○故○一○言○已○計○雖○
九○殞○無○悔○唯○乞○母○親○垂○憐○其○意○不○致○深○訶○則○活○德○
無○涯○而○報○息○有○目○月○兒○微○笑○冷○咲○道○好○個○自○在○話○
兒○我○也○不○與○你○長○言○廣○說○只○問○你○依○也○不○依○友○梅○
瞪○目○應○道○一○言○已○決○何○必○再○問○月○兒○不○勝○忿○怒○乃○
以○皮○鞭○自○肩○至○膝○接○至○五○六○半○寸○許○紫○白○肌○膚○寸○
寸○皆○青○損○傷○之○處○血○流○如○注○友○梅○唯○哀○殺○呼○痛○而○

已○却○絕○不○改○口○月○兒○再○要○打○時○見○他○通○體○皆○傷○
處○下○手○只○得○假○放○手○道○今○且○饒○你○去○細○想○明○日○若○
還○不○知○悔○悟○我○肯○饒○你○只○恐○皮○鞭○也○不○肯○饒○你○因○
叫○侍○女○芳○英○扶○他○去○睡○友○梅○到○了○房○中○睡○在○床○上○
千○思○萬○想○道○錢○郎○不○知○生○死○冤○家○又○苦○只○怕○逼○你○
看○這○樣○光○景○料○不○能○留○得○此○身○與○錢○郎○會○合○到○不○
知○拼○着○一○死○以○報○錢○郎○罷○了○捱○到○人○盡○睡○熟○竟○取○
了○一○條○長○汗○巾○懸○梁○自○縊○不○知○性○命○如○何○且○待○下○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一一七二

第六回

有心久巧竊花枝

詩曰

自從銷瘦減容光
欲識舊時雲鬢樣

半是思郎米根郎
開奴床上鏤金箱

却說支梅命不該絕恰值待女弟與她來不便
時幾燈尚明影之不見見支梅似打鞦韆的
高掛在梁為得魂不附體登時疾喊那趙月兒在

第六回

夢中驚醒也。不及披衣。來身來救。即忙解巾放下。
四肢雖冷。胸額猶溫。乃與參英太鼓呼喚。徐信薑
湯灌進。直至三更。方纔甦醒。閉眼不言。即轉身向
裏。月兒愈甚。道汝這冠。嚇我。閣偏不怕。連叫取那
皮鞭來。友梅微嘆道。尚不惜。又何懼乎。皮鞭。月
兒雖說見其肌肉。皆傷。亦不敢下手。既而友梅長
號一殺。仍復暈去。急得月兒。又連鼓呼叫。移時而
醒。為泣道。兒自幼離家。思有數年。以來。所獲金帛。

亦○是○以○償○母○矣○薄○命○之○軀○唯○求○速○死○却○又○頻○上○藥
 轉○何○必○相○苦○如○此○耶○月○兒○亦○無○可○奈○何○只○得○回○嗔
 作○喜○溫○言○勸○慰○到○了○清○晨○轉○覺○身○熱○如○火○昏○上○沈
 沉○口○中○呻○吟○不○絕○進○以○茶○湯○即○時○嘔○出○月○兒○自○悔
 發○怒○之○暴○心○下○着○忙○柱○是○延○醫○看○視○親○親○奉○湯○藥○將
 及○半○月○病○雖○稍○可○奈○容○顏○日○漸○尪○羸○月○兒○恐○有○不
 起○乃○結○之○道○昨○有○父○自○姑○蘇○來○言○錢○郎○已○脫○桎○梏
 汝○宜○放○寬○心○胸○以○圖○相○會○今○後○惟○汝○是○依○吾○不○汝

強友梅聞說信以為然。不覺心境頓舒。飲食稍進。又得半月。方得平愈。如初。且認錢塘門外有一開鹽肆的姓程名必。字表。字信之。原係徽州府休寧縣人氏。自祖上移居虎林。已五世矣。年方二十。家累千金。娶妻林氏。姿色平。而妬悍異常。必乎年少。檢頗狎昵。控花街柳巷。一月。偶經岳廟。聞人說道。張家園內住的強友梅。維揚名妓也。必乎聞之。心動神飛。即時過訪。時友梅病體已痊。豐艷如舊。

陣有客來可掩房深匿月兒自出接見留坐待茶
必乎慙慙其來意月兒嘆息道只怕程君無緣
必乎愕然道求可但慕步姿不惜財帛誠意老娘
這般見棄却是為何月兒乃以誓嫁錢生醫事細
細訴說必乎聽了愀然自失者久之乃道既如此
某亦不敢相強唯獲一面鄙願足矣月兒進內由
勸至三友梅閉了房門終不肯出必乎因以厚贈
送月兒月兒越思良久道整自亦前妻與之博奕

在座下。君抱棋枰，執局，然閉進。我便擁持，拉不
容趨避。則還亦飽。君之自矣。必乘大喜，復詳。然
相約而別。至次日飯後，友梅不知其故，果與月兒
對局。拉前座，俄而程生自外趨入。友梅急欲避時，
已被月兒雙手推住。自面至足，被程生看個仔細。
因以挾持，而見雙臉，斷絕。然欲問其怨恨之容，
轉覺可憐。此時程生神情，軟淡，頃刻難持。正欲向
前作揖，友梅因角力，掬腕，翩然而逝矣。必乎莫能

再觀惘惘而歸懷念之殷幾忘寢食有汪生者諱
允昌亦徽郡籍入泮於錢塘必乎之表叔也偶於
途中相遇汪生深訝其銷瘦程以實告且言安色
之美目所未覩者汪乃歷舉在杭名妓以擬之皆
曰非其倫時有薛素素者名重東吳汪生又舉以
為問必乎搖首道亦不如也汪生駭然道天下信
有如此絕色雖西子王嬙不足數矣然彼既有屬
意之人吾徒作單相思亦復何益必乎道徒有別

墅在湧金門外○意欲圖為側室○不知久後如何○汪
生道婦人水性○既歸吾侄○諒無終拒之理○只恐趙
鵠索價太高○吾當效張儀為子作說客○可乎○必乎
道倘獲事成○侄以三十金為壽○汪生遂欣然別去○
逾數日○即詣張園○向月兒備述其意○月兒正萌脫
却之念○唯恐不成○止索銀二百兩○汪生歸告○必乎
必乎欣然領諾○拉是擇吉成交○至期○月兒謬謂友
梅道○我與你自別○臨去○忽已數月矣○坐喫山空○終

非久計意欲返轉姑蘓只不知錢郎果然脫獄否
又不知汝之姻事若何吾聞閔聖籤靈應如響且
去此不遠曷往祈諸友梅不知是計果即梳粧登
轎轎夫先已受騙遂由小路直往湧金門別墅必
孚預備酒肴蔬菓焚香燃燭以俟更覓一能言孫
姬以便臨時勸慰俄而有輿已至友梅出轎進門
擡頭一看並非廟宇只見燭火煌煌大驚道爾輩
何人輒敢哄我至此程生自內趨出深揖道多

承尊堂厚情已將娘子嫁於程某豈娘子有所未
知耶友梅大怒道妾自有夫君豈無婦若依舊送
歸則罷否則吾以頸血濺爾之衣矣孫姬笑而勸
之○道趙鵠不仁豈能遂娘所欲○今程大爺真實君
子也○允與不允○悉憑主裁○倘有商議不妨緩為之
計○何必以彼為歸而視此如讐哉友梅沉吟了半
晌○乃道○既要留我在此○必須卧不同床○坐不同席
他日一遇錢郎○即便相忽○而去○計爾所費加倍奉

價○並○不○許○異○言○推○阻○必○享○聽○其○言○辭○剗○勁○不○能○措
語○惟○鞠○躬○唯○已○夫○妓○以○色○事○人○者○也○且○以○程
生○年○甫○妙○齡○家○非○窮○乏○乃○立○志○不○移○貞○行○皎○如○雖
傳○說○所○稱○楊○娼○李○娃○者○何○以○加○焉○友○梅○自○歸○程○之
別○業○因○防○閑○甚○謹○兼○以○利○刃○刺○於○腰○間○遂○使○必○享
不○能○相○犯○然○以○錢○生○急○難○相○會○愁○心○日○益○珠○泪○時
零○徒○悲○調○玉○輪○以○寄○悲○託○貞○松○而○咏○志○所○作○詩○詞
不○能○徇○載○姑○錄○其○碧○芙蓉○詞○一○闋

詞曰
 晚雨港梧梢○催起○極惶○舟載啼鳥○別雀雞蹊○
 此曲誰能曉○西湖水與泊爭流○兩峰雲比愁○
 還少花樓有主○寄語東風不必空相繞○西
 樓開得過○難禁○幾夜清情○咫尺姑蘇夢也○如
 倚杳有餘○幾夜歡娛○拾得來○未過煩惱○重
 門深閉○憑誰寄信○相思宿債○應難了○
 一○日○與○婢○女○輕○纏○倚○閉○閒○立○只○見○一○個○相○面○先

生○上○得○形○容○秀○異○修○髯○如○雪○頭○戴○方○巾○身○穿○一○領
簪○色○布○袍○手○腕○掛○一○面○小○紙○牌○上○上○寫○道○五○錢○一
相○從○門○首○向○東○而○去○友○梅○暗○想○此○人○一○表○非○凡○且
相○價○甚○高○必○非○尋○常○相○士○急○令○輕○紅○向○前○相○請○那
先○生○即○隨○着○轻○紅○走○進○草○堂○友○梅○深○上○的○道○了○萬
福○道○賤○妾○鼠○目○獐○頭○敢○辱○先○生○神○鑑○先○生○道○老○夫
相○人○別○有○奇○術○不○比○那○走○方○的○相○士○專○把○達○摩○相
訣○與○那○麻○衣○相○法○中○幾○句○說○話○胡○亂○哄○人○只○是○一

味直請娘仔休要見。在刻梅道。但求直言為妙。那
先生即令友梅立正了。自上至下。凝神細看。久把
隻手輪了一回。乃道。娘子十歲以前。安穩無事。不
消細說。單講十歲這一年。就該令尊令堂一齊見
背。從此蕭牆生雞。離棄祖基。陷身羅網。今年貴庚
十幾歲了。友梅道。妾是辛亥生的。今年一十六歲。
先生又將十指輪了一回。踴躍而起。道。恭喜恭喜。
目下就有異人提掖。雖不能做個正室。也是一位。

三品夫人。女梅道。賤妾運蹇。悉如先生所諭。一句
不差。若天命有貴夫。現今身居坑坎。厄亡只在旦
夕。先生休要見譁。先生道。若夫據相直談。安肯戲
言。夫膏友梅道。妾是維揚人。緬聽先生口氣。亦像
揚州。敢問尊姓大名。先生道。老夫果是鳳陽人氏。
良趁。吾胡藥。姓埋名。已。今。賤號。只。叫。做。梅。山。老。人。
友梅。勿。外。想。這。錢。部。魯。說。有。個。梅。山。神。相。莫。非。即。
一。新。便。自。道。春。間。在。蘄。州。玄。妙。觀。中。有。一。位。梅。

山○長○者○可○是○先○生○否○梅○山○道○即○是○老○夫○娘○子○何○以○
曉○得○友○梅○道○不○歸○先○生○矣○實○論○身○衍○衍○與○姑○藉○錢○
中○丞○之○子○錢○蘭○有○仇○儼○之○約○彼○時○錢○郎○曾○經○相○過○
故○賤○妾○得○知○寶○號○不○意○今○日○天○幸○相○逢○係○乞○先○生○
一○言○指○示○妾○與○錢○郎○果○有○重○會○之○日○否○梅○山○道○只○
憑○一○點○貞○心○自○然○鬼○神○呵○護○會○合○有○期○不○須○疑○問○
言○罷○即○欲○起○身○友○梅○慌○忙○挽○住○隻○膝○跪○下○道○妾○身○
雖○脫○勾○欄○仍○舊○橫○檻○每○為○狂○且○吟○道○塵○日○如○年○自○

非先生○圍○破○迷○途○一○言○無○救○莫○道○斷○釵○重○接○能○許○
琴○瑟○之○和○只○怕○環○珮○空○歸○難○結○鴛○鴦○之○塚○梅○山○道○
老○夫○西○海○為○家○一○身○流○寓○有○何○異○能○脫○于○拉○厄○友○
梅○涕○泪○滂○沱○牽○衣○不○放○梅○山○亦○覺○悽○然○乃○安○慰○道○
子○不○須○掉○泪○我○有○一○做○人○幸○亦○雲○衆○暫○寄○挂○此○他○
是○英○雄○劍○俠○專○肯○濟○困○扶○危○與○錢○秀才○也○有○一○面○
之○契○我○去○為○子○懇○求○諒○他○必○能○赤○手○相○扶○只○在○八○
月○十○五○二○更○時○分○子○其○端○坐○以○俟○友○梅○便○飲○衽○再○

拜。故。下。金。釵。為。謝。梅。山。堅。辭。不。受。揮。手。而。去。友。梅。深。幸。得。遇。梅。山。終。始。無。更。之。約。猶。疑。信。相。半。忽。見。一。人。推。簾。進。來。福。之。乃。孫。嫗。也。友。梅。笑。迎。道。孫。老。娘。此。來。莫。非。又。作。說。客。耶。孫。嫗。道。非。也。恐。娘。都。處。無。聊。特。來。閒。話。耳。特。是。坐。談。良。久。嫗。即。從。容。諷。道。老。身。豈。敢。為。程。郎。遊。說。特。以。娘。終。身。之。事。籌。之。莫。若。順。從。為。便。假。使。程。郎。蕭。然。向。壁。家。無。擔。石。之。儲。則。不。敢。勸。即。有。使。家。有。金。穴。而。春。秋。已。富。或。窮。甚。

不揚別亦不敢動即使家富矣年少而容美矣然
娘是明媒正取不幸而做了斷教破鏡乃守節不
移此是綱常倫禮之正則又不敢勸今聞錢公子
不過是一言之私訂反不若程郎有二百金之聘
銀即白錢之情重然以程市待娘何如至其家用
餘未嘗開用強凌逼每以市綾羅購珠玉委曲以
奉娘歡其情之慘也何深也若娘堅執不從萬
事到即怨恨分限另嫁一個蠢劣兇惡之徒那時

節○又○怎○能○保○全○水○標○此○是○老○身○藥○石○之○言○唯○娘○三○
思○勿○貽○後○悔○友○梅○謝○道○仰○辱○厚○情○妾○當○銘○骨○不○朽○
若○要○土○梗○盟○言○改○難○易○操○雖○使○儀○衍○復○生○吾○志○斷○
不○能○回○矣○孫○姬○乃○不○悅○而○退○無○何○已○屆○中○秋○程○生○
暗○地○着○人○將○羹○藕○炙○膏○兼○炙○鴛○火○肉○鮮○魚○月○餅○之○
類○陸○倩○送○來○將○晚○又○令人○送○至○湖○白○酒○四○蔬○友○梅○
以○掌○肴○執○酒○一○半○膏○與○守○房○夫○婦○一○半○餽○於○孫○姬○
自○已○只○喫○些○羹○炙○烹○茶○而○寢○是○夜○萬○里○長○空○毫○無○

片雲遮○翠鳥推起○一輪皎○月清光○
賞月之盛○真是家○絃管戶○上笙歌○
粧靜坐○作風吹柳○一草寓意○以謝程生○
有友梅疑

詩白

灼灼園中花○
好風是何意○

詎無桃李姿○
偏吹楊柳枝○

柳枝園云○
莫怨柳情薄○

貞信慎自持○
只因風吹遲○

頭為華陰雀。友梅將素帕一方題詩方訖。忽聞譙樓已打三更。四壁悄然。惟有蛩聲唧唧。友梅嘆道：梅山之言謬矣。俄而窓外鼓聲桐響。仰首視之。則見一人立於庭下。頭戴禮笠。身穿箭衣。年可四十。形軀秀偉。進前謂友梅道：俺承梅山之託。特來相救。玉漏已半。幸勿遲延。友梅且驚且喜。急握手令其勿言。低聲應道：有守廩夫婦寢於外廂。倘被知覺。反為不美。

那人便不開口，背了友梅踰垣而出。其步履如飛，瞬息之間，到了一個宅宇。原來那人即在昭慶寺東賣雨傘的張仰坡隔壁賃一盍廳房作寓。友梅方進儀門，遙見堂上列炬輝煌，丫鬟擁着兩個美姬出來迎接。友梅見有內室，方纔放心。那人進去，換了衣巾出來，童與友梅施禮。友梅再拜而謝道：「下妾不幸，陷身匪類，仰承君子仗義相扶，使妾得與錢郎重遇。恩出三天，願聞高姓大名，以

德○錄○之○心○骨○那○久○谷○道○淹○有○姓○無○名○人○但○呼○為○申○屠○夫○義○與○錢○郎○在○虎○丘○梅○花○樓○上○曾○獲○識○荆○昨○晤○梅○山○兄○備○悉○趙○娘○貞○操○卓○然○使○俺○不○勝○欽○敬○至○於○移○花○接○柳○匡○難○除○兇○乃○區○區○恒○事○耳○何○足○沾○蓋○言○畢○即○令○擺○列○筵○席○款○待○友○梅○申○屠○夫○自○到○後○房○飲○酒○只○留○二○姬○陪○酌○既○而○斗○轉○參○橫○將○次○雞○鳴○而○息○次○日○梅○山○老○人○亦○來○探○望○友○梅○慌○忙○出○謝○申○屠○夫○因○從○容○問○道○趙○娘○身○行○雖○已○畧○知○一○二○其○與○錢○郎

聚散始末尚乞賜聞友梅便把前後事情詳細說
了。一遍申屠夫聽罷拍案大怒道。裴玄那厮危在
朝露。也不必話了。至於趙鵠不仁。若不殺之。難消
此恨。友梅曰。趙母恩養數年。亦不足怪。唯恨惡叔
宋鈞將奴哄賣為娼。以致受諸荼毒。真堪痛入骨
髓。申屠夫便問宋鈞。今在何處。友梅道。住在廣陵
新城。因做人兇狠。人都稱為宋黑虎。申屠夫即喚
真兒。何在。喚聲未絕。忽見一人立在階下。身長

七尺腰闊數圍風目彪形黃鬚黑臉向前散諾道
主公有何鈞諭申屠太道命有廣陵宋鈞為人殘
暴珍義與爾也首為我速取頭來真兒應了一
聲霎時不見申屠太情謂梅山道中原賊星甚熾
將來因祚傾危道兄夜瞻乾象亦卜其數之遠近
不梅山道只在二十年内天下便當鼎沸所恨老
夫年邁不及見君草匡時之畧矣二人閒話未及
兩箇時辰真兒已回手提一顆人頭鮮血淋漓

擲於階上申屠夫令友梅向前識認友梅舉目一
觀嚇得魂驚心悸移時不能開口只把頭點申屠
夫向葫蘆內取藥一九傳在頭上頃刻化為清水
因謂友梅道我這真兒一日一夜能行萬里俺
今他把天下無義漢子共誅了四十九人連今日
宋鉤奏成五十五友梅聞說心益竦然即歛衽致謝
道妾承二位洪恩既拯於陷溺復雪其大讐但妾
在此境擾不安倘即送往姑蘇早晚得與錢郎相

第六回

古

會尤為具便。後齒難忘。申屠夫笑道。趙娘不須性
 急。那錢郎雖脫圈套。已被夫人遣往白下。只在各
 初更。有一場大難。俺今訪友燕京。即於便路解救。
 子留。數寓自有二妻。奉陪。燕以梅山。在途。雖夜程
 生。追究。是保無虞。友梅。遂不敢再言。申屠夫忙令
 左右。置酒。話別。既而。半酣。二姬共聯一絕。以當驛

詩曰

冷○雨○丹○楓○晚○送○君○
一○聲○清○嘯○知○何○處○

休○將○別○泪○染○榴○裙○
雀○背○俄○驚○萬○里○雲○

二○姬○吟○畢○申○屠○夫○斟○滿○巨○盃○送○與○梅○山○自○亦○立○飲○

三○爵○遂○與○友○梅○徐○別○梅○山○亦○便○起○身○送○出○要○知○友○

梅○與○生○何○時○方○會○申○屠○夫○此○去○如○何○救○難○且○待○下○

回○便○知○分○曉○

友○梅○真○操○程○生○衰○情○孫○姬○巧○舌○申○屠○夫○俠○氣○

俱○一○畫○

以○山○深○分○幽○境○不○窮○林○遠○而○方○能○吐○婿○始○足○以

第七回

傳情錦字為憐才

詞曰

香閨深掩暮雲低。家在鳳城西。好風吹起，相思夢，因簫史。弄玉心迷，替出繡幃，一面暗將錦字重題。

歸心不逐鷓鴣啼。才子為情羈。客中未及明珠聘，空惆悵，幾度沾衣。菡萏花須並蒂，鴛鴦鳥，詎孤棲。

右詞寄風入松

却說錢生自在無錫與崔李陸三子分袂帶了紫
簫向前進發一路淒涼○想起友梅恩愛方深
忽被一場橫禍○以致兩下分離又苦又恨每○對
月長吁臨風墮淚過了數日方抵金陵因天晚不
及入城即向客寓過宿次日咨訪店主知范太守
住在聚寶門伏明珠內大街令紫簫○筭還飯錢沿路問至
范宅只見室宇蕭然門可羅雀那管門的詢知蘓
州錢公子不敢怠緩即忙請入前廳一面看人進

內通報錢生徘徊細看果然收拾精雅中間掛一
幅孫雪居寫的山陰訪戴圖上有一扁是芝秀堂
三字乃雲間董玄宰先生題贈玩未完范公已
整衣出見其以年侄不敢當容禮再三謙遜而坐
范公見生舉止安徐儀容秀韶心下十分愛重寒
暄方畢又將家事一一細問錢生言辭款贍應答
如流范公益肅然起敬道憶自令先尊仙逝老夫
清酒臨弔一死賢侄不覺條又長成如此洵乃宗

廟珮璉。奕帝謝家玉樹。錢生道老年伯宏猷。碩皇
正耳朕肱明廷。何乃急流勇退。以尋竹塢花坪之
樂。任恐太傅不起。其如蒼生何。范公道老夫蹇材
拙。運故厯宦二十年。僅至郡守。若再貪戀鷄肋。豈
不為鄧禹笑人。况西河抱城老酒。幾枯益覺紫霞
念長。絲塵射短矣。錢生喚過紫簫。取出回書。雙手
遞上。范公亦傳命請出夫人相見。少頃。蘓老夫
人出來相會。錢生備致老母遺候之意。夫人亦殷

殷致問起房拆開回書與范公看畢范公欣然而
笑○道○若○得○賸○住○在○此○下○惟○使○老○夫○朝○夕○得○聆○珠○玉○
尤○為○深○幸○於○是○置○酒○款○待○延○生○進○內○飲○於○凝○芬○閣
中○夫○亦○出○來○陪○敘○命○侍○女○紅○篋○行○酒○錢○生○偷○眼
視○之○輕○霞○暈○頰○秀○髮○齊○肩○也○有○幾○分○姿○色○想○起○秋
烟○不○覺○情○意○淒○其○幾○欲○酒○下○范○公○酒○量○甚○寬○見○生
能○飲○其○興○益○豪○乃○以○巨○觥○對○酌○直○至○更○闌○痛○醉○而
散○既○歸○閣○之○東○廂○為○生○寢○室○於○生○飲○酒○時○見○綉○簾

邊○雲○鬟○半○露○嬌○態○非○常○時○來○窺○戲○我○生○意○是○公○之
邊○及○歸○房○紅○藥○以○茶○捧○至○因○以○訊○之○紅○藥○道○此○乃
小○姐○珠○娘○也○錢○生○又○問○芳○春○幾○何○答○道○十○七○復○問
受○聘○未○紅○藥○搖○首○含○笑○而○去○錢○生○既○已○駭○所○以○真
心○緒○不○佳○漸○覺○酒○湧○上○來○和○衣○睡○倒○俄○而○紅○藥○渡
至○喚○醒○生○道○小○姐○恐○郎○君○酒○沒○口○乾○特○奉○涼○衣○以
心○喉○吻○生○笑○謝○道○承○小○姐○投○我○以○木瓜○愧○無○瓊○瑤
之○報○煩○小○娘子○為○我○多○致○謝○紅○藥○既○去○錢○生○獨

坐○悄○然○把○殘○燈○剔○亮○見○几○上○有○花○牋○一○幅○乃○覽○毫
作○詞○一○闕○

詞曰

昨○夜○碧○紗○窗○靜○拾○得○相○思○一○枕○夢○忽○到○羅○浮○
却○被○紅○兒○推○醒○心○耿○心○耿○不○見○玉○梅○花○影○

右○詞○寄○如○夢○令○蓋○寓○懷○友○梅○之○意○折○為○芳○牋○置○箱
碗○匣○之○下○至○曉○起○來○與○范○公○相○見○坐○喫○早○膳○畢○謂
公○道○家○叔○難○任○山○東○為○室○在○酒○飲○去○一○拜○范○公○欣

錢○遣○任○引○渠○錢○生○去○後○忽○王○太○常○遣○使○邀○賞○荷○花○
公○不○能○辭○午○前○即○去○原○來○范○公○諱○欽○止○生○一○子○一○
女○子○名○朝○瑛○已○在○開○封○任○上○患○疾○而○亡○故○公○有○西○
河○抱○戚○之○語○其○女○性○敏○慧○工○琴○書○真○有○班○妃○易○女○
之○才○生○就○沉○魚○落○雁○之○色○因○夫○人○初○孕○時○夢○見○仙○
女○授○以○明○珠○一○粒○故○以○夢○珠○為○名○及○年○三○歲○有○道○
人○見○之○謂○乳○媪○道○此○子○異○日○敏○巧○絕○人○有○以○明○月○
珠○為○聘○者○方○可○妻○之○言○訖○已○失○道○人○所○在○公○益○奇○

之是以遴選東床最難。慚意既要才與貌，兼又須
夜光照乘。雖巨族名門，屢求康帖，而公莫之許也。
其夜錢生坐在席上，珠娘潛於簾後窺之。是謂婢
女蓮香道：天下倩美之士，復有如錢郎者乎？既而
紅蕖來，備述錢生所問之語。珠娘笑道：即真狡獪。
豈亦覩見我耶？復令紅蕖送瓜以覘生。及次日，錢
生既去，探坐范公亦即赴席。珠娘購了夫人，與紅
蕖情願的，潛入生之卧房，見其琴劍書笥，文房器

玩無不珍美。忽於視。連邊。有花。微露。取而觀之。
乃如夢令一闋。諷咏。數四。知其別有寓托。然時方
季夏。不能喻玉梅花影之句。乃展開花箋。楷書二
絕於後。

詩曰

靜○几○明○窗○日○到○遲○
江○郎○莫○負○生○花○筆○

牙籤相伴下帷時。
留向春闈學畫眉。

其二

筵蒿初開香滿池

何須更憶玉梅枝

綠箋詞比琴心怨

借問相思為阿誰

寫畢仍折為方勝藏於硯底而出至暮生歸記起

前詞恐為范公所見將欲藏於篋中展開詞尾忽

見小楷數行字畫端勁真有顏筋柳骨及細味其

詩則又暗託芳情并寓規諷心下狐疑竟不知是

何人所作俄而紅蕖以瓜奉送進錢生即以箋詩

問之紅蕖笑道昨夜令妾送瓜的是誰則做詩之

第七回

六

人○從○下○知○矣○錢○生○驚○喜○道○既○是○小○姐○的○佳○句○小○生○
當○珍○為○至○寶○既○則○以○為○食○渴○則○以○為○茶○坐○而○哦○睡○
而○諷○矣○紅○巢○戲○道○見○了○詩○句○就○是○這○樣○寒○酸○若○見○
了○小○姐○的○花○容○只○怕○郎○君○還○要○嚙○許○多○鮮○涎○哩○言○
訖○帶○笑○而○去○錢○生○復○將○二○詩○吟○哦○了○數○遍○歎○息○道○
吾○則○道○天○下○有○才○有○色○的○佳○人○只○有○一○個○趙○友○梅○
了○誰○知○又○生○一○個○范○小○姐○使○小○生○獲○觀○此○詩○好○不○
僥○倖○也○當○夜○無○話○明○日○公○謂○生○道○昨○日○王○梅○川○邊○

請工部主事呂玄卿賞荷併來邀我偶在席上談
及令先尊他因說賢侄與裴孝廉有隙前日特為
寫書勸解○如果有此事○賢侄既在敝居下帷○須去
面謝此老○雖不可交○然禮亦不宜疎○闕錢生雖受
毋戒○然以公命○即往投刺○只見門第赫奕○僮僕如
雲○往來輿馬絡繹不絕○等候了半日○方得進去○坐
在廳上○又有一個時辰○方見梅川科頭○洗足○手搖
扇○渡出來○及見錢生○又假意說快取中

○服○錢○生○一○把○拖○住○梅○川○便○拱○手○道○溽○暑○中○衣○冠○以○
○廢○只○得○欠○禮○了○錢○生○婉○款○伸○謝○梅○川○唯○畧○叙○寒○溫○
○態○而○已○須○臾○祭○畢○錢○生○起○身○告○別○梅○川○亦○不○挽○留○絲○
○下○庭○除○即○一○拱○道○幸○恕○褻○衣○不○及○遠○送○了○錢○生○意○
○甚○快○上○殊○悔○多○此○一○來○歸○以○語○公○上○哂○道○此○乃○小○
○人○得○勢○之○態○耳○何○足○介○懷○正○在○慨○嘆○間○忽○見○一○個○
○長○老○進○来○謁○見○公○即○降○階○而○迎○相○待○之○儀○十○分○恭○
○敬○顧○謂○生○道○此○位○乃○青○蓮○庵○寂○如○上○人○戒○律○清○恪○

予○方○外○樹○蘭○也○錢○生○見○其○脩○者○方○耳○蕭○然○有○出○世○
之○姿○亦○欬○然○起○敬○那○寐○如○長○老○講○起○妙○諦○滾○上○如○
貫○珠○真○能○使○天○花○亂○墜○臨○別○袖○中○出○一○綠○簿○道○小○
庵○新○塑○一○尊○送○子○觀○音○尚○少○款○金○乞○檀○越○取○成○善○
事○功○德○無○量○范○公○欣○然○允○諾○又○留○喫○素○齋○然○後○別○
去○自○此○錢○生○日○在○窓○下○唯○把○友○梅○所○寄○之○書○時○
展○誦○上○畢○又○將○夢○珠○二○絕○又○覆○吟○哦○一○連○十○餘○日○
送○茶○捧○飯○俱○是○小○婢○山○茶○而○紅○藥○久○不○見○至○錢○生○

悶上○不悅○作詩一絕○以寄幽懷○

詩曰

欲寄相思少便鴻○
羅幃咫尺猶難見○

新愁更比舊愁濃○
何況行雲無定蹤○

却說夢珠小姐○自那日窺見錢生之沒刺綉渾慵○
懷思不置○有時雕闌斜倚○脉上無言○有時鸞鏡半
窺○悠上凝想○不覺看山鎖翠○金釧俄鬆○唯有紅藥
深解其意○乃勸慰道○小姐是千金艷質○老爺又選

擇門楣怕後一猶風流快婿何乃注念錢郎以致
憔悴至此珠娘喟然長息道是非爾所知也我嘗
誦詩至桑中淇上之約未嘗不醜其行豈肯躬蹈
之乎只因世人○有○才○的○未○必○有○貌○的○未○必○有
才○如○錢○郎○之○貌○固○不○待○言○矣○前○日○爹○嘗○把○他○的
課藝進來我細覽閱文辭秀雅格局高華黃鍾
大呂之音白雪陽春之調以此出戰誠掇巍科而
有餘若我郎○所○謂○崑○山○之○壁○價○值○連○城○北○海○之

鵬程搏翅萬者也。我每欲潛出一會以觀其意。奈
夫人嚴於拘束。哇步不離。雖婚姻之事。主在椿萱。
然可託終身。亦須斟酌。當此之際。誠不能不為之
耿耿。耳紅藥道。小姐敏心卓識。信非奴輩能窺。但
夫人拘管雖嚴。何不潛賦一章。待紅藥送去。以援
錢印之意。何若。珠娘凝思良久。道。汝言亦是。乃以
薛濤賦。賦七言近體一首。

詩曰

倚○遍○雕○欄○每○倦○吟○
花○源○已○從○劉○郎○掉○

近○來○愁○豈○黛○眉○淡○
銀○漢○休○孤○織○女○心○

詎○謂○藍○田○無○美○璧○
玉○人○若○喻○詩○中○意○

可○能○烟○島○擬○文○禽○
莫○怪○瓊○瑤○惠○好○音○

紅藥接詩欲行珠娘又叮囑道切須謹慎不可漏
泄與夫人得知倘錢郎有甚說話急來回覆紅藥
乘間走出凝芳閣來錢生正在倚柱伊唔見了詩
箋即展開細看嘆道吾固知小姐情俊若得為此

翼之鷓連理之樹余之願也。但有一腔心事。必須
 當面訴開。小姐既不言。瑛篇贈我。更不知有須臾
 之間。使鄙人得親芳容。否。紅藥道。即若要見小姐。
 何紅藥不減紅娘不也。做一詩與我。將去。錢生即取碧筠箋。次韻
 一首。折做同心。方勝。付與紅藥。紅藥得了詩箋。即
 忙回報。珠娘。珠娘接來。視云。

書恍妻其久。寤吟。欲援綠綺。聞芳耳。

粉垣雖隔。兩情深。雞託青鸞。訴苦心。

羅蔓抵慙依玉樹
 雲衢何日效鶼鶼
 綵駟肯自瑤臺下
 重倚朱欄待好音
 珠娘又問道錢郎還有何言
 紅蕖道他道有一腔
 心事必要與小姐面談
 珠娘嘆道我亦欲圖一見
 以決終身其奈夫久何
 紅蕖笑道我有一計只要
 用着箇番不知小姐以為何如
 珠娘道汝有何策
 紅蕖道明相老爺約定呂工部要到牛
 首山遊寺幾諸境植喜想必信宿而回乘此機會

何不令蓮香假充小姐與那錢郎一晤高士雖有
了幾點麻兒須多搽些粉金蓮畧大些把那繡
裙放下也可隱瞞小姐欲訴的衷腸說與蓮香念
熟若錢郎說甚心事只消含糊答應以待小姐自
已主裁另行回話只要把夫人陪住在房待紅葉
伴着他悄悄出去與計何如珠娘莞然而笑道不
謂汝倒有陳平之智只怕蓮香不肯紅葉道以小
姐之命諒他不敢違拗珠娘即時喚過蓮香以此

言○之○連○香○點○頭○微○笑○於○是○紅○藥○渡○至○書○房○回○覆○次
日○清○晨○范○公○果○別○生○而○出○符○及○黃○昏○時○候○珠○娘○把
那○珠○衫○綉○裙○薰○薰○蘭○麝○換○與○連○香○粧○束○齊○整○宛○然
是○個○閉○月○羞○花○的○小○姐○紅○藥○跟○着○嫋○嫋○的○走
出○東○廂○來○錢○生○凭○欄○凝○盼○但○見○月○上○梧○梢○猶○未○見
至○張○然○道○豈○其○謬○耶○俄○聞○竹○屏○之○外○足○音○楚○然○則
見○紅○藥○隨○着○小○姐○已○翩○翩○而○至○矣○錢○生○喜○躍○趨○迎
接○心○一○樣○堅○欲○送○入○書○館○連○香○固○推○道○即○此○共○談

片胸能遂拂石而坐。那蓮香原有幾分姿色。兼以
星月之下。轉覺婉廉動人。錢生笑謝道。小生以豈
幃之命。親候尊親。不意緣契三生。遂獲簾邊半面。
然自料奔末之夫。何足以配仙質。忽承小姐。既以
瑤箋使郵人喜出非常。感溪五內。蓮香述小姐之
意。以對道。妾聞婚姻之事。冰人言之。高堂主之。非
兒女子所當私議。但以君子惠中。秀外。學究天人。
信乃曠世難逢。何可失之。當面故不恥自媒。輒敢

以蕪蔓之詞竭其鄙誠倘君子不棄葑菲結以秦
晉妾得躬執箕箒幸莫大焉錢生太息道過承小
姐錯愛豈不欲即求偕老但心有隱憂未敢輕許
蓮香道即君有何心事不妨為妾言之錢生道實
不相瞞小生與羅揚妓女趙友梅曾有夫婦之約
今雖風流雲散相會無期然言猶在耳若即寒盟
是乃鮮情薄倖之徒不唯友梅罪責即小姐亦必
我尤矣然執守前言以負小姐一段美情則又春

第七回

十三

戀不忍際此兩難故欲面商之耳蓮香未知小姐之意不敢妄對但唯上而已紅藥惟恐夫人呼喚連鼓促回蓮香臨行徒謂生道門客許翔卿與家尊至契即君若以你伐求之則姻事可諧矣言訖瓊珮珊翻然而逝錢生竚望久之黯然魂失因蓮香語意含糊唯懼好事之不成也乃以裏曲懇於翔卿翔卿即轉達程范公道錢郎才貌絕佳可稱快婿但弱息幼時曾經異人相道有以明

月珠為聘者方是夫妻故求婚雖多老夫唯恐不
是姻緣未敢輕諾若錢即果有明珠老夫無不依
允○翔○卿○又○以○公○言○復○生○錢○生○雖○係○宦○家○然○火○齊○木
雞○世○不○常○有○聞○之○殊○覺○快○○俄○而○節○屆○中○秋○范○公
設○宴○以○請○呂○工○部○亦○邀○王○太○常○相○陪○呂○玄○卿○自○特
少○年○科○甲○睥○睨○一○座○旁○若○無○人○然○生○亦○軒○○霞○舉○
雅○言○雋○語○辨○若○懸○河○范○公○又○欲○顯○生○之○才○授○以○紙
筆○令○生○作○詩○錢○生○承○命○即○書○二○絕○

合浦珠

第七回

十四

詩曰

長河澹碧雲收
莫謂勝情唯皮亮

秋色平分月到樓
於今不教晉風流

其二

遙空群籟靜無殺
可惜清樽雖共賞

雲外天香滿鳳城
嫦娥應笑未成名

初時王梅川待生甚倨及見詩方卓然
以女妻生次日親來謝宴即晚公作伐公欣然應

先述以告生錢生堅却道煩老年宿善為任辭此
事斷難從命原來公與夫人愛生才貌甚欲得生
為婿因以明珠一言猶豫未決及見錢生不允梅
州心中大喜過了數日梅川又遣人致書公拆開
視云

弟初見九晚以其年少輕佻意甚忽之及
盛宴耳其燦花之論使弟爽然自失以彼其
才異日燕臺市駿誠良樂之所急也小女標

第七回

十五

梅待賦欲託紅絲唯藉年兄執柯則錢侄必
無推阻前已面抒鄙懷未審鼎言轉致否肅
此再瀆佇候回音
范公回書不與生看即便寫書回覆又過了兩月
正與錢生講論經史忽見門公慌忙報說工部呂
老爺來望公謂生道玄卿此來又為吾侄婚事矣
錢生道若為婚事全仗老伯委曲回之范公點頭
而出與玄卿相見各叙寒溫畢玄卿道王老先生

有一淑愛及笄欲招貴年侄九畹為婿特喚老先
生作伐此乃美事何者先生回書推託梅老十分
不悅今又央某造宅相求唯老先生玉成為妙范
公道此因殺年侄以不奉母命為辭在僕豈能專
主玄卿道既如此可請九畹面談范公即着人請
出錢生相見邀玄卿到書房待茶玄卿躡進書房
靠窓案上有紅箋一幅范公急欲收拾已被玄卿
看見范公笑道此乃小女看月之作不妨請政玄卿

合浦珠

第七回

其

卿接來觀之乃此言律一首

詩曰

碧梧金井暮煙收
靈藥又逢銀兔搗
羅衣借墜簾須捲
看到夜分人靜處

露○濯○清○輝○炤○入○樓○
塵○思○不○起○素○娥○愁○
團○扇○翻○題○句○自○幽○
塞○鴻○遙○送○一○截○秋○

玄卿誦畢而賢道含愛有此詩才不在班謝之下
矣言未既錢生庸容出見玄卿道九畹兄高才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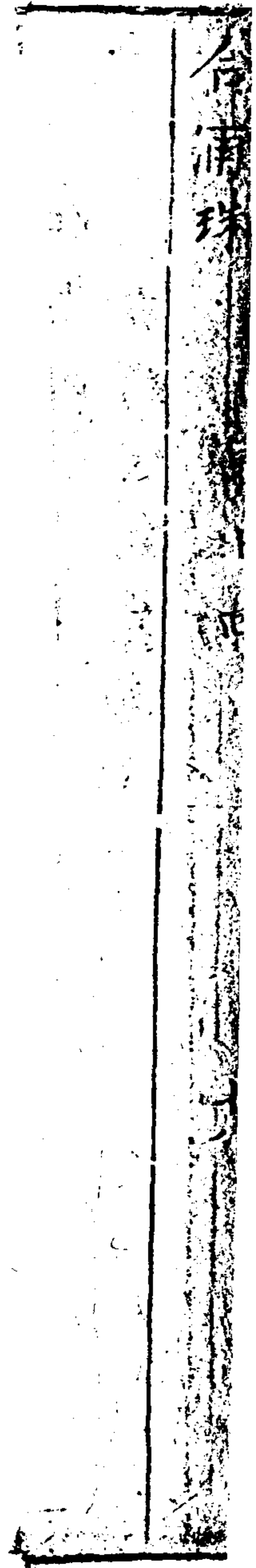
俗王小姐美貌無雙此乃天付良緣九畹兄不可
固却以負王老先生一腔美意錢生答道諺承王
老年伯厚愛晚生焉敢推辭但老母在堂未曾請
命晚生自幼又發一個痴想不第春闈誓不聘娶
况因先君早喪家業飄零雖有鵲巢之思實無白
璧之聘今以王老年伯高門鼎族何患無乘龍佳
客而必以某之學疎才淺孑然瑣尾之士哉玄卿
道既係年家又是太常公門第也不為辱沒了兄

况聞春間被獄○若非王老先生出書解救○吾兄豈
能安然無事○今以好意聯姻○故作客談○推却目下
梅翁起服北上○不惟魏公待以腹心○又與裴司馬
橋梓至厚○吾恐拂逆其意○禍不遠矣○錢生道詩不
云乎○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今王老年伯國之大
臣○豈不欲令人克全倫禮○而忍以威勢劫之哉○刻
卿見生不允○又見范公默然無言○遂勃然變色○而
別○錢生退入書館○低首自思○友梅不知下落○珠娘

姻事難成。欲歸則無顏見母。欲留又恐梅川尋事。加害。左思右想。悶不悅。忽見紅蕖。走至。以片紙付生。道：「小姐所命也。」我生接來一看。不覺變怒。為喜。要知范小姐紙上寫的是何言。請下回便見。轉接映映。可謂細於髮。從來釋史所載。未聞有假小姐代見情郎者。紅蕖此計。真出人意表。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六輯

一三三八



第八回

觸怒權奸因却婿

詩曰

酌酒與君若自寬

白首相知猶按劍

草色全絲細雨濕

世事浮雲何足問

右酌酒與裴迪

人情翻覆似波瀾

朱門先達笑彈冠

花枝欲動春風寒

不如高卧且加餐

話說錢生正在憂慮不悅。忽值夢珠小姐差紅藥以數行持至。錢生接來細看。那紙上寫道：前夕晤君。聞已許聘趙氏。若然妾願居其次。因家君自燕子磯回云。在關帝廟中遇一申屠夫。天下異人也。子若竭誠往謁。或者明珠可求。至於玉太常品行不端。但宜婉曲辭婚。慎勿直遂。以取其怒。自今以後。妾之身付在君矣。幸亟圖之。

錢生覽畢不勝欣忭道小姐不但深情兼有敏識
曩時申屠夫曾說倘有緩急不妨謀諸我那梅山
老人又道過珠則圓這段姻緣想有幾分可就然
非小姐裁示幾乎忘矣遂帶了紫簫直往燕子磯
關廟訪問廟祝道相公莫非姓錢麼錢生恠而問
之廟祝道申屠先生臨去時囑付小道云三日後
有一位姑蘓錢秀才來訪可對他說須到東昌相
會錢生大驚道申屠夫可謂神矣想劫堂叔錢一

霍正做東昌府知府。不知乘此機會到彼省候便。可以從容尋問那申屠了。主意已定。回到書館請見范公道。不肯執意辭婚。梅川年伯必然見罪。今有家叔蒞任東昌。意欲暫往省謁。俟王年伯服滿進朝。再當趨侍左右。范公大悅。道：「隨任所見不差。」但途中須要保重。遂即庀藻作祖。至夜席散。錢生方進卧房。把那行李收拾。只見紅蕖潛至。持一錦囊付生道：「小姐聞君遠行無由。面別特俾妾來。以

此不腆為贐錢生謝道煩乞小娘子致意小姐小
生此去倘或得了明珠不時定聘萬不可為着小
生一髮損花容乃檢視囊中只有紋銀一鎰其餘俱
是金珠約值三四百金錢生把那琴劍書笥留在
其內只把小姐所贈之費併要用物件俱放在皮
匣中帶去曉起別公出門之際回頭頻望魂斷意
迷不覺潸然泣下珠娘一聞生去玉怨花愁其相
憶之情亦不待言矣再談呂主事細述錢生推却

之意○回覆梅川○梅川○赫然大怒○玄卿○笑道○諒那腐
儒○薄福○豈能坦腹喬門○然在老先○豈患無一嬌
客○何必取此迂妄之人哉○此聞聞老有女○四德俱
全○何不為令郎公求此佳婦○梅川道○鄙意懷之久
矣○因此公清奇簡傲○不近人情○又不知其女○可稱
滌媛否○玄卿道○日○昨親見范小姐○望月一詩○請為
老先生誦之○遂朗咏一遍○梅川聽罷○欣然道○有此
美才○豈無嚴質○但無人可徵○憲修○主事道○聞有

清士許翔卿與范老先生至密不若託彼為媒下
官亦當從旁相懇梅川大喜無向已屆重陽遣僕
持柬邀請許翔卿翔卿接柬視之上寫道
制侍生王芬頓首啓翔卿兄愛下久懷雅致
未獲識荆茲屆重九設園樓臺宗敞願與君
登高一談君幸惠臨不穀
翔卿暗忖道此公平昔勢利矜已慢人今特遣使
邀我其中必有緣故欲要推辭又恐見恠只得隨

了來使。具名拜謁梅川。一見翔卿。笑容可掬。直延進後園書室。備叙寒溫。少頃。擺別酒。殺賓主對坐。飲至半酣。梅川從容問道。聞老近日起居。何似。翔卿道。范公琴酒陶情。頗得香山池上之樂。梅川道。聞有殊愛才色。無雙。桃夭未咏。意欲為小兒求聘。吾先試度其允否。翔卿道。只恐范公不敢仰攀。梅川作色道。翔卿何出此話。吾與聞然。不唯同年。兼且累世通家。今以兒女聯姻。乃是一樁美事。故特

奉○送○玉○趾○煩○為○小○兒○作○伐○事○成○之○日○柯○儀○必○當○重
謝○翔○卿○道○既○承○明○公○鈞○諭○敢○不○借○口○舌○之○勞○以○締
朱○陳○侯○與○范○公○求○得○庫○帖○即○當○回○覆○梅○川○大○悅○呼
童○斟○酒○連○敬○數○杯○臨○別○梅○川○又○道○小○兒○親○事○全○仗
尊○力○併○煩○致○意○范○翁○不○可○學○那○錢○蘭○小○畜○生○不○識
高○低○故○為○推○却○翔○卿○唯○上○作○謝○而○出○不○敢○遲○緩○連
夜○往○見○范○公○范○公○道○彼○情○水○山○作○泰○山○吾○與○往○還
尚○懼○禍○及○豈○有○以○女○締○親○之○事○明○日○君○去○回○覆○只

須依我如此如此。以辭絕其意。翔卿領諾。次曉即
至王宅求見梅川。梅川道許君清早惠臨。想必姻
事得妥。翔卿道執柯無力。惶恐惶恐。梅川即變色
而問道。豈聞然有所不允耶。翔卿道。范公非敢不
允。只因小姐三歲時。曾有異人相道。此兒福薄。議
親不可太早。則不壽。頃到二十歲外。有以明月
珠為聘者。方是夫妻。故議親雖多。范公一槩不敢
許諾。特晚小可致謝。厚愧。異日尚要踵問。荆請梅

川大怒道○明○欺○我○造○此○胡○言○我○今○日○方○知○那○錢○
生○不○先○親○事○也○是○他○的○主○意○罷○上○拚○我○這○窮○太○常○
與○他○做○一○個○對○頭○又○叱○翔○卿○道○我○好○意○作○成○汝○做○
媒○誰○料○汝○也○不○知○人○事○為○他○捏○造○虛○辭○特○來○誑○我○
翔○卿○再○欲○開○口○梅○川○已○氣○冲○的○痰○進○屏○後○去○了○
翔○卿○滿○面○羞○慙○回○達○范○公○范○公○道○由○他○發○怒○我○巴○
不○得○與○他○絕○交○正○在○談○論○忽○見○呂○主○事○差○人○下○書○
公○拆○書○細○看○單○為○王○太○常○求○親○一○事○中○間○指○陳○禍○

福無非迫抑公從的說話范公擲書於地微
冷笑道鄙哉刻卿真小人也我老范錦心傲骨豈
為社鼠恐嚇耶那遞書的在門首等候半日不見
回書含怒而去報與刻卿刻卿十分不快即時往
見梅川梅川道范襲不允結親毫無情面我欲尋
事害之君謂計將安出刻卿道老先生榮行在即
俟進京之後設計中傷有何難哉梅川搖首道怎
耐得這許多時刻卿道既要速行更有一策我聞

裴大司馬初為淮揚鹽院被聞然彈了一本已成
不辭之仇。老先生何不揭撫其過。修書一封送與
司馬。則司馬必信公言。而老范難免不測之禍矣。
梅川大喜道。此計妙絕。即央玄卿起稿。星夜遣人
北上。且不說王呂安排陷害。只可惜范公不知禍
患臨身。猶以絕交為幸。正是

竈突已煙上

燕雀猶未知

說范公有一箱徑諱斐字。刻甫年踰弱冠。以恩

例為國子監。生。自朝瑛後。公即承繼為嗣。一日偶從府前經過。聞得衙役人宣傳說道。聖上差下校尉要拿一位鄉宦。范斐挨身相問。正問着王太常的家人。那家人也不認得范斐。隨口應道。要拿做開封府太守的范聞然。范斐聽了。大駭道。那范太守居官清正。居鄉仁善。犯着何罪。聖上却要拿他。那人笑道。這是朝廷的主意。我們那裡曉得。范斐驚得面如土色。飛報范公。語猶未畢。只見許

翔○御○疾○趨○揮○汗○而○至○道○項○聞○校○尉○到○府○雖○未○開○讀○
外○人○紛○々○俱○說○為○着○明○公○雖○未○知○真○假○不○得○不○來○
相○報○公○方○大○驚○道○我○任○開○封○二○年○雖○無○功○德○及○於○
百○姓○未○嘗○得○罪○於○朝○廷○不○知○皇○上○拿○我○為○着○何○事○
正○欲○遣○人○偵○探○忽○報○呂○爺○來○了○范○公○慌○忙○迎○入○
玄○
| 知○道○聞○老○翁○未○知○麼○
| 透○聞○官○旗○到○郡○却○為○着○老○先○
| 生○我○想○朝○廷○之○上○權○重○的○莫○如○大○司○馬○裴○公○與○裴○
公○至○契○的○莫○如○王○梅○老○
| 今○老○先○生○遭○此○奇○禍○據○下○

官○愚○見○何○不○將○公○愛○小○姐○連○夜○送○過○王○宅○成○親○待
 王○老○先○生○進○京○求○救○於○裴○公○則○天○威○可○解○而○身○家
 可○保○范○公○道○謹○謝○厚○愛○若○范○某○無○罪○則○聖○明○自○然
○蘇○使○奸○雄○心○折○
 恩○宥○如○果○悖○逆○不○法○這○是○獲○罪○於○天○了○豈○堵○於○與
○竈○所○能○免○乎○
 刻○卿○道○老○先○生○只○因○性○氣○躁○直○所○以
 見○嫉○於○人○仕○途○坎○壘○今○當○禍○患○已○成○猶○依○然○執○物
 只○恐○廷○尉○未○必○於○公○九○重○高○而○難○籲○不○聽○僕○言○悔
 無○日○矣○范○公○道○真○其○枉○已○以○俸○免○不○如○守○正○而○待

命○緹○騎○一○來○其○即○含○笑○而○去○矣○玄○卿○知○事○不○請○即○
起○身○告○別○范○公○忙○喚○范○斐○商○議○道○吾○料○禍○根○必○起○
於○梅○川○求○親○不○遂○此○老○奸○險○異○常○我○若○被○逮○入○都○
家○內○無○人○他○還○要○尋○計○毒○害○汝○今○晚○帶○領○叔○母○妹○
妹○併○汝○妻○子○悄○然○出○城○明○日○五○更○即○雇○舡○直○走○姑○
蘇○暫○避○在○錢○老○夫○人○家○下○又○向○翔○卿○道○君○以○家○事○
清○寒○斷○絃○未○續○我○有○使○女○蓮○香○每○欲○備○奩○贈○君○遲○
遲○未○果○今○臨○不○測○之○禍○死○生○難○料○若○何○速○喚○肩○輿○

從後門摸去○以遂我之初心○幸勿推却○翔卿頓首

泣謝○公即進內與小姐訣別○道汝兒天殺○所以承

顏膝下者○唯汝一人○滿望贅婚○使我兩人暮年

靠誰料○悞聽明珠一語○遲延至今○竟以求聘不遂

遭了王賊之害○我今進京○萬一皇天憐我○無罪或

得生還○與汝尚有相見之期○只怕群奸布網○天欲

絕我○或竟在獄中○或受刑西市○則我父子自今一

別○永無再見之日了○我他無所為○唯承事母親○此

補天文字

醫者喜銜破綻行文每至此則足稱至妙矣

猿殺三咽

訣語有汝兒天殺之口字起所謂

我○在○時○尤○宜○孝○順○待○錢○郎○一○歸○即○請○仇○儼○事○夫○敬
姑○若○能○各○盡○其○道○則○汝○父○雖○在○九○泉○之○下○庶○幾○瞑
目○矣○小○姐○聽○罷○登○時○哭○仆○在○地○哽○咽○不○能○出○聲○范
公○亦○謂○夫○人○道○本○然○與○卿○白○頭○相○守○奈○同○林○之○鳥
犬○限○各○飛○若○到○姑○蘓○坊○須○照○護○女○兒○伺○錢○郎○東○昌
一○回○不○必○明○珠○即○完○了○女○兒○姻○事○至○於○家○業○夫○人
自○能○料○理○吾○亦○不○及○備○細○叮○囑○夫○人○道○相○公○保○重
到○以○說○得○半○句○即○泪○始○兩○汪○放○聲○大○慟○左○右○女○婢

無一人不墮淚者。公雖天性烈烈，亦覺淒然傷感。分付未畢，校尉已至，問首小姐牽住公衣，大哭道：「爹為孩兒被禍，孩兒不能學那綉紵女上書，叫屈不如死在膝下，做厲鬼以報冤。」范公再三撫慰，道：「我為父的，不得罪在國家，到京自能申辨。汝不必過為無益之悲。」外邊催喚甚急，恁小姐牽住，不放公遂以不可換一子而特助在下絕裾出。是夜拘禁公館。次日把聖旨開讀，即送檻車押赴長安。親戚故友並無一人援

望○唯○有○老○僕○全○元○隨○身○伏○侍○可○憐○仁○厚○惇○慤○如○公○
見○幾○而○作○趨○退○歸○林○下○猶○不○免○於○睚○眦○之○辭○君○子○
於○此○每○為○之○三○嘆○焉○夫○人○小○姐○當○晚○牧○拾○細○軟○同○
著○范○斐○夫○婦○一○路○悲○傷○自○向○蘓○州○進○發○翔○卿○得○了○
蓮○香○既○諧○花○燭○蓮○香○泣○道○范○爺○為○人○剛○方○正○直○所○
以○小○人○嫉○惡○今○被○逮○入○京○料○必○凶○多○吉○少○平○昔○辭○
衣○君○推○食○君○妾○見○其○厚○君○者○至○矣○君○獨○漠○然○
不○以○為○念○翔○卿○嘆○道○范○公○遇○我○甚○厚○其○如○事○關○

朝廷力不能救。取過了數日。蓮香復說。翔道王太常託君為媒。君順了范爺。而違逆其意。今范爺已被不測之罪。所謂唇亡為寒。禍將及君矣。故為君計。不如避跡到京。魚打探范爺消息。一舉兩得。不識君能從否。翔卿首肯道。賢妻所言甚深。為有理。於是治裝北上。不題。且說錢生自別范公。帶了紫蕭。迤邐出城。只因思憶小姐。心旌搖曳。一回忽念着老夫。人未審安否。如何。一回又想起趙友梅不

知○移○徙○何○處○屈○指○秋○烟○懷○娘○已○經○七○月○真○是○離○愁○
○回○映○得○法○
 種○木○葉○紛○脫○碧○空○嘹○亮○每○逢○過○雁○哀○鳴○黃○菊○凝○霜○遙○
 別○緒○悠○悠○况○此○時○恰○值○秋○末○冬○初○西○風○蕭○瑟○
 見○孤○村○野○店○滿○目○凄○涼○越○添○情○况○有○昔○賢○一○詩○為○
証○

詩曰

衡○門○無○事○閑○蒼○苔○
 半○夜○秋○風○江○色○動○

籬○下○蕭○疎○野○菊○開○
 滿○山○寒○葉○兩○聲○來○

詩曰

十二

雁飛閣塞霜初落
獨坐高窓此時節

右秋日即事

王○河○楊○柳○已○蕭○
親○舍○每○疑○雲○外○近○

浮○名○昔○似○蕪○鱸○美○
自○嘆○行○藏○渾○未○卜○

右秋日書懷

書寄鄧山客未迴
一彈瑤瑟自成哀

羈○思○逢○秋○轉○寒○家○
長○安○翻○覺○日○邊○遙○

壯○志○寧○隨○皮○肉○消○
巫○陽○堪○問○竟○誰○招○

離城約有十里之外忽聞樹林中有人問道錢屠
士何往錢生驚訝道此處並無相識却是何人喚
我回頭一看有此面熟遂即下馬相見只因遇着
那人使錢生幾乎化做橫亡之鬼畢竟喚者是誰
且聽下回便知

讀至間然與夢珠訣別教語使人酸鼻
求親不遂即起戈矛小人之心中陰險刻毒往
往如此世上不獨一王太常也

合傳按博卷九

精李 煙水散人 編次

藏書

第九回
投簡答僕客除荒

詩曰

山○頭○禪○室○掛○僧○衣○
○竹○葉○井○在○山○下○路○

○應○外○無○又○落○鳥○飛○
○却○聽○鐘○聲○健○翠○微○

古○道○功○地○

說那老道果是仙人乃青蓮菴宋姑長老也。到
聖去心始箭在馬上拱手那宋姑長老隨上里
許殷丞相懇道茅茨咫尺請告一茶錢生感其意
坊跳下雕鞍如合掌和南錢生亦整衣而揖道
不修行色放過衆士久見宋姑淨生有幾頭偷年
目忽開復不知山去音剛還有多少路程宋姑以
手相遮道前道有幾里路宋姑居家携
一箇行囊下寺里道前道有幾里路宋姑居家携

桃柳成行扉上一臨其摘唐人詩內山光悅鳥情
 潭影空人心之句字畫道初即范公麻書也進入
 菴門但見曲徑清幽朱欄窈窕蓮座邊貝華間披
 寶鼎中香煙透散好一個精雅禪室有華賢詩為
 証

詩目

不知香積寺
春來無人逢

數里入雲峰
 溪山何處鐘

第九回

泉聲咽危石

月色冷青松

安禪制毒龍

薄暮空潭曲

那庵內有一老僧白智真者。宋如之師也。宋如以
 下又有麻通麻始頭陀法雲。共有五個。唯宋如是
 揚州人氏。少習儒書。中年披剃。當下請生進去。與
 智真等一。相見畢。然後送入方丈。告茶。畢。又
 請入自己卧房。但見琴掛壁邊。拂懸窓左。紙帳竹
 牀。事之清雅。智真長老。忙令麻通。剪蔬治齋。錢生

更借都房
 幽不見一點
 行殺天機

以常言
轉化經妙
文法

再轉不法教

以衆僧禮意綢繆只得從容坐下常言道趨時奉
富莫如浮屠有錢喜捨便是施主檀越滿面笑
慈慈接待作有無錢施與他便情意淡薄相知的
也不相知了自化緣則云僧來看佛面若俗家
喫了他一茶一菓雖以數倍奉酬心猶未足當日
寡如與生不過泛然一面相知甚疎為何這等倍
常款接只為范太守所許裝佛之銀未曾見付他
以錢生與范公年家契厚欲煩吹噓之力所以

第九回

三

三轉故一冷

日轉上則

上轉礼仙

升轉軍前

△轉之澤妙
可以為法

意○奉○承○須○更○齋○畢○宋○如○談○起○心○事○相○求○轉○促○錢○生○
道○極○該○遵○命○奈○有○東○昌○之○往○歸○期○尚○遠○吾○師○便○中○
入○城○何○不○自○往○索○之○宋○如○聽○說○一○片○趨○奉○之○心○頓○
然○灰○冷○錢○生○亦○即○起○身○作○別○不○期○紫○簫○登○廁○智○真○
又○拉○生○到○后○邊○靜○室○瞻○禮○那○新○塑○的○送○子○觀○音○頭○
陀○法○雲○獨○向○齋○堂○收○拾○見○了○皮○匣○用○手○一○提○覺○道○
沉○重○有○物○看○頭○是○皺○計○上○心○來○疾○忙○招喚○宋○如○附○
耳○私○語○宋○如○笑○而○不○言○你○道○那○法○雲○果○是○何○苦○樣○

伍彪名得
 佳郎不人天
 義乃呼稱
 海內名
 老眉水許
 文於斐海
 也亦不不
 這儀可僧
 范公言不知
 与之交不
 甚可疑也
 若知透此
 理則所增
 身皆眼
 大破疑處
 却做大肉

人原來是個山東响馬俗家姓伍名彪與寨如為
 中表弟兄半年前官兵追捕甚急暫向空門隱避
 若論其謀命劫財也不知做了幾千百遭雖幸漏
 網怎奈兇性不改只為錢生合當悔氣被他見了
 皮匣驟壞着不良之念故喚寨如商議誰知寨如
 又是佛口蛇心極貪極毒初時假意不肯法雲道
 吾兄盟這一尊觀音僅上百金耳乃沿門募化舌
 殺口乾不知走了多少脚步今財物自送上門反

只道多布誦經
云云之教何得
滿天下之人皆次
形不亦多矣
觀世間受是能
誦度者甚多
多可憐百矣

受之可分到此
厚之至也

棄而不取難為智矣。宋如道只是害他二命。予心
 不忍。法雲道只消多誦幾卷經文。超度他。速生陽
 世。便可。以功罪相准了。宋如道南無阿彌陀佛。但
 憑君弟主意。於是瞞了智真。又與宋如道通約會。
 停言。等待錢生。要行。宋如道抵死相留。錢生道多謝。
 上人厚愛。敢不少住。但小生此往。急欲尋一故人。
 容俟異日。返嚮。再聆揮塵。宋如道又問。尊友為誰。錢
 生道是江湖上一位異人。喚做申屠文。那宋如道最

中道筆金
之時高合
叔如棧謀
見神代文

方奪金殺
今際新文
次夏所借足
筆在石金同

有掛替換了口氣便哄生道居士何不蚤說那申
屠文向與貧被至交只在早晚准來會過方到東
昌居士既要見他但須留在救庵何必崎嶇程路
錢生信以為實忙令點簫取銀發回牲口點簫打
開銀包約有十餘兩碎銀窳如照見轉覺動火一
面看人整潔精潔素肴開了一罈隔年陳酒一面
取出自己杜撰的打油詩句向生請政其詩不能
備載姑錄一二以為笑資云

山行訪友 次弟蘇通韵

日出東邊雨又飄

○如○此○佳○句○近○日○

蛙如小鼓花間響

幾處田禾農笠戴

不知良友居何處

春日即事

芳艸沿堤長

桃花已紅落

山前山後艸蕭蕭

○太○大○

竹似長鎗風裡搖

數家村店酒旗招

野衲來尋每問樵

老晴三月天

梅子又清圓

晒袖小橋畔

搔頭曲徑邊

木魚聲未動

談笑自悠然

錢生閱未數章○不禁失笑○忽見紫簫進來○悄謂生
 道○寒如的說話○未可深信○頃見寒通寒照○不住的
 交頭接耳○這个寒在荒村僻路○杳隔人烟○觀那頭
 陀○又生得面目兇惡○未知人心好否○互相公須要主
 張○錢生亦驚訝道○汝何不早說○今已薄暮○只得權
 宿一宵○明早去罷○不移時○紅日沉西○晚鐘已動○寒

紫簫與一線及分少以為一筆也

第九回

六

如燃燭方丈羅列素肴請生赴酌錢生酒量雖佳
乃是隔年窖下初飲時甘而香美未及數杯便覺
頭目森然寐通執壺只管殷々相勸紫簫在旁頻
以目見錢生錢生會意即起身告止寐如直引到
後邊客房安歇錢生已是半酣上牀即寢紫簫即
於牀側和衣假寐但聞庭砌寒螿奏響反側不能
睡去將及更餘起身不覺然登廁側耳靜聽恍若磨刀之
聲心中惶惑潛往觀之只見頭陀法雲袒裼導地

手中○鑿○刀○有○四○尺○餘○長○驚○得○冷○汗○浹○背○疾○趨○進○房○
搖○喚○生○醒○告○以○所○見○生○從○夢○中○驚○起○魂○魄○俱○喪○忙○
問○道○此○有○後○門○乎○口○中○雖○問○奈○牙○齒○交○相○擊○雙○
足○酸○軟○寸○步○不○能○移○徙○紫○簫○先○已○探○知○後○路○負○生○
於○背○啓○戶○而○逃○將○及○里○餘○遙○望○樹○林○中○火○光○閃○
趨○往○扣○門○內○有○一○婦○應○聲○而○出○恠○問○道○若○輩○中○宵○
奔○竄○恐○非○良○善○君○子○紫○簫○放○生○於○地○搥○手○道○汝○勿○
揚○聲○此○乃○家○主○適○為○賊○僧○劫○害○暫○向○汝○家○躲○避○一○

宵容當厚謝那婦人移火照生乃一美麗少年也
輕舒玉腕扶生進內咲向生道妾家良人重利遠
出使天下其人妾靜守孤幃天遣郎君寅夜至此所謂有緣
千里能相會郎君豈亦有意於斯乎原來此婦姓
戚頗有河間之行跡如每欲私之而戚氏固執不
允○是夜愛生美貌欲求倉卒之歡錢生驚魂未定
豈復措意於殘花敗柳俄聞喊殺至近生與紫簫
方欲出門避去見法雲橫刀於前窳如窳照窳通

前有一句是
單取人語
蓋為此圖

俱明火持杖雜沓而至矣。咸氏以身救生。寤如因
有宿憾。趨前一杖。法雲渡刺一刀。可憐年少。殘者
倏爾。蘭摧玉碎。錢生隻膝跪下。哀聲懇道。囊資自
在。寶刹願乞饒命。法雲叱咤一聲。揮刀即剝錢生
只得閉目待死。但聞驕然一嚮。開眼視之。却是法
雲。頭忽墜地。一人自梁上跳下。手執匕首。不滿一
尺。往來飛刺。寤照寤通俱迎。刃而斃。只有寤如不
知去向。錢生細看那人。面黑鬚黃。形容古異。竟不

知從何而來。又見尸首縱橫鮮血飄流。毛骨俱寒。益浚齧鯀。那人向着錢生道。即君不須害怕。吾乃真上兒也。承主公之令。特來相救。乃以白練二方。使主僕各蔽其首耳。畔但聞江濤洶湧之聲。足下如躡浮雲。又如憑虛御風。不待移步而飄然自往。俄聞呼道。至矣。至矣。撤練一觀。乃是一所庄院門首。真上兒輕扣三下。其門自開。一人秉燭觀書。龍鳳姿容。江河劍俠。近前視之。其人非別。即梅花接。

頂上素燭
觀書云云
句不博樂
者非文志

又曰申屠凡不偏
叙便其文
陝也矣

前連之申屠丈也錢生驚喜而拜道一自吳閭賜
教過隔仙凡。注想芝容。徒形夢寐。茲為兒僧。覬覦
皆因智之先幾。自非玄扈神威。幾乎魂歸冥漠矣。
申屠丈亦答拜道。俺自虎林獲遇梅山。便欲訪友
燕雲。因以救事在燕子磯。這道教。自極欲會。即一
面。又值故人訂期。於此不意。即君受此一驚。雖命
中所犯。然爰星正現。亦非兇禿所能加害也。但即
遠來訪某。必有所諭。錢生備以明珠為告。申屠丈

拍惱數四道○若諭別事○可以俄頃如命○至於夜珠○
乃希世之寶○非購之賈○胡索之極○房勳貴○不可得○
也○然即特來尋我○敢不竭力來之○此去東昌○程止○
四九○即宜往者○令叔暫留府廨○俟某日獲奇珍○便○
當面奉錢○生聽見許允○非常欣喜○又問梅山○行止○
申屠夫○笑道○梅山○亦為即君○用了多少○心机○他○日○
○暗○指○友○梅○燕○子○棲○成○慎○勿○忘○那○撮○合○山○也○錢○生○雖○不○喻○其○旨○
然○亦○不○及○詳○問○而○別○其○說○錢○公○一○宦○宋○曰○鳴○皋○夫

○年○未○成○一○子○錢○蔭○俱○留○在○家○只○携○琴○書○之○任○淮○政
○期○年○口○碑○載○道○頗○有○杜○居○之○擬○五○袴○之○謳○一○日○退
○堂○間○坐○忽○聞○雲○板○傳○進○姑○蘓○十○一○相○公○在○外○鳴○臯
○聞○報○急○忙○請○入○衙○中○相○見○已○畢○各○叙○衷○懷○鳴○臯○緩
○以○錢○生○遠○臨○為○快○細○叩○學○問○談○文○折○理○俱○中○肯○綮
○不○勝○嘆○服○道○一○別○教○載○不○意○吾○徑○學○業○大○成○鄧○林
○之○木○千○霄○可○望○洵○為○謝○氏○之○惠○連○非○復○吳○下○之○阿
○索○錢○生○亦○備○細○問○那○起○居○近○况○鳴○臯○道○愚○叔○他

無所樂。唯幸訟簡民安。日飲醇醪耳。自此生在衙
中。候忽月餘。盼望明珠。久無消息。乃潛出私衙。觀
探山川土俗。蓋東昌為南北往來之所。過客如雲。
車馬闐塞。流覽之際。忽遇清士賈文華。文華驚問
道。聞說台駕自往南畿。為何却在於此。錢生道。此
係家叔救治特來省候。不知賈兄此行。為着何事。
文華道。某獲遇斐公子。刮目相看。近因大司馬促
取進京。僕亦隨轅北上耳。錢生笑道。古人有二遊。

大○人○以○成○名○今○文○華○得○遇○貴○人○提○挈○甚○喜○甚○善○但
長○安○道○中○紅○塵○十○丈○得○意○濃○時○便○宜○馬○首○向○南○勿
使○閨○中○冷○落○帳○望○那○陌○頭○楊○柳○可○也○文○華○含○笑○而
去○又○一○日○錢○生○步○出○城○外○閒○行○聞○土○人○說○道○離○城
數○里○有○陶○府○君○別○墅○者○園○亭○卉○石○頗○為○幽○雅○錢○生
即○縱○步○尋○之○數○里○之○外○果○見○園○房○一○座○乃○以○數○錢
贈○於○管○園○人○方○得○進○內○雖○有○竹○亭○月○榭○然○時○值○仲
冬○光○景○蕭○條○不○堪○娛○覽○徒○倚○片○時○聊○以○適○興○而○已○

既而轉身回出。忽見園左一家粉壁。上大書七字。
云。白雲峯零沽美醞。錢生口吻枯渴。正有茗椀之
思。因近前觀那店主。雖是市井中人。白鬚飄然。形
相不俗。又觀其脯饌。壺觴十分精潔。遂入店中沽
飲。白雲峯笑道。相公像是南邊來的。江南好不繁
華。享用我這裡野味。村醪。恐不中意。錢生亦笑道。
細觀盛肆。可謂精雅之極。聊買一壺。以消閒况。於
是斜倚朱欄。把杯徐酌。未幾時。却消盡了二壺。想

起明珠未知何日方有欲作一詩記憶乃向白翁
借取筆硯雲峰道想是相公要吟佳句了忙進以
桐葉之牋松烟之墨筆既免顏而硯亦端溪錢生
暗、贄賞即濡毫揮成一絕云

詩曰

偶倩松膠浣俗塵。翻上裘馬倦遊人。
粧樓祇盼明珠到。北海何須待化鯤。
白雲峰道相公正。要青塵高步為何友。有
何須化

鮓之。向錢生。徑目。直視道。翁亦知詩者耶。白翁道。
 老漢少時。頗解吟咏。近因年邁。筆視。還疎矣。錢生
 口中。雖應。而心實未信。將歸。留銀一錠。并作下次
 酒資。自此不時往來。與白翁漸。契密然。亦未知
 錢生是五馬公之猶子也。鳴臯以生時。出遊。唯
 恐涉迹。於平康巷陌。乃稍為拘禁。而問生道。汝來
 許久。我因衙門事情。每午未及前。汝年將二十。亦
 曾托媒行配乎。錢生答以尚未。公文請生道。全須

地王殿前

鐵鍊玉必琢磨吾任武庫雖充亦不可外荒蕪火
明秋又是文戰之期倘能高捷棘闈自然有女如
玉錢生未敢語以明珠一事唯頷之而已時值歲
闌朔風凜冽淒雨時濛遂不及再詰白翁酒肆不
覺殘冬已過人日俄臨是日鳴臯被四府請吳錢
生以微齋閑寂又悄一步出林柯向着壚頭剔啄
數教雲峰久不出見俄聞班竹簾內嬌滴滴的
應道來了應教未絕氤氳香氣沁入鼻端正

是兩處牽情已悉相思無教那知三生石上重尋
一笑姻緣要知端的且俟下回以畢其說

筆墨淋漓描叙殆盡

僧家不蚕而衣不耕而食正宜苦行焚修以
至三摩地位乃世法太重竟以大乘為紙上
空談甚而飲酒食肉覓利行姦種種罪愆更
有過於俗家者吾憇地獄中累劫然俱是若
輩也聞至察如謀害錢生使人怒髮上指及

至真之兒七首行刺又不覺欣然而笑矣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咏雪詩當爐一笑

詩曰

雙袖端舞越羅
酒壚休說臨邛好

右竹枝詞

西子湖頭賣酒家

行人沽酒唱詩去

小娃十五解吳歌
閭闔門前花柳多

春風搖蕩酒旗斜
踏碎滿街山杏花

全前

當日錢生自尋白雲峰閒話。不意娉婷嫋娜走出。一位佳麗人來。錢生注目視之。神瑩秋水。態若朝雲。其他不能細數。只這秀髮堆鴉。金蓮一捻。便是魂銷。那女子咎一點朱唇。露兩行玉齒。逡巡問道。卽君是欲活飲麼。錢生道。非也。特來尋雲峰閒叙。敢問姐姐。還是白翁何人。那女子道。雲峰妾之家。尊也。去冬有一位做那鴛鴦。松醪院俗塵之詩的。

或果即若否錢生道此乃酒後俚言何勞記憶女
便問生姓氏所習何業錢生謬答道姓孫到此貧
易隨問其青春幾許那女子道虛度三五又問芳
名答道小字瑤枝錢生又問道余自客歲即向尊
肆沽飲往來匪朝夕矣為何不見姐瑤枝道因
外大父有恙適去相援耳今日家君亦為援望而
去想必抵暮方回錢生又問室中更有何人瑤枝
道止有老母近亦抱病伏枕錢生雖與昵叙良久

高牌上馬公也

然一片芳心自在友梅夢珠並非鍾情於瑤枝也
惟瑤枝獨歎羨生才及生欲別固留道尊寓在城
風寒路迂請以屠蘇煖君凍足錢生笑道鄙人愧
無玉杵白姐乃欲啜我以瓊漿耶方舉杯欲飲
而彤雲驟起天昏欲晚素雪既零凄風凜冽未幾
推扉一望大地悉成稿素錢生倚檻而喟若有憂
色瑤枝道歸途既阻妾家衾裯頗備君何憂焉錢
生道室無男子布衣生徘徊不去將無衣李之嫌

以財尊君身罪瑤枝道無言也
老父龍金言
冒雪而歸乃令小鬟煖紅爐
火與生擁爐而坐
錢生道
道姐上既知拙咏必工
深翰可無佳作
以貶予
瑤枝即為呵凍和生前韻一絕

詩曰

每恨桃源閉綺塵
無端輕別有情人
妾心空羨鴛鴦鳥
不敢投梭惱謝鯤

錢生見詩大笑道
詩誠妙絕
但不知謝鯤是誰
瑤

樹道遠則千里。通則目前。苟有情種。妾便以終身。
 許之矣。錢生道小生。固是有情者。可惜遇卿晚耳。
 瑤枝默然。錢生又道。清坐寂寥。曷若以雪為題。聯
 吟一律可乎。瑤枝道。唯命。

詩曰

碎剪冰綃片。春生瑤臺多少。散花人。瑤
 剡溪夜棹遠。堪謔生。瘦嶺寒。絕色掩真。瑤
 十二珠簾非。捲月生。三千銀鳥。淨飛塵。瑤

小橋流水，畫苑如畫。疑是南宮筆，有得
 吟詠。瑤枝進內侍，奉湯藥。於時陰風淒淒，暝色白
 合。銀缸既點，角枕橫施。瑤枝直待其母睡熟，方得
 步出中堂。見生向火而坐，急問道：「君怕寒耶？」即卸
 下綿半臂與生。御冷，錢生謝道：「偶爾相逢，姐子便
 鍾情如此，使小生何福消受！」瑤枝乃詰問道：「妾細
 哦君詩，并觀君言語，動靜的是名家仕宦，決非商
 賈中人也。」願明以語我。錢生笑而不言。瑤枝道：「妾

第十回

固知之矣。君必欲終秘耶。錢生乃以實告。且囑其
隱而弗泄。瑤棣道君既宦家。必已聞名貴族。但不
知充下陳。倘洒掃者。曾有幾人。錢生懽然道尚乏
齊眉。何云媿媿。乃以夢珠小姐月下相會。及尋申
屠。來取明月珠一事。備陳顛末。瑤技道細聽。君
言則君與范小姐均可謂有情人矣。第不知今後
又遇一人否。其有情亦如范小姐者。君精以待范
小姐之情。以待其後見者乎。錢生道。余情震人也。

每閱禪史至君虞之負小玉王生之負桂英未嘗
不掩卷三嘆而尤其孤息薄倖然世上又有一等
入秦樓而竊玉過楚館而迷香情慾搖上而歆彼
羨此者則亦好色淫亂之徒耳而非所謂深情之
士也若夫信誓旦旦終始不渝生而可以死而
可以生者方謂之有情耳使余今而後又遇有情
如范小姐者欲我捨范小姐而從彼則吾不能若
欲以待范小姐之情以待之則胡為而不然瑶枝

第十回

五

道○妾○聞○待○媒○而○嫁○者○正○也○擇○美○而○從○者○權○也○竊○觀○
郎○君○器○宇○不○凡○溫○然○玉○潤○誠○騷○雅○之○領○袖○士○林○之○
翹○楚○也○故○一○觀○丰○儀○志○念○遂○決○君○雖○無○援○琴○之○挑○
妾○實○有○銜○玉○之○意○願○獲○託○身○姬○侍○又○未○卜○君○子○肯○
分○涓○埃○之○情○少○及○於○濯○浣○之○賤○乎○錢○生○暗○思○梅○山○
老○人○曾○許○我○以○三○位○妻○小○雖○友○梅○夢○珠○會○合○無○期○
然○盟○言○已○訂○或○者○第○三○室○之○緣○其○在○斯○乎○乃○忻○然○
許○允○瑤○枝○即○求○諶○誓○錢○生○乃○誓○道○生○則○負○袞○死○則○

共穴○秦山如孺心○炳日月誓畢漏下已三鼓矣○燈
火之下○細觀瑤枝皓齒○明眸愈覺艷麗○乃笑道盟
既訂矣○良宵難遇○清坐何為○瑤枝正色道妾之惡
以午夜會君者○誠為百年之事也○今既蒙金諾○為
枕有日○雖鄙陋之軀○不足珍愛○然私背萱幃○以圖
苟合○則妾亦淫蕩之徒耳○君何取焉○錢止道鄉言
是也○我雖執中○姑恐制○以待合○豈耳○直至鷄鳴而
息○終不及於亂○黎明雪霽○錢生賦詩為別云○

詩曰

邂逅相逢即誓盟

何須跨雀入瑤京

黃河莫道深無底

未及卿之一片情

瑤枝亦次韻以答生道

詩曰

休忘雪夜訂姻盟

作速觀光上玉京

今後馬嘶門外路

凝粧終日盼多情

吟訖遂慙各道珍重而別
劉生進衙錢公慙容

謀○勝○久○謬○以○率○請○申○屠○丈○求○珠○為○辭○鳴○臯○驚○道○那
申○屠○丈○乃○是○江○湖○仙○俠○我○雖○聞○其○名○而○未○見○其○人
字○何○從○而○識○面○又○何○因○而○求○珠○耶○錢○生○倘○告○以○姻
親○一○事○鳴○臯○道○昔○日○裴○航○得○玉○杵○白○以○聘○雲○英○至
今○述○異○者○以○為○美○談○今○吾○侄○亦○欲○尋○明○月○珠○以○求
范○氏○倘○婚○姻○果○遂○異○日○風○流○場○中○又○添○一○段○佳○話
矣○但○申○屠○丈○既○已○許○汝○只○須○靜○以○俟○之○又○何○必○栖
栖○然○而○空○驚○於○外○哉○錢○生○退○至○側○邊○書○室○思○念○瑤

枝作小詞以述其事云。

詞曰

有女艷當壚。疑是來姑射。十五正芳年。一幅春風畫。不必奏求凰。便許終身嫁。此後問相思。又在青帘下。

右調生查子

錢生又見齋前梅花盛開。以懷友梅作詩一絕。

詩曰

曾記芳名是友梅。

梅花獨向郡齋開。

朝雲暮雨知何處

不入羅浮夢裡來

過了數日鳴臯坐堂將退。忽見臯快稟稱有一申屠文要見老爺。鳴臯慌忙請入後堂掩門相見。又喚錢生出會畢。申屠文便向袖中取出明珠付生。道：「俺自卽君見託直踰嶺海尋見賈船以三十萬緡購得此珠。雖淹滯十旬幸不辱命。在卽姻事可諧。而其報卽之心亦盡矣。原來珠逾徑寸光明圓潔。若黑夜放在室中則一室皆明。昔應王所云照

乘季倫每以代燭皆是物也。錢生捧珠璣羅耳拜而謝道。萍水相逢過叨恩渥。既起之於垂殞。又錫之以奇珍。銘骨鏤心。感何可既。申屠丈又囑生道。室家之事固當勉圖。此外或遇閒花野草亦須屏却。淫邪以存陰陽。庶幾功名可成。而遐齡可保。卽宜珍重。俺從此別矣。鳴臯與生牽袂。懇留申屠丈執意要行。錢生款款道。此別之後不知何時再會。申屠丈道。後會無期。難以輕為。或於便鴻當稍附。

一信耳言訖飄然策蹇而去。錢生即於次日黎明辭別叔父，帶了紫簫，回詣金陵，鳴臯亦遣人護送。弄修書一封，問候范公，為生求說親事。錢生一到白下，即入城先訪許翔卿許家，回說舊冬已到北京去了。錢生便由大街趨往范宅，但見門外悄無一人，門上封皮緊鎖。錢生茫然不解其故，遍處尋問。方遇一老蒼頭，蒼頭泣道：「家老爺不知為着何事，忽被聖上拿問，去年十月間已為錦衣衛校尉。」

在○江○珠
詢○往○長○安○去○了○錢○生○又○問○夫○人○小○姐○今○在○何○處○蒼
頭○道○當○老○爺○臨○去○那○一○晚○夫○人○小○姐○即○隨○着○小○相
公○出○城○今○亦○不○知○去○向○錢○生○聽○罷○徬○徨○不○寧○悽○然
欲○泣○乃○謂○紫○簫○道○我○只○道○有○了○明○珠○則○姻○期○可○以
唾○手○誰○知○又○遭○此○變○如○何○是○好○紫○簫○道○既○范○爺○有
了○這○件○奇○禍○即○尋○見○了○夫○人○小○姐○恐○亦○無○濟○於○事
不○如○原○到○東○昌○再○為○商○議○錢○生○曰○汝○言○最○是○遂○連
夜○出○城○向○客○店○中○安○歇○一○宵○次○日○五○鼓○越○身○統○路○

不則一日又到了東昌鳴臯見生驚問道吾侄去
而渡回莫非親事不諧麼錢生說出范公被逮一
事鳴臯大駭道聞老已謝歸林下那當事者猶放
此不過必欲羅織以罪真可為寒心矣故仕宦之
險昔人喻以泛海信不虛也但吾侄姻事將欲如
何錢生道姻事且不須提起竊料范年伯此去輕
則貶竄遐陬重則竟有滅身之禍愚侄放心不下
欲到京師探聽消息不知叔父以為可否鳴臯道

第十回

卜

今日正是小人世界按此乃世道之變子去按此乃世道之變援問恐或被按此乃世道之變人道知不
唯無益於公抑且惹禍於已况今科試在邇我正
欲為汝斡旋前程以向秋闈麈戰若到北都豈不
誤了科場大事依叔愚見還是不去罷錢生道不
然平居無事則依附門牆一朝有患即掉首不顧
此乃小人澆薄之態耳按此乃世道之變豈肯效之况范年伯青
眼眇眇既已骨肉我矣今日到京一皇亦情理所
不能已者且不肯此去按此乃世道之變自當小心在意決不惹禍

以○貽○叔○父○之○憂○鳴○臯○躑○躑○半○晌○道○汝○既○要○去○我○卽
看○人○為○汝○納○了○此○監○以○便○在○彼○應○試○須○念○三○年○辛
苦○閒○在○寓○中○再○把○經○文○用○心○紬○緝○倘○遇○朱○衣○暗○點
豈○唯○爾○叔○之○喜○庶○不○孤○爾○母○倚○閭○之○望○耳○拉○是○擇
言○起○程○鳴○臯○置○酒○餞○別○臨○岐○再○三○囑○付○前○塗○謹○慎
又○作○詩○為○贈○有○不○獨○秋○風○聆○鶻○薦○馬○蹄○并○望○探○花
歸○之○句○錢○生○俯○首○受○教○揮○泪○而○行○因○期○促○意○忙○不
及○向○白○翁○一○晤○將○抵○都○門○已○四○月○中○矣○畢○竟○是○皇

都地面風景繁妍有多少劍履簪櫻鳴珂控丹陛
雕鞍紺幪擊轂控通衢以至龍樓鳳闕之崇華四
海九州之客旅有先賢長安春望詩為証

詩曰

南山晴望鬱嵯峨
天近帝城雙闕迤
鶯穀盡入新豐樹
漢主離宮三十六
上洛春香玉輦過
日臨仙仗五雲多
柳色遙分太液波
樓臺處上起笙歌

錢生到京尋一寓所。在國子監之左。其居學。王號季文。原籍姑蘓。以刀筆為生涯。蓋訟師也。有女蕙姑。年已二十有五。雖曾受聘。尚未于歸。生以桑梓之誼。且便於進監。故借寓焉。此時王太常已起服進朝。連陞二級。除授吏部左侍郎之職。錢生慮其猶宿舊憾。故從母姓。而改諱為芳。自有鳴臯遺來之僕。投遞文書。照例納監。不必細談。生以鞍馬勞瘁。在寓靜養。數日。方到刑兵二部。打探范公

消息忽於中途。湊巧遇着賈文華。便邀入酒樓。叙
晤。文華道：「台下進京，必有貴務。錢生道：「不為別事。
只因金陵救年伯，奉旨欽提。特來候候文華道：「若
尊駕蚤到半月，便得相會。今范公已出京去了。錢
生道：「賈兄既知救年伯出京消息，必知所以得禍
之由了。願乞賜聞始末。文華乃附耳謂生道：「只因
范公有一小姐，新吏部王爺欲與聯姻。范公執拗
不允。故王吏部致書裴翁，求他尋計中傷。不料裴

有○正○怪○范○公○冷○落○故○假○音○遠○了○進○京○初○意○不○過○但
恐○嚇○他○一○番○使○他○驚○惧○從○了○王○太○常○的○婚○姻○便○放
耳○不○料○范○公○為○人○耿○直○寧○死○不○從○欲○要○重○處○他○又
因○他○在○開○封○做○太○守○清○廉○有○名○故○但○謫○到○塞○外○去
了○錢○生○聽○了○不○勝○嗟○歎○文○華○以○罷○因○有○事○別○去○錢
生○悵○然○回○到○寓○所○毫○無○外○事○每○日○只○是○閉○戶○溫○習
經○史○以○圖○進○步○但○客○意○誦○讀○殊○覺○寂○寥○有○詩○細○咏
道○

枕○疊○殘○書○床○繫○繩○

繼○然○異○日○青○雲○客○

照○人○無○燭○是○孤○燈○
此○際○淒○涼○不○啻○僧○

却○說○王○季○文○的○女○兒○蕙○姑○因○夫○家○無○力○未○娶○琴○瑟○

愆○期○標○梅○失○望○未○免○花○朝○月○夕○對○景○生○情○又○見○錢○

生○少○年○風○雅○愈○覺○動○心○又○聽○見○他○夜○誦○讀○如○鶴○

唳○如○鶯○吟○聲○感○入○肺○腑○這○一○夜○按○納○不○住○乘○入○

睡○熟○竟○悄○走○至○窗○下○竊○聽○款○推○門○而○入○門○是○關○

的○只○得○輕○扣○響○錢○生○聽○了○忙○掩○卷○問○誰○却○又○寂○

然未幾將欲展卷又聞扣響如錢生平素畏鬼亦
呼紫簫而紫簫已垂頭熟睡乃執燈自起啓扉只
見蕙姑靜立於扉外驚避進房蕙姑亦尾後而入
錢生愕然道小娘子寅夜至此有何見諭蕙姑道
聞君靜夜讀書特來作伴耳錢生道小生自有聖
賢為伴請即進內男女之間嫌疑不便蕙姑別了
燈煤翻弄書帙含笑而問道君乃風流名士曾閱
西廂記否錢生正容道此乃艷曲淫詞豈入我輩

之目。蕙姑又雜以諧謔。多方誘生。而生終不能動。乃雙臉暈紅。含愠而退。自後錢生防避甚密。一日與王季文閒話。偶及蕙姑親事。始知其婿文長儒。乃順天府學一貧如洗。不克糊口。錢生以叔鳴臯所付囊資有餘。且憐蕙姑之情。乃呼長儒。以五十金贈之。無何。已是八月初旬。錢生因試期已迫。謚慮凝神。擬經書題七個。做成七篇。及入場。四書題悉如所擬。唯經題稍異耳。以凌二三場。俱一揮而

高文藻輝然若有神助及揭曉中在前列廣
畢謝過座主房師收拾行李將欲南轅適值鳴
遣人以書付生上啓緘視云
閱鄉書知侄果已奪標使我老懷浣慰此後
更宜着鞭把長安花一朝看盡而錦里言旋
以副爾叔倦之望尤為至快也我老矣將
營槽丘接替而隱爾弟豚犬不足為言所以
紹青氈而有高門之慶者獨在汝耳時屆歲

寒○燕○山○雪○花○如○斗○唯○任○加○險○自○慎○為○囑○外○寄○
小○菜○數○種○銀○若○干○以○為○汝○旦○夕○薪○水○之○費○須○
逐○件○檢○入○

錢○生○得○書○行○踪○遂○止○然○中○心○快○
一○片○相○思○愈○深○
幾○倍○矣○欲○知○春○試○如○何○下○回○便○見○

雪○夜○聯○咏○各○叙○幽○懷○雖○使○兩○人○面○談○亦○不○過○

此○
以○風○流○雋○士○而○選○富○遠○美○
至○乎○兩○情○鏡○鏡○

契若瑟琴矣。然能守正不亂。及在燕窩。又能
拒絕蕙姑。此所以情雖浚。而不入於淫蕩之
一流也。

十四

十六

第十一回

因賽神計劫蘭閨秀

詩曰

南方淫祀古風俗

楚媪解唱迎神曲

鎗之銅鼓蘆葉溪

寨之瓊筵江水綠

雨過風清洲渚閑

椒漿醉盡神欲還

帝女凌空下湘岸

番君隔浦向堯山

月隱回塘猶自舞

一門依倚神之祐

第十一回

韓康靈藥不復求

扁鵲醫方曾莫覩

逐客臨江空自悲

月明流水無已時

聽此迎神送神曲

携觴欲弔屈原祠

右夜聞賽神因題即事

唐李嘉祐作

却說錢老夫人自從生往白下即荷重禮一筆醉謝了

崔李陸三子不又說崔子文置酒虎丘以答報那動

公呈的合學朋友漏既而崔李俱到外郡遊學唯陸

希雲不時到門訊候老夫人膝下淒涼少不得心

中牽繫俱不必細說。且談秋烟。姐既切辭。思
懷。娠。所以精神倦憊。情緒全無。聞啼鳥。以
驚心。愁。看常鎖。觀花枝。而增慨涕。泪時流。唯
有繡琴。十分中意。往往微言。帶謔。冷笑。含
訕。秋烟每不能耐。亦以惡語相加。二人因而
成隙。每一日早起。以人參湯進於夫人。夫人
看見淚痕。瑩頰。細為詰問。秋烟遂把他事
抵飾。綉琴知之。乃請於夫人。道向見秋烟
與某童戲於廂房前。晚又見秋烟潛入錢吉房。

中○逾○時○分○出○夫○人○聞○而○稍○有○疑○意○又○昔○日○秋○烟○要
買○綉○線○尋○見○錢○吉○持○錢○付○與○因○而○閒○話○片○晌○綉○琴
又○以○告○夫○人○夫○人○為○家○嚴○肅○雖○婢○女○不○容○少○有○邪
私○於○是○溪○信○綉○琴○而○欲○為○配○以○嫁○秋○烟○無○何○乳○腹
漸○高○夫○人○乃○大○怒○將○呼○杖○而○撻○之○秋○烟○料○難○隱○匿○
以○生○亦○題○羅○帕○詩○奉○進○夫○人○細○玩○詩○意○清○新○而○筆
蹟○可○驗○即○回○嗔○作○喜○道○既○有○此○事○汝○何○不○早○言○若
幸○舉○一○男○亦○甚○喜○快○也○於○是○恩○寵○日○隆○女○紅○盡○輟○

繡琴愈嫉焉乃與桂子密謀傾擗翠階竊其汗
 一條置於錢吉枕底描叙如画吉妻見之疑與秋烟有私與
 吉爭鬪而以汗巾訴於夫人及呼秋烟審鞫秋烟
 茫然無以自明夫人大怒道汝與賤奴通姦輒敢
 污蔑爾主遂以荆條撻之數十即時祛出錢吉而
 買藥墮胎飲藥三劑胎竟不下於是褫去衣裙每
 日蓬首跣足俟後厨房兼又捶詈兼至自此秋烟
 之苦殆不可勝言矣至冬將欲臨蓐綉琴先與夫

人計議○俟其生下○即當遣○夫人又托梅三姐○尋
配以出之○忽錢貞報進南京○范夫人小姐與小相
等俱到○夫夫人驚喜出迎○范夫人肩輿已陸續而至○
相見畢○彼此各款間○憫之情○問安次及范公○
范夫人○法然○泣下○便訴出許人傾陷被朝廷提問
一事○小姐觸着愁腸○掩面而泣○老夫人亦不勝傷
感○次後問生何在○范夫人道○賢郎在被難之前○已
往山東省叔矣○老夫人心下始安○治酒款待○雖殷

殷勸慰范夫人小姐終席不舉一觴止啜薄糜
已○范斐既已安頓家小○即往京師授望辭別而去
范夫人偶見秋烟腹中懷孕而困悴可憐○心頗疑
之○因以訊夫人○夫人道言亦可醜○彼真孩童私媾
今將臨月耳○隨喚秋烟又羞辱了一場○且說夢珠
小姐自公被逮之後○時刻悲思寢食俱廢○每夕焚
香籲天○願得聖恩寬宥○范夫人雖十分憂鬱○唯恐
苦傷小姐○時上安慰○其如玉恹花愁○終不能少解○

第十回

嘗作憶父詩云

詩曰

天恩何日釋南冠
讀罷離騷重拭目

歸雁雖多信尚寒
白雲何處是長安

珠娘以夜長難寐獨於燈下觀書耳中忽聞鳴
咽婉轉悲啼聲甚凄楚訊之乃秋烟也喟然道
我有天大憂愁只得含悲忍泣爾乃自雁其苦胡
為徹夜號歎乎秋烟推扉而進泪淚滿面終泣而

對道叔有一腔苦衷莫可告訴今天幸軒車遠至
願得少披肝膈不識小姐亦肯垂聽乎珠娘道我
本愁人今見爾貌楚言哀使我殊為悲感有何竟
抑不妨語我秋烟遂以錢生私昵之情及臨別智
詩綉琴嫉諍之事委曲叙畢因泣道奴之一身不
足惜所恨謾言殺明心事莫白以主人之胤而為
淫媾之私倘蒙小姐肯賜片言以白其誣處且不
朽珠娘聽知孕從生有便懷慙愛之念次日進見

第十一回

五

夫人力為辯悉。夫人道：「小姐不可信。那花言佞口。我思之審矣。彼必先與賤奴通姦有孕。唯恐事泄。乃私主以藉口。故詩雖真而情則謬也。小姐又反覆言之。夫人終不能信。但含笑而已。既而綉琴又與桂子有隙。歷數其短。以告夫人。桂子聞而大怒。始以謀竊汗巾及偷出減粧內銀花。教事一。陳訴夫人。嚴為鞫究。桂子之過是虛。而綉琴之事却實。溪梅悞信其言。呼秋烟而撫慰之。道我屈汝我。

屈汝即以綉琴發在梅三姐家適有維揚客入願
出三十金買以為妾梅三姐匿其半價而以十五
金請命於夫人夫人深恨之不改其人之清濁欣
然依允未幾秋烟獲生一子試其啼聲咏卜為
英物老夫人大喜以生諱蘭而古有何物老嫗生
此寧馨兒之語遂命名曰寧馨少不得三朝彌月
自有親隣鮑賀俱不及細叙老夫人以小姐前為
秋烟屢白其誣至是綉琴事敗深服其智識過人

金瓶梅

第十一回

六

又嘗於鏡奩內得所作憶父一詩詞意酸楚感而墜泣因歎道嬉笑之怒甚於裂帛長歌之悲過於慟哭此語信然遂有為生納聘之意而難於啓齒私訊紅葉紅葉述范公臨行之語以對夫人大喜自後待小姐之意愈為恩密焉光陰荏苒不覺冬去春殘倏爾又逢仲夏范斐自塞上遣人回報始知公已謫謫孤山范夫人心中稍慰唯珠娘既有瞻父之孝思渡以錢生杳無歸信怨紅愁綠縈首

再朝烟溜碧蘿
 帝鶯聲老奈愁何
 凭欄悵望家千里
 照鏡慵梳髮一窩
 風拂簷鈴催夢去
 蝶隨柳絮繞簾過
 可憐滿徑殘紅片
 不及羅衫泪點多
 因秋烟之事慮生在外
 又以花柳牽情嘗試一絕

詩曰

成陰綠樹亂烟飄

紫燕雖歸信尚遥

只怕春心譚未定。更隨明月聽吹簫。
 其詩連篇累帙。不能盡載。茲益選誌一二。以見其
 愁怨無聊之意。馬且說老夫人以槐黃時近科舉
 秀才。紛紛的俱向白門應試。不知生進得場否。心
 下不勝憂慮。忽一夜夢見中丞公。笑容滿面。握手
 而言。道吾兒鄉闈奏捷。當在丙子。那業師鄭文錦。
 原註定今科中式。只因文錦做了幾件虧心喪行
 之事。已把姓名。號羊。吾兒在燕京旅邸。能拒絕蕙

姑不淫閨女上帝以其操行清嚴增壽一紀又拔
在今科連中故特來與夫人報喜言未絕但聞笙
簫細樂一片喧沸夫人因以問公道此正益珠
放榜耳夫人道相公誤矣今方七月秀才尚未入
場怎云放榜公笑道夫人有所未知人間揭曉須
俟八月下旬至於天上只在七月望後便把應中
俊英姓名俱已填定矣夫人再欲訴叙哀懷却被
樹枝一絆忽然驚醒夢中之言一句不忌只以錢

生該在南場赴試為何反在北京猜疑不決時
 以告范夫人。范夫人道：賢郎君揆藻擣葩才高八
 斗，今秋奏捷不蔡可知。致使夫人得此奇夢，先為
 之兆耳。俄而三場考過，又早放榜之期。只見江上
 黃旗飛報，崔李二生俱獲捷了。同社中唯陸希雲
 三報已捷。夫人望至月初，喟然嘆道：我兒竟在孫
 山之外矣。蓋生雖在北場中選，只因鳴臯為生納
 監，註了金陵祖籍，又把姓名改了魏芳。故報捷的

第十一回

只到東昌任上兼往金陵舊宅直到十月中鳴臬
方有書至說生已在北闈中或夫人大喜道曩夕
之夢信不謬矣范夫人小姐俱捧觴稱賀秋烟聞
了喜信滿懷欣悅不言可知錢賁便欲豎立旗竿
夫人止住道偶爾微幸為什麼驚天動地且待春
闈及第豎亦未遲又有幾對靠執家人槩不收納
既而陸希雲公車北上老夫夫人餽送贐儀并修書
寄生不提且說鄭心如自訪生之後崔子文訴聞

同社將欲群教其罪又被李若虛當面唾罵了幾番心○如○恐○失○體○而○只○得○央○出○朋○友○向○崔○李○懇○息○又請各家肉袒致謝其事方寢○只○因○此○名○一○播○那○在藕仕官○悉○知○其○岸○險○異○常○再○有○誰○人○請○薦○心○如○自覺無須避到臨安暫住○恰○好○遇○着○在○城○鄉○官○有○胡御史者○延○請○西○席○那○御○史○是○誰○即○慙○公○子○胡○伯○雅之父○也○現○任○副○都○御○史○告○病○在○鄉○因○慙○公○子○自○不辨○了○要○請○名○師○指○教○鄭○心○始○訪○知○這○個○机○會○即○央

門客常不欺。薦引且許以厚謝。不欺便力薦心如。心如又謄幾篇。窓稿具名拜謁胡御史。把文章。緬觀擊節贊賞。道清新藻麗。必中之才也。因此。事一言而妄。心如既進館中。揆取慈公子之性。每日功課並不講書。做文只談論世間經賭訣。以至。閨闈鄙褻之事。及在胡御史面前。則又極口贊道。令郎公子。虧某指授。竅竅近來文字氣。已食牛矣。兼以脅脅。諂笑。慣會趨迎。故不但慈公子日漸投。

机而胡御史亦破格相款。自開絳帳瞬息三載。年暮春胡御史起官北上。慙公子要到虎丘遊玩。同了心如不欺。隨即買舟至蘓。在虎丘寺內假一僧寮作寓。於時蘓人遊虎丘者。徃來紛錯如織。上自衣冠士女。下至菲屋裙釵。莫不靚粧服。連臂而至。真是歌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之盛。多於江畔之柳。可謂艷冶極矣。所以慙公子縱目騁懷。十分得意。每日與心如不欺。觀看女客。看後則又教

第十回

上

青○論○白○較○其○妍○媼○至○夜○則○飲○酒○啖○肉○期○於○醉○飽○而○
已○究○其○胸○中○不○知○山○水○為○何○物○耳○忽○一○日○有○樓○船○
艤○岸○前○艙○靠○窓○站○看○艷○婢○四○五○或○輕○搖○紈○扇○或○笑○
指○岸○花○竹○的○嬌○聲○婉○語○心○如○挽○了○憨○公○子○之○手○
趨○前○指○看○道○此○船○必○有○嚴○人○矣○俄○而○群○婢○先○擁○着○
兩○位○老○者○登○岸○姿○容○俱○極○清○雅○次○有○一○個○女○子○年○
可○二○十○輕○烟○澹○月○真○所○謂○画○中○人○也○你○道○此○船○果○
是○誰○官○宅○眷○原○來○即○是○錢○老○夫○人○因○范○夫○人○小○姐○

思○憶○范○公○故○特○置○酒○船○中○與○他○解○悶○那○賣○花○婦○梅
三○姐○亦○與○偕○來○愁○公○子○指○手○畫○脚○正○欲○往○來○換○看○
因○是○白○遊○人○太○多○夫○人○小○姐○隨○即○下○舡○而○去○愁○公
子○立○在○水○涯○處○眸○遙○睇○直○待○那○画○舡○去○久○方○回○寓
中○大○教○道○我○今○日○害○了○相○思○病○也○因○閉○目○靜○想○了
一○會○不○住○點○頭○道○我○得○之○矣○我○得○之○矣○原○來○愁○公
子○人○雖○鄙○陋○那○眼○睛○却○有○高○低○乃○向○心○如○道○遠○見
樓○中○那○個○女○子○果○是○觀○音○出○世○怎○能○設○一○計○兒○

向銷金帳裏取其一樂先生既是蘇人必然知其
姓氏心知道在城宦族頗多何由認識若要訪問
則亦易耳○慈公子又問所以訪識之由心知道
頃見賣花婦梅三姐亦在舡中只須明目喚來一
問則此女之姓氏可知矣○慈公子大喜次日尋一
識熟梅三姐者託彼相喚有頃梅三姐來心知便
問曰昨那一位年少而美麗者可是誰宦之女○梅
三姐道乃是金陵范夫人的小姐向來僑居鐵宅

年方十九，名喚夢珠。心知道原來是范階然的女兒。此位是杭州胡大爺，因見了范小姐的美貌，十分愛羨，故特請爾相商。不知爾能出一奇謀，使胡大爺得近嫦娥否？梅三姐搖首曰：「那范夫人操凍水霜，治家清肅。范小姐又端莊靜一，尋常不肯輕易一笑。昨日因錢夫人力勸，偶爾一遊，料想重門深閉，言不及外。雖有良平，無所用其智耳。愁公子聽說，聞之不怡，以手摩腹，遶廊而走。心知道重賞

之○下○必○有○勇○夫○公○子○既○圖○好○事○何○不○先○送○醉○金○慙○
公○子○即○忙○取○出○五○兩○一○錠○送○與○梅○三○姐○梅○三○姐○推○
却○道○無○功○可○居○何○敢○受○賜○口○中○雖○說○然○見○了○一○錠○
紋○銀○未○免○心○動○便○又○轉○口○道○銀○雖○權○領○不○知○尊○意○
必○欲○如○何○心○如○道○我○聞○牽○引○幽○期○必○須○投○其○所○好○
故○慕○利○者○可○解○之○以○珠○玉○懷○春○者○可○誘○之○以○風○情○
今○范○氏○子○生○於○宦○族○別○非○財○貨○可○邀○性○既○端○貞○亦○
非○淫○邪○可○入○只○煩○三○姐○早○晚○往○覘○俟○彼○稍○有○動○靜○

便來回霞那時我自計梅三姐欣然領議而去
俄而四月已盡將屆端陽梅三姐杳無回信慈公
子不勝焦躁忽一日將暮聞扣門甚急忙開視
則梅三姐也訊以所託若何梅三姐道莫訝久無
回報只因彼畧無動靜身近錢老矣人以城居暑
熱特邀范夫又母子移住尹山園房日昨妾往訊
候值范夫久有恙卜於巫者巫者云必於十八日
賽社五郎方愈有此等事特來回達心如大喜道

果如爾言○那范小姐在我掌握之中矣○慙公子忙
問計將安出○心如道○彼既事神○我即假神○以惑之○
那尹山乃郊曠之地○而賽神必至○於夜更頗梅三
姐假以援疾○先至其家○我這裡只用數人○俱以珠
墨塗面○選一身長而力巨的○衣以緋袍○扮如五郎
模樣○將至黃昏時分○潛匿園中○常迎神之際○鈴角
既喧○人又散亂○此時梅三姐暗中潛出○闔會小姐
所在衣緋的排闥直進○背負而走○彼即知之○而不

敢○追○即○追○矣○見○此○神○形○鬼○狀○必○不○敢○近○我○這○裡○預
先○收○拾○行○李○覓○一○快○船○泊○岸○俟○小○姐○一○到○連○夜○開
船○載○至○秀○州○又○在○鴛○湖○左○近○賃○一○所○園○房○住○下○直
待○范○氏○心○諧○意○允○然○後○携○返○臨○安○人○間○時○詔○以○姑
蘇○娶○來○之○妾○豈○非○神○鬼○莫○測○而○且○易○粒○反○手○此○計
何○如○慈○公○子○聽○罷○哈○哈○大○笑○道○妙○計○妙○計○原○來○蘇
俗○祀○神○最○以○賢○聖○為○重○相○傳○五○月○十○八○乃○其○生○日
其○賽○也○必○用○饅○頭○及○三○牲○蔬○果○之○物○巫○者○唱○誦○神

歌○一○人○發○喉○數○人○和○之○其○聲○啞○啞○可○聽○及○至○林○樂○
庚○進○則○又○搖○板○吹○笛○與○作○樂○相○似○蓋○其○風○俗○然○也○
梅○三○姐○既○受○約○而○去○又○託○常○不○欺○先○往○嘉○興○尋○寓○
其○餘○自○有○跟○隨○僮○僕○依○計○而○行○不○必○細○話○且○說○老○
夫○人○的○別○墅○在○盤○門○之○外○離○尹○山○猶○隔○數○里○其○園○
雖○不○十○分○寬○敞○也○有○曲○房○綉○閣○竹○樹○亭○池○洵○為○避○
暑○之○所○那○范○夫○人○因○冒○風○邪○染○成○一○疾○老○夫○人○平○
素○佞○鬼○便○令○巫○者○卜○之○巫○者○附○會○其○說○以○為○觸○犯○

神怒○必○須○虔○誠○禱○禱○不○然○疾○未○能○已○也○卜○未○幾○而○
 疾○瘳○愈○信○神○祐○之○力○也○是○廣○倘○醴○宰○至○十○八○夜○巫○
 者○登○場○持○鈴○而○謳○小○姐○焚○香○於○庭○二○夫○人○自○在○前○
 無○閒○話○其○餘○僕○後○俱○遠○場○而○觀○此○時○態○公○子○所○遣○
 之○人○已○罷○開○園○扉○分○匿○林○蔭○手○持○石○磔○向○空○亂○撒○
 衆○人○驚○喊○道○有○鬼○有○鬼○巫○者○亦○戰○栗○不○寧○俄○而○衣○
 緋○者○暗○與○梅○三○姐○閑○會○直○趨○中○庭○背○負○小○姐○而○走○
 諸○匠○者○或○作○鬼○號○或○拋○瓦○礮○披○髮○執○杖○隨○後○而○趨○

所以小姐雖極呼呼。而僮僕等俱股慄心悸。不敢
向前。及紅藥飛報夫人。拘喚衆人。追趕而珠娘已
載入舟中。峭帆風迅去之久矣。慙公子因以心如
所囑。不可造次。遂獨放小姐於中艙。自與心如坐
於艙首。珠娘惶駭不測。將欲赴水。志奈防守甚多。
是夜風便。黎明即抵南湖。時常不欺。已賃下陶官
的園房一所。那管園馮二。只有夫婦兩個。年將五
十。俱是揚州人氏。慙公子忙央馮姬扶起珠娘。已

哭得眼皮紅腫喉乾聲啞。慙公子乃問心。如道說
或小姐不肯順從。教我如何答話。如何勸諭。心如
便教。只如此如此。慙公子方纔進前相見。珠娘叱
之道。汝等劫我至此。意欲何為。慙公子道。特慕小
姐丰姿。願為夫婦。耳。珠娘大怒道。我乃宦家之女。
豈與爾等鼠狗為匹。我頭可斷。我身必不能污也。
慙公子道。我乃抗郡胡伯雅尚書之孫。御史之子。
也不為棄。沒了小姐。珠娘爲歎道。却不道使君有

婦○羅○敷○有○夫○爾○父○爾○祖○既○為○頭○官○爾○乃○作○此○盜○賊○
伎○倆○真○大○蠢○也○慙○公○子○道○汝○已○在○我○鼓○中○若○不○從○
順○只○怕○撞○翅○難○飛○徒○自○苦○耳○珠○娘○低○頭○暗○忖○了○一○
會○便○笑○道○爾○既○要○為○夫○婦○妾○亦○不○能○違○逆○但○爾○我○
俱○是○各○家○子○女○豈○可○草○上○苟○合○必○須○置○辦○香○燭○喚○
一○箇○相○成○了○合○巹○之○儀○方○協○于○飛○之○願○不○然○妾○寧○
死○不○從○耳○慙○公○子○大○喜○忙○舉○心○如○說○知○遣○个○置○備○
各○色○珠○娘○又○以○髮○亂○篦○取○梳○具○及○捧○進○梳○匣○內○有○

裁爪利刀珠娘四顧無人泪流滿頰低上嘆道我
亦不難一死只可恨錢郎盟約成虛文母劬勞未
報罷上若再遲延必遭奸賊之辱我寧作貞魂遊
於地下耳乃取刀向頸一刺血濺如流登時身仆
慙公子已令人點香燃燭進內催喚只見珠娘列
死在地睨而嘆道痴人痴人把性命如此輕賤耶
趨告心如心如大驚急向房中看驗是實乃道三
十六着走為上着遂與慙公子開了側門驚竄而

送○管○園○馮○三○喚○到○僮○相○茶○候○多○時○自○往○裏○邊○呼○問○
行○李○雖○在○悄○無○聲○息○掀○開○竹○簾○忽○見○珠○娘○橫○仆○於○
地○急○忙○走○出○園○扉○四○野○尋○望○杳○無○一○個○人○影○跌○脚○
叫○苦○道○這○場○橫○禍○怎○了○怎○了○正○在○憂○慌○劉○值○常○不○
欺○走○到○馮○二○一○把○扭○住○道○是○爾○借○房○今○又○殺○人○在○
此○爾○須○償○命○常○不○欺○愕○然○不○辨○其○故○被○馮○二○扯○進○
房○中○指○着○珠○娘○道○你○瞧○你○瞧○嚇○得○不○欺○冷○汗○淋○身○
半○响○不○能○開○口○低○頭○呆○看○忽○聞○珠○娘○喉○中○哽○咽○有○

聾○以○手○撫○額○猶○覺○溫○煖○忙○與○馮○姬○扶○起○在○榻○以○湯
灌○下○須○臾○甦○醒○原○來○小○姐○力○弱○外○邊○皮○肉○雖○傷○不
曾○損○內○也○是○命○不○該○絕○常○不○欺○被○馮○二○羈○住○不○放
只○得○延○醫○調○治○將○及○半○月○漸○平○愈○珠○娘○始○以○不
欺○等○假○鬼○行○劫○詐○與○馮○姬○因○懇○求○道○若○得○賢○夫○婦
送○返○姑○蘓○當○以○金○帛○重○酬○馮○二○夫○婦○始○初○道○是○慈
公○子○所○娶○之○妾○至○是○方○知○搶○劫○來○的○便○假○意○要○將
不○欺○送○官○究○治○不○欺○慌○了○連○夜○遁○去○要○知○馮○二○肯

送歸小姐否。且聽下回再表。

繡琴嫉諧秋烟。究竟秋烟無恙。而自身反遭
遠驚。故諧人者。透以自諧耳。

憨公子一動一靜。悉受心如願。措奈何不以

詩書啟沃。反真以肆情滅理之事。憨公子固

是木偶。而心如真小人也。

文勢縱橫。極意摹寫。可惜以史遷筆法措之

於小說耳。

第十二回

為深情魂遺金鳳釵

詩曰 集唐

寂寞山窓掩白雲 摧德與春風應自怨黃昏

韓偓 舞鸞鏡匣收殘黛 李商隱 環珮空歸月

下 魏 杜甫

話說陸希雲自赴公車。朔風凜冽。遍歲遙征。至明年正月。方抵京師。舍寓既定。便尋至生邸。二人相

第十二回

見握手道歡希雲即以此老夫夫人書信付生錢生拆
書細看簡首無非慰問平安并望春闈克捷之意
至中間有范夫久小姐抵舍喻年相教晨夕稍免
寂寞之語生方知小姐即主於家鞭然色喜書尾
又云秋烟杳去歲冬杪幸獲弄璋看清目秀岐嶷
不凡今已彌歲矣并此附聞教語錢生大喜於是
收攝精神杜門不出或值希雲在寓擬題構文講
析經義每至內夜而息及三場畢後希雲下第錢

生竟獲高捷○少不得雁塔書名○瓊林赴宴○既而希
雲策蹇南歸○錢生造寓言別希雲道○前歲吾兄繫
獄○賈文華適在裴寓為兄辯剖甚悉○今賈生以谷
期生所諧發在刑部勘鞫已半月矣○去家過遠○誰
為救視○若吾兄肯向老裴一言申救○則老裴必然
聽允○而賈生方有再蘇之機○平錢生喟然道○吾曩
過文華○曾以微言規諷○惜乎彼不能喻○致有今日
之事○雖在茫然一面○猶當力救○何況有德於弟○敢

不領教乎希雲大悅錢生以贖儀厚贈直送至廬
溝橋然後分袂當入殿試卷有班馬文章鍾王字
迹之批因黼黻二字有訛乃置三甲工部觀政時
王梅川正在銓部又使人謂生云若肯入贅本部
王事可得也錢生不從遂不獲與選然是時朝綱
日紊錢生亦無任意因文筆一事特令長班持刺
往拜裴玄見錢生已成進士足恭款接聞叙良
久錢生以文華為慙玄笑道我待彼厚而彼負我

實甚若他人言弟決不從今以兄命當即有釋耳
及玄回拜錢生又極力言之奈歸心甚急不能候
賈釋獄乃留書一封託王季文轉送裴玄膏車秣
馬擇日出京在路兼程迅發將抵東昌鳴臯先已
遣人在驛迎候進衙相見畢鳴臯道自任春闈報
捷使我喜而輟舞即具病揭辭諸撫臺雖蒙撫臺
慰留至再士庶有借寇之請然以恩蔭歷官至二
千石願已足矣况得賢徑步武前修興宗有望而

鱸魚正美。轉覺歸興濃。身故專俟錦旋。不日交印。
二府與爾同返金陵。祭墓之後。爾便回家省母。不
知。恠意以為何如。錢生道。叔父之命。敢不遵依。但
不肖偶叨一第。何足為榮。若以吾叔河清素望。方
將折衝樽俎。奚即以歸隱為急哉。嗚。臯道。方今蕭
牆隱不測之憂。四野有倒懸之苦。材非經濟。何可
尸位素餐。故不若拂衣而去。以棲遲於桑間。十畝
吾志決矣。子無強勸。少頃同知張沁。理刑俞忠吉。

鄉紳馮訥俱來奉賀。當晚鳴臯設燕，以請同宴。盡歡而散。次日錢公便欲起身。錢生告以瑤枝訂姻一事，公笑而許之。生以便服，只帶紫簫，跟隨迤邐出城。來到白家門首，但見竹扉靜閉，扣喚數次。翁方啓扉而出。一見錢生，撲簌上泪珠，滾下。白姬聞知，亦即出來，持生而哭，道：「君害我兒，君害我兒。」錢生驚問其故。白翁道：「自從去年入日，君與吾女訂姻，一去之後，杳無信息，致使小女思鬱而亡。今已。」

第十二回

四

也○言○訖○大○哭○乃○引○錢○生○進○內○靈○柩○即○在○壁○邊○錢○生
 撫○棺○一○慟○昏○絕○於○地○有○唐○崔○護○詩○為○証
 六○日○了○教○我○白○頭○夫○婦○再○靠○誰○人○真○害○得○我○好○苦

詩曰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白○翁○夫○婦○慌○忙○呼○喚○移○時○而○醒○翁○又○取○出○瑤○杖○留
 詩○一○緘○錢○生○拆○開○視○之○乃○是○集○唐○四○絕○備○述○訣○別

之意

詩曰

離恨空隨江水長。賈至雁飛猶得到衡陽。王

昌齡時上引領望天末。孟浩然獨把梅花愁。

斷腸李群玉

登高遠望自傷情。長孫佐輔北雁歸飛入宵

實賈至幾度相思不相見。揚巨源黃鸝空轉

舊春聲。武元衡

第十二代

五

鶯轉高枝燕入樓。張仲素羅衣濕盡。泪還流。
 裴交泰一朝顛。顛無入問。盧照鄰夜。孤魂。
 月下愁。杜牧。無情。長孫佐輔。夢逐東風到洛。
 不如行路本。無情。長孫佐輔。夢逐東風到洛。
 城。武元。衛。絨。此。昭。君。泪。如。雨。李。端。須。知。後。會。
 在。來。生。白。居。易。
 錢生誦訖。止不住。涕泪交下。白翁夫婦亦渡。搥胸。
 大哭。錢生慰之道。曩與令愛一言訂約。則夫婦之。

情已决。豈以人亡而失半子之禮。今某幸獲登第。俟返至姑。蘓稟過老母。即當遣人迎接。余死者不可復生。翁宜自遣。勿致過哀。成疾。白翁方知錢生已成進士。乃投淚致謝。錢生忙令紫蕭備設醕果作奠。又為文以祭曰。嗚呼。窮泉一墜。悠悠古今。死雖隔不泯者。情憶卿之玉容。兮橫遙山。而眷嫵。凝秋水。而神瑩。想卿之藻思。兮組迴文。於機杼。含明月。

金瓶梅
於胸襟。夫何彼蒼。既鍾卿。以蕙心。統質而獨。
斲子。以遐齡。寶柱。絃斷。玉簫。無聲。或亦。雙成。
暫謫。向瑤臺。而遙。返。諒。非。界。妻。竊。藥。奔。月。窟。
而。長。生。而。何。以。逐。彩。雲。以。輕。散。同。朝。槿。以。俄。
零。嗚。呼。哀。哉。記。昔。去。年。邂逅。而。遇。觴。浮。栢。葉。
額。點。梅。馨。共。薰。爐。以。坐。晚。接。白。雪。而。聯。吟。爾。
既。邀。我。以。伉。儷。之。約。我。亦。許。爾。以。山。海。之。盟。
本。謂。百。年。之。好。諧。於。一。夕。而。庶。幾。宿。鴛。鴦。之。

綉帶並翡翠之芳衾孰知疇昔之念俱屬虛
妄而百哀終感懃空帷於此辰嗚呼惜哉江
波洶湧兮雌劍已失夜臺杳渺兮別鶴徒鳴
婉然在床兮容光而若見曠馬隔世想幽會
而難尋返魂之香莫致種杏之術無靈留鏡
奩之殘黛懸總幌而淒清嗚呼歲寒則暑日
晏則盈知有生之必死奚惆悵而悲深唯怨
爾以綉醉之衣瞬息而化日及之夢未開而

第一二回

七

傾○頤○余○尤○不○能○無○恨○者○葉○輕○盟○約○鼎○視○功○名○
竟○淹○留○於○京○邸○而○使○爾○悲○懷○以○歿○是○余○之○罪○
也○又○安○得○不○屢○嘆○而○思○卿○爾○有○父○母○甘○旨○是○
承○爾○之○靈○輻○移○殯○荒○塋○茲○以○澗○藻○聊○既○微○忱○
神○爽○有○期○留○珀○枕○以○待○夢○香○魂○如○在○託○環○珮○
傳○音○此○余○謂○死○生○雖○隔○而○不○泯○者○情○殆○思○感○
之○所○或○致○詐○誕○妄○而○不○足○憑○者○耶○

錢生讀罷祭文伏地而哭雲峰感生情重雙手扶

起殷、相謝、是夜即宿於白翁家。將至更餘、紫蕭
 已、是、沉、睡、熟、錢、生、猶、明、燭、獨、坐、俄、而、一、陣、旋、風、
 吹、得、燭、火、無、光、半、明、半、滅、又、聞、西、北、隅、豔異編中無此窸窣有聲、
妙筆錢、生、似、夢、非、夢、忽、見、一、個、女、子、縞、衣、紅、裳、冉、而、
 至、大、聲、喝、問、道、人、耶、鬼、耶、那、女、子、道、妾、乃、瑤、枝、鬼、
 魂、也、自、去、春、君、別、之、後、日、夕、懸、眸、竟、無、雁、脰、隻、字、
 及、至、秋、闌、君、易、姓、為、魏、自、在、北、塲、中、選、而、妾、不、知、
 謂、君、下、第、自、此、憂、思、伊、鬱、一、病、而、亡、日、間、承、君、賜、

第八回

真具見高情。趁此夜闌，特來鳴謝。錢生平昔畏鬼，
每夕必有二人旁卧，方得安寢。那夜因以情愛所
牽，了無怖意。既而燭火漸明，細看瑤枝丰姿如故。
乃歎道：「朝來一聞訃變，使小生悲苦填膺，方恨無
少君之奇術，不意姐竟能現形相會。瑤枝道妾
之此來，非敢以泉下餘魂迷惑君意，只因與君有
再世之緣，特來面託。錢生驚喜道：「吾嘗閱牡丹亭
記，至杜麗娘還魂之事，以為若士寓言而未敢輕

信○今○姐○云○再○世○姻○緣○莫○非○亦○能○返○魂○而○與○子○了
却○前○盟○否○瑤○枝○道○妾○見○冥○王○倘○以○雪○夜○訂○姻○及○仇
嫌○未○諧○憂○鬱○而○亡○的○緣○故○細○陳○訴○冥○王○亦○為○感
惻○便○令○判○官○查○覆○判○官○先○查○君○云○錢○某○不○深○濫○私
奉○上○帝○之○命○增○壽○一○紀○今○料○已○經○聯○捷○應○有○三○位
妻○房○官○至○三○品○又○查○妾○云○瑤○枝○還○有○四○紀○陽○壽○應
在○陰○司○曰○十○九○日○方○得○還○魂○合○為○錢○某○側○室○目○下
天○氣○漸○炎○息○恐○屋○舍○腐○壞○乞○着○當○境○土○地○即○運○寒

米○護○尸○方○能○轉○回○陽○世○特○此○查○霞○冥○玉○即○差○鬼○卒○
送○妾○在○南○嶽○魏○夫○人○帳○下○蒙○夫○人○授○妾○以○靈○液○之○
丸○其○丸○以○靈○液○草○修○合○草○生○大○宛○之○西○條○枝○國○弱○
水○之○旁○一○千○歲○而○抽○葉○又○一○千○歲○而○吐○花○俟○花○褪○
之○後○取○葉○搗○爛○雜○以○犀○珀○為○丸○凡○宛○者○含○之○粒○口○
雖○在○酷○暑○肌○肉○不○壞○至○七○晝○夜○而○復○生○昔○東○方○朔○
為○虎○傷○足○西○王○母○以○草○敷○在○傷○處○頃○刻○而○愈○即○此○
草○也○日○昨○夫○人○正○與○少○室○仙○姝○下○棋○忽○命○妾○云○爾

夫衣錦而歸將到汝家探望汝宜回去一見故妾
今夜得以魂魄會君乞君致語老父俟終七之期
千萬開棺妾得再回陽世皆出於即君之所賜也
言訖再拜錢生道若得姐上再生天大之喜敢不
牢記以語尊翁瑞枝又每四叮囑仍回西北隅
然而後錢生半信半疑驚愕久之忽火老一
枝又在面前錢生道姐上去了復來還有何言瑞
枝道回生之事世不常有只恐家父未必信君妾

長○時○老○母○以○金○鳳○釵○為○殉○令○妾○以○釵○留○在○君○處○
如○果○不○信○君○言○即○以○此○釵○付○之○則○家○父○必○然○無○疑○
矣○乃○向○髮○翁○拔○釵○付○生○須臾○一○陣○陰○風○瑤○杖○回○首○
轉○盼○數○次○隨○風○隱○去○而○散○錢○生○不○勝○神○異○竟○忘○一○
宵○之○倦○俄○而○鷄○鳴○于○埭○東○方○已○白○矣○乃○喚○起○雲○峰○
即○以○告○之○雲○峰○笑○道○若○得○小○女○再○生○實○老○朽○萬○分○
之○幸○也○但○今○仲○夏○天○炎○不○要○說○四○十○九○日○以○怕○七○
日○之○間○已○肌○體○朽○腐○矣○此○必○錢○爺○思○憶○小○女○故○得○

此奇夢耳。錢生笑道：「今愛真，有先見之明，特以屬
錢為証。雲峰取錢，細看大驚，道：『小女為爐之時，寒
荆魯以此錢為殉。』今有此奇事，則還魂之說，斷無
疑了。嘗聞馮娟七月而重活，廉娘三載而復生，由
此觀之，彼傳記所云，信不誣矣。正在嗟異，忽聞扣
門甚急，原來是錢公遣人催接錢生，乃與白翁夫
婦約以幾期，滿浦而別。回至紆中，向公借俸銀伍
十兩，遣使送與雲峰，以為瑞枝。回生藥餌之資。錢

第一回

十一

公○急○往○維○任○唯○恐○父○老○遮○留○是○夕○先○以○琴○書○行○李○
發○出○次○日○五○鼓○悄○然○出○城○回○至○白○下○錢○生○即○到○墓○
祭○祖○又○向○族○中○一○上○拜○望○畢○便○過○訪○許○翔○卿○不○料○
翔○卿○恰○一○月○前○已○到○珠○山○接○候○范○公○去○了○錢○生○嘆○
道○翔○卿○高○誼○真○有○古○人○之○風○遂○辭○別○鳴○臯○即○日○起○
程○回○至○姑○蘓○但○見○陳○府○尊○已○曾○送○到○進○士○扁○額○門○
第○一○新○此○時○老○夫○人○已○稱○為○太○夫○人○了○登○堂○拜○見○
問○安○已○畢○秋○烟○姐○歡○天○喜○地○抱○了○寧○馨○出○來○迎○接○

寧馨見生便笑嘻嘻的要生懷抱錢生細看寧馨果然生得眉宇清秀不勝欣喜又請出范夫人相見施禮未畢范夫人便突倒於地秋烟姐慌忙以手攙扶錢生驚訝不已以問太夫人太夫人備言避暑園庄於五月十八賽神之夜忽有穿緋袍的直進中庭背負小女而去竟不知是人還是鬼迄今月餘○遍處尋訪○杳無蹤跡○錢生聽罷喫了一驚○移時○目不能瞬○既而道兒因求聘小姐死裡逃生○

第二回

尋得明珠○不料回轉白門○老年伯忽遭奸賊之害○
已經奉旨北上○及兒進京援候○又值年伯出佐戎
行○無由一面○後來伏覩母親○慈諭始知伯母小姐
避居家下○意謂微幸○第一則姻事○何以立然○不料
又生此變○不由人○不痛心○死乃取出明珠○雙手奉
與范夫○夫人泣道○小女尚無踪影○怎敢收領此
珠○錢生道○但請老伯母救下小姐○雖無下落○不肖
自當遍處尋覓○范夫久已得含淚而收○至夜秋烟○

訴說綉琴之事。錢生亦為痛恨。少焉共入羅幃邊。
雲覓兩兩情。纏綿樂可知。已次日先去拜謝了。崔
子文。以至陸希雲。李着虛。俱拜畢。而回方與范夫
人商議。忽錢貞報進。有一姓常的。在外求見。那姓
常的。是誰。原來即是常不欺。自那日脫離陶園。便
欲附舟回去。行至半路。忽又想道。都是鄭心如設
計。劫了范小姐。却又只顧自身脫去。把一場人命。
幾乎使我李代桃僵。我今不免報知錢宅。一來說

各○情○珠
明○心○如○兇○惡○以○消○此○恨○二○來○索○此○酬○謝○壽○彌○半○晌○
便○即○轉○身○到○蘓○問○至○昏○門○恰○值○生○方○抵○家○出○來○相○
見○問○了○姓○字○常○不○欺○便○把○鄭○心○如○設○謀○賣○花○婦○做○
脚○從○頭○至○尾○說○出○根○由○錢○生○又○喜○又○恨○拱○手○稱○謝○
因○問○道○那○賣○花○婦○是○誰○不○欺○道○叫○做○梅○三○姐○話○殺○
未○絕○只○見○梅○三○姐○穿○了○一○套○新○衣○進○來○叫○喜○錢○生○
怒○從○心○起○厲○聲○詰○問○梅○三○姐○看○見○常○不○欺○在○座○驚○
得○面○色○通○紅○不○敢○開○口○錢○生○便○即○進○內○稟○知○太○夫○

人太夫人大怒忙呼婢婦把那梅三姐剥去衣裳
亂棒捶擊梅三姐料難隱瞞只得招認范夫人咬
牙切齒痛罵不已渡以利錐刺其肩臂流血至踵
當晚在缸二隻一缸范夫人與紅藥諸婢一缸生
與不欺連夜至禾但見園扉鎖閉扉上粘一示諭
曰○

本官示○ 炤得南湖別墅○ 向着家人馬二管葺○
近二盜竊器玩○ 并什物等件○ 在本月初五○ 宣

第十二回

高

夜逃去。因經出捕緝外。如有無賴棍徒。到
因騷擾。以致我損。未者定行送官究治。不

貧
乞

錢。生念。羅示。諭驚。問不欺。不欺。道我看那馮二亦

非良善之輩。此必陡起奸謀。把小姐載往別處去

錢。生又遣人遍向隣居查問。俱推不知。只得悵

快。這棒是夜消。舡平望。將至二更。范夫人嗚咽

將。悲啼未息。錢生亦反覆不能睡去。起來靠窓而

安○忽○聞○隣○舫○有○一○婦○人○唱○道○

山○坡○羊

靜○蕭○上○碧○梧○庭○院○冷○婁○上○雕○欄○倚○遍○悶○懨○
銀○箏○漫○搗○殺○切○上○思○繞○天○涯○遠○端○的○是○難○消○
遣○賜○雙○星○獨○不○眠○秋○風○應○把○應○把○黃○昏○怨○月○
色○砧○敲○紐○做○愁○腸○一○片○良○緣○何○日○調○和○琴○瑟○
絃○蒼○天○恨○入○烟○花○悞○少○年○

前腔

第十二回

去

一行到歸鴻初見一殺上哀豈似怨一陣
 涼風繞窓一點上淚向羅衫濺最可憐抱
 琵琶向倚筵幾回羞把羞把霞杯勸怎得拋離
 舞衣歌扇門前不羨王孫車馬喧池邊只羨
 雙飛戲水鴛

那婦人唱得哀音宛轉絕似孤雀喚風清猿泣月
 錢生側耳靜聽不待曲終已青衫濕淚矣料是娼
 妓之流着人邀喚那婦人隨即過舡錢生驚問道

爾是維繫起。嫗麼其婦。仰首一看。亦驚訝道。原來
是姑蕪錢相公。錢生即問友梅。何在。趙月兒便把
老夫人祛逐。及至臨安。嫁與程生。細陳始末。錢生
又問友梅。嫁去與程生相合否。月兒道。小女自嫁
程生。不及兩月。忽然不見。那程生反到妾家。要人
苦心處。
妾即向程索命。彼此許訟。年餘。程已傾家破產。飄
流遠去。妾亦不能度日。嫁與商人。今夜湖光蕩漾。
月色橫空。想起少時光景。不勝傷感。因唱小女所

度之曲以解悶懷耳錢生和舫而嘆道嗟乎我意
友梅尚有相見之日今聽汝言已做了斷雲浮梗
不獲與梨花同夢矣言訖淚如雨下月兒亦覺悽
然旋即起身告別時已夜半錢生促喚解維風帆
迅速瞬息至家便把慙公子等訟控府尊府尊立
刻出牌先把梅三姐拘到不待用刑梅三姐一
招出府尊大怒掣籤重責二十牧禁獄中以俟
到慙公子鄭心如一齊聽審畢竟後來如何且俟

下回解說

祭文備極思慕之情感愴之念絕似劉禹錫
傷往賦
閱至幽魂夜遇可驚可愕亦真亦幻

新鐫批評繡像合浦珠傳卷四

樵李 煙水散人 編次



第十三回

金山寺寃鬼現身

詩曰

夜色茫茫江畔月

能使奸兒心膽寒

色莫羨兮財莫漁

含冤未散現魂魄

彭生如意皆此物

每因財色喪其軀

第十三回

男兒不做時心事。磊落方與常人殊。
却說馮二之妻因陶官在江北做官。雇為乳母。以
後任滿帶回本郡。特着他管理別業。十分信任。不
意馮二狠心難托。自那日假意告官。把帶不欺嚇
退之後。與妻商議。道我想終年管守園房。怎能有
個發迹之日。近值宅內託付玩器數件。約值百金。
看那范小姐。又是姿容絕世。不如哄他。只說送遠。
蘇州。連夜舡載至維揚。或妓或妾。少也賣他一

二百兩○并○把○器○玩○變○易○做○本○營○生○爾○我○後○半○世○足
以○溫○飽○過○日○爾○意○如○何○馮○姬○大○喜○道○我○亦○正○有○此
意○事○不○宜○遲○上○則○有○變○二○人○計○議○已○定○那○馮○二○自
會○操○舟○便○向○鄰○家○借○下○舡○隻○馮○姬○假○作○驚○慌○之○狀
以○給○珠○娘○道○耐○耐○常○不○欺○又○去○報○知○憨○公○子○只○在
早○晚○要○與○小○姐○成○親○老○身○憐○念○是○個○宦○門○閨○女○特
令○拙○夫○弄○一○小○船○今○夜○便○送○小○姐○回○去○不○知○尊○意
若○何○特○來○商○議○珠○娘○欣○謝○道○若○得○賢○夫○婦○如○此○用

第十三回

情○決○當○厚○報○馮○嫗○又○道○還○有○一○件○善○由○大○路○到○蘇○
唯○恐○慙○公○子○以○快○舡○追○襲○須○自○松○江○抄○轉○方○保○無○
虞○只○是○在○路○又○要○多○行○幾○日○珠○娘○道○我○又○不○諳○程○
路○悉○憑○主○裁○當○晚○馮○二○夫○婦○只○把○細○軟○收○拾○等○至○
夜○闌○人○靜○扶○了○珠○娘○下○舡○蘭○橈○迅○舉○兼○程○進○發○忽○
一○日○已○到○鎮○江○泊○舟○水○涯○馮○二○正○炊○午○飯○忽○聞○隔○
舡○有○人○問○道○二○叔○別○來○無○恙○馮○二○擡○頭○一○看○乃○是○
族○侄○馮○鞏○向○在○青○蓮○庵○披○剃○為○僧○即○察○如○也○自○那

夜與法雲寂如等謀劫錢生遂把戚氏擊地取
宰如眼快觀見真兒手持匕首刺人如決飛身
他便回身走脫雖幸漏網不敢回菴向與金山寺
住持文友相熟遂在寺中住錫是日打從長洲抄
化而回剛與馮二相遇便邀二過舡叙談良久從
容問道吾林此行仍欲住在揚州或是暫時貿易
二乃告以心事宰如低頭想了一會乃道吾叔載
此在物易起人疑况且到了維揚未必便有售主

第十三回

三

設○或○有○人○聘○娶○或○賣○在○樂○戶○必○須○面○看○萬○一○小○姐○
烈○性○不○從○叫○喊○起○來○未○免○敗○露○據○任○愚○意○倒○有○一○
條○妙○策○不○知○吾○弟○先○否○馮○二○欣○然○問○計○審○如○道○住○
持○文○友○與○我○至○密○悉○知○其○為○人○酷○好○美○色○不○如○余○
晚○泊○江○山○下○侄○與○文○友○說○合○包○先○二○百○兩○紋○銀○待○
至○夜○深○把○小○姐○哄○入○寺○內○那○時○深○房○邃○院○再○有○誰○
知○吾○叔○得○銀○又○便○拉○營○運○此○計○何○如○馮○二○大○喜○遂○
點○頭○相○約○各○自○開○艇○過○江○那○揚○子○江○乃○是○東○南○天○

整但見

深○沉○巨○浸○森○渺○寒○光○一○望○迷○茫○四○圍○無○際○烟
 收○霧○歛○隱○隱○的○露○出○金○魚○兩○點○宛○在○中○央○雨
 霽○紅○銷○泛○泛○的○飛○來○鷗○鷺○千○群○爭○依○徂○渚○不
 盡○客○航○幾○葉○峭○帆○風○乍○卷○亂○划○漁○槳○一○聲○款
 乃○月○初○殘○恍○見○數○層○銀○島○原○來○是○雪○浪○搖○空○
 忽○聞○萬○馬○奔○馳○却○便○是○怒○濤○推○至○正○是○鳥○飛
 應○畏○墮○帆○遠○却○如○閒○

第十三回

四

風帆迅速不移時便抵金山只見殿宇岩堯遠
江勢真一頭觀也有詩為証

詩曰

水天樓閣影重重
淮海西來三百里
濤聲夜恐巢枝鳥
化國何年此寄踪
大江中湧一孤峰
雲氣朝隨出洞龍
蒼茫遙聽隔烟鐘

寂如先道詩內忙向文友說知文友笑道着得美

...

人○以○供○爾○我○衾○枕○之○歡○此○樂○便○是○西○方○何○必○更○求○
蓮○座○只○是○二○百○金○一○時○不○能○措○辦○奈○何○窻○如○道○我○
有○一○計○雖○云○太○毒○然○彼○以○不○義○而○得○我○以○不○義○取○
之○亦○不○為○過○文○友○欣○問○其○說○窻○如○乃○附○耳○低○言○如○
此○如○此○文○友○大○喜○時○已○傍○晚○忙○開○隔○年○陳○酒○整○治○
鮮○魚○火○肉○款○待○馮○二○原○來○馮○二○最○與○麴○生○相○契○嘗○
了○酒○味○香○甜○先○已○忻○快○酒○過○數○巡○文○友○取○出○紋○銀○
一○封○先○准○十○兩○與○二○看○道○以○後○一○百○九○十○兩○銀○色○

金月未

第十三回

合浦珠 第一三回

一四〇五

悉○然○此○封○須○俟○小○姐○進○寺○之○後○一○併○必○教○馮○二○向○
來○窮○乏○驟○然○見○了○滿○捧○紋○銀○轉○覺○精○神○飛○舞○文○友○
寐○如○忙○以○巨○杯○勸○進○將○至○黃○昏○二○已○不○省○人○事○顏○
然○而○醉○矣○寐○如○乃○扶○至○江○邊○二○猶○口○中○模○糊○道○二○
百○兩○是○足○值○的○快○些○兌○銀○我○欲○開○艇○趁○路○被○寐○如○
用○力○一○推○頭○重○脚○輕○翻○身○下○水○可○憐○一○念○之○會○反○
以○骸○骨○葬○於○江○魚○腹○內○正○可○謂○蝶○卿○捕○鯨○而○不○知○
又○為○黃○雀○之○所○攫○也○且○說○珠○娘○在○路○教○日○心○頗○憂○

疑往。詰訊馮姬。唯委曲支吾。及渡江至寺。但聞江濤震盪之聲。又以問姬。上謬道。此太湖也。既而斜陽西下。天色漸暝。馮姬道。太湖乃盜賊之藪。幸有救親在此。不妨借宿一宵。明日飯後。必至蘓矣。小姐無可奈何。只得隨行上岸。進門。數重方抵一室。但見房櫳清雅。屏帳鮮華。却無一個女婦出見。心益憂疑。俄聞壁上彈指一聲。姬即掀簾而出。於時寐如既推。馮二於江渡。賺姬道。二叔頃已醉。

聞在舡宜喚之速起以便先銀交付馮嫗方至江
濱不隄防文友在側隻手一推寒如大呼道救人
救人而洪濤拍岸已隨浪而逝矣可憐馮嫗亦死
於非命珠娘在房值小童以酒肴捧進擺下杯筋
三副珠娘問道爾家何姓童咲道此乃金山寺也
娘子猶未知麼珠娘聽說不覺魂魄俱喪連聲叫
苦道又墮奸計矣方欲掩門自盡忽有年少婦人
自燈後趨出將燈吹滅此時文友寒如俱在馮二

叙得委曲及意

艇○中○把○那○器○玩○什○物○細○上○收○拾○拉○是○點○燭○進○房○盪
然○風○驟○意○謂○小○姐○可○以○迫○協○成○歡○及○見○室○中○黑○暗
用○火○一○照○並○無○傾○城○美○麗○只○見○一○個○婦○人○被○髮○滿
背○面○上○鮮○血○淋○漓○張○口○露○牙○垂○手○而○出○簾○外○刮○起
一○陣○陰○風○頓○把○燭○火○吹○息○二○僧○驚○得○毛○骨○俱○寒○轉
身○奔○赴○於○地○少○頃○起○來○重○向○玩○璃○取○火○揩○摩○隻○眼
振○攝○精○神○揚○聲○秉○燭○而○至○則○見○燐○火○煌○煌○那○婦○人
愁○眉○盛○額○坐○於○門○首○耳○畔○但○聞○啾○啾○鬼○哭○號○呼○索

命○之○殺○二○僧○遍○身○慾○火○渾○如○冷○水○一○澆○唯○口○中○吐
吐○狂○喊○至○曉○不○得○作○行○雲○之○夢○矣○正○是
只○憑○鬼○婦○啣○冤○哭○方○保○千○金○廉○貨○全○
且○說○臨○安○程○信○之○自○八○月○十○五○不○見○友○梅○心○中○快
快○如○失○重○寶○疑○為○趙○搗○誘○匿○具○呈○本○府○趙○鵠○受○了
冤○誣○也○把○人○命○狀○詞○控○告○巡○按○為○此○構○訟○甚○年○信
之○家○事○日○漸○消○乏○其○年○又○遭○向○祿○遂○致○資○本○蕩○然○
在○杭○不○能○存○立○只○得○安○頓○妻○房○自○到○揚○州○依○附○族

叔那族。非諱宏。號逸庵。自曾祖即為鹽商。真有百
萬之富。宏以舉人選官。仕至四川成都府同知。長
子必成。仍習祖業。必成子必賢。肄業府庠。年方二十
一歲。才貌兼優。信之。自到廣陵。二載。逸庵以其材
識敏達。深為器重。是年五月。至杭。搬載家小。回至
鎮江。夜半。遇盜。信之墜水。幸以浮木得生。其妻林
氏。及囊資什物。俱被劫去。信之袒跣號泣。而歸告
在本府。出。捕。文。挨。緝。當。珠。娘。被。誘。入。寺。之。夜。正。

值信之同。自補後。消身山畔。更衣入寺。禱於閔帝。祈得六斗。各籤。

籤白

南○販○珍○珠○北○販○鹽○
年來幾倍貨財添。
勸君止此求田舍。
心欲多時何日歇。

信之念罷。籤詩茫然不解。又把被劫情由。備細禱告。若與林氏果得相逢。只祈一籤上。須臾求出一籤。乃是七十四。

籤曰

崔魏崔魏後崔魏

履險如夷去復來

身似菩提心似鏡

長江一道放春回

信之看到第三句以至末句滿懷欣喜遂即下舡

是夜睡至二更夢一少婦血痕滿頰近前哭訴道

妾身戚氏住在金陵城外青蓮庵之後禍遭兇僧

寂如謀姦不遂將妾擊死今寂如遁跡本寺東房

與住持交友交欲姦誘愛珠小姐被妾現報救衛

明日小姐之父范公自塞上南歸泊舟維揚君能
救出小姐與范太守相會并把宋如送官正法以
洪妾寃則君破鏡必合相遇有期信之驚愕不能
言惟唯而已戚氏臨去又囑道妾含寃不散自
隨宋如迄今三載矣因彼飯依釋氏羅以近身今
曉彼文謀溺殺媾罪惡滔天雖有佛力未能庇護
故妾得以隨身索命妾無范氏前寃誓莫雪范氏
無我則貞操不全君若不遇妾與范氏則夫婦不

能完聚。牢記牢記。感既叮寧。而退程亦欠身。而寐
但見。白露拂江。半逢明月。思憶夢中。戚氏所言。句
句分明。又詳村叢詩。與夢暗合。遂不能復。睡坐以
至曉。喚起捕役朱敬山。以語之。敬山道。夢雖難憑。
然明顯若此。不可不信。况且住持文友。曾經會過。
但不知。果有寐如否。君可進寺相訪。我等尾後。以
觀動靜。信之果。以為然。急起扣扉。謁見文友。又問
起寐如寐。如亦便出來相會。只是二僧。因為鬼魂。

攪亂了一夜方欲就枕而信之遮到故眼色普
神思倦怠信之見了如此光景暗驚異乃與敬
山適向曲房靜室細細觀察却是悄無影嚮徒倚
逾時方欲告別忽見廊下一婦拍手而笑渡以手
招信之轉身走入靠西室內信之敬山等急忙隨
後而入那婦人倏又不見唯正南張畫一幅恍若
画上咲敬啞信之舉目真矍但呼怪事畢竟敬
山舉覺細看二僧面容頓改言歸去離便隻手扭

住道爾等充驢做得好事忙令信之掀画一看內
有小門推門而進又有精舍數間窓外闌干六曲
行過長廊果有女子隱隱號泣信之奮步向前珠
娘在內聽得人聲喧嚷又疑是二僧逼姦忙以羅
帶自縊信之破扉而進大呼道果是范小姐否我
等特來相救小姐背立含泣而應道妾果范氏君
輩是誰信之道某等泊舟山畔夜來得一奇夢故
知小姐被阨又知尊翁先生今日必至維揚乞小

姐不須疑慮。作速登舟。珠娘嘆道。妾以閨中弱質。奈何命運不辰。出頭露面。受盡摧挫。雖蒙君子仗義相扶。在妾有何面目。再立於人世乎。况家君遠困遐陬。豈能即返。君請自為正務。此地乃妾畢命之所耳。信之。道。小姐羞矣。若果夫身完。禿死固宜。然今不為所犯。而必欲捐軀。則貞白之心。及不能。豈暴於世矣。某因失偶。相尋。愁腸如沸。故一聞小姐之事。不覺怒髮衝冠。出自誠心。相救。豈小姐視

如○僧○輩○而○固○為○拒○却○乎○設○或○尊○君○未○即○相○逢○某○當
 多○着○女○伴○送○返○尊○居○幸○勿○疑○某○亦○蓄○他○意○也○小○姐
 乃○牧○涓○致○謝○當○信○之○苦○勸○時○朱○敬○山○已○把○文○友○寐
 如○鎖○在○舡○中○招○呼○二○十○餘○人○絳○權○上○岸○把○細○軟○什
 物○一○切○筭○匣○器○皿○無○不○席○捲○下○舡○信○之○乃○以○得○舡
 中○艙○與○小○姐○獨○坐○將○欲○解○維○合○寺○僧○侶○悉○知○權○出
 江○邊○佛○殿○詰○究○朱○敬○山○既○有○捕○拏○小○姐○又○現○在○可
 証○遂○不○敢○閑○阻○而○退○是○日○風○順○開○舡○未○幾○便○至○揚

第十三回

州○打○舡○停○泊○信○之○便○到○岸○上○遍○向○座○舡○逐○一○挨○問○
那○裡○有○個○南○京○范○太○守○的○舡○只○得○走○回○與○朱○敬○山○
計○議○敬○山○道○若○不○解○進○府○裡○被○他○先○告○一○狀○反○喫○
官○司○只○是○到○官○須○要○小○姐○面○証○珠○娘○在○艙○聽○得○是○
官○字○不○覺○號○咷○大○哭○走○出○舡○頭○便○欲○赴○水○左○首○
舡○上○有○一○老○老○者○驚○問○道○那○一○位○好○似○我○家○珠○娘○小○
姐○珠○娘○回○頭○一○看○認○是○老○僕○金○元○大○叫○道○金○元○
我○金○元○便○即○扶○腋○過○去○原○來○范○公○的○舡○與○家○兵○和○

似故信之尋問不出當下珠娘急問老爺那裏全
元道老爺拜望太守未回言未畢公已回至舡首
見了珠娘大驚道我兒為何在此珠娘見公牽衣
大哭便把被劫情由細訴一遍公亦垂泪道只道
我為父的受苦三年誰知汝亦遭此厄難只是汝
既被劫尔母亦必甚壞矣珠娘曰母親只為爹上
護塞終日愁苦今天幸賜環想是朝紳出跪申辯
范公搖首道那此權佞耽上虎視在朝大臣俱以

身家為重。誰敢撩鬚。我一到邊陲。自謂必死。全賴
新主洪恩。方遂首丘之願。即如今日得會我兒。亦
莫非雨露之所賜也。言訖。便令金元真至。程軀拜
謝。信之說起。二僧兇惡。頃已解府。尚欲借重鼎言。
范公道。二兇叫甚名號。信之道。一喚文友。是本房
住持。一喚寐姑。向在青蓮庵中。因殺死戚氏。這命
在山。夜來託夢。以救令愛小姐。即戚氏之鬼魂也。
范公切齒怒恨道。那寐姑。如愛我慈山。我向來敬禮。

誰料兇暴至此。今既解去，我即刻進府面見太尊。遂怒氣沖天，真信之作別。是時揚州府知府呼做李胤祥，自公是諫諍超遷，十分敬重。當日范公再進賓館，備陳前事。李府尊大怒，立刻就把文友家如重責四十，問成大辟。正所謂

禍福無門

唯人自召

你道范公為何使得釋歸？只因天啓駕崩，崇禎以藩王慈兄而立。上在藩邸，悉知魏忠賢專擅國柄。

謀為不軌故登極之後便遣忠賢出守皇陵忠賢
危○懼○到○了○山○東○飯○店○自○縊○故○亡○梓○時○凡○為○魏○志○所
害○貶○降○在○外○者○悉○復○原○職○然○公○只○宜○即○往○金○陵○為
何○留○滯○揚○州○只○因○夫○人○小○姐○在○錢○老○夫○人○家○下
公○先○看○范○斐○同○方○許○翔○卿○至○京○收○葺○房○屋○自○以○拜
過○府○真○然○後○取○路○至○蘓○州○是○孫○意○諫○與○小○姐○相○會
當○曉○公○自○府○中○回○船○珠○娘○接○見○道○頃○有○信○之○來
程○公○來○拜○帖○兒○在○此○公○方○欲○展○閱○又○值○信○之○帶○了

兩個婢女來至缸首公慌忙送入信之道頃會家
叔道及小姐身內無人故家叔特着兩個粗婢權
為伏侍并設蔬肴以屈尊駕少叙范公道萍水相
逢謬承賢竹林如此厚誼使老朽何以為謝但不
知令姊尊號信之道家林賤號逸菴范公驚喜道
原來是逸菴兄乃吾好友也乍到匆未及晉謁
豈知即為令姊少間必當趨晤矣信之去後公即
答拜逸菴相見畢逸菴稱賀道恭喜恭喜范公咲

道○弟○三○年○出○塞○骸○骨○偶○歸○何○喜○之○有○逸○菴○道○聖○人○
當○宁○魑○魅○潛○形○而○吾○兄○之○公○惜○得○雪○今○日○軒○車○榮○
返○固○一○喜○也○令○愛○受○磨○涅○而○不○磷○淄○堅○白○之○行○尤○
人○所○難○况○乎○數○千○里○之○隔○與○兄○一○朝○奇○遇○又○一○喜○
也○范○公○道○小○女○得○全○陋○質○皆○出○於○戚○氏○陰○護○之○力○
令○侄○匡○救○之○功○言○未○訖○一○人○肅○衣○出○見○逸○菴○命○之○
拜○公○道○此○乃○次○小○兒○必○賢○也○公○視○之○形○軀○端○厚○者○
目○秀○雅○試○以○學○問○頗○有○淵○源○逸○菴○道○躬○有○一○事○相○

懇○輒○欲○面○談○不○知○可○否○范○公○道○願○聞○台○諭○逸○菴○道○
 仰○慕○令○愛○芳○姿○欲○為○小○兒○求○聘○必○俟○仁○兄○鈞○諾○然○
 沒○敢○通○媒○妁○公○乃○告○以○明○珠○之○故○逸○菴○大○喜○道○
 要○別○件○珍○寶○寒○家○未○必○預○備○至○於○明○月○之○味○先○人○
 幸○曾○留○下○急○忙○進○內○取○出○一○顆○放○在○瑪○瑙○盤○中○
 轉○不○定○光○映○一○室○范○公○捧○珠○大○悅○便○以○親○事○許○先○
 逸○菴○道○容○伺○揀○選○吉○日○先○以○此○珠○獻○約○范○公○欣○然○
 唯○是○夜○賓○主○酌○酢○盡○歡○既○而○酒○闌○談○起○舊○事○公○

謂○逸○菴○道○猶○憶○昔○年○第○自○開○封○罷○官○偶○迹○貴○郡○承○
 兄○偕○訪○妓○女○友○梅○於○時○被○清○風○於○芳○潤○拾○明○月○於○
 幽○林○呼○酒○快○談○纏○綿○徹○夜○友○梅○既○度○新○穀○第○亦○放○
 歌○相○和○曾○幾○何○時○而○追○憶○此○歡○忽○已○四○載○矣○不○知○
 羅○浮○春○色○今○無○恙○否○逸○菴○笑○道○自○兄○別○後○那○趙○姬○
 便○不○知○所○往○矣○時○夜○漏○將○半○公○執○手○謂○信○之○道○咸○
 氏○所○云○句○字○皆○驗○獨○於○尊○闕○未○有○符○洛○然○去○救○了○
 小○女○自○然○去○鏡○渡○合○意○者○相○會○之○期○其○在○將○郡○乎○

(以下原闕)

第十四回

明月珠東床中選

賦曰

光○熠○以○以○照○物○勢○規○以○而○抱○圓○西○山○之○下○隨○
珠○星○而○隱○見○東○海○之○上○遂○明○月○而○虧○全○胡○能○
色○奪○琉○璃○光○射○金○玉○鮫○人○泣○吳○江○之○際○遊○女○
美○漢○臯○之○曲○在○蜀○郡○而○浮○青○居○石○家○而○自○綠○
無○胫○而○至○有○感○必○通○去○映○魏○車○之○裏○來○還○合○

朱 第十四回

浦之中垂輕簾而璀璨綴珠網之玲瓏

右明珠賦採錄半篇

却說范公回至金陵未及旬日程逸菴已託表弟
宋瑄為媒與程信之程必賢一同來望相見甫畢
宋瑄便令從者以小金盒捧上明珠范公笑道某
前言已定斷無二三夜珍之賜容待寒荆抵舍方
敢拜登宋瑄道家表兄迫於賤事未及造府拜允
故先着晚生以珠馳奉既承老先生金護則尊老

夫人意必相符。還望麾留之。何厚誼。范公乃欣然。收領。遂館必賢等。於宅西別業。又逾數日。老夫人方到。見公面容黧黑。驚嘆道。一別三年。相公鬢髮俱皓然了。珠娘出來。見禮。方畢。與夫人抱頭而哭。公再三勸慰。夫人方收淚。道。女兒之事。問於金元。已知大畧。只不知相公謫到邊塞。景况何以。范公嘆道。若說塞上風霜。其寔悞甚。那杜遊擊。派軍出鎮。疲瘥殘弱之兵。不滿二千。却又當敵人之衝刃。

斗○不○息○每○至○胡○笳○群○動○牧○馬○悲○嘶○唯○與○在○君○向○南
飲○血○自○揣○此○生○必○以○馬○革○裹○尸○誰○料○今○日○又○得○與
夫○人○相○見○夫○人○道○那○裴○崔○威○勢○近○日○如○何○公○道○夫
人○猶○未○知○麼○自○先○帝○賓○天○今○上○秉○政○之○後○裴○崔○恒
自○縊○而○亡○全○家○貶○徙○嶺○外○只○有○王○梅○川○奸○巧○霞○手
便○把○魏○裴○彈○了○一○本○又○欲○修○睦○控○我○督○我○出○纜○葬
寃○故○王○梅○川○得○以○原○職○開○住○聖○上○即○陞○我○為○苑○馬
寺○少○卿○我○不○欲○為○官○所○慮○致○住○夫○人○又○位○道○只○可

恨女兒無筆也。受此一番磨難。范公道我專為女
兒。如事專待夫。人歸來商議。便把程送。菴來親說
了。一遍取出明珠付與夫。以夫。夫大驚道。相公臨
別。叮嚀。曾說錢生。一歸便諧花燭。不意錢生淹留
京邸。直待春闈奏捷。而還。公驚問道。我聞南畿試
錄。並無錢生姓名。為何春試得捷。夫人道。此慮
王梅川嫉害。故從了母姓。又改諱為芳。范公道。三
四。內果然有人。魏芳。但不知登第而歸。可有明珠。

合浦珠

第十四回

三

客○失○又○道○錢○生○到○家○正○值○女○兒○儀○禮○他○一○聞○此○信○
悲○慙○婉○轉○復○將○明○珠○付○我○之○推○卻○不○受○他○遂○求○姐○
雖○無○計○落○我○畢○竟○要○到○處○尋○求○妾○感○其○意○誠○以○得○
救○下○及○前○自○金○亮○來○報○妾○身○起○程○之○後○彼○亦○實○身○
德○匪○若○又○許○何○程○家○何○以○向○那○錢○生○相○公○此○舉○或○
覺○孟○娘○矣○范○公○想○了○一○會○道○據○夫○人○之○意○何○以○處○
之○決○以○道○稼○妻○愚○兒○作○速○辭○卻○程○翁○仍○許○錢○生○為○
是○范○公○道○我○與○遠○眷○相○如○情○厚○况○是○親○口○許○出○今○

明珠已收程生已歸控別業矣。能辭卻夫人道
不然。我母子至蘓。感承錢夫人慇懃款待。及臨別
之際。含淚相送。堅以姻親為懇。况兼錢生付珠在
前。程家議親在後。今若變易初心。不惟食言。而且
負德矣。公以事在兩難。悶。不覺。方公與夫人談
論時。珠娘在旁。聽許許親程氏。便退。至蘭閨。柳着
低鎖。杏臉生愁。嘆。可。一。口。氣。道。悔。不。死。於。陶。氏。園。
中。紅葉聽。可。驚。訝。道。小姐。怎。發。此。言。珠娘道。我與

錢郎雖不曾一面相親。然以詩牋傳意。又託蓮香訂盟。月下。今錢郎幸得中了。果有明珠為聘。事已萬分無疑。誰想程翁亦以明珠央媒來說。爹以竟爾許允。把三載深情。一旦付之流水。使我忽然聞此。心如刀割。紅蕖道說起錢爺情重。果然難得。自京邸回來。一聞小姐之事。便慘然不樂。既與夫人同至陶園尋覓。又把梅三姐送府追究。看他心意。頃刻不能放下。以後管家報說老爺小姐已

在揚州相會便即着歡眼笑與夫人奉觴稱喜其一
往情深愛念小姐如此况又少年科甲異日青
雲偉業不卜可知借使程生有其才未必有其貌
有其才貌亦不能有其情豈以小姐天姿國色竟
與羔兒作配乎越今未會下聘遠與夫人商議尚
可挽回珠娘道羞人蒼人的怎好啓齒事若不諧
有死而已話較未絕忽聞雲板傳進蘓州錢爺已
到原來錢生自夫人歸來便把不欺厚贈而遣之

稟過太夫人。起身進京。一則賀問遷鶯。一則訂期
納采。因先詣祖居探候。鳴臯款留信宿。是日方來
謁見。范公以生既成進士。兼以風流旖旎。真所謂
國士無雙也。殊悔多許。程生故相見之際。意甚不
安。是夜仍宿生於爽芳閣之東廂。生以物換星移。
轉盼三載。而牕前之碧梧如故。竹色依然。感念舊
懷賦詩一律。

詩曰

鳳凰城裏舊仙家
 綺閣仍披徐孺榻
 當軒竹珮因風響
 追憶桃花曾識面
 遠徑梧陰帶月餘
 漫錄流水覓胡麻
 瑞溢門闌護彩霞
 星機重犯使君槎
 聖日早起夫人出來殷王然以擾宅為謝錢生亦
 淡叙簡慢之罪夫人忽見壁上新題大加嘆賞道
 構意清新吐辭芬郁誠文苑之鳳毛也錢生以明
 珠微露其意夫人而容忽改含糊不答錢生心下

狐疑○急忙持刺○往拜許翔卿○翔卿恭敬○出逐施禮○
畢○今賓主而坐○彼此叙了寒溫○錢生道○前歲免兄○
作伐○因乏明珠○嗟○馳至今幸而求獲○一九已面奉○
范伯母矣○再乞訂准○以便擇吉○翔卿道○過承厚愛○
敢不執柯○所惜錢翁○到底緣薄○錢生驚問○為着何○
由○翔卿道○范翁前在淮揚○與程逸菴○當面訂姻○今○
程兄來○已數日○將欲擇期行聘矣○錢生寔○呆了半○
晌○嘆息道○弟○以○來○取○夜○珍○幾○遭○亮○禿○之○手○真○所○謂○

劈○洪○波○而○探○之○於○龍○額○者○也○不○謂○明○珠○雖○得○事○多
齒○齧○三○載○以○來○也○不○知○歷○了○多○少○妻○風○苦○雨○今○日
滿○望○一○言○安○就○誰○知○年○伯○將○我○遺○落○無○乃○失○小○姐
數○年○待○字○之○意○而○負○錢○生○一○片○求○聘○之○心○乎○翔○卿
道○范○公○愛○重○錢○爺○豈○欲○變○更○只○因○金○山○寺○中○救○出
小○姐○皆○賴○逸○菴○後○任○之○力○故○不○得○已○而○許○之○非○公
之○本○懷○也○錢○生○又○力○懇○翔○卿○婉○轉○為○計○翔○卿○方○說
吟○不○語○忽○見○屏○後○髮○雲○隱○現○遣○出○小○鬟○催○喚○翔○卿

翔○却○起○身○進○去○一○會○忙○出○來○見○生○面○始○土○色○夫
願○嘆○氣○乃○抵○掌○而○笑○道○錢○爺○暫○省○愁○煩○某○即○刻○進
見○范○公○嘗○圖○別○計○以○却○逸○菴○決○不○致○錢○爺○有○遺○珠
之○恨○錢○生○乃○浚○揖○謝○又○再○回○囑○託○而○回○至○處○步
閣○下○含○愁○獨○坐○正○在○出○書○空○只○見○經○集○走○至○錢
生○慌○忙○迎○進○嘆○息○而○謂○之○道○我○自○前○歲○來○在○姐○不
詩○箋○傳○遞○又○與○小○姐○一○面○之○後○晨○風○夕○雨○掩○盼○相
思○月○幌○花○簾○唯○曾○恨○慕○這○一○段○真○情○真○念○可○以○貸

之鬼神今日此來恨不即刻便請還理誰知忽然
改易使我三載痴心化為春夢雖是爾家老爺之
故在小姐亦以博才一念棄若飄風獨不記月下
之言乎紅蕖道錢爺不要錯怨小姐自因老爺許
了程家我小姐眼非檀泪長嘆一聲道尔離虎穴
又遇風波何妄緣之慳而命之薄也乃喚紅蕖指
情囑付道我欲以數字家報錢郎只為愁滿肺腸
弄成猜信汝為我傳言致意不可以薄命妄憂

損○情○懷○亦○不○可○以○如○事○難○諧○急○為○去○就○且○再○從○容
以○觀○老○夫○人○主○意○若○何○錢○生○嘆○道○若○得○小○姐○如○此
厚○意○庶○不○枉○了○錢○九○畹○一○片○誠○心○相○煩○紅○姐○也○把
我○苦○衷○轉○達○粧○次○紅○葉○見○生○辭○意○悽○惻○將○欲○弔○下
泪○來○因○安○慰○道○錢○爺○請○自○保○重○倘○早○晚○老○爺○與○夫
人○計○議○一○有○好○消○息○妾○即○當○走○報○也○錢○生○慌○忙○深
深○一○揖○道○若○蒙○紅○姐○見○憐○淺○齒○不○敢○忘○德○二○人○正
在○囑○上○細○談○忽○聞○窓○外○履○響○紅○葉○拜○逸○而○去○生○以

未敢兩懷恨。一可憐。必是言。結云。

詩曰

好。事。翻。成。夢。

多。愁。只。為。情。

可。憐。吳。淑。玉。

寧。忍。負。韓。生。

既。而。傍。晚。錢。生。和。衣。僵。卧。紅。葉。夾。來。輕。推。喚。錢。

生。一。躍。而。起。道。紅。娘。昏。暮。出。來。必。有。好。音。見。示。紅。

葉。道。頃。刻。見。老。翁。在。樓。筆。軒。與。新。婦。傳。膝。綸。商。妾。

在。隔。垣。側。耳。雖。不。以。明。然。界。間。情。意。大。約。相。事。可。

爲其持來報知。錢由喜派十侍應。各稱謝。了
休。且飯後。范公請其出到前廳。見宋道。程信之
程必賢。許翔。卿俱到。命其各施禮。依茵而坐。范公道。
老夫今日奉屈諸君。不爲別事。只因小女擇婿。十
年。至今未果。屢歲。九晚。年俸。下。惟。故。舍。便。欲。以。所
息。委。前。自。感。放。明珠。一。言。猶。未。決。及。年。任。取。到
明珠。老夫。更。爲。命。沙。斯。中。待。非。北。開。兩。淡。小。女。臨
危。幸。遇。程。兄。救。身。備。極。恰。值。老。夫。歸。身。暫。泊。所以

羅附託○固老夫萬分之幸也○誰想九畹錦旋之日
先以明珠付在拙荆自來○又奪文旆自蘊而至致
使老夫教日想惟不能裁決○若許了逸翁則年徑
又道付珠在前如免了年徑則逸翁又疑老夫歎
慕進士了故老夫愚意○不若限韻出題求二位賢
矣○各出珠室待老夫執筆騰寫傳進○不女聽其選
擇庶彼無言而老夫可以光霁矣○知宋程兩兄

與翔卿以為何如翔卿道明諭極是此正昔賢雀
屏絲幙之意也公即令人取出兩顆夜珠放在几
上又令人分授祗筆錢生詩忘泉湧自謂穩中無
幾必賢亦以夙負詩名欺生以知八股正要賣弄
才學俱向公推遜道在輩庸碌小巫怎敢在班門
識斧范公道賢契俱是詞壇領袖休得太謙此日
信之雖然在座因以心緒愴然寡無一言只有宋
瑄心下不悅私謂翔卿道若非信之力小如志

得伴全今日此舉反為我君作嫁衣裳也。只可笑
范先生何不直言回丁逸菴多此一番轉折。荆卿
道范公端人也。快無一毫私念。先請勿疑。二人自
在一邊說話。公即以明珠為題。令二生拈韻。錢生
得了奇字。必賢。得了難字。錢生情興勃。信筆一
揮。恍若龍蛇飛舞。必賢思致翻。數行立草。猶如
三峰倒流。頃刻之間。二生詩俱脫稿。奉上范公。范
公連聲嘆賞。賸寫幾進。錢生既返。自以勝佳音。必

賢亦屏息以俟。忽報吏部到命來拜范公。急忙換了冠帶出迎。梅川進來與宋瑄等次第見畢。獨與錢生細細的寒溫了幾句。向一眼覷見明珠。笑問道。今日滿堂佳客。豈來自銅柱。朱崖為何夜光。爍自范公。備語其故。梅川道。不必論二位佳製。老夫一定。要與錢郎作伐了。言未畢。門上報進錢爺來拜。原來鳴臯亦為生親事。未知若何。特來拜望范公。即此題入。依次相見。不題。且說二詩傳進蘭房珠。

娘焚香淨手然燈展視先拈一首却是雜字韻的

詩曰

夜深不惜月將殘

然寸光疑一室寒

神女弄時遊漢曲

歎人泣處落金盤

酌息肯借靈鈿用

無脛終從合浦還

莫謂暗長逢按劍

香閨明鑒辨何難

逐句吟哦了一遍笑道詩非不立乃學究語也放

在一邊又看一首是奇字韻的

詩曰

分明盈掌質合規
的礫露荷承盒捧
日臨色更欺珍璨
慙愧石家空秘錄

曾探驪龍向碧漪
玲瓏珠網隔簾窺
芙蓉墜光能代月移
羅從照乘擬珍奇

未娘看了一遍又看一遍○不禁贊嘆道○好詩好詩○

勿論咏物精工○人所不及○即其鏤金為句○琢玉
噴其詩而斯人之○溪情逸韻○宛在眼底○政哉○

向○來○寤○寐○不○忘○者○其○始○錢○郎○之○筆○字○又○反○覆○朗○呀
數○過○矣○謂○紅○蕖○道○此○詩○蓄○意○悠○遠○非○錢○郎○莫○能○作
非○我○亦○莫○能○知○也○紅○蕖○道○小○姐○目○如○犀○火○自○應○辨
識○夜○珍○然○事○係○終○身○亦○宜○慎○擇○何○以○知○其○必○是○錢
爺○所○作○珠○娘○道○彼○云○曾○探○驪○龍○者○暗○喻○曾○徑○會○過
先○有○婚○姻○之○約○也○首○聯○託○喻○咏○珠○頸○聯○表○揚○珠○之
光○潔○雖○有○不○即○不○離○之○妙○其○寔○暗○藏○深○意○末○云○石
家○空○秘○錄○者○昔○日○季○倫○有○妾○名○喚○綠○珠○今○我○亦○名

珠故以贈乘此我而言右家之綠珠不如照乘
 之珍奇也自非敏手慧心安能措詠那一首則不
 然前六句無非借引故實後二句以珠自况而欲
 取鑒於我固知為程生作耳紅藥笑道小姐這樣
 聰明真是掃帚才子珠娘看畢便提起兔毫細
 圈點藏真箇中更把那一首選不中的也向詩尾
 批了數句着紅筆傳出酒公接來送與梅川展開
 一看乃是必賢所作箋法批云

此聯工整。能警。作。雄。唯。上。清。照。乘。忘。以。了。斯。
 情。製。情。等。起。語。果。萌。金。印。之。教。微。垂。耳。
 柳。川。看。罷。姓。英。嘆。道。此。語。極。切。若。以。今。愛。為。賦。官。士。
 無。不。公。之。嘆。矣。又。笑。謂。我。每。道。如。命。的。金。花。移。段。
 謝。媒。儀。穩。要。送。與。者。夫。其。錢。生。意。氣。拂。喜。動。者。
 難。程。必。顯。勃。勃。燒。色。無。首。喪。氣。味。道。信。之。俱。覺。
 得。便。欲。起。身。作。別。道。公。一。把。留。住。笑。向。梅。川。道。
 若。年。兄。肯。為。小。女。作。伐。小。弟。也。要。與。令。愛。做。媒。程。

賢○契○青○年○美○才○誠○可○謂○風○流○佳○婿○也○不○識○年○兄○第○
以○東○來○留○彼○坦○腹○梅○川○欣○然○肯○原○來○必○賢○的○才○
貌○雖○亞○於○生○然○亦○有○欠○無○枝○亭○以○獨○上○故○梅○川○甚○
覺○中○意○一○也○許○話○池○以○大○喜○道○既○承○梅○翁○厚○情○弟○
即○寫○書○報○達○送○春○賀○在○宋○兄○留○在○救○舍○以○看○程○君○
作○入○幕○賓○也○鳴○軍○道○今○自○不○期○而○會○小○侄○終○俸○珠○
緣○程○兄○亦○諧○鳳○偶○兩○好○奇○情○奇○事○千○秋○之○下○
又○成○一○段○佳○話○矣○因○道○身○家○語○錢○生○道○前○日○吾○侄○

載來此婦終日悲啼。他云住在維揚。又與程生同
姓。試以語之。或者是他族中使渠夫婦完合也。是
一椿美事。錢生恍然醒起。乃問信之道。吾兄還是
久住揚州。或是臨安。遷至信之道。晚弟向居武林。
依附家祚。僅三載耳。錢生又問道。尊聞可是林氏。
今無恙否。信之慘然悲嘆道。拙妻果然姓林。向日
撇徙至揚。行次鎮江。夜泊。忽為綠林所劫。至今杳
無消息。錢生笑道。只存小弟身上。包兄珠還。合浦

劍。這。延。津。信。之。愕。然。驚。問。錢。生。道。前。日。小。弟。進。京。
泊。身。村。岸。夜。半。忽。聞。哭。聲。隱。隱。其。聲。低。而。甚。哀。漸。
近。江。邊。將。欲。赴。水。弟。疑。是。人。家。婢。妾。忙。令。身。子。起。
身。救。住。細。問。其。故。答。道。妾。身。林。氏。夫。主。姓。程。因。自。
杭州。遷。至。淮。揚。氏。夜。遇。盜。妾。為。賊。首。所。虜。無。計。可。
脫。今。夕。賊。與。洞。夥。飲。醉。而。歸。合。家。睡。熟。妾。方。能。踰。
窓。逃。出。欲。尋。一。死。幸。值。君。子。無。救。倘。肯。送。至。廣。陵。
生。死。不。敢。忘。德。又。道。此。地。五。六。家。俱。是。餘。黨。尊。身。

為何獨泊於此。第聞而肅然。惟候至寺鐘初動。忙促開舡。進京之。留在家叔舍下。正欲擇暇送歸。不期遇見。適聞所言。其事膾炙。故知為尊。聞無疑矣。信之又驚。又喜。慌忙揖謝。范公大笑道。梅翁得招快婿。老六幸結絲蘿。誰料信之兄。又得去珠。復還轉覺奇了。梅川等亦無不稱異。信之想起戚氏夢中所言。愈加感嘆。原來錢生一見信之。問了姓表。便覺驚疑。因以小姐在心。正懷得失之念。故

未暇及此。以後倒是鳴臯提醒。然後問及。誰想果
是信之。妻也是事該湊巧。當日梅川先別隨。後
信之便與鳴臯同去。公退至內房。忙令小姐代作
書。藁以達。逸菴小姐。文不加點。信筆寫就。

書曰

向弟之得歸也。唯幸濱死。餘魂重依。日月寧
復知零丁。弱息亦寄命。於豺狼。仰藉慶雲之
庇。得逢令侄。救免。反承台召。賜饌。候鯖。固已

飽德飲醇之至矣。又辱先翁高誼，藹如不鄙。
葑菲而以朱陳相約，忻荷之深，倍加啣感。及
弟抵舍，詢知城內在蕪，數年侄九畹、南宮戰
勝而還，先以明珠付聘，故佳郎君玉趾方臨。
而九畹亦自蘇德至，使弟進退維谷。罔知所
以，不虞令侄舍陷，入雀符亦因九畹泊身之
便。救至救危，非令侄則小女不能免。全非
晚則令侄舍不能壁合，彼此相脣，正天意所

第十回

七

以兩全姻偶也。顧弟不能無歉者。深以有負
厚愛。幸值款同年。梅翁淋媛幽閒窈窕。過
關。睢方是以副門下寤寐反側之求。特遣
魚布達。倘獲兄翁賜允。則小女得以苟且
姻而異日。百兩盈之。鳳臺諧偶。聊託柯
勞。少償孟浪。爽約之罪。於萬一。統祈台
命。臨毫主。臣。

公覽書。咲道。寫得委曲詳懇。不容增減一字矣。便

即○緘○封○正○欲○遣○人○送○去○只○見○信○之○同○了○林○氏○笑○答○
可○拘○特○來○謝○生○又○與○宋○瑄○必○賢○作○別○先○回○范○公○囑○
道○歸○見○令○叔○煩○為○老○夫○婉○轉○致○意○信○之○欣○然○唯○
而○別○生○亦○辭○公○臥○見○鳴○臯○置○辦○行○聘○之○物○不○測○
日○逸○菴○回○書○許○可○并○取○訂○准○納○采○日○期○范○公○取○出○
金○盒○明○珠○同○了○宋○瑄○程○生○往○拜○梅○川○梅○川○驩○然○留○
醢○將○珠○收○下○次○日○宋○程○慇○懃○謝○公○而○去○兩○姓○聯○
無○非○道○行○六○禮○吐○不○備○載○只○說○我○生○自○納○聘○之○

時因恩例不必到部已得選授浙江紹興府會稽縣知縣公以筮仕在途卜吉贅生當合昏之夕命生作催粧詩錢生援筆立就

詩曰

銀漢不須烏鵲渡

良媒只合謝明珠

鳳樓早把新粧辦

為報三星已在隅

既而銀燭熒煌珠簾高捲小姐金裝玉裏打扮得好似天仙帝女兩行婢媵簇擁出來錢生烏紗皂

靴身穿大紅員領恭拜。范斐陪着王梅川許翔舉。鼓樂填八洞房。生與小姐同飲花燭之。亦不多時。酒闌人散。珠娘卸了鳳冠霞帔。錢生亦脫去袍靴。移燭近前。把小姐仔細一看。雖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然與曩年。月夜所見。絕不相似。心下驚訝不定。便把前後事情。細細盤詰。珠娘道。君以昔時所見。的比妾若何。錢生道。彼不如也。珠娘

笑○道○君○悞○矣○昔○時○會○君○者○即○妾○也○豈○有○一○人○家○前○後○各○別○錢○生○道○休○要○詐○我○自○與○小○姐○半○面○之○後○曉○風○夕○月○在○人○相○思○抵○不○離○拆○心○目○之○間○那○有○面○龐○尚○不○能○記○真○者○珠○娘○道○該○或○妾○非○小○姐○花○燭○已○成○何○必○多○閒○耶○錢○生○頰○色○頓○變○狀○然○不○樂○珠○娘○乃○笑○道○妾○雖○陋○素○以○禮○法○自○持○豈○昔○夜○由○閨○房○以○露○多○露○只○因○慕○君○之○才○君○又○何○窮○其○果○長○不○得○已○特○以○侍○女○蓮○香○代○會○其○實○非○妾○也○生○猶○未○信○

珠娘

解鬆衣領。出刀痕。以示。方欣喜道。好笑。我三
載相思。竟在夢中也。乃細述從前想慕之懷。珠娘
亦訴被難之苦。少馬解帶下幃。共入鴛鴦衾裡。真
個是少年才子佳人。溫存旖旎。彼貪此愛。曲盡于
飛之樂矣。次日。恰值蓮香親來賀喜。夫人小姐優
禮相待。劍生見畢。細看丰容。宛然如故。蓮香說起
范公以詩選擇之。幸因咲道。那日妾在屏後。窺見
以命而容。不該拙夫。又倉皇無計。故妾聊設此謔。

耳錢生謝道感領感念中心歲之何日忘之退
有感賦詩一絕

詩曰

國色從來識面難
三年一舉相思夢

洞房昨夜喜相看
錯認山茶是牡丹

錢生終以頸痕為耻問於醫者醫者道昔有美妃
為如意所傷曾將獺髓為膏和珠粉以敷之其癢
始減錢生乃令人遍求白獺過了數日既感紅藥

之情又以此紫簫曾經同難。便將二人配合。又想起
瑤枝未知還魂果否。即着紫簫前往東昌迎接白
翁夫婦。不一日紫簫回報。臨清近遭流寇城外居
民各竄。遍處尋問。竟不知白公所在。錢生聽罷不
勝悵快。忽聞報進。姑蕪賈文華在外。便即慌忙出
見。不知文華來有何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溪迴路轉如入桃花源別有境界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一四七〇



第十五回

小羅浮舊約重諧

詩曰

香奩不獨夜珠明
人面桃花生死夢

才子風流事事成
章臺柳色苦甘情

松蘿叶契心如一
驅犢豈須尋塵尾

雪月評章句共慶
吹簫請聽鳳和鳴

却說錢生以白雲峰不知去向正在憂悶忽聞

說○有○一○賈○文○華○要○見○忙○欲○出○迎○只○見○文○華○已○走○
廳○上○向○着○錢○生○連○揖○謝○錢○生○道○向○日○連○於○出○京○
不○及○候○兄○一○面○以○後○杳○無○信○息○鄒○裏○時○為○快○不
知○賈○兄○幾○時○得○釋○交○華○送○仰○賴○錢○爺○一○言○超○豁○蔡
日○之○後○幸○即○脫○獄○及○請○尊○寓○叩○謝○不○料○錢○爺○已○出
京○三○日○了○因○有○帳○目○未○清○淹○留○半○月○恰○值○聖○上○登
基○裴○孝○廉○已○取○徒○為○軍○谷○期○生○亦○為○仇○家○所○殺○錢
生○撫○掌○稱○快○文○華○道○俚○語○厚○愛○無○息○可○答○今○日○特

三十四

報一樁喜事以贖賀遲之罪錢生嘆道更有何喜
重煩遠報文華道聞得錢爺向在東昌魯與白家
又有婚姻之約今如夫久回生已久錢爺為何置
之度外錢生驚問道這件事小弟從未告人不識
吾兄何以知之文華道僕自北京回來偶從菴菜
邊經過與白翁邂逅相遇彼詳問了鄉貫敘
後時不覺熟密那白翁便談及錢爺訂姻一事又
說道小女素已再生只不知錢爺為何一去又無

第十五回

二

消息便把書信一封○着其特奉僕抵家之後○即刻
 造府不意台駕在京○因此特來相報○便向袖中將
 書取出○裁生接來○拆開一看○不覺喜動顏色○原來
 是七言古體詩一首○

詩曰

憶昔相逢日暮陰○
 挑燈共坐一窗雪○
 伯勞飛燕兩分別○

梅花靜掩繡戶深○
 身未許郎先許心○
 夜、凭樓望明月○

瑤琴散斷蟲網多
 未及邱山掩墓門
 重見落梧秋雨暮
 回生之事非渺茫
 盟言歷々即自知
 斷雁淒風桃葉渡
 數行遙致胸中悵
 憐取相思又一度
 便留文筆書房待飯持詩以語小姐小姐見詩亦
 歡喜道文藻燁然誠香奩佳句也既有此事何不
 迎聘至家以完姻好妾决不效那姑婦之態使君

第十回

作○負○心○人○也○既○分○道○若○請○詩○必○知○綠○衣○黃○裏○之○說○
此○事○雖○不○敢○阻○抑○然○勿○使○妾○有○積○薪○之○歎○為○奉○錢○
生○笑○道○夫○人○乃○類○葉○之○主○譬○如○軍○中○元○帥○審○白○氏○
女○則○偏○裨○小○將○且○夕○荷○戈○以○受○指○麾○耳○小○姐○亦○為○
解○順○錢○生○又○稟○知○范○公○驚○訝○道○還○魂○之○事○世○
所○罕○聞○有○此○奇○異○極○應○聘○納○錢○生○乃○辦○具○聘○儀○即○
喚○文○華○為○媒○擇○吉○娶○至○定○情○之○夕○細○看○丰○姿○妖○艷○
如○故○是○夜○然○在○白○氏○房○中○小○姐○談○笑○自○如○畧○無○醋○

意瑤枝向生細訴思念成疾及此魂夜會以至四
生始末悲喜交集因嘆道今夕之緣寔出天意回
思往事恍若夢寐耳既而嘆道昔日若從君命今
夜白綾帕上無以為質矣生急接之就寢交會之
歡綢繆徹旦唯恨玉漏相催金鷄鳴速耳然生雖
在極歡之際每一感念友梅不禁悲嘆時會稽縣
書吏皂快等到京迎接已十餘日矣錢生乃擇吉
茲程先至祖房辭別外父然後拜辭范公小姐與

老夫人免不得洒淚而別。不到一日，到了蘄州。至家，參拜太夫人。禮畢，崔子文、李若虛同來拜賀。錢生倒屣出迎。子文一見，執手而笑，道：「金榜掛名，洞房花燭，人間樂事，都被吾兄佔盡矣。」若虛道：「九畹不是凡人，當是玉皇香案吏，暫時謫下耳。」錢生道：「小弟學業未優，謬叨製錦，不知兩兄何以教之？」子文道：「作令不難，只要愛惜如子，不執一偏之見。以折獄則獄不冤，推不怨人之心，以用刑則刑不濫。」

若○虛○道○衙○門○吏○役○雖○是○作○孽○太○多○然○以○吾○兄○聰○敏
絕○倫○不○患○為○人○所○欺○只○患○明○察○太○過○錢○生○謝○道○有
辱○大○教○願○書○之○座○右○以○當○張○華○少○頃○陸○希○雲○亦○至○
錢○生○迎○以○坐○定○忙○命○左○右○倘○上○酒○來○序○坐○而○飲○子
文○道○今○日○此○會○不○減○昔○年○海○棠○花○下○可○羨○九○晚○兄
出○宰○各○都○希○雲○兄○拾○魁○秋○榜○以○我○兩○人○黑○貂○裘○
猶○轉○蘇○秦○之○後○能○無○愧○感○錢○生○道○梅○山○之○言○既○
於○東○則○吾○兩○兄○未○料○拾○桂○矣○四○子○各○叙○衷○懷○

直○道○不○屈○身○前○年○已○三○歲○出○木○夫○人○命
各○不○忍○改○易○因○取○名○嗣○馨○聞○子○之○有○女○亦○年○三
歲○遠○誌○若○處○為○境○皆○得○名○定○之○禮○又○差○人○至○秣○陵
渡○迎○接○白○雲○婦○官○亦○由○房○自○與○家○眷○刻○日○赴○任
原○來○秋○相○道○雖○幼○生○子○做○不○謙○卑○謹○厚○水○姐○院○有
摻○木○之○隙○瑤○枝○亦○秉○寒○澗○之○性○故○忙○別○佐○理○中○饋
服○剛○品○題○花○月○情○分○精○殺○猶○婦○嫡○親○姊○妹○一○般○所
以○太○夫○人○十○分○歡○悅○於○舟○楫○武○陵○忽○見○陸○希○雲○遣

人○赴○至○進○書○錢○往○接○書○開○視○簡○上○寫○着○
日○者○仁○兄○榮○泣○弟○以○賤○事○偶○往○百○花○洲○不○及○
歌○驥○駒○為○送○歎○甚○歎○甚○茲○於○賣○花○梅○姬○獲○罪○
門○下○雖○決○海○波○流○惡○不○盡○然○細○查○首○惡○寔○係○
心○如○今○姬○坐○獄○數○月○染○病○垂○危○倘○獲○海○涵○使○
姬○苟○全○幾○喘○則○仁○老○度○量○之○宏○尤○勝○於○文○侯○
矣○異○日○單○騎○歸○山○陰○之○後○當○造○貴○治○誓○今○半○榻○
以○看○月○易○滿○斯○餘○地○隨○楮○神○馳○餘○不○盡○悉○

錢生看畢○即寫回書○身寫書送與府尊○令將梅三
姐釋放○生既到任○自有縣中堂規及參見上司俱
不必細述○按下不題○且說鄭心茹○自
在陶園○奔返臨安之後○依在本郡倚勢橫行○做那
姦淫不法之事○總是鄭心茹○百方引誘及蘄州府
閔文到杭○慈公子忙與心茹商量○着人賄囑書吏
申文回覆○又遣人至蘄○援聽消息○知是常不欺○漏
泄事机○遂與不欺絕交○不許上門○忽一日○要往會

稽○援○皇○母○舅○便○與○如○買○舟○渡○江○原○來○慈○公○子○的
 舅○氏○姓○呂○號○竹○溪○越○中○皇○族○也○不○一○日○到○了○母○舅
 家○裡○系○見○畢○呂○竹○溪○欣○然○款○留○一○日○慈○公○子○在
 門○首○間○立○忽○見○一○年○少○婦○人○身○穿○淡○羅○衫○子○自○溪
 畔○院○紗○而○歸○那○少○婦○生○得○如○何○但○見
 纖○看○嫵○兮○垂○春○柳○美○目○盼○兮○灑○秋○波○玉
 質○冰○姿○不○假○粉○粧○濃○抹○杏○唇○蓮○臉○儘○堪○斲○舞
 嬌○歌○何○必○維○山○聆○鳳○曲○恍○從○青○鳥○見○嬌○娥

○慙○公○子○近○前○看○便○道○春○心○難○道○那○婦○人○也○好○然
一○笑○爰○以○秋○波○回○眸○慢○步○的○推○扉○進○內○原○來○此○婦
孫○氏○女○也○年○方○二○十○其○夫○姓○吳○字○君○美○幼○時○曾
讀○書○後○來○家○事○消○乏○因○在○衙○門○中○幫○閒○度○日○其○所
居○之○房○正○在○官○宅○門○首○那○一○日○浣○紗○暮○歸○別○與○慙
公○子○相○遇○引○得○慙○公○子○心○猿○頓○逸○意○馬○難○拴○忙○真
心○如○言○之○心○如○笑○道○此○貧○家○婦○以○餌○啖○之○易○上○鉤
耳○乃○告○以○如○此○如○此○慙○公○子○大○喜○自○此○不○時○往○來

窺○瞞○又○一○日○孫○氏○汲○水○進○階○慙○公○子○忙○以○白○綾○汗
巾○裹○銀○一○錠○投○於○孫○氏○之○邊○孫○氏○但○微○一○含○笑○恰
值○君○美○徐○步○而○歸○慙○公○子○正○在○惶○惧○只○見○孫○氏○輕
舒○玉○腕○拾○置○袖○中○又○以○告○心○如○心○如○喜○道○事○可○諧
矣○乃○悄○然○置○酒○妓○館○以○邀○君○美○君○美○遲○疑○不○赴○使
人○邀○集○至○羊○自○中○考○至○自○此○杯○酒○往○還○相○知○漸○密
今○自○偶○與○君○美○如○月○話○如○星○如○道○吾○兄○株○守○數○塚○怎○能
不○亦○不○合○意○此○亦○不○合○意○外○淫○音○君○美○嘆○道○新○秋○尚

有不○繼○若○要○貨○本○從○何○而○得○心○如○道○小○弟○為○兄○壽○
之○熟○矣○雖○有○一○策○只○是○不○敢○直○陳○君○美○欣○然○請○教○
心○如○道○公○子○胡○伯○雅○揮○金○如○土○平○昔○所○愛○唯○在○嬌○
姿○若○吾○兄○肯○以○一○技○春○色○暫○借○鸞○樓○包○在○小○弟○身○
上○當○以○二○百○金○相○贈○君○美○聽○了○兩○色○通○紅○大○怒○罵○
去○過○了○數○日○心○如○方○與○呂○竹○溪○吟○韻○做○詩○溪○以○開○
步○只○見○君○美○含○笑○而○來○心○如○再○三○謝○罪○君○美○道○
日○承○前○足○感○厚○愛○但○不○肯○夫○婦○俱○是○良○家○兒○女○

恐醜散播揚被人耻笑心始道只有爾知我知外人怎得相聞况胡公子自有嬌妻美妾不過一遭兩次便即歸去既於尊聞無損吾兄又白得一主大財請自三思小弟怎敢強勸若美甚以為然猶恐其妻不允歸以告之孫氏笑道可否在君何必問我若美又悄然以會心如且言所許之物心如乃與憨公子計議憨公子驚喜欲狂次早進見舅姪語以他事贖銀三百兩以付心如心如止以二

十兩付君美道公子客中不及措備今早已遣人
至杭矣准在五日內必當如數找足但事在今晚
為妙君美欣然領諾而去迨至日晡唯恐在家不
雅別向妓館取樂孫氏明妝秉燭俟至更餘俄聞
輕嗽響急忙啓戶迎迓那憨公子見了孫氏也
不叙一句風月之言也不致半點溫存之態惟覺
慾火如焚近前接抱孫氏亦已春意滿懷偎身相
就○是夜雲雨交歡如魚得水直至鷄鳴而出自此

往來數夕歡愛彌篤。心如極意趨奉。乃撰私情歌
十首。俱以詠諧之語。形容狎昵之情。其歌最為膾
炙人口。選錄五絕於左。

歌曰

亭蘿村裡是儂家。
莫抱桃花輕擬妾。

日暮江頭獨浣紗。
郎言妾貌勝如花。

其二

紫羅衫兒閉艷塵。

人生能遇幾迴春。

少年不做私情事

只恐春風也笑人

其三

花間缺蝶必雙飛

汀畔鴛鴦詎獨栖

紅日半窓歡未足

共郎枕上聽鶯啼

其四

奴愛風流歡有情
忽聞窗外低喚

佳期約定在三更
不著紅裙啓戶迎

其五

夜○深○花○影○拂○迴○廊○
春○色○撩○人○思○轉○狂○
願○得○郎○心○圓○似○月○
清○光○常○照○阿○奴○床○
慙○公○子○雖○昧○文○理○幸○得○歌○意○淺○露○諷○詠○終○篇○也○不○
覺○撫○掌○稱○妙○然○終○是○公○子○性○格○初○時○未○得○係○氏○愛○
之○如○覓○珍○寶○及○數○夕○之○後○使○覺○情○致○闌○珊○那○吳○君○
美○蚤○晚○需○促○心○如○揣○知○慙○公○子○已○有○歸○歎○之○意○便○
笑○道○吾○前○日○與○兄○相○約○止○云○三○數○未○嘗○許○二○百○兩○
也○君○美○失○色○道○不○肯○雖○極○窘○寒○豈○肯○以○二○十○金○做○

第十五回

士

此○無○恥○之○事○足○可○何○為○侮○美○如○小○兒○耶○心○如○亦○發
話○道○兒○真○妄○久○也○如○今○要○娶○一○位○與○尊○聞○人○物○相
係○的○也○只○消○三○十○金○為○聘○况○乎○僅○三○數○夕○便○已○獲
此○重○資○偏○又○得○隴○望○蜀○何○貪○心○之○無○厭○也○君○美○知
為○心○如○所○賣○不○覺○太○怒○拂○袖○而○起○然○只○恨○慙○公○子
做○此○短○行○之○事○而○不○知○計○皆○出○於○心○如○也○別○出○門
遇○着○縣○吏○沈○思○梅○邊○去○是○夜○慙○公○子○以○明○日○歸○吳
又○持○銀○貳○兩○私○贈○孫○氏○便○與○叙○別○平○人○話○至○情○濃

之處免不得重整風流。不期君美沉醉而歸。推門
進內。不見孫氏。但聞房中笑聲啞。乃於門縫一
張。只見其妻卸下褰衣。露出雙股。與白藕相似。慙
公子立而就之。正在雲深雨密之際。君美按不住
怒。從心起。忙向厨下取刀。飛趕進房。慙公子看見
勢頭兇猛。用手一推。那君美的刀已墜地。便疾趨
而出。君美一面狂喊。胡公子強姦。一面奮力赶上。
僅截其半裙。并落下朱履一隻。時方初更。左右隣

居○無○不○出○門○驚○問○君○美○乘○着○酒○興○把○憨○公○子○與○孫○
氏○如○此○云○了○說○了○幾○遍○又○大○罵○不○已○孫○氏○又○苦○又○
羞○一○時○氣○憤○便○持○刀○向○喉○邊○一○割○登○時○命○斲○正○是○
未○了○陽○臺○雲○雨○情○俄○驚○霜○刃○血○流○腥○
可○憐○少○婦○含○羞○死○不○恨○胡○郎○恨○鄭○生○
有○頃○衆○隣○散○去○君○美○回○身○進○內○只○見○孫○氏○鮮○血○淋○
漓○死○在○地○上○這○一○驚○倒○把○酒○都○驚○醒○了○疾○忙○報○知○
地○方○一○面○央○人○寫○下○狀○詞○准○備○趕○縣○告○狀○此○時○錢○

生到任數月那一日早堂放告只見頭一張狀詞
就是強姦殺命事又看首犯是胡伯雄第二名是
鄭心如正所謂冤家相遇不覺勃然大怒即着四
衙驗尸又差八名皂快朱書肉臂立刻聽審不移
時差人把一千人犯陸續拘到心如早已接知縣
令是生因為珠娘事不好進見誰料忽遭此變心
中懷着鬼胎只有憨公子猶搖擺道他自殺死與
我何涉况我是都御史之子呂工部之甥諒一會

稽○縣○令○宣○能○察○何○我○哉○錢○生○先○喚○原○告○審○問○君○美
哭○訴○強○姦○致○死○及○半○裙○隻○履○為○証○又○叫○胡○伯○雅○上
來○你○却○怎○麼○說○慙○公○子○方○欲○辯○剖○只○見○本○縣○鄉○紳
差○人○下○書○一○連○四○封○錢○生○緊○不○答○視○拍○案○問○道○速
速○的○從○實○說○來○慙○公○子○也○把○前○後○事○情○細○述○一○遍
錢○生○大○怒○道○一○片○胡○說○不○行○不○招○乃○令○皂○隸○五○板
一○換○重○責○三○十○那○慙○公○子○自○幼○嬌○養○怎○能○禁○受○刑
法○打○至○三○十○口○得○招○認○強○姦○是○真○錢○生○便○令○画○供○

判曰

審得孫氏之死。胡伯雅逼姦之所致也。雅以錢塘甲族。擬親至縣。窺見吳美之妻。孫氏少艾。輒起竊玉之意。矧氏浣紗幕。歸處為調諛。而氏初無貪金慕貴之心。即時赤面唾罵。雅若稍知廉恥。當遠遊以去矣。何乃情勢橫行。又於某夜。突入卧房。用強凌逼。致氏白璧難

第十五回

十四

玷○櫻○刃○而○斃○值○美○外○歸○登○時○斗○破○地○隣○又○獲○
其○半○裾○隻○履○為○証○夫○雅○以○富○貴○之○家○何○患○無○
蠻○腰○素○口○邀○楚○袖○之○雨○雲○舞○袖○歌○喉○娛○秦○樓○
之○風○月○者○哉○而○必○垂○涎○於○村○姑○荆○嬭○以○取○重○
辟○之○罪○豈○能○見○尤○於○人○洵○乃○自○作○之○孽○吾○不○
能○不○伸○三○尺○之○法○以○雪○孫○氏○之○寃○於○泉○下○也○
鄭○心○如○雖○係○師○教○無○方○姑○以○不○知○情○免○究○
錢○生○因○慙○公○子○有○了○小○姐○之○事○故○信○為○強○姦○而○不○

賤致詳問成火辟又料主謀必是這女婿○慙究出
情由一體問罪因此拷打成招○竟把罪名獨坐在
慙公子身上○亦是錢生不念舊惡待師之厚情也○
審畢方欲退堂○只見札生稟說○呂爺來拜○那呂爺
是誰○即工部主事呂玄卿也○因以裴黨削職在家○
與呂竹溪為嫡堂弟兄○所居離城窻遠○竹溪遣人
馳報○隨即入城○在賓館相見○畢便以慙公子為慙
錢生道○這是令甥自取罪殃○本縣只知公斷○豈敢

第十五回

十五

狗私玄卿又固求不已。錢生微笑道：「若使魏東做無恙，裴司馬鈞諭則令甥可以出罪，本縣可以改筆了玄卿面赤而去。且說鄭心如出得縣門，心下想道：「這件事若究起根苗，我亦難免。拚楊誰想先畧不追究，反為我脫卸乾淨。這分明是厚我之意了。不若乘機進見，說明此事，豁免了憨公子的重罪，方不負胡老先生知遇一番主意。」已定急忙寫了一個名帖，夾着札生通報。只見札生回說：「老

爺不及相見有一回帖在壁心如展開一看却是
一首詩詞

詩曰

舌憑三寸是非生
附勢甘為吠堯犬
薊州公子今何在
頃在公庭饒責朴

十載文章枉得名
趨財好似慕羶醜
白下佳人質自馨

心如看罷赧然有羞愧之意嘆興口氣道既生瑜
於斯便是醉師情

合浦珠 第一五回

何○生○亮○只○因○心○虛○悄○然○收○拾○囊○資○也○不○與○竹○溪○作
別○竟○自○渡○江○回○去○不○題○却○說○錢○生○自○將○慙○公○子○問
罪○之○後○豪○強○斂○迹○境○內○肅○然○治○政○二○年○真○是○一○清
如○水○所○以○民○稱○三○異○政○殺○藉○巡○按○考○察○推○生○為
兩○浙○清○吏○之○首○忽○一○日○方○出○坐○堂○有○白○雲○庵○尼○姑
具○呈○是○為○雨○花○庵○侵○奪○田○界○錢○生○看○了○呈○詞○陞○然
起○梅○山○老○人○曾○說○雨○花○菴○裡○桃○葉○渡○邊○那○桃○葉
果○已○應○在○白○氏○夫○人○只○不○知○雨○花○庵○或○得○與○友

梅相遇。予正在躊躇。忽道：傳報進行。取東京錢生。
 即忙回衙。報知太夫人及小姐。瑤枝於是擇日先。
 發家眷起程。隨後交納印綬。離城十里之外。換了。
 方巾便服。呂帶紫簫。錢吉跟隨。沿路問至雨花庵。
 約行三十餘里。方聞鐘聲。憶正是。
 蘭若知何處。山溪路欲迷。
 板橋蘿半縛。石磴草初齊。
 松老侵衣覆。猿多挂樹啼。

第五回

遙聞鐘磬響。還在竹林西。
不移時。到了庵前。冉上綠陰。但聞禽嘯。現院推扉。
緩步而入。真所謂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延芳
久之。有一美尼出見。號喚去。凡見生。美雅風流。含
笑問道。敢問相公尊姓。貴表。仙鄉何處。有何貴幹。
臨敝刹。錢生答道。小生姓錢。姑蘇人也。偶因遊
學至此。聞說上刹清幽。特來隨喜。那去。凡口中叙
話。隻眼不住。將生少頃。又一老尼。無非小會。宴客。

清潔年奇四十餘乃去凡之師也三人間叙良久
錢生問道不知寶刹如仙姑者共有幾位去凡道
款庵只有師弟兩人此外唯一老頭陀耳錢生細
細查問並無友梅消息因日暮程遠不及下船無
非亦款留懇切是夜獨宿禪房以友梅無從訪覓
意極耿耿既而月照高梧方倚窓窸窣坐只見去凡
手携麈尾悄然而至笑謂生道幽齋良夜願共清
談以消此半窓明月何如錢生欣然道幸甚去凡

第十五回

六

道人謂天上神仙不作塵凡之想而何以雙娛月
帳○贅○劉○阮○於○天○台○三○降○星○輯○訪○孝○廉○於○女○室○錢○生
道○此○亦○夙○緣○未○斷○耳○去○凡○道○近○閱○樂○府○有○玉○簪○傳
奇○所○載○潘○生○私○會○妙○常○豈○空○門○中○果○有○此○風○流○之
事○乎○錢○生○俛○首○不○答○去○凡○乃○以○小○箋○出○示○道○有○一
偈○語○敢○求○相○公○指○教○錢○生○手○接○觀○看○

偈曰

出家如雪藕

藕斷絲猶在

既云色是空。如何受色戒。

錢生看畢知其意念着邪。戲改舊詩答之。

詩曰

雲雨高唐此地非。
予心逃似活况繁。

好持半偈悟禪机。
豈逐春風到處飛。

去。尼看詩知生秉正。不。回。悵。然。而。退。次。日。早。起。偶。

往殿後開步行盡曲廊。向東竹扉靜掩。上有額曰。

小羅浮亦在壁。上題詩一首。其外則有古梅數株。

錢生疑是咏梅之作近前細看

詩曰

春風處處黃身帝

桃花李花爭芳菲

看至終篇愕然驚異道此詩乃我昔年題於梅花樓上的却是何人錄在此處因以詰問無非無非道既是相公佳作還要請問大名并乞示以令先尊官諱錢生道小生諱簡賤字九晚年方二十二歲先君諱某官至開府無非大喜道原來果是九

曉相公可憐尊夫人疑盼久矣錢生急問道可是
 趙友梅否無非道然遂急扣扉內有雙鬟應
 報出問無非道火速報知蘓州的錢相公來了話
 散未絕只見友梅花鈿不整常服素粧迅步而出
 抱生大哭道錢郎錢郎莫非夢中相會耶正是
 只道天涯遠相思兩處溪
 寧知三載苦惟隔會稽城
 要知友梅怎得避跡空門以與九畹相會且聽下

◎解

心如才固高。人品亦最下。得九死詩。能不愧。
叙述會合處。用筆簡畧。各臻其妙。

第十六回

春明門掛冠歸隱

詩曰

木蘭之柰沙崇身。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尊
 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
 雀。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
 臺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
 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右江上吟

却說錢生見了友梅如獲至寶驚喜溢下因從容
問道與卿別後事情願聞梗槩友梅便把自蘇至
坑被擄毋百端凌逼及設計以嫁程生細述一遍
錢生道那程生可是何等樣人物友梅道程生諱
必孚字信之原籍徽郡家累千金錢生驚異道原
來就是程信之一發奇了只是既歸程氏怎得脫
離虎穴友梅又述遇見梅山老人至八月十五虧

了申屠夫收至寓所錢生感嘆道原來保護賢卿
亦仗二公之力友梅道妾自至申屠夫寓西幸有
二姬作伴梅山老人亦時過望將及半年申屠
夫方自燕魯回來為妾備言即君要聘范氏小姐
求取明珠錢為兌僧所害那時妾即懇求二公送
至金陵與君相會二公又說錢即萍踪未定功名
未就直至辛未暮春方得相遇遂携二姬送妾過
了錢塘直至會稽留妾於此既以百金為贈渡以

古體詩一首為付妾道此詩乃錢郎題於梅花樓者
子宜珍留以為異日相會之券自此妾在菴宇深
藉二師覆庇然而時耐日廊處無聊每至子夜
聞猿曉窓聽雨未嘗不黯然魂斷也無限相思候
君面訴誰料今日見君徒有百憂千緒又不及抒
其端倪矣言訖不勝悽楚既而問生道郎君別來
作何景狀劉珠小姐親事成未今日因何至此試
為妾細道其詳生以兩闌聯捷及與范小姐成姻

從頭至尾。捕細述了。一箇交梅壽喜道。矣。但聞
尊姓誰知。即是君也。品是。本第之。後。就。致。上。表。
改姓了錢生道。曩因。出京甚速。未暇。及此。無非。去
日。聞知。即是。本縣。大尹。慌忙。謝罪。錢生。笑道。我今
去。官。已。稱。越。客。矣。况。卿。等。俱。為。方。外。何必。以。此。俗
弊。相。拘。少。頃。齊。畢。令。錢。言。畢。一。乘。女。轎。厚。贈。二
店。速。急。起。程。無。非。去。矣。再。將。盤。費。上。置。之。外。方。與。友
別。而。去。別。無。他。事。何。抵。家。不。數。日。亦。拜。了。大。夫。人。然

後與小姐瑤枝及秋烟姐依次相見合家無不歡
喜錢生自此亦覺心滿意足不敢遲留次日掛帆
長往舟次維揚因以友梅所囑持銀三百兩往謝
程信之信之方得友梅亡去之故而知向云許嫁
錢郎者即生也是時信之家漸豐裕再三推辭不
受錢生又問起窈如二僧信之道友斃在獄中
那窈如已在去冬正法錢生欣然稱快作別下船
不一日到了京師考察之後欽命山東巡按那齊

魯○百○姓○聞○生○出○宰○禽○藉○摘○奸○除○惡○邑○有○神○明○之○號
所○以○豪○民○猾○吏○竄○伏○如○鼠○而○斲○寃○抱○痛○之○民○莫○不
伸○首○引○項○若○擣○苗○之○待○霖○雨○生○既○按○郡○果○如○陰○風
鳴○條○飛○電○燦○目○向○之○強○猾○者○俯○首○就○罪○而○呻○吟○者
變○為○歌○謳○矣○又○以○大○獄○悉○為○奸○吏○弄○其○力○筆○於○是
不○拘○成○案○平○友○二○十○餘○事○既○而○巡○歷○步○竣○忽○錢○吉
報○至○太○夫○人○病○入○膏○肓○錢○生○一○聞○此○信○方○寸○已○亂
遂○不○及○渡○命○僕○駕○歸○藉○日○與○三○夫○人○侍○奉○湯○藥○每

夜○額○夫○願○以○身○代○將○及○二○月○太○夫○人○方○平○愈○如○初○
正○欲○束○裝○北○上○而○校○尉○提○問○已○至○姑○蘓○驛○矣○原○來○
朝○廷○祖○制○凡○銜○衣○代○巡○須○俟○渡○命○之○後○方○許○回○籍○
郡○懸○公○子○之○父○胡○御○史○切○齒○恨○生○借○此○為○由○動○了○
一○本○所○以○內○閣○票○准○便○着○校○尉○拿○究○越○解○之○日○太○
夫○人○流○泪○相○送○錢○生○勸○慰○道○母○親○大○病○乍○起○自○宜○
珍○拜○兒○雖○犯○制○念○居○官○清○正○聖○主○自○應○息○宥○况○有○
崔○李○二○子○新○中○在○京○必○然○為○兒○辨○救○慎○勿○過○為○憂○

鬱有賴慈顏。三德夫人亦各率衣哭別。生與校尉
方抵山東境上。那世丈老已終。的執香迎接。擁
住不放。道某等已有辯寃表章。止達天聽。且待本
轉之後。方許老翁進京。錢生堅仰道。若是這狀。願
是抗違聖旨。爾百姓不是愛我。反所以害我。乃
從夜半悄然過汀省城。將抵表安。有燕晴士。故讓
儒與行人。崔子文。兵部親數。等若虛連。名其。為
生。辯白。聖。生。省。奏。生。繼。生。為。東。昌。府。司。李。原。來。文。

長○儒○即○是○主○李○文○之○婿○與○崔○李○同○中○進○士○因○在○前
歲○錢○生○贈○以○厚○貲○方○得○與○蕙○姑○舉○姻○夫○妻○十○分○感
激○所○以○借○此○為○報○錢○生○入○朝○謝○了○聖○恩○隨○即○往○拜
文○長○儒○又○請○崔○李○作○謝○遂○即○走○馬○到○任○着○人○至○蘇
迎○接○家○眷○不○題○却○說○賈○文○華○自○向○金○陵○報○了○白○瑤
投○回○生○之○信○到○家○未○幾○其○妻○張○氏○患○病○而○亡○正○懷
失○偶○之○悲○忽○值○本○郡○有○一○仕○夫○在○京○作○宦○寄○書○相
召○文○華○邀○此○執○會○湊○銀○二○百○餘○兩○買○了○紬○段○帶○至

京中發賣。一日到了東昌。偶從城外閒步。遇着妓女琴娘。新自揚州遷至。身材窈窕。也有六七分姿色。文華既注目。而視琴娘亦陪笑相迎。是夜擺設東道。就被琴娘纏住。那文華原在風月場中。着迹頗暗。採戰之術。把琴娘奉承得十分歡喜。自此亦貪我愛情好。日蕩米及半年。已把二百兩細段。變賣幾盡。鴛母金鳳窺見。文華囊資已竭。終日曉打鷄罵犬。催促動身。文華欲去。奈不能割捨。欲留。

又難禁絮聒。正在進退兩難。忽聞人說新到理刑。就是前任巡按文華。聽了暗上歡喜。恰值錢生前呼。後擁拜客。回衙遠望。見文華立在簷下。便悄然。分付門子請那賈相公到衙門相見。文華流落窮途。忽聽門子說老翁相請。喜得滿面堆笑。急忙隨在轎後。少頃進入後堂。見畢錢生道。賈兄既到。敬治為何不來見弟。文華乃以心事備訴。錢生笑道。文華頭顱如許。猶滯迹於花柳間耶。從來鴉母

不仁。只圖財貨。果鍾情此妓。不若娶以續絃。然
向縣庫借銀相贈。文華連忙揖謝道。多感錢翁厚
情。誓當銜結。只恐金鵝執物不從。奈何。錢生道。此
亦不妨。只消具一稟。詞到廳。待我當面批與執始。
又何慮。金鵝不久。文華又連緝而出。回告琴娘。琴
娘大喜。次日。瞞過金鳳。親自到廳。具稟。錢生看了
稟詞。就批道。

妓者沉淪。怨海迷戀。風情寧辭。棲鳳棲鴉。唯
第七

欲○為○雲○為○雨○而○玳○瑁○筵○前○兒○能○勸○酒○銷○金○帳○
 裏○玉○臂○作○枕○良○有○以○也○今○某○妓○志○甘○荆○布○誓○
 脫○火○坑○扇○春○風○於○繡○榻○舞○歌○霓○裳○卻○夕○月○於○
 青○樓○歌○停○玉○樹○此○真○醉○之○醒○而○夢○之○覺○者○合○
 與○執○照○任○其○所○從○

錢○生○以○文○華○所○愛○必○有○丰○姿○故○令○其○具○稟○略○識○春○
 風○一○面○誰○料○見○時○十○今○面○熟○那○琴○娘○亦○時○偷○眼○
 窺○生○既○有○批○照○金○鳳○無○可○奈○何○只○得○許○允○錢○生○果○

以百金贈文華。文華以五十金娶了琴娘。也無心
北上。將欲治任歸。蘓琴娘密訊文華。道妾觀司李
錢爺。絕似胥門內住的十一相公。文華驚問道。子
何以知之。琴娘泣道。奴本錢宅青衣也。因與同伴
有隙。觸了太夫人之怒。將奴出嫁。却被梅三姐貪
了重賄。哄賣為妓。原名繡琴。故命改為琴娘。耳文
華入謝錢生。簡語其事。錢生道。我亦道有些想像。
原來果是繡琴。嘗以語太夫人。太夫人顧左右婢

女○而○笑○道○沒○草○芥○之○嫌○姑○者○當○受○此○報○自○此○生○存○
東○昌○三○年○任○滿○使○陞○吏○部○主○事○又○由○中○允○陞○了○諭○
德○十○餘○年○間○官○至○侍○郎○尚○書○俸○富○貴○赫○奕○莫○之○
與○京○錢○生○每○自○退○朝○之○暇○則○與○三○位○夫○人○焚○香○喫○
茗○評○花○咏○月○有○時○分○韻○做○詩○各○欲○誇○奇○開○艷○体○裁○
青○藻○句○落○珠○璣○那○王○位○夫○人○味○同○蘭○茝○雖○無○情○妬○
之○心○而○亦○飄○輕○裙○曳○長○袖○迴○波○而○逞○媚○爭○妍○而○取○
憐○不○姐○嗜○琴○每○朝○新○調○有○紅○窗○影○雙○鳳○飛○之○曲○友○

梅喜畫時。中。維。筆。作。遠。峰。瀑。布。斷。澗。孤。松。真。有。雲。
 林。墨。氣。唯。瑤。杖。則。以。巧。言。雅。謔。使。人。絕。倒。生。亦。能。
 橫。談。笑。修。綰。醉。和。棋。其。間。陪。而。棋。殺。歌。壺。篆。銷。茶。
 烟。未。散。梧。月。餘。上。寒。際。生。乃。枕。小。姐。之。肱。搥。瑤。杖。
 之。乳。命。友。梅。度。新。殺。為。宛。轉。之。歌。而。令。秋。烟。樵。皆。
 搔。痒。高。卧。於。北。嶺。之。下。者。久。之。則。有。美。麗。青。衣。搥。
 紗。燈。兩。盞。來。接。報。道。綺。筵。已。設。金。壺。酒。煖。矣。夫。
 坐。以。一。介。壽。生。為。老。進。士。官。居。三。品。享。福。至。此。所。

謂駁壇領神風月德常非耶然而錢生亦非徒留
連杜詩酒美色每曩朝廷大事未嘗不垂紳正笏
諤言平居常以不能致君堯舜為恥則又可
謂聖賢豪傑之後矣其年癸未三月太夫人八十
懸悅壽誕時崔子亦方陞鴻臚寺少卿李若虛
亦以潮州知府任滿入都陸希雲雖遭黜額尚未
南返三子俱尚不感禮登堂祝賀錢生乃大排筵
席廣請朝紳是夜餞至更餘痛醉而散只見錢吉

稟說日間有一老者不衫不履騎驢而來要與老
爺相見門吏因為堂有賓客不敢通報恰值小人
遇着那老者便把一個簡帖着小人遞上老爺錢
生接來拆開一看但見帖上七言律詩一首

詩曰

歌鳳何須笑楚狂
江湖只合盟鷗鷺
賊遇黃巢遂覆

好將時事卜行藏
羅薛爭知勝鷓鴣
權歸秋壑宋應仁

第十六回

銅匙不日生荆榛

珍重姑蘇十二郎

九十一翁梅山老人奉

錢生以十年積想失之當面悵快不已乃詳味詩
中意思是言天下將如歸隱那一年錢生正
年三十六歲又與若逢白尤返爾林泉之語相應
即請崔李求教崔李之意不約而同遂與二子即
月上表辭官出了春明門掛冠解綬一同南歸大
學士魏藻德與朝紳名時家等俱賦詩為贈時嗣

馨已年一十八歲。天資敏慧，矢口成文，極為時輩推重。錢生抵家之後，卜吉行聘，即於是秋為嗣。馨完了仇讎，又以范公與叔父鳴臬俱近，旬不堪遷，隔乃令白翁夫婦住在蘇州，自奉太夫人，依舊遷往金陵，離城四十里，與祖塋相近。地名喚做錦鳳村，真個是山明水秀，足稱幽居。生乃因山傍水，起造園房一所，備極輪奐之美。但見

紅樓翠閣，繡閣雕甍。門前五柳，搖金。檻外千

卷

第六回

七

竿嫩玉林花春吐。池蓮夏開。靜坐處。最喜幽禽。美舌客到時。自有美酒盈樽。小橋卧澗。遙通水畔。荷亭溪徑。埋香轉入峰邊。梅塢正是謝安舊任。烏衣巷。裴度新開。綠野堂。錢生正在修葺書院。忽見許翔卿來。望袖中取出。一封書信。道其近自蘭溪返棹。將渡錢塘。遇着一位長者。自稱申屠丈。修書一封。着其送上。錢爺錢生啓。緘看云。

自○別○音○容○十○有○七○載○予○兩○脚○如○車○輪○終○年○僕○
僕○徒○作○牛○馬○走○耳○聞○子○三○遇○良○緣○待○詔○乘○馬○
梅○山○之○神○鑑○不○爽○而○梅○花○樓○一○夕○酒○錢○予○已○
效○文○魚○之○酌○矣○茲○者○天○造○逢○剝○潢○池○之○亂○雜○
弭○而○煉○山○之○禍○已○兆○子○以○老○人○一○言○點○醒○歸○
隱○丘○園○甚○善○甚○善○今○有○真○主○已○出○太○平○在○適○
予○亦○自○茲○棲○蹤○海○島○非○敢○效○田○橫○自○王○聊○希○
亂○鬣○之○故○智○耳○明○年○秋○抄○吾○事○方○成○子○夫○婦○

天

第十六回

十一

秦遷酒遙賀使中附候中屠丈白。
錢生看罷喟然嘆道。玉室如燬。中原无解。吾輩將
來。尚不知作何結果耳。是時關賊李自成。雖得了
河南一省。然齊魯之間。猶安然無事。錢生以書意
不祥。諱而不言。至明年甲申三月。果有彰義門之
變。大猷皇帝。縊死煤山。始信申屠屠丈與梅山之語
為不妄矣。自此隱在鄉中。捐粟募兵。保障一方。雖
經鼎革。天下盜賊蜂起。而錢生保全身家。不失。

後○多○少○朱○門○大○厦○化○為○灰○燼○那○此○屠○沽○兒○賣○菜○繡○
反○得○備○身○羅○綺○一○朝○富○貴○時○來○者○高○入○青○雲○運○退○
者○黃○金○變○色○當○此○之○際○不○能○無○感○耳○自○後○生○與○范○
公○頻○至○庵○中○與○心○如○講○論○釋○典○時○賈○文○華○遷○至○金○
陵○與○許○翔○卿○同○為○門○客○崔○李○陸○三○子○亦○隱○在○長○白○
山○中○與○生○往○來○信○使○不○絕○生○與○三○夫○人○唱○和○篇○什○
有○瑟○琴○集○行○在○世○每○羨○樂○天○為○人○故○願○其○堂○白○希○
白○堂○自○亦○謂○希○白○居士○云○

1876405



ZW 21101000707193

青○收○珠
之○結
致○慶○烟
雲○集
上○有
曲○終
人○不
見○江
上○幾
條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六輯

一五三六

鑄新年五光

四附錄珠山松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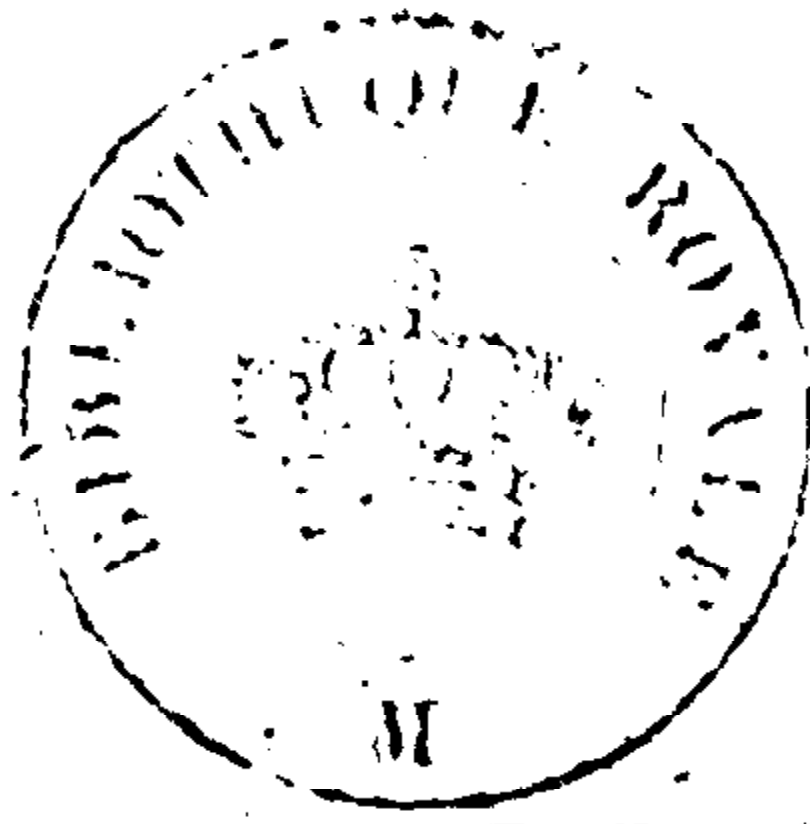
鑄像爭春

因傳

大觀

爭春園

一五三七



爭春園全傳叙

人不奇不傳事不奇不傳
其人至事俱奇無奇文以
演設之亦不傳却艷諸人
率性而行忠君信友奇人

文

卷一

也奇事也即奇文也而備
中尤為馬俊描寫岑致控
相知于囹圄脫淑媛于陷
阱除擒王則直探虎穴保
君上則深入紽宮是書之

第一人病子古俠客云第
一人耶顏至名曰爭春園
言却而示言鮑馬提綱也
言極震而不言如佩對景
也園名爭春地之靈實人

一

二

之傑美雲收月上憑擗談
之一擊節一浮大白如見
或煖懔棚上然牙往也已
时在已卸暮春修禊月寄
生氏題于塔影橋之西偏

爭春園全傳目錄

第一回

昇平僑義俠贈劍

第二回

爭春園英雄救人

第三回

雪浮亭豪傑助陣

第四回

目錄

目錄

松林內仙長指迷

第五回

假响馬勇救小姐

第六回

真英雄冲散強人

第七回

破佛寺白壁遭險

第八回

紫霞軒赤繩聯姻

第九回

吳經畧奉旨伐寇

第十回

常公子邀友遊湖

第十一回

昧理謀姦身受辱

第十二回

爭春園

目錄

二

伏義醫瘡遇異人

第十三回

聚義贈劍說冤枉

第十四回

施計放火盜人頭

第十五回

爲友除病忘天理

第十六回

報醫入獄起沉疴

第十七回

張仲伯累明知府

第十八回

馬俊喜逢活真師

第十九回

阮氏賣俏尋男子

第二十回

爭春園 目錄

三

金瓶梅

三

春香偷情引主奴

第二十一回

顧明園鮑剛逢友

第二十二回

金雞巷太守白冤

第二十三回

假傳聖旨害忠良

第二十四回

重改口供順奸惡

第二十五回

救風公一人報德

第二十六回

殺賊官百姓施恩

第二十七回

鳳樓霞談入烟花

第二十八回

目錄

四

常雲仙欣逢貞烈

第二十九回

篋騙邀飲空歡喜

第三十回

了環洩漏脫災危

第三十一回

居二姑治容惹禍

第三十二回

武大漢如奸行凶

第三十三回

狼上狼殺頭滅口

第三十四回

誤中誤認假爲真

第三十五回

三進開封索寶劍

第三十六回

目錄

五

三

兩案人命審具情

第三十七回

因貪財橫死奸黨

第三十八回

爲施恩放走家丁

第三十九回

鉄球山喜燃花燭

第四十回

三

銀安殿矣接彩球

第四十一回

常讓怒怪假柳緒

第四十二回

馬俊義奏真史通

第四十三回

三法司堅持異見

第四十四回

九重主恩封功臣

第四十五回

遇金翁情緒父子

第四十六回

征米寇天降神仙

第四十七回

真駙馬承恩招贅

第四十八回

衆公侯奉旨團圓

爭春園
目錄

二

爭春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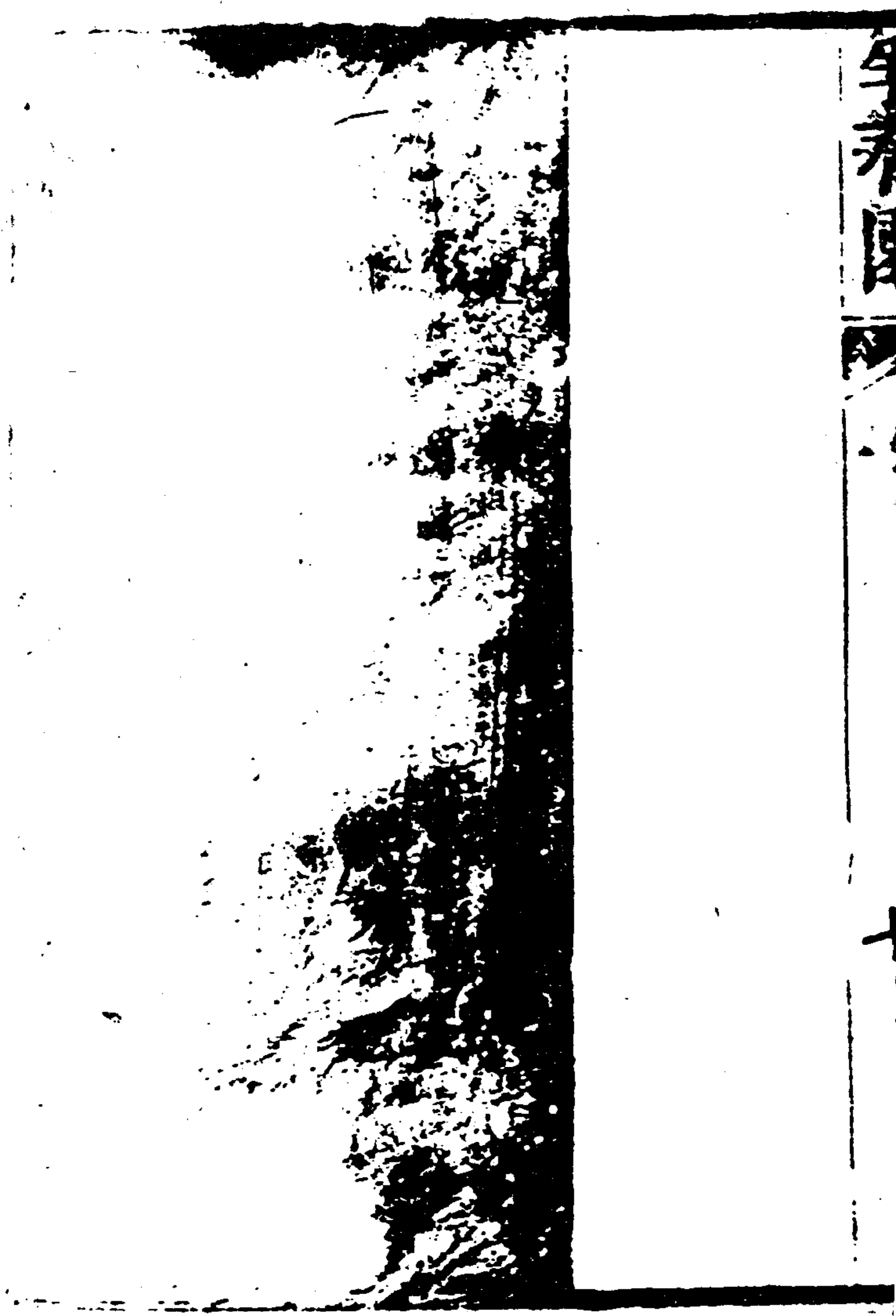
目錄

一五五五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一五五六

全書目録



爭春園

像贊



一五五七

鐵球同聚義全
壓共稱臣濟困
無雙品扶危第
式人部

爭春園

像贊



一五五九

寺片俠陽年

尋浩氣膽壯

心粗殺刀器

戲鮑副

爭春園

像贊



忽為盜忽為賊大功

憑爾成沉寃憑爾洩

力走直為飛白與之

快煉 馬俊

爭春園

像贊



五

一五六三

寶劍贈與烈士助他
名就功成助他良友
締姻盟鼎足人原鼎
盛 司馬傲

爭春園

像贊



一五六五

性盜孝運顛
沛千古公洽
長縲緲非真
罪孫佩

爭春園

像贊



一五六七



六

不 浩 費 刀 護 日

陽 文 本 壽 寫 方

有 羨 毛 詔 告 纒

雙 楹 風 柄 差

爭春園

像贊



一五六九

奇遇綵樓前綵球
拋半天紅絲牢繫
定難被俗人牽

柳緒

爭春園

像贊



一五七一

紈袴膏粱未便誇
美員粧鳳骨
隄粉
多如金
食天鷲肉
羸白
人呼井
癩
煖
米公子

爭春園全傳

第一回

昇平橋義俠贈劍

話說漢朝洛陽有一世宦姓郝名鸞字跨鳳他
父在日曾授鎮殿將軍母親吳氏父母雙亡又
無兄妹這郝鸞生得面如重棗兩道濃眉身長
七尺有餘肩寬背闊身力過人若論詩詞歌賦
可以成篇武藝刀鎗件件皆精他父母所遺下

第一回

萬金家資產業怎當得他結交天下豪傑而且
濟困扶危揮金如土不上几年家資淨費不意
可屋又被天火燒焚家人奴僕各自散去只有
一个老家人相隨欲要重新起造房屋無奈家
內無資有几个相好助他的銀子郝鶯却不肯
受人分支只得與家人住在祠堂之中每日演
習拳棒而已光陰迅速不覺一年有餘時至隆
冬天氣大雪紛紛卻有朋友請至城中飲酒賞

雪至晚方面出城歸來那雪更大風狂迷眼屋
舍如銀裝砌的一般這郝鴛冒雪而回走到昇
仙橋中正走上橋時只所得說賣劍連叫几聲
那郝鴛听了賣劍二字他便住了脚回頭一看
只見一个道者頭帶鉄冠身穿元色道袍手捧
着三口劍這郝鴛走到道者跟前將手一拱說
道道翁手內寶劍可借與弟子觀看否那道者
把郝鴛上下一看便說道壯士你要看貧道的

第一回

二

寶勦麼郝鶯道正是道者道這等大雪紛紛却
怎好看可去背雪之處方才好看郝鶯道此處
離弟子舍下不遠請老師到舍下去何如道者
道怎敢造府彼此二人走到家中見禮坐下郝
鶯問道老師仙居何處寶勦何名道者笑道貧
道遊于四方遍訪天下的好漢貧道姓司馬名
傲別號鼻鼻子壯士可是郝跨鳳麼郝鶯聞言
咋驚說道弟子有眼無珠多有得罪郝鶯與道

者重又見禮坐下司馬傲道公子要看貧道的
寶劍麼遂雙手捧着遞與郝鶩郝鶩接過劍來
掣出劍鞘只見那劍光華奪目霞彩驚人遂摘
一根頭髮放在劍口上便吹一口氣那髮卽兩
段真乃吹毛利刃之寶三口寶劍郝鶩一一看
過愛之不盡說道弟子不識三口寶劍何名請
問仙長指教司馬傲道公子不必相問只看劍
鞘上三个字便知其名郝鶩重又將劍掣出來

看上寫着三字甚是明白一名龍泉劍一名攢
鹿劍一名誅虎劍看畢道請教仙長每口價銀
多少司馬傲道每口要紫赤金一千兩也不爲
多郝鳶道弟子手內乏鈔買不起真正得罪望
仙長恕罪司馬傲道公子此言差矣大丈夫志
在四方怎麼說買不起三字貧道看公子尊品
非等閔之輩日後必有大富大貴之兆古人說
得好寶劍贈與烈士紅粉贈與佳人若公子有

愛劍之心貧道三口寶劍俱送與公子何如郝
鵞道仙長是取笑小生了司馬傲道貧道怎敢
取笑于公子但公子終身富貴俱在此劍上出
只是公子只用一口那兩口另有英雄用他貧
道煩公子訪尋好漢若有比公子強些的便可
贈他日後做的一番事業郝鵞道蒙仙師指教
又贈寶劍與弟子但不知英雄出于何處司馬
傲道此處立無人可到河南開封府去尋訪那

第一回

四

時自然遇見奇異義氣之人但貧道理當奉陪前去才是奈貧道還有此正事言畢起身就走那郝鵠謝之不盡又畱他不住那司馬傲臨別之時說道公子千萬莫負貧道這三口劍郝鵠點頭相應說道弟子謹依師命就拱手而別只見司馬傲是個高人却也不敢違他吩咐就與老家人囑議道此地到河南開封府去路途遙遠盤費全無怎生去得那老家人道大爺慮得

極是且把今歲過了到明歲開春時節再做區
處那時待老奴謾謾作法郝鴛依言光陰似箭
不覺已到歲暮除夕已過正是

詩曰

爆竹一聲催臘去

梅花幾點送春來

郝鴛過了元宵佳節又封老人家說正月將終
我要行走動身出門你還是恁樣否我作法老

第一回

丘

家人道爲今之計只得與那些受過太翁想惠
的與他們借些盤費行李衣服纔好郝鴛道怎
好與他們啟齒老家人道相公不必開言等我
與他們說便了郝鴛道你可就去請他們來那
老人家去不多時請了有四十多位人來到家
中與郝鴛見禮已畢依次坐下只見衆人齊道
大爺呼喚有何吩咐郝鴛只不開口老家人在
旁說道我家大爺請列位到此並無別事只因

要到河南開封府去有一親眷幾年未曾望着
前日有信到此請大爺前去走走奈路途遙遠
大爺盤費行李衣服思來想去並無別處作法
轉是老奴思想到列位身上大家量力幫助日
後加利奉還所以請列位來一同商議那衆人
道我等蒙大爺天高地厚之恩尙且無以可報
內有一个說道我的父母承大爺多少恩情又
有一人說道我們有了官司要我大爺救出來

第一回

的衆人說道我們的家私情愿與大爺分用郝
鴛道列位若說此言我郝鴛就當受不起連幫
我的盤費分文都不敢領了衆人見郝鴛如此
之話便說道小弟說話一時唐突大爺休怪小
弟們又說道我們等大爺動身之時我等量力
而行便了郝鴛說道承列位雅愛容日自當拜
謝衆人告辭說道小弟們權且告退明日即當
送上郝鴛道真真豪情送衆人出門長揖而別

且說衆人到一個僻淨所在通同說道這郝兄是個大丈夫他來日是出門況且設有向人開口說過借貸的話今日我等大家開了名字一湊出程儀有二兩的也有送他一兩五錢的亦有多少不等登時寫了六十多兩銀子起來還有些人未曾開寫衆人各自散去到次日總湊在一堆俱到郝家衆人道蒙大爺吩咐小弟們不敢違命遂將銀子並各人名字開單放在

第一回

桌上郝奮道蒙列位的厚情我實不過意衆人道小弟理當奉敬怎當的此話大家朝上一揖躬身而散郝奮的家人把銀子單帖收了次日還有好些朋友聽見郝奮到開封府去齊來幫助郝奮一一收了有二百多金叫家人去備了行李衣服又催了几个牲口郝奮又謝了衆人擇了二月初二日起程衆人備酒與他送行直到初一日又買了三牲祭禮拜辭了家廟又到

墳前祭辭父母當晚用了夜飯又丟了幾兩銀子與老家人又拜托衆朋友照看他老家人次日天明用過了早膳吩咐老家人我去之後用心好好照管門戶我多至半年少則兩三月就回來了那家人道不必大爺吩咐我自自然然小心領命大爺路上須要小心便把行李牲口備辦成了郝鴛把銀子收在身邊腰中掛了龍泉劍那兩口寶劍收在行李之內跨上了牲口奔河

第一回

南開封府而去一路曉行夜宿非只一日那日
到了河南開封府進得城來尋了下處進了客
店便把行李叫人搬進客店店小二拿了一盞
茶來說道相公用飯那鴛鴦道取來小二取了酒
飯那鴛鴦用過小二取去一宵已過到了次日那
鴛鴦來到街坊尋訪英雄雖有几个人人眼不上
又訪了几日並無一人一日站在店門口便問
小二道這道裡可有甚熱鬧所在鴛鴦道小二道

相公要頭去，出東西門，不上三里路，有一爭春園，被箇百莊閑放，何不去飲酒散悶？郝鶴聞言，此處却有頑處，便將房門鎖了，叫小二看好，房門我去去，就來，却寫出了店門，奔爭春園而來。只見頑的人三三兩兩而去，郝鶴隨了衆人，影內行走，有二里路，遠遠望見園林，只見掛着一面白粉的招牌，上寫着爭春園三个字，內裡其有三十多座亭臺，兩邊數不盡的樓閣當中。

第一回

有一个小亭子上寫着四賢亭三字郝鴛便走上亭來當中一張八仙桌子八張椅子就在椅子上座下只見一个書童掃地他就放了笈篋在爐上泡了一盞碗細茶捧到郝鴛的面前叫聲俞請茶郝鴛認是園內到來的茶一飲而淨將碗放在桌子半邊那書童又到郝鴛面前俞還是飲酒還是遊玩郝鴛道你問我則甚書童道非是小人放肆這亭子是我家定下的俞若

用酒請到別處。蔡柏議家命來責罰小的故此
得罪。命却道：「誰得有理？」少刻就走。小童依舊
掃地。不一時，那書童跪到郝寫面前，說道：「家翁
來了，請翁速行。」郝寫因他照會過的，起身要往。
那位尊長早已到來，頭帶金線方巾，身穿大紅
直裰，綾襪珠履，花白鬚鬚，年方六十以下，後隨
一位書生，頭帶片玉方巾，身穿天藍直裰，珠履
綾襪，後跟二名管家，擡了食盒。那老翁見郝寫

第一回

頭帶紅將巾抹額淡紅箭衣執皮靴子面如重棗兩道濃眉氣象昂昂威風凜凜那老翁愛之不盡想道天下還有這等英雄笑嘻嘻拱手說道老夫欲兄一敘便到階前一手挽住郝翁郝翁連忙躬身道晚生驚駕聖大人恕罪一人論尊字上見禮坐下書童獻茶那老翁道這足下好是闊封府人貴處何方郝翁道晚生是洛陽人氏老翁道只是洛陽老夫有言相知兄弟說

否郝鴛道不知大人的相知是何人老翁道老
夫相知之人聲名浩大世人都稱他爲小孟嘗
此人交結四方朋友名叫郝跨鳳他父在日與
我同盟况又同僚兄可知麼郝鴛聞言道小姪
郝鴛不識金面多有得罪老翁驚道原來是跨
鳳賢侄貼起身來見禮禮畢郝鴛道不知老伯
尊姓大名老翁道姓鳳名竹字名山曾授太常
寺少卿因有病辭職又指那書生道此是小婿

第一回

姓孫名佩字玉琢他父親曾做過武昌府亦與
令尊同盟郝鳶道先父在日曾向小姪言過不
知老伯今日駕臨在此小姪孤身路遠少來與
老伯孫世兄候安聚會孫佩道真乃幸遇望兄
恕罪郝鳶起身辭別道小姪失陪鳳公與孫佩
道今日幸會連請也請不至怎出此言郝鳶道
怎好叨擾那鳳公道請坐不上一會擺下酒席
那鳳公請郝鳶首座郝鳶道老伯請上坐小姪

怎敢上坐孫佩道郝兄是客家岳是主那有主人僭坐之禮鳳公又道小婿言之有禮謙遜了一會郝鴛只得告坐鳳公對坐孫佩橫坐家人送酒上來飲了幾杯只見兩乘大轎到來跟隨僕婦們竟奔四賢亭上來家人向鳳公道夫人小姐到了鳳公道請他們往浮山亭去罷此處有孫姑爺在此不便家人領命叫那轎子擡到浮山亭轉彎抹角去了郝鴛道小姪有屈老伯

母世妹了今日禮該拜見恐其不恭唐突不便
明日到府去見禮罷鳳公道明日少不得過來
奉請到舍敘談又敬了幾杯酒各談些閒話又
見孫佩談些詩文郝鶯談些武藝談得甚是投
機鳳公大悅正談得高興下面又到了一起人
來先一位人頭代方巾身穿大紅直擺面麻無
鬚足穿粉底烏靴左首一人面麻有鬚儒巾儒
服的打辦右首一人不上三尺也是一樣儒服

方巾隨後到有二十多名管家跟隨鳳公孫佩
吃了一驚不知這三人是誰且听下回分解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一五九八



三三

64433

爭春園全傳

第二回

爭春園英雄救人

話說那位公子同了兩個幫間的正到園中之時朝四賢亭一看低言向二人說道老鮑你看亭子上面却是老鳳全了孫佩在此我大爺正要尋他今日却好撞見待我抓他下來打他一頓與我大爺出氣那矮子道這却不可我自有一

第二回

道理對公子低言說道門下才听得有人說他家夫人小姐也在園內頑耍太爺可將打手傳來拾一乘小轎子同候抬鳳小姐况且那全坐的紅臉漢子却是個精壯之人此時動手恐那漢子動氣我們的人此刻少等打手到此人多勢衆不怕那人再把鳳小姐搶去與大爺完姻就是老鳳與孫佩告狀門下做個硬保就到官官不能斷離不知大爺意下爲何公子道老石

的計策甚好提起孫佩奪我婚姻恨不得食他之內方泄我恨那姓鮑的說道太爺不要性急少不得處他公子點頭道叫家人回府喚齊打手快來公子同鮑石二人往雪浮亭去了且說鳳公孫佩見三人去了鳳公對孫佩說道早知遇見此賊不來到也罷了郝鴛看見他郎丈二人低言細語面上失色有些惧怕之意便問道方才面麻之人是誰鳳公道不瞞賢侄說老夫

與他不知那世的冤仇此人姓米名玉字斌儀
他父乃當朝宰相名叫米中立那長漢姓鮑名
叫成仁那矮漢子姓石召談只因他生得矮
小人人叫他石敢當我無子侄只生一女名棲
霞今年十六歲雖沒有天姿國色却也端正米
斌儀知小女的才貌好叫鮑成仁石敢當前來
說媒我見那米中立是個好臣日後有禍況且
他兒子米斌儀生得醜陋無才倚仗他父親之

力信鮑石二人的奸計所爲不公不法之事却也無數強佔民家婦女用強奪人田地無所不爲無法無天雖有地方官不敢拿他老夫所以不允他見前月小女許配孫佩米斌儀聞知甚是不悅屢與我翁婚不對况我年已六旬再者小婿書儒不和他作對屢屢受他之氣今却在此又會他豈不是牽路相逢恐其吃他的苦孫佩道米家打手甚凶而且岳母在此不便郝鴛

第二回

三

三

听了怒道開封府內怎麼容得此人若論別的不敢領教若說打字小侄最喜的有小侄在此處他也不敢來打他就是來打搃在小侄身上不怕他鳳公道雖然如此賢侄如何打得許多人郝鶯道非是小侄誇口有名的好漢也不知見過多少何況這一船鼠賊鳳公和孫佩見他如此說來却不好再說惧怕只愁在心內三人又飲了几杯酒且喜米府的家丁吩咐開園的

道我家公子與那四賢亭上鳳公作對店主人
听了叫少和那些飲酒之人說明叫開門先去
米公子今日搶鳳小姐打那老鳳與那孫佩那
些人听了這個消息那個敢來多事搥都散了
鳳公見人分分四散心內越發着急又不好催
郝鴛動身那店小二忙忙的來收拾碗盞恐怕
打碎走堂的取什桌椅小二捧着碗盞往後就
走方才轉灣不防又有一人在此解手站立身

第二回

四

來才把褲子褪好小二不曾隄防這人將那些碗盞一撞打在地下那些油湯油水潑了一身那漢子說道亡八畜的你家里死了人這等慌忙油湯澆了我一身小二一看吃了一驚見此人身長九尺就像鍾馗一般白布扎頭青布箭衣下穿一双皮靴小二連忙陪罪道小人因米府要搶鳳小姐恐其相打之時特來收拾家伙因慌忙了些多得罪爺碗盞打碎都是小人的

悔氣了說畢却將那打碎的碗盞拿了就走那
人攔住說道你把話說明再走也不要你陪衣
服若說不明俺就打死你這個狗頭小二道我
的爺莫動氣待小二說與你听我這開封府姓
鳳的他家曾作過太常寺只生一女十分美貌
有個姓米的他父是朝中首相他公子要與鳳
家求婚鳳家不允就將小姐許配孫佩那米家
心中不悅今日那鳳爺全孫相公又有一紅面

第二回

五

人在四賢亭上飲酒頑耍他夫人小姐在後亭
子上頑耍米公子看見叫了許多打手要搶小
姐回府我家店主恐怕打碎了傢伙故而取什
爺是外路人不可在此處龍蛇混雜恐有不便
請爺出去罷那人道天下有這等事你去取什
傢伙你道是誰乃京都順天府人姓鮑名剛號
子英有個別號叫披頭太歲這人性情粗魯他
祖父也有許多家業留下被他結交習學拳棒

無心在家每日閑遊鬧市慣打報不平之事那
日街上有個坐地虎叫做王命父子叔侄兄弟
九人專放利債與人炒鬧那日遇見老鮑性起
打死玉家五人逃到開封府聞有一個爭春園
熱鬧由路而行進園來遊玩飲酒一園听了小
二言心中不忿道清平世界要搶良家女子俺
且看那紅臉漢子可能保他翁婿鮑剛就走到
四賢亭一看見那郝鴛坐在那里用酒如一支

第二回

六

猛虎鮑剛暗道此人勇壯可保二人了我不必
在此且往浮山亭去保那女眷要緊轉遇濟又
只見門後一條門門拿了悄悄的躲在後亭等
候那米家人搶小姐之時好動手打他且言米
公子生性好狠養一班王命在家以為羽黨有
十個最狠的總有別號

猛似虎的項羽

扒山虎的樊噲

摸着天的王剪

金頭太歲章邯

銀背金剛廉頗
五花蛇的李牧
黑天王伍明甫
鐵頭和尚下莊
吠面虎曰起起
有勇無謀袁達
還有八名好漢比做惡星

大將軍金白禮
災害星的下元
大商神的方朋
歲殺星李元甫
官符星的周瑞
吊客星的毛進
歲寇星的詹常
白虎星鄒成文

第二回

這十八條好漢領頭走進後跟乃三十多人觀
到爭春園賭勝到園內雪浮亭上來見米公子
說道太爺呼喚小人等那方使用石敢當道列
位并無別言只因孫佩占了太爺的親事那鳳
竹先得太爺的財禮有我同鮑兄爲媒今又詐
孫佩今日夫人小姐鳳竹孫佩摠在此園遊玩
列位把小姐捨回府再辱打孫佩鳳竹二賊事
成之後重用有賞那些人道鳳賊如此欺心古

人云一個女兒吃不得兩家茶先許大爺又許孫佩其情可惡抱在我們身上代大爺出氣一個個脫去了衣服穿扎亭當鮑成仁叫小二拿酒飯與衆人壯威那石敢當道那几位到浮山亭去搶小姐那几位到四賢亭上打孫鳳二人那金白禮道我去領十多人抬一乘轎子往浮山亭去此時園內門已閉了再米公子領一班凶人來打鳳公孫佩二人看見目瞪口呆孫佩

第一回

說聲不好打得來了郝鶩見米家打來想道我先誇過口的如今已打將來料鳳孫二人必遭毒手不免乘勢打他們一頓一者保他二人二者顯我的武威郝鶩道老伯與賢弟莫怕有我在此把頭山按了一按衣角把在帶內四下一望并無帮手之物挺胸站在亭前道有我在此誰敢上來來的笑是個好漢石敢當道你這紅臉的漢子不識時務米相爺家的公子在此快

快下來免你死罪郝鴛道那個叫米斌儀米公子听了他叫名字仗了人多便向前說道你這狗頭就叫我大爺的名字郝鴛道這麻狗頭敢來米公子大怒便我扎衣袖走上街沿那郝鴛道我不免先下手打他個利害米公子才要打來那郝鴛兩条腿如飛風一般把米公子右手用左手壓下翻上右掌打來米公子說聲不好因不及早打在腮下滾將下來鮑成仁石敢當

第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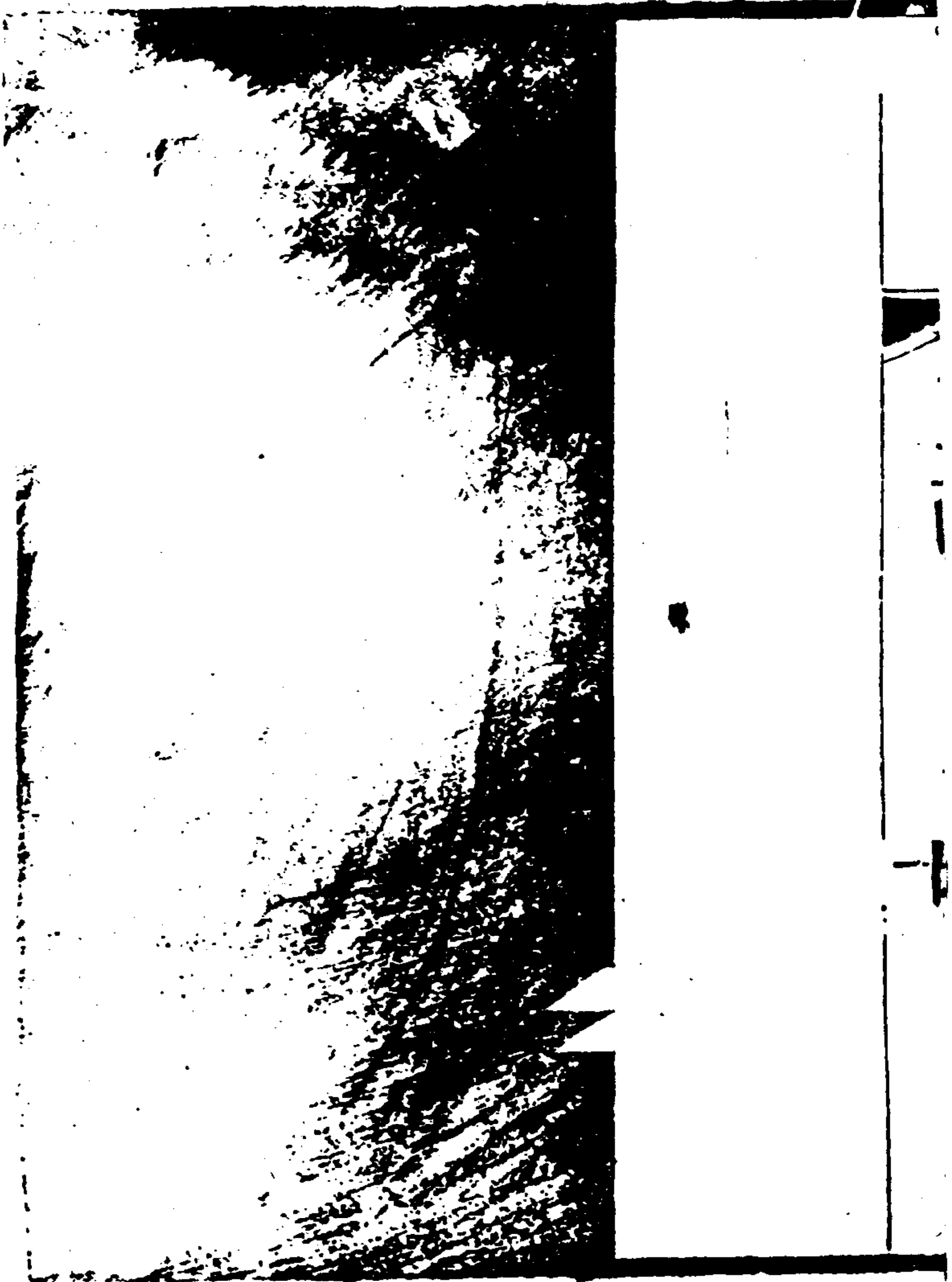
七

二人上前扶起說道大爺站穩了怎麼滾下來
那米斌儀連話也說不出來只是亂張嘴石敢
當道快些快些大爺下腮被這狗頭打下來了
典韋上前用手捧住往上一奏公子道這賤狗
頭好打呀怎麼我被他打了下腮來那個代我
把那狗頭抓他下來賞他銀子有扒山虎的樊
噲當先手提兩根錫頭棍上前將手牽起打來
郝鸞伸手捏住他的七寸子翻起腿來往肚子

上一脚樊噲不及早已跌倒兩根棍子早被郝
走
鴛拿在手內項羽見樊噲跌倒心中大怒一齊
上前郝鴛手起棍落打得人一個個跌下也有
打斷膊子的也有打破頭的哭哭啼啼哀聲不
止鮑成仁又叫人回府再叫些打手來幫打且
說那十個凶神去搶鳳小姐恰悟遇見狼太歲
不知怎樣相打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爭春園全傳

第三回

雪浮亭豪傑助陣

話說金白禮卞元方明等領着多人個個爭先當頭李元甫一脚把亭子那邊小門踢開鳳夫人與小姐正在那里飲酒說話忽見一個漢子把園門踢開僕婦看見罵道此是女眷之處你是那里來的冒失鬼敢進來窺着麼李元甫喝

第三回

道我把你這賤人如此大胆提起拳來把那僕婦一掌打在地下三十多人俱往裡擁把個夫人小如唬得魂不附體無處可逃李元甫把小姐抓住往外就走且說鮑剛聽了小二之言躲在浮山亭後等了一會不見動靜好不小心焦便睡着了耳邊只聽得喧嘩之聲才驚醒了便跑起來提着那條棍子就急急走出又只見那些人囉哩那鮑剛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便大

喝一聲道你這一班狗頭誰敢在太歲爺頭上
動土有我在這誰敢大胆動手那班打手正在
高興之際忽跑出一個漢子來吃了一驚眾人
問道你這漢子敢來管我們的閑事麼那鮑剛
那里容得就拿起棍子亂打起來那些打手先
還可以撐持後來那一個敢向前那卞元見勢
頭不好把小姐捨出來往轎子內一推那轎天
郎便飛跑去了那鳳小姐尤如死的一般却也

第三回

二

不知人事且說衆人抵擋不住只得退下去却不知鮑剛緊緊相隨不放跑到樊斌儀面前道大爺快走後面那黑漢子趕來了又有一人說道那小姐已被卞元搶人轎子去了語言未了那鮑剛早已到來尤如凶神一般那米公子道這鳳老兒怎麼聘了這個狠人在此石敢嘗說太爺快快走罷那米公子與鮑成仁和衆人一齊往後面跑去了那郝鴛在後追趕聽見人說

鳳小姐是卞元捨上轎子擡去了又見後面一個黑漢子追來找尋人亂打便對鳳公說老伯還不走等待何時那鳳公孫佩衆家人隨着郝鸞走來當面撞着鮑剛便叫道紅臉朋友俺和你打到這狗男女家里去郝鸞問道雖然如此可知捨小姐往那里去了鮑剛說道小姐是那米家捨了去了那郝鸞見鮑剛出言吐語便知他是个有勇無謀之人便說道俺竟不知小姐

第三回

三

竟被他們搶去了我與你將小姐趕回來才好
鮑剛聽說道既如此俺與你就急行快走便了
那郝鸞依言一回出了園門向前趕去那鳳公
着家人先將夫人擡回去又命三四个家人跟
了那孫佩亦着三四名家人跟隨不言家人跟
隨鳳公與孫佩同回府第料理卻說那郝鸞鮑
剛出了園門趕到那邊遠處望見一乘小轎他
二人急起趕那轎子再說米賊家人石炎鮑成

仁同衆打手等見小姐的轎子撞動了身他們
就一哄四散走了止有家人下元金白禮十多
人跟隨轎後看見二人趕來又抵擋不住又不
敢擅自將小姐的轎子丟下又在个荒野之中
無處躲避只見前面有所廟宇衆人將轎子就
叫擡到前面廟宇躲避轉灣抹角急急擡進把
山門緊緊閉上只望米府還有人來幫助那鮑
剛郝鷺已急急趕上來不見了轎子與衆人那

第三回

鮑剛說道這廟門關着想必這賊囚躲在里邊
便提起腿來往山門就是一脚那廟門年深日
久那山門也損壞了二者鮑剛的力大只一腿
有千金之力那損壞的山門被他踢下來了那
些衆人聽門响動見事不借只得把轎子去了
衆人躲往後面就把後面矮土牆推倒一個個
都跳過牆潤回家去了那郝鳶鮑剛進了廟門
往後面尋來見衆人往牆外扒跳鮑剛拿着短

棍趕來郝鴛兒轎子在此忙將轎簾掀起看見
小姐在內便大叫好漢轉來不必追他鳳小姐
在此那鮑剛聽得鳳小姐在此方才轉身口中
還罵道這班打不死的狗頭我鮑爺爺權且饒
你們性命改日再與你們算賬便回身與郝鴛
拱拱手問道朋友你與鳳家是親否郝鴛答道
并不是親不過是一面之交見此不平之事所
以幫助轉問道朋友你是何人鮑剛道我是個

第三回

五

遊玩之人因見米家行凶要搶鳳家小姐所以
報个不平打這班狗頭郝鳶想道此人到有儿
分義氣莫非他是司馬傲指点于我此人如此
猛勇亦未可知正欲問他名姓忽有鳳孫兩家
的家人說道方才不是二位爺勇猛那小姐焉
能搶回來衆人急送小姐回府鳳公與夫人見
了拜謝感恩不盡夫人就叫丫環將小姐送上
樓去卽同小姐訴說今日在園中被此險害事

情若非郝鳶與那漢同往追轉回家焉得完聚
那鳳公意欲要酬謝他二人又想道他二人今
日在孫家住歇次日我設宴請他二人致謝方
成个道禮不言鳳公再說孫佩跑到家中神不
歸體滿身兩汗長流又不知他父母好歹郝鳶
的消息正在廳上焦燥忽見隨去的家人走進
來說道小人奉相公之命請了二位翁回來現
在門外孫佩聞言卽整衣迎出大門請進二位

第三回

到大廳見禮坐下茶罷孫佩躬身說道適間若
不是二位的虎威險遭毒手希乎性命難存就
問此位尊姓大名貴處何方鮑剛見問便道是
順天府人氏姓鮑名剛字子英世人見俺粗魯
替俺起了暱號叫做披頭太歲前因本籍見市
上有一件不公的事情欺害人民俺一時之氣
打死了王家父子叔姪五人街上沒有阻擋拿
我我只得逃走到這裏方才遇見木家行勢俺

見了要報不平幸遇此位相幫方才奪回鳳家
小姐打散眾人又蒙兄雅愛相召只是道府不
當指着郝鴛說道此位是個義氣英雄却不知
尊姓大名郝鴛暗道這鮑剛是個直漢說話竟
不隱匿已事到是豪爽的漢子便回道在下祖
籍是洛陽姓郝名鴛字跨鳳那鮑剛聽見大驚
問道尊兄莫非就是孟嘗兄麼郝鴛道那不過是
稱怎麼就當得其名鮑剛道小弟聞兄虎名轟

第二回

七

雷灌耳今日巧遇真天幸也孫佩暗想諒米家不能開交不若與郝鮑拜了生死弟兄養他二人在家若米府後來尋事手我有他二人在此却也不怕他怎樣待完姻之後帶著岳父岳母家眷同到洛陽借郝鴛之勢况這鮑剛又是遇犯之人逃走到此他自可住在一處避難又想想道大丈夫志在四方功名得意那時回籍米家卻也不得把我怎的便開言說道小弟是個書

儒欲添在這一位兄長名師結个金蘭好友不知
二位兄長可肯提攜各郝鴛未及開言鮑剛就
跳起身來說道妙極妙極小弟亦有此意就拜
个朋友也是件美事又是五倫之內郝鴛道小
弟是个愚夫怎好高攀孫佩見他二人依允叫
家人捧上飯來三人共吃用完了飯吩咐家人
備辦三牲供獻聖帝紙馬香燭元寶各敘了年
庚日月郝鴛是二十五歲鮑剛是二十歲孫佩

第三回

是十九歲郝鸞居長鮑剛第二孫佩第三各各
盟誓情愿一同生死永遠不負此言三人拜畢
不一時擺上酒席三人暢飲不言再說米斌儀
領著一班羽黨回到府中米斌儀罵道你們這
一班無用的狗才那樣一個人人都打他不過要
你們這班人做甚麼忽見金白禮同下元跑回
府中氣喘吁吁說道好不奏巧小人們搶得鳳
小姐上轎子擡了已到半路之間誰知又被紅

黑二賊奪回去了。小人們好容易尋無火幫助。米公子聽了此言，越發動氣，鮑成仁等却不敢多言。那衆打手雖然吃了苦，卻不曾傷人。那些被打受傷之人，各歸房去醫治。那不會打傷之人，俱低著頭，不敢言語。那石敢當猛然叫道：「大爺休得如此納悶。門下細細想來，叫做一不做，二不休。依門下的主意，再齊起那些打手與家丁，竟到孫佩家去，把那孫佩搶到府中鎖在

第三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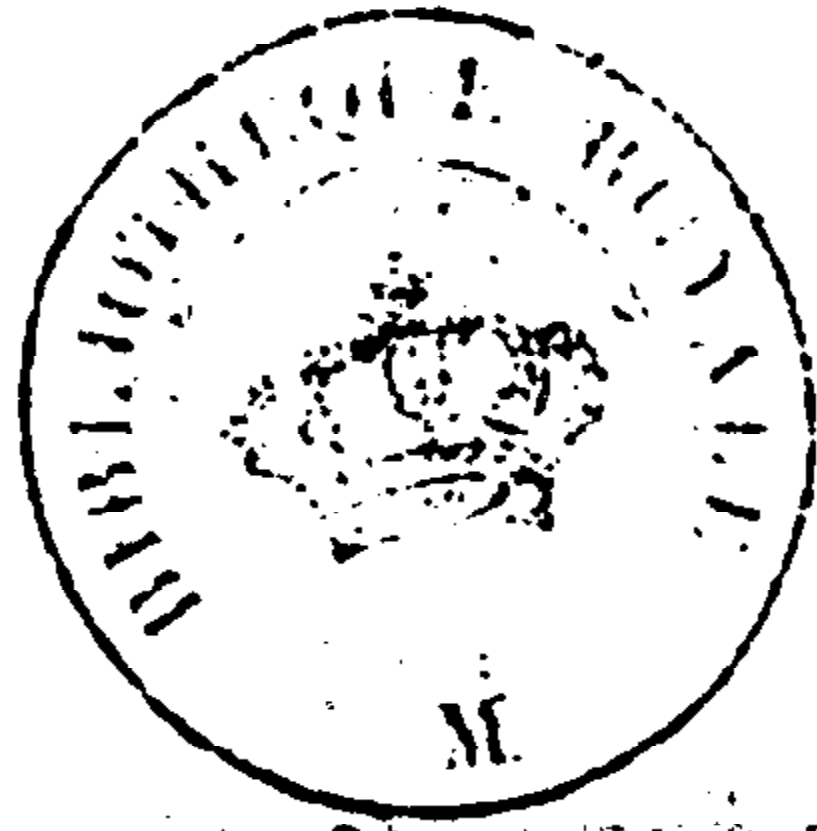
書房細細拷打那時才出大爺一口毒氣不知
尊意若何那米公子說道先前打輸了如今打
復仗諒也不能全勝石敢當笑道先在爭春園
有那兩個野漢相幫所以不利如今難道還有
那兩個人相幫不成米斌儀道老石說得甚是
須要個認得孫家的人引路方好石敢當道門
下認得孫家原爲引路米公子道今日已晚你
們且歇宿明日前去便了過了一夜次日天還

未明米公子傳齊了家人打手到孫家去你着
這些打手找扎的找扎吃酒飯的吃酒飯好不
高興獨有那飽成仁奸猾并不則聲看見石敢
當臉上有晦氣色又有黑色貫頂雙眼胞上帶
著土色他這一去不知死活如何況在禁城之
內就攬奪米大爺搶起鳳小姐來不想天理難
容卻遇見兩個英雄打得大敗虧輸今日又撮
合大爺打孫家去但只些件件違條犯法將來

第三回

卜

不得于休我不免假粧頭疼可以避得此禍想
罷睡在床上只叫頭疼不好過不能起來難去
帮打米公子聞聽心中想道大約他昨日費了
精神所以今日頭疼畱他在家睡睡罷不一時
打手人等我扎停備共有五十多人石敢當在
前引路竟奔孫家去了此一回去有分教打得
孫家七零八落人離財散這叫做清清家里坐
禍從天上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爭春園全傳

第四回

松林內仙掌指迷

話說石敢當辭別了沐斌儀領着多人一路雄
糾糾狐偃虎威打奔前來早到孫家門口說道
諸位此處便是孫家你們進去時須要猛勇爭
先摠孫佩槍到府中自有重賞此時孫家大門
開着他却未曾提防米家打來石敢當就進大

第四回

門又吩咐道恐孫佩留出大門請位進來時必須把大門開了爲妙衆人依言果然把大門開了且說郝鶩鮑剛孫佩三人飲酒已畢各自安歇一宵到了天明梳洗已畢忽見一個家人慌慌忙忙跑到面前叫道大爺不好了禍事到來今有米府帶領多人打將來了郝鶩道那個米府打來家人回道就是昨日在爭春園搶鳳小姐的米斌儀家打來話言未了石敢當早已到

可堪前次叫孫狼你這狗頭躲在那屋裏傾聽
言說得魂不附體那鮑剛因與晚多用了几杯
宿酒還未醒處所得家人說米家扣來那屋容
得便跼起身來按捺不住心頭火起也不閉言走
向前來一把將石敢當抓住平空牽起大喝道
你這狗頭可認得我大成爺爺麼原來這石敢
當不在意他二人還在此也不提防被鮑剛牽
起那時方才知道他在爭春園打牌的黑漢子

第四回

便哀求道小的們不知爺在此多有得罪求爺
放了小的已後再不敢來打孫家了鮑剛道你
這狗頭叫做石敢當麼石敢當道只都是別人
叫我的鮑剛道每每看見巷口立着一塊石頭
上刻太山石敢當你叫做石敢當必竟你這題
頭是個堅固的俺把你這顆頭在石上撞下看
是如何鮑剛見廳上有個石墩便把石敢當的
頭朝下脚朝上依力往石墩上一撞可憐人頭

怎比得石頭。此時那石敢當腦漿花紅一齊溜
出一命嗚呼死。呼地。鮑剛道：「原來你這狗頭
嚇不過石頭。那些打手衆人見石敢當死在地
下，齊聲叫道：『不好了！打死人了！』一齊喊聲不絕。
往上一擁，要裝鮑剛。鮑剛那里容得，內中一個
家人名喚米興，有些本力，便認定鮑剛，打來。鮑
剛閃過一旁，飛起右腿一脚，兜當踢來。米興閃
不及，早被鮑剛踢倒在地，氣已絕了。衆人又道：

第四回

三

又打死一個了還不拿他到官等待何時有二
十多人上前捉拿孫佩郝鴛見鮑剛打死二人
被衆人圍住正欲上前幫助又見衆人打將上
來恐孫佩被捉只得把孫佩攔在背後双拳擋
住衆人郝鴛雖然拳棒精通那里擋得住多人
況且那班人都是會些手脚顧前不顧後早離
几步內中有一個家人眼快便走上前來拿捉
孫佩孫佩家人來救又被別人擋住那米家家

人一把抓住孫佩夾在身邊往後門走去郝燕
不見了孫佩謀不能脫身便幫着鮑剛打得那
一班家人打來替去哀聲不止欲要往外跑太
竹先又關了衆人道摠壞在石玉嘴里只官叫
我們閃起門來衆人要命一齊將門撮開跑的
跑了跌的跌了鮑剛趕上前來踢死了几個餘
者散去郝鴛鮑剛回頭不見孫佩只見尸橫滿
地四下里我尋孫佩不表却說米府衆人將孫

第四回

佩夾到府中喊道不好了打死了多少人了米
公子見把孫佩捨來進府又听得衆人喊叫打
死人了便問道打死那一個衆人道豈知孫佩
將昨日那兩個凶徒留在家里石相公不曾防
防被那黑漢子双手牽起來頭朝下脚朝天往
石墩上一撞撞死了小的見了正要打他有本
與爭先又被他一脚踢死還不知打傷了許多
人小的見勢頭不好先將孫佩捨來不知打得

怎樣話言未了只見這班被打之人一一跑回
府來說道罷了罷了打死了米公子一看只見
衆人都帶傷回來也有的打斷肩膀也有打破
了頭臉也有打斷鼻梁骨一個個呼疼叫痛血
流滿地米公子見了大驚道怎麼就打得這班
難看此時鮑成仁聞听得石敢當已被打死心
內暗想道我老鮑可以算得一個相士我見石
敢當面黑而滯必死無疑虧我不曾去若去了

第四回

難免此劫想罷便起身走出房來米公子見成
仁出來便道老鮑石敢當被人打死只便如何
是好鮑成仁看見衆人到少了一大半便問道
石玉帶了多少人去的米旺道連我與石相公
共五十八個那鮑成仁一一點數只得二十二
人回來其打死了三十六名那米公子道這孫
佩家藏凶徒就打死我大爺家多少人且將小
畜生吊打他一番出我之氣那衆人正欲動手

鮑成仁說道不可亂動如今孫佩若是不曾打
傷人命吊打他一番却不爲過況且孫佩隱藏
首徒在家打死三十多人理應送官當堂恰罪
償命若是私下里打他身帶傷痕至到官之時
他就有話說米公子道老鮑說得有禮即寫了
名帖着家丁送與祥符縣去去不多時就來了
四名公差便把孫佩帶往縣前去了米公子賞
了差役東禮四名差役隨節押了孫佩往縣前

第四回

去了又有右敢當的妻子听得丈夫被人打死
就寫了一帋狀子亦到縣前投遞那三十五家
的苦主俱到縣前告狀且說却窩鮑剛在內我
尋孫佩一會并不見了有孫家的家人說道我
家相公被米家搶了去郊窩听了說道孫家兄
弟被他搶了去我和你出去我尋若果是尋得孫
家兄弟一全避此大難鮑剛一全離了孫家
路我尋苦公听得街坊上人說道孫相公家藏兩

個大漢打死了木府多少人道才有四個公差把孫相公鎖到縣裡去了又有的人說孫相公是個忠厚人也是氣他不過尋了兩個大漢防身不意就打死了多少人如今定要抵命我們去看看說的說去的去且說郝鶯鮑剛听了此言二人心中甚苦也跟隨衆人來到縣前鮑剛心內要做不怕王法的事意欲動手要搶孫佩郝鶯見鮑剛黑臉上怒氣冲冲怕他惹出事來

第四回

七

便把鮑剛一廐点點頭齊走出來二人竟到寓
中取什行李想道我若騎了牲口恐怕孫見第
怪我不若捨去了罷便與店家說道我這牲口
權且寄在宝店另日來取所有草料照數補你
又兑了房錢飯錢與店家他背了行李二人悄
悄出城去了再說鳳公次日清晨叫家人拿了
名帖去請郝鴛鮑剛同孫佩姑命到來正在打
点忽有孫家家人报道今早米家又着石取賞

帶了多少人打到我家來，却被昨日那兩位打死了多少人。我家大爺被米家搶去送官去了。鳳公听了，如同青天打個霹靂，一般忙叫家人拿銀到縣裡料理不提。且說郝鵠、鮑剛離了城市，約有三十餘里，見一松林，二人走進松林，塌地坐下。鮑剛道：「大哥，你我如今打死了米家多少人，你我逃走，却把孫兄弟拿去抵命，你我心內何忍也。過意不去，必須作個法兒救他才好。」

第四回

才是個道理郝鶯說道孫家兄弟原是請你我
二人防身降福誰知反降其禍若要救他你我
心有餘而力不足不能救他必須要尋訪個努
力的好漢方能救得我和你海外天涯一定我
尋了英雄高人前來搭救二人商量了一回取
路前行行了十多里路忽走到一座黑松林內
只見四無人烟一帶都是松樹二人歇下忽來
了一位道人上前相見說公字別來許久可還

認得貧道麼那郝鵞上前定睛一看認得是上
前在家時贈他寶劍之人急忙上來與道人見
禮道人又與鮑剛見禮開道此位壯士何名鮑
剛道在下姓鮑名剛順天人氏道人道公子既
到開封可曾訪得英雄好漢麼郝鵞道尚未有
人遂將如何離家到此爲因遊玩爭春園遇見
鳳公孫佩飲酒忽有米府公子來搶鳳小姐路
見不平同這位鮑賢弟幫打搶得小姐回家次

第四回

日米家叫人來到孫宅打開槍了孫佩而去我
們出來尋人幫助得遇老師望早早指示司馬
傲笑道貧道先前也曾言過今已禍在危急指
着鮑剛說道此位乃當世的英雄可以贈他宝
劍一口又在神內取出柬帖二張付與郝鴛道
你二人可照帖內行事便了貧道暫且告別後
會有期言畢竟飄然而去郝鴛打開了柬帖看
時只見上寫着四句

詩曰

我今精你迷金路

離了開封往浙行

日天便是安身處

舟中巧遇異奇人

郝鴛看完了柬帖說道司馬傲先生出口成文
他叫我離了開封往浙江而行杭州府口天便
是安身之處想我母舅姓吳名蘭住在杭州曾
做過提兵之職我今欲投母舅處安身不知賢
弟投奔何處鮑剛道方才那先生亦有柬帖一

第四回

張贈我我如今折開一看便知端的只一看了
有分教又做出一番驚天動地勇猛之事不知
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爭春園全傳

第五回

假响馬勇劫小姐

話說司馬傲先生贈了一人的柬帖郝鴛先自看過鮑剛也將贈他自已柬帖也展開看時上寫道本月十六日可在湖廣道上救鳳小姐之難不可有悞鮑剛看畢不知其意郝鴛道這是高人指点必有應驗郝鴛見鮑剛沒有盤費便

第五回

打開行李取出白銀十兩衣服兩套與他寶劍一口是攢鹿劍付與鮑剛說道這是銀子十兩衣服兩套寶劍一口送與賢弟好在路上防身成事之後兄弟可到杭州吳經畧府中來我我便了鮑剛道小弟初會大哥又忝在教下怎好收大哥的禮物郝鶯道賢弟說那里話來况且是司馬傲先生指示愚兄怎敢不遵鮑剛只得收了把劍佩在腰間將行李捲好二人灑泪而

別各辦各事去了。且自不言。後有交代。再說開封符祥府縣知縣。是湖廣人。姓孫。名炎。轉是科甲出身。爲官甚是貪。賍人都叫他做孫剥皮。今日見了這些人命狀子。並米斌儀的拜帖。立刻傳齊人役。忤作人等。竟到孫家去。象驗那保甲四鄰人等。俱在孫家伺候。不一時。知縣也到了。孫家廳上坐下。問道。禁城之內。怎麼就有這等大事。打死許多人命。便叫忤作人一一驗傷。已

第五回

二

軍忤作人跪下稟道石玉是頭臉破碎而死三
十五人皆是脚尖踢傷致命書吏填了尸單知
縣便叫孫家家人買了三十六口棺未收殮衆
人俱用尸單封皮鐵局停在尸塲知縣便打道
回衙孫知縣見是人命重案不敢停畱隨即升
堂差人押過孫佩苦王四鄰坊保人等跪了一
堂知縣先叫石玉妻子上來問旨供這石敢當
的妻子是何民生得有幾分人才時常與米公

子有些勾當今日是鮑成仁交成了口供便上
來哀哀哭道求太老翁作王替小婦人丈夫伸
冤孫知縣道你就是石玉的妻子你丈夫平日
做何事業怎麼今日被孫佩打死何氏哭道小
婦人的丈夫平日陪伴米大翁頑娶孫佩恨小
婦人的丈夫不陪他頑娶就聘請了兩個大漢
將我丈夫平空挽至家中米府衆大叔見孫家
將丈夫挽去便隨後趕來護祐却被黑漢將我

第五回

三

丈夫礮死紅面的大漢又將米府的大叔打死
求太爺恩典速拿凶手抵命以正王法說罷又
哭知縣又叫四鄰上來問道孫佩家中藏兩個
凶手也非止一日早晚出入諒你們也知道衆
人一齊回道小的們俱是出外小本生意早出
晚歸並不曾看見求太爺問孫佩便知端的知
縣就把孫佩代到當堂孫佩見堂上跪的衆人
並不見郝鴛鮑剛心中暗喜難得他二人走了

縱有天大的事情按在我一人身上抵命就是了那知縣喝問道你小小年紀就敢與米府相鬪隱藏外來野棍打死米府多人這兩個凶手姓甚名誰如今藏在那里從實招來免受刑法孫佩哭道小的祖籍壽春務本之家從不結交匪類每日在家攻書昨日隨了小的岳父在爭春園吃酒不意有米公子帶領了許多的打手來打小的翁婿二人不想園內撞見兩個大漢

第五回

四

他報不平打散了衆人救了小的翁婿小的感
他們恩德將他二人請到家置席酬謝不意今
日石敢當帶領多人打到小的家內那兩個大
漢見衆人扛來彼此兩下亂打不料就打死了
多少人他二人懼王法走了小的不會問他姓
名小的情愿抵償求太爺做主知縣大怒道豈
有人在你家過了一夜不知姓名之禮情愿抵
償其中必有隱情不打不招左右與我夾起兩

邊一聲答應孫佩早已唬得魂不附体兩邊不
尤分說早將孫佩鞋襪拉下夾起來孫佩早已
昏死在地半向方醒說道小的實在不知那兩
人姓名小的情愿抵償求太爺開恩知縣說道
認你熬刑難免本縣三考六問左右與我敲孫
佩任他敲打抵死不招知縣見孫佩不肯招認
心內想道若再拷問恐他不能受刑倘有踈虞
反爲不美不若叫他畫了供申詳上司看上司

第五回

七

如何批發便了便叫道孫佩你果然不知凶手的姓名麼孫佩道小的實情不知他二人姓名知縣便叫松了刑具畫了供將孫佩上了刑具帶下收監出了詩文訪拿凶手又向衆人說道孫佩熬刑不肯招出兩個凶手的姓名本縣身自出差紀拿凶手爾等且自回去各安生理毋得妄動衆人叩頭說道小人們怎敢妄爲只求太爺追拿凶手以正王法知縣打點退堂衆人

各散孫知縣同師爺商議出申詳文忽見米府家丁前來說道要捉拿凶身封鎖孫家門戶知縣因見米斌儀的父親現任堂堂的宰相怎敢違他言出討從卽發封皮將孫家的宅子封鎖孫家家人帶了些細軟的物件各自去了再說鳳公着人去鋪監禁卒得了重賄並不難爲孫佩鳳公將此事與夫人小姐說了鳳夫人聞知大哭小姐含羞苦在心中鳳公與夫人商議道

第五回

我鳳竹年已六旬止生一女想尋個乘龍的佳婿選來選去選中了孫佩不意又有這等風波若是不救孫佩女兒終身無靠若要救他之時怎奈我年老勢孤事在兩難如何是好夫人道你我年紀共有一百有餘止望年老倚靠女婿那知道有此大變終不然看船沉到底之理相公必須進京叩閭方好救得孫佩出來一者使他夫婦團圓二者你我老來有靠可是麼鳳公

道說得有理怎奈京都路途遙遠非上一日可到況且米紙儀屢屢行凶他若知我不在家中就要倚強欺弱我那里放心得下必須要將你母女二人寄頓在別處安身我才放心前去夫人道想得極是只是投奔那里去好鳳公想了一會說道有了有了我想到別處去卻也放心不下你二叔前日着人來看我我如今不免將你母女二人送到湖廣兄弟家住下此時方好

第五回

七

原來鳳公有一個胞弟是個秀才因鳳公在京做官家內力單被米斌儀纏擾不過就搬往湖廣襄陽府投他岳父張子仲家安住去了卻時常往來所以鳳公想道自己兄弟身上如在自己家中一樣只是路途遙遠如今要救女婿也顧不得遠近夫人小如聞言心中人喜鳳公取曆日一看擇了本月十三日黃道吉日起程叫了几名得力的家人收拾行囊催備騾驢牲口

又着家人到監中知照孫佩送些銀子與禁子
使用只見那些家人忙忙碌碌收拾行李不知
其故早傳到米斌儀耳內就與鮑成仁啗議道
我大爺爲了鳳小姐不知費了許多心機方才
把孫佩問成死罪在獄今聞得鳳老擇于十三
日帶領家眷往湖廣投奔他兄弟鳳林我想他
往湖廣去了路阻千山把一个小姐白白的脫
了圈套成了一場虛話鮑成仁聞言躬身上前

第五回

說道恭喜大爺賀喜大爺米公子道如今他到
要別我了喜從何來鮑成仁道非是門下誇口
若是老鳳穩穩坐在家中若要小姐與大爺完
姻卻是登天之難如今老鳳帶着家眷遠出小
如必在其內此乃天助大爺的良緣如吹灰之
易到是老鳳失其算矣米公子見他說得有理
爽快又動了火道鮑成仁說得太容易了你有
何計策可以到手鮑成仁說道計策卻有一條

要大爺做個响馬頭兒才得到手米公子道我
大爺乃宰相的公子樣怎做得強盜是做不得
的鮑成仁笑道大爺說差了目下不是叫公子
真做强盜若是真強盜莫說大爺不肯做連我
們也不敢做不過是權做一功倚大盜之名那
時方能劫搶鳳小姐米公子道怎樣幹法鮑成
仁道爲今之計大爺領着家丁人等辨做响馬
出開封府離城百餘里有一地名叫做上道過

第五回

了上道就是蒲村村中共有百十多人家頗有
下處那鳳公必要在那里宿歇等他動身之時
截住他的去路却他的小如與大爺成親有誰
知道這是天賜良緣米公子開言拍手呵呵大
笑道好計好計真是老鳳失算也傳齊了家丁
打手其有三十三名那米公子同鮑成仁帶了
盤費行李內藏了兵器到了十二日豫先起程
住在蒲村着人打探鳳公的消息不提且說鳳

公到了十二日拜亂了祖先家中事情托老成的管家看守理料到了十三日五更起身收拾行李請夫人小姐上了騾轎跟隨三四房婦女亦是騾轎管家婆扶夫人小姐上了轎悄悄的出了北門直奔湖廣大路而行一路行來天色已晚前面到了蒲村址方那掌鞭的對鳳公道天色已晚請爺在蒲村安歇若過了此處前面沒有宿店俱是山林空野鳳公道我恨不得一

第五回

時就到了方遂我意今日到有月色且此處打
尖今晚放今夜路掌鞭的說道這夜跔走不得
的路上恐有歹人不便鳳公笑道我又不是任
滿的官府却不怕他來短劫掌鞭的不敢違逆
只得趕入蒲村大家用過酒飯喂了牲口算還
了酒飯錢離了蒲村大路而行且說米府家丁
打探的明白前來報道小人們打探得明白適
才鳳老翁在村中用了酒飯竟放夜站下去鮑

成仁笑道真乃天賜大爺姻緣米斌儀便叫家人會了房錢離了蒲村到了無人之處俱用顏色塗了面目白布纏頭手執兵器趕將下來鳳公騎的是騾子又有家眷騾轎所以走得慢米公子人等騎的是快馬所以來的快離了蒲村有四十多里早已趕到鮑成仁又問那探信的家人說道那乘騾轎內坐的是鳳小姐家人回道小人看見跟隨的婦女俱是店門外下轎的

第五回

二

只有兩頂銀頂轎在店內下的鮑成仁道那錫頂轎內定是夫人小姐吩咐家丁打手認定錫頂轎子搶來當時就有李成孝一馬當先從鳳公的右首跑去復兜轉馬對面跑來早被掌鞭的看破大叫道不好了強盜來了正是

將離虎尾黃幡客

又遇喪門吊客星

不知後事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爭春園全傳

第六回

真英雄冲散强人

話說鳳公在蒲材打過了尖放下了夜站走了四十多早忽一匹馬在面前冲過復又回來掌鞭的道不好了响馬來了鳳公驚問道你怎麼就知道掌鞭道方才一匹馬從左邊闖過去又迎面兜轉來這是响馬的暗號話言未了左道

第六回

又是一匹馬冲過去了鳳公看見心內大驚就叫家人把騾轎就下了牲口將夫人小姐的騾轎攢在居中方才放下騾轎只听得放出一板响箭箭後就擁出許多的响馬鳳公見了响馬來得勢頭不好心中想道我不免上前哀求他便了美計已定縱着牲口上前叫道列位大王在上我鳳竹不是客商也不是任滿的賍官只因避禍過此沒有重資求大王開一線之恩放

我過去恩同再造那鉄頭和尚姚期上前喝道
咱們那里官你甚麼避惡不避惡只要你留下
買路錢來放你過去鳳公道所有者不過是凡
兩銀子几件衣服大王若要時老漢一一奉上
姚期道連你身上的衣服都要刻下來方才放
你過去鳳公又求道大王說話差矣自古道殺
人不淨其命還求大王開恩鮑成仁向米公子
說道大王不必在此可領几个家人分路去搶

小姐要緊只管在此與他說甚麼閑話米公子
依言領了四名打手從右首下來此時約有二
更時皓月當空如同白晝那鳳公的家人一齊
埋怨老爺不听好言一心要放夜站果然遇見
了响馬如何是好小姐所見鳳公與強盜說話
心內想道做响馬的不是好人他怎肯往這情
面放心不下便湧起轎門望外張看却被米公
子在月光之下看時只見當中錫頂轎內現出

一個曰而佳人伸頭朝外探望那米公子便叫
四五個家人說道那乘轎內的白面佳人就是
鳳家的小姐就有五個家人打馬往中一冲鳳
公家人等却被响馬冲散不能存身却被扒山
虎樊噲跳下馬來把鳳小姐一把拉出轎來向
米公子馬前馬上一遞樊噲上馬隨了米公子
一齊加鞭騎馬隨後也去了鳳公還與响馬在
前面說話忽听有人喊道宝贝已到手你等還

不快走等待何時鮑成仁听了此言便撥馬加鞭亦跑去了不一時响馬散了並無強人鳳公暗喜道响馬被我片言軟語不劫而去他真是有宝動手無宝動止正在歡顏悅色忽然聽得婦女人等齊聲哭起來鳳公聞聲吃了一驚心中想道必是响馬用計與我答話他將我後面東西劫去雖然把几拾兩銀子劫去也不在我心上只求合家團圓平安撥轉了牲口來到夫

人的轎前就听得夫人啼哭鳳公道夫人不必啼哭可是強徒將你衣服銀子劫去麼夫人道女兒被強徒劫去了說罷夫人又大哭鳳公听得此言大驚問道小姐怎麼不見了衣服可曾拿去婦女哭稟道適才老爺與响馬說話有五匹馬冲倒轎前竟把小姐劫去了並不曾劫去衣服銀錢鳳公听了此言痴了半會那些家人見响馬去後方敢出來跑到鳳公面前說道小

第六回

四

人們本事不佳不能救護不知如今响馬到那
里去了鳳公因小姐不見心中如若刀割並不
回言一個個目瞪口呆只見松林內跳出一個
大漢手執短棍頭帶一頂毡帽身穿短短的青
衣脚下是踢土的皮靴腰掛一口宝剑從林內
跳出來口內大叫道好混賬好混賬怎麼失其
重托俺來遲也你道這大漢是誰乃是鮑剛前
日與郝鴛分別又有司馬傲指點今日在蒲村

飲酒吃飯完時就在這街上我尋等至更深消
入在松林之中只得和衣靠在松樹畧睡片時
直至此時方醒猛然想起此時急急跑出松林
只見那大路上有一叢人在那里喧嘩鮑剛提
短棍大叫道俺來也鳳公又見是有人喊叫來
了又吃一驚家人道响馬方才退散短路的又
來了鮑剛喊道你們可是鳳老爺家春內中有
一胆大的家人答道我們正是鳳老爺的家春

第六回

乙

五

鮑剛道俺乃是順天府的鮑剛曾在爭春園與郝鴛大哥大家打散米家多少人蒙孫兄弟的盛情請我到家中拜爲兄弟誰知米家又打來被我棚死了石敢當又打死了好些人便與郝大哥逃出城來遇着了司馬傲先生指點今日鳳府家眷從此逕過叫俺在此保護小姐果應其言真乃高人也鳳公聞言便下了牲口與鮑剛見禮已畢說道好漢果然來遲了便將方才

這小姐被劫之事說了一篇鮑剛大叫道眞眞
俺悞事了如今強盜往那里去了鳳公道強盜
將小女搶去往西方去了鮑剛道諒他們也去
不遠老翁在此少坐片時待俺赶上強人將小
姐奪回交還老翁領了說罷提着短棍兩腳如
飛去了那鳳公正在大路上等鮑剛的回信只
見樹林內走出五六個人來俱是隨常打扮騎
着牲口喊道你們可是開封府的鳳竹老翁麼

第六回

家人答道正是那六個人下了牲口說道我們
奉司馬傲先生指點特來迎接鳳愉還有司馬
傲的柬帖在此請老爺觀看便知分曉鳳公接
過柬帖家人掌起燈來折開看時上寫道

司馬貞貞子字奉

岐山鳳老先生白下啓者貧道細論陰陽
數該如此但合愛遭逢此難鮑剛只可破
賊未必能救合愛恐日後自有相逢之日

所有合婚該有百日凶圈之難自有義士
救他屈老先生可全陳雷等共上鉄球山
安身湖廣不日爲患者先生若不依從後
必有禍那時悔之晚矣請自思之至囑至
囑

鳳公看畢想前日郝鷺言及司馬傲贈他三口
宝剑往開封府訪尋好漢方才那鮑剛又說司
馬傲指点今日在此護救我家眷此時又是司

第六回

二

馬傲的柬帖叫我不可到湖廣去若要去就有
災難我想那司馬先生定是个高人但不知鉄
球山是个甚麼去處不若依他柬帖而行料也
不能悞我况他又說鮑剛只可破賊不能救我
女兒回來那鮑剛是个真漢他救不回我女兒
定無面見我我不免猶着他們去罷主意已定
便叫家人抬了騾轎與陳雷等竟往鉄球山去
了後來自自有交待只等到五蛟蝶三開開封府

之時共上珠球山才有交待後話且自不言再說米公子等劫了鳳小姐走了二十多里那鮑成仁猛然想起一計對米公子說道今日約有三更時分帶到別處去也不便離此不遠有一古廟名爲破佛寺寺內並無僧道大爺可將小姐帶入寺中先成親事那鳳公的小姐到了明日便塞口難言待天明時節僱轎擡回府中米公子道那有在寺內成親之理豈不有犯神聖

第六回

鮑成仁道若不與他成親路上恐其生變不若成其親事米公子笑道老鮑我今晚成親明日看人重修廟宇便了說罷也到了寺前下了牲口家丁忙將毡條鋪在地下將小姐抱入寺中衆打手便將寺門問上站在門口等候米公子將小姐放在毡條之上此時鳳小姐連人事都不知渾身冰冷一者受了驚唬二者在馬上航了一會猶如死的一般米公子想道費尽了心

机搶來又是个死的兩次搶到手中不能成親
想是無緣不若棄之想罷往外就走只听得哎
啲一聲米公子回頭看時見小姐嘆氣醒來便
立住了脚那小姐醒來睁眼着時不像在騾轎
裡的模樣米公子上前深深一揖叫聲小姐我
米斌儀在此等候名時小姐聞言便立起身來
道你是何人馬敢劫我到這里來我的父母如
今還在何處你好好送我回去萬事于休如若

第六回

九

不依便鳴官究泊米公子笑道小姐你說那里話來自古道既來之則安之小生却不是匪類亦不是下流之人家父乃當朝宰相因上年小生屢次求婚奈你令尊大人執意不允後來你家令尊將小姐許配孫佩小生實在不悅况孫佩隱藏兩個凶徒打死石敢當與小生舍下的家丁三十五人如今孫佩也問成死罪只候京祥文到時就要出決今聞令尊將小姐帶奔湖

廣小生同鮑成仁議論辦着响馬止搶小姐一人財物等件分豪不動況且今日乃是黃道吉日小生先與小姐成親百年大事不知尊意若何鳳小姐聞言吃了一驚大罵道你這大胆的強盜弄得我七零八落我父母被你這賊子策計不過方才離了開封避你之惡豈知你又假大盜將我劫來你做無法無天的惡事我鳳棲霞寧可今日一死怎肯失節于你這強徒米斌

第六回

儀道小生爲了小姐不知費了多少心机方才到手怎肯不成姻緣之理說罷便走向前來抱小姐見米公子前來便往後退不想退到了墻跟頂壁之處沒處回避罵不絕口米公子去近身傍說道莫說小姐罵就是打小生也不認眞就仰着獸臉向着鳳小姐說道請小姐打小生一頓出出氣罷那小姐此時恨不得一口吞也下肚方遂心意見米公子送臉過來叫打便提

起右手恨了一聲淨力一下却却打著米公子下腮來公子雙手捧着下腮喊道不好了下腮文打下來了你道這鳳小姐乃是個閨中弱女有何氣力就打得這米公子下腮來一者鳳小姐帶着孫佩行定的八宝嵌珠紫金鐲牽一之時那兩支鐲落在虎腕之下二者米公子前日在爭春園被郝鴛打了一掌將下腮打下至今尚未養全今又被鳳小姐打着鼻病所以下腮

第六回

二

打下但不知小姐可能脫得此難且看下部書
中分解

爭春園全傳

第七回

破佛寺白璧遭險

話說米斌儀將鳳小姐搶至破佛寺強成親事
卻被鳳小姐一鎗將下腮打下來公子捧若下
腮哼聲不絕再表鮑剛提著矩棍趕將下來遠
遠望見高山有一叢人馬鮑剛大叫道响馬你
們往那里走好好將小姐畱下萬事全休如若

第七回

不依叫你這般強盜粉骨碎身鮑剛大罵不提
且說那鮑成仁同衆人正在寺門口聽得喊叫
只見大路上如飛的一般跑了一個大漢來手
提短棍高聲喊罵道快畱下鳳小姐萬事干休
鮑成仁道事已如此顧不得了有个大漢來了
快快請大爺上馬樊噲道大爺在裏面與鳳小
姐成親怎好去鮑成仁道事已如此顧不得許
多了衆人一齊將門推開只見米公子在那里

捧着下腮時聲不止又見鳳小姐站在一邊鮑成仁叫道太爺並不止聲只是亂張笑增說道舊病發了鮑成仁把米公子的下腮捧着望上一湊米公子方才住說道之你們爲甚麼事這等慌張鮑成仁說道米公子快快上馬趨行外面大路上有个大漢趕來了米公子聽得此言便京得手兄無措只得撇了鳳小姐一同鮑成仁衆人走出了寺門鮑成仁扶了公子上了馬

第七回

二

然後一齊上了馬跑下了山岡鮑剛自早已趕上不遠口口罵道狗強盜你們往那里走好好把鳳小姐畱下來就放踏大步趕到這衆人那鮑成仁道我看此大漢好相在爭春園與那紅臉漢子打散罪人的那個黑漢子一般那家丁道正是正是快拿他到官間罪又有个家丁說道動不得手我們今日假扮响馬卻也不得干淨不若快些走的爲妙那鮑成仁說道動不得

包剛看得明白況且強人又多不知小姐在也不在他只是緊緊追趕包成仁道你看那人大汗緊緊趕來我們却怎生是好想了一會說道有了此汗子口中喊叫要留下鳳小姐欲要與他說又怕他不信若不言明白又要趕來亂打豈不吃苦倘若趕到天明被人看見反爲不美如今有一計使他首尾難顧就叫家人回散跑開那包剛趕了半晌只見四下皆強徒要趕東

又不是趕西又不好想了一會望見強徒遠了
況且包剛是步行趕了許多路程不覺腿痠却
軟那米公子人等騎的是快馬是去追了包剛
心中想道俺如今救不得鳳小姐不如回去罷
鳳爺夫人到湖廣去罷急轉身往大路上看時
鳳老爺與夫人却也不見了包剛想道他們是
等不得先去了侍俺追趕他便了不言包剛到
湖廣我尋再說米斌儀等到天明陸續進城回

府逕將鳳小姐丟在破佛手中且自不言單說
破佛寺東首有一鄉林名爲仙人鄉內中有个
英雄庄庄上有數十个人家萬破佛寺有二里
多路只莫家庄一个破落戶此人叫作莫倫自
約喪母其父鰥居當年家中稍可過得年長二
十六步爲人奸媚賭錢吃酒無所不爲鄉中人
代他起个混名叫作莫上天前日與人賭錢輸
了十多兩銀子又借些典當衣服銀子被人逼

第七回

四

得無法其父莫士玉垂有凡兩銀子却不肯代
見子還債莫倫回不道債主想來其寔難挨無
可奈何拿了繩子趕早來到破佛寺中來尋短
見方才進得廟門自己哭道我莫倫生得這樣
命若今日今時就是我的斷頭的日子了此時
天已將亮尚未大明莫倫正在落地扣繩子猛
然抬頭一看只見大殿上有一个女子吃了一
驚想道我才要尋死就有吊死鬼來了便上前

大著胆子道你是不什麼人在此勾我再說鳳
小姐因見米公子去後坐在紅玷土想了一會
正要起身目盪忽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頭戴
一頂破毡帽身上穿一件破衣手中拿一條繩
子陰陰的哭進廟門又見他問是什麼鬼鳳小
姐便答道我乃是人你何言我是鬼莫倫道你
既是人麼怎孤身在此卻是何鳳小如道奴
家是開封府鳳竹之女因被奸人謀算不過父

第七回

五

親帶著我同母親到湖廣投叔父家去避禍行
到此處被大盜把我到到廟中不知响馬被甚
麼人擒去了把我丟在此處望求君子送我回
去父母重逢恩同再造莫倫聞言暗想道開封
府離此不遠有二百多里不上三兩日就到了
那鳳老翁見我送他女兒回去自然重重謝我
那時我有了銀子還了衆人所剩幾兩銀子再
去賭他一場何必尋死這才是死中得活便將

那條繩子手在地下說道原來是位小姐小人失敬了又道小姐住家離此不遠就是小生小人姓莫叫作孝先今早到此尋個相知順便攏寺中卻遇貴人小人不才愿送小姐到開封府去鳳小姐道我却不到開封府去我父母拖到湖廣去了君子若肯送到湖廣去少不得重重相謝莫倫道小姐既不回開封府小人愿送小姐到湖廣去便了請小姐先到舍下住一日

第七回

一

僱个車輶送小姐到湖廣去復了此時鳳小姐
在危急之間欲要不同莫倫去又怕米娥儀
尋欲要回了莫倫去上湖廣又不知莫倫作人
何如正是

明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話說小姐跣起身來道旣承君子雅愛奴家只
得造府莫倫道小姐何出此言天地世間方便
第一又恐待慢不恭說罷又見地下鋪著一條

紅玷將紅玷捲起拿在手中與鳳小姐出了廟門上了高崗此時天色微明莫倫偷眼將小姐一看乞了一京想道小姐生得如花似玉不若代他回去強他成親也不往人生在世又想道不好不好倘他不從叫喊起來反爲不美前日有个算命先生算我今年行的才運有千金的財發莫非應在此人身上——頭想——頭走不覺到了自家門首用手將門推開莫倫將手望他

第七回

七

父親朝外一指莫士玉是個三教九流之人早已會了意曉得外面有人便不作聲莫倫道此位是開封府鳳老爺的小姐令被強人劫了在破佛寺內歹人不知去向一人在寺內卻會見孩兒便將小姐請來明日還要送他到湖廣去那莫士玉見了鳳小姐如九天仙女一般便說道原來是鳳老爺的千金小姐老漢失敬了言畢上前打了一恭說道久仰令尊大人鳳小姐

答禮又說道我因被強人搶了幸遇令郎救回
到府又允送我到湖廣去我父母團圓那時我
父母必當重重相謝莫士玉道小兒頑劣況且
小姐往湖廣去路途遙遠恐路上不便老漢在
家卻也沒事一同小姐往湖廣去不知小姐意
下如何小姐道既蒙老爺相送好極莫倫就去
收什一日已過到晚黃昏莫士玉就將自己的
房屋讓與小姐安宿他父子一同就在外面地

第七回

下將絨粘鋪下安歇一宿已過到了次日天明
那莫倫父子起來備辦早飯與小姐用過鳳小
姐說道昨日蒙老爺恩德送我到湖廣去不
知幾時起身莫士玉說道不瞞小姐說此去湖
廣有三千餘里衙路非有兩月不能到地約有
盤費五十多金方才到得湖廣我老漢要問親
友家去借行李方才起呈小姐聞言暗想道我
看道莫家父子貧寒不過那里去借得許多銀

子來從然借來也沒有許多若是久住此地恐
生不測我身邊卻沒有銀子怎生是好想了一
會說道有了有了我想別的東西卻當不得幾
兩銀子不如將孫郎聘定我只對金鐲不若叫
他取去當了銀早早起呈方好免除後患就在
手上便將那八寶嵌珠金鐲除下來不覺的就
傷心起來眼中流下泪來暗暗說道當初那孫
郎定我只望天長地久永代此鐲不意禍起蕭

第七回

九

墻如今孫郎身陷囹圄又不知何日得脫此難今日無急可奈只得棄了此鐲待等到了襄陽府著人前來取贖便了就把金鐲放在東上說道我想那老參與人那借銀子一時不到手這對八寶嵌珠金鐲是我家親娘幼年間代的老爹可拿去典當盤費早早起呈便了那莫倫拿在手中細細的看了一看只見上面紫霧騰騰光華耀目上有珍珠二十多顆莫士玉又說道

既如此老漢只得尊命便了便對兒子說道你可將這金錫拿去當他五六十兩銀子回來莫倫依言鳳小姐又說君子只可當千萬不可兌換莫倫說道我怎敢變賣言畢竟日出門去了拿著這對金錫那里去典當就三文不值二文的他就與人家兌換了七十多兩銀子換到手中就還了賭債又買了幾件衣服又治了一服行李又尋人寫了一張假當票拿了回來交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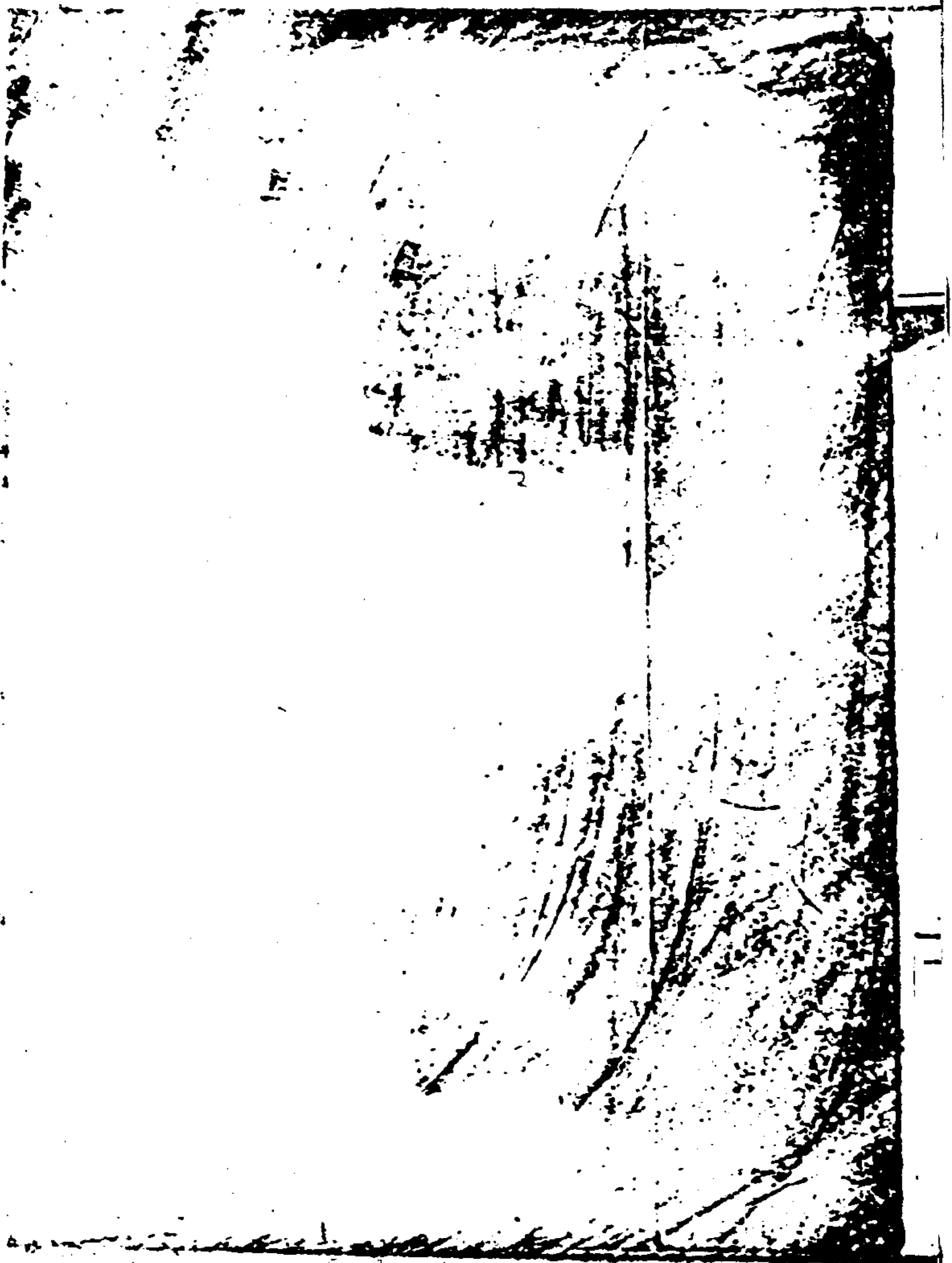
第七回

小姐那小姐那里記得真假便收了起來你道這付金鐲要等孫佩開封府災難滿了此金鐲仍歸小姐這是後話再講那莫士士一連收什了三四日僱了車子那日方才起呈這鳳小姐見莫家父子爲人老實卻也放心前去不知竟把鳳小姐拐騙揚州賣久煙花寨內姐今按下不提再說鮑剛有勇無謀冲散了咱馬定往寺內去看看小姐若鮑剛有見識那鳳小姐怎得

落難在奸人之手流落在烟花之內後來不知
費了許多心机方能脫得這番魔難此是後話
休提但不知莫家父子可送鳳小姐到湖廣去
與不去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二



60冊A

爭春園全傳

第八回

紫霞軒赤繩聯姻

話說莫家父子僱下了車轎送鳳小姐往湖廣
襄陽而去且自不言單請郝齋自從在開封府
與鮑剛逃出成來又得了司馬傲的東帖一路
奔浙江而來又想道司馬先生說到杭州尋訪
好漢方才救得孫家兄弟我想杭州是个文風

第八回

一

所有那里有得好漢一路上逢州過縣多住兩天
天畧畧尋訪正是曉行夜宿渴飲飢食非止一
日那日到了杭州天色已晚想道我母舅是个
好興頭的若是今晚冒然而去煮他見怪不若
尋个寓所安住一宵代天明之時進府也不爲
遲又走了几步只見面前掛了一个燈籠上寫
着公文下處郝鴛便走到門首叫道里面有人
麼店小二忙忙走出來道爺可是下店的郝鴛

道正是小一一道請翁上樓安歇那郝鴛便把行李交付小二小二提着行李燈籠引路郝鴛進門來只見櫃內坐着一個人面如藍靛髮似珠砂頭扎花布手巾門着一支金簪時直三月天氣微熱身上穿着一件青布箭衣大紅裙褲傍這站着一个小使斟酒與那大漢吃那漢子見郝鴛並不起身昂然坐着郝鴛見了大怒想道只狗頭好生無理若不忍氣打他一頓想罷就

第八回

二

全小二上得樓來小二將行李放下点着燈火
跑下樓去小二取了一盆熱木上來叫道請爺
洗臉和鴛隨卽洗了手臉小二又拿了一壺茶
上樓來放下了一个破碗和鴛見了就是一肚
子惡氣正在不悅小二又拿了一本號簿一枝
筆上樓來對郝鴛說道請問爺尊姓大名那里
人民郝鴛道你問我怎的小二道只是奉上司
的行文開飯店的來往客商俱要上號寫簿每

月初一十五要到縣內去占卦恐有來歷不明
之人俱要我們干係故要問个名姓住處郝鵠
見他說得有理便說道我是洛陽人叫做胡士
信小二也不知其意罵了號簿送付那大漢去
了隨節送上飯來郝鵠看見是糙米飯一盤菜
菜豆腐郝鵠大怒罵道你只个該死的狗娘養
的爺到此處就該煮白米飯大魚大肉好酒與
俺吃難道俺不把錢與你麼小二笑道爺你說

第八回

三

三
差了東邊也有店西邊也有店那些店內才有
魚肉白米飯好酒獨我店中只得只樣菜飯到
明日算賬之時只要每天白銀一兩那時放你
出門如少一厘還要補上大錢一文郝鴛听了
此言就將這盆菜飯攪將下來把小二打了一
下小二被打得疼痛就跑下樓喊道只要你打
得過我去把大爺請來便了郝鴛道你就將金
剛請來看爺可怕他那小二跑到前面直跪藍

面大漢道小人被那惡漢打傷望翁替小人報仇那漢道他因何事打你小二道那人要白米飯好酒肥肉大魚吃小人回他我們店中沒有他就大怒起來將飯食等物攆在地下將小人臉都打破了連翁多罵的那漢聞言大怒道這狗頭焉敢如此大胆便走到樓下罵道你是那里來的野囚敢在翁店內打人你也不知天多扁地多厚你敢下來打麼那郝鴛早已曉得是

第八回

四

那個藍面大漢前來閉罵便將那腰內系絛一束將衣角摠好挺身站在樓門口罵道你只不知死的狗頭敢上樓來那漢道你敢下來笑你
是個好漢郝鴛道我使下來看你怎樣便將那扶手用力搬班起認定那漢打來那漢側身躲過郝鴛乘空跑下樓來那漢搶一步認定郝鴛
面上一拳打來郝鴛轉身讓過幸起右手對那漢頭上打了一下那漢晃了幾晃番身跌倒郝

焉正要赶上再打那漢連忙摆手道大爺不要打小弟得罪爺可是洛陽人麼郝鶩見那漢伏軟他便住手道你怎麼知道那漢陪着笑說道請爺到後面去少叙少叙郝鶩道你敢是誘我到後面還添些打手麼那漢道做好漢的要打個對手才是好漢爺怎麼說添打手呢郝鶩道拙有甚麼險處我却也不怕你說罷就與那漢手走到後面却是大大的三間房子取什的手

第八回

五

于淨淨擺着許多軍器桌椅等物俱是新的那漢換了衣服與郝鴛見禮已畢坐下那漢問道俞尊姓大名實對弟說乞俞見教郝鴛道在下實係落陽人氏姓郝名鴛字路鳳耶漢起身說道原來是孟常君小弟多多得罪望乞恕罪郝鴛道尼下姓甚名誰也要請教那漢道小弟姓陳名雷字電霞山東東昌府人氏世人見小弟性格粗魯替小弟起一綽號叫做值年太歲不

知翁駕到此有何貴幹郝鸞道因父母及亡家業凋零飄流四處前日母舅着人呼喚小弟今日所以到此探望母舅陳雷道令母舅大人豈甚名誰郝鸞道家母舅曾做過經畧大元帥之職因年老告假回家陳雷道莫非吳甸漢翁翁歷郝鸞道正是陳雷道小弟人慕吳老翁的大名却未曾會過就喚小二取什酒肴與郝鸞開杯暢飲富道只因小弟接了鳳老翁的家眷上

第八回

出之後復到杭州開張飯店爲由訪尋好漢是
實此時二人俱各言其心事一宿已過到了次
日早辰郝鷺起身洗面已畢換了衣服別了陳
雷離了店門走往吳府而來一路問來已到吳
府罷首只見一個大大的一座虎座門樓對面
冲高的照壁八字的墻門門內放着兩張大懶
檯檯上坐了十幾個家丁真真威武那郝鷺走
到門首問道你們這裏可是吳老爺府中麼家

丁蒼道正是你問他怎的郝鶴道麼你通報一
聲說我是洛陽人郝鶴特來看望你老命內中
有个老家人曉得郝鶴是老爺的外甥却不會
會過便起身說道莫非是姑太太的公子麼郝
鶴道正是衆家丁齊站起身來說道小的們不
知大爺到來望乞恕罪郝鶴道恕你們無罪老
家丁道請大爺到廳上少坐片時待老爺出來
再請相見那家丁進內一會出來說道老爺請

第八回

七

大爺到後堂相見郝鶯便走至後堂只見母舅
舅母俱在堂上便拾步上前双膝拜倒說道舅
舅舅母在上愚甥拜見吳公双手扶起道一路
風霜只行常禮罷夫人道凡年不曾見你如此
長成人了郝鶯又與表妹見禮禮畢坐下說道
愚甥自幼父母西遊家業凋零一向少來問安
望乞恕罪夫人道自离姑娘之後叫我日日思
想今日你方才到此你可以不要回去在我這

里也罷了況且我與你母舅年紀已老將來無人倚靠你是外甥也同兒子一樣郝鳶點頭道謹遵嚴命便了婦女捧上了茶來又擺上午飯用過那郝鳶叫家丁到陳雷飯店里去取行李當晚飲酒談了些家常淡話那吳公着人到書房取拾鋪設床帳便請郝鳶到書房安歇原來吳公無子止生一女小名叫若蘭年方十六歲尙未聘婚只因若蘭容貌端莊如花似玉琴棋

第八回

書畫件件皆通吟詩答對事事俱全那吳公夫婦愛如珍寶因見若蘭才貌双全求婚的人家也不知其數那吳公一槩不允要送个才貌双全乘龍佳婿方肯允聘那日吳公與郝鴛正在書房談講家常之話忽有个家人通報說道常柳二位相公來了吳公道請他二人進來對郝鴛說道他二人不在外遊學今日方回只常柳二生頗有才幸與我進了學門不一時常柳二人

進來兩個後生前面一人頭代方巾身穿天藍
直綴朱履緞機面如傅粉年紀不足二十後面
一人頭代武生巾身穿大絨直綴亦是朱履絨
襪此二位面貌仿佛年紀相全笑容而進說道
老年伯在上小侄特來回見吳公道賢侄一路
風霜行常禮罷禮畢便問道此位是誰吳公答
道只是舍甥姓郝名鷺常柳二人又與郝鷺見
禮方才坐下吳公指道此位姓常名讓號叫云

第八回

他乃吏部右侍郎常如春之子這位姓柳名緒
號貴之乃兵部左侍郎柳逢春之子各人談了
一會只見家丁稟道史相公來了吳公道請進
來對郝鸞道因他自幼在我家來往如今不好
意思阻他常讓道自幼曾與他同窓幼時還尊
重目下隨着門下客走了几年習出滿口的流
言柳緒道我們正談得有趣不知這厭物從何
而來正說之間只听得史通從外面叫道老伯

小侄史通來也郝鷺把史通上下一看只見他頭代道遙巾身穿元色直擺朱履綾襪與柳緒面貌根紡後跟着一个門客頭代鴨嘴巾身穿天藍直綴却也生得不俗只史通見常柳二人忙笑道原來常柳二兄在此却不知几時來的就瞞着我先到老伯府上柳緒道小弟二人才來的向未拜府史通與吳公見禮問道此位是何人常讓道此乃是老伯令甥史通亦與郝鷺

第八回

卜

見禮那門客姓劉各棟亦見禮已畢史通便老
看臉坐下說道小侄忝在老伯教下非止一日
今日難得常柳二兄在此況且却見又是初會
不論殘酒殘肴原領一杯當時與劉棟坐下酒
至數巡史通道二兄遊李在外可曾訪得几个
名妓麼常讓道小弟尋訪名師習李正事這些
不要緊的閑話小弟到不知史通道卻二人又
來推托了想是老伯在此你反恁老實因說道

小弟到訪得一個名妓生得千姝百媚若是看他兩眼令人魂消明日小弟作東請郝兄與二位同樂一番有何不可郝鷺想道母舅之言果然不謬只史通真個是不成人的與他交而無益吳公見史通出言不遜又不好當面說他便起身道我身上有些不快要後堂安歇安歇你們在此少坐片時史通大喜道既然老伯身子不快請後面安歇便了不言吳公回後再說史

第八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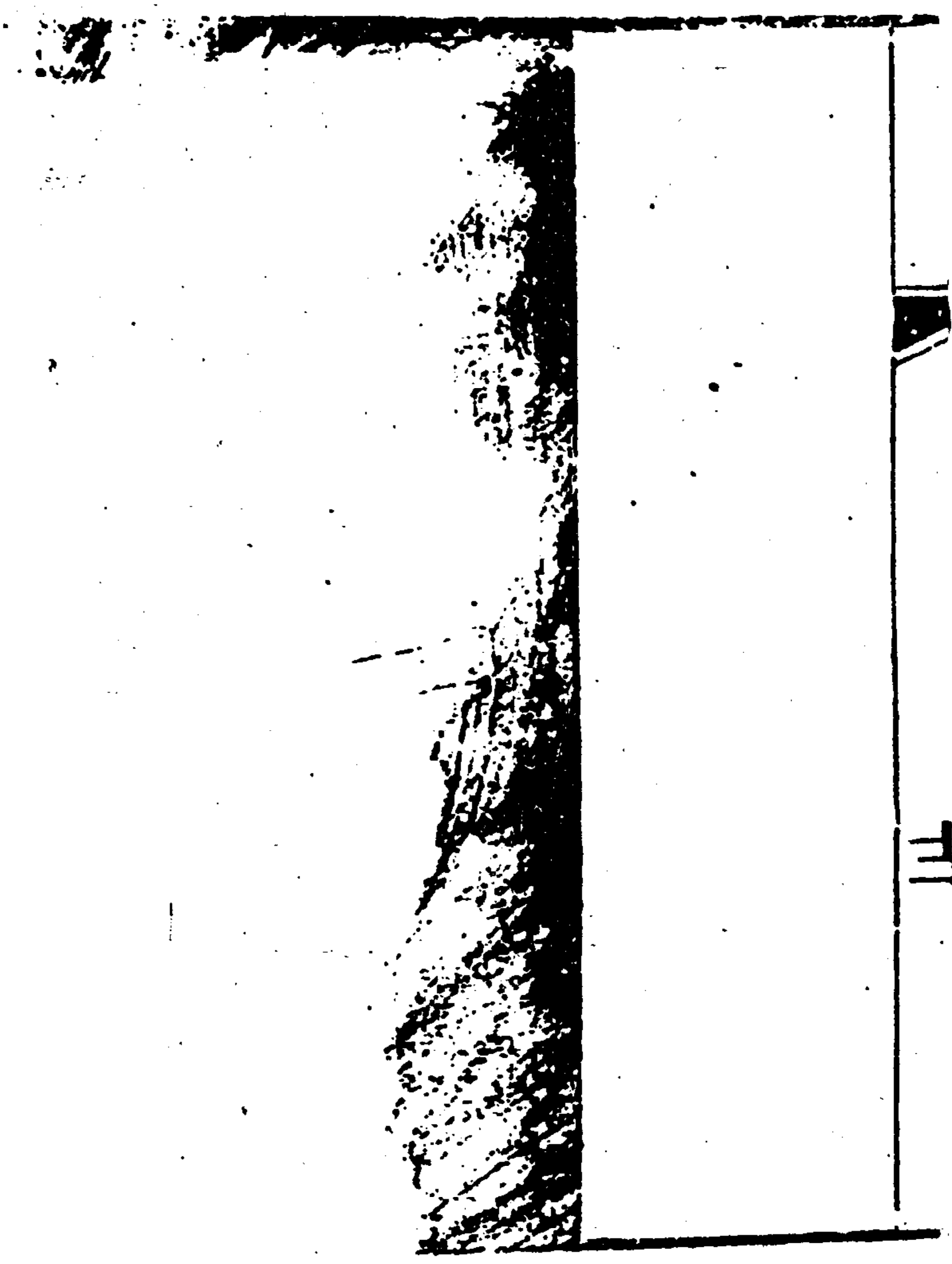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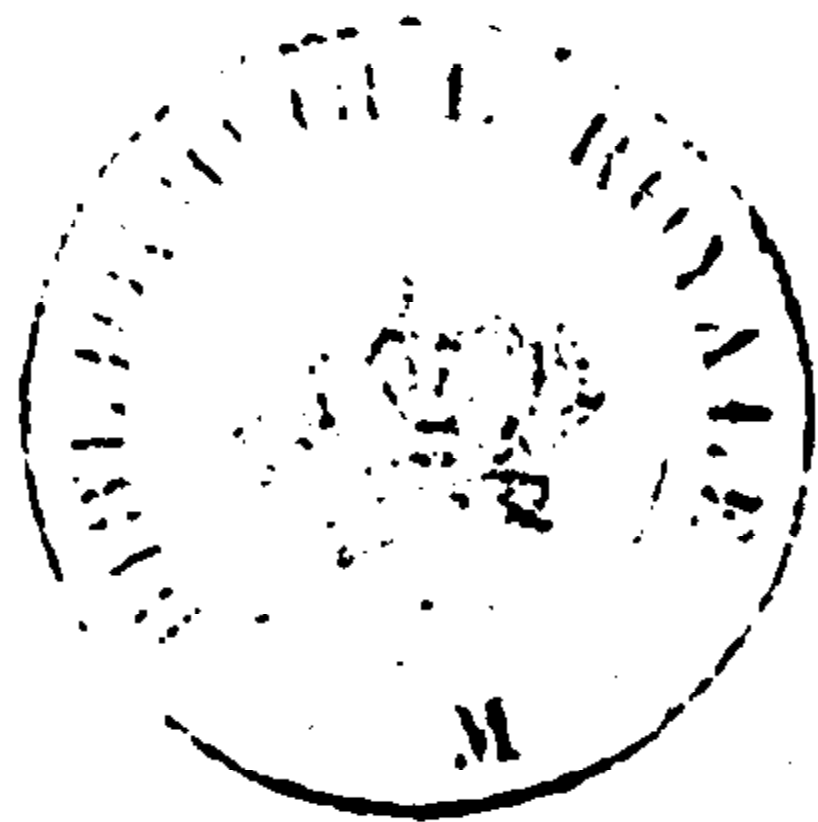
通見吳公進去便說道方才只因老伯在此拘束不便言其花柳行中妙處如今老伯進後待小弟一一奉申便一連吃了三杯酒怎樣長怎樣短一派胡言說个不了那常柳二生奈煩不住又不好捨白便起身說道小弟今日方才回來却不會到家却是書童先回家去恐老母在家懸望不便久陪那史通正說得高興見他二人要回家去真真掃興又不好留他只得起身

散去郝寫送他們出府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
面分解

第八回

三





爭春園全傳

第九回

吳經畧奉旨伐寇

話說常讓離了吳府對柳緒說道我看郝鸞兒到有十分義氣我等正設得高興卻被那厭物抄吊了明日我家設个查案我與你同郝兒結个金蘭不知兄意下如何柳緒道弟也有此意須要悄悄的把郝兒請來瞞著那厭物二人算

第九回

計已定就叫家人如此如此請他說罷各回家
去了再說史通與劉棟吃了几杯酒真真有情
有趣卻被常柳二生打破出得門來劉棟道大
爺可知常柳二人的意思史通道不知劉棟道
大爺說話他二人愁眉苦臉兩人丟眼色出門
之時又同家人唧唧噥噥的說話史通道他們
爲何厭起我來劉棟道門下諒那常柳二人明
日必要請郝鴛飲酒大爺與門下再去鬧他一

開史通道說得有理明日一定要去走走再說
郝鳶兄常柳二人著人相親便來告稟吳公說
常柳二人著家人相請愚甥明日要到他家去
飲酒不知母舅意下如何吳公道若是常柳二
人請你你可自去下次不必告我但史通那個
畜生不可同他來往郝鳶道謹領嚴命當晚吳
公設宴在後堂與夫人郝鳶同飲飲酒之間談
論些家務又說道老夫只生你表妹一人爲他

第九回

二

擇婿費了多少心機止有常柳二生中我之意
柳緒有了岳家常讓尚未聘定我意欲將你表
妹許配他卻無人作伐幸得你來可以從中說
合郝鶯道常讓果有才學明日愚甥與柳緒從
中說合便了郝鶯辭了吳公夫人回書房安歇
一宿已過次日天明常柳二人又著人悄悄的
來請郝鶯便換了幾件新衣帶著家丁往常府
而來到了常府家丁進內通報柳緒早已先到

二人出來迎接到大廳見禮已畢坐下茶罷常
柳二人笑謝道昨承老伯與兄雅愛郝鴛道館
餽不恭何勞稱謝常讓道非怪小弟唐突怎奈
史通忒厭所以得罪柳緒道小弟意欲斗胆忝
在教下不知尊意若何郝鴛道弟乃山野愚夫
既蒙雅愛敢不從命常柳二生見郝鴛允了心
中大喜便叫家人擺上香案敘了年庚郝鴛居
長常讓第二柳緒第三三人焚香發誓愿同生

第九回

三

死拜畢起身郝鴛又到後堂見常夫人常讓道
今日本該請郝兄大廳飲酒纔是惟恐厭物尋
來不便不若請郝兄到紫霞軒敘談郝鴛與常
柳二生走進軒來一看是一個小小的花園到
有無數的奇花異果當下三人坐定家人擺下
酒餚飲了一會郝鴛道今日幸會二位賢弟實
乃天幸我意欲煩柳賢弟代舍表妹做个月老
與常賢弟結親不知尊意如何柳緒道好極妙

極常讓道小弟焉敢高扳柳緒道仁兄不必推辭待明日小弟同郝見面會老伯一言爲定便了三人正說得高興忽見門公進來稟道史相公同劉相公來了常讓道這厮怎麼訪得這樣確你怎樣回他的門公道史相公問老奴你相公可在家老奴回他在家呢史相公又問郝相公又問柳相公可在這里老奴回他在此常讓大怒道你這老奴才就該回他不在家纔是話

第九回

9

言未了只見史通同劉棟外面走進大叫道小
弟有甚麼不是處三位兄就不攜帶頑頑到虧
我會找常讓道非是小弟今日不來相請只因
郝兄偶然光降小弟不過平常小飲並非待客
之禮故此不敢奉請得罪史通道如此說
來到是小弟闖席了又向郝篤道另日舍下還
要恭候說罷坐下家人添上杯筯史通也不則
聲就吃个不歇杯那柳緒郝篤心中十分厭他

史通一連飲了十多杯方才落盞說道郝兄從北至南來尙未會游過西湖明日小弟作東將杭州有名的妓女帶人舟中來游玩西湖作樂一番有何不可郝鳶道俺是出外之人却不喜甚麼名妓只要尋訪豪傑是俺平生之志史通笑道郝兄之言差矣自古道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兄雖是這等許只恐見了那妖嬈婦女就不是這等說了那郝鳶就將臉一

第九回

五

沉低頭不答常讓見郝鳶不爽快自己又不便
止住史通的口柳緒卻不奈煩便說道史兄莫
怪小弟多言今日蒙常兄雅愛你我都是書香
一脉理當講些文才況且郝兄是個忠直的豪
傑兄飲酒只飲酒何必說那忘人的事情史通
聽了大怒道誰是忘人我同你是世交因何罵
我同你到明倫堂上去說理常讓見史通發怒
恐鬧出事來便勸道史兄不必動氣柳兄非是

罵你史通道現罵我是王人兄怎言不是罵我
常讓道恰才兄言花衍柳卷之事柳兄方才不
曾分彼得清聖人云一日宿娼忘其孝弟忠信
禮義廉恥故爲忘人兄豈不是怪錯了人史通
進雖然如此太唐突了些劉棟道大爺休怪柳
相公還是大爺唐突了些史通道據你說是我
唐突了到是小弟得罪柳昆罰我三杯算我陪
理就一連吃了三杯郝鶯見史通不成文便起

第九回

一

身說道恐我舅舅舅母懸望另日再謝罷言畢
起身出席常柳二人說道請兄再飲几杯怎麼
這樣匆匆而行史通道郝兄是厭著小弟故此
回府郝鳶道豈有此理當時五人出了大門一
拱而散郝鳶自回吳府常柳二人回府悶悶不
悅且說史通同劉陳回到自己書房坐下說道
老劉方才郝鳶與常柳二人俱是厭我你有何
法叫他們與我相好劉棟道據門下看來常柳

二人是儒夫郝鳶是一匹夫小人大爺何必與
他們結交史通道說得有理他三人不過朝夕
飲酒頑要我同你日日去鬧他看卻怎生奈何
你我不言史通再說柳緒次日到吳府說了結
親之事吳公大喜常讓擇了吉日行了聘禮一
日吳公與郝鳶常讓正在書房閑談忽有人來
報道啟老爺今有聖旨到來召老爺高陞城內
文武各官俱在北新關等候老爺開讀聖旨吳

第九回

公聞言乞了一驚說道今聖旨來召我卻爲何事呢况老夫久居林下想我又無過犯這却爲何常柳二生也慌在一堆郝鴛道母舅且不必京疑竟到北新關接旨看是甚麼事情再作道理吳公進內與夫人小姐說知這一驚不小吳公換了朝服帶著家丁郝鴛常讓柳緒一同相隨而行來至北新關前那些文武官員俱欠背躬身說道我等衆早職在此等候大人多時俟

人人開讀旨意後畢職等再行禮罷吳公就昂然走進亭來只見亭上已擺著香案不一時欽差到來立在上面吳公執笏朝上拜了二十四拜文武官員俱一齊俯伏那欽差展開聖旨高聲讀道聖旨以來跪聽宣讀詔曰

朕聞安邦定國皆武臣之力文臣之才也今有登萊等處地方海寇屢犯境界民不安生諸將莫能禦敵朕思卿有將相之才茲特封

第九回

經畧大元帥加兵部侍郎提調松鎮二營統領大軍五十萬卽日征伐海寇俟有功班師之日另行陞賞爾其欽哉

當時讀罷聖旨吳公山呼萬歲謝恩已畢欽差卽捧過兵符帥印遞與吳公吳公接了又將聖旨供在桌上就與欽差名官見禮然後敘節換次坐下獻茶畢欽差又對吳公說道此是聖上的隆恩浩蕩老先生卽要起程提兵征寇不日

得勝班師足見老先生大功吳公說道老夫年
已六旬之外今蒙聖恩敢不盡心爲國所奈事
未清楚三日之後方能起程一者大人未候二
者家中料理料理便先差家將吳龍領了合箭
飛奔松江調兵二十五萬在西路等候又差家
將吳豹領枝合箭到京口調兵二十五萬會合
松江人馬亦在西路等候二人領令前去不提
再說文武官員恭見吳公已畢請欽差大人到

公館安歇吳公告別回府郝寫接着大喜夫人
小姐一齊上前施禮小姐道恭喜爹爹又榮陞
顯任吳公道雖是如此怎奈爲父的老朽不堪
只恐這幾塊老骨頭拋在他鄉夫人道一者靠
皇上洪福二者仗老爺虎威此去定然旗開得
勝馬到成功小姐道爹爹自幼身爲將帥不知
臨過多少大陣何況一海寇呢吳公道三日後
就要起程夫人便叫擺酒與老爺餞行當晚吳

公在後堂與郝鴛夫人小姐飲酒吳公道我如今奉旨征寇幸得賢甥在此老夫却放心得下只有一件我卻放心不下郝鴛道請問母舅大人那一件放心不下吳公道若要我放心賢甥切不可同史通交結來往郝鴛道史通乃一匹夫母舅不必以他爲慮吳公道賢甥你卻不知從前史德明原與我相好後因他拜在米相門下我就不與他往來又與他爭鬧幾場我恐有

第九回

不測故而告病歸家史通又假言父命煩府縣
爲媒要你表妹爲妻我推辭不允他就懷恨在
心說道看你女兒把个甚底入家故此言意不
和前日聽見我與常家做親他自然毒恨在心
我如今遠征他方恐那史通與劉棟生出不良
之心賢甥必要依我三件事情方無他變第一
件我起身之後切莫與史通劉棟往來第二件
可著常生早早姐娶你一件之內必要留心第

三件乃你舅母年老早晚無人侍奉你可早尋
一房妻室看管家園儘你母舅舅母一世我就
死也瞑目了言罷不覺吊下淚來夫人小姐亦
悲傷不止郝鶯道愚甥謹依嚴命大人不必屢
念表妹過門之後家中料理明白愚甥亦來登
州幫助母舅成功班師回朝共享榮華吳公道
你也是將門之後應該出力皇家話言未了各
各又悲復起來那里還飲得下酒去便叫人收

第九回

七

二
二
付了席面各人安睡次日吳公備了重禮送與
欽差正在家中料理忽見常柳二生備了酒席
送到吳府常生土前施禮道恭喜岳父榮征小
婿不才特備酌筵與大人餞行吳公說道多承
賢婿柳生亦上前恭喜道小姪禮當明日恭敬
恐伯父大人次日五鼓起馬故同常兄特來餞
行說罷與常讓各各奉節柳生朝上一躬道願
伯父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常讓道願岳父鞭敲

金鎧响人奏凱歌還吳公連飲雙爵大笑道多承賢姪賢婿美意三人方才坐定只見那些親戚朋友俱來恭賀餞行吳公一概辭謝直飲到日暮常柳二生各各告別吳公回到後堂著隨征的家丁收拾軍器行李馬匹等件又備了香燭拜辭家神竈君祖先然後又吩咐夫人小姐些家常閑話到了次日五鼓吳公起馬夫人小姐依依不捨只听三声炮响吳公帶了四十多

第九回

二

名家將乘了馬匹出城去了文武官員送至十里長亭方才告別而回郝鶩同常柳二生送了五十多里方才告別欵差回京稟旨不提吳公到了西路會合兩路大兵征剿海寇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卷分解

爭春園全傳

第十四回

常公子邀友遊湖

話說郝鳶與常柳二生送了吳公回進城中他
們三人朝夕不離雖然吳公吩咐郝鳶叫常家
娶親一時那裡來得及府中大小事俱是郝鳶
掌管史通與劉棟常來頑耍雖然郝鳶與常柳
二人厭他那史通單要來鬧他一日柳緒道老

第十四回

伯去了有半月有餘府中事體俱已料理明白
許久不曾與郝兄暢飲小弟意欲伏晷一飲怎
奈史通若厭不過如之奈何常讓道郝兄到此
三月有餘尙未遊過西湖明日小弟作東請郝
兄到西湖湖心亭玩賞一者避那厭物二者伏
我們的情興豈不美哉柳緒笑道妙極妙極郝
鸞道蒙二位賢弟雅愛愚兄怎敢不遵命明日
賢弟先在湖心亭等我我隨後而來那厭物才

不知道三人正在言談之間忽見家人稟道史相公來了郝鴛听了此言心內一愁道這厭物又來討厭了柳緒常讓却往後走說道我二人且避他一會今日會他不打緊恐明日我根又要纏擾家人道不是史相公是那開飯店的陳爺郝鴛道快請他進來對常柳二人說道這个姓陳的恨有些義氣明日可約他同遊西湖只陳雷因那日見郝鴛武藝精通是个豪傑屢屢

要見郝鵞因吳公在府不敢引見暗地里相會
了幾次今見吳公遠征海寇故此前來相望郝
鵞便着人請他那陳雷走進廳來當柳二生見
他生得凶猛就吃了一驚陳雷說道小弟連日
少來問候長兄望吃恕罪郝鵞道賢弟駕臨愚
兄不曾迎接賢弟亦要恕罪陳雷見常柳二生
便問郝鵞道此二位是誰郝鵞道這位是愚兄
的表妹丈姓常名讓乃是吏部右侍郎常老伯

的公子此位姓柳名緒乃兵部左侍郎柳老伯
的公子陳雷道原來是兩位公子小弟失敬了
二人見禮禮畢坐下獻茶已罷郝鳶道明日常
柳二位賢弟請我遊玩西湖賢弟可得空閑全
去遊玩如何陳雷道小弟乃山野愚夫怎能陪
得二位公子常柳二人道陳兄乃當世的英雄
小弟們乃書儒之輩郝兄每稱陳兄義俠小弟
正欲投啟相請今幸駕臨真乃天賜奇逢陳雷

第十回

三

道既二位公子不棄鄙陋小弟傾教便了郝鵠
吩咐家人辦酒四人暢飲只飲至黃昏方散次
日常讓叫了船隻着人悄悄的請柳緒陳雷竟
目登舟先到湖心亭來叫店家準備酒席等候
郝鵠不提再說郝鵠在家料里了些家務然後
與夫人言明帶了兩個書童出了城門僱了一
隻小船竟往湖心亭而來約有巳牌時候只見
那些遊人在兩岸上下來往又見那遊湖船在

湖內飄蕩也有笙歌細樂也有吟詩作賦郝鳶
想道人稱杭州西湖乃天下第一勝景果然名
不虛傳正想之間忽見對面搖了來一隻小船
中艙內坐着二人面前擺着數盤餚饌一壺酒
一隻碗獨自斟飲郝鳶定睛將那人一看乞了
一京你看這人生得怎生模樣打扮
相貌希奇肩中長帶殺氣胸藏俠義腹中單
隻英雄鼠眼睛金閃爍行黑暗如同白晝鶴

第十四

糜猿背騰身快似風輪濟因扶危所仗者雞
鳴狗盜誅奸除惡不讓那聶政專諸獨坐艙
中如虎踞獍眉豨目似凶神只因奸党迷真
生降下台垣地賊星

郝鳶見那人生得奇形怪狀滿面殺氣兩眼如
紫靛那人亦看郝鳶生得面如重棗兩道濃眉
眉梢背懶他見郝鳶看他那人也自不轉睛看
郝鳶不覺兩船早已擦過郝鳶因見那人生得

晁相便叫稍公與我把船搖回去稍公不敢不
回只得把船搖回奔湖岸而來郝鳶意欲赶上
那人細看一番問其住居姓各不意那人依冒
回來只見那位古在船頭之上郝鳶亦出船站
在外面雨來之船對面一擦而過離了半里之
地郝鳶道稍公我不回岸了還到湖心亭去稍
公道方才行到半湖之中相公又叫搖回來這
會又要搖到湖心亭去豈不是美殺我丁郝鳶

第十四回

乙

五

道你不要埋怨我多與你几分銀子就是了稍公道既是相公多賞我些銀子再轉幾次我也不敢言語便將船又搖住湖心亭而來郝鶯拾頭一看只見那船遠遠又搖來郝鶯想道那船上的漢子生得如此異想必是英雄之士他見我起來看他他亦如此看我其中有原必有原故猛想起司馬傲的柬帖使點頭道是了是了司馬先生曾言過的若要救孫佩必得異奇之

人方能救得出來叫我離了間封奔浙而來吳
字却不是口天我如今已在母舅府中安身前
已應過舟中巧會異奇人是後首一句今日却
在船上遇着一個奇人莫非就是此人正想之
間那船早已當面只所得那船上的稍公叫道
進祿官你往那里去原來跟郝鷺的兩個書童
一個叫進祿一個叫爵祿進祿見有人叫他
就拾起頭來一看笑道我說是誰原來是張叔叔

第十回

二

我同大爺往湖心亭去呢說罷依舊兩船挨過
郝鳶便問進祿道那個船家你認得他麼進祿
道個人認得他他上年曾在府中過的郝鳶道
那站在船頭上的你可認得他麼進祿道小人
認不得他郝鳶也就罷了坐在船頭想起心事
那鮑剛不知去向孫佩又不得知他好歹如何
正想之間也到了湖心亭郝鳶只得上岸那當
讓柳緒陳雷等得心焦見郝鳶到來起身迎接

說道小弟們等了兄多時了因何此時才來郝
寫道有事羈身故而來遲四人上了亭子來坐
下觀看湖中景致小二擺上酒餚四人暢飲不
提再說郝寫在冊中既遇那人乃是本城人氏
姓馬名俊字與昌綽號叫電光目因他身輕會
跳世人又叫他玉蛺蝶自幼父母双亡雖然遺
下些薄產怎當他結交好漢不覓一貧如洗忽
一日來了一個道人對馬俊說道貧道此來傳

第十回

七

你法術偷盜大戶人家不義之財來與壯士權
爲度日二來見貧困之家可週濟他此銀錢也
是此好事不知壯士可能允否馬俊想了一會
道我不免權且依他看他有何法傳我便說道
蒙老師指示敢不從命那道者在馬俊耳邊說
了一會馬俊心灵一一記在心中拜謝道人道
人竟自去了馬俊得了這方法當夜就試驗
一些也不費力後來將盜來的銀錢週濟貧人

人都念他是个好漢今日無事僱了一隻小船到湖心來遊玩方才見了郝鵞心內想道只杭州城裡也不知見過了多少好漢不曾見這紅面的好漢此人决非杭州之人定是他鄉的好難道才他兩眼着我似有相怜之意恨不曾與他交言我且走上去與他談談看他出言若何又想道且住這稍公即認得他書童必認得他主人便問船家方才那隻船上的小使你認得

第十回

他底船家道小人認得他他是吳經畧府上的
書童馬俊道那個吳府船家道就是前月奉旨
征剿海寇的老爺府中馬俊道那紅臉人是府
中甚人船家道他是吳老爺的外甥馬俊道你
可曉得他姓名船家道我曉得此人大有名望
他父親做過值殿將軍今已父母双亡他推金
如土家業被他敗尽他姓郝名鸞字跨鳳世人
稱他爲孟常君乃此直洛陽人膂力有千觔拳

棒鎗棍件件皆通本城不知有多少會奉的好漢俱到吳府中請教他他連一人也不中意馬俊想道是呀常常朋友說洛陽郝鸞是個好漢今日相逢果然好個好漢我若是日裡念他恐他不知我的本事不免今晚三更時候前去會他他才曉得我馬俊是個有手段之人主意已定船已到岸馬俊把了船錢竟自上岸去了不言再說史通因劉棟到巳時之後還不見來史

第十回

通坐在家中納悶不過便自己一人走出門來
到得街坊一頭走一頭想道這几天不曾開得
他們今日不免走走走一直來到柳緒門首也
不問門公竟自走進書房冷冷清清並無一人
只得出來問門公你家相公往那裡去了門公
回道今早常相公着人請去史通想道此人定
在常讓家里便跑到常家門首問門公道柳相
公可曾來門公道柳相公不曾來史通不信走

到書房花廳四處找尋並無一個人影想道定
在吳府出了大門竟又到吳府來來到得吳府
門首也不問門公竟自走進花園東張西望亦
無一個人影心內想道他們不在常相公家不
知在此處往那去了便走進書房看看古書玩
玩園中的花卉坐在書房里面亂想時值初秋
天氣京風拂面不覺一陣困倦起來不知不覺
的就在床上懨懨的睡着去了却說吳府內老

第十回

爺出征去了天人又值午睡小姐在窗下刺綉
小姐身旁有一貼身服役了環名叫秋香來至
園中見一帶巾的書生酣睡伏卓便道今日間
知我的常姑爺到西湖上去遊玩怎麼此時還
睡在此難道不曾去麼復又一看一些不差想
道我的姑娘過門定狀把我陪送過去况常姑
爺生得人物風流我秋香若得姑爺收爲側室
便快活不了一世今日園內無人我不免進去

周順到那執紼地方頑了一會不覺肚中飢餓
三人到飯店中吃了些酒飯依身上街頑耍馬
俊問道米相府在那里小二道就在縣東首便
是小二將二人領至相府馬俊看那米府果然
熱鬧馬俊將出入的路逕看在了肚內又認了羅
先生的住宅鮑成仁的門戶直至申牌時分三
人才回萬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一七九四



爭春園全傳

第十一回

昧理謀姦身受辱

話說秋香走進書房把採的花蕊放在桌上就
伸手在史通臉上輕輕打了一下說道讀書人
不念書反在這里打盹史通正在朦朧之時被
秋香一掌打醒驚出一身汗來說道是誰打我
秋香再定睛一看却不是常生是史通先前史

第十一回

通是伏在几上只有半邊臉在外所以認錯了
此輩更通起身來方才認得明白這秋香從小看
見常生史通往來故此認得明白秋香見不是
常生轉身往外就走史通乃是個色中餓鬼見
秋有幾分人才便上前攔住笑道小生在此打
盹既蒙姐姐將小生打醒必有下顧之意况且
園內無人真乃天緣奏巧秋香滿面通紅說道
我見相公睡在几上恐我大爺回來故請大相

公醒來因何口出不遜之言史通笑道這是姐
姐見愛小生非是小生強逼說畢上前一把按
定秋香道相公快些放手如不放手我就叫喊
起來恐夫人知道反爲不美史通道就是夫人
知道也不能責罪手我是你來尋我的不是我
尋你的秋香見他不肯放手又掙不脫便心生
一計說道我出來好一會了恐小姐着人尋我
况今夜大爺與常柳三位相公遊山玩景明日

才回相公讓我進去待晚間伏侍小姐之後我
先到書房等你或是相公先到這里等我那時
無人知覺免致驚慌豈不為美史通道這是你
哄我的話秋香道我既有心于你怎麼又肯將
言語哄你史通認以為真恐人看見便說道我
今晚一定先來等你你將此門莫閉切莫失信
秋香見史通放手便跑開說道豈有失信之禮
史通道你若不來我明日稟告伯母定然打死

你秋香合着羞紅着臉，點點頭竟自去了。史通出了花園，歡大喜地回家路上，撞見劉棟。劉棟叫道：「大爺從那里來？我那里不尋到史通，因私事不肯說真話，故意將肩頭一皺，說道：『這几日方才空閑，不意都中來了几个朋友，被他霸留住了，不放是我苦苦告辭回來。』」走走約他晚間再會，我却辭他。不過劉棟道：「大爺說差了，自古道：故人相見，喜上眉梢。」大爺可待門下去談講。

第十回

三

談講自然有趣史通道若是你我平素相交之人到不說他了那凡個人總是已个書呆子不喜幫閑止喜讀書作詞咏詩作對我也不喜與他們相交若你去時他們搵要罪加于我另日慢慢的帶你去便了我今日却還有点小事改日再全你去走走罷劉棟見史通如此回他却又不敢再言只得暫別劉棟竟自到別處賭錢場上去了這史通三言兩語將劉棟支開去了

回家到書房坐下用過午飯閑頑了半日望着
太陽落西他就一溜烟跑到吳府來到花園進
了書房將書架上的古書番了几本看看呆呆
的在那里等候秋香不知那秋香元爲脫身之
計所以慌騙他去了今在樓上伏侍小姐并不
捉起此事到晚間依舊伏侍小姐連下樓來有
事都是悄悄的行走恐怕史通來尋他再說那
史通等到黃昏時候他不見秋香出來心下想

第十二回

四

道敢是在樓上伏侍小姐不能得空要等若蘭小姐睡了才得出來堪堪等有一更時分也不見來外面又無月色書房并無燈燭黑洞洞的好不寂寞一時身子困倦起來伏在几上不覺就睡着了且不言史通睡着再說郝大爺在西湖直飲到黃昏日落方才轉回但那小船到了城邊已是更初時分郝大爺道三位兄弟今日不必回去且到舍下吃杯閑茶還不遲呢陳雷

與常生柳生三人一來到吳府書童掌了燈燭
來到書房忽听得書房內呼聲如雷柳緒道此
處有何人在此睡着齊進了書房書童將燈
一照常讓笑道你看這厭物好沒體面因我們
不在此處他就老老實實等我們要吃酒呢郝
大爺見是史通使用手搖着他的肩膀笑道史
兄少睡醒來罷史通正在夢中見秋香從花架
邊走來若要上前去接他却掙也掙不起來却

第十一回

五

三

被郝鶯搖打猛然驚醒只道夢里的事轉身過來把郝鶯一把抱住親了一個嘴道姐姐真乃信人也那個嘴剛剛湊巧郝鶯被他親了一個嘴就怒將起來況平昔又不喜歡他便掌起右手認着史通臉上打了一下打得史通耳內轟轟的亂响跌在一邊猛然睜眼一看見是柳郝常三人還有一個大漢唬得他目瞪口呆連舌頭唬短了郝鶯罵道咱平日不曾與這狗頭有

半句戲言因何親起我的嘴來史通說道小弟
一時唐突望兄恕罪常讓道那有平白的就親
起人的嘴來之禮柳緒道他還說姐姐真乃信
人也必要送官究治才是陳雷道不要送官私
下打他一頓不怕他不招郝鷺道俺們那有工
夫打造狗頭叫家丁何打他便了書童跑出來
叫了几个家丁來家丁道大爺呼喚我們有何
史用柳綠說道今有史通黑夜鑽入花園非奸

第十二回

六

卽盜叫你前來打這狗頭必然叫他招出真情
才罷衆家丁齊齊答應道摠在小人們身上因
這史通平日嘴壞傷人這些家丁無有不恨今
日奉主之命正好公報私仇个个手執短棍不
由分說往上一擁把个史通攆倒在地輪流敲
打只打得遍身青紫全体傷痕又叫道切莫打
他頭臉那史通打得叫苦連天只所他說道莫
打我招了常讓恐怕把史通打急了口內亂招

胡說柳梢也怕他打急了亂招私情有鬧風化
二人上前止住家丁說道且不要打況史通是
个世交也不要叫他招放他去罷郝鸞上前道
列位賢弟此言差矣豈有不招而放之禮明日
他又生出別樣話來反說我們的不是史通無
奈由得招道小弟因日里我剝三位不見就在
此處閑坐打盹忽有个了環叫秋香將我打醒
約我今晚在此相等不期撞着了二位仁兄除

第十四

七

此并無別事望兄饒恕郝鴛道秋香可曾來呢
史通道秋香並沒有出來郝鴛又道秋香是了
環之輩你也不彀勾引他况母舅待你不薄又
是你年家老伯既容你往來你反起邪念其罪
難免史通道小弟一時被秋香哄誘所以該死
從此再不敢到此了陳雷道雖是如此說其理
不當常讓柳緒道史通是一時迷性糞迷了他
的心所以做這些畜生的事今他平日無罪饒

了他罷郝鴛道雖是二位仁兄討饒叫這狗頭
吃了大糞我就饒他柳緒道言之有禮便叫家
丁取些大糞來家丁不敢違拗就拿了一個破
碗盛了些干糞來便把史通抱將起來將糞朝
他臉上就澆史通用雙手將嘴遮住常讓見史
通如此的光景分付家丁不要把他糞澆他讓他
得空溜了那史通見衆人放鬆了些乘空跑出
去了那些家丁也不拉他任他走了史通見花

第十二回

閤門半開就跑出花園去了衆家丁虛張聲勢
以喝以喝郝鳶氣得面如土色立在門首不動
且說史通跑到家中衆家丁見他滿身臭屎難
當只得取了衣服淨水與他洗過了臉換了衣
服坐下家丁見他身上有傷便取了酒來史通
飲了几杯酒却又滿身疼痛難捱秋香這個賤
人害得我好苦也又想道我黑晝闖入人家閤
中其實是我不是就是打罵也不爲過只恨這

些小畜生怎的叫那狗頭拿大糞澆我我怎肯
與他于休倘明日將此事傳將出去與外頭人
知道了我有何顏面在杭州城內往來我如今
不免到五更時分起身進京到父親任上去住
下慢慢的用計謀算這班畜生以報此仇便了

正是

恨小非君了

無毒不丈夫

就分付家丁收拾行李僱了牲口明日五更就

第十二回

七

要起身進京衆家丁足足忙了一夜將到四更時分辭別了母親帶了家丁等開城門竟往京都去了后來郡史德明听信兒子史通的言語就害柳公過海封王拿了常家種種暗害生出多少唇舌皆因今日拿糞澆他的原故仇恨在心此話休提後來自有交代那劉棟次日听見史通進了京尤如失群的孤雁又不曾做過生意平日是嫖賭逍遙好吃好穿那里受得這班

苦楚只得將房子變賣又問親友借了幾兩銀子帶着渾家也進京去投奔史通去了這也是後話林提如今且說郝鴛站在花園門首性氣未消只見東首黑地跳出一個大漢來到郝鴛跟前双膝跪下說道求郝大爺救命郝鴛吃了一驚定睛把大漢一看見他面如黑漆兩道濃眉青澗肩墮頭帶栗色毡帽身穿短短的青衣年紀約有二十餘歲郝道好漢請起我郝鴛乃

第十一回

上

是一個愚人見有何冤屈我怎生救得你的命
那漢子起身哀求道一言難尽求大爺台駕到
小弟寓所一一奉申郝齋想道我從來不曾與
他會向他怎的到認得我我若不去他還說我
惧他便叫家丁掌了燈又叫家丁對那三位相
公說聲說我就來隨即就同那漢子出了花園
門去了不知此漢請郝齋去做什公事且听下
回分解

爭春園全傳

第十二回

仗義醫瘡遇異人

話說郝鴛隨著那大漢走了半里之地到了一個寓所只聽得有人大叫道痛殺我了郝鴛回處一望并無人影這一聲喊叫如雷鳴一般那漢子請郝鴛坐下納頭便拜郝鴛用手挽起道足下尊姓大名貴處那里因何曉得我的名姓

足下有何冤屈請教明諭那漢子起謝說道小弟係東昌府人氏自幼父母雙亡止生我愚弟兄二人咱姓周名龍只因咱面黑人都叫小弟爲鉄判官咱的哥子叫做周順因他面紅別號叫做火判官前月離了山東尋訪朋友行到此處咱的哥子肚皮下偶然害了一個大瘡不能醫治有碗口大亦有口耳眼鼻那些大夫俱說是人面瘡都不下藥小弟前日在鄉村尋訪名

醫偶然遇著一個道人他說道凡有可知奇難異病早來遇我錯過難逢小弟聽見就去求他把哥今所害之瘡告訴與他那道人說道貧道這瘡到會醫藥餌到有只是差一樣引子却不能醫治小弟就十分哀求他又說道世人曉得叫人面瘡惟我知之却是百日瘡若過了百日其人必死我出家人方便爲本與你說罷城內有一吳府如今奉旨出去征討的就是他家某

第十二回

二

二

日晚間你可在他家花園門首等候有一紅面
翁就是他洛陽人姓郝名鵞字跨鳳你可求
他一口龍泉寶劍爲引可以立刻全愈小弟在
門首等大翁有兩天今日才得相遇郝鵞道劍
卻有只是無藥怎生醫治周龍道那道人已將
藥餌交付與我又有一個帖兒大翁照帖取用
郝鵞道那道者有如此神通但不知是何名號
周龍道小弟會問過他的名姓那道人覆姓司

馬名傲別號烏鬚子郝鷲聞言驚訝道原來是
司馬先生真乃高仙也便叫家丁回去取劔又
將柬帖展開一看中間寫得明白就叫周龍快
取炭火又取陰陽丸來將藥用水和得不乾不
希又叫周龍扶起你哥哥來郝鷲方進房看見
兩張牀舖上卧著一个大漢約有丈餘果然面
紅圓眼雙睜頭大如斗郝鷲道好个漢子遂將
那藥料搽在瘡上止讓出瘡上那張嘴在外不

第十二回

三

一時家丁取了劔來郝鴛叫家丁把火拿到周順房中把劔掣出鞘來金光纏眼卽將劔尖插在火中不一刻的時辰那劔金光灼灼通紅的拿在手中認着那瘡的口內挿將下去聽得咯喳一聲响其臭味難當只聽得周順大叫一聲快哉快哉呼呼的睡去忽見瘡疤霎時落下尤如鬼臉一般周龍見哥哥瘡疤好感謝不盡郝鴛見周氏兄弟到是兩全蒙傑心中欲有結交之

意一時不便說出郝鳶道你可將這瘡疤明日
理了周龍道曉得郝鳶又問道你的貴友姓甚
名誰周龍道此人亦是同鄉姓陳名雷揮號叫
做值年太歲郝鳶笑道陳雷如今現在我花馬
內今日不便明日同令兄到我園中與陳雷兄
相會便了周龍道原來陳雷在大爺府中明日
唱與哥子到府叩謝大爺再與陳兄相會便了
郝鳶道今日夜深暫別兄長明日再會罷叫家

第十二回

四

丁掌了燈携了劔出了店門周龍道寓中多有
得罪感謝不盡送郝鴛出了店門回到房中見
周順呼呷睡着又見郝鴛如此豪傑心中大喜
又知道陳宙的下落收什過了物件息了炭火
也自安睡不提不道司馬傲既然用藥因何用
劔爲引不過借此提拔出一班英雄相聚之意
要他們俠氣相投之故耳且說郝鴛回到家中
陳雷與常柳二生都來問道那漢子的原故郝

馮便把醫瘡一事一一說明那陳雷聽見說道
周順弟兄自勿與咱相又在山東也算他兩個
好漢不意他兄弟們前來尋我郝馮道我已約
他明日到此相會陳雷大喜時已二更常讓柳
緒陳雷三人又吃了幾杯茶說道小弟們要告
辭了郝馮還欲畱他三人他們立起身來堅意
要行明日相會罷郝馮畱他們不住家丁掌了
燈火送他們三人回去各自回家不提先前傳

第十二回

己

喚家丁打史通又澆糞等事此時夫人小姐俱
已知道把秋香吊打了一頓又聽得郝鶯被个
不認得的人請去醫治人面瘡去夫人憂疑不
定忽見郝鶯回來走至後堂見夫人知這秋香
他是小姐房內的了环不便說長道短只得含
糊說了几句又把周順害人面瘡的事情說了
一遍夫人小姐各稱奇異郝鶯來到書房坐下
因受了史通的氣郝一時睡不著先叫小童去

睡了郝鶯秉燭獨坐想起史通做出這樣事來
好不氣悶又想起孫佩受那囹圄之苦不知鮑
剛那里去了不覺的傷心起來又想道司馬傲
有如此神算怎麼偏偏的不應前言叫我那里
去尋訪異人到是今日船上遇見的那個人可
以算得奇人卻不知他的姓名雖然陳雷周龍
周順生得相貌魁偉未必能救得孫佩想到此
處不覺的煩惱難熬便彈劍作歌道

第十二回

六

歌曰

怒氣冲霄漢心事見向誰談恨不平且把匣
中寶劍彈俺也會鉤西風渭水塞俺怎肯義
手告人難何一日見青天作一番吐氣揚眉
那時節方顯男兒漢

右調西江月詞

歇畢將劍入鞘只聽得門响聲音郝鳶疑神道
好似有人推門的一般話言未了又是一堆郝

鴛是个好漢共心不懼便問道是誰又沒人答
應想道敢是我心神不定不然是樹葉見被風
吹落打的門响忽又聽得指頭在門上彈了兩
下郝鴛道敢是花園門不會開走進歹人來了
就掣寶劍在手開了房門跳將出來四下一望
並無人影想道這又奇了分明是個人如何出
來就不見了正沉吟之時只見花架下跼著一
人卻是一个做賊的打扮郝鴛大喝道大胆的

第十二回

賊子敢來討死麼不要走乞俺一劍便伏劍奔
那人那人把身子一轉呼的一聲早已跳上屋
去了郝鷺見那賊縱上屋去反吃了一京往後
退了几步拿劍指著罵道你這個剝萬刀的賊
子快快下來免得俺取箭來射你那人道郝大
兄休得惡口傷人你方才想我我來又拿寶劍
唬我郝鷺定睛把那人一看好似在船上會見
的那人便問道你可是在船上遊西湖的麼那

人道然也郝鷲道你夜晚到此園中敢是來竊取衣物麼那人笑道非也我聞你的大名人說你是洛陽好漢我特來會你郝鷲道這個人能黑夜上屋如登平地必有手段不免喚他下來試試他的本事如何或救得孫佩亦未可知便說道你既來會我因何鬼頭鬼腦的且請下來見禮那人道我試試你的胆量如何你可把手中寶劍去了我就下來郝鷲笑道大丈夫怎肯

第十二回

暗里傷人那人也笑道我卻也不怕便從屋上輕輕的跳下來并無一點响聲郝鶯暗暗稱奇便請那人到書房二人見禮坐下幸喜有茶郝鶯奉茶問道足下尊姓大名仙鄉何處怎生認得我的那人道因日間在西湖偶見台駕英豪氣相况又久慕大名因此特來拜謁在下本城人氏姓馬名俊賤字子昌實不相瞞父母在日所遺薄產微末後來父母雙亡結交四方豪傑

所以家業消條偶遇一個道者傳了小弟輕身
之法做了那不要本錢的買賣將取來之物週
濟那窮困人家見小弟身輕起我一個別號
叫做玉蛺蝶又見我二目有光又叫我電光目
郝鵞聽了想道元來是個賊我是一個堂堂的
大丈夫怎與賊子交結豈不惹天下的英雄取
笑麼馬俊見郝鵞沉思便笑道小弟雖是做這
勾當再不被人所擒前年蕪湖縣知縣姓魏名

第十二回

乙

雷貧賤不堪酷刑無比一縣中人無不怨恨小弟知道那日訪得魏雷謁見上司被小弟在半途中輕輕殺了替萬民除害這是一件爲民除害事舊歲加興府知府姓董名士弘因城內有一劣官姓馬名曰日莫因他好色人都叫他爲色窰兇強佔人家妻女禍有一人姓扈名厚他的妻子有幾分姿色那馬自英就算計他謀他的妻爲妾無計可施馬自英串人勾引扈辱到家

中又拿住扈屏說他是賊到他家來偷竊的將
銀錢送與知府要將他妻子准折偷去的贓物
知府就將扈屏拿去用刑拷打就將他妻子硬
斷准折賊贓怎奈這扈屏死也不招那時小弟
知道如此情由走到扈家對他妻子說道如此
救你丈夫扈屏妻子柴氏滿口依允只要丈夫
見面便了況且馬自英還著人看守到得二更
時分小弟輕身去到馬家竟把扈屏劫了回來

第十二回

又替他換了衣服叫他躲在避淨之處又到扈家與柴氏說知左近放起一把火來驚得四處紛紛的亂跑乘著火勢把柴氏帶出來與他丈夫相見又助他盤費送他出境他依舊回福建去了那馬自英被小弟連放了五六次火燒得他一貧如洗知府又被我劫了幾次庫銀叫他陪過不休小弟雖是個賊沒要緊的事我卻不做那郝鴛聽了他一番言語心中甚是驚懼想

馬俊所做的事可以救得孫佩如反掌耳司馬
傲之言莫非應在此人身上傾閉言說道馬兄
如此仗義我郝鳶有眼不識泰山望乞恕罪馬
俊道小弟乃是下罪之人承兄擡愛切草見亲
郝鳶道明日有几位山東朋友相會屈兄明日
在此一會不知尊意若何馬俊笑道敢不從命
奈我才從屋上而來恐被尊使看見反爲不美
待明日走大門而進才是个道禮郝鳶道仁兄

第十二回

七

所言極是但此時門戶俱已關閉如何是好馬
俊道不妨小弟從那里來還從那里去就是言
罷起身要走郝鶯道仁兄休要失信馬俊道不
必可憐出了書房門將身子一縱上了房屋將
手一拱小弟去也照時就不見了不知後事如
何且看下回分解



爭春園全傳

第十三回

聚義贈劍說冤枉

話說郝鴛見馬俊縱上了屋就不見了呆了半
晌想道我郝鴛雖有本事卻不及馬俊上屋這
等快當便進了書房吹滅了燈火就楊安牀到
了天明書童取水進房郝鴛淨了面用過早膳
只見常讓柳緒同著陳雷走進書房說道昨日

史通這畜生好胡說郝鴛道幸蒙諸兄在彼便宜了那狗頭忽見門公走進來稟道有周順弟兄二人特來向大爺叩頭郝鴛道請他進來話言未了外面走進二人當先一人頭帶著櫛帽身穿天青箭衣果然像个好漢四人迎進堂來周順問道那一位是郝爺郝鴛道在下是郝鴛周順納頭便拜謝道夜來多感大爺活命之恩如不遇大爺的臺駕已作故人也郝鴛扶起周

順周龍亦上前來拜謝衆人各各見禮禮畢坐
下問過姓名陳雷道仁兄旣到杭州怎不到小
弟店內居住又在別的下處居住在周順道前月
聞得賢弟自南而來所以回舍弟前來投奔不
意偶害毒瘡舍弟一時訪不出來昨日晚間若
不是郝大爺言及賢弟的下落又要費咱的心
機郝駕見周順身體雖然長大却舉止動靜有
些狀氣正是大漢不狀真寶貝茶罷就想起馬

第十三回

二

俊怎不來又只見門公挈著个紅全帖進來稟
道外面有一位馬相公前來拜訪郝鴛接著帖
子看時上寫通家弟馬俊拜郝鴛看畢對衆人
道這個姓馬的最有義氣必須要前去迎接衆
人迎出大門口只見馬俊頭帶一頂扎巾身穿
一件肉紅色的直擺珠履綾襪手拿一柄未曾
寫面的金扇常柳二生見了暗笑道你看此人
文不文武不武一團的假斯文馬俊進了書房

容各見禮禮畢坐下茶罷能通个名姓常讓想道
此人進子門兩眼東張西望不像个正人君子
定是个匪類之徒非賊卽盜馬俊故意說道小
弟出外多時昨日方回聞兄在此少來拜見望
乞恕罪郝鳶道小弟事情頗多不知尊府住處
故而少候當時衆人又說了些閒話郝鳶對衆
人道我郝鳶生在洛陽今到杭州探親幸遇列
位義同骨肉况周陳三位俱住山東看來豈非

第十三回

三

天緣湊合據弟禹意欲與諸兄結爲金蘭之好不知諸兄意下如何陳雷等道小弟們是下賤之人怎敢與大爺結盟馬俊道意氣相投結拜是極妙的何必推遜郝鳶大喜道到是馬賢弟說得爽快便叫家人備了香燭郝鳶道我還有兩個兄弟不在此處不若望名結拜不知列位可依馬俊道既是仁兄的好友拜在同名何妨當時敘起年庚郝鳶居長常柳二生卻不過郝

寫的情面只得依從柳緒寫了盟書依次開了
家人名姓上寫道

第一郝鴛字跨鳳係洛陽人氏

第二周順字偉然係山東人氏

第三馬俊字子昌係杭州人氏

第四鮑剛字子英係北直人氏

第五陳雷字電霞係山東人氏

第六常讓字云仙係杭州人氏

第十三回

四

第七周龍字聚然係山東人氏

第八柳緒字貴芝係杭州人氏

第九孫佩字玉環係開封人氏

開寫明白不一時衆人擺土香燭各人拜過神
聖發誓已畢收過香案用過午飯即便擺土酒
筵敘了席位坐下但是開懷暢飲酒過了半啊
郝鶯猛然想起鮑剛孫佩不覺的眉頭到促悶
上心來周順便問道今日家兄的雅愛理應兄

弟歡聚一堂才是怎麼兄到長眉雙鎖莫不是
有甚事開心馬俊道敢是恨與小弟們結義麼
郝鴛說道非也愚兄雖是與賢弟們聚義有趣
之至矣怎奈我想起孫鮑二人的苦處我雖在
此歡樂其心傷悲不盡言畢泪如雨下馬俊道
終有相會之期何必憂慮郝鴛又道鮑剛往湖
廣去了四個月不見消息這還可以放心只是
不知孫佩如何生死故此慮他馬俊道孫賢弟

第十三回

五

無非在家讀書做買賣仁兄何出此言郝鴛道
量無人救得他說也無用馬俊生平性燥忙起
身來說道孫佩既與俺們拜過便是骨肉的弟
兄仁兄何欲言又忍不以心腹說之那里算得
一个弟兄郝鴛道兄弟們怎麼不是心腹只因
孫佩身陷囚圍遭奸人的圈套命在旦夕那里
有偷天換日的手段救得出來周順說道馬賢
弟是个性快的人仁兄可說明孫佩被何人坑

言倘若小弟們做得來也未可知馬俊說道兄
長說來我馬俊若是救不出孫佩誓不爲人郝
鵞聽了即將開爭春園打米公子前後說了一
遍急得馬俊暴躁如雷說道世上有這樣庸劣
的人小弟不才情愿不避湯火到開封府走這
一遭若不救出孫佩不殺那米斌儀這賊子乃
萬世的匹夫郝鵞道賢弟莫非戲言馬俊道大
丈夫一言旣出四馬難追怎敢戲言郝鵞道不

第十三回

六

知賢弟凡時動身馬俊道要走就是今日若是
遲延時日非爲弟兄只差一個帮手不知那位
賢弟與我走走言還未了周順應聲道飽與你
去馬俊道若是王哥同去越法好子當時馬俊
起身說今日權且告別多則兩月少則月餘必
帶孫佩到此相會那陳雷見馬俊如此性急恐
不能成事便說道馬仁兄不要性急聞得開封
府乃繁華之地必有守府恭軍鎮守城池如今

孫偃身陷重地非同小可待我回到山寨邀請
他二十个兄弟同心合胆劫取方保無事仁兄
須當三思那陳雷言畢常柳二人聽了此言越
發心焦暗地里埋怨郝鴛說道大哥怎與响馬
強盜結交後來不知怎樣結局只見馬俊笑道
此時俱是自家兄弟何必隱瞞但黑夜里勾當
是兄弟做熟了的慮他做甚麼但我馬俊平昔
言不及齒要去就去郝鴛不好催他只是點頭

第十三回

二

說是又見馬俊如此著急那里肯停一刻一時
氣性急燥立刻就要起身却焉見馬俊真心實
意便想道看來周順周龍陳雷非真俠求到是
馬俊如此義氣不若贈他一口寶劍今若當衆
人贈他恐他三人著惱便把馬俊扯到書房中
低低的說道我看賢弟真乃俠士當口司馬傲
贈了愚兄三口寶劍叫我轉贈前日贈鮑剛乃
是攢鹿劍今賢弟到開封去無物件乎將此誅

虎劔贈與賢弟防身馬俊接在手中掣出看時
果然光華耀目便入了銷藏入衣袖里面出來
說道小弟換了衣服就來起身言畢竟自去了
常讓對郝鴛說道馬子昌此去怎樣救得孫佩
况劫獄犯禁的事仁兄除不止他反縱他何也
郝鴛說賢弟不知馬子昌的本事此去無妨不
必憂慮不一時只見馬俊換了長行的衣服腰
佩寶劔與眾人作別說道見等高坐枕城小弟

第十三回

就此拜別朝上作了一揖衆人還了禮郝窩與衆人又叮嚀一回攜著周順往外就去衆人送出大門將手一拱放開脚步竟自去了郝窩與衆人回到園中飲酒至晚方散周龍陳雷到店中安歇且自不言再說馬俊與周順出了城門周順道咱與賢弟匆匆而行却忘記了行李孟費却怎麼處馬俊道不難總在小弟身上二人說說行行不覺的走了五十餘里到得個鄉鎮

上馬俊取出了銀子買了一盞鋪蓋打過了尖
依然趕行若是缺少盤費馬俊就在富豪之家
量意取些這一路上過的豐豐足足的免不得
曉行夜宿在路非止一日到了開封日色將落
急急的趕進城門我尋客店馬俊周順從不會
到過路頭不熟尋子半會來到一條大巷巷內
走出一个老者馬俊上前問道借問老丈一聲
此處可有宿店那老者提著燈籠將馬俊看了

第十三回

九
几眼說道轉灣頭一家就是宿店馬俊周順謝
了一聲走不多遠果見一個燈籠上寫公文下
處馬俊走到門首問道裏面有人麼只是裏面
走出個人來將馬俊看了几看說道爺們是下
店的麼周順道正是小二道請進來馬俊叫小
二接了行李來到後回一看却是兩間大大的
廳房一連四五進平房兩進大樓馬俊到了那
三進住下房屋雖多却沒有人下小二取子兩

盆水二人洗面已畢小二問道爺們還是自家
起火還是一同叫小二奉膳馬俊道俺們不會
起火一總是你的俺如今同你說明就是我弟
兄二人口間三岔晚間的酒餚連房錢與你一
兩良子一天小二聽見說是一兩良子一天心
中大喜說道听憑爺賞賜小人怎敢爭多只是
還不勾些請爺添些才好周順道一兩良子一
天就是足價了還要爭多呢馬俊道只要你吃

第十三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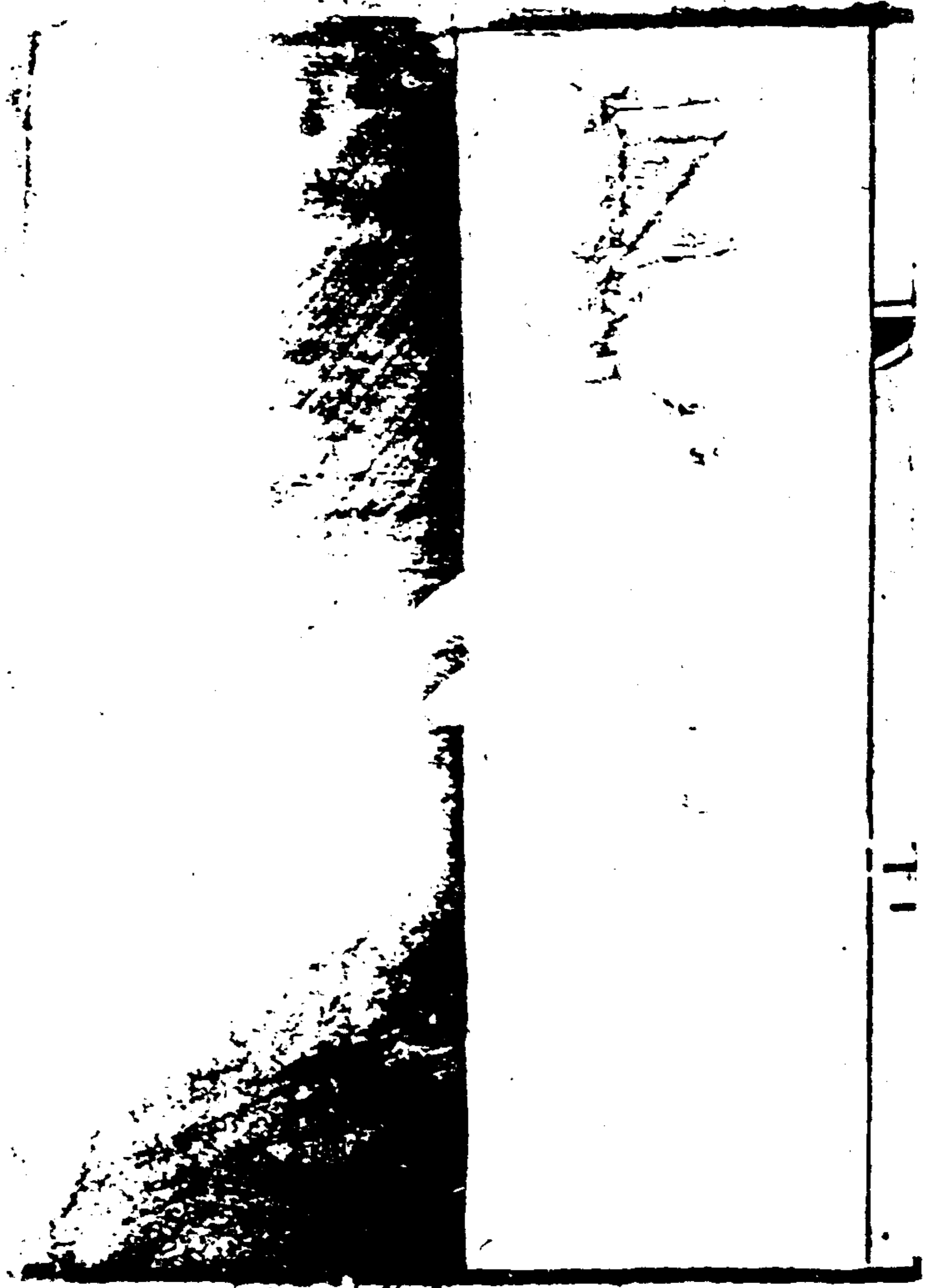
十

飯吃酒的餚饌潔淨些再加上二錢一天罷了
小二道既是爺們慷慨小人不敢再言馬俊道
今晚不用你的物件煩你替俺買辦少不得與
你些飯錢便取出一定艮子交與小二道這塊
艮子與俺備夜宵這一定艮子算明日的房錢
所多的算今晚火錢快快備來小二接了艮子
歡天喜地跪到前面與店主說明那店主叫做
武乾宸听小二之言想道天下那有這等失算

之人就把銀子收下叫小二去買了熟米菜又宰了一隻雞叫妻子在廚房燒煮武乾震他就漫漫的走到後面與馬俊周順見過了禮說了些面情話不多時店小二捧上飯來不知是甚麼酒餚飯菜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七



爭春園全傳

第十四回

施計放火盜人頭

話說店小二捧上夜飯馬俊周順用畢小二收去傢伙過了一會方才捧上酒肴擺在桌上周順坐在上面馬俊對坐小二斟酒二人飲至數巡馬俊問小二道你家既有這些房子因何却沒有人下小二道實不相瞞這所房子原是家

相公府中的原先此處要笑我這个下處爲第
一終日里搭不開只因今春孫相公是他岳父
請他到爭春園飲酒遊玩不知爲著何事與本
城米相府的公子開起口來偶有个紅面大漢
把米府的家丁打散又有個黑面大漢帮着那
紅臉漢子打得那米府家丁無處躲奔不知怎
樣的那兩個大漢又到孫相公府中吃酒米府
有个石相公領了許多人打到孫家來就被那

紅臉人打死米府多少家丁那黑臉人又把那
石敢當撞死那兩個漢子竟自逃走可憐把個
懦弱的孫相公拿到縣裡苦打成招問成死罪
只在秋後就要處決被他家打死的人共有三
十多名摠停在孫府驕上不敢掩埋因那些冤
魂到了晚上就拋磚擄瓦那些下宿的客人說
我家店中離他家不遠恐怕惹着了怨鬼故此
就沒有人來下了馬俊听了方知孫佩住在此

地又問如今孫家可有甚麼人了小二說道他家那些家人婦女了環爭行走散止有兩個老官家還住在後面此房賃與我家開下處每日到我們店中付食米去過活馬俊道如此這孫相公在那里小二道孫相公在縣衙門內牢裏前日他家人到監內去看孫相公回來說道監內行了牢廬蒲伴人尺行壓倒如今的罪人俱提到府監內相公命在旦夕只怕還要死呢馬

俊又問道難道監內就沒有个名醫調治麼小二道監內雖有大夫聰是些不中用的那有名有時的大夫却不能下監醫治若是把我們這里有名的羅大夫請下監去不消几天就都好

了馬俊道是那个羅大夫他有這樣好手段本縣太爺如何不發他下監醫治罪人小二道本縣太爺貪賍極盛每日飲酒取樂他那里官到這些閒事馬俊問道這羅大夫住在那里叫甚

第十四回

名字小二選離此不遠一直向東就走有個招牌上寫羅輝庵大小方脉人若有病症請他一
看一劑藥就好了馬俊問過實信小二又取了
兩壺酒來放下說道小人要去收拾物件傢伙
命若是要酒喊小人一聲就送來言畢小二去
了馬俊對周順說道我與兄長興興頭頭的來
此指望救孫佩的不意他又病在監內縱然救
他出來又不能行走也是枉然這怎好回去見

那郝大哥哩周順道這却不妨就說孫佩身染重病如何救得馬俊道况無憑據他們那里肯信就把眉頭一促計上心來須得要如此如此方可爲妙欲要將話說與周順知之恐他害怕待行事之時打發他回去主意已定小二收拾完了傢伙來到後面說道爺們吃完了酒了馬俊道你可把碗盞收去再拿兩壺酒來小二依言收去了傢伙又取了酒來馬俊道你可把中門

閉了俺們要睡了小二听了收完傢伙取了兩盆水來與馬俊周順洗了手腳馬俊道小二那府衙門在那里小二道就在前街便是小二說罷收什了傢伙將中門閉了往前面去馬俊打發小二去後將酒筭拿進房來與周順坐下飲了几杯說道仁兄在此少坐待二弟走走就來了周順道更深夜晚往那里去若有事到天明去罷馬俊道仁兄不要管我我就去就來便在行

李內不知取了什麼東西放在腰內又換了衣服便對周順說道若是不一乘取甚東西也不可開門言畢就到天井內將腰一帶輕輕的從上屋去暫時不見了周順暗道這馬俊鬼頭鬼腦的黑夜黃昏出人必要做出事來不說周順着驚再說馬俊在屋上沿房過街行了半會那不見知府的衙門正在找尋之間只听得後面更鼓之聲那梆子敲得咕咯金鑼响聲他轉身

第十四回

五

回來就听那那聲又過了十數進房屋只見前
面隱隱的有些燈光他就在屋上伏下身子望
下率目一看只見前面一個高大的照壁書得
花花綠綠却看不明白又見那高高的大府門
門前掛着兩個紗燈上面寫着開封府正堂五
不大字約有十幾個巡更的更役手執軍器在
右巡囉馬倭暗道此處正是知府的衙門裏縱
那屋上向西首輕輕的跳過牆東進了儀門西

首又有高大墻垣墻上放有許多荆棘想必此處定是監獄所在裡面巡邏的更役時刻往來不能下手等了半會那巡役的到後而去巡察馬俊乘着空時從屋上落下四處里一望並無个起火之物走到獄神堂中看時只見神龕傍邊堆着二三十个柴草還有些破壞的傢伙堆在上面馬俊想道就在此地放起火來天從人愿况獄神前有現成的燈火就拿一把柴草在

第十四回

六

燈頭点着堆上一塊又抖上些柴草不斃的就
呼呼的燒起來了馬俊離了獄神堂依舅上屋
竟自回寓去了再說那獄神堂被馬俊放火燒
着了柴草天意如此一霎時騰騰火起便丟了
鑪都向前救火去了那里救得滅那獄的罪人
聞得牢內失起火來各各要命獄卒連忙開了
牢門衆人往外一擁各要逃生驚得那守門卒
役忙把東西兩圈門閉好却不曾走脫一犯此

時宿堂的人役慌在一堆跑進大堂宅門上亂敲梆子驚動守宅門的家丁問道有甚麼急事胡亂敲梆衙役道不好了獄中失了火了燒得凶儉煩大叔稟聲老爺那家丁所說獄中失火忙到裡面稟道獄中失了火了幸得知府未曾安睡聞得此言吃了一驚節忙出堂看時只見火勢凶猛知府跌足說道罢了罢了倘若燒死重犯叫本府如何面得上司有負朝廷四品之

第十四回

七

職這都是獄卒自不小心故而失火燒起這知府乃湖廣人氏姓雷名霞字炤丹乃乙未科弟十二名進士出身蒞任一年爲官情正不准情面不貪民財不怕鄉紳官宦斷事風燥決才最高滿城百姓無一个不稱他是雷青天鉄面無情胆氣最大又不惧權宦又叫做雷鉄胆此時雷老爺初看火勢甚大心中着急次後見大勢微微的熄滅方才放心約有一更時候方才平

息知府着人照點可曾燒了民房獄卒稟道只
燒了衙獄不曾燒了民房門役又稟道獄內的
人犯俱是看守在獄犯人一名不少請老爺
名知府把重犯罪人一一查點幸喜不曾燒
人犯就將值日獄卒重責三十板革退知府見
人犯無處可收卽着衙役將重犯收禁縣監待
修理完時再提回收禁此時一縣三衙五個廳
官和守府參將俱來府前問安雷公一一謝過

第十四回

衆官依勇回衙去了不提知府回去再說馬俊因見監內起火方才回來那周順見馬俊一去多時不回心中疑忽不定又听得外面喧嘩正慮之間只得出門外听听忽然馬俊從屋上呼的一聲跳落在地周順見了馬俊便問道賢弟往那里去的因何此時方回馬俊就在周順耳邊說明放火之事周順吃了一驚說道却爲何事馬俊道因孫佩患病不痊聞得羅先生專醫

時病欲要請他恐他推三阻四又在周順耳邊
低低說子一會知府取禁府監阻兩處反爲
不美因此把府監燒了一摠到縣監裡好醫治
孫佩病症周順听了吃驚道羅先生那里認得
孫佩又無人指点也是在然馬俊道小的少不
得陪着羅先生丁監說出緣故今晚却不去明
白晚間行事仁兄到後且先回抗州說與郝大
哥知道等孫佩的病好了一全前來相見周順

第十四回

道事雖如此我和賢弟同來如今怎好我先回
去必須等着賢弟一全去才是馬俊道仁兄若
在此地小弟反放心不下我一人在此却無挽
碍周順只得依言心內甚是放心不下二人正
在店中安歇正要睡時只听得外面喧嚷只認
做大盜再听時方才曉得失火那店主看了一
回依然來關門安睡馬俊故意的問店小二道
是那里失火只听得喧嚷小二道是本

府監內失火適才那些罪犯摠發在縣監內去了。翁們請睡罷。此時火已熄了。馬俊答應了一聲。那小二去睡了。周順先前還不信。聽見小二說了方信了。馬俊之言不謬。當時二人睡了一宿。天明早起。梳洗已畢。用過早膳。換了幾件新衣服。就與小二說道。昨日我與你的房錢。是今日所費。俺在此買些貨物。不知是三日五日。才買得。元天天算賬。這不是個道理。俺這定銀

第十四回

卜

子與你店主收算便了小二所得與店主銀子
心中歡喜道只是小人伏侍不週便叫主人收
了這銀子馬俊對小二道俺見你店中無事你
可和我上街去頑頑小二溝口依允馬俊要小
二指路就與他五錢銀子小二得了銀子與店
主說明馬俊閉上了房門與周順小二三人出
了房門先到府首去頑只見那些禁卒在那里
拋磚美瓦馬俊與周順只是哂笑小二帶馬俊

周順到那熱鬧地方頑了一會不覺肚中飢餓
三人到飯店中吃了些酒飯依舊上街頑耍馬
俊問道米相府在那里小二道就在縣東首便
是小二便將二人領至相府馬俊看那米府果
然熱鬧馬俊將出入的路逕看在肚內又認了
羅先生的住宅鮑成仁的門戶直至申牌時分
三人方面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爭春園全傳

第十五回

爲友除病忘天理

話說馬俊周順與店小二上街遊玩到申牌時分方才回寓吩咐小二買下許多酒筍鮮果到晚收拾停當比昨晚要豐盛些些要十分精緻馬俊道我弟兄們今日商議買些貨物你把酒筍俱排在房內多取些酒來再待俺拿个炭爐來

第十五回

你可把中門閉了俺們自斟自飲不要你來你去睡罷小二聽了歡喜就將酒脩飯食炭爐俱送入房內小二關了中門同店主吃酒飯去了再說馬俊與周順飲了幾杯酒馬俊道仁兄且寬心自飲我去走走就來周順道你再飲幾盃壯壯神也不遲馬俊道恐怕悞事我酒少飲幾盃回來與兄暢飲馬俊道罷起身帶了寶劍便飛身縱上屋去了那周順心中卻有些害怕只

得自斟自飲約有二更時分馬俊從屋上下來
背着个包袱便打開看時却是血淋淋的一个
人頭兩眼大睜周順看見吃了一驚說道賢弟
你取人頭這樣容易不知道是誰的首級馬俊
道這是鮑成仁的狗頭小弟去時他與老婆夾
口他別氣到書房裏睡却被我殺了說畧將人
頭放在牀下包袱撒在一邊又飲了五六杯酒
吃了些餚饌說道此時二更多時小弟要幹正

第十五回

三

事言畢依舊上屋去了周順暗想馬俊如此手段只是耽險害怕不免明日咱先回去免受京唬不言周順自言自語且說馬俊因日間看過出路所以不費我尋竟到縣前輕輕的上了屋到得私衙內室伏在屋上看時正見知縣孫剥皮坐在那里與妻子飲酒取樂席已將終不一時便起身說道夜深了去睡罷他妻子因他坐睡說道今日要幹美事莫如昨日夜裏那樣不

濟事時豈不急殺了我麼今定要與你拚命系
剝皮說道今夜不似昨夜定要你求饒叫免方
才饒你只見夫人滿臉一笑道也看得見二人
說畢携手進房去了那班婦女了環無不掩口
而笑收什了盃盤吹滅了燈火各自睡了馬俊
從屋上跳下立在窓前只聽得活声浪作浪語
噫言馬俊咳了一聲時說道死在頭上還不知
覺只管做這些風流地事里等得他幹完這事

第十五回

三

三

卽把堂屋門輕輕握開只見房門半開半掩不
會門門侍女總去尋老公去了那剝皮只曾要
與夫人睡的心忙那管門開不開關不關此時
馬俊闖進堂屋越進房門了掣出無情寶劍那
夫人還在牀睡著口中只叫快活不止況且房
內燈火未滅馬俊走到牀邊用劍挑起帳子貼
在踏板上知縣正幹得情濃只聽得踏板上帳
子响了一聲卽伸頭一望見了一個大漢手執

利劍正欲叫喊馬俊手快趕上一劍早已殺下
頭來從牀上骨碌碌滾下來那夫人正在快
活聽得喊叫一聲見孫劍皮不動再睜睛一看
見孫劍皮倒在地下夫人說道我正快活你就
撒嬌快些睡上牀來馬俊罵道該死的淫婦畱
他也無用就舉起劔來揮爲兩段馬俊在他床
上扯下一塊軍被把兩個人頭包好吹滅了燈
出了房門依從舊路而走那周順正在憂慮之

時只見馬俊携了个包袱進來便說道又取了
兩個人頭來了打開一看卻是一男一女雖總
有頭髮卻面貌不同况有一个耳頭上帶著金
環所以認得是个女人馬俊把他二人雲雨的
鬼話說了一遍周順笑道雖是被殺却也是一
對風流怨鬼馬俊笑道他二人還不知是殺死
只當快活死了二人取笑了一會又飲了幾杯
酒馬俊說道小弟又要走了周順道賢弟此去

須要小心相府之中非同小可馬俊點頭道應
得便縱上屋要殺米斌儀去周順見馬俊去后
雖然胆大看著三個首級到三更時分俱睜眼
咬牙似恨人的一般周順却也有些害怕起來
就把那袱單被蓋在上面又把冷酒拿到炭爐
上燉熱自斟自飲不言且說馬俊我到米府竟
奔后堂尋了半會尋不著光斌儀的卧房不知
在那里好不煩惱信步而行合當米斌儀命絕

第十五回

五

馬俊正尋之際只聽得悲悲苦苦又嬌嬌嫩嫩的聲音叫道小女子其實難受當不起求大爺饒了妾身罷馬俊聽了猜疑暗道此是何人的房爲著何事作此聲氣悄悄走到窗前在板縫中將眼望內一張只見房中牀帳傢伙一應俱全通霄蠟燭二枝點的明亮亮的放在桌上有一個男子精赤條條在一個醉翁椅上按著個美貌的女子好要只聽見那女子再團哀求款

手那男子道我的乘肉你再忍耐一時我的興
還不盡等到血盡時自然僥你那女子道好太
爺我的親大爺可憐奴家年紀小再經不起盡
興求你放慈心畱待明日罷那男子總是不聽
一發施展的加倍凶猛那女子一發不能承受
咬著牙嚶嚶哭泣那馬俊看到此處曉得這男
子就是米斌儀了心中十分大怒暗暗的道這
狗頭倚勢行好好行可惡待俺取出悶香悶住

第十五回

二

衆人然後行事遂向身邊取出悶香并一齊身
邊取出火來點起悶香從窻內插進去不到半
刻時辰那里面的人打个呵掀几个婦女已先
睡著那米斌儀也丟了手欲上牀去睡走了几
步就跌倒在地板上睡了馬俊收了悶香走進
房來見女子赤條條的便取了單被替那女子
遮了差處又見兩個女子亦在椅拐上精赤條
條的睡著只見米斌儀倒在一傍就舉起劔來

母子一聲勿過頭落劍起劍落劍了幾塊方才
歇手在房內看了一會好不齊整又開了箱子
揀了一件新衣服又見箱內有幾百銀子就取
了一封放在懷內將首級提起依舊上屋找到
羅先生家內四處一看無處可藏只見正廳左
首有張小机几上放一藥箱卻是羅先生不得
用的如今得了時俱是紫檀描合的箱子故用
他不著所以桐在几上馬俊將箱門揭起把顯

第十五回

二

人頭放在箱內依舊閉好提背包袱回到店中
已是四更時分周順見馬俊回來方才放心馬
俊便將去殺米斌儀的話說了一遍周順稱讚
道賢弟真乃大能也馬俊道在兄可收拾行李
天明之時好行路又把那封銀子分了一半與
周順爲路費徐者帶在身上監中好用又把那
三顆首級提著用單被把血跡開爭包在包袱
之內放在一邊用寶劍控了一個坑將些血跡

物理了二人又飲了幾盃酒天已大明二人開
了中門小二送進水來二人爭過了面不一時
送蔣卓膳二人用過馬俊又吩咐周順一番話
周順攜著行李出了店門竟奔杭州去了小二
看見周順出了店門便問馬俊道那位爺那里
去了馬俊道他明日還就來了你家店主到那
里去了小二道下鄉收相了大官人在家管理
事情馬俊道你去問他進來俺有話說小二走

第十五回

到前同把大官人叫了進來這店主武乾宸止
生一子年紀二十三歲因他平習不背學好他
父却不十分喜他學名叫做武志排行第三因
他母親上胎生了兩個壽夭而亡人都叫武志
爲三郎三郎聽得客人叫他他便抖擻衣服竟
到後面來與馬俊見禮說道小的見禮馬俊看
那武三郎雖不十分美貌却也不俗亦還了禮
坐下三郎道小子有事在外昨日方回奈家父

年邁小子思嫁却不會請教過爺的輩府尊姓
大名馬俊道俺祖籍山東姓馬名俊字子昌因
來此處買幾件貨物在寶店多承厚意俺請足
下非爲別事適問敝友到个所在去走走俺又
要去買些貨物這行李寄在你寶店這還猶可
俺還有一口寶劍價值千金亦寄在你寶店未
萬不可失錯俺後來小不得重重相謝但我去
後倘有外人前來問你再有个馬俊在你店中

九

煩足下回他沒有三官休要招攬只推不知武
志不解其意只是點頭依允馬俊提了包袱出
了店門竟奔府前而來再說那問封府雷公那
日升了早堂衙役恭見已畢放過了告只見孫
知縣的管家跑得氣喘吁吁走到大堂上跪下
稟道不好了求太爺做主知府道你有甚冤枉
且從頭說來那管家稟道小的是知縣的家丁
因昨夜不知甚麼時分我老爺與奶奶被賊殺

了首級不見了知府聽了便吃一驚縣官的夫
婦二人被殺說道禁城之內殺了知縣事關重
大本府須要親自去看驗又見鮑成仁的妻子
哭哭啼啼手拿一紙狀子當堂跪下稟道小婦
人顧氏是鮑成仁的妻子因丈夫每日陪米公
子閒玩耍昨夜獨宿書房不知被何人殺死頭
竟不見了求太老爺做主雷公想道孫知縣夫
婦被人殺死未曾相驗怎麼鮑成仁又被人殺

第十五回

十

了隨即看了狀子問道殺死你丈夫的屍首還是在米府還是在你自家裏顧氏又稟道在自家書房內雷公卽委二衙去看驗鮑成仁的屍首顧氏出子衙門只見五六個人跑到大堂跪下磕頭稟道太爺在上大事關天俺是米府的家丁俺家相爺止生一位公子昨晚好端端的在府內宿于深閨不知被何人殺死尸分數塊那首級尙且不見這是太爺的干係須當究拿

凶手詳報相爺那雷公听了此言唬得冷汗流
出呆了半會方才說道有這等事隨即打轎來
到米相府中進了內室房裏看過口首叫過伴
宿的侍女問了幾句叫衙役押著候審米府買
了棺木權且收殮知府又到知縣衙門問君驗知
縣夫婦已畢亦叫家人買棺權且收殮便叫庫
吏將庫封了待木府慢慢盤查又叫各役將苦
主人犯帶齊打道回衙審問不知後事如何且

第五回

七

看下回分解

爭春園全傳

第十六回

報醫人獄起況疴

話說雷知府回到衙內坐了大堂便將那三個女子帶上跪在一邊雷公問道昨夜是你三人伴宿的麼三個女子齊說道正是雷公道既是你三人伴宿必知被殺情由從直招來免受刑法那女子道民女係本城東門內袁秀才之女

第十六回

一

因父親早喪母胥氏止生民女一人乳名鴻裝
年方十七父親在日憑媒許配本城張元吉爲
妻尙未過門前日民女偶在門首閑玩不意遇
見米家公子他看見民女有儿分姿色就着鮑
成仁到民女家內與母親說米公子妻喪獨要
取你女兒做插房我母親回他有了婆家那鮑
成仁就說了許多狠話去了過了兩日昨晚帶
領了三十多人強將民女搶進府中破了民女

身體一時就睡着了不知是何人殺死况初進相府不知內里深淺求太老爺可問他二人便知情由雷公听了袁氏之言點頭嘆道做出這樣無法無天的事來所以如此自古道殺人者非良人也被殺者亦非良人也便叫過那个女子問道他是初人相府不知深淺你二人在相府多日知道府中的深淺家中有甚人暴凶公子與甚人有仇是甚麼人殺的你們從直說來

第十六回

二

兩個女說道妾們是米大爺新買來的却不知情由來太老爺作主那雷公大怒喝道胡說公子既與你們全宿怎推不知道正欲用刑拷問忽見一人拿着紅布包袱大踏步走進儀門高聲叫道不要冤枉無辜之人若問殺人的事尋俺尺知道門役便向前喝住知府坐在堂上听得殺人情由有人知道其人突然而來必有原故便叫衙役把那漢子帶上來那衙役領命叫

道漢子休走赶上前一把扯住說道太爺叫你
進去那人道不要扯俺自進去便走到堂前放
下包袱跪下說道小人見太爺隨頭雷公見那
人生得異象氣概不全便問道你姓甚名誰那
里人氏怎麼知道殺人的情由你細細說來本
府重重賞你些切不可誣說有仇之人那人道
小人係山東人氏姓馬名俊那殺人的凶人小
人到不知道到曉得那四顆首級的下落雷公

第十六回

三

道首級今在何處馬俊便將包袱打開抖了一
下那首級就骨碌碌的滾在地下雷公見了又
驚又喜喜的是有了凶手驚的是世上那有這
樣朋大之人便想道首級怎庶在他包袱之內
必定是他殺的衆衙役唬得面如土色雷公道
問道道首級從何而來馬俊道實不相瞞小人
久聞米潞儀倚仗父勢強占良家妻女奪人田
地俱是飽成仁撮合知縣貪才屈害無辜小人

恨在心頭所以殺了劣宦脏官與萬民除害因
見太老爺正直無私清如水明如鏡小人怎敢
移害太爺自古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特來投
到雷公听了想道禁城之內殺了知縣還在猶
可单伯米相作對辜辜有了凶手便叫米府的
家人知縣的家丁識認首級知縣的家丁認了
知縣和夫人的首級用布包了領回收殮那鮑
成仁的妻子亦認了首級去了单单不見那米

第十六回

四

斌儀的首級米府的家人稟道縣主和夫人包成仁的首級俱有單不見了公子的首級雷公便問道米公子的首級到那里去了馬俊道小人送了个朋友故此不在雷公想道這又奇了那有人頭送人之理便問道送了那个朋友姓甚名誰馬俊道此人頗有名望小人從山東到此住在他家三天這个人却是个大夫名叫羅輝菴因昨晚飲酒之時羅大夫談及醫道的話

他嘆氣道我若醫好了此人何愁沒有萬金相謝小人問道俺聞哥哥真乃華陀重生疑難病症不知醫好了多少怎麼今日作難起來況有萬金相謝何不用心醫治羅大夫就回小人道群藥俱已齊備止少引子要生人的腦子在火上炙了研碎放在藥內合成丸藥服下卽愈小人就允承在身上下晚上殺了米公子把頭送與羅大夫爲引了去了太翁若是不信可着天差

第十六回

五

把羅大夫叫東便知明白雷公大怒說道好个大夫怎麼要起生人腦爲引其情可惡隨標了一根硃子寫了几个紅字差兩名快役飛奔出了府門要拿羅輝菴公差奉了太爺之命出了府門齊奔羅大夫家來行不上半里之路恰恰的撞着了那乘轎子此時羅大夫的轎抬如飛對面而來公差攔住說道不要走我們請他呢那轎夫說道且慢慢慢我們清早出門抬到此

刻肚中已是飢餓讓我們充些東西到尊府來
罷公差喝道誰請他看病俺們奉本府太爺的
嚴命特來拏他的便把羅大夫扯下轎來羅輝
菴說道莫要拿錯了羅輝菴並不犯法太爺
拿我則甚公差道一些不錯就把那根硃子與
他看速拿羅輝菴當堂回話火速火速羅輝菴
看呆了了一會說道列位公差太爺拿我爲何
你們可知道麼公差道我們不知你做的事還

要問人如今太爺坐在堂上立等快走快走兩個公差把個羅大夫平空挽了就走這才是好。好轎中坐平空降禍來那些轎夫抬了空轎回家報信不言再說那公差拿了羅先生來到府門公差繳了硃子雷公吩咐道帶他進來羅輝菴當堂跪下知府喝道你可知罪麼羅輝菴稟道小的遵法守理並無毫厘過犯小的不知罪。知府說道好個遵法守理的人本府且不問你

你可認得那下面的那個人麼羅先生看了馬俊兩眼說道小的從未曾與他相會過馬俊道羅大夫昨日蒙你的情愛那話兒早已承奉到府了羅先生听了勃然大怒道我姓羅的從來曾與你相會你怎麼在太爺堂上胡言亂語說甚麼那話兒不那話兒馬俊道但爲人要拿出良心來不要這等胡賴俺馬俊到此之日蒙你厚情你医治那位官宦賺他萬金包匠俺在你

家過了些時蒙你盛情故此殺了米公子將首級送爲引子合丸藥怎麼推作不認得俺呢雷公喝問道你到不如認來此事免得本府動刑羅羅先生听得馬俊說甚麼首級送他他心內不得明白說道求太老爺恩賞小的明白甚麼公子甚麼首級小的實係不知雷公大怒喝道你與馬俊作的事情及問本府本府若不說明你反說本府屈用刑法知府道你爲箇官宦的

病症要活人的腦子爲引如今這馬俊殺了孫
知縣夫婦及鮑成仁并米相爺的公子將首級
送與你爲引可是真的麼羅先生听了此言只
唬得冷汗真流便叫道太老爺這是馬俊坑害
小的况馬俊與小的並不識面那本草書上
那有用生人腦子的理况且首級又不在小的
家中皆是無証無証的冤枉事求太老爺作主
雷公平日爲官清正不認將無辜加刑听了羅

第十六回

輝菴的口詞却說得清清白白便問馬俊道你
說羅輝菴要生人腦子爲引這是無憑無據律
止寫得明白無憑不拷賊馬俊道太爺若要憑
據首級現在他家廳上左首小香几上一個藥
箱內太爺若不信可着天差到羅輝菴家內去
搜若有米公子首級羅大夫問罪若無首級小
的冤害無辜情愿加等問罪雷知府道說得有
理隨限差了四名馬快飛奔羅家搜尋果在藥

箱之內尋出首級不知可是米公子的首級雷公叫米府家人領回首級入歛收棺不言且說知府對羅輝菴說道如今首級現在你家搜出這還是冤害你還不是冤害你麼此時將个羅先生弄得有口難分有舌難辨只跪在地下磕頭道藥書上從沒有要生人腦子爲引之理還求太老爺作主雷公大怒道本府那里管藥書不藥書城中有多少人家单单冤害你不成我

想道不夾不招左右與我夾起來兩邊衙役如
狼似虎把羅先生拖倒在地扯住鞋襪不由分說竟
是一夾棍羅先生死去還魂說道真真冤枉雷
公見他不招叫衙役敲羅先生受刑不住只得
招道這個人果然與小的往來在小的家內住
了三天要首級爲引俱是有的雷公見羅輝菴
招了松了夾棍叫他上了刑具雷公見馬俊是
重犯責了三十板上刑具押送縣監收禁袁

氏女子與那兩個妾婦無事發回娘家不提且說羅家着人料理衙門用了多少錢鈔舖了監禁子人役將羅先生馬俊收入監牢知府當堂做了詳文通詳上司米府寫了書批着人進京報信不提再說羅先生與馬俊下了監正是無巧不成祠只因府監火燒將此人犯多收入縣監無一處不滿只有東號沒有多人因孫佩身染牢瘟別人染疫俱好只有孫佩不得出汗未

第十六回

卜

愈所以不把犯人全號此時羅先生等下監雖
然得了羅家錢鈔却一時屯不出空號只得收
與孫佩全號當時馬俊進了並無一人只有左
邊草舖上睡着一个人年紀約有二十垢面蓬
頭啞聲不止馬俊便問獄卒道這是甚麼人犯
所犯何事因何獨自一人在此獄卒見是黑夜
飛越殺人不得不答應便說道此人是本城甚
有名望人家只因凶徒打死人命把他拿住牛

帶羊災他姓孫名佩字玉環馬俊听得是孫佩
心中暗喜此乃天隨人愿便問道爲何尊聲不
止獄卒道他惹了獄氣有病馬俊道總是你們
不好這有病之人也該與他些茶湯調理自然
好了羅家着人送了酒脩進監羅先生那里吃得
下去只是嗔聲不絕罵不離口馬俊只當不知
羅家家人把些酒食與了獄卒禁子吃了回家
天色將晚馬俊把刑其上鎖便用了解鎖法雲

第十六回

上

時刑具俱開獄卒看兄大驚呆了半會正要上前拿他馬俊搖手笑道你們休得撒野若不多事俺却不累你們若是放肆俺就去也言畢走出堦下認着腿疼一縱而上走在屋上忽然不見那些禁子獄卒唬得魂不附休驚倒在地不知馬俊到那里去了來與不來且看下回分解

爭春園全傳

第十七回

張中泊累鳴知府

話說那些禁子見馬俊縱上了屋就不見了唬
倒在地齊聲哭道俺們死也喊道馬爺爺俺們
又不曾中撞你怎麼竟自越獄去了我們豈不
是死也只見馬俊依身立在屋上說道你們從
今以後要依我行事俺就好好在此並不連累

第十七回

一

你們獄卒禁子齊聲說道無有不遵馬爺爺的命馬俊便從屋上下來好言安慰了獄卒禁子凡句話馬俊說道做漢子的自己做事怎肯連累着列位獄卒要上前擒他又怕他縱跳只得好言好語的求他獄卒禁子十分心內要笑計馬俊此時馬俊取出兩定銀子與禁子說道俺初到此處不曾在列位身上爲情這銀子煩那

位大哥買些酒肉暫且清清列位那些獄卒禁

子推却了一會只得着韋升去買辦重人各自散在外面看守韋升是個貪財愛利之人但是在監的人犯送他銀子他就無不照應又依那犯人的言語再言韋升不多時買了許多魚肉一瓶美酒摠挑在牢內煮熟用碗碟盛了捧到馬俊的號內放下馬俊見韋升是出熱之人他又取出二定銀子與韋升道只薄禮權如敬意煩兄將這些酒菜到各號將重犯人量意散些

第十七回

便了韋升接了銀子好不歡喜向馬俊道多承
馬爺韋升把些魚肉端在別號散去再說馬俊
見羅先生悶悶坐看便笑笑叫聲羅大夫你不
要這等納悶馬俊實實吓了良心害你因有一
事要請你到此看看犯人病症恐你不肯故此
設个計策權且請來方能請得大夫到此羅先
生大罵道好沒良心的瘟賊先不在堂上咬我
怎到此地反說妖買人心的話馬俊道你罵也

無庸指着孫佩道這不孫佩是報相好的因他
偶得獄氣不能全愈所以咳害大夫來醫治備
家醫好這孫佩自當救出大夫還有千金相謝
決不食言羅先生嘆口氣道也是我的醫道出名的
報應罷了罷了世上那有這樣請醫生的暗想
馬俊有黑夜殺人的手段他又有些心氣奈何
他不得只得叫馬俊扶他到身邊馬俊提起孫
佩手來叫道賢弟可認得俺麼孫佩在昏迷之際

第十七回

三

醒來問道是那位叫我奈我病休沉重不久要
似黃泉之鬼了羅先生使診脈息道馬兄不必
京慌此人心內作癆十分症候馬俊道可醫治
得好麼羅先生擡眉道雖然脈息如此那有皮
火藥餌馬俊道這不難只求先生開方餘者都
不要緊馬俊出了監號遇見李升捧了酒來旋
了說道馬爺請全羅先生用了罷馬俊遂與羣
升說道俺初下監來孫佩暴病俺們怎與病人

全住適才求先生看了脈息却無炭火等還要
筆硯俺與你銀子置買倘得救好也是你們的
德行韋升得了銀子道炭火摠有待我取來去
不多時果取了炭爐等藥罐等物交與馬俊便
說道如今府牢人犯監禁在此人犯甚多難以
料理求馬爺自己煎與他吃罷把筆與羅先生
寫下了方引用生姜一片韋升拿了藥方竟自
賄了他重人出牢去不一寺韋升買了藥來交

第十七回

四

與馬俊馬俊又與先生看了韋升又拿了一桶水一把壺一包茶葉然後與他們飲酒去馬俊煽起火來藥放在火上方勸羅先生飲酒羅先生沒奈何也只得吃了些馬俊將藥煎好與孫佩服下又煨了水與孫佩服洗手臉見孫佩服沉沉睡去有二更時分見孫佩服身上只蓋一床單被能濟甚事况自己又無行李與羅先生說道俺去就來言畢竟上房去了羅先生見馬俊如此

心中害怕又被巡更人看見此號無馬俊問羅先生道馬俊往那里去了羅先道他又無刑具我不知道獄卒听了捻呆了半晌听屋上呼的一聲馬俊跳下對中道我說過不連累何必着京獄卒見他手拿包袱不知何物市人只得去了他打開包袱却是兩床棉被几件衣服拿床蓋在孫佩身上直到天明只見孫佩身上汗如雨下大叫一聲苦死我也馬俊即到身邊見他

第十七回

己

直挺挺的仰在地下馬俊大驚連忙又對羅先生道昨晚服了藥到了此時忽然大叫一聲就不着聲甚麼原故羅先生即到孫佩前見他面如今裝全無血色手足皆冷胸前微微熱氣幸喜脉息平和羅先生道此人的病理當如此不時就回馬俊想道那有此話不信二人就坐孫佩的鋪邊約有二頓飯時只見臉上轉了紅色手足微微的熱又見他面上有了許多汗如潮

木一般馬俊又拿了一床棉被替他蓋好到了
天明時嘆了口氣好爽快那位大哥在此把口
茶與我吃馬俊道好了拜謝神明然後取了茶
與孫佩說道茶在此待我捧來與你就將他扶
起一手捧茶孫佩吃了半杯孫佩依舊睡下那
先生又把孫佩脉珍了便對馬俊道恭喜慶出
了些仔病症全好了只要人調理要食善再服補中
湯則全愈矣馬俊大喜先生又寫了方叫草升

第十七回

出獄取藥與他服了孫佩因受風寒幸未結胸
所以服藥出汗無事馬俊走到身邊叫道賢弟
你心中好過麼孫佩見馬俊說道小弟不曾與
兄會過怎麼認得小弟馬俊笑道愚兄爲着賢
弟不知費了多少心机耽了多少罪便將在枕
州與郝寫結拜的事說了一遍郝寫說賢弟在
獄放心不下故煩愚兄到此來聞得米斌儀包
成仁等萬惡多端今被我俱殺了又聞賢弟染

病訪知羅輝葦醫道甚高就將米賊首級送到
羅府害了進來醫賢弟又把放火事低低說了
一遍孫佩知道殺了仇人又知郝鸞不負前情
馬俊如此義氣心中爽快便謝道我蒙兄天高
地厚之恩活我性命仁兄尊姓大名馬俊道我
姓馬名俊字子昌賢弟調養几天待你全愈愚
兄自有道理孫佩暗暗歡喜服了兩劑補藥那
馬俊尊等孫佩病好救他不表且說禁卒見馬

第十七回

七

俊散脚散手如在家中祿不時出獄好不担怕
便全夥計們商議道馬俊牢中雖有銀錢與我
們到底不好自古道有利必有害况是官的重
犯出進如虎一般若一去不回豈不是你我干
係重禁子道刑具又禁他不住作何法兒內中
有一个識事的名叫談云道此事你我也巴不
得他怎的依我不若將馬俊會用解鎖法黑夜
出入稟明太爺發落一來推開了干係二來銀

錢一樣此爲有利無害恣諸位裁奪重人道此話有理卽速回明爲要那禁頭張仲卽出了獄門竟到府內宅門口與守門的大叔說道煩翁通報禁頭張仲有機密事面見太爺門上人進內半刻卽來開了宅門走進內堂跪下稟道前日殺官的重犯馬俊等乃是太老爺發下小衙們看那羅先生是守法之人只有馬俊移頭扳人下監醫好了孫佩不知馬俊孫佩有甚麼交

第十七回

結况馬俊善能飛墻又會邪術刑具禁他不住
昨晚竟縱上屋去到五更小的恐怕他逃出特
稟求太爺爺早早作法囚禁方好雷公听了吃
驚道有這等事倘若走了其罪歸于本府連尔
等亦不免利害你且在此等着本府自有禁他
之法就來到書房與刑名相公商議把張仲之
話說的那相公道這孫佩定與他有甚交結他
見孫佩惹了牢疫所以被害了羅先生醫治若

孫佩病好必有越獄事事閑重大倘若米相命要
這馬俊那時打了一個馬俊也不會說話依晚
生愚見今夜却要親自進監多代捕卒查監那
時馬俊自然散手散脚在內可分付禁子須如
此如此那時將馬俊掣在碗去二目沒有光明
他自不能走了一者保其明公前呈二者使孫
佩不能漏網至羽党不敢前來震喜道此計甚
妙別了相公來到內堂吩咐張仲一番張仲噓

第十七回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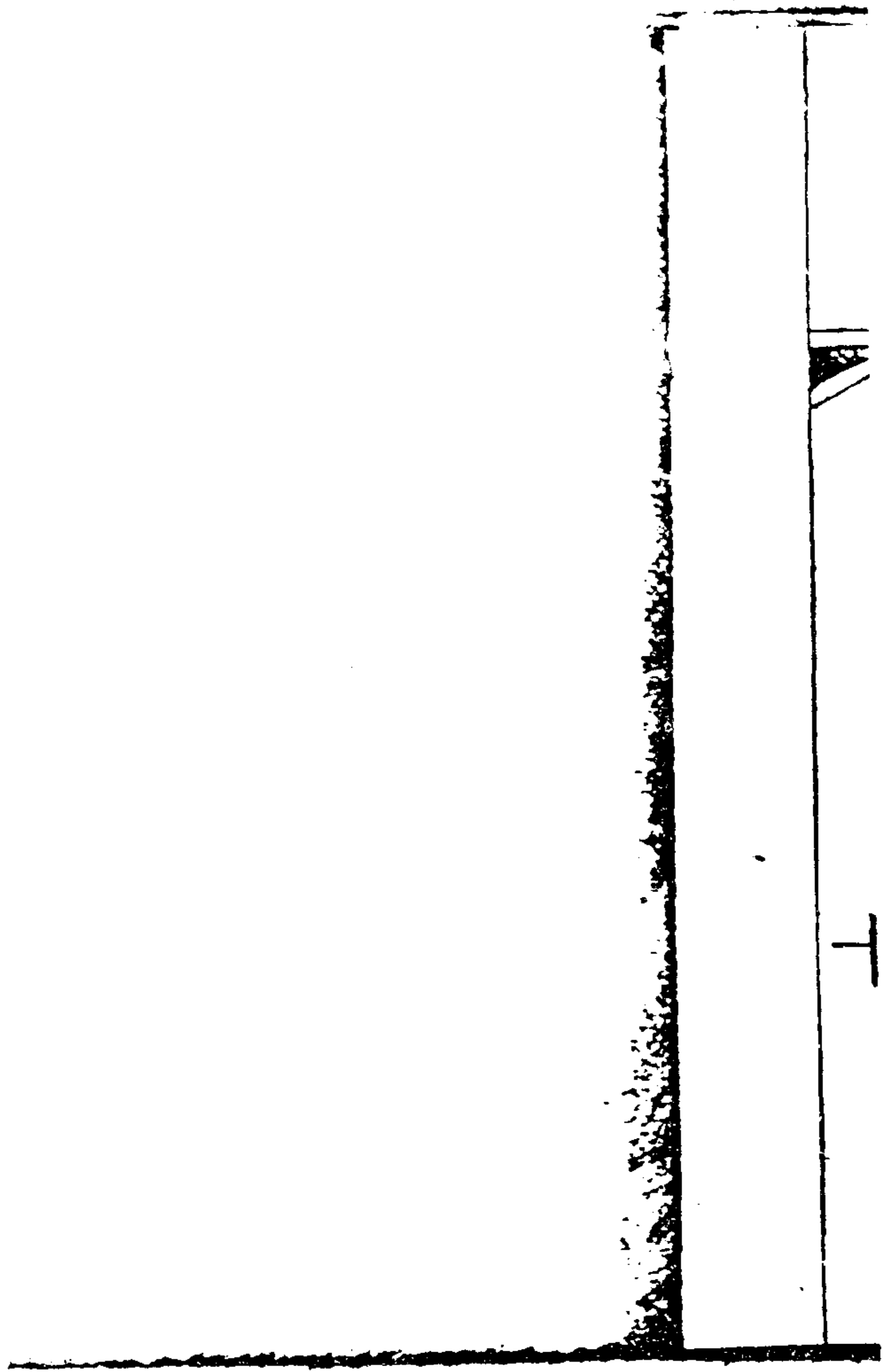
了個頭站起出宅門正是人心如此天理未然
這張仲回獄與衆人說明了三三兩兩交頭接
耳被馬俊看見不在意到了申胛馬俊兩眼昏
跳心如油煎髮似人抓好不難過想道我從不
曾像今日這般心京肉跳必有禍事臨身况坐
在牢還有甚禍又想道方才禁子俱是交頭接
耳難道美計我不成我且留神待他正想之間
只見一個公差手拿符票走進亂喊禁子在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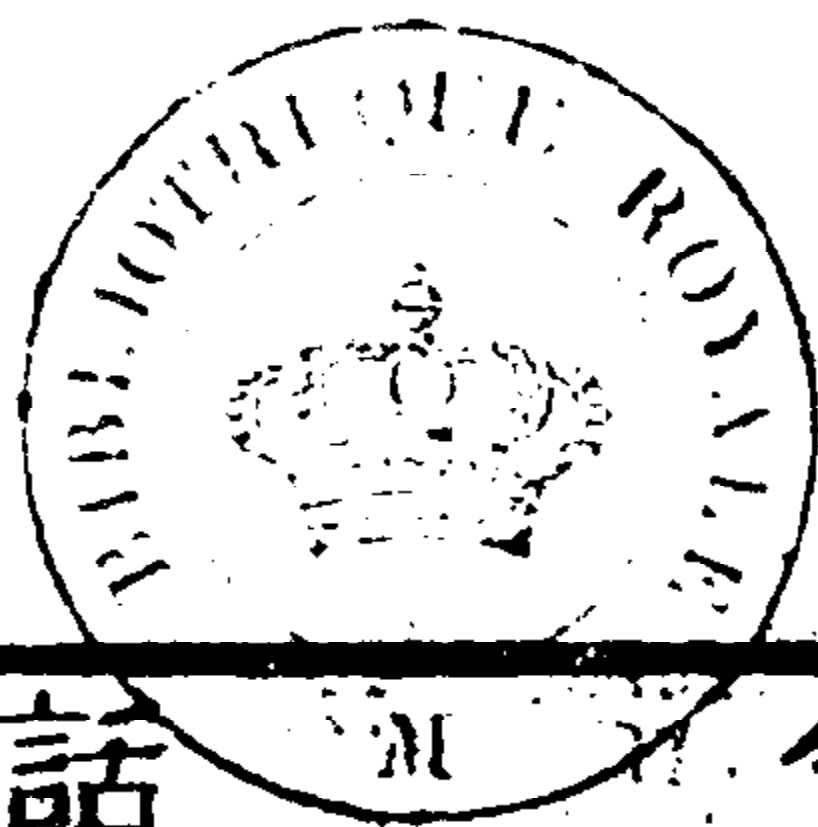
里不知這公差來做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六輯

一九四四





爭春園金傳

第十八回

馬俊喜逢活真師

話說公差手拿硃票亂喊禁子在那裏應聲問
爺問小人有何見教公差道我奉太爺之命叫
你將牢中人犯查點查點今晚太爺親自來查
點就把硃票遞與張仲張仲接在手中高聲念
道本府正堂雷為查點人犯親驗事照得爾

第十八回

監人擠一處况知縣缺官獄中刑具不週爲此
票仰禁役即將男婦輕重罪犯毋得令其喧嘩
亂走各歸各號候今晚查驗如違卽革不貸須
至票者

張仲念畢交與來差說道小人怎敢送出公差
進向馬俊說道小人奉命這票子馬爺可聽兄
馬俊答道我聽見了張仲道小人本不敢放肆
恐有差誤今晚要點驗犯人如有寬鬆要責四

那銀鬃鬃著馬鞭看是極手散脚豈在要緊者
某人打草就是馬翁也不過馬俊道據你怎麼
樣張仲道小太得罪馬翁帶了刑具等為翁點
過回衙候然開了刑具照常一樣豈堪免了囚
去那馬俊點頭道這今使得張仲見依允心中
大喜道此刻尚早不敢得罪待老翁下來我再
放肆言畢去了馬俊依然伏侍孫儼到了黑暗
雷公帶了捕役又傳了袁守備得此信點派

第十八回

幾十個兵在監門外把守雷公知道馬俊的利害恐當時縱上屋去故此傳了守備防護那捕役携了鐵杖鐵尺代了繩索來到守門衆役喊道大爺查點人犯快快開監那張仲聽了就跑到馬俊跟前說道大爺來了先告過上了刑具馬俊纔得先許還誰不肯麼外面又走進几个禁子拿著麻繩刑具張仲道馬爺要上重刑就將馬爺兩手綁起用麻繩扎了又上了手肘也

是馬傑平日作甚惡孽雖然殺了六七十人非
非容易是知天限該死在他手裏俱是註定休殺
者皆不良人今日若被知府捉去一尋後來怎
救駕封王榮宗轉相到底天上下賊奸人依土
勸人必須義氣作些好事做些正大光明之事
必須莫起奸邪之念上天自有好報陰凶化吉
這是編書人勸化明言不表且說孫仲是雷公
先前分付過的叫馬傑背綁兩手用軟繩綁住

第十八回

三

脚下亦是使他不能跳跳張仲一時忙亂忙其
靠絆古人云人心如此天理不然這雷公進得
獄來在獄堂坐下捕役人等兩邊罵翅掛閉禁
子叩頭已畢張仲遞上號簿雷公北來以查爲
由拘拿馬俊是爲首兇犯俱是無辜推號一
名一名點過點到張仲是與張仲無辜推號一
病才好偏且其不能能看有知府賤則爲由親妻呀
……

點過就點道馬鞍馬後在下蹄裏面有只匣子公坐
在上面兩邊有五寸餘人手執兵氣繩繫腰心
內想道點查公犯是個小事只不過代幾人家
丁足矣又不是拿大盜為何代著許多大手執
兵器必是捉人猛然想道是了是了敢是禁卒
稟過知府說我黑夜出進雷公恐我逃走嚇怕
他的前程況且禁子鬼頭鬼腦又把我綁起來
越想越是我且見幾面行只聽上面牢頭連叫

第十八回

犯人馬俊幾聲馬俊答應道有却不上堂只在屋外跪下雷公道你知罪麼馬俊道殺人抵命更無他罪雷公大怒道我把你這大胆賊還要強口左若與本府拿下衆役一齊上來馬俊卻畱心的人若不畱心怎麼跪在屋外聽了一聲拿下衆役一齊拿他他回身往下就跑馬俊兩手被綁如何脫得衆人之手那些人速速圍住那里跑得脫馬俊心內著急看看跑到小號屋

之下倉皇率生力氣一縱如飛出城去了雷公
看見喘得冷汗直流衆牙殺上誓齊城不好了
馬俊走了禁卒開了牛門雷公領了衆人隨後
趕去守牛家人聽得城內喊道犯人走了罷了
此言領兵圍住牢前衆兵各拿火藥兵器此時
是一更時分今日乃下弦之日月色高升那守
衛向朝天望見馬俊雙手被紉跳上高墻守備
忙叫繞鈎鈎住他不可放走那兵丁正要拿鈎

第十八回

五

不及馬俊早已縱上房守了元守備見事不備拿
者雙鞭隨著馬俊一個在屋上跑一個在下面
相隨不放馬俊路熟跑到城門口方才從屋上
加些力氣望著城牆一跳竟上城牆飛跑不提
且說元守備上了城墻卽也跑上城那守城兵
丁隨後趕來雷公隨在馬上率領捕快人等點
着火把如同白晝喊聲天叫京得百姓不則一
聲用繩馬俊跑到城頭要去了手上麻繩方好

跳下守備在後追趕要跳下又恐抽傷再起的
脚跟若與他對手內又無兵器專在兩難並頭
跑一頭想地到城樓邊想出一計把身子朝後
培一跔將右脚踏得穩穩的便將左腳提起等
着元守備那元守備提著雙鞭大叫賊徒那里
走老翁來擒你了卻是跑行了的人一時不能
住腳向前直直的跑去卻不知馬後趕他不敢
便提起右腳用了十二分力氣說道照爺的腿

第十八回

罷那元守備料聲不好，早已封書馳前，骨碌碌直滾下城坡。民間的糞坑坑內，不希不甘的糞內，子雷公聽了响聲，便走向前，罵聲罵賊。今日飛到那邊去了。元守備叫道：是是卑職被強徒打下來了。不言雷公叫人救起，且言馬俊一個黃鶯落翅，飛過城河，逃走了。且自不言再說。雷知府聽見，忙教人救起，問了原故，將水與他洗過了，滿身喚作「上」，同周衙只好照舊馬俊。

走詳文詳到北京本相俞聞知急傳鈞鑰羅者不
下官員捉拿玉蛟蝶的馬俊且不准再提說馬俊
逃出了城走了三十多里到了一个小松林正走
之時聽得背後有人大叫道馬俊不要走貧道
在此等候了馬俊聽了吃了一驚回頭一看那
月色照得明白卻是上年教他輕身法與他做
賊的司馬傲先生馬俊見了納頭便拜道上年
蒙老師教訓弟子謹尊師命並不會違物老師

司馬傲扶起馬俊道貧道也知壯士的心事不必細言今晚吃了大驚日後受皇上帝大爵貧道夜觀天象漢平帝有一大難非壯士不能救駕但此事夜裏所幹壯士熟會平土遁的法方能辭得奇功便同馬俊並肩站立在他耳邊噓噓不知怎的是甚麼咒語馬俊心靈一一記在心頭便問道不知救駕之事應在幾時望乞老師指明司馬傲道此是夫机不可洩漏到臨時貧

道自然來指點馬俊又道不知孫佩可能救得出獄求老師指點指點司馬傲道吉人自有天相非壯士不能救他出獄但你且回杭州自有能事帮你二進開封府救出孫佩骨肉重逢再者那口誅虎劔你可三進開封府取討方保無事若不依我必有大禍臨身馬俊點首依允司馬傲道壯士且回杭城貧道還有正事後會有期說罷將手一拱竟飄然而去不知後事如何

第十八回

且看下回分解

爭春園全傳

第十九回

阮氏賣俏尋男子

話說司馬做傳了馬後借土平身之法竟自飄然而去馬俊望空拜謝畢他就把新學的法試試念了咒語撮一把土往上一酒將身一籠高有十餘丈如生双翅一般比那從跳之法省得多遂收了法落下地來一路奔杭而去不

第十九回

表再說鮑剛驚散了响馬那鳳小娘被莫士夫
拐騙到揚州去賣不知好歹若何且說鮑剛我
尋鳳公不着心內想道料他決到湖廣去了到
得天明回到店中取了行李竟奔湖廣而來獨
自一人曉行夜宿渴飲飢食逢人問信却不得
實信那日午牌時分到了襄陽城內那六街二
市人烟湊集是个奢華地方鮑剛無心觀看城
中景緻一路問到金雞巷口立住了脚只見五

般善事無所不作有妻吳氏亡過續娶了阮氏
其壞非常打僧罵道不行善事不到九年把十
萬家利用得精光如今珠寶店也來閉了獨自
開居在家幸喜是大家出身還有些古玩家器
稱可度日豈不是好人不得長富貴麼你進家
裏二個門倒真是家罷那人去了鮑剛走進來
到得第一金門首是門閉着便用手敲門
後門倒有門外女家才問道是誰鮑剛

這是傳種小孩子關家門鮑剛走進來一看
是小小三間廳房上一張金漆羅漢榻椅子担
蓋料紫方燈正中擺一張小小炕香小几几上
擺着一個羊指玉洗就的一個牛牛上伏着一
個牧童傍邊放着一部春秋在傳一隻古銅鑿
餅上掛一幅十二層合錦夾鮑剛道這晚生是關
封府來的鳳林見鮑剛生得虎相不是下等之
人便請到裡面分賓坐下茶畢問道不知兄弟

到此有失遠迎望乞恕罪鮑剛是個真漢不會
咬文嚼字便答道晚生不爲別事而來只因那
日在爭春園內令兄與夫人小姐在園內遊玩
偶遇米相爺公子米斌儀亦往園內看見小姐
就叫許多家丁打手搶劫小姐遇了郝蕩回倦
打散米家衆人僮一人保住了令兄令姪婚合小
姐夫人一同回去了那米家的打手各自逃冊

俺全那齋結拜不意米斌傳着兇信
人打到孫家披俺二人打死米家多人
大府報官將孫佩拿去苦打成招收入牢內
鳳竹大爺害怕進宮帶領家眷逃往家鄉
又被匪徒搶去小姐把前後之事說了一遍
寫成書信特來尋訪可憐到府鳳竹
說下此書信下了一驚面黃色道
真有此事鳳竹說此女與孫家又有
三娘與鳳竹說此女與孫家又有

好鮑剛听了也不言到此吃一大杯鮑道如鮑
來難道屬太翁到別處去了既然不在此處
生就此告辭鳳林辭住道兄言差矣那鮑道
之理鮑剛道屬老伯不在尊府晚姓亞里航
尋俺足去鳳林听得鮑剛要上杭州二字
動俺的心事便說道鮑兄請坐我還有心事
兄啗議鮑剛只得坐下道一翁有甚事和
啗議鳳林叫人到廚中備飯便對鮑剛道

第十九回

今開伍在家不是个了局欲到杭州買些貨物
販賣投个全伴今幸得鮑只要往杭州意欲煩
兒作伴全行不知尊意如何鮑剛道晚生夙聞
三翁是个好人既然如此無不遵命只是想這
爲妙鳳林見他依允滿心歡喜守飯以畢至晚
備酒叙談後自起程潘舉吟的家人將鮑辭行
裝送送到書房內安睡鳳林回後對仇氏說明仇
氏平日不喜鳳林後各道陪仇氏

食用我全主家周備說過所用物件將大到和
周中去取又善下三四兩銀子與阮氏又買些
菜蔬油盐作料阮氏道既然如此一路生須要
小心謹慎古人去人心隔肚皮凡事留神為要
鳳林占頭說我集知道安宿一宵次日五更起
身取什行囊物件到了前頭見鮑剛將行囊取
件停當二人先吃些飯食鳳林回來吩咐阮氏
看門周去飽飽睡等行囊出了城城風林又

咐家人几句家人閃閃進去鳳林鮑剛到了街
上僱了船隻一人直奔杭州去了正是

去時大婦思還好

只恐回來心變淫

且說阮氏却是个後婚婦人自嫁與鳳林續膝
鳳林乃是个正人君子書香後裔却不在女色
上用功這阮氏生來好淫從前的丈夫却是个
遊神子弟慣走花街柳巷又讀過嫖經年少精

忙到轉十分中阮氏之意正是恩愛夫妻不知
長不久身亡這阮氏嫁了與鳳林填房那鳳林
年紀衰老又不是個風流之輩所以阮氏就不
中意每日長吁短嘆想起前夫的好處若還一
時口角就呼天叫地哭個不休今日見丈夫全
個大漢到杭州買貨去了他就搽了些脂粉唇
上又搽鮮滴滴胭脂点了個瓜子樣的一占
紅斑梳了個特威的望那高高低低梳個

這精細着意之故。這件衣服上插一扣金明
翠的棋杆。這件衣服邊邊上放七八枚金銀的
山虎耳。這件衣服上對松鼠人個葡萄金珠。這件衣服上帶
一副八仙養壽的紫金鐲。指頭上帶一副金戒指。
身穿一件小素套衫。內襯缺紅紗褂。下穿一條
玉藍鑲邊元色百折裙。腳穿一双大紅靴。鞋上
似三寸紅菱蘭花色褶褲。一付大紅呢夾帶子。
手拿一把高罕扇。查黃鬚子。打扮得嬌嬌滴滴。

第九回

的站在門外望那金奚巷口走路的人眼裏
為僻靜之處雖巷內有幾家人家總是後門出
入人稀那阮氏正看那過往之人俱不過這些
注意人那日也是合當有事乃是前生造下的
冤孽只與巷口走進一人頭戴絲巾身穿紫袍
直接腰裏帶袋只露青布靴子面向白無鬚年
青道貌梳髻鬚子你道此人是誰乃是本城中
有名財主姓何名何某是太師太司馬何某乃是

此處幾個人道：「這人與我相識，且是金蓮教中人，名曰若建，這人姓秦，名重，若建之命，與功、物、解、鄭。從此卷有送過，曹成，猛然抬頭，往卷內一掃，只見曹成便渾身酥了，便立住了腳，舉了一般看着阮武，那阮武着見白白，身帶縹縹，綴綴風風，流流，一个小夥子，又見他本大的，身体不覺有些動情，便故意兒就一笑，往那約里一閃，露出半截身子，把那小小的金蓮教在

問外邊裏伸出頭來把眼稍兒斜看着曹家
妖酒酒笑出聲音叫聲得財那曹成是不行家
知道外婦人不是個正經的看了半會猛然想
起道這這金雞巷鳳二爺家不免等我問他一
聲試試這人若何主意已定便笑着胆掛掛衣
服走進巷內見阮氏却又藏家曹成上前朝着
阮氏作了个揖道勸勸大娘一聲鳳二爺府上
曹成這人姓曹名成字成之紅又供養曹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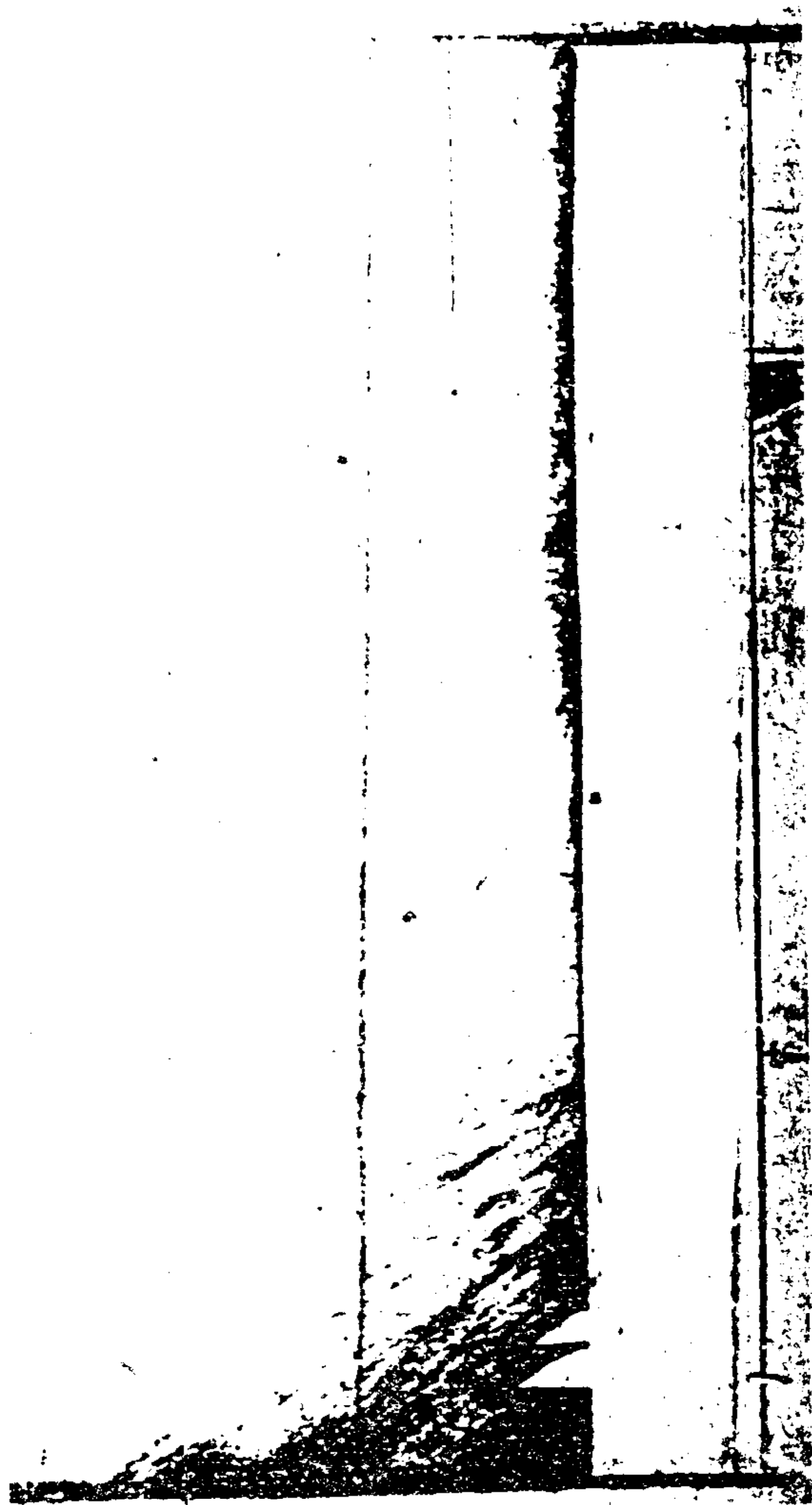
他做甚事曹成道這鳳林一命與我相識我去年在外昨日方相令特來拜訪求大娘守指與阮氏又笑道原來是拙夫的相知奴家失敬了曹成道才知是鳳林的妻子又作一揖道原來就是三娘到得罪了那阮氏若是个正經的不與人說話就没事了他只管與曹成說長道短出言就笑曹成趁着機會說道還有要緊話說就進門來阮氏讓他走進曹成道一衫阮良也不有

語曹成見阮氏不作聲便右手一把抓住阮氏
左手說道二娘好双嫩手阮氏紅了臉道毒太
白日調戲良家婦女我喊叫起來打你牛死曹
成與動色胆如天把阮氏一把接住說道二娘
不用喊叫你轉把我殺了罷阮氏心內依從首
了現今接抱住他他亦不捱亂曹成跪下求道
二娘可憐我罷曹成說着就把他抱進房中
兩事遂了却不曾開門那得財從外而走到家

屋里叫道娘娘往那里去了曹成阮氏听了有人喊叫吃了一驚但不知得財前來撞破有何話說且听下回分解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一九八二



爭春園全傳

第二十四回

春香偷情謝畫奴

話說得賤客路時進家院氏叫那人緊退出來
支吾了一回得財到房內去後然後叫那人出
來問他底里那人道這奴住在西南橋自切在曹
府養成的家老爺是當朝兵部尚書我名叫曹
成今年五十五歲今日奉公命到開口取討

房錢從此絕地傷兒亡媳這等天孽國色不
人不愛我方才我說尋訪二爺原是假意阮氏
道你這人說說的賊精就有如此机見我這長
你三歲是你姐姐從此以後認爲兄弟晴得
耳目須要夜夜來隨我書成道恨不得時刻
離一娘友家我尋他來知鳳林那里去了阮氏
道他問个黑爛子到杭州去了保佑他不能
來也罷了若是不回家來我同你日後尋家

喬柱爲人一場曹成道雖如此還要慢騰騰的想
個長久的法兒我且回家交過了財肆俟那晚
沒事我悄悄的來陪你飲酒通宵快樂阮氏道
千萬不可失信曹成道豈有失信之禮言畢竟
自去了且說得財買了雞魚肉蛋食物回來關
道舅爺往那里去了阮氏道進來把門關好了
阮氏卽下廚房收什餚饌不一會曹成道開阮
氏聽了迎接進來說道爲何此時才來曹成道

第二十四回

被个朋友拉去所以來遲多多得異姓嫂嫂
又換了裝束梳了一个懶梳粧的鬆髮頭身穿
一件白紗對襟衫子比日間更覺風騷五六分
一時間酒席擺將上來二人一同坐下十分熱
熱一時吃完了酒一井同到房中卸衣上牀直
相思愛曹成是積年在花柳場中的子弟阮氏
是最好風月的婆娘甚麼事宜兒不煩要到了
從此曹成在鳳家走動并不避忌鄰居在得

面前只說是姐弟認作舅命來往又時常往來
銀錢與得財得財小娃子家曉得什麼時常得
些銀錢好不歡喜反到盡心伏侍他二人不提
且言曹尚書在京爲官是个奸相生下八個兒曹
若建在家一心專好女色家中豪奴多人最得
用的二人一个是曹成一个叫作曹成曹成已
娶過妻子叫作春香也有幾分姿色卻與曹成
有首尾一日曹成春香二人正幹到好處正

多著曹成曹代道親妹妹我的意思多字曹成
不快活不如向公子攬掇將他逐出可好燒香
香道這方爲長久之計到了天明起來只見曹
公子喊道曹成在那里曹代回道他不在家宿
公子大怒道曹代快快尋來曹代答應出門逢
人就問卻卻問著那人那人說道我昨日看見
曹成到金雞巷內去的曹代聽了此言就奔金
雞巷去且說那阮氏送曹成出門說道冷觀

些來携着手兒笑道手裏早尋來二人說着話
話不期被曹代看見笑得眼睛都細了曹代也
不則聲就搶起巷口叫道大哥捉弄小弟無處
不尋到原來你在這裏做快活事阮氏急轉身
把門關上曹代又說道也該携代小弟頑頑曹
成聽了乞了一驚回頭一看卻是曹代心才定
了說道賢弟休要取笑曹代道你我兄弟卻也
不論小弟今日出了府門你同我去到那個寶

第二十回

四

貝家談談小第同他飲一杯兒也不爲甚過着
成便起吃醋之心就把臉望下一沉道你這匹
夫敢占我的面子麼再要胡言賞你十頓拳頭
曹代見他變臉便笑道這是小第說的頑話大
哥怎麼認起真來傷了和氣凡事小第還要總
成大哥呢但不知這个賽天仙是甚麼人家的
曹成此時見他說了一番熱話曹成就把子午
卯酉怎樣上平怎樣的情趣玩天怎麼講笑

能知幾許事也。這情兒他此時對你，
要說兩句話，又不知說甚麼。他口內不言，心裏在
頭想道：你這狗頭，如此可惡！你的老漢，與我這
个，脹兒何況，堵外的野花，你肯與不肯，該好與
回我，怎麼就行凶，要打我此時。

我不淫太婦

誰敢欺我妻

再說這曹代今日，懷恨在心，後來勾引公子，
好殺他，移害鳳林，皆因今日種下的禍。這是後

事不提且說曹成曹代二人進了府門來到書房見公子公子罵道你這該死的狗才往那里去的曹代在傍瞞道在他妻兒家的公子也就罷了又問了他些市房租錢之話曹成含糊應了幾句依舊出了書房到外邊來他見曹代替他隱瞞心內歡喜起他認作好人竟同房睡了一夜了那曹代想道這才受了這口冤氣無處去訴不免將此事告與公府打破他的奸計

走進書房見他在家裏獨自叫喚大爺怒氣填胸
成結識了可一個天仙婦女這曹若建是珍好兒
之徒聽了此言便喜得手舞足跳道我到不知
道你且說來曹代就把曹成告訴他的話說了
又添上些風流騎話說个不止說得个曹若建
立起身來說道我大爺難道反不如道个奴才
麼今晚我大爺且去受用受用曹代道大爺太
急恐怕曹成在他家看見雖不怎得大爺卻然

第三十回

到底不好看相依小的愚見大爺可封几百兩銀子打發他往下江去買些紬緞等他去了小人領大爺竟到鳳林家去不怕那阮氏不從公子聽了說道好計好計你且進去與太太要了銀子再去叫他曹代答應曉得便進裏邊與太太要了几封銀子放在書房桌上又走到曹成的房門首叫道大哥大爺叫你曹成正在睡夢之中聽得大爺叫他便驚醒問道大爺叫我作

甚的事曹代道我不知道你進去自然明白
成使從牀上扒起擦了擦眼與曹代來到書房
只見公子坐在上面桌上擺著幾封銀子曹成
不知緣故便問道大爺呼喚小的有何使用公
子道今六月中旬太太生日將近方才太太說
要做幾件衣服各樣緞疋俱有止少了幾件單
衣的裁料本處沒有頂好的紬緞不中太太的
意今日太太發出一百兩銀子要著人到南京

置買我想別人去六得只有你還在行著你去
走走便提起筆來寫了一個單子上寫閃緞倭
緞貢緞頂重的府紬西紗洋縐大紅天青杏黃
各樣顏色件件要好一一開明遞與曹成道你
看貨還價俱要顏色鮮明又把算盤算了一算
約有一百一十兩之數又叫曹代到後回取出
三十兩銀子放在桌上公子道這一百一十兩
是正數外銀二十兩與你做盤費曹成道不要

大爺實賜盤費小的預備不知幾時動身公子道日期急速早些買來還要叫成衣來做今日天色尚早就是今日動身罷曹成道今日到過子午了明日動身罷公子大怒道胡說曹代道大爺發怒了今日動身也是一樣曹成不敢多言只得求了銀子公子又叫曹代押他上船曹代道曉得曹成回到自己房中收拾行李與春香說道我奉大爺之命往下江買些綉線多則

第二十四回

兩月少則一月就回春春點頭答應曹代又催
促動身曹成提了行李三頭走一頭想他把曹
代賞了一個心腹之人便說道我今日動身也
罷了只是失了人的信他還要等我呢曹代道
可是早上那位姣娘曹成料曹代不敢欺他又
料阮氏決不能聽從了他拿定這個主意便回
道正是曹代道等兄弟送了大哥上船之後回
來時我去送個信與他只說大哥差往上海京

採買物件不過一月後即便回家來叫他奈心
等着大哥便了曹成道如此甚好千萬送个信
去二人走出了城叫了船隻寫了長船搬下行
李曹成無奈只得下船曹代又吩咐了几句二
人將手一拱而別船家開船往南京去了不言
再說曹代趕進了城回到府中先與春香說些
風情的話然後到書房中與公子說明曹成已
去並所說之言告訴一遍二人笑得不止只等

第二十一

到黃昏時候送公子到金鷄巷去與阮兵偷情
不知阮氏泛與不泛且看下回分解

平春園全傳

第二十一回

顧明因鮑剛逢友

話說曹若連用計打後曹成遠去就與曹倫
議道你待我做個法兒曹代道今晚小的領太
俞到阮氏家去大俞真說曹成遠去只說曹成
告訴的不怕那阮氏不從公子大喜等到見曹
時便去且說阮氏日間豫備了酒菜又叫得財

在門首等候舅爺來他還把錢與你哩他來時
報我知道得財道曉得當日吃過了晚飯得財
跼在門口等候等至深黑也不見曹成到來再
言曹代提著燈籠領了公子到金雞巷口得財
認是曹成便進來叫道舅爺來了得財自往後
邊去曹代不提再說曹代先進門來說說道來遲來
遲阮氏迎出說道不遲拾頭一看不是曹成不
見後裏跟着一个白面書生便吃了一驚道你

初是連幾人累及甚廣到我家來請我於不嫌
籠公子擡頭以看果然阮氏生得俊俏由商作
揖說道小生是實朝貢兵部尚書之子特來尋
訪阮氏一聽紅了臉說道有甚話也該且開盡
說那有黑夜拜望之禮況且拙夫不在家中你
們快快回去那曹代道二娘你不要隱瞞下此
事曹成已對公子說知我家公子因曹成出遊
往南京採辦綉緞有兩三個月才回恐懶了

三娘之物請公子來陪二娘的阮氏聽得呆了
半會說道此事從何說起我乃良家女子不知此
戲弄主法何存公子很怒道不識抬舉我公手
到不如个奴才明白曹成回來一同送官問你
个倚奸脫騙的罪名着你怕不補曹成這文森
親怨道奴是个知縣怕人且請他這二想阮氏
暗恨道曹成這天殺的把我的書信都告訴我
人來我若是從了他他是有勢力的來往不忙

公若丈夫担担知道了風聲必竟要弄出這事來
若不從他他若果然把曹成送信傳教他也要出
醜罷罷罷我如今火燒眉毛且顧眼可只顧織
道蒙大命相舉妾身怎敢違命只是可恨曹成
公子見阮氏有了肯意道等他回來我重重
他待娘子出氣曹代聽了阮氏之言喜從天降
又對阮氏說道公子今日交與二娘我自回走
明日來接公子聽他道你回去罷期期早來

代答應自去與春香做事不言再說阮氏關門進來同公子到後堂坐下桌上已擺了酒菜阮氏請公子上坐二人對坐飲酒公子暢飲歡笑開心一會玉液下柔腸春紅生眉臉彼此相覷公子扯阮氏阮氏挽了公子進房一看房內收拾的甚是手淨擺設齊正公子向燭臺上照了彈燭花阮氏到爐內添了些沉速香餅方才解帶寬衣入羅幃勾肩就枕曹若建乃是個風

掩公子不用見盡令人他有益處多事難得長生
語濃情逸性乘機心在神精相入披心救意靜
篤直弄得阮府極精述更芳魂曹若建是个色
鬼不顧性命弄得阮民意傷神始真正中意就
把曹成丟在三江四海之外狂挨了一夜次日
曹代來接阮民再三叮囑今晚請公子早些來
公子答應回去就叫曹代送了許多物往與阮
氏從此若建與阮民曹代與春香俱是夜夜歡

妓按下不表且說鳳林鮑剛一路行來那日到
了杭州投在潘家行內買了些棉紬等物當日
已晚次日鮑剛出了店門一路問吳府因鮑剛
口硬不肯叫人人都指他些尋路叫他難我他
足足我尋了大半天並不曾尋到吳府肚中又
饑口渴又渴重走時見前街一本人家門口掛
著一面小牌牌上寫著醉歌園三個大字鮑剛
走進園門只見許多人在那里相戲遂分開路來

王拿蕭夾夾弄盤碗在那些桌子上算賬交銀後
來到鮑剛桌上那漢問道此位該多少銀子
二算了一會說道共該一兩零六分那漢對鮑
剛道請命稱了銀子罷鮑剛回道咱是上術家
朋友來不曾帶銀子寫了張罷明書一總還你那
漢道咱們開館教無所欠掛那有個人寫張餉
性急那里受得在人前背語橫天叫道咱
無銀難道這通命不成成那家入想我道這明

說得好笑。那漢亦笑。道：「這酒還飲大丈夫說這話。難道搖你不成。」飽剛聽得此言，滿面羞愧。心頭火發，大喝一聲，將桌上一塊硬書打將過來，碎踏起身來，罵道：「爺不把錢看，你這錢狗頭。我怎樣那大漢，怒道：「你這瞎眼的死囚，焉敢弄俺太歲爺。把鈔馬遞與小二，便進步打來。飽剛手快，把那漢子的手抹在一邊，舉左手用刃一下，將那漢打倒。趕上去，要踢那漢。那漢個腰身

跳起身來復奔離剛二人擁開架來打個尋手
只是那漢力弱勉強敵住正鬪之間圍外又走
進兩人人來卻是郝嵩同周龍二人聽得裏面
喊叫便問小二小二說道這有个黑大漢吃了酒
看了戲不肯還錢反同陳爺相打陳爺打不過
那漢子郝嵩聽了吃一大驚便捨人裏面周順
脫了大衣服趕上來進來此時鮑剛把陳雷拈在腰
角里陳雷止住郝嵩只見小二二人進來心中大喜

這大官見了那狗頭，忙打這狗頭，跑開打刺。這
狗頭見了那大官，便大叫道：你何人來得這多？
得這狗頭，那狗頭怒道：這賊說得這等大話，待我
打這狗頭，走至面前，一看大驚道：此人好生惡，
的模樣，便上前止住，說道：不要打他，那狗頭在
周龍正，便上前，那狗頭亦止住了。那狗頭見了那
寫在此，上前一看，大叫道：大哥來得好，好，好，打
這狗頭，那狗頭快住了手，總是自家人，三人應

了住了奉州陳雷問道此人是誰郝鴛道與家
也是弟兄乃北直燕山人民姓鮑名剛字子英
綽號披頭大歲前次寫在盟書上的就是此人
陳雷矍龍笑道原來是自家兄弟不是却末喜
來險些兒打錯了吩咐子弟不要做戲飲酒酌
各散郝鴛叫小二關了店門四人離了此處來
到吳府進廳施禮坐下茶罷郝鴛問道自
從那日與賢弟分別未幾是半年有餘不知

令小加胡不在此處應原籍歸國聽了嘆口氣把前
後之事說了出來胡公感其言命現在此處置書
小弟因尋不見大哥故此在這園中與此位相
打不知二位尊姓大名大哥到此可曾訪著寄
人又不知孫佩好岁大哥自然知信可說與小
弟知道郝鳶便將在西湖遇見馬俊結拜弟兄
並各人姓名如今馬俊到開封府去救孫佩細
說一遍鮑剛聽了大喜郝鳶回家即到潘家行

兩請鳳三命前來不一時鳳林來到與謝與衆
人見禮已畢道過姓者鳳林又拜謝郝鶴道前
日家兄多蒙相救郝鶴便吩咐擺酒衆人坐下
飲酒酒過數杯郝鶴對鳳林道難得台駕到此
可慢慢的置貨在此盤桓幾日鳳林道家諸位
的雅愛理當奉陪因行內有幾個人江北的客人
置貨日完他有家信到來說他祖尊命在垂危
要他回家他心裏猶豫把動物困在我名下

况我合下無人明日就要起程怎奈路上難候
一個人愁難照應還要煩飽兄相伴去走走不
知見可允否郝鳶道員外可寬住几天今日非
待客之酌明日還要奉候怎言就要回府鳳林
道承兄盛意弟心領了也是一杯飽剛道大哥
不必相畱待小弟送員外回府再來相敘郝鳶
只得依允飲到黃昏鳳林相辭仝飽剛回寓郝
鳶與衆人送出府門復進書房陳雷對郝鳶道

第二十四回

前日司馬傲先生指点救了一个姓鳳的如今
現在山止不知可是鳳公郝寫道天下全名全
姓人多或者是他也未可知郝寫全陳雷說話
且自不言再說鳳林鮑剛回到行中鳳林將賬
目閱弄明白住宿一宵次日僱了隻船發上貨
物別了行主二人上船竟奔湖廣而來非止一
日那日到了襄陽將貨物發在張星如行內鳳
林叫人挑了行囊對鮑剛說道兄且住在行內

我曉得這話不對合鮑明遠與外請傅鳳林別訂
鮑明遠著行妻到家中打燈如脚幾阮氏見
丈夫回來吃茶母親出神剝鬼的臉上一紅一
白鳳林也不在意阮氏只怕曹若建來愁到晚
上兒倒來來略略放心替丈夫收拾物料吃了
晚飯方才睡竟那得財是阮氏吩咐過的所以
不想也去睡了你道曹若建為何回來因曹成
也是今日來的在家查算細檢所以未來又所

曹伙說道：「這小人方才撞見厚林回家，可公乎道：『既如此，去來不成了。』你有甚麼計策，曹伙想了半會，道：『要麼做長久夫妻，須如此如此。』公乎道：『此計甚妙。』事成之後，就把春香賞你，還要賞你銀子。曹伙听了，心好不快，喜再說：『曹伙因丟不下阮氏，故此星夜趕回，將一切交狀，又賞了酒菜，叫曹伙陪他，三杯勸兩盞，飲酒曹伙成道：『我去看娘子。』」

成道休得取笑又飲了一會有起更天曹成道
酒散了要去安歇曹代道知道大哥的心事
緊去見鳳二娘子再飲几盃兄弟送你去曹成
不知是計便又坐下曹代就令一盃熱一盃把
曹成灌得大醉不省人事了便走到自己房內
尋了一把尖刀把曹成扛在肩上了後門奔
金雞巷而來不知曹成性命有傳且看下回本
解

1976406



ZW 21101000707189

古今小說叢刊 第一六輯

二〇二二

爭春園全傳

卷二十一 蘇

金鴉巷太守自寤

話說僧徒將育成定到金雞巷內鳳家門首輕輕放下取出尖刀暗暗祝告道過往神聖在上小人曹代奉主人之命因阮氏起見故殺曹成却與小人無干又呼曹成來歸你陰魂不要怨我祝畢執刀在手揀着曹成脛子一刀殺死將

好想在鳳家門首裡住。那期府約有十二更時分見了公子說了一遍。公子道：「雖然如此，若到了官，將甚事殺死的呢？」曹代道：「不方只說鳳林借了公子五百兩銀子，全曹成到杭州買貨，因此謀財害命，再與阮氏說明，一口咬定小的做個說見公子，再與滕太翁討個情面，將鳳林問罪抵償。那時家財貨物與阮氏俱屬公子受用。曹代道：「好！好！好！大喜。」二人坐至天明，曹代便悄悄走。

到巷口等候。待得這賊人，是個無要之徒。這賊人
取雖多，却不劫小巷之內。再說鳳林，因貨物在
行，鮑剛又在行內，放心不下。天明起身，出房梳
洗，起身叫得財，燒水洗臉。巴畢穿了大衣，出來
開門，猛听得地上噹的一聲响，拾起來看時，吃
了一驚，見是一把尖刀，上面還血迹淋漓。又見
門外橫着個死人，血流滿地，唬得目定口呆，魂
消胆喪。曹伏听得門响，喚在巷內，一張見鳳林

手折尖肩頭在那裏跌地打冷寒方才叫
道殺了人了鳳林殺人連喊几聲此時街上已
有人走了旁邊人家起來的早只听得喊叫鳳
林殺人鄰閭門來看見個人血淋淋的倒在鳳
家門前又見那鳳林手內拿一把血刀不一時
巷內人都堵滿了曹代便跟着鳳林恐他逃去
了阮氏聽見外面喊叫急急的走將出來只見
鳳林手裏拿着一把血刀正待要刺那曹代幸

个眼色更說這這鳳林歎以謝財善命封重所
家丁殺了阮氏是幹例之人听了此言吃了一
京却早會意這淫婦口有奸夫的心忘夫妻之
情故意鬼嘆了口氣便說道罷了罷了也是前
世里的冤家我怎樣勸你你只是不听卻又做
得不干淨如今怎的好我不管你自做自受這
畢進內去了鳳林听得阮氏之言大料道娘子
你怎說這樣話來阮氏只當不知進房去了此

時京動了本坊里長保甲前來家裏說把鳳
林拴住那四隣先還有爲他之意及听了阮氏
之言又是有曹府的對頭那个教來多口一衆
人挨挨擠擠擁到府前里長寫了報呈曹代寫
了狀呈這人命事該報縣裡方本詳府爲何就
到了府有个原故因襄陽縣前月被止台廟
印是本府待理連知府出身景大乃西京人姓
聯名聯宗累世奉公被追官部有侍郎因未

專權逼朕端是介鐵面無私之人那堪容得
上本驍揚那米相反奏他罪過太巨皇上念他
是先朝舊臣不忍加誅降職爲襄陽知府年已
六旬旬外此時正坐臬堂書役參兒已畢將敲
告牌拾出那些刁筆之人因朕公清正不敢混
告告狀的都少了里長保甲把鳳林押在外面
余曹佺來到堂上跪下呈上報呈狀子朕公看
了見是人命重情卽傳了叫作行人打道到金

雞巷來那街上的介介人都來看滕大爺相驗
里長將鳳林代在轎後滕公來到尸場坐定忪
作揀驗了一會上前稟道身上並無傷痕只有
頸上一刀致命滕公斟過四隣問道這書成與
鳳林合夥諒非一日來往出入你門可曾見過
處四隣回道小的們從前不曾見過自鳳林出
門之後那曹成却每日往來不知今日怎麼和
死滕公听了此言想了一想又問道鳳林出門

几時京國歸因道不惟家兩月有餘緣何不遣用
有別的康談四隣回道先前是曹成泰的次子
就是曹代全公子晚來早去小的們未知底細
求太翁察詳滕公先看狀子時說是曹成全團
林上杭州據這四隣說曹成是鳳林出門越後
他才往來他來之後是公子與曹代晚間趕動
疑想一會道其中必有原故又把狀子一看上
有鳳林妻阮氏便叫阮氏代上衙役者應紙上

阮氏跪下。滕公叫阮氏抬起頭來。阮氏於此處
來。滕公看了几眼。這賤人狠有几分姿色。便笑
道：「是了是了。本府知道其中之事。叫原差把這
一起人。拖代到衙門。听審。刻下權且收尸。滕公
便上轎。出衙。那鮑剛在行內聞知信息。即忙閃
了路。逕來到府前。太命已進衙內。鮑剛和那些
看的人。站在門旁。滕公升堂。書吏將在案犯人
一一出明。依次跪下。滕公道：「首犯你是曹府第

家人慶道這小的的是曹家以臉全道曹家
領公子銀兩全鳳林合夥你可知道可從道說
來曹家道兩月前曹成領出公子銀五百兩全
鳳林在杭州買貨昨日方回鳳林將曹成誘到
家中殺死希想獨吞公子知道他回來又見曹
成上報不圖今早着小的尋他才走到鳳家門
首其遇鳳林把曹成知首移出門來小人見了
驚嚇四鄰連長家目共親來太翁明斷正在

滕公道鳳林殺死曹成是你親眼看見的麼曹
代道小人看見的滕公叫過忤作問道這曹成
殺死的傷痕還是今日殺的還是昨日殺的忤作
道小人不識蒙混太爺但看他地下血已成餅
色變紫黑歎下傷痕俱變淡紫若是當時殺的
不被風吹其色是鮮明紅今看這血傷痕是有
多時况渾身冷冰若是才斷氣的心不能如此
冰冷滕公道令人不是才殺的你下去且代鳳林

三來曹侯吹可再在道場三日與衆人同講
只見衙役將蘇林執上堂前說道小的見是
陰害果來奉命做主勝人問道你果來與蘇人
系做何生意鳳林道小的本籍是南對府人與
兄名叫鳳竹曾做過太常寺正卿之職清泰後
伏平因開珠寶店生業世守本分從不敢多事
勝人公道你既是宦家子弟就該知道禮法怎麼
做柔城之刑謀財害人命草草知主法無你犯

原的本銀全數成在杭州國貨及爲他事
他從寬招來免得本府行刑鳳林道小的是有
已未錢自那兩月前因開封府來了一個親城
要到杭州去小的把前妻所遺的一串珍珠在
他林生店內換了四百員金子這親戚往杭州
去買金并不曾與曹家借貸金銀數兩太命廣
太奉命便林生提來一箇小的花來的貨物現
在舖內如分內林生提來一箇直提來細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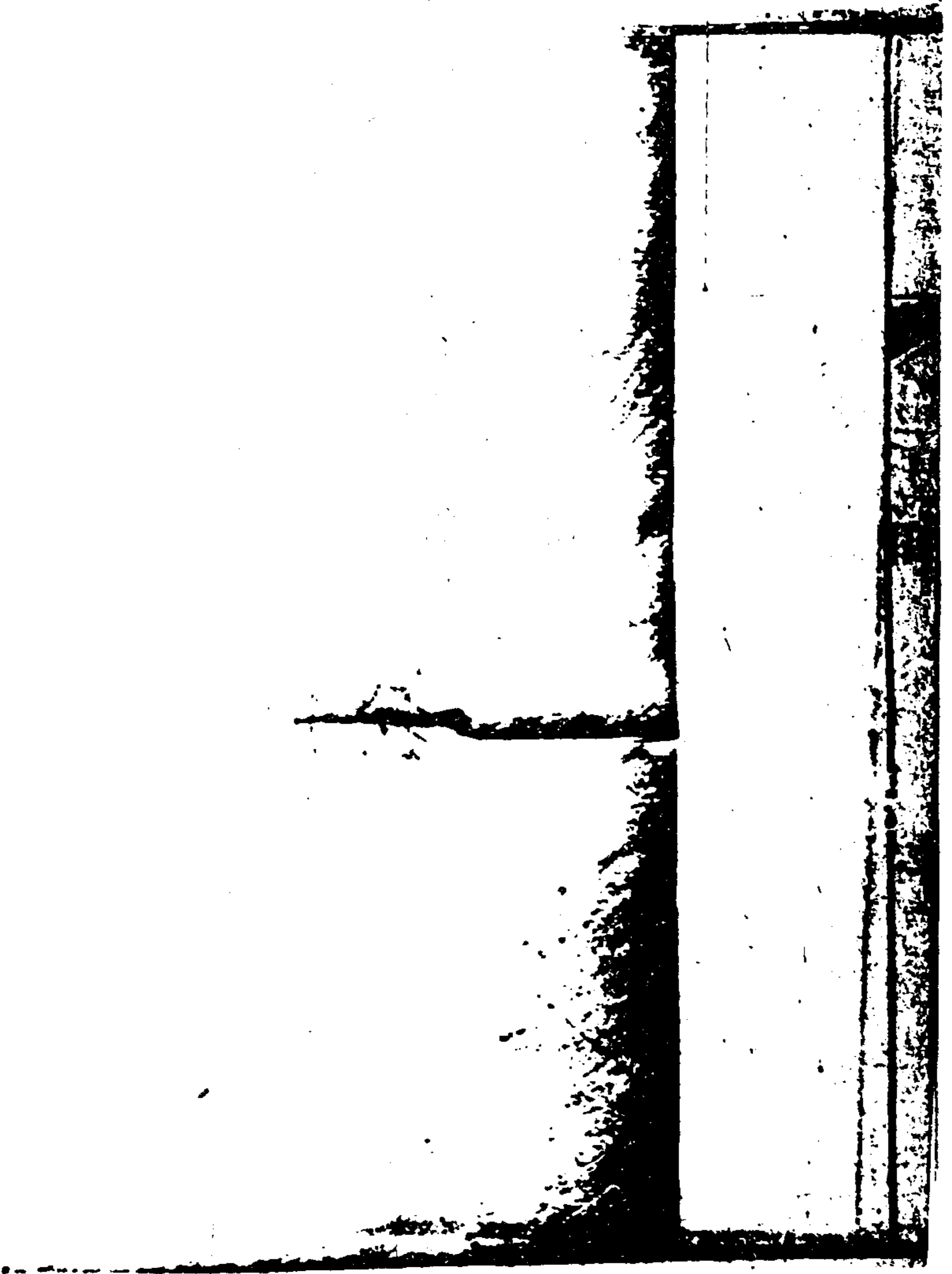
來時... 主來... 公勝... 勸他... 曾過... 見便... 甚麼... 婦人... 無耳...

是五樣也。本府益聞你這曹成是兩月之內，
空你來去，的恁麼去後，曹成又到在曹家來，
呢。阮氏見太爺頂了他真臉上，就變顏色，說道：
「並不曾有此事。」滕公因問道：「曹成後來不來，曹公
子與曹成每幾到於家來，是為何呢？」那阮氏越
發看口說，道：「有此事。」滕公又問：「曹成後來并
在戶場，曹成何人姓，都多則，他何人姓？」
阮氏道：「他姓曹，名成，字子與，是曹家之子。」

去能回過時大命與身味去自十月廿五日
林出陣起後他家有个小廟名呼得財拿下上
塊銀子央烟小的替他買些二百兩等小的就問
他做甚麼買賣這些東西他回小的道員爺在家
里又喝什小的真告訴人又時常叫小的買來
小的留神探聽卻是這曹成不上兩三日曹成
就不來了又是曹公子全曹代到他家來不知
他做甚麼買賣太老命若不信員把得財拿來

知明白此時曹府有家人在此打躬屈膝這家裏
取成構心內無不哀怕這也是厥極平日做人
的好又只見春香痛哭上堂來稟道小婦人既
丈夫被鳳林殺了求太老爺做主公道你且
下去本府自然還你个凶手便抽了三根確簽
左右叫張心如仙林生得財主人上堂來聽審
合鳳林阮氏曹氏春香四隣跪旁邊燒香叫
冤神討公道以公論理這天現現家裏人內

要東核樣的卽速取來衙役一聲答應慣上樓
子夾棍唬得曹代阮氏魂不附休那此看的人
無不稱快但不知滕公如何斷法曹代今阮氏
怎樣指出寔情且看下回分解



爭春園全傳

第二十三回

假傳聖旨害忠良

話說勝公叫衙役擡上了刑具又把鳳林叫上問道這阮氏可是你髮妻麼鳳林道阮氏是小的繼室勝公道是了他的口供不一曹代狀上是借曹公子本銀五百兩十八日出門的阮氏說領銀四百兩曹代說鳳林殺曹成於今日早

第二十四回

上殺的阮氏說是昨日三更天殺的四隣又說鳳林十六日動身出門之後先是曹成走動兩天後是曹公子全曹代每晚往來這鳳林既全曹成出門豈有後又往來兩日之理其中必有妬奸之事且待那三人來時便知明白不一時公差拘了三人到堂滕公先叫伍林生上來問道鳳林三月前將甚麼東西在你行內兌換了多少銀子伍林生道小的開行出入最多人怎

生記得卻逐日有賬求太老爺看賬使知明白
隨即呈上一本賬簿滕公查到七月十五日果
有珍珠一串換去銀四百兩下註金雞巷鳳二
員外親換滕公看畢也不說出又叫張星如上
來問道鳳林是几个人到你行中賣貨有多少
銀子的貨物張星如回道他昨日有一个姓鮑
的親戚到小的行賣貨貨物約值四百餘兩銀
子現有杭州潘錫如行內的發票滕公聽了又

問曹代道鳳林借曹府本銀是幾百兩曹代道
是四百兩滕公道你這刁奴才你狀子上寫的
是五百兩你才見他說四百兩你就辯是四百
兩又對著阮氏罵道我自然梭你這賊婦你才
好好直招又叫得財上來那小廝不會經過這
樣利害走到上面也不跪只是呆呆站著滕公
叫左右人不可驚唬他和容悅色問道曹成是
你家舅爺日日總在你家歇宿今日卻被何人

殺死你可從直說來得財見官問他便哭起來
跪下說道我家舅爺不不知何人殺死日前與
娘娘全坐全吃夜里與娘娘全房歇宿滕公听
了大怒指着阮氏道你這賊人做的好事喝左
右把這賊人梭起來衙役正要兩手忽見報人
進來稟道太老爺聖旨到了請太爺接旨滕公
听得旨下那里還審官事吩咐將曹代鳳林阮
氏收監張星如伍林生這二人權且放出得財

第三回

三

隣人差押着春香自回曹府侍接了旨回來審衙役將三人押下監牢阮氏被鳳林罵了不休那些看審之人搭在旁邊皆看接聖旨堂上擺了香案只見一個欽差人名校尉走到上面滕公俯伏在地那欽差開讀聖旨

聖旨已到跪听宣讀詔曰朕念尔滕端乃朝廷舊臣不忍如誅降朕爲湖廣襄陽知府令尔改過前非仍欲官還原職今處督

撫申奏爾不思協力進忠保國反貪噬虐
民酷吏本當正法朕凜遵先帝之遺訓命
錦衣衛銷解來京嚴審該部候旨定奪欽
哉

謝恩滕公謝恩已畢那校射上前剝去了冠帶
上了刑具將聖旨供在案上那些看的人聽見
讀過聖旨拿下滕公个个發怒喊叫開出府門
不到一刻工夫街上鑼聲大振那些士民人等

第三十三回

四

手內各執兵器足有幾千人擁在府前衆人齊聲亂喊道滕太爺爲官清正不貪民賄不用屈刑如何不行陞賞反要拿問我等俱要合力保畱若不允者我等先殺欽差如今天下荒亂奸臣當道強者各立一方我等就保滕太爺爲王有何不可內中還有知事的說道且慢慢的不要亂說且看欽差說甚麼話那些不知事的人道要反就反管甚麼欽差不欽差鮑剛跟著那

些亂神大叫道列位既是朝廷寵用奸黨屈害
忠良滕老翁果然清正今被拿問萬死一生不
若反他娘有甚大事俱是咱承當那些亂神說
道這位好漢到有義氣亦有胆量我們就把他
做个頭腦三三兩兩胡言亂語且說滕公與錦
衣衛在內堂說話這錦衣衛姓龔名熊乃滕公
的鄉親今奉聖旨來拿也是不得已的正說話
之間只聽外面喧嚷有个衙役進來稟道其事

第二十三回

五

滕公听了大驚與欽差來到大堂衆人見了便
齊喊道太老爺有功乎社稷無罪于朝廷如今
不思賜高陞反來加害小民等情愿不避刀斧
保畱太翁在此永遠萬民感仰滕公搖手說這
衆位賢民此言差矣我有罪無罪進京自有分
辦訴奏皇上若諸位如此亂爲本府有滅族之
罪非是愛我反是害我還望諸位賢民全我名
節沒世不忘內中有些混賬紳卿舉監生員齊

叫道太公祖只是我等捨不得太公祖那些亂神說道小人等就不亂爲只請欽差大人先回京去我等百姓寫個連名短表保奏准與不准再做箇議欽差便向衆人道你們不要如此肯上寫得明白是拿解來京嚴審有無罪過候肯定奪你們寫明了表章全木差進京皇上看了一爾等的意思自有還在之日那班亂神先是一時之忿如今听了欽差這番言語漸漸氣平雖

第三回

還有几个亂神不忿，捋四不拘六亦只得依了。滕公作謝，衆民衆民俱走出府門，尋人寫本議。出几个紳衿年老的，寫在本頭，又各沿門去奏。盤費不上兩個時辰，收起三百多金，又議出几个人，跟隨欽差進京。那日里，衆人忙了天把次。早衆百姓哭送滕公上船，方面且說滕公一路奔京而來，此乃米相恨滕公的前仇，故假傳聖旨到京之日，卽禁天中，並無發落百姓的表章。

何能上達隨去的年老紳衿無計可施只得各自回家不提這滕公直等馬俊救駕除奸才有滕公的交代再言曹若建得知府相驗之後卽回衙審問又見家丁來報太爺審真了各人口供不同那曹若建心內著京又聞聖旨來拿問滕公方才放心本城有一个二府費去許多銀兩在上司處謀署知府的印曹若建探得此信心中大喜原來這二府姓王乃是曹尚書的

門生那日王二府到了知府任他曉得鳳林這
案事情第二日上街拜客就到曹府門上通報
公子卽時接進二人見禮坐定獻茶公子說道
恭喜世兄陞署郡侯弟尙不會拜賀反劣台駕
王二府道這是上司之意世弟怎敢自爲公子
道此乃世兄巧言今弟有一事要世兄週全便
把鳳林之事說了一遍王二府笑道揔在世弟
身上只是那俏人兇到手世兄卻如何謝弟公

子笑道自有些須微敬王二府道這不敢相領
只要世兄在老師面前提技足矣公子道總在
小弟身上王二府告別回衙公子送出大門二
府回到府內示期某日將鳳林案內人犯帶齊
聽審那些書役忙个不住曹若建代了銀子會
過刑招房與原差將銀子上下都買通了把從
前的口供盡皆改去將郁四得財二人弄在一
邊不讓他上堂這也是鳳林該受天災那鮑剛

第三十三回

日日在府前打探那日午牌王二府升了大堂
下監提出鳳林阮氏王二府也不叫四隣只叫
鳳林上來跪下王二府道禁城之內你怎敢謀
財害命殺死曹成從直說來免受刑罰鳳林聽
了此言只是對頭便哭訴道小的遵法守分本
銀是小的珠子換的並沒有領曹府的本錢曹
成不知是何人殺死移害小的來太爺只看膝
太爺曰供小的就得生了王二府大怒道膝端

是你買嘴本府怎肯徇私不夾如何肯招左右
與我夾起來那直刑的衙役得了曹府銀子無
不用心將鳳林鷹拿燕雀拖到堦下套上交棍
一繩收足鳳林死去半晌方醒叫道小的受刑
不起愿招了鮑剛听說愿招無可施設便出了
府門到行內收什行李又付行內十餘兩銀子
托他昭應鳳林自己奔杭州而去鳳林招道小
郎寔領曹府本銀五百兩全曹成買貨回來一

第三三回

時淺見殺了曹成二府道貨物在那里鳳林道
在曇橋張星如行內二府叫鳳林畫供松了刑
具將阮氏曹代放出把鳳林發在死囚牢裏發
封皮到張星如行內封了貨物將曹成棺木掩
埋然後退堂改了先前的口供申詳上司這阮
氏到家收什細軟一乘小轎抬進曹府不提這
鳳林在監虧他平日待人有恩這禁子一半是
受過恩惠的都來替他上樂收什有那些嘴快

的把阮氏進曹府之事告訴鳳林鳳林聽了氣上加氣又不知鮑剛那里去了那襄陽滿城百姓都曉得阮氏先與曹成通奸後與曹若建往來姘奸殺死移害鳳林又只恨那王二府受賄屈害良民俱是敢怒不敢言那些受過鳳林恩惠的人今見他受枉都來買著禁子照應能此時冤聲重大曹若建恐怕弄出事來便親自在上臺斷理把鳳林問了个禁城白日謀財害命

第二十三回

十一

之罪不待京詳只候督撫發下王命立時處扶
不知鳳林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爭春園全傳

第二十四回

重改口供順奸惡

話說曹若建賄賂王二府將鳳林屈打成招問成死罪在獄又見怨聲振動合城恐怕禍來親自到上司處謀幹將鳳林問个白日謀財審命之罪不等京訃只等發下王命就要處斬且按下不提再說鮑剛离了湖廣曉行夜宿那日到

了杭州進了城直奔吳府而來到了大廳只見家人圍一大漢在那裏講話你道這大漢是誰原來就是馬俊從開封府來所以眾人圍着講話郝鴛兒鮑剛也回來了心中大喜馬俊問了鮑剛的姓名鮑剛又問蒿柳二人的姓名大家施禮郝鴛還進書坐下馬俊見鮑剛生得眉目清潤心內甚喜便說道久聞哥哥大名今竟相會名不虛傳鮑剛道小弟是有勇而無謀之

次怎比得兄長文武俱全的英雄大家歡飲了二
會家人擺上酒肴執次坐下酒至數巡常讓道
前日周兄回來說馬兄在開封幹出這番大事
小弟听了抖衣而哉不知仁兄怎得脫身孫佩
賢弟如今怎麼樣了馬俊道小弟險些見不得
相會諸兄便將前後之事說了一遍郝鵠听了
死不稱奇說道不是馬兄有通天的手段無能
脫得這圈套郝鵠見衆人俱是歡笑惟有鮑剛

第二十四回

二

悶悶不言郝鶯問道賢弟與鳳二員外上表陽
去兩月有余今日方回弟兄相會賢弟悶不悅
鮑剛見問便把鳳林被害之事細說一遍馬俊
听了大叫道天下那有這等不平之事代我救
了孫佩回來到襄陽殺那賍官並奸夫淫婦救
出鳳二員外方显大丈夫的手段鮑剛道兄長
請放心到開封去救孫佩這鳳二員外在小弟
身上馬俊道非俺不能救孫佩奈無帮手這一

向去須要一位胆大些的方可成事鮑剛道小
弟襄陽去也要个帮手才好周龍道小弟不才
愿與馬兄到開封走走馬俊道若是賢弟全去
不怕不救出孫佩那周順想道馬俊是个黑夜
做事的人却不敢與他去這鮑剛決不依他那
樣做事我不免同他去走走便說道愚兄隨鮑
賢弟走走鮑剛看了周順兩眼暗道動武須得
這樣漢子才驚人便說道好好郝鴛道非是愚

第二十四回

三

兄怕事怎奈我母舅屢與奸相作對令馬兄弟
到閉封劫獄是件犯法的勾當鮑賢弟到襄陽
或是牢中劫出或是法場搶救亦是京天大事
兩處得了手總要到杭州聚會倘被人知竟傳
出吳府存留劫獄的大犯奸相再上一本豈不
害了母舅全家據我的意思必須元尋个下落
方好兩不歸一不在杭州與我母舅無干常讓
道兄言正是陳雷笑道小弟到有个去處柳緒

道兄長有何去處陳雷道等馬兒鮑兄四人去
後俺仝郝兄竟上鉄毬山與焦豹王常樊冲三
人聚義招軍買馬做他一番衆人听了齊說道
妙極妙極要去揀个好日起身計議定了常讓
道小弟一事奉告聞柳年伯陞了禮部尚書柳
兄弟奉母命要進京看父親去是明日起身小
弟母舅陞任揚州太守亦奉母命往賀他也是
明日起身卻不能相送諸見待事畢之後小弟

第二十四回

二人再到山相會郝鶯道二位賢弟既奉嫡母
慈命愚兄怎好強留眾人飲到更深當柳三人
與眾人洒泪而別不言當讓于次日往揚州柳
緒亦往京都而去且說郝鶯等過了一宵次早
馬俊周龍鮑剛周順各各收拾行李多代銀兩
辭了郝鶯陳雷分頭往湖廣開封而去郝鶯往
後堂辭別舅母表妹說道愚甥在此許人要回
去走走多則兩月便來吳夫人道賢甥要去必

須早來勿忘你母身囑托郝鶯道甥兒曉得便
出來吩咐衆家人等小心辦事又叫將行李送
到陳雷飯店我隨後就來到了陳雷店內家人
辭回去了陳雷叫人收仕已具全郝鶯肯了什
李陳雷又吩咐小二好生開店二人離了杭州
竟奔大路而行非止一日到了鐵壁山陳雷引
進郝鶯與焦豹王常樊冲等相見禮畢見廳上
走出鳳公郝鶯一見想起向日陳雷曾說牧个

第三十四回

五

一鳳姓的誰知果是鳳年伯忙上前拜見鳳公
見了京喜非常二人各叙別後情由又告訴了
孫佩的事鳳公听了心內悲傷那焦豹見郝鳶
相貌端正義氣愿讓郝鳶為大王郝鳶再三推
辭不過只得允苾當自殺牛宰羊祭告天地焦
豹陳雷挽郝鳶在聚義廳上正中坐下張魁樊
冲等率領小頭目來見已畢又唯諭眾嘍囉遍
賞牛酒在厨上大排筵宴按下不表且說鮑剛

周順在路趨行那日黃昏到了襄陽奔至學宮
到張心如行門首叩門里首打雜的出來開門
認得鮑剛後面又跟了个大漢便請進所房坐
下行主出來相見禮畢茶罷問道周順的註名
用了晚飯又擺上酒來三人飲了數杯鮑剛問
道咱去後不知王二府怎樣將鳳二員外審法
張星如嘆了一口氣道好人沒有好報就將曹
若建到上司處謀幹及阮氏淫婦已到曹府只

第二十四回

丁

等王爺並將貨物封抄一一細說鮑剛听了六
怒道天下那有這等狗淫婦上天怎不報應他
咗哈哈反了反了咱怎肯與王二府干休不殺
這淫婦也不爲大丈夫張星如勸了鮑剛一會
各人安歇次日清晨洗畢用過早膳鮑剛穿
了件元色箭衣里面代了銀子藏寶劍於腰內
外繫鴛帶周順穿件紫花布的大衣腰束系帶
鮑剛也叫他暗代双刀別了張星如走上街來

聽見行人都有罵王二府的將近午牌只見個人拏一根竹子在街上叫道你們各家閉門今日出人嗟那些開店的聽說紛紛將店門上了又見些貧窮百姓拿些紙錢實說道我們都到法傷上去等鳳員外來時我等將紙錢燒化謝他昔日之恩鮑剛听了扯住一个問道你們說出斬的甚人那人道今日出斬的是我們的恩人乃金雞巷住的鳳二員外被淫婦奸矣屈

第二十四回

七

害今日王命到了在西市橋處斬我等无所報
答各將一陌紙錢燒化聊表寸心鮑剛听了此
言回過頭來對着周順呵呵大笑道呀咱們來
得奏巧又與周順附耳道喜得帶了兵器來且
跟他們去看看周順道甚好二人走到西市橋
邊只見祭奠之人不計其數此時還早一刻未
曾綁來鮑剛抬頭一看見有一座酒樓離法場
不遠那店收什閑門鮑剛上前說道俺是過路

倒不意這法場阻住俺的去路況且莊園又亂
借你樓上吃些酒飯自然與你銀子都耗了去
不知好歹便應道爺們既要吃酒飯上樓坐只
是一件王老爺的公座緊靠着酒樓底下爺們
且不可高聲鮑剛道俺們曉得便全周順上樓
坐下小二捧上酒餚二人狼食虎噬吃了一頓
小二又送上酒來鮑剛對周順道俺們來得這
樣奏巧俺們多飲几杯莊莊神好與這班狗頭

第二十四回

廝殺周順道早知今日要斬鳳二員外也叫隨
雷來幫助幫助也好今日眼睜睜是救不成了
鮑剛听了此言圓睜兩眼對着周順道這樣一
个大漢于這般胆小俺全你來又不做買賣又
不看親成遊山玩景原爲鳳二爺性命今日恰
恰遇着他典刑之日正是天不絕鳳二爺方纔
遇着俺們前來做大丈夫的也要做几件驚天
動地的大事纔笑得好漢口等鳳二爺纔來你

我跳下樓去殺了監斬官劫了鳳二公爺出城進
欽陲山也有些光輝好見那大哥你若如此胆
小見殺不救麼周順暗想道前日金馬銜到關
封他還是黑夜私行鬼頭鬼腦的做事今日這
鮑剛青天白日要劫法傷這胆也不知有多大
便又和顏勸道非是我胆小這劫法傷不是一
件小事他自然有守城管兵圍護一則你我二
人初到此地不識路徑倘若他將城開了如何

第二十四回

七

是好二者他的人多你我只得二人願前不能願後二者再得一人方好要一人在前開路一人背着鳥二爺一人斷後方保無事我們做好漢的也要識些時務何必將這奈性命白白的送于小人手內仁兄須要三思而行鮑剛道你說的多是書懦之話只城內能有几个營兵却也不在俺心上當初常山趙子龍在長坂橋前救阿斗難道也有帮手古云一人拼命方夫難

當你是個要命過二十年的人且目走開不要你
管俺着你是個無用的懦夫這才走大漢不歇
真室貝正在講話之時只聽見樓梯上一片聲
响走上個人來二人吃了一驚但不知上樓來
的何人鮑剛周順不知救得鳳林否且听下回

分解

第二十四回

十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二〇八二



6
2
24

爭春園全傳

第二十五回

救鳳公一人報德

話說包剛全周順商議要劫法場周順阻勸包剛只是不听正在樓上說話時只見樓下走上一個人來頭有巴十大兩道濃眉一張大嘴身長九尺向門頭代一頂半新的大毡開花布扎頭身穿一件絨色短衣青布跳袍大紅襯褲脚

第廿五回

下裏腳打腳下穿班尖場上快鞋口中嘆着氣道罷了罷了今日全這一般狗頭拚命了包剛却坐在上面先看那人心想道若得此人幫助幫助夫事成矣那個人看見包剛心內亦想道若得這二人幫助此事本怕不成便在腰間取出兩支有四十多斤有二尺長的鎖鏈鋼來望桌上扑的一声响放下大叫道快些取酒來周順吃一驚回頭一見却認得那人叫聲賢弟往

何處來的多時不見你了那人看了周順包剛
兩眼大咲道好了好了有了幫手了那人道原
來周哥小弟有罪了包剛見周順認得那人却
不起身就把周順一扯道周賢弟你既是認得
這位還不站起身來與人見禮周順才起身來
說道賢弟不必另坐這是俺的哥子請過來全
坐罷那人與包剛見禮生下便叫小二添了杯
筍酒殺那人不管好友亦不讓讓就如兩三個

第廿五回

二一

月不會吃飯的光景狠吞虎燕吃了一飽又飲
了几杯酒方才住手便問周順道此位尊姓大
名貴處那里周順道此位乃順天府人氏姓鮑
名剛號子英綽號披頭太歲也是愚兄盟過的
那人起身道小弟久聞包兄大名今日相會真
乃三生之幸也包剛道兄長尊姓大名貴處何
方亦要請教那人道小弟揚州府儀徵縣人氏
姓曹名雙字德先綽號病鐘馗今日有住大事

要做所以到此樓上吃三杯酒助助興不意在
此相會兄周順
这一向安在何處前月
在貴縣訪問有人說你
在外貿易今日却在此
處相會曹雙嘆了一口
氣道實不相瞞二兄小
弟自去歲家親友美意
拿了三百多金買了些
杭貨前到湖廣發賣貨
物剛剛上了船小弟得
了風寒病行到半路遇
見大盜把我貨物行李
一劫精光只剩下幾件
舊衣服隨身還有三四

第廿五回

二

兩碎銀子沒有貨物不便投行權在三官殿住着不想病了一百天方才起身囊內一貧如洗衣服行李淨行典當無奈只得沿門求乞那日在珠寶行門首櫃上坐着一位中年的員外他見小弟猶如親友又問了小弟的住處鄉貫就把我請進行內與我酒飯又贈我衣服行李又與我白銀十兩問其姓名方知是金雞巷鳳三員外那時小弟行了有半里路遇見焦哥又贈

我百金這幾年仍在外貿易也賺些利息全虧了鳳二員外的恩惠前來此處要報昔日的恩德誰知他有個續娶的妻子是個淫婦勾搭了曹府的家人後又從了府中的公子那曉得曹公子妬奸就叫將他家丁殺死在鳳家門首咬定是鳳二員外殺的曹府又賄囑王二府詳了上司定成個死罪聞得今日鳳二員外處斬故此小弟不避刀斧要劫法場救出鳳員外方是

第廿五回

四

我曹雙有些仁義小弟今日意欲煩二位兄長
助小弟一臂之力幫救恩人不知二位尊意若
何包剛听了此言便跳起來叫道好爽快漢子
俺們也是爲此事而來冷上曹兄也有此意俺
三人全合意先殺了王二府那個脏官出一
出氣然後慢上的再殺那淫婦姦夫周順又把
在杭州結支那窩的事細說了一遍我們劫了
怯場救了鳳二員外俱到鐵錄山去曹雙連道

好好好好包剛道俺在中間背了鳳二爺前跑曹
雙道小弟斷後分付周順在前開路就要捲袖
束腰只等鳳二員外綁出來就動手且說禁頭
人等听了個殺人的信慌忙備了些酒肉與鳳
二爺吃如今鳳林在牢內肉飯係殺人恭敬牢
役又不上刑具安心在內養活更比先肥胖了
好些正然坐着只見役卒愁眉縐臉眼紅似哭
的一般捧了些酒般進來擺在棹上叫道鳳二

第廿五回

七

爺作到此半年有餘小的未曾孝敬一次今日
備些薄酒相辭請鳳二爺開杯暢飲聊表小人
的寸心鳳林道我自被害下監還未曾與大哥
們身上爲個情兒今日怎好到吃你們的酒何
以克當禁頭說道小人若不是鳳二爺的恩惠
焉得有今日斟下酒來請二爺坐下禁頭陪着
飲了數杯鳳林道如今我在監中承你等盛情
到有半年多了還不見上司批發我到情愿早

早歸了九泉省得做這現世的人禁頭又勸酒
道古人自有天相鳳二爺何出此言鳳林又飲
了幾杯酒又吃了些餚饌禁頭只是苦勸鳳林
道承大哥的美情我感恩不盡怎奈我今日不
吃早酒既然大哥苦勸且留我晚上再吃如何
今日大哥自飲幾杯禁頭便立起身說道豈不
聞逢着好花采幾朵逢着好酒飲幾杯常言道
鬼門關上無花採地獄門中酒市稀古人說得

第廿五回

六

好保得一時保不得一世且吃他个酩酊隨我
怎樣鳳林听了此言吃了一驚說道大哥說出
這樣話來敢是京詳到了今日是我處決之日
么禁頭却不能瞞就將此事跪下哭說道小人
蒙二爺恩德不是小人不救只因小人是个下
役不能替二爺伸冤誰知曹若建這個狗頭衙
仗父力在上司身上費了幾千金算謀了個禁
城之內白日鬪財殺命不等京詳今早本官出

示說督撫批下今日午時三刻是二爺的喜日
小人聞知不忍故此備祭奠辭別但二爺今生
不能報讐死後必須在閻羅殿前攝鏡台下告
他因奸害命小人愿爲干証言畢哭個不止鳳
林听禁頭之言便呵上大笑道蒼天蒼天我只
道坐在監中不知幾時才得出頭的日子今日
上天慈悲了與我一局了然只見衆人擁進齊
說道恭喜恭喜鳳林道列位是奉上司之命我

第五回

鳳林毫無怨言說罷將衣脫下又說道列位挪
了我罷衆人見此光景無不傷心落泪無及奈
何只得動手官長催促只得上前松上的將他
綁了起來那禁卒牢頭個個吊泪出了牢門鳳
你又對禁卒人等謝道我鳳林只好來生補報
你們衆位罷言乞隨着捕役押到大堂之上二
府用硃筆票了招子押出了大門之外二府坐
了轎先到西市橋去且說衆捕役人等押着鳳

林出了大門一面破鑼一面破鼓敲的聲氣難
听後面兵馬約有十把餘還有四個守倫俱是
明盔鮮甲長鎗短刀撻勾弓箭烏鎗各兵器押
護而行不多遠就有人祭一路往西市橋來却
從曹府門口逕過那班貧民卑擠在門口各焚
香紙跪的跪哭的哭還有念恩的口中亂罵道
這淫婦奸夫昧盡良心也有的一百紙錢焚化
的說道鳳二爺你冥中受用也有的罵這奸夫

第廿五回

之家叫他世代男盜女娼亦還有罵阮氏這個
淫婦叫你嫁一千個老公不得到頭罵他臭名
最多其實難听衆口哢哢罵不絕口那曹府的
家丁欲要上前攔阻那些無賴之徒有些二七八
十歲的老人家在內他們見有人阻攔就要上
前亂打曹府的家丁見那些衆人勢頭不好只
得忍氣吞声躲避家去有幾個護送的千總守
備人等見衆人喧鬧恐曹府公子知道催促兵

丁速行衆人燒紙的燒紙哭罵的哭罵兵丁只得推着鳳林一直前去來到法場就將鳳林跪下鄧在樁上劍子手領了花紅那活祭之人不計其數都在傍邊哭着說個不止兵丁圍繞法場那王二府提筆標行刑牌再說包剛周順唐雙三人在樓窗內看得明白見那祭奠之人只有數百還多他三人俱嘆氣道可嘆這鳳王爺是個好人行善之人事不宜遲早些動手包剛

第廿五回

把衣服脫去取出寶劍將劍鞘插在腰內周順亦脫去大衣撇在樓上一面取出雙刀又把腰間絲帶繫了一緊頭上手巾扎了一扎提起雙刀曹雙也提起了雙鏢包剛用手將樓窗推開大叫一聲就像一個霹靂喊道狗娘養的不要動手有俺披頭太歲包爺七來劫法場撲通的一聲跳下樓去曹雙周順隨後跳下大叫道有俺病鍾馗曹爺爺來了周順亦大呼道有俺火

叛官周爺也來了衆兵丁正然站起听得有人喊叫之声見樓上跳下三個大漢子手執兵器要來搶劫法場吶一聲喊京天動地不知三人可救得鳳林性命且看下回解

第廿五回

上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爭春園全傳

第二十六回

殺賊官百姓施恩

話說鮑剛周順曹雙從樓窗上跳下大叫道你們只班狗頭休要動手俺們來劫法場了那些兵听得有人來劫法場正待上前被一陣冷風逼住原來是鮑剛手內寶劍出了鞘一陣寒風沖人難當鮑剛急下樓時却在王二府的背後

第廿六回

一

那王二府正要提筆判刑听得大吼一声唬得
把筆丟下那鮑剛手中劍快速砍了四個兵丁
搶入篷內王二府見了個黑漢提劍砍來便站
身要走却腿軟脚麻走也走不動是他大難無
常那鮑剛趕上手起一劍叱咤的一聲連肩帶
被斜砍內段王二府死于非命鮑剛上去又砍
了幾個兵丁衙役到得樁前周順割斷繩索把
鳳二員外背在身上曹雙取了兩條系帶代他

北好鮑剛喊道我乃山林中好漢特來劫法場
救鳳善人出城上山攔我者死讓我者生此時
衆兵丁和那看的人祭的人紛紛閃開那四個
守脩見有人劫法場便撥馬當先大叫道無名
的野賊焉敢大胆鮑剛顯他的武藝奔上便大
叫道不知死活的狗頭焉敢攔俺的去路便挺
身仗劍就砍去那四個守脩抵擋不住只得退
後那曹雙兩根劍擋住那鮑剛見曹雙迎敵便

第廿六回

二

到後面手起一劍砍着中門一個守備落下馬來死于非命曹雙見鮑剛來幫他他便趕上前去又是一劍打死了一個守備跌下馬來那兩個守備見事不諧不得已只得後路逃去被傷的兵丁誰敢咱他那些兵丁見鮑剛三人凶惡雄壯又傷了兩個守備劫法場犯人便一者齊前內有一個少年兵丁正端着弩弓要射鳳林被後面一個兵丁止住道不可鳳員外是件冤

在當初你父親死了，還是鳳二爺買的棺材，你如何不報恩，反來謀害那個兵丁？想起來，便將弓射了一個冒天弓，又有個兵丁要用撓勾勾。他傍邊有個兵丁說道：你只個人沒良心，你妻子是那個娶的那個兵丁就不動手。衆兵丁低頭道：你我們總是受過他的恩德，何必害他？他的不若讓他去罷。那些人就往傍邊去了。鮑剛騎了守倫的馬，就縱馬向前，却又認不得路，逕

第廿六回

三

街市中人等所見劫了法場各家急急閉門閉戶那里開得及門有個胆大的人看見騎着馬跑來他便指道大王你走錯了快快回去奔東首轉灣才是北門的大街鮑剛听得回頭就往東首而走走走不多遠又走錯了便有人又指引他路逕才來到城門之首那把首城門軍役便搖手說道爺們不要動手城門已開在此請爺們快出去罷鮑剛同了周順曹雙鳳林四人出

了城門奔大路而行走！有五六十里之外方才方下鳳林歇歇曹雙上山到那避靜之處短劫些孤客剝了幾件衣服與鳳林穿了各訴前情鳳林拜謝三人救命之恩言畢四人取路往鉄球山去了不提再說城內未死二人見盜賊去遠方才領着兵丁趕出城來趕了半會不見只得回來收殮王二府並二個守備的尸首情理街道文武各官寫了盜賊搶劫法場殺傷官

第廿六回

日

員兵丁的祥文申詳上司緝拿凶盜的下落那
曹若建所得劫了法場搶去鳳林心內着慌恐
惹出是非便與阮氏啗議代銀子衣服家丁人
等私報表兄張澄如任上去了只等後來吳老
爺大破海賊米太師謀反方才擒住曹若建與
阮氏報仇雷恨且自按下不提再說馬俊周龍
離了杭州一路而來那日到了開封府二人在
飯店吃了些酒飯走到一個樹林內二人坐不

等到一更時分馬俊對周龍道愚兄要去了將
只行李放在樹林之內代等事畢回才再取二
人丟了樹林來到吊橋上馬俊指道賢弟你在
那破城坡之下等我我救了他來就在只城朶
上放他下來你在下面接他千萬不可走動打
盹周龍道曉得焉能悞事仁兄放心馬俊便抓
把土一酒借上就升空如飛一般到了縣監便
收了法落在屋上往下一看只見獄卒來往巡

第廿六回

五

香所更時已有一鼓馬俊暗道如何此地甚是
嚴緊自己又點頭道是了是了雷知府被我京
過一次又怕我來劫獄故此獄卒加意隄防腰
內取出自家火弩出幾枝鷄鳴斷魂看自己口
內先啣了解藥點着香從屋上丟下去那些獄
卒巡役人等聞了香味連打幾個涕嗅都就昏
倒睡着巡更的梆子銅鑼丟在地下馬俊從屋
上跳下來找到孫佩的所在只見點着一盞油

燈便念了一遍解鎖的咒見把門推開只見孫佩
在左邊睡在地下草內羅先生在右邊亦睡在
車內他二人講話馬俊走上把手一拱低低叫
聲羅先生晚弟一向少來看你孫佩抬頭看見
是馬俊吃了一驚便起身叫道仁兄你好大胆
如今上司批文各處緝捕仁兄還到此地來做
甚麼馬俊說道愚兄奉郝大哥之命前來救你
出獄隨我速去孫佩道仁兄你能飛上屋小弟

第廿六回

如何去得馬俊道只個不難俺背你出去便將
刑且去了又對羅先生說道非我薄情奈我只
救得一人不能再救先生况孫佩沒有家眷的
先生是有家業的有妻妾要救你出去豈不連
累你的家眷人等反爲不美先生且奈心在此
代俺再想法相救羅先生道壯士之言正是我
只樣大年紀還死不着麼你二人前皇遠大小
心快去孫佩道晚生去了只恐又連累先生羅

先生道不妨不妨俺自有主意你們放心快去
孫佩就有不忍之意馬俊道快些罷轉口要了
晚弟要走了得罪先生羅先生把頭點點馬俊
在腰間取出一條繩子底下是布孫佩跪在坐
下自己代着繩足跳上屋去把孫佩扯上了屋
去背在身上却不好使法只得曼曼沿屋跳到
城邊依舊照前塊住孫佩扯上了城扶到破城
梁處低低叫道周賢弟周龍他等得心焦所得

第廿六回

七

城上是馬俊的聲音答應道仁兄我來了馬俊喜道賢弟好生接着孫賢弟便將繩子慢慢的放下了孫佩去周龍在底下接着了馬俊跳下城來過了城河走到樹林之內取了行李孫佩又問了周龍姓名三人連夜奔走次日到了個鎮市上替孫佩洗了個澡便換了衣服奔山東大路就往鉄球山去了再說羅先生見馬俊同着孫佩去了一會方才故意喊道不好了馬俊

把孫佩代去了你們快快走來驚了隔監的人
犯一齊喊道那些巡更的人听得喊叫各執兵
器奔到獄神堂前看見那些獄卒巡役俱睡在
地下便一脚踢醒了一齊來到羅先生監內看
時果然不見了孫佩京得面如土色忙忙去稟
了獄官獄官忙進府衙稟了雷太爺此時正交
三更雷太爺審事才完方才退堂听得家丁傳
說獄內馬俊劫了孫佩去了唬得雷太爺魂不

第廿六回

附休卽忙坐了大堂問了獄官幾句卽傳了馬快捕役兵丁人等趕出城來四方五路追尋趕到天明影形全無只得領了衆役兵丁進城回覆知府雷太翁坐了大堂提出羅輝菴當堂跪下大翁怒道那馬俊來劫孫佩時何不叫禁卒等他劫去你才假喊假叫你還說不是馬俊的朋友今日看起來你必知他們起腳窩家你且說來本府還放你一條生路若是不招必用

大刑審問羅輝菴哭訴道青天大老爺馬俊俊
出入太爺從前都是曉得昨夜三更時馬俊俊
屋上跳下來小的看見正要喊叫他手內有刀
便來殺小的小的怕殺就不敢叫喊他說我當
初弄你到監里來原爲要醫孫佩如今孫佩病
好了他說連我一全劫去不料被太爺那番京
唬險遭不測今日特來救你二人出獄並不會
說道那里去小的低死不肯同他去我說小的

第廿六回

有家業妻兒老小現在半城居住還隨你去要
連累我家眷况且我受他陷害冤屈我寧可死
在牢內也不同他去馬俊又說你不去也罷了
恐我上屋時作莫喊叫京動人來豈不又是一
場空事他就舉起刀來說不如殺了你罷免其
後患虧得孫佩苦苦勸他方才饒我性命他又
在腰間取出不知甚麼藥抹在小的口內口內
口內一時咽喉舌頭俱麻不省人事他就把孫

佩背了去了只等藥性過時小的方知係佩同
他去了小的方能喊叫實情與小的無干求太
爺高台明鏡筆下超生這雷太爺是個清正官
員見他說得情實知道馬俊的本事並不加刑
仍然將羅先生收在監內只把禁卒打了幾板
申詳上司那雷太爺所屬的各縣人民都知道
馬俊的名兒各處訪拿但不知可拿捉得住更
看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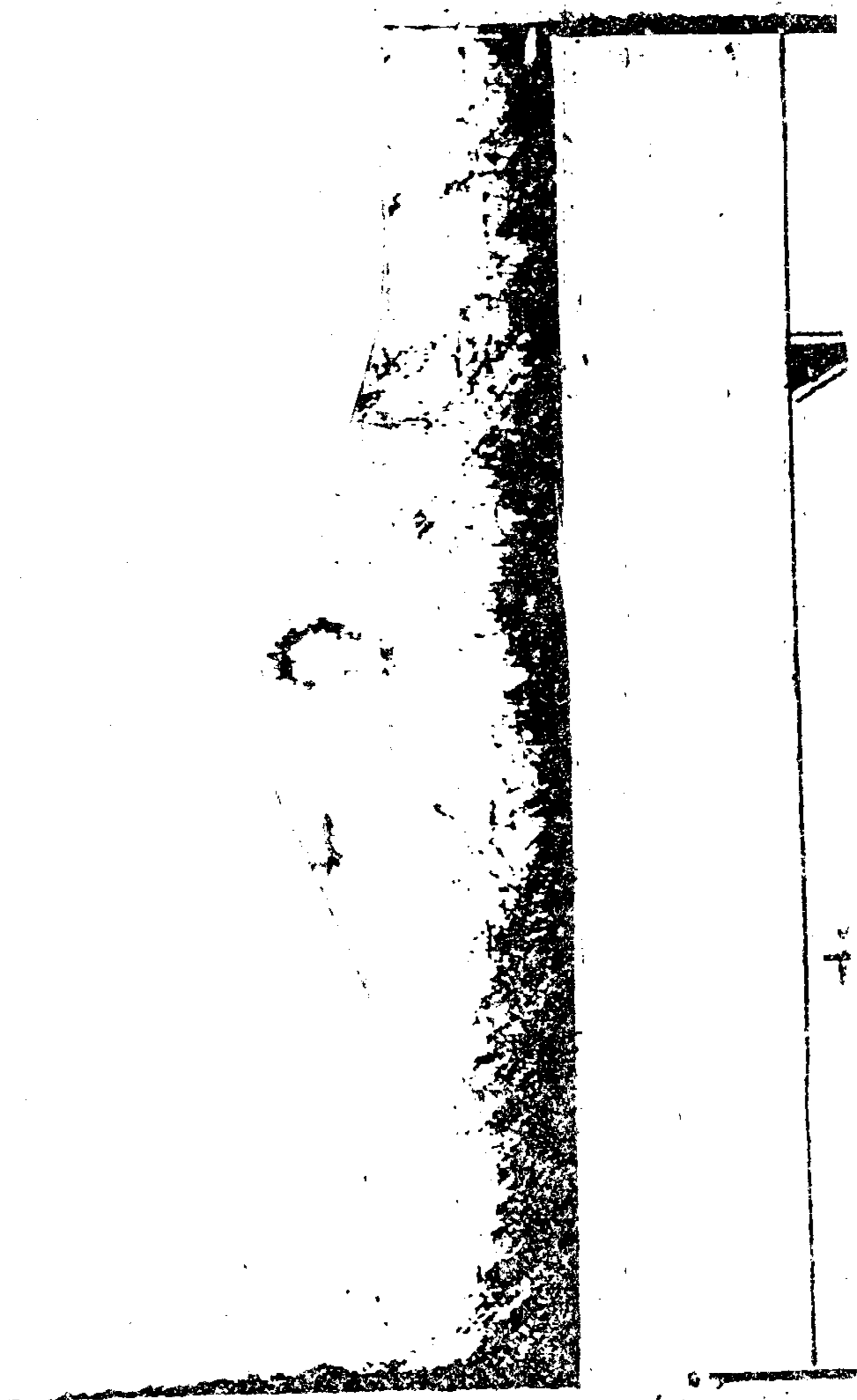
第廿六回

卜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十

一一一
一一二
一一三
一一四



爭春園全傳

第二十七回

鳳樓霞誤入烟花

話說馬俊周龍孫佩三人離了開封府往鉄球山而來非止一日到了山寨見了劫擄人等又見了那鳳員外他翁婿抱頭大哭各訴離情之苦又見過岳父母正在敘話之時又見嘍囉報道周爺劫了法場上山來了郝鴛衆人迎下山

第二十七回

來大路相聚同上聚所來鳳林與鳳竹骨月相
連各訴離別苦情鮑剛馬俊各說劫獄劫法場
向事情衆人又問了一遍又問曹雙的姓名大
家無不稱贊今日只少個鳳小姐不知下落再
慢慢的打听當日大排筵宴慶賀從此後每日
操兵不講且說鳳栖霞自被莫上天明騙拐奔
揚州不料途中鳳小姐不服水土身染重病幸
得醫治好了躡遲了數十日才到揚州那莫上

天父子商量買他到樂春院里去銀錢才得幾
是便去請了一個媽兒來看只個媽兒真是有名
的樂春院官媽一見了小姐的容貌喜得老虔
婆心癢難抓便問道只住姑娘多少年紀莫上
天道本色十八歲了鳳小姐見只個婦人舉止
不大正派心上憂疑不與他說話那婆子向莫
上天回到了院內正好遇見本城內兩個戲片
一個叫脫張三一個叫李四騙歷年在院內作

二

個牽頭見了莫上天是北方人回氣不相個嫖
客便問道此位是誰媽見道不瞞二位相公說
他是開封府來的代了一位姑娘前來投我故
此來講說正好二位相公在此作個中人張三
李四听了此言滿心歡喜喜喜要落個媒錢便說道
好事好事恭喜恭喜媽媽得了一個新人
必要大發財了可知姑娘人品好么媽見道老
身有句話要說二位相公且商量商量得罪莫

相公少坐一坐張三李四媽兒且到後邊去安
內說道姑婆人品行好老身已看見個了真有四
施王嫡之容顏二位相公手中撮合成舉之後
老身愿重重謝相公白銀三十兩李四道那位
姑娘叫做什麼名字媽兒道還不會問他李四
道你如今愿出多少銀子買呢老媽道難得只
個姓莫的原賣與我我如今情愿出五百兩銀
子若還不肯諒意見些微再添幾兩罷了李四

第廿七回

三

听了此言便與張三去眼色說道媽上你同莫
大爺在所上坐坐待我二人議個話兒好與莫
大爺說話媽兒不知就里他就全莫上天在所
上去了張三李四到了無人之處說道我們作
了半世篋片却也不會賺得個大錢今日只件
事兒口氣千金可出莫兄又是要賣的我們對
莫兄說我們只允他三百銀子萬不得只允他
四百銀子足矣且看莫兄意思何如如若肯了

多下銀子我們二人均分那姓莫的若依了我們到要叫他多要些不怕媽兒不出張三道我也是只個主意二人來到所上坐下說道小弟一時唐突了未曾請叫尊姓大名莫上天答道小弟姓莫小字孝先二人說道原來是莫長兄我們失敬了莫上天亦問張三李四的名姓各人說了媽媽叫厨上俗酒張三道且慢些媽媽且看個我們今日也看看回來好請叫莫兄的

第廿七回

四

價錢媽兒道不消二位相公看去罷莫上天是個油兒光棍見人面目就知人的心事便說道張李二兄說得正是與小弟去看看何妨回來價錢好講三人起身出了院內來到了茶房坐下李四道快拿茶來三人吃茶已畢莫上天說道小弟初忝教下今見二兄尊意小弟盡知只要盡到我白銀六百兩餘者奉送二位听憑二位所要多少張三李四見莫上天說話在行便

道原來莫兒也是我輩明人不用細說不敢相欺允他五百兩銀子莫上天只是搖頭三人說了一會方才離了茶坊張三李四又照應莫上天叫他多說些價錢三人回來到了院中媽兒接着坐坐排上酒來四人坐下吃了酒飯半酣媽兒道不知那位姑娘是莫相公什麼親眷叫什麼名字莫上天他仗着張三李四的方便不瞞三位說那個女子是有聲名人的他父親價

第廿七回

五

作過大常寺正卿鳳竹之女名喚栖霞又將過
難遇他之事說了一遍那李四道無論正卿不
正卿女子買與我們就憑我們擺佈媽兒道衣
將銀子買人有眼主無眼客到我的院內就依
我的規矩但不知莫上天要賣多少銀子莫上
天道外事間人就拿大帽子磕他況李張二兄
在此不說虛頭不二價實價銀一千兩媽兒道
非說只中等女子就要許多銀子莫上天道只

厥小姐一則是個黃花女子一則是個官宦人家小姐就是琴棋書畫吟詩作賦件件皆精雖然得只宗銀子却檢着利害如何不值千金就兌千金銀子與他李四道真兒不必多言你主意這些只是還要議此又對媽兒說道真兒要千金你难道就依他一千兩兒丟吊他的再講你的你也要還他價錢讓我們好討着媽兒道少也不是路實五百兩正莫上天道那裏有還

第廿七回

個對合的道理那有許多虛頭張三道媽媽也
少了些適才我們看得明白始娘是果然生得
不差據我們看來須得八百金若是的就兌銀
子媽媽道李張二位相公不是當頭要的不是
空口講白話的一千八百既是二位相公說了
添上乙百兩作現錢賣現貨莫相公也要看
破些莫上天去搖頭說道不肯適才張二兄說我
還不肯李四道你們一個是一千一個是六百

張三兄又說八百總然照張三兄說只少二百兩又對媽媽道將錢買貨便宜討不了我如今有個道理且將姑娘接在院中住幾天若依口順話的肯接客就是就是八百兩若還不從還是六百兩媽上道我不允八百兩張三道若是姑娘肯接客等我二人在外打听個大大嫖客不愁沒有二百多金媽兒听了只得依允當晚莫上天辭別了三人回寓去了到了寓內將此

事對他父親悄上的說了一遍莫家父子啻議
已定次日早辰莫老對鳳小姐說道老漢只兩
日因望個親戚耽悞了兩天今日已僱下船隻
請小如完到船內行李隨後上船不肖十天就
到襄陽了與令尊令堂相會小姐道多承老丈
同令郎到了襄陽少不得重重相謝便收拾了
行李放在一邊轎子已在門口叫小姐上轎莫
上天跟着來到院內轎夫是吩咐過的一直就

將到後樓方才歇下領着衆姊妹向前接見揭
起簾子笑道請小姐下轎莫相公是我侄兒老
身要請姑娘來頑乚又恐小姐見怪所以今日
小悄悄的請小姐頑乚幾天再送小姐上船小
姐一見媽兒曉得昨日在寓處有些犯疑到了
此處無可奈何小姐看那些女子俱是扮的妖
妖燒燒的模樣搽烟抹粉嘻咲得扭頭怪頸枕
肩搭背口內不知說些什麼小姐心內越想越

第廿七回

疑先還有見機之意只會犯疑立住了脚問道
此是什麼所在莫老丈他父子二人往那里去
了媽媽笑道他們在前所上呢請小姐且到後
面坐坐小姐不敢走動有個丫環向前笑道我
們仝姑娘走罷小姐只得走到後面却是三間
大屋上面是串樓正中排一座佛龕內供着一
尊佛像紅面長鬚兩道重眉一隻平拿鞭一隻
金如意不知是位什麼菩薩點着香燭排着柱

禮供獻旁邊有個水盆手巾媽兒上前點了香
說道請姑娘拈香拜神小姐口內不言心內越
發着京便紅了臉說道自幼兒生千官宦之家
從未見過只位神聖却不知你們這里鄉風了
環道奶奶代姑娘拜罷姑娘是新來的有些怕
呢媽兒道也罷等我代他拜罷但不知鳳小姐
身落烟花寨中不知可肯依從接客且看下回
分解

第廿七回



爭春園全傳

第二十八回

常雲仙欣逢貞烈

話說鳳小姐被莫上天拐到揚州賣與樂春院內小姐尙不知道心中犯疑又見媽兒排祭點香就有幾分明白道你們這些賤人把我良家女子誘入娼家當得何罪快叫轎來送我回去媽兒笑道我見你說的好容易話却不道來得

第廿八回

去不得了如今若是依我說爲娘的還疼你還
愛你作好衣服與你穿好金珠與你帶好東西
與你吃若是不從使性子爲娘的吊起你來剝
去衣服打一頓皮鞭莫說你是正卿的女兒就
是王侯的郡主進了我的門就要隨我呢俗語
說的好端我的碗就要伏我管小姐听得此言
急得面如土色眼睛直睜媽兒又指着罵道你
是宦家女子倚着勢力壓我我是不怕的小姐

哭道真說是打就是殺我也不從的你這老賤人老娼根罵個不止把個媽兒罵得氣冲斗牛心中想道此女有些傲手今日要與他一個下馬威他才怕呢便叫丫環剝去衣服那些丫環不敢違拗可憐把個閨中弱女拖倒在地上下衣服剝去只留一條褲子那媽兒紫漲着臉相殺人的樣子拿了一條水浸的皮鞭又叫道了頭們把只個不識抬舉的小賤人吊起來了

第廿八回

二

环荅應一聲取了一條繩子來惡恨恨的把個鳳小姐吊起來那些娼女上前勸道姑娘從順了罷免得受苦小姐口內只是大罵媽兒提起鞭子不住的打了一頓小姐忍着疼還是大罵媽兒心頭火起說道老身打死你這小賤人誰要我償命不過丟了幾兩銀子舉起鞭來又打個不止媽兒打得恨小姐忍着疼罵得凶只打得渾身傷痕媽兒心內一想也怕打死了不

好與莫上天講話便對衆娼女去了個眼色那
些丫環假意跪下道請奶奶息怒我們有言告
稟媽兒道你們有什麼說我今日是要打死這
小賤人才罷衆娼勸道奶奶且放他下來今日
饒他一次我們慢上勸他依從便了媽兒方才
坐下內中有個女子叫阮三官口舌甚利說道
奶奶霞姐新來等女兒慢上勸他媽兒道你們
不曉得他是黃泥心越燒越硬不要勸他阮三

第廿八回

三

官道我若不能勸霞姐順從情愿領三百皮鞭
媽兒便叫了頭放下他來阮三官替他穿上衣
服見他頭髮蓬鬆泪痕滿面阮三官勸道這也
是命該如此媽兒道若不是衆位姐姐討情怎
肯瞞他阮三官全衆姊妹們勸他上樓去了又
叫了環尋些定疼藥來替鳳小姐調搽疼處衆
媚女勸了一會各人散去只有阮三官在樓上
低言巧語將長話短說與鳳小姐听了小姐只

古本小說叢刊

是流淚媽兒到了前所見了張李二人說道好
個扭手的女子不是老身誰能降他張李莫三
人見媽兒有氣張三道若是小姐扭手整治他
一回自然怕你的利害媽兒笑道將好言好語
勸他他到柱肱作勢叫他拜利市神他不拜又
把我大罵是我打了他一頓我這霞姑娘恨有
些扭手呢價銀就是八百兩只等他肯接客便
兌銀子張李二人道这个自然自古道水性女

子媽上你用些淫言浪語去打動他的心自然降順當晚三人又在院中吃了酒飯各自散去次日三人約齊來討信媽見道不但不依連茶飯總不吃還要尋死日夜著人伴他說完三人去了一連過了十多日依然一樣張李莫三人對媽見說道我們有一計在此我們三人在街上尋個標致書生來又有要勢的人先與他說明若依從便罷如若不肯就行強或者月裏嫦

娥愛少年恐見了嫖妓書生就肯依從亦未可知
媽兒道你們去尋訪當日張李莫三人往四
路我尋有容貌有勢力少年書生一時難遇媽
兒在院也不打罵與他也不逼他接客反將好
言勸他吃些茶飯不題且說常讓那日別了郝
鵞人等奉母命到揚州來望母舅姚太守在路
已非一日帶了書童那日已到揚州鈔關馬頭
叫人挑了行李直到揚州府衙門內走到大堂

第二十八回

乙

對衙役說道我相公由杭州來的是太爺的外甥姓常名讓煩你通報門役听了進內通報了
一時走出家人說道太爺有請公子書童叫家人接了行李打發脚錢常讓走進宅門來到內宅只見姚公與夫人立在中堂咲容滿面迎著常讓書童鋪下紅毡請母舅母二位大人上坐侍愚甥拜見姚公道賢甥一路風霜只行常禮
常讓就拜了兩拜夫人扶起說道只七八

年不見賢甥今已成了人了前已聞得你人了
鬻門真真可喜姑太太在家安否常讓道家母
托賴二位大人身体安康時常思念二位大人
特命愚甥前來恭喜請安姚夫人道前月得了
京信知你令尊陞在吏部大堂如今你表兄亦
爲吏部主事多謝令尊提拔感謝之至被此敘
了些閑話到晚脩席三人全飲酒至數巡又吃
了晚飯起身書房安歇姚公是日陞堂理事不

第廿八回

六

得閑談常讓住了兩日覺得煩悶無聊而且衙門無事那里悶得住一日用過早飯之後進內見了姚公說道愚甥到此數日不會出去走走聞得揚州乃繁華之地今日特稟母舅大人意欲要到街市上閑玩閑玩不知母舅允否姚公道揚州的人奸媚拐騙的不少常讓道愚甥非是貿易之人不怕脫騙姚公道既如此多帶家丁相隨常讓道愚甥不喜跟隨人多只要一個

書童足矣。母舅衙門還怕同不出的姚公道。雖然如此，早去早回，常讓听得姚公依允，心內十分歡喜，代了書童出了宅門，走到衙坊揀熱鬧街市去頑耍。只見那些店面裏修整整貨物，應明來到一個古董店內。那店主見常讓人品俊秀，衣履雅淡，便請到裡面坐下，吃茶，架上古董，听其賞玩。書童立在門口，看那來往的行人，是那小木生意，頗多。那俊俏伶俐人等，却也不

第廿八回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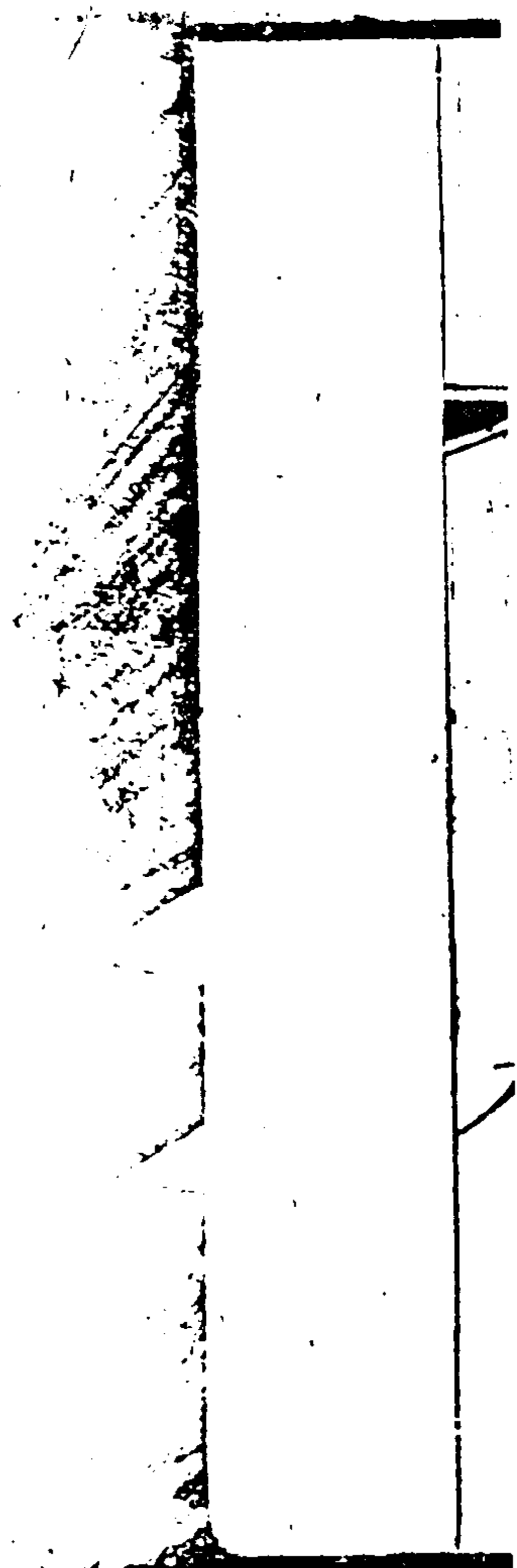
少轎馬來往紛乚不提常讓書童閑玩且說那張三李四莫上天諱我俊俏書生尋了幾日三人走得焉哉乎也緩乚而行李四的眼快望見古董店內坐着一位美少年他便對張三莫上天說道你看古董店內坐的那位相公分明是羊脂玉洗就得一個人兒張李莫三人又細乚一看俱歡喜道好個書生真天從人愿也却是如何問他李四道旁边站的小廝等我去撞個

金鐘問他一声倘有些機關也未可知自古道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但不知李四怎樣問法且
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二二五六



爭春園全傳

第二十九回

箴騙邀飲空歡喜

話說張李莫三人在街上尋訪俊俏才郎見古
玩店內坐一位儒雅風流又見門口站着個書
仝三人住了脚李四道張三老你看那店內坐
的書生好嫵致我們過去談一談張三道又不認
得他怎好與他說話李四道你們畧站七等我

去問他那個小廝莫張二人走開李四來到書
全面前叫道小哥乃是來同相公看古畫的書
全道正是李四道你家可是工部徐老爺么書
全道我們乃是杭州常老爺家曾爲吏部侍郎
如今陞了吏部大堂了到這里來看本府太爺
的姚太爺是我家舅老爺問他怎的
李四又京
又喜暗想道果然是位公子騙得才好壓重帽
離了書全來與張莫二人說如此如此先着莫

老回去送信張李二人故意回頭看見常讓便
同李四慢慢走了進店內道想是常兄李四亦
回頭說果然果然二人假托熟走進店內亂叫
道常兄常兄既到此處因何沿門經過就不來
看七小弟常讓見有人叫他抬頭一看却不認
得常讓却不狠作大見二人叫得親熱起身拱
手道小生常讓不知二位是何處相識李四道
常兄忘記了不成當初小弟們在京曾受令尊

第廿九回

二

老爺的大恩德感之不盡張三又說道那時小
弟們在京常見尚在垂髮之年常讓道請教二
位兄尊姓大名李四笑道小弟賤姓李名叫正
周此位姓張名世宏常讓道原來是張李二兄
小生少敬了張三道常見可是往本府姚太爺
衙內來的李四道姚太爺是常見令母舅呢常
讓道正是正是李四道聞得令尊老大人陞了
吏部大堂小弟們不日進都賀喜還要求老爺

提板今日幸然撞見豈有瞞門而過之禮常讓見他二人說的話不錯便不疑惑了答道小弟初到貴處不識尊府未曾來訪另日奉拜罷李四道豈敢只是今日既然會見豈有不盡地主之情的祇弟俗便飯一脩水酒幾杯聊表心意常讓見他二人真心實意他又斯文打扮並無半字驕言便說既是二位兄的雅愛小弟怎好相擾只是不當張李齊道說那里話常讓與

第廿九回

三

店主拱手作別那店主作道是位公子忙送出
門常讓喚書童相隨這書童見李四與公子像
親戚一般心內有些見疑怕是個拐子却又不
敢則聲只得跟着過了幾條街市來到樂者院
門首那李四爲人尖利便立住腳道小弟舍下
還遠張兄府上陋居不敢屈常見貴步不如借
張兄令姐家坐坐罷常讓道怎好造張兄令姐
府上張三知李四推却不好作聲想那三百兩

只得把築春園媽兒認作姐姐便說道李兒說
得是請常兄駕進去只見半太不小黑漆門樓
內有兩條懶凳坐着幾個汗子媽兒見張李二
人全一位相公進去認是個嫖客起身道請相
公裡面坐待我進去說聲李四喝住道你舅爺
和常相公在此你家爺不在家說付么那媽兒
不知頭惱不敢則聲他三人走進房上見亂坐
下茶畢敘些閒話媽七先得了莫上天的信吩

第廿九回

四

付衆了頭不出所假莊着閨門甚緊不一時擺
下桌衙端出幾樣鮮脩二人請常相公入席相
遜坐定假斯文談笑騙住常讓在前所虔婆便
到後樓對鳳小姐說道我如今苦打你何苦只
管結下冤仇來我只得善言勸你我爲你不知
費了多少心機方才尋出一個少年俊俏的郎
君若是低三下四的人我也不敢多說却是現
任吏部大常老爺的公子又是本城太爺嫡親

的外甥如今他在所上與張李二位飲酒呢他
一个吏部的公子配你一个正卿女兒也配得
個了况今日乃是黃道良辰可與他成了姻事
到明日听你從公了去也罷只求你叫他還我
个本錢肯與不肯一言爲定鳳小姐听了媽兒
便暗想其言道到如今若是直着性子量这老
虔婆放我不過恐另想出別的主意坏了我的
名節悔之晚已我如今且自依他等那姓常的

第廿九回

五

五

上樓時節待我將酒灌醉了他先刺死他我隨
后尋个自盡全我的名節量木處官府見外甥
宿娼被害必不放这老賊人連这个龜子叫他
們死無葬身之地才出我無窮的怨氣等討定
了便假意見回與作喜說道我不要媽七这等
費心既是公子怎敢不從只是那日忒打傷了
些媽兒見是允意便劝喜陪罪道當初元是老
身不是從今若還打你指頭上生個大疔瘡了

我如今才勸得這位活菩薩已回心轉意了老
身且下樓去喚了頭送酒上來又對院三官道
我見可伏侍霞娘梳粧吩咐了歡天喜地的
去了那阮三官替小姐梳粧了環捧上兩席采
來一席是三官與鳳小姐吃的一桌是留與常
相公吃的阮三官勸小姐飲酒用筓可憐鳳小
姐今日是斷頭路的日子那里還吃的下只得
勉強精神坐着將至初更媽兒上樓道常公子

第廿九回

六

酒量不佳竟大醉了他上樓時我見須要小心
陪他切不可拗他他又囑北阮三官我們下樓
去罷了環收拾碗快完了也下樓去了鳳小姐
獨自一人在樓上含悲忍泪坐着且說張李二
人把常相公灌醉了叫了環拾上樓去媽兒上
樓替他把大衣脫了巾兒除下放在一邊把帳
慢掀起將常讓扶上床睡下又吩咐幾句方才
下樓到廝上和三人吃酒李四誇自己的機見

能幹莫上天催促明日兌銀子不言再說鳳小姐在樓上坐着見衆人抬上一個清秀書生年紀約有二十歲便暗想道姓常的我鳳栖霞與你無仇只是你在富貴之家父爲吏部只該守分攻書怎么遊蕩娼家這是前生的冤業借你一命出我無限的苦楚全我一世的名節小姐走到桌邊將頭上珠翠除下重挽香鬟拴了一夜簪兒把身上衣衫脫去只穿件繫身小袄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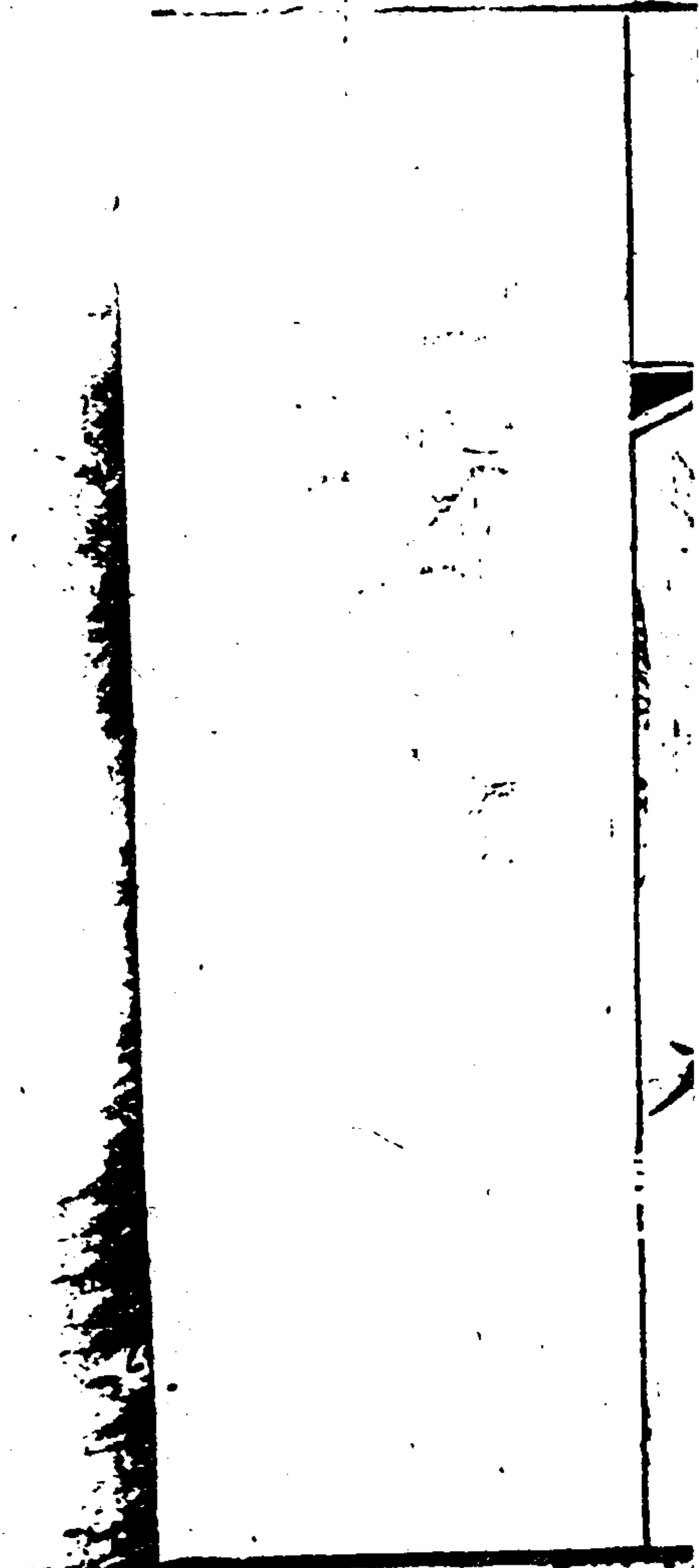
第廿九回

二

條素裙收拾已晚天交二更看樓中燭影昏黃
听天外雁声凄七又想父母與孫佩不覺傷慘
兩泪如雨寸心刀絞一面泣涕一面找尋个七
刀兒却無寸鉄尋到柜底下有一柳扁之內有
一把五寸長的新剪刀却是阮三官在此作針
線忘記在此不會拿去他拿在手中欲向前刺
去又退回幾步但凡作這惡事的人戰七兢七
又走向前又想道姓常的却不知你是那里人

氏兄弟幾人若是有兄弟还好若是無兄弟豈
不絕了常門之後我鳳氏要你出氣伸冤也願
不得你了此時常讓爛醉如泥一時何能得醒
鳳小姐拿住剪刀惡恨七奔上搭板要刺常讓
不知刺與不刺且看下回分解

第廿九回



爭春園全傳

第三十回

了環洩漏脫災危

話說鳳小姐要刺常讓常讓乃是今文曲星降
凡後來還中魁元他元非本心宿娼况且常公
爲官清正止生一子烏能遭此劫數鳳小姐起
念時早已京動了神圣暗中護佑當下鳳小姐
手執剪刀上搭板刺常讓常讓在醉夢中尤如

第三十回

有人將他半边身子推翻下來的一般朴通一聲滾了下來把個鳳小姐拖了一交剪刀拋在地下半边常讓睜眼看時是一個女子跌在搭板之上有剪力一把唬得魂都吊了只見那女子爬將起來伸手便拿剪刀去常讓忙跪在樓板上磕頭說道小生一時酒醉不知怎樣悞入深閨乞求娘子饒了小生罷那鳳小姐終是個女流不會經過唬得魂不附體况又沒有刺死

他也戰上兢上跪下道小女是含冤負屈之人
無奈在此處求君子饒我還要求救我難中之
人常讓定了神想道我同張李二人飲酒之時
是在張兄姐七家所上如何到這樓上又見衣
服脫去到底是官家公子有些才學便站起來
道我問你那張世宏是甚么人我全他好七在
所上飲酒如何就把我灌醉我怎樣到這卧房
來的你因何拿刀刺我你須要從直說明若支

第三十回

二

吾定然要稟官究治鳳小姐見常公子不是自
愿來的忙起身含泪說道請君子且坐下待難
女奉告常讓先是唬慌了不會看明白卽轉身
在燈光之下把鳳小姐一看見他生得如花似
玉體態端莊非是娼家之人只得坐下鳳小姐
問道君子是被何人騙哄來的常讓見問得有
因便把古玩店遇見的事說了一遍小姐知道
是媽兒與李四等設的計小姐又說道君子你

說是張三如上家么却不是的此乃揚州有名的樂春園上內有個老虔婆萬惡多端那張三李四是他院內的牽頭還有個姓莫的叫莫上天我是他拐來賣與院內的常讓听了如此言動了他的書氣說道可惡可惡這兩個狗頭奸生無礼焉敢这等放肆與我兄長兄短明日定要送官處治你既是院中女子爲何行刺于我小姐哭道难女非院內之人是彼奸徒拐賣來

第三十回

三

的冤情無限聞得公子是本郡太守姚公令甥
只求公子對姚公一言方便便可救出難中人
出陷人坑報這冤仇使我父母得見世不忘恩
常公子听了問到你父母姓甚名誰今居何處
怎生被拐可說明白小生自然相救拿這般狗
頭替你洩恨小姐忍泪說道難女係河南開封
府人氏父親姓鳳名竹曾做過太常寺正卿因
避米賊之害欲奔襄陽投叔父鳳林半途遇盜

冲散被莫上天拐我到此媽兒苦上逼我難女
抵死不從今日媽兒說是吏部大堂常老爺公
子難女假認其實要刺君子然後自縊那時令
母舅自然拿這媽兒人等正法借報此仇不意
被君子識破望乞海涵若肯相救恩當重報公
子听了正合爭春園一段事情前月又會過鳳
林便起身說道如此說來小姐莫非係孫佩賢
弟之婦鳳栖霞么小姐見問乞京說道君子怎

第三十回

四

匹

認得孫佩怎麼又知難女小名公子京喜道四處找尋弟婦杳無音信豈知身陷于此今日會面真天幸也就將在杭州結拜馬俊大鬧開封府殺米賊之事細上說了一遍如今令叔殺了王二府那馬俊同周元周順往開封府去救孫賢弟總上鐵環山去明日待小生稟過母舅拿這賊洩恨小姐在難中遇着不識面的大伯好生欢喜又把他受苦的情由告訴一遍公子穿

了大衣小姐穿上衫見二人坐到天明公子道
小生臨行之時非是小生放肆小姐須要假作
留情的模樣若是尊了禮恐被他們識破走漏
消息別生變動反爲不美小姐道難女知道慌
忙梳了頭洗了面換了衫裙媽兒領幾個丫環
來叩門公子起身開門媽兒見鳳小姐面上有
喜色又梳了一個好頭穿了一件好衣服媽兒
心中甚喜便笑道今夜不殼睡何起得這早呢

第三十回

二

公子道因昨日不會與母舅言明出來一天一夜恐其望我故此要早些回去說明了午後再來少不得重重代禮來相送了環捧上面水二人洗了面與媽兒全下樓來到廳上張李莫三人坐下三人齊說道恭喜恭喜非是小弟們放肆騙兒到此只爲霞娘生得天姿國色却尋不出了一位風流俊俏之人昨日見兄容貌端莊故不托熟請兄進院多有得罪又對鳳小姐說道

我三人爲霞娘費盡心機才得請常見來此霞娘要着實請請我們公子與小姐二人恨不得吃他肉遂得我心只得答應道小生自有重謝了環擺上早膳公子對媽兒坐下一桌媽兒坐在橫頭張李莫三人另坐一桌用完早膳公子對媽兒說道小生在此多有擾又承霞娘留意因昨日無心至此未曾代得禮物等小生回去稟過母舅在此多玩幾天何惜千金之費媽

第三十回

兒道只是得罪公子老身還要求相公求太翁
出一張告示來掛在門前禁止光棍掩擾感之
不盡公子道這容易在我身上就起身對鳳
小姐說道小生少陪一刻就來小姐無奈只得
起身老着面皮說道有慢相公求速些來此免
得妾身懸望公子點頭又與張三等作別說道
小生暫別午後卽來便代書童走出小姐相送
出來不好叮嚀心如箭刺不覺淚下公子看見

知是小姐不便囑咐故此流下泪來便對小姐
說道你令不必如此小生決不失信卽刻就來
小姐點上頭到了二門口便任了脚張李莫三
人仝媽兒送出大門齊說有慢望公子屈駕早
臨公子拱手道暫別逕自去了媽兒道霞娘接
了客又會留情叫道我兒一夜磅碌且到樓上
歇息去小姐也不答應上樓去了張三李四坐
左椅上欢喜道罷了罷了這幾天把雙鞋子跑

第三十回

七

壞了快些拿酒來我們吃个太平宴兒罷莫上
天道酒是小事叫媽上快些取銀子兌罷張三
道吃了酒再講多少日子到拖了何在乎吃酒
的時候媽兒道張相公說得是當初老身說的
話难道少兌一厘半毫李四道媽上說得大方
自然兌的不用你催媽兒叫你了頭到廚房脩
了酒席不一時擺在廳上四人坐下飲酒媽兒
道昨日蒙三位相公替老身做了這庄事情今

日霞娘送常相公出去看他那樣留情公子必
要來的非是老身不肯就兌因我身上還缺百
金公子來必有二百金代來那時一平湊數交
代張三道媽媽你莫把常相公當口好食況且
他是公子又是本府太爺的外甥他在客邊那
有多少銀子到此使用當初只要他來破了霞
娘身子另外好替你尋个好友哄他幾日打發
他動身李四道他就是官府的公子哄他到此

第三十回

場上也不怕他不出錢他四人吃着說着好不興頭只見傍邊一人斟酒的了環叫做喜兒只有十三四歲他便皺眉頭插上一嘴道大家且莫要這等欢喜只怕下午兒就有禍來張三睜着眼大喝道你這今少打該死的有何禍事來尋着我們喜兒回道張相公你且不要罵我片刻時辰就應了只个八百兩還是不成只怕還要問罪况李四見他說話蹊蹺便叫他喜兒張

相公吃了酒了不要禮他你有話且告訴我我把錢與你買花帶那喜兒道我昨夜在霞娘樓上宿的就將公子與小姐之話說了一邊只唬得他四人魂飛魄散總痴呆了那班粉頭媽子呢得龜尿直流大家望着翻眼媽兒道罷了罷了老身活活的死在他三人身上怎的好怎的好李四道事已如此却是難處的禍事又想知道我有一計好歹和他撞個金鐘兒便向媽兒

第三十回

七

耳邊說道你去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倘若哄得
動身還有一樣兒作爲又脫了這難媽兒道倘
若不依怎樣好李四道不依么瞞他捲起鑼鼓
另尋別處去媽兒吩咐粉頭收拾行李等件又
叫了頭們到房內收拾物件他便起身往後樓
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

爭春園全集

第三十一回

居二姑治容惹禍

話說那媽兒听了李四的計策便粧了一个苦
悽悽的樣子悲切切的聲音走上樓來鳳小姐
半日見他如眼中丁今日見他便起身來道媽
媽請坐媽兒却不坐站立半边假意兒把眼睛
抹了一抹便說道如今老身不敢坐了要分上

第三十一回

下貴賤但此事非是老身逼勒實是莫上天負
了心拐騙姑娘到此老身一時昏迷不曾問得
姑有了婆家昨日請常相公進院就是他三人
的悔氣星進宮了請來常公子是始娘大伯如
今常相公稟了本府姚太爺差一四名公差一
張硃票把我與張李莫四人連院內粉頭都進
府去了他每人夾了一夾棍打四十大板收監
幸虧常相公發了個慈悲討饒放了我若不是

常相公討情我还要夾打呢姚太爺批得明白
着令官媒出銀催船伏侍小姐回去將功贖罪
小姐听得此言歡喜道莫上天這強盜把我鳳
小姐當做甚麼人當初他逼我誰知他也有今
日怎麼當相公還不見來媽兒道當相公先去
催船在馬頭等我們送姑娘去姑娘可快些收
拾橋子卽刻就到鳳小如雖然伶俐一時難辨
計假李四的鬼計原要哄鳳小如離窩果然鳳小

姐當是真的他就收拾動身那媽兒忙下樓來
到了廝上說道事成了便取些銀子交與張李
一人先去催船莫上天約他父親媽兒叫乘小
轎全小姐一起上橋直奔上船那土天人等另
在一船復回開封府去了也是鳳小姐灾难又
滿又被驅去那院內人等各自逃生去了丟下
一個空院不提再說本府姚太爷清晨同文武
官員連接上司姚夫人見常讓一夜不回就着

家丁四處去尋常讓書畢走到府前家丁在轅門上望見公子來了便歡喜道相公往那里去這一日一夜老夫人好不心焦常讓道有事去的老爺如何不坐早常家人道老爺接上司去了常讓見說老爺不在衙內心中着慌急上的進了內宅夫人見常讓道賢甥你這一夜那里去的你臨行之時你舅上還吩咐你的如何就去一天一夜了常讓就把遇見光棍張三李四

第三十一回

三

三
時訪進院去灌醉了抬上樓去險些被人刺死
及至問起緣由乃開封府鳳岐山之女被莫上
天拐來賣在院內又把孫佩的一節事細說
與外甥知道外甥回來求舅上出個硃票速拿
這班光棍和媽上治罪救出鳳小姐來偏生母
舅又不知在家內却如何是怨夫人道鳳岐山
是舅上的同年若早知道早救出來了如今你
舅上又不在家誰敢擅用硃筆常讓道爲今之

計叫傢快去就將此事稟明舅丈知道出了硃
票速拿光棍罷夫人又喚過老管家去將這件
事稟知老爺速標硃票來拿光棍家人道這個
却使不得老谷去接上司恐怕不便據小人愚
見相公依然帶書童還到院內多着几名家丁
皂快把守了前後門相公在內拿銀子哄騙着
他們等老谷回來那時擒住奸徒救出小姐來
可好夫人道到是祂說的不差不一時吃午飯

第三十一回

叫書童拿了拜匣銀子常相公來到院門首一看只見冷清清並無一人常公子心內疑惑忙走進去一直到後樓全無一個人影喊叫那里有人公子心中明白想是逃走了急轉身出來只見皂快人等已到不知他們怎得知道逃去走了便叫家丁問四隣四隣說道他們是午前的不知往那裡去了公子急得没法命家丁各門去追赶只得與書童回衙向夫人說知院的

媽兒人等知了風聲又將小姐拐往別處去了
至晚家丁回來稟說四處追尋不見常公子悶
坐書房次日姚太爺方才回衙常讓見母舅就
將此事稟告一遍姚太爺一面卽差捕役訪拿
常公子一面辭了母舅要回家去了姚太爺相
留不住厚禮送行又着家人送公子回去帶請
姑太太金安常讓拜別起身出城登舟一路訪
問消息教日到了杭城叫夫子挑上行李到家

拜見母親妣府家人亦來叩見夫人請安已畢
夫人問道你家毛爺夫人安好家人道托伏姑
太太福庇住了几日遂賞妣府家人兩銀子打
發他回去不題再說常夫人叫公子帶書竟進
京探看父親常公子隨即辭別母親進京一路
心內想着帶訪鳳小姐下落如今再說開封府
城內有一個客店店家姓武名志他父名叫武
乾振因馬俊高在他店殺了知縣米被擡他又

下鄉收了几天賬，肩了風寒，回家病了五六日，就嗚呼哀哉。其妻毛氏每日哭泣。其子武志擇了塊坟山，看了好日子，埋殯已畢，但說這武志年已二十八歲，生得黑胖一嘴短鬚，逐日在四處閑頑，不務生理，游手放閑，賭場上混賬，早出晚歸，不管家中母親有柴無米，只管自己終朝一醉，且又生事闖禍，真是忘命之徒。其母也管他不下。那一日，台當有事，毛氏見兒子不在。

第三十一回

六

家開了後門望上這街景却是閑街傍有一家
姓居的老者名叫奉玉年已六旬只養了兩個
女兒乳名叫做大姑二姑大姑已出嫁在城外
金家巷金輝菴爲妻二姑尙未出嫁那居奉玉
在府裡當個刑房書吏日間往衙門內去辦事
去了只有二姑在家因飯後無事開了後門也
出來望上遂看見毛氏便問道武媽上你老人
家也到外面頑上么毛氏見居二姑叫他上也

叫道二姑娘每日在家做針指料理家務忙得緊也該出來散心二姑道我這几天身子不爽快也沒有做針指武嫻上你無事何不到我家來頑上只可憐武叔上多在几年也好二人正說之間又只見後面有十數個騎馬的奴上來頭一匹馬坐着一位官家子弟頭帶錦巾身穿松花綉錦戰袍大紅鑲肉靚紫袂粉底緞靴面如冠玉左手扯着絲繩右手執着珊瑚鞭子

第三十一回

猛見居二姑生得一貌如花便把坐下花馬一
勒把一眼按却不好交言那居二姑見官人貌如
美玉馬駿如龍其然可愛不查失一声笑那兩下
也無可通情一个也只得加鞭竟自去了直等
那些馬過完了到是毛氏說道二姑娘女道之
家看見生人切不可輕笑如今人好的的壞的的多
方才那騎花馬的人是南門外李員外的兒了
叫做花馬三官又是奉人若是那不三不四的

人還要惹出禍呢。這句話說得二姑娘滿面通紅，不好意思，只得轉身閉門進去了。毛氏見居二姑娘進去了，他也卽閉門到裡面料理煮飯。直至黃昏時候，武志吃得半醉，身背著兩串錢進來，叫道：「老娘那裡我來家了，把錢在草一丟了，就坐下。」毛氏道：「兒呀，你這一天往那裡去的？這時候才回來。」武志道：「孩兒被几个好友扯了去，賄錢又在腰內取出一句銀子，打開來看，約有

第三十一回

七八兩便說道老娘呀從銀子是今日贏來的
你賚我收好了那毛氏見兒子有了凡兩銀子
便說見呀你如今快三十歲了的人也該放長
成些了積几兩銀了要房媳婦你娘也老了早
晚間伏侍伏侍也不在我養你一場武志道孩
兒在外面打听哩毛氏快嘴道我孩兒呀向日
還虧你沒有要居二姑娘我今日親眼看見來
有些不正氣便把那日見騎馬官人一笑細細

搗熱一沓那武志不所尤可所了大怒道我前
日叫了几位好朋友向老兒說這親事只是不
允一定是這個賤人阻攔今日他到看上了李
家小畜生這可惡可恨當晚氣得連晚飯也
吃不下說道我要睡了明日要起早呢毛氏听
說收拾完了自己歸房去睡了武志進房坐在
橙上想道世上有這樣不值錢不識羞的賤人
麼他父母只怕肯與我我想他定要兼我醜陋

第三十一回

他到看上拏奉兒我如今怎肯甘心當初我在
他家頑耍也曾將言調戲他他一些也不理如
怎樣一個方法筭計他才好又想了一會道有
了有了我如今粧做李奉姓名越牆過去看他
怎樣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爭春園全集

第三十二回

武大漢妒奸行凶

話說武志起了一点邪心要越牆過去強奸居二姑娘忽又想道不妙不妙他若依從便好若不依從喊叫起來怎么處忽然又想道有了有了去年那玉蟻蝶馬俊殺了人有口宝剑寄在我家如今現在那里我不免帶着此劍爬過牆

第三十二回 一

去闖進他房內他若肯便罷他若喊呼就把劍
嚇他怕不他不從主意定了便取馬俊的劍帶
在腰間走到後院牆邊將一個醬缸架子踏却
上得牆頭一看月色朦朧上四方寂靜只是無處
下脚去低頭住下一看只見那邊房簷下有張
短梯武志卽從梯上爬下原來這居家住的是
三進房子第一進是廝二進是居老兒住的三
進西首乃廚房東首是二姑娘卧房的後有小

院一間卽是李頭婦女睡處這武志平日熟識
那時站在天井內一會樵樓已是三更了掣劍
在輕上的弄開了窰兒爬進去又摸床前低七
的捏了腔兒叫聲二姑娘我是南門外李員外
之子花馬李二官是也只爲日間家情顧盼一
笑之美情故小生不敢負意所以寅夜而來特
求一叙此時居二姑尙未睡着影上听見有人
說話道日間馬上的李郎這一京不小性睁眼

第三十二回

二

坐起心豆如小厘乱撞忽見窗外月影光中有
一个人正欲扯衣遮身出外喊叫却被武掀門
帳門牽起宝剑一幌劍光射目唬得二姑娘魂
非魄散則声不得武志喝道日間是你對我笑
的非是我來尋你你喊叫我便一剑揮為兩段
你若是好上的依從了我明日央媒說合擇日
行禮娶你過門做個簾下夫人掌家百萬家財
倘得祖宗保佑高中堪甲那時你是一位誥命

夫人了二姑是個弱女兒見他手內有劍就唬軟了又所見他說有百萬家私便含羞說道我日間不過戲笑寔非有意況且你是正人君子豈有寅夜到此之理須當稟知父母通其媒妁成婚才是武志所了此言有些九意便把劍放在一邊脫衣脫道小生爲姐七費尽心机担驚受怕方才到得此處豈可空回萬望姐七尤從日後快不負心口內說將手伸揭起半边被來

伏上身去把他脚分開那官好友奸二姑二姑
無可奈何忍着疼痛被武志破了身子二姑一
來是他馬上風流可愛即有俯就之之心只得
將臉面遮起隨他輕薄一番心內驚七喜七又
誰知錯認了宦家武志也不去掀他的被恐怕
認出真假故連話也不敢說將計就計半推半
就他尽力幹了一個難美得那二姑來勸熬將
手一推始終不會敗露武志恐怕天明看出破

綻也他起身穿衣說道小生恐怕天明有人知
竟令尊知道不便我去也卽提寶劍依旧從窓
內跳出帶好了窓子依然把後梯子爬上墻頭
照前跳下回向自己家里睡了居二姑娘次早
起來洗淨了床上的紅班只得忍在心頭也不
敢告訴父母等了一天也并不見李家有人來
說親心內猜疑莫不是他父娘不肯到地來睡
了胡思亂想到了初更人靜武志依旧又跳過

第三十二回

四

墻來仍從窻內進房到床前揭帳子二姑已知是那人來了便將面向裡道你昨日說今日着人來說妾怎不來武志道小生父妾巧出外去了一到家時就來的我恐你憂心故來回復此夜竟放大了但一連弄了四五次直到更盡時過墻去了自此兩三日來一次二姑自得了甜頭嚐着滋味心中到有些戀七之意將及半月有餘那日武志借了親戚人家几兩銀子往

封邱做買賣去了竟隔了有二十多天那一日居老見六十大寿多少桌戚並同衙門人都來拜寿那大姑同了大女婿金輝也來上寿執鬧了一天晚上是戲酒侍客到得戲完客散了只有大女婿在城外住路遠不能回去又多吃了幾杯酒醉得昏沉不知南比信步尋床要睡那曉得一撞上進二姑房內連衣就倒在床上呼聲如雷竟自睡了那居老見忙碌了一日身子

第三十二回

五

困倦也進他自己房裡去睡了二姑照管收拾
偶來房內取東西所得床上打呼吃了一驚近
前看時却是姐夫怎应睡在我床上呀連忙拿
西東出來卽告訴大姑大姑道想是他醉了等
我去叫他起來到前頭爹爹房裡去睡恰遇着
一个老婦人多嘴道大姑娘你不要驚動姑爷
讓他睡去罷我和二姑娘在房中睡罷大姑道
怎好叫妹七同你睡呀老婦人道這何妨呢又

笑道老翁又沒相公你姑娘就同姑爺一處睡
也不妨事大姑笑了一笑說也罷妹七權與老
婆七睡一夜也省得又去費事如此收拾完了
二姑到自已房中取了被褥同老婦人廂房內
歇宿去了那大姑娘生得人物風流肥胖却是
个最好色的夜七不能離漢子的人今晚又吃
了些酒那老婦人又提醒了這句話大姑不查
驀興頓發走到床前將他男人推了一推說道

第三十二回

六

你少吃一杯也好怎吃得這般爛醉就睡在妹
妹床上若是爹七知道成何体面那金輝被大
姑搖醒了說道我睡得好七的你又來纏甚麽
大姑啐了一口道誰來纏你怎不起來脫衣服
睡呀那金輝蹙起來脫衣開七眼睛要脫衣裳
見大姑脫得赤條七的雪白肥團兒坐在馬子
上金輝道今日在這裡難道還好幹这事么
大姑涎着臉道別又粧這鬼話了二人遂門上

房門撲抱上床吹燈大幹起來子他二人正在快樂之間且慢講再表武志從封邱回來就是這一日毛氏在家心疼病發睡了武志自己收拾了貨物做酒飯來吃了就想起居二姑來與他離了好九日子未曾和他頑頑了又相道我只冒李李名字終無了局今日还把道劍帶去告以真言我的真名原本冒名而來一向已經到手也不怕你強了你今日好七依我貼我几

第三十二回

二

兩銀子我便央媒娶你成其長久夫妻他若不從他若叫喊我便殺了他省得後來事露笑計將定便帶了銀越牆一經來到二姑房門窗前見燈尙未滅不敢進去忽听房中有人說話遂停了脚步向窗櫺縫中細七望去見床上帳子下放下側着耳朵去听好像一男一女在那里交合聲息朦朦那男子說道我的親七已經煩了這一會怎应你还不殼应那女子帶喘帶笑

道早里想奴家好不熬想也是今日緣法一个
人也不知道必要頑要十分受用又过了一会
又听那男子道怎成今皮你這般騷興發作比
往常加倍快活女子道可是造化了你這冤家
說着又帶笑哼七的淫浪了一會方纔事完歡
安寢武志在窗外聽見了這般事情二人言語
分明是二姑又勾搭上了別人一時氣上心來
想道你二人如此親執頑耍了這好怎回如何

第三十二回

八

還有我在心上逐大怒道小賤人從未會同我有
句知心話暗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不如把
這小賤人和這狗頭殺了才出這口氣免得日
後記望在心起了一个凶念便大踏步推進房
門又有殘燈未滅搶到床前掀起帳子只見二
人精光光的閉着眼精沉七睡了見了人來也
不知也是他二人今當命絕武志掣劍在手幸
起來一劍一个此馮俊的宝剑殺人全不費力

欲了兩個頭來武志先提起女頭來一看却望見暗上的不甚明白那男人亦不認得武志收劍道殺得爽快爽快才出俺胸中之氣恐人知竟不如走了罷猛想起前日被買餅的七麻子兄弟兩個爲賭錢打了我一頓此恨至今未消我想打又打不過告他上又衙門人熟我如今不免把這兩個好東西送他叫他吃個無頭人命的官私與他些苦吃也不爲過主意已定把

第三十二回

乙

兩個人頭提起來結在一處拿件衣裳包了提
在手巾一併把燈吹滅了虧得路熟摸出房門往
後院中爬梯上牆那劍上皮條括斷壞了拍通
一聲吊在地下却驚醒了老媽咳嗽起來武志
想道罷不要這把宝剑罷且去幹正事要緊下
了牆到自己家裡重開了門出去幸喜不遠走
到七麻子門首却無處放一想放了他餅鍋堂
裡罷遂往裡一擲即便悄上回家閉門睡午神

不知鬼不查單想道這奸夫不知是誰只可惜
一口劍不曾拾起來倘馬俊來問我要如何回
他也罷不怕他上若好說買口寶劍還他若是
狠要我便出首他殺官劫獄的大罪不怕他狠
上天去未知第二日居家起來如何且看下回
分解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一三三二八

目録



一、

二、

三、

四、

五、

爭春園全集

第三十三回

狠上狠殺頭滅口

話說開封府北門外有一人家姓趙名永正生
了一子名趙大娶媳何氏時常口角趙永正乃
忠厚之人怕事便分居了趙大時常送些柴
米供養這日趙大因進城挑灰糞遂起早挑了
篋担扒子到城門口等開城門進了城要曉挑

第三十三回

一

灰却有禍事。單七郎七家離城門不遠。趙大走到城門口。那郎七家餅鍋砌在門里。灶門却在外面。每日趙大扒慣了。那一日扒竟扒不動。扒了搗着鍋底。驚動了郎七。罵將起來。道：「你把我這的鍋打破了。還陪不起呢。你這小碎鳥。也清早就來想什麼東西呀。」趙大說：「往日這灰好打。今日有什麼塞住了我老人家。難扒。」郎七聽見。即便起來。開了門。要打他。這里趙大將扒子用力。

一不不知什麼東西往外一滾趙大一看唬得
亂叫道不好了殺了兩個人頭郎七來看也唬
了一跳再低頭看見頭髮結連一處灰迷了看
不出男女趙大是鄉里人唬得呆了郎七是个
光棍便心生一計叫將人頭還放在鍋堂內卽
將趙大拉進店來道趙大哥我兄弟與你相交
不薄况這兩個人頭不知什麼人拿來移害我
的如今只要趙大哥包函我自重七謝你趙大

第三十三回

二

此時唬得無主了說道我屢次承你厚情的但
是如今人命關天叫我如何處治郎七道趙大
哥你心里不過要我們謝你多些我如今謝你
二兩銀子如何你只與我把這人頭帶出去淹
埋了就是趙大所說歡喜道也罷你再每日請
我吃十個餅罷郎七依允趙大說雖如此只是
這兩個人頭怎出得城去郎七道這個不難將
頭髮放開一頭蓬蓬內放一酒用灰蓋好了你

挑出城去挖个坑埋了回來還請你吃酒呢趙
大說此計甚妙但我一人还好須要你同我去
還帶把鋤頭好挖坑的卽七道也好卽取出二
兩銀子付與趙大接了收在兜內卽七將人頭
放在箕子內蓋上灰又洒些水恐怕風吹開卽
七拿了鋤頭趙大担子挑了二人一竟出了城
到了義塚地上歇下担子說道埋在那里好只
見傍边有一个現城的坑趙大道省得挖就埋

第三十三回

三

在這里罷郎七道也罷只是淺些不要被人看見還要挖兩下于是郎七挖了兩下趙大扒土那郎七猛然想道我郎七兄弟兩個在開封府從無人敢欺負這如今現有个刀把在趙大手里每日要吃我十個餅倘有一言半語終爲後患我如今不免除去了他免了後患主意已定凶心頓起趙大低頭扒土便提鋤來照頭一下腦漿送出頭頂已兩半倒在坑中兩脚一叉

嗚呼一命卽七此時跳下坑把他身上這二兩銀子摸出來將傢伙一丟丟去在坑內兩個頭一屍都用上將蓋好了此時神不知鬼不查獨自一人回進城來不提且說居老兒清早起來開了門又到後邊天井來見地下有几点血便驚道呀又見梯子下有把劍居老兒忙叫二姑快起來想是昨日不會照得門戶躲進賊來了見房內不搭應越發慌子連叫几声只听得廚房

第三十三回

四

后搭應出來居老着急你何不在房裡睡却在
厨下二道我姐夫姐上睡的居老兒又到房前
叫了大姑不見則声居老兒拾起劍來拔出看
見有血淋七的人又不答應忙推房門房門未
會開一發慌了來到床上一看只見赤條七雪
白兩人挺在床前就像沒頭水塢一般滿床鮮
血把居老兒唬的半响不出声好一会方
喊道不好了殺人了驚得二姑與老婦人忙來

進房一看好不害怕老媽也聽見跌也踏也跑進房來一看大哭起來一家哭个不止惟有二姑哭看想道怎的好也他二人睡在我房中就被人殺了連頭也不見好不蹊蹺又想道难道昨日李奎來的看姐也姐夫睡在一處他認我與別人睡了所以殺了不料此人這般凶惡起初時來唬我手中就拿着這劍這必是他無疑了只怕要連累我身來呢想道此間越發傷心

第三十三回

五

起來了且表那居老兒急忙爲了賊了殺人命
狀子又知會了方甲與四隣又着人到金家送
信那祥符縣暫呆到還是雷太爺代理正坐早
堂見投呈有盜殺人命太爺一看大驚道前有
馬俊黑皮殺了米斌儀尙未結案今日又是黑
夜殺人首級又不見真是無頭事情又看看金
家告居家謀殺子媳人命狀子太爺只得傳喚
件作行人打轎來到居家相驗件作驗明二人

睡在一處身上并無傷痕寔是係殺傷無頭居老
又將那劍呈上稟道恩主太老令不知何人殺
死小的女兒女婿將頭偷去却把這凶器丟下
來求太令作主那金老兒跪下稟道太老令不
可所他一面之詞這居奉玉久已嫌小的兒子
醜陋故此殺死絕了我的後代求太老令取究
抵命正法太令道不必多言便起身來看驗屍
首形宗又內外細看了一会前後門又不曾開

第三十三回

這禁城內殺死兩個人頭又不見這這是件難明
之事只得叫衙役押帶居金二八併四隣方甲人
等回衙听審將尸骨俱買棺木裝了一併書役
人等跟隨太令但衙進內這位太令却是个清
正官府吃了早膳即便上堂書役兩旁候將人犯
跪在儀門太令点名先叫金進章上來問道你
你家兒子要這居氏还是他親生的女兒見还是
螟蛉的几岁上娶到你家來的到你家几年了

金進章道小的年六十五歲止生一子媳婦是
居家生的週歲結親十六歲娶來的已經在五
年了太爷道全可曾生下男女金老兒道生了
几胎都不存育昨日因是居奉玉生日办了礼
物打發兒媳兩個去拜寿不知因何把我兒子
殺死絕了我後代求太老爷作主道出頭來正
法太爷道你且下去叫居奉玉上來問道你既
作刑房掌案豈不知人命事情可從實講來居

第三十三回

七

老兒道小的知道這金輝菴自幼結親多年相
好以及嫁娶過門夫妻恩愛昨日因小人生日
他來拜壽與親友們飲酒吃醉了不能回家所
以就與他兩日見睡了到了今日早上看時不
知被那個賊強盜連我女兒一齊殺死連頭都
不知去向求太爺高台明鏡拿緝凶人伸理小
人的冤枉太爺所了想道你已出嫁之女因何
留他二人一處全宿呢居者稟道太老公小人

年已六十止生二女并无子侄大女出嫁金家
二女未許人家所以將女壻女兒如兒一樣不
避嫌疑忌諱皆因愛女之故雷太翁想道他兩
下的話全无更變又問道你二女兒多大了居
老兒道十八支了雷太翁道你前后門不開卑
上到你二女見房中殺了外人其中必有元故
且將你次女拘來一看本府便知卽掣籤硃筆
扯道速拿居奉玉次女二姑當堂回話原差領

第三十三回

千飛將居二姑拿到府前未知雷太爷如何蕃
問且所下回分解

爭春回全集

第三十四回

誤申誤認假爲真

話說官太爺差皂快去拿居二姑去不多時已拿到官堂跪下稟明居弄妻女拿到大老爺道代上來只聽一聲嗔喝居二姑唬得魂胆皆酥低頭跪下太爺道你是居奉玉親生次女麼二姑答道正是太爺道你抬起頭來二姑唬得滿

第三十四回

面通紅渾身是汗太爺一看道你且起來走几步與本府看看二姑無奈只起來低了頭走了几步復又跪下那雷太爺把二姑面容行動一看笑道你的小名叫做二姑麼二姑答道正是雷公低低說道喚你非爲別事只爲殺人兇手要你交出你可從實招來卽把驚堂一拍喝道你免受刑法屠姑娘唬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牛回回言說道爺爺牙小女子身居閨中怎知殺

人凶手求青天太老爺開恩雷太老爺道非是本
府冤在你我看你神疎步懶眉散乳高非是真
處女近日與誰有姪從實招來叫左右看梭子
伺候二姑一聽唬得啞口無言羞得滿臉通紅
心中道這官是个神仙無奈哭道爺爺呀冤枉
難招太爺道我看你小小年紀還要強口與我
梭起來只見兩榜皂役如狼似虎便將二姑套
上梭子一繩收足梭得二姑死去還魂那時居

第三十四回

二

二

老兒看見二姑自幼姣生慣養割肉心疼此時
定了極刑便求太爺饒了他罷太爺怒道與我
打下去又問二姑道你招也不招那時二姑疼
得十指連心哭個不止太爺道你好好招出奸
夫我便饒你如有半字支吾就與我拶死他那
時二姑疼痛難忍一想便道天殺的你害得我
好苦呀便叫道小女子愿招太爺一聲吩咐松
了拶你快把始末奸情一一招上來二姑那時

無奈只得含羞忍恥招道自從前月小女子偶
在門前閉望一個騎馬郎君少年可愛見他馬
上偶然絆了一下小女子便失聲一笑不想那
晚三更時分就是騎馬的人從窗外跳進手提
利劍道小女子日間對我一笑是約我來的小
女子正欲叫喊他便掣劍要殺那時我是不弱
女對不過他男子被他逼唬無奈被他奸可太
爺道他叫甚名字二姑道他說是南門外李員

第三十四回

三

外之子名叫花馬李三官李奉太爺道他來過
几次了二姑道五次了雷太爺一想心中頓然
明白必定李奉昨日又來奸他見他大女共妻
少年酒後睡在一床只道疑他另有奸夫因生
妬忌行兇殺了將頭代去又移害別人無疑矣
且將李奉拿來自有分曉卽掣竿票道連拿李
奉當堂回話仍差經手原差火速飛奔南門外
去太谷又問二姑道李奉到你家來是甚時候

來的二姑道俱是夜深黑地裡來的又問甚么
時去呢二姑道五更便去太爷又叫居奉王問
道你既爲个書吏竟不知女大隨娘应居老兒
道只小的家無人昭膏所以疎于防範那曉得
天上吊下这徇養的來殺了人去兩邊看的人
無不發笑且說皂快領了硃等同防甲來到李
家門首叫夥計你們在外面我自進去了大所
上問道你家員外在家么家人道在家你請

第三十四回

四

少坐我去叫他出來不一時員外出來差人說
明原故太爷在堂上等着呢日外忙送了銀子
凡兩差人不要說就是于兩黃金也不敢要你
的遂扯了李奔就走門外早進來几个差役一
同要上領員升道不消大官人是个要臉面的
人大家容情些到府門口再上刑具聖象人飛
奔來至府前後向李員外着慌叫家人到各親
家送信便自己帶了些銀子與家人赶到府前

大頭門上了鐵繩自先上堂繳了硃竿稟道回
太令李奎帶到太令吩咐帶上來那李奎當堂
跪下小人李奎叩見太老令那雷公坐在上面
望下一看那李奎儒巾華服文彩風流眉清目
秀相貌端莊想此子不過二十多歲如此儀容
不像個殺人的凶徒必定另有別情因問道你
可知罪么李奎道小人奉公守法不知所得何
罪太令道你每上黑夜伏劍強姦人家幼女昨

第三十四回

五

日又妬奸殺死他大女兒女壻現有凶器你還
不知罪在李奔一聽此言如半空中一個霹靂
嚇得魂飛魄散連叫冤枉冤枉小人日晚身隨
父母閉戶攻書何曾有強婦人之事仗劍行冤
之恥此言從何說起太令道你也不須強辨我
與你一個對証就是吩咐居二姑帶上來對証
太令道李奔也徑拿到你須認明不許冤害良
人居二姑走到李奔跟前叫道李奔呀李奔你

這樣喪心的強盜害得我好苦呀李奔抬頭喝
道你這無恥的女子好沒來由我何曾認得你
有甚麼冤仇平空扳害我來那二姑把李奔便
細七一看唬得待後一退暗想道好奇怪那李
奔却有鬚身長肥胖面貌声音大不相同何曾
有這般眉清目秀便是死也甘心我此時却又
受刑不起若是不是他一定又要受刑了追奔
我也顧不得喪心非是害你我定是無法了便跪

第三十四回

七

下道太老令正是他一口咬定不放那雷太令
坐在上面看見二姑將他一看就眉頭一皺沉
吟半晌方才說是他其中必有隱情問道是他
不是他不可冒認了那二姑此時不能改口急
了便道李李李你不要賴了李李道你這女
子我和你前世無冤今世無仇并認不得你姓
甚名誰住居何處不知被那一個天殺的賊子
奸了去却來啣血噴人抗陷良民那二姑只作

不所低着頭伏在地下太谷道好个知姓名住處
他就是居奉玉次女住在北門後街李李道一
發不是他住北門小人在南門外怎能黑夜來
往況且小人家資頗可就有意愛他難道不會
央媒說合还怕居家不允小人時刻相隨父母
徒不相離怎言黑夜出門持劍強奸人家女子
行凶殺人豈是這柔弱書生做得來的事伏乞
太老令公候萬代筆超生太令又問二姑道果

第三十四回

七

然是他不是他二姑道是他李李道你連人都
認不清白何人冒名來奸騙你難道面貌声音
都不分別你一个少年女子怎無良心天理冤
害我言罷泪如雨下二姑此時明知不是地死
也不肯認錯一口咬定正是雷太令見據李李
說來毫無干涉到不認加刑奈二姑不肯改口
太令吩咐且把二人帶去監明日再加收嚴訊
其餘人犯暫且回家掩門退堂且慢表再提那

武志听了拿住李奎羊代牛灾便满心欢喜只
恨郎七这狗头不知美到那里去了这样干净
且说居媽七见把二姑拿去祕打收監好不疼
哭傷心金老見夫妻見見媳婦俱被人殺死更
查傷心痛哭得捶胸跌脚按下不言再表鉄珠
山郝鴛等眾英雄終日操兵演武飲酒取樂那
一日正在聚議所上忽有喽囉來報道有个買
賣正要來真大王遇着胡頭目私自要分山下

第三十四回

頭目不肯被胡頭目殺了小人們不敢隱瞞特
報大王發落焦豹道先把贓物取來胡羅綁去
砍了不一時嘍囉獻上贓物打開看點忽見衣
服內抖出一物吊下地來噹的一响衆人不知
甚竑東西且听下回分解

爭春園全集

第三十五回

三進開封索寶劍

話說那衣內之牧吊在地下响了一聲鮑剛取
起看來是一付八宝金鐲孫佩看見道鮑兄與
我看看鮑剛遞與孫佩孫佩看時不覺泪下衆
人問道賢弟因何見鐲傷心起來孫佩回道此
鐲是鳳小姐之物今日見了豈不傷心鳳公也

第三十五回

一

走來看見了此鐺便哭了起道此鐺是我女兒
常帶之物今日有了此鐺不見我女兒料是死
矣鳳夫人哭個不止自古見鐺思人衆人嗟嘆
只得苦苦勸住來日請僧追荐不言一日探子
報到不日有官兵來捕捉郝鵠道縱有官兵我
們也不怕他奈無空地操演遂與衆人下山我
尋地基操演武藝郝鵠見山樹交加雖有空地
不過十畝之地郝鵠叫衆妾兵伐樹這些妾兵

半日伐得一顆郝鷲焦燥罵道這些無用的狗頭半日才伐得一顆在懸崖間取出劍來只見那劍光華曜日認樹砍了一劍响了一声見樹倒下連伐數顆衆人見了無不稱好道真乃寶劍也周龍道借與我一看郝鷲便將劍遞與我周龍全衆人看了又借鮑剛的劍看了一回衆人道不識此劍是何此名求兄指示那郝鷲便將昇仙橋遇過司馬傲僧劍的話說了一遍愚兄

第三十五回

二

這口寶劍名爲龍泉劍鮑兄這劍名爲攢鹿劍
回頭向馬俊道賢弟那口劍名爲誅虎劍如何
不佩帶在腰間那馬俊見郝鶯問他便不滿仁
兄說只因到開封府去殺了米斌儀孫知縣鮑
成仁自己首報不便佩劍所以寄在武志飯店
內尙未取來小弟過几日就去拿來郝鶯听了
此言把臉一沉道好不小心我當初贈劍之時
何等分付你的就把劍失落了你那里認得好

友也是有勇無謀的匹夫說得馬俊心頭火起
却不敢回言便道仁兄不必性急俺就到開
來郝鳶也不答應馬俊自上山去取了行李不
辭衆人悄上帶了行李下山去了郝鳶等至天
晚方才回寨孫佩道仁說語太重了但馬兄不
好與兄爭論其心不悅郝鳶道我是一時得罪
馬兄着人來請他出來我倍他個礼罷矣羅道
馬令携了行李下山去了多時了郝鳶大驚道

第三十五回

三

馬賢弟好生性急我一時冲撞了他他竟到開
封去了恐有不測怎樣呢回敢煩兄弟們到開
封去走走免其後慮眾人齊道仁兄說得有礼
小弟愿往只留焦豹陳雷守寨餘者尽去且說
馬俊曉行夜宿那一日到了個鎮市叫作臨軒
鎮此時有一更天氣無處查店只見一個院落
院開着想道今夜就在此處宿了罷便走進來
來屋內還有灯光馬俊放下行李道有人么只

見里面走出一個老者問道是什麼人馬俊道是過路的趕不上宿店借尊府暫宿一宵明日自當重謝老者看了馬俊几眼道非我薄情怎奈官府告示知照各家凡有面生之人不許容留倘有不測罪罰不恕請谷可往別處宿罷馬俊道好没分曉俺又不是賊盜說什麼面生可疑俺偏要在你家宿老者見他人發急連忙說道谷也不是那樣人只是舍下沒床舖款待恐

第三十五回

四

其得罪馬俊道說那里話來隨便晚飯足矣老者沒奈何只得到后邊對一個少年媳婦說了捧出一鉢大米飯來兩梗小菜放在卓上馬俊吃了飯后面又送出些小菜拿了一壺酒摆在卓上對馬俊道荒村地面無物可敬望乞寬恕馬俊道我心甚不過意又費老翁之心老者道真非待客之禮當時二人坐下飲酒老者道請問客長尊姓大名作何貴幹往那方去的馬俊

道俺姓馬要到開封取一件東西不知老翁尊
姓那老者道老汗姓莫祖居此間馬俊道原來
是莫老丈此地離開封還有多少路老者道有
五十里馬俊道俺明日要赶路酒不吃了但明日
取了東西回來還要拜謝莫老兒收拾了物件
往后面去了馬俊就在長桌放開行李又將双
刀枕在頭下竟自睡了想道明日怎生向武家
取刀之法作何話說又想在山下被郝鷲大哥

第三十五回

五

說那樣言語怎模樣好細听方有三更時分忽
听得外边有人輕上敲門原來莫老兒未曾睡
着听得外边敲門後向走出來開了門又啣上
的說道里面有人借宿門外人道曉得今日有
事也不該留他宿悄上的拿了個東西往後面
去了馬俊吃了一驚道元來這老者認得我莫
不是叫人來拿我便起身將行李捲好把双刀
拿在手內他若來我自有的敵之法不一時那

人依然去了馬俊又想道此人不是害我必是偷盜來的寄在此處便知好友一廬未曾合眼直到五更天明起身整七衣服拿了行李帶了双刀叫道莫老丈俺去了明日再來謝你說畢竟自去了莫老出來相送開了門又去睡了再言馬俊走至荒村鎮市上羅了些饅頭吃了換衣服才行到午時方才進城自己怕悄走到孫佩門首巷內有鬼作祟人走得稀少馬俊要到

第二十五回

六

武家去取劍恐有口角不便就去故此先去孫佩家坐七想着將身一縱進來只見所上擺着十數且棺材院內草長多深他往前面走了一回嘆道這樣一個人家被奸人弄壞了不知孫兄弟几時方能復與家業放了行李就在上睡了日已沉西起身來將行李捲好就待取了劍再來睡罷縱了出來尋了一個飯店吃了一飽就趕武志家來此時約有一更時縱上屋到里

落下裡面來我到他向日歇宿的所在只見武志坐在門檻上在那裡拍手打掌的笑什麼東西馬俊用手扒住武志的後領攢在地下又牽起來叫道武志你可認得我麼武志見有人抓着吃了一驚睜眼一看見是馬俊越發唬慌了道小人認得馬俊馬俊道俺分咐過你的叫你莫動這間房怎麼就忘了俺的寶劍在那里快快取來武志道寶劍在呢馬俊見他說在就放

第三十五回

二

武志起來到房坐下馬俊道俺當初做了事怕累你家叫你家叫你這間房了鎖着就是一年二年俺來取劍自然認你的房錢因什麼竟自開了武志道不瞞馬公說自你去后我父親染病身亡又因此處巷內作怪人都不來下宿家計貧了所以開了房門借了公的行李典當了馬俊道衣服是小事了俺的宝剑快已拿來重上賞你武志道宝剑呢馬俊說既在快些拿

來武志道劍在呢在呢連說了兩三聲又說了七八個在呢馬俊性烈如火怒道你這狗頭胡言亂語既在快些拿來就是敢是你失落了么就把武志損在地下奔起刀來問道劍在與不在快快說出免你一死若還不說出我砍你爲肉醬武恁一時要命況也是天理難容該當事發只得直說道不滿馬令說劍離封府庫內馬俊道因何劍在府庫內武志就把前後事情

第三十五回

身書目
細說了一遍被居老兒稟官將劍作了凶器呈
出太爷驗明貯庫這都是真話饒了小人罷馬
俊道你這狗頭做的好事你今殺了他害別
人把宝剑又貯在庫內如何拿得出事心內想
一想道俺馬俊乃是个作漢子之人必須把劍
二字丟開若不大着胆進府見太爷把武志這
件事情訴說一番要救出李奎也免得太爷審
這無頭的官事八教他把劍還我便了主意已

定收了刀道既是你失了宝劍何不早說我也
不與你要了話說未了縱上屋去了武志見馬
俊去後痴了半会方才開口說死我也希乎死
于刀下我真真是凶星過度不免回頭吃齋罷免
了這宗驚唬且說馬俊穿房過屋來到府衙內
因處听上我尋太令的房屋尋到東边看見有
灯有一人在內嘆氣說道這件事叫本府怎樣
断法馬俊听見大喜原來太令就在此處我知

第三十五回

七

若不見太令就不是个大丈夫不知馬俊怎樣
見法且听下回分解

爭春園全傳

第三十六回

兩衆人命審出真情

話說馬俊大着胆走到門口用手把門一推說
道居家殺人事必須問俺主跌跌馬俊便之大
爺听得馬俊二字唬得魂不附體回首一看果
然是馬俊他進房拿張簞子攔門坐下太爺指
着道馬俊你可是行剌本府么馬俊拱手道非

也帶笑說道請坐俺馬俊有機密事稟太爺問道你有甚事情來稟本府呢馬俊便把武志冒名李奎携欵強奸居二姑只因妬姦殺了全家夫妻二人之事說了一遍太爺對馬俊道俠士如何得知馬俊道非是訛言有个元故那武志殺人的那口劍原是俺的因上日殺了米公子等俺自來投到不好代在身邊所以寄在他家今日到此與武志討劍他無劍還我我就要殺

他因他害怕才將此事說明求我饒他俺想彼時殺了他又恐太爺這裡無對証案件難明特來奉稟太爺速拿武志正法開釋奪奪把這口寶劍還我馬俊決不怠息太爺道俠士姜意本當此刻交還怎念便深開庫不便明日奉還俠士俠士還在明日此刻此處來取本府備酒相謝若是本府照丹有害俠士之心本府不得回鄉死于非命馬俊笑道太爺掄我馬俊我到也

第三十六回

二

不怕領太爺的命就到明日來取便了言畢出
房一縱去了太下想道好有胆氣的賊子么他
來意與本府討劍此人真是个快主真好胆量
我若不做人情將劍還他在我一片丹心再
言馬俊順路偷些肉饅首吃了依然到孫府了
太爺到次日天明坐上早堂牙彼恭見已畢即
差皂快人等抽了一根簽子檢駕即拿武志立
等回話火速火速仍差皂快人等去了太爺又

叫提居奉王一案人命所審又听得外面一个
老兒挽了兩個小孩兒拉着少年婦人大叫道
青天太爺人命關天太爺道帶他上來審問外
姓趙名正止生一子名叫趙大自沒取了這不
賢的媳婦把老汗趕出來不肯養老汗這也罷
了這个潘婦結上奸夫把我的兒子殺了尸首
都不知去向求太老爺作主太爺道把狀子接
上來衙役們接了老兒的狀子遞上太爺展開

了一看上面寫道

具狀人趙正年六十三歲住北門外呈爲
毒婦奸夫殺死親夫事切身止生一子名
喚趙大批灰營生因五年前娶何氏爲媳
趕身在外俱是何氏不良百船惡毒將身
鬼趙大于本月二十三日彼何氏結上奸
夫殺死夫子尸首無存做此無法無天
之事伏乞

太老爺電賞追尸抵命正法以正

人倫焚項上呈

雷太翁看畢大怒道你這老奴才告這樣誑狀
總是代書不知道道理必意奸夫是誰尸首現在
何處于証案人題寫得不明不白的狀子不是
念伊年老打傷几个鞭子叫衙役趕他下去那
趙正跪下稟道何氏的奸夫都是狠毒的求太
翁赦起他來便知奸夫名姓太翁道你這老奴

第三十六回

四

才越發胡說本府且問你你全兒子曾拿个奸夫么趙正道實在不曾拿過太爺叫左右掌嘴正欲動手只皂役稟道武志帶到太爺道帶上來又叫趙正你且站過一邊等審過這案再來責罰你這老奴才太爺道把居二姑帶上來居二姑跪下太爺咲問道那李牽果然強奸你的二姑想道今日問得蹊蹊难道曉得李牽是假的不成回道真正是的太爺咲道你且下去本

府還你个真的二姑只得下去太爺道帶上武
去來衆衙役喝堂武志心驚胆戰走到丹墀跪
下太爺看了几眼與李李不同却是鬼頭鬼腦
一臉兇氣必是此人馬俊之言不謬便問道武
志你可知罪么武志道小的開張下處茫不犯
法小的不知罪太爺道本府只問你怎麼樣充
李李的名字強奸居二姑又殺了金耀菴夫婦
你茫實招來免受刑法武去听了此言尤如天

打的一般便呆了半念回道不曾、太爺道
不夾那里肯招左右取夾棍夾起武志來兩邊
批刑衙殺把武志擗在地下拖去鞋襪套上夾
棍收了一繩武志喊了一聲死過去半夾甦醒
亂喊說道是是居姑娘看上李李對面笑的小
人當晚帶劍強奸也是有的太爺道你爲河殺
那金家夫婦武志道小人那日又過去聽見房
內有人行奸小人認是他人又結土新奸夫小

人故此殺了太爺道頭在那里武志說因郎七
與小的同党全謀頭在他家太爺又差皂役急
拿郎七當堂回話差人去了分付松了刑具画
了口供又叫居二姑上來李牽也上來太爺對
李牽道果然與你無干又對居二姑道你這小
不年紀專令強口你且看看那个李牽居二姑
看了武志一眼便道此人是真的果然冤枉了
李牽只因他冒名強奸小女子該死了太爺道

且等郎七拿來有了人頭本府自有話說只見
差人把个郎七拿到丹墀跪下太爺問道你叫
郎七道小的叫郎七并無罪過太爺喚小的有
何分付太爺道那武志殺了金輝夫婦移害你
的你如今將两个人頭埋在那里本府差人挖
來與你無罪并無連累你郎七道实在小的無
于那日早上起來開店見鍋堂内两个人頭是
小的埋了待小的一人挖來献上太老爺太爺

道你一人去不轉恐有人訛詐雖卽着皇頭
全捕快四名全節七去控人頭那卽七想起
大之妻不肯同人去控捕快人等那得能護他
一人独自控去聲言且不題需命見審出真精心
中暢快叫把何氏與趙正帶上來先問何氏你
公公告你殺了親夫可是真的何氏哭道小婦
人泣不與男人交言小婦人的丈夫自二十二
日不回家小婦人帶着孩兒在家柴米全無今

早來問公公說丈夫兩日不曾回家可在外公
這里公公就把小婦人拉到太爺這里來說小
婦人結交奸夫謀死丈夫只求太老爺作主太
爺道你丈夫平日可到別處去過宿么柯氏道
不曾太爺道你家遠近可有親眷么柯氏回道
沒有太爺正在不決之時叶衙役且押下去又
見官差役領了卽七跪在丹墀差人稟道小的全
卽七挖取人頭只見坑內有一人尸天靈蓋和

打破不知爲何小的不敢隱瞞稟明太爺作主
那捕皂將金輝夫婦首級呈驗太爺叫金老鬼
認明領回入棺太爺道叫卽七上來同道這坑
中屍頭這何而來卽七回道小的不知太爺又
問差人道那尸首可有什么掩埋差人道并無
寸板只有个鋸頭上有血跡還有扁担箕箕兩
宗太爺听得正是明白便問卽七你把真情說
出免得本府動刑勸七道小的實在不知太爺

第三十六回

道挖是你挖的埋是埋你的豈有不知之理叫
左右把卽七夾起來下面卽將卽七夾起卽七
熬刑不住只得說道爬戒的起大替我挑人頭
要我的銀子小的一時愚見一鋤打死了是實
不命道趙大乃是趙正之子且叫武志李李踏
在一傍又叫趙正公媳全到郊外隨太爺去檢
驗死尸以便識認太爺上輪一真來到郊外野
地先是何氏認丈夫面自趙正認了兒子二人

一見大哭太爺叫卽七買棺木又用封条封了
太爺回衙趙正換了人命狀子領媳婦回去卽
七回衙同武志下監居奉王李員外全親友寫
了領字當堂保領兒子女兒回去太爺又道有
了了手是武志冒名強奸此女是本府開恩但這
女子人人知道誰肯娶他本府知道你的兒子
已聘朱門之女未娶本府作媒將居二姑與他
作也是托名之故不知你意下如何李員外道

第三十六回

太翁作主小的怎敢違拗太翁又問李奉居奉
玉同二姑都點頭依久太翁道你們回去擇日
日過門不可遲緩太翁退了堂深感馬俊之德
若不是他說明這兩案人命真是無頭之案本
府今已審明此案豈有不還他劍之禮便叫家
丁取了一口劍晴々的開了庫門換出馬俊的
宝剑晚間好交還馬俊一面做審語詳文報詳
上司太翁是日晚上在書房等候馬俊交还原

劍不知怎樣見法且所下面分解

三十六回

十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六輯

二二九八

爭春園全傳

第三十七回

橫飛奸黨因貪財

說話雷太爺審明兩案人偷叫人開庫換出室
劍仍可書房初更時分馬俊前來太爺迎問道
壯士果是信人馬俊道小弟怎敢失信兩下分
兵而坐馬俊道太爺可曾拿着武志太爺道深
威俠士指教方能審出真情巴把武志問成死

第三十七回

一

罪馬後道不知生劍可曾換出太爺道俠士仗
義本存豈有失信之禮便在書架上將劍雙手
遞與馬俊鳥俊夜來掣出一有毫無差錯就佩
在腰間說小人有了此劍就要告別而同另日
再謝太爺道俠士小坐還有小酌奉酬馬俊恐
有揜拿之意便起道已承賜劍感之不尽豈有
貪杯之禮只還有一件小人討个情面那牢內
罗輝巷實是無辜求太爺釋放了他馬俊日後

目當重報言畢上星去了太爺想了半念他要
於了羅輝菴我明日自有道札再說莫上去夫父
子因在揚州全張三李四媽兒復鳳小姐來至
半路便將鳳姐姐賣與个卿官人家去了張李
莫三人全可議道我們虽是將鳳小姐拐賣價
銀不多有媽兒一分越發少了不若將媽兒去
下河去喪了性命不但于少分一分还得他些
銀錢衣服所以半途將媽兒淹死媽兒代來的

第三十七回

二

衣服物件賣小姐的銀子等前日莫上天將衣
銀用了此尋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寡婦親今招
了此處那張三李四都要到他家來往往下要
分粧良衣服莫^上天同張三在房內李四在天井
里閃走想主意張三開口說道今日事已完全
前日曾許下忽來該還今日我們買牲禮還厚
再講吃酒分坵名人回去李四道只个苦是莫
上天就扯張三到僻靜處底、許道我與你爲

只件事務費了多少的心机方能到得手那李
四作着一此不啻今日要分銀子我想這宗銀
子若三分子分你我就少了你買牲禮回來叫
李四先拜神聖待我取塊石頭把他打死只狗
頭豈不是你我兩丁人均分了也作得着本錢
張三道好計策李四又想道道兩丁狗頭極鬼
不知是此甚么話我想身在異鄉又無人知道
待張三上街我自買些砒霜放在鍋內連莫

三

老兒一齊毒死我只推腹內疼不圪等他毒死
我得了艮子衣服連夜走去豈不是妙主意已
定張三叫莫上天拿出艮子來叫李四一仝上
街到子鎮市熱鬧處正走走之間李四忽然叫哎
啣肚內好疼你二人先去買罷我要去出恭張
三道你可就回來李四河了下來莫上天仝張
三買了牲祀回來且說李四一人腰內取出三
四錢的一塊艮子來走到樂店門首見櫃台上

役有大人止有十三四歲孩子李四就把銀子
遞與小孩子道我家裡有些老鼠兒惡得恨把
我衣服都咬碎了今到宝店回些砒霜去毒老
鼠孩子見子一塊銀子管他甚么好歹到後面
包了一包砒霜遇與李四李四拿到家中張三
埋怨道你去出恭就不來了此時三牲到好了
你才來家李四道肚疼得緊所以來遲莫上天
在堂屋內收拾李四假意走到廚房只見鍋內

骨碎碌的核着真上天的新婦在灶下燒火李
四就放開鍋來晉者敬神之物不可過爛那新
婦怕羞只是低頭不語李四掀開鍋蓋將砒霜
到下去將鍋依鼻蓋好說嫂、不用添火言罷
到前面料理打点不一時捧上三牲張三假意
道莫兄先拜莫若道年兄先拜張三道如此說
李四兄先拜李四果然先拜跪下暗、說吉前
因拐了鳳小姐害官媽今白还寡今又許下新

弟子買毒藥在內但願毒死他們另日備三牲
還愿謝神聖言畢低頭便拜張三向莫老頭兒
把嘴一歪莫上天便捧起大石頭認定李四腦
門尽力一下打得李四遍的花紅腦子真个不
得活了張三道做得奸記真爽快受用二人也
跪下叩頭燒帛便將尸首收汁叫老婆把牲禮
捧到厨下放在鍋里滾已滾張三莫上天父子
三人把李四尸首抬到後面挖个坑一弟一氣

第三十七回

五

換着挖張三下坑埋莫上天在上面想道李四已死還有張三要分這宗銀子想他也是個異鄉人若不恨恨心傷把張三打死埋在一處我領父親妻子獄回本庄在豈不妙哉只此銀子總是我的了拏定主意張三正在下低頭挖坑土那莫上天拏起鋤頭認定張三一下倒在坑內九滾嗚呼哀哉那莫若見在傍嘴殺了望屋里便跪那莫上天也不叫他回來就把李四口

首抱下坑去拿鋤頭漫漫的將土掩上且說莫老兒跑到廚房把張三的話告訴媳婦只些銀子俱是我們的了婦人道好胆氣只些錢財忘是我們的了那莫老兒聞得鍋內肉香急忙忙去到前面拿了条掃帚冷木將地下血跡洗洗干淨復奔厨下道娘子我年紀大了忙了一會心中有些餓了且盛碗飯我吃那婦人拿了一碗乘了一碗飯遞占老兒這莫老兒開見肉

香自己掀開鍋蓋拿了一個木瓢乘了一瓢湯
泡飽拿塊肉來動手撕撕放些作料好似餓鬼
得食吃了半碗口中賚得麻口降舌便問娘子
你枹作料放多了些胡椒婦人道不會放胡椒
老兒道薑汁多了怎正麻口說省吃着方才吃
完賚得肚內有些疼媳婦道想是飯冷湯熱吃
下去有些不受用那莫老杲放下碗來摸着肚
子走到自己房內响了聲跌倒在地滾了一滾

就七吡流血魂靈已全張李二人去了那媳婦
見公公才吃了一占葷心沒福受用吃了下去
炕里就痰起來了有乃突鬼薄命才吃得碗巴
瀉就到房中出恭去了可笑可笑就自己掀閤
蓋拈起些好的足足在一碗肉又放了些作料
又淋了一大碗酒捧到自已房里飲酒吃肉好
不受用一時自己的舌頭也有此降也有些麻
木了勉強又吃了些就上馬桶一船便丟了酒

飯掀起馬桶蓋扯下小衣坐在上面心中也便
疼痛起滾在地下一同進着公公走路去了那
莫上天足足弄到日西方才完了走到廚房一
人不見尋父親妻子又不料李四張三魂多攔
在不肯讓他進去單將肉味之香澆他鼻內莫
上天一是肚裡餓了力又用尺闡得肉吞熱氣
吐沫想道敢他二人吃了酒飯丟睡了么不成
待我也吃些快活快活便坐在灶邊拿冷薄熱

肉鴨子就在鍋邊狠吞虎食吃了一飽自己吃的快活搗鬼道好麻嘴罵道死人手里弄的胡椒放多了只棗麻嘴又吃了此內元來這批霜在鍋內滾了十几滾藥性慢了故此吃下去不能暴跳了先媳婦公公吃得早些莫上天吃得多便大叫道肚內好疼把肉碗擲于地下半空亂跳跌于地下滾了儿滾便扒起來說罷罷罷了站起身來開大門跳河只是潮下一跳伏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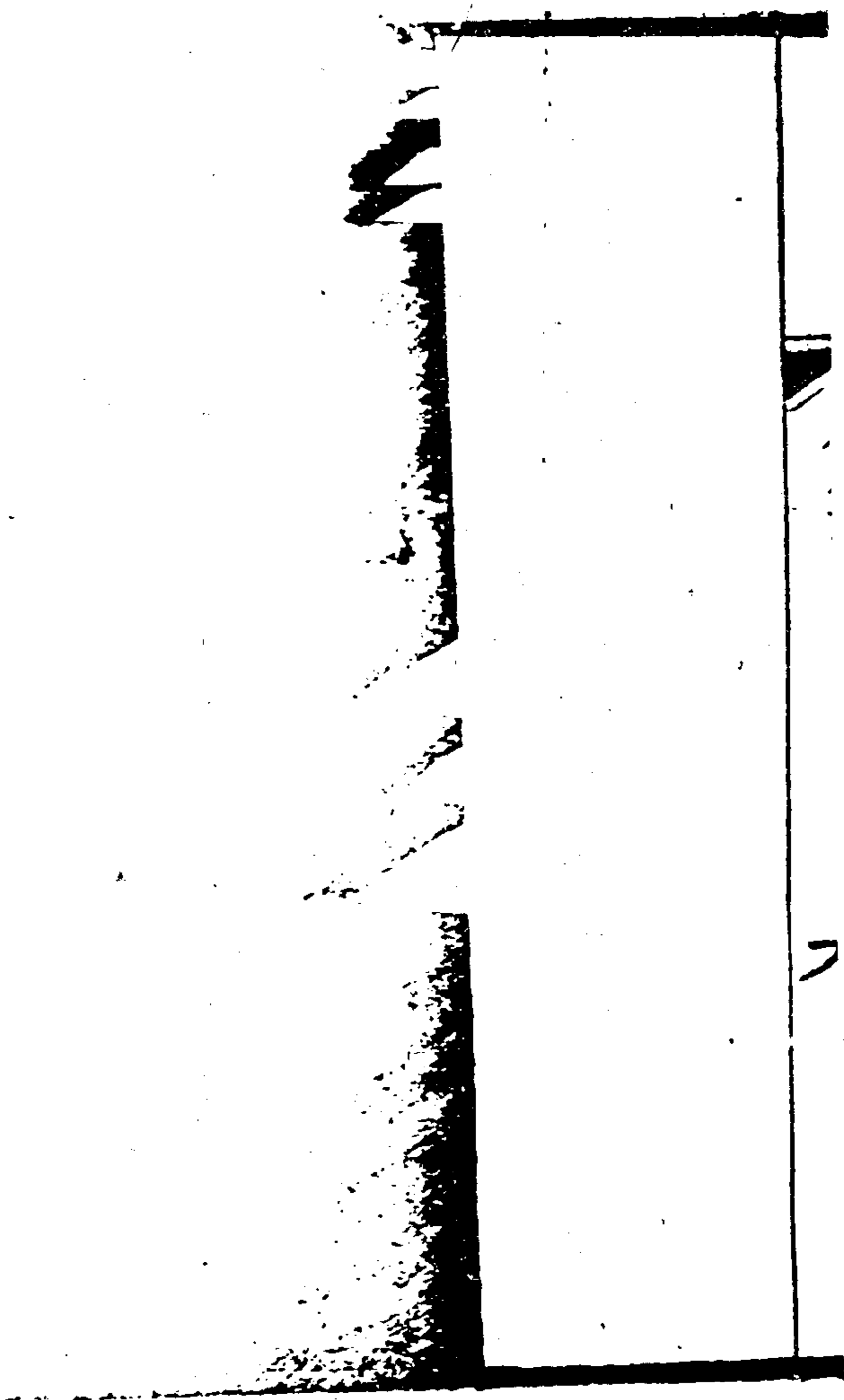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七回

地下兩手分開也是七孔流血這五个鬼全到
阴司断判不提且說馬俊得了寶劍飛奔臨軒
鏗來方才午牌時候在酒市內吃了一頓酒飯
又到林內壁去只到更深方出林內來到莫家
問信敲門敲了數十下無人答應他便縋上屋
去望見神前一對燭亮的緊猛然見前面房內
止中倒了一個人七孔流血馬俊乞一京便回
身抽出了寶劍叫了兩声又無人答應走進來

又見莫若鬼亦死干地到房內又見一婦人坐在馬桶上也是服毒而死走到廚房見牲札在鍋內許多魚肉便把寶劍放在鍋內那寶劍見毒登時火起勝；劍黑了半節馬俊想道他一家三口如何俱毒死又有牲札必是敬神其中豈中蹊蹊代我且回林內明日再來看是何故今日馬俊回林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七回

乙



新抄爭春園全傳

第三十八回

爲施恩放走家丁

話說馬俊等到天明看个明白不提且說鎮上有一光棍叫做王老虎父子六人行凶措潑在鎮上的人無不怕他只到日色正明這王老虎只因昨日不見了一支狗所以今日起早到四處尋狗走到莫家門首見洞內伏着一支黃狗

第三十八回

一

王老虎認得是自家的狗便喚了几声不應他
伸手在內拖出却是死的了王老虎見拘死了便
罵道我把你莫家奶之命死了因何把爷爷的
狗毒死了即便用手打門又不開遂轉身回家
叫兒子出來說道莫上天這野因把我家黃狗
毒死了我去尋這狗因這五个兒子整衣携棍
各執兵器一路罵到莫家門首那些人劝的劝
攔的攔這五个兒子如凶神一船將莫上天大

目打下往里一頭亂跑見莫上天死于地下便往外要走被人攔住道那里走你們打死莫上天還想住那里走王老虎是尔停當光棍便上前扯住了市人說道你們且到隔壁土地視去我有話說你們講我只是不賴便了市人說道料想里面還有死尸內中有人說道地下还打碎許多傢伙到得厨房中見莫老鬼身代市傷跌倒在地那邊房內有一婦人亦代傷而死地

万人說道我們且將邊門代上我們到廟內有
話說一市人等俱擁着王家父子齊到廟內王
老虎對市人說道虫是我父子快甯妥、隘人
非我王老虎與人不知只因我性直情粗好恨
个不平所以惱人但今日之事這莫家真是我
父子打的其中恐有別故望市位想、看那地
方說道今是你父子六人罵過几次劝你不肯
罷休回家各人帶了兵器打進莫家門去乱打

一頓可是有的王老虎道才進他的門就看見
他死在地下坊甲道無論先死后死你却都是打
到他家就是你打死的了把你父子先鎖來再
作道亂中人要鎖王老虎的父子不提且說那
个鳳小姐已被一个都察院的麻大爺買了去
做妾因見了老夫人細細的說道小女子哭泣
是太常寺鳳竹之女因被奸人所害又遇拐子
莫上天將我拐賣我是有婆家的老夫人听了

第三十八回

三

此言忙叫家丁快將此女送到莫家身價銀子也不要還了叫他送此女回家與他父母團圓家丁領命僱轎子送到莫家去了有一个家丁先到鎮市上我問莫家在處這些市人與王老虎亂論見來了十二个家丁又來了二乘轎子王老虎低說道列位看這轎子跟着了許多家丁來問莫家其中必有元故來列位放我父子罷把他們拿住還有个財發倘若不能還是我

們父子抵禦市人道這你如何使得王老虎道
包管伐你們作法市人依了王老虎之言道們
們這些人怎把莫家人打死正說之間后面又
來了多少鄉民人等七嘴八舌麻府家丁那里
招架得來獲着斬子內中有一个家丁說道列
位不要認錯了人我等是都察院麻府家丁并
不冒打傷人王老虎道你們打死人就拿都察
院壓勢我們不成那些家丁正在喧鬧只見大

第三十八回

四

路上來了一個身長九尺頭打花手巾身川元色箭衣是下登皮鞞腰代寶劍乃是馬俊因在林內睡着只因辛舌方才睡醒只听得喧鬧之聲不知何事便走到跟前叫道何事炒鬧人見馬俊異相凶暴便說道我這里有個姓莫的被這般人不知爲何事把他一家三個人都打死了馬俊道只恐不是打死了的只怕是服藥毒死了的便走到轎邊問道你們是那里來的因

何打死莫家呢。東家丁道：我們是都察院麻太爺家丁，只因老爺買妾，有張三、李四，拐了一個女了賣與我老爺爲妾。前日抬到府中，見了夫人，就問他姓甚名誰。他說：太常寺正鄉鳳竹之女。夫人叫了此言，叫我們顧轎抬來送還莫家。今見莫家一人俱無，有個姓王的全了地保人等攔阻，說道是我們大家打死了的馬俊。听這轎中乃是抬的鳳小姐，忙說道：謝天謝地。今日

第三十八

之

五

才見了弟婦忙到轎邊問道轎力可是風栖霞弟婦么小姐听得有人叫他名字便道小女子正是不知外面是誰馬俊道孫佩賢弟與郝大哥俺都拜過的又低低說道我是馬俊曾殺米公子今日來取寶劍幸喜遇着弟婦鳳小姐道求伯伯救我我馬俊道等我打驚市人領你回山馬俊市人說道莫家現有許多銀子莫家是他自己吃了毒藥死的與他們無干你等可

拿他銀子買几口棺材掩埋罷餘的銀子你們
分用那个王大虎道你是那里來的無名無姓
的野人好大臉面馬俊道問俺姓名你且站穩
脚步听俺說來俺是杭州錢塘縣人姓馬名俊
號子昌另號玉蛺蝶又叫做个電光目是也曾
在開封府燒監牢殺了米公子包成仁孫知縣
携了人頭反監劫獄救了孫佩今日又到開封
府來這段情由你可知道王老虎與市人听了

第三十八

馬俊之言都唬得往后退了几步連麻府家丁
听得此言也打寒禁馬俊道抬轎的代俺抬了
走與你五兩銀子又對家丁說道列位請回鳳
小姐是俺的弟婦俺要請他上山與他夫妻父
母相會日后自當要謝家丁道這鳳小姐到也
罷了但是那邦人不肯放我們馬俊在腰間製
出寶劍誰敢上來阻攔着我一劍分爲兩段那
几个家丁上前去了無人敢上來阻擋馬俊攔

着麻府府丁叩別而去了且說那坊甲與甲人等內中有的說如今到處補護馬俊你我們何不擒馬俊到官去領賞良子內中有人說道玉蟻蟠乃念五道三除之法又會殺人又會放火拿的住他便好拿不住他他到夜里來放火燒我們如何是好甲人七言八舌主意不定且說鳳小姐在輦內把被拐到揚州遇見賞讓的話了一遍一頭走一頭想馬俊在后伏劍相隨輦

子同走不提再言王老虎與甲人說道有事揔
在我們身上大家齊上前追拿馬俊鎮上人揔
向前行一時遠了又來了十數个捕人亦是追
拿馬俊的馬俊見後面有些人趕來他也不在
心上就由如草芥一般只催轎子前走且說鎮
上有人進城傳說却被米府中知道叫了十數
名能幹家丁騎了快馬各執兵器追趕來了這些
鄉民見大路上來了十几个大汗說道快拿馬

俊你道十人是誰

米府家丁十名

第一名叫活土地劉交
二名叫生鉄頭王僧
三名叫蜈蚣鬚方盛
四名叫銅赤背周炎
五名叫擒虎手伍泰
六名叫捉虎將孟先

第三十八回

七名叫不怕死吳能

八名叫扒山虎施威

九名叫入地蛇花龍

十名叫雙頭狼孔白

這十個人打馬如飛直奔那一叢人趕將來那王老虎喊道前頭跟轎的是馬俊列位將軍可快上前擒拿十人問道轎內是誰王老虎道甚么風小姐名叫風栖霞這十個大汗內中有人

人說道這总是風樞霞身上起的禍我們還不
快快拿他這些飛馬往前一擁圍住馬俊那刘
交說道我們今奉鈞旨各處緝護誰知此處相
逢十人各執兵器要拿馬俊不知後來如何且
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一三三四

大

新抄爭春園全傳

第三十九回

鐵球山喜燃花烛

却說馬俊路過鳳栖霞好不歡喜只見四面來了許多人馬俊想道必是來擒我之人便叫弟婦不要慌亂又叫二名轎夫不要害怕有俺在此你且將轎抬到靠山窠之處又看見先來的一名馬快生得面短鬚長肩查背潤手提雙刀

第三十九回

站在東首那几人身胖力單人人手內各執器械馬俊先見一班鄉民不足爲意後見這几个
人略略有些京慌暗道這些人一定是來擒俺
的了怎奈弟婦在此又怕失錯想道罷罷罷
得這條性命有何他慮便把手怕扎了頭腰間
系帶緊了一緊手提寶劍指東回西說些閒話
眼睜睜手着衆人一心只防着身子遮架不說
馬俊在此受困且說那鴛等自馬俊下山之後

便領了衆英雄奔趕開封府而來却却今日來
到此地却驚鮑剛人等正走在那高崗之上遠
遠望見一叢人在那里不知做何事喧嚷便叫
能幹嘍囉前去打探不多時急急忙忙跑來稟
道不好了不好了前去打探信息那一衆人不
爲別事却是圍着馮爺又靠着一乘轎子小弟
走去問那些鄉民說那轎內坐的是鳳小姐又
說米府家將要拿馮爺呢郝驚鮑剛人等聽得

第三十九回

二

此言便吃了一驚說道列位賢弟事不宜遲恐
馬賢弟遭其毒手鮑剛陳雷生平性急拍馬前
去那鴛道不要亂為恐惹人恥笑我們不知兵
法周龍道急急往救不可遲緩那鴛道眾位兄
弟打馬走着聽我號令先叫鮑剛領五名嘍囉
向正南方按定這等動手可救賊子又叫陳雷
領五名嘍囉正東方按定周龍正西方按定曹
雙正北方按定又叫周順王龍張發樊冲四人

往來四面圍定各人聽令打馬四散各方圍住
那十個大汴見郝鵠一馬當先面來馬俊正在
京惜之際猛然又見一夥人馬誰想却是郝鵠
鮑剛人等手執兵器殺奔而來馬俊大喜叫道
好了有了靠手了不覺英風陡發氣高于丈便
大叫道列位賢弟俺馬俊路見不平要救受難
之人不覺竟被好党光棍攔阻俺的去路請列
位公言一二正南上鮑剛便來接上說道扶孤

第三十九回

三

救難是好事那個敢阻去路若是多一嘴一劍
吹下他的驢頭來陳雷亦說道若是阻攔將刀
剗這狗娘養的郝鵠向前說道朋友要走就走
休來阻擋郝鵠又叫周龍等賢弟們且護送轎
子要緊那個敢阻捕你那邊劉交叫道衆位此
時還不下手拿馬俊等待何時恐怕溜了無處
我他只劉交提了林刀大叫道馬俊不要走有
俺話土地來拿你便舉雙刀來劈馬俊馬俊提

劍相迎劉交自幼學的縱跳法馬俊因有此法
方才敵住不分勝敗那方勝王爭一齊來奔馬
俊鮑剛看見罵道你這狗頭要打攢盤使用道
大家上來打攢盤陳雷曹雙一齊向前大殺一
場那郝鴛手快一劍把土壇揮爲兩段馬俊將
劍執定半空跳縱劉交也縱跳起來馬俊猛然
一劍劉交總架不住衆人四教逃奔郝鴛也跳
起上前方盛對敵不住也就逃了衆捕役見米

第三十九回

四

府家將都被殺傷焉敢抵敵亦四散逃去了郝
鵠道賢弟等不必追迳且保弟婦回山衆人道
今日幸遇馬仁兄救得孫珮賢弟并弟婦凶難
真天幸也馬俊道若不是列位仁兄相助必遭
毒手郝鵠道那時愚兄冲撞賢弟賢弟不辭而
去我深恐賢弟有失故此同衆位兄弟前來接
應不想果有今日之事米府家丁也被俺們殺
得魂飛魄散今又過見孫家弟婦真真方幸叫

嘍囉抬着轎子馬俊取出兩錠銀子賞與轎夫
去了眾人方起身離了此鎮竟奔狄球山去了
不提且說劉家眾人等今日被敵各人代傷受
疼又殺了王曾俱氣忿不平奔接城來說雷大
爺賣放凶手詳了雷太爺千金方才罷休這也
是雷太爺的盛德處不表再表雷太爺親到臨
軒鎮去檢驗莫上天家人命又被搜出多少銀
子叫坊保買了棺木成好餘下的銀子派散代

第三十九回

五

傷之人太爺回衙做詳又通詳上司咨部且說
劉交方勝詐了太爺千金銀子竟作路費起身
進京走到米相公府上去那米相命在京新請
了一個軍師名爲百勝祖師能呼風喚雨又會
定身黑眼法這米相命好生歡喜忽有劉交方
勝跪稟道路上過着馬俊郝寫尋交戰之事說
了一遍米相爺聽得此言心下躊躇就着劉交
方勝四處訪尋好汗不論得道响馬只要有本

力有武藝的劉交領命去了且說郝寫等護着
轎子保了鳳小姐上山而來焦豹鳳公一衆人
等聽得各位回來忙迎下山見郝寫等保着鳳
小姐的轎子一齊上山都到得聚義廳上鳳小
姐出轎拜謝郝寫馬俊諸人等然后到後面拜
了父母等人大家痛哭一場祭罷之後大家各
訴離情之若山上大排筵宴一來代馬俊接風
二來恭喜孫珮衆人又問馬俊取劍之事說了

第三十九回

一遍伐因借宿莫家如此如此之話又說與衆人聽了無不稱妙又把那麻都察院的夫人好意說了着非人夫叫衆家丁押着鳳小姐送與回家我怎得就過見了弟婦此乃麻夫人莫大之思也酒至數林郝鶯奉了馬俊等酒之後便出席對鳳公打了一恭說道小姪有一言奉稟鳳公跼起身來道賢姪請座有話請說郝鶯道小姪昔在爭春園一會之後至今無限若楚孫佩

賢弟全虧了馬俊救出今日栖霞妹子又幸過
馬賢第救了代上山來父母相會夫妻完聚真
大幸也欲請老伯早早選擇良辰以成洞房花
燭之喜衆人一齊答道此言極妙極是鳳公道
我一家深感馬兄再造之恩一言難盡尙且未
會報荅万一馬俊道何勞報荅晚生禮當奉救
衆人又問鳳公可允此事鳳公道我已在此念
八矣衆人聽得允了遂取了曆日大家選定七

第三十九回

七

月初八日不將良辰衆人無不歡喜飲至更深
方散鳳公回到後面將席問擇期女兒成婚之
事說與夫人知道夫人亦皆歡喜次日喚了成
衣匠上山料理裁做新衣不一日到了初八日
張燈結綵鼓樂齊鳴殺牛宰豬犒賞喫囉衆人
道請新人上堂參拜天地父母又拜衆位仁兄
看那鳳小姐身穿采服如仙女臨凡仍將八寶
紫金鐲帶着且說這金鐲當日鳳小姐却散躲

在廟內桌下過見莫上天領他家去小姐說明
座落任處莫上天就起不良之心拐他去賣只
說送他回家沒有盤纏鳳小姐將此鐲叫他去
當不料他賣與富戶人家那個人家有一個顧
工小厮不成人就偷了此衣服首飾這金鐲
就在內他便拐而逃之走這鉄球山下過過見
山上頭目嘍囉短住打死將衣服鐲頭拿上山
來報了大王鳳公孫佩認得存在鳳公處所以

第三十九回

今日鳳小姐與孫佩成婚又將這鐳帶在手上
這日聚義廳大開東閣飲至更深送孫佩與鳳
小姐合卺交盃一衆人等歡歡喜喜出房去了
這孫佩與鳳小姐已完了周公之禮到了次日
孫佩拜了岳父岳母與衆位仁兄過了數日郝
鵞對衆人說道愚兄昨但得了一夢不知凶吉
如何孫佩道仁兄所夢何來郝鵞道正交三更
睡去見柳緒身披花紅如全狀元一般望着我

笑之不止正然候時又見常讓身穿破衣垢面蓬頭赤足跣在愚兒面前哭而求救正要問他爲着何事只見來了一隻大虎竟把常讓一口啣去我正欲救他之時正南上來了一隻金獅大獅抱那大虫一抓救下常讓那大獅一聲吼叫就把愚兄京醒原來是一場大夢不知此夢凶吉如何孫佩想了一想回道據小弟詳來柳緒披着花對着仁兄大笑是個樞象所以反作

第三十九回

七

花紅那常讓蓬頭垢面望着哭而求救依反理
說是歡喜了且東方甲乙木木能尅火心哭之
相那只大虫是性那害柳緒之人幸得那双大
豹相救大豹不姓花就姓馬依小弟說來那柳
緒定然受害常讓定然得其大志郝鴛道賢弟
詳的不差我想着當初在杭州結義之時愿同
生死富貴窮貧共之今日我們共樂此山戰戰
只少常柳二人這是愚兄一件心事卽不作夢

我也久有此心了怎能有今奇人連夜進京訪
个消息我方能放心鮑剛道小弟愿去郝鳶道
賢弟去不得鮑剛道仁兄何以就量小弟去不
得郝鳶道賢弟昔日性粗莽做不得細事鮑剛
有些不悅只聽得有人高叫道除了玉蝴蝶
誰人敢去郝鳶搗手道更去不得你去進京要
進開你有大罪在身如何去得馬俊道仁兄苦
是別的小弟还可依你苦論米賊小弟偏要去

第三十九回

上

况孫賢弟詳夢要一個姓馬的小弟又姓馬有
何慮哉我一定明日起身却說郝鴛等苦勸不
從只得脩酒荐行次日衆人送馬俊下山獨目
一人進京探聽常柳二人信息不知凶吉如何
且看 下回分解

新抄爭春園全傳

第四十回

銀安殿笑接彩球

却說那馬俊在路趕行不提且表常柳二生在路前后二起到了長安不意常公升了吏部被米相俞奏了一本保舉常洪柳滂助吳公征寇去了二生只得住在書院內等候班師回朝常柳二生时常在外遊玩一日在街坊只聽得三

第四十回

一

三兩兩人傳說道這場大富貴不知那人有福
之人來受用呢常柳二生問人老者道這些人
亂哄哄的往那里去老者道皇上有人宮主年
方十八太后擇定今日批打采球得者便是附
馬二位何不去走走倘有天緣亦未可知常讓
封柳緒道賢弟你前妻已故何不去走走得了
采球豈非好事柳緒道不可妄想我二人只去
看看罷二人帶書童我到采樓前果然是光燦燦

鮮明十分齊正只見守樓八個太監花帽錦衣
各執黃棍還有几十个巡攔的太監場外是御
林軍那公侯伯子蔭襲公子士民人等不記其
數誰敢喧嘩只等午時宮主方才出宮拋柳采
珠忽見一內監手執黃旗傳諭道皇上有旨
在場文武官員后裔士民人等凡有家眷者不許
進場如違族誅言完去了那些有妻室無貌者
皆紛紛出場常諛道愚兄別你了明日到附馬

府來賀喜柳緒道豈有此理兄何必將弟戲耍
常讓道作个不着兄不妨去碰碰機會柳緒道
雖是正說我一人怎好在此常讓道本是不敢
違旨柳緒道小弟量也無福不若一全回去罷
常讓道豈有料得不中的恐有機緣亦未可知
賢弟在此我出去了柳緒遂帶了書童遠遠踞
着直至午時采樓上走出八名妃子擺了香案
捲起珠簾只聽一派音樂宮主駕臨又見太后

與娘娘宮娥俱上采樓皇太后命宮主拈香禮拜天地禮畢旁邊如女捧上一個金系盤兒內放着五色采球玲瓏好看有八條綉帶與帶上有金鈴四個皇太后將球遞與宮主宮主接在手內宮主移步香輿佩聲微動走至簾邊路出橋面猶如天仙一般那下面看的人暗道好個宮主不知是誰的福衆人思議紛紛只見那宮主把球向空中一拋衆宮女郎卽扶宮主全太后

第四十回

三

與正宮娘娘下樓拜葦仙樂彼楊回宮去了那
球在半空中如神人捧着飄飄揚揚或東或西
引得那些呆公子蠢士民个个仰頭伸手東奔
西跑想接采球惟有柳生踏住不動看着他們
搶於那采球忽然向東飄眾人跌跌扒扒往東
去猛然往西一飄零瑤剛剛打着柳緒的頭那
三十二个金鈴叮叮噹噹响了一陣才住遂纏
住柳緒身上要解也難解下來了只見有几十

個人飛奔來要拾采球幸有巡場的太監那里容得這般人胡鬧遂手執黃棍亂打說道搶球的是誰與我拏着那知是米府家丁被打不過只得退下元來米相的兒子死了把史通承繼爲子米相心想篡位故叫衆家將扮做公子那一個得了采球都是讓史通的史通作了駙馬就好借官主之勢橫行的了有了史通在內自己便好奉事的了誰知天禮不容又被太監護着

第四十回

四

這得采球的人史通着原來就是柳緒心中裁
發氣悶劉棟在史通耳邊說道大爺總不要緊
都在門下身上包管附馬还是大爺做史這只
得領了家丁回去那些太監早把柳緒拍了飛
奔午門這書童不知好友曉得溜了去了不提
且說太監到了午門放下柳緒老太監進官起
奏天子皇上隨即登殿傳喧文武公卿侍立兩
旁米中立與史明德在朝人已十拿九穩采球

是史通得了及至一看不勝大京只見附馬要到金臺殿山呼萬歲天子見柳緒面如什粉唇似塗硃俊雅風流天子大悅柳緒口稱臣係浙江杭州府人氏臣父柳滂官居禮部隨征去了臣叫柳緒天子道元來是柳滂之子心中大悅想道外貌雖好不知內才如何天子便問卿年十几歲平日作何事業柳緒奏道臣少年時父訓攻書已入洪門年十八歲天子聽得柳緒十

第四十回

七

八歲比宮主長兩歲心中更喜又問道寡人今
有一題卿若能作卽作文章一篇呈朕老閱柳
緒奏道萬歲青意焉敢有遠求萬歲賜題天子
賜柳緒平身大監擺了書案在于殿前柳緒立
于案前天子賜題是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一
何柳緒領題一看舉筆書箋并不思想一刻工
夫寫已完篇俯伏呈繳皇上皇上命太監將卷
子捧到龍案上天子看了一遍真是字字珠玉

出言錦秀忽見太監走來奏道皇太后有旨卽
宣附馬翁進內宮大監隨領柳緒進宮朝見太
后拜畢太后見柳緒眉清目秀唇紅齒白心中
甚喜便問道卿能咏詩否柳緒奏道少知一二
命太監取過文方四寶賜柳卿座下那柳緒謝
恩又賜香茶一盞飲畢太后道今當中秋佳節
之時以秋景爲題賦七言律一首柳緒領旨拂
紙濡筆一揮而就并不思想宮女呈上太后與

第四十回

正宮娘娘一看

蕊瑞花開別樣秋

疎桐依舊鳳來投

詩

一輪冰鑑臨金闕

萬樹天香護玉樓

曰

西女停車仙樂奏

飛瓊慢舞采云浮

肖郎今識清都景



不戲蓬瀛不復遊

臣柳緒恭呈

御覽

太后與娘娘看畢稱羨不已太后命太監領附馬到宮樓聽旨去不多時內宮傳旨道皇上有旨先宜附馬進府候十五日完姻太監燉旨送柳緒去了那全柳緒相好之人無不歡喜但米中立等心中氣悶全眾門生在相府座著埋怨

第四十回

二

史通無用有劉棟在傍道相俞休怪公子實因
那內監阻攔的凶如今有一計難得公子面目
與柳楮無二據門下看來要謀附馬反掌之易
米相道那柳滂又與老夫作對幸得皇上不雄
如今他兒子做了附馬柳滂回來他父在殿上
一本子在宮內一本老夫焉得不受他的累不
知你有何計策可得大事劉棟在米相爺耳邊
道爲今之計要相爺親去代良百兩快馬一匹

如此如此賺了他着人在外面避淨處放下一
張梯子將他騙出來叫他奔南門逃去再着家
丁赶上前去杀了他即將公子撮進府去守門
太監那里知道請相爺上裁米相爺聽了大喜
妙計妙計一面假做起邊報凶信一面命家丁
牽馬取梯子在避處伺候米相爺帶了銀子故
作慌張之狀來到附馬府前守門太監見是米
相就不阻攔米相入了后堂與柳緒見禮座下

第四十回

內監獻茶畢柳緒道晚生有何德能敢勞老太
師深直降臨米相爺把眉一愁說道老夫尚未
會來賀附馬因有邊報到了故此來遲且有一
件机蚤大事來報附馬附馬可令內監到前面
去老天好說的柳緒便分付內監暫退米相爺
离座把門掩避在袖中取出假邊報遇與柳緒
道附馬看此便知柳緒展開一看却是報開常
洪柳濟順了海寇唬得柳緒魂飛魄散雙膝跪

下說道來太師爺開一線之恩救晚生一命米
相命扶起說道你父與老夫不薄我恐明日聖
上震怒不便相救故此果有前來爲今之計救
你逃之人生只是但可惜采球之名柳緒道如
今父爲反逆還說甚麼采球不知何計可逃米
相爺道那前后門是走不得的恐太監們阻攔
必須要趨墻而逃外面已安排了梯子並快馬
一匹等候你你可出南門並無阻擋這是白銀

第四十回

七

一百兩與你代爲路費柳緒接過感謝不盡米相命全到后墻下面并無接腳之物來到假山上面身垂揚柳覆墻頭柳緒一看果然有張梯子竟扒下去那家丁低說道相公來了麼馬在此柳緒忙跨上馬家丁又指他向南門去踏急急而逃家丁見他去了才把史通從梯上送進府去自搬梯子回去了米相爺見史通來方開了中門假作賓三少之狀假駙馬送出相爺去了

大監們一時那里辨得出真假來利使又忙催
家丁趕出城去殺那柳緒未知後來吉凶如何
且看下回卽知分解

第四十四回

下



刻抄三俠劍全傳

第四十一回

常讓怒怪假柳緒

且說綵樓跟前柳緒的書童當時唬得飛奔回
來進書院見了常讓叫道常相公我家相公惹
下禍來了常讓聽說訖了一驚問道有何大禍
你快說來書童道我家相公同小人站在場內
看那公主拋綵球只見那綵球東蕩西飄猛然

第四十一回

一

落下打着我家相公纏在身上又有些三人奔來搶球被太監們拿黃棍打散了便把我家相公抬起來不知往那里去了故此小人急急跑自來報知相公望相公相救我家相公常讓聽得此言便朝天作了三個指說道謝天謝地今日柳賢弟登仙了又對書童道你家相公如今是椒房貴戚乃皇上的女婿你不必着驚又叫家人再到午門訪信家人去訪將晚回來說道果

然柳相公得了米球進朝見駕御考其才又到後官見太后與娘娘才送進附馬府去了常讓聽了十分歡喜當晚暢飲一回料理次日恭喜再說柳緒騎了快馬跑出南門行有二十餘里此時約有二更天氣忽見樹林內跑出一個人來手執剛刀直奔將來大喝道留下買路錢來柳緒乃懦弱書生不會騎得慣馬聽得強盜趕來他心慌手軟跌于馬下那人趕到身邊將他

第四十一回

二

腰內銀子搜去又把他衣服馬匹劫去幸喜不會傷他性命騎了馬飛奔大路去了柳緒唬死半响扒出四處一看惟有滿山烟月拍面秋風只得淒淒慘慘信步往小路逃竄且說米相家丁過來分路找尋有二十多里忽听那大路上一人飛馬而去劉棟忙叫家丁打馬赶上團團圍住那人那人唬得心慌脚軟被米府家丁提過馬來一刀砍了却是腰間帶刀東人心疑仔

細一看不是柳緒劉棟上前看了一看心中想道柳緒必是被這人短劫殺了他的性命故此馬匹衣服銀子被這人所得我們如今將馬匹衣服帶了回去請功只說柳緒是我們殺了衆人道妙極妙極我們且將就在城外過一宿明目進城回裏相爺大家沿路尋店安歇去了不提且說常讓次日起來梳洗完畢換了一身尋服又帶了家人到了附馬府來見那府傍綵蓬

第四十一回

三

齊整守門太監十數個在門首伺候常讓道人
生在世富貴難料前日柳賢弟同我任在書院
今日做了附馬便如此光華叫家丁對管門說
煩爺進去稟附馬爺一声常讓相公特來賀喜
守門人間道可有帖子家丁道親身而會不曾
帶帖守門的不敢怠慢便去稟知付馬有一位
常讓相公來恭喜付馬爺的那史通知是常讓
吃了一驚想道這何頭從那里來的若是會他

豈不被他識破便道你對那姓常的說附馬爺
有事不得工夫你不過是門下走狗不便相見
另日自有賞賜太監山來照着所言說與常護
常讓聽了此言就氣呆了罵他一頓又不在禮
只得忍着氣馬在驛內回到寓中氣沖沖的叫
道柳家家人快去往附馬府中對你相公說我
罵他負義小人無情畜生家人答應卽奔往付
馬府中去了且說史通生怕人來看破綻卽

第四十一回

可

着家丁封官門的太監說無論附馬親戚人等
都不許入內那柳家家人來到府前道小人要
見主人守門的回道今奉旨一切人等不許入
府待十五日完如之後方得進見家人没法只
得回家了這日馬俊剛剛尋到書院對門上人
說道你去報知常爺說我馬俊來看門上人進
去稟知常讓常讓正在恨柳緒之時又見來了
个盟兄便心恢意懶就像馱了馬俊走進叫道

賢弟俺來了常讓指着眼淚慢慢答應道原來是馬兄小弟失迎了馬俊見常讓眼淚愁眉不展的模樣便問道矣弟有甚过不去的事情這般模樣常讓道一言難盡才起身來見禮座下復拭淚說道小弟並無过不去之事只因負義忘恩的柳緒便把他做了附馬不認兄弟還說是他門下走狗料我男曰去領賞你道氣也不氣可恨不可恨馬俊道賢弟且勿怪他這也

第四十一回

五

是小事恐是他門上人傳錯了名姓常讓道豈
有傳錯之禮這是柳緒一時富貴變了心腸真
乃小人之輩馬俊道你今不要頓憚待我馬俊
前去見他若他相會俺替賢弟道及此情叫他
陪罪常讓道見到他處倘若不會反受其辱非
是小弟放肆况小弟與他自幼相交時刻不離
尚且如此仁兄雖然與他結盟不過相會几次
一別許久只怕竟忘了仁兄依小弟之意不若

不去你我做丈夫的何必趨奉他馬俊會意思道賢弟是個吏部公子俺乃平民百姓之人俺却不依偏要去走走言畢起身除下寶劍便走常護相留不住方才去了那柳家家人就回來說道小人往我相公府中却不得進去府門前有太監阻住常讓道我叫馬兄莫去的好如今看來真是無益且說馬俊找到付馬府前叫道門上的人煩你進去通報附馬說俺馬俊要見

第四十一回

那門上人看了馬俊，眼不像個有來歷的人，說要見我附馬作何事呢？馬俊道：俺與你附馬同鄉，又是結義過的，特來奉賀那些守門的道。早間有個常相公也是同鄉之人，我們進去稟報，被附馬爺大呼叱了一頓，吩咐我們已後但有往白門下走狗來見，俱回他另日來領賞。馬俊聽了大怒道：你且進去稟告俺，定要會門上人見馬俊，凶惡只得進去稟了一聲，便出來回道：

附馬爺道方才有些意下來凡一切親友母許
攔入俟完姻之後謝過了恩方才會客說完都
虛在門堦上說話不徹不保馬俊方知常讓之
話不差急得凶心頓起怪眼因睜說道俺看你
附馬做得長久做不長久邦守門人大怒道你
是那里來的野棍敢在此無禮快些走了便罷
若走遲了拿棍子打你狗腿馬俊見門上人罵
他越發動怒却不便行兇只得忍在心中氣忿

三火引

第四十一回

二

三不象

忿回到常讓的寓處常讓見他備面怒氣便說道
道个兒如何不聽小弟之言故有比氣馬俊道
罷了罷了今生不得與柳緒開交常讓道等他
完姻之後再作道禮便叫家丁櫛上酒席過來
飲了凡杯常讓門道山上諸位長兄安否馬俊
將三進開封取寶劍並却風小姐上山之事說
了一遍常讓道小弟被張三李四二人騙進院
內遇風小姐行刺幸我醒來問其來歷方知是

孫嫻弟婦回去寧寧舅舅提拿拐子不知又被
拐子同院內媽見一同逃走不知去向余得仁
兄又做一番好事完了他二人大事直感仁兄
恩德莫大焉俊無心閑話心中只恨柳緒便問
道今乃中秋佳節不知公主是甚麼時候出宮
常讓道開說戌時馬俊道若是撞見這無義之
人談他招得成附馬俺也算不得手段常讓道
仁兄凡事要忍耐再三相勸忽朕一陣神風寒

二六

第四十一回

三
不
能

霧滿天紛紛大雨下到天晚方往漸漸明星亮
月常讓舉杯對月悶座馬俊起身換了一套短
衣帶了寶劍對常讓道佈要去殺柳緒呢那常
讓一聽此言唬得戰戰兢兢的說道三思而行
不可後悔還要忍此氣扯住馬俊衣角不故他
走馬俊那里肯聽說道這氣惱難消把常讓推
了一交縱身上屋裏殺柳緒不知殺得成與不
成且看下回分解

新抄爭春園全傳

第四十二回

馬俊義奏真史通

却說常讓被馬俊推倒在地半晌起來嘆口氣道柳貴之怎的今日得了富貴就忘了朋友之情却是你自討其禍可惜絕了柳門之後左思右想無計可便先雖惱他今見馬俊去殺他其心又不忍足足想到三更方才睡着不提再說

第四十二回

一

馬俊離了書院借土道落在附馬府屋上睜着
一雙怪眼在屋土望見中堂內那柳緒獨自一
人穿着附馬的華服氣昂昂的座在案桌之上
紅燭雙輝又是滿堂紅燈高照原來史通假冒
柳緒所以不要家丁伺候獨自一人座着馬俊
一見由如仇寇罵道我相你只狗賊快活得已
時他座在屋上又細看了一會便吃一驚道只
不是柳緒的模樣他如何座在此處便定睛細

看越想越疑原來馬俊眼力最高故尔稱爲電
光目雖離了許久他却認得真切何也因同凡
次酒席會過凡回談心故此認得真實馬俊又
想道若是認不得我馬俊恐離久了故尔忘記
亦未可知今常讓與他全寓一處寸尺不離難
道他也忘記了不成如今看來真止不是柳精
不說馬俊在屋上犯疑再言那劉棟奉米相之
命恐怕史通不暗國禮寫了一張儀註關節着

第四十二回

二

劉棟送來與史通看了到臨期之時照帖而行
方免失儀劉棟進了中門還是照平日相見的
混鬧作亂之故也顯他的妙計叫道大爺我來
了史通便道老劉你來做甚慕呢劉棟笑道特
來送一物與你看看便衣袖中取出遞與史通
說道你照此帖行事便了又笑道大爺你今日
只等榮耀快活不知那人兒怎樣苦呢史通道
這是我太爺洪福所以得你的妙計兩人笑了

一會劉棟起身往外去了史通乎內捧着送來的儀註細看不提單講馬俊在那屋上聽得只拚言語真真十二分是假的又見行事不是柳緒平日的文雅越看越不是馬俊心中想道希乎錯怪了柳緒猛然想起既是假的真的往那里去了又想道莫不是被他們害了性命不成正思想之間只聽得柳鑼之聲已是一更天氣畧遲了一刻公主就要出官了一者亂其人倫

第四十二回

三

二者不知柳緒在于何方我如今若殺了這賊子不知柳緒生死何在欲待拿他恐他羽黨人多反爲不美但公主出了宮完了姻親那皇上也難辨真假左思右想無法可施着急想了半會道罷罷罷我想做漢子的要爲朋友就把這條性命放在肚皮外我余進了皇宮先奏天子拿這假附馬若是真附馬我情愿受斬劓之罪若是審出這個賊子是假的不但我無罪而

且反有功做好漢的要撞只一个金鐘捨着這條性命主意曰定就離了此處借土遁如風响一聲且到了皇宮想道腰間寶劍藏在那里有了我把寶劍放在皇宮高屋天講之丙方才立于地下看那殿宇房屋甚多却不知聖駕在于何處又不知褚于何宮到此也是枉然不若回去先殺了那賊替柳緒報仇正欲回去只見得有人叫道張文正那皇只見皇宮內走出一人手

第四十二回

四

提宮灯叫道周公公做甚麼周太監道皇爺有旨說時辰將近公主快出後宮你們把銮駕俱要齊備咱家去繳旨去那周太監吩咐完時往前而去馬俊聽得繳旨二字不是皇上定是娘娘我不如隨他引了進去那周太監進了宮門來至永和殿繳旨那馬俊也跟進宮內閃在黑處往殿內一看只見天了端座中間普儂兩傍約有三十多名內臣保駕灯燭輝煌馬俊却有

此舉寒想道怕也怕不得這許多又想道爲了
駕是個斬罪私人皇宮也是斬罪不過是一死
而已但我被殺皇上也要問問附馬的真假罷
罷罷就被他殺了也是瞶目的便往上走了凡
步猛狀往上一縱俯伏在地說道民人見駕報
机容大事有闕國体那保駕的内臣拿着金瓜
等物忙馬俊壓住不容轉身皇上乞了一驚說
道你是何方奸細敢黑夜來行刺寡人麼馬俊

第四十二回

五

道民人報机密大事有関國体並非行刺天子
道你報什麼大事馬俊道萬歲俞放起民人細
奏天子叫内臣先在他身上搜檢搜檢那些内
臣在馬俊身上搜檢並無寸鉄天子道放他起
來那内臣才把金瓜收起放他起來馬俊轉身
跪下說道民人非奏別事今有附馬柳緒被奸
人害了不見影形今在府内的附馬不是柳緒
是假附馬來萬歲俞龍恩速將假府馬拿下追

問真附馬柳緒的踪跡生死何存民人寧可碎
剛不可亂偷亂國天子聞奏大驚道你怎見得
真假呢馬俊道柳附馬民人自幼與他同鄉所
以認得大子道你叫甚名字馬俊又道來聖
上赦了民人萬剛之罪民人乃敢說名姓天子
道朕赦你無罪馬俊謝恩奏道民人叫做馬俊
天子道你可是大開開封府夜殺米斌儀同孫
知縣在鉄毬山聚會的玉蟬蝶麼馬俊道民人

第四十二回

六

正是天子太驚道你既是做惡的罪犯來比都中所做何事如何又得知附馬真假馬俊道民人因同柳附馬全鄉相好今到都中聽得他招了附馬民人前去賀他反被他大辱一場民人氣恨不過要去殺他方才在屋上看時面貌彷彿只是耳朵小些又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假附馬叫他老劉的那姓劉的取出一張券來說道若是行禮必須照此帖行事還說了許多不

成文的話又突出一句話叫聲太爺你今晚如此呆穆快活不知那人怎樣苦哭假附馬說你的妙計不差我一統見情罷了所以民人見了這些破綻方知是假的駕歲若不信先叫內臣把我擲起後傳旨意卽拿假附馬來萬歲爺究其真假將功折罪赦免民人的罪天子聞奏方才不信卽着周太監傳出一到旨意據民人出自在府內的是个假附馬將柳緒附馬所害情

第四十二回

七

由朕疑不決傳旨仰都察院領旨速將附馬拿
問明且早朝見朕回奏再辨真假定奪周六監
領了旨出去又叫內臣將馬俊柳起不提再說
都察院麻太爺正在附馬府內料里猛見此旨
意下來卽着家丁進了附馬府內說道桑旨已
下此時史通跪接聖旨麻太爺上前讀完御林
軍向前除了附馬服色帶上了形具此時米相
問知這個凶信唬得目瞪口呆便趕來接着麻

太爺說此是真附馬何故拿下麻太爺道老相
台差矣聖上旨意下來叫拿附馬我怎故逆聖
上旨意且等明日見駕自有分別周太監回宮
撒旨麻太爺押了附馬不提且說天子又問馬
俊外州外縣風俗如何馬俊把那米丞相怎樣
作惡怎樣害他多少不良之處萬民痛恨一一
奏上萬歲方知米相好處急叫內臣將馬俊押
到分宮樓上鎖在柱上又叫几十个太監看守

第四十二回

天子回宮安寢不提只見是城大小官員煩條
賀喜見拿了附馬是假的無不吃京日說書院
內有凡名鄉神官員聽得此言却一人傳十人
十人傳百人人人若知獨有常讓睡也睡不着
正在心焦之時聽得傳說圣旨拿了假附馬又
有个姓馬的在皇宮內出首此時方知柳緒被
害附馬被人冒者心內曉得錯怪了柳緒知是
馬俊人官奏了皇上又驚又喜京的是不知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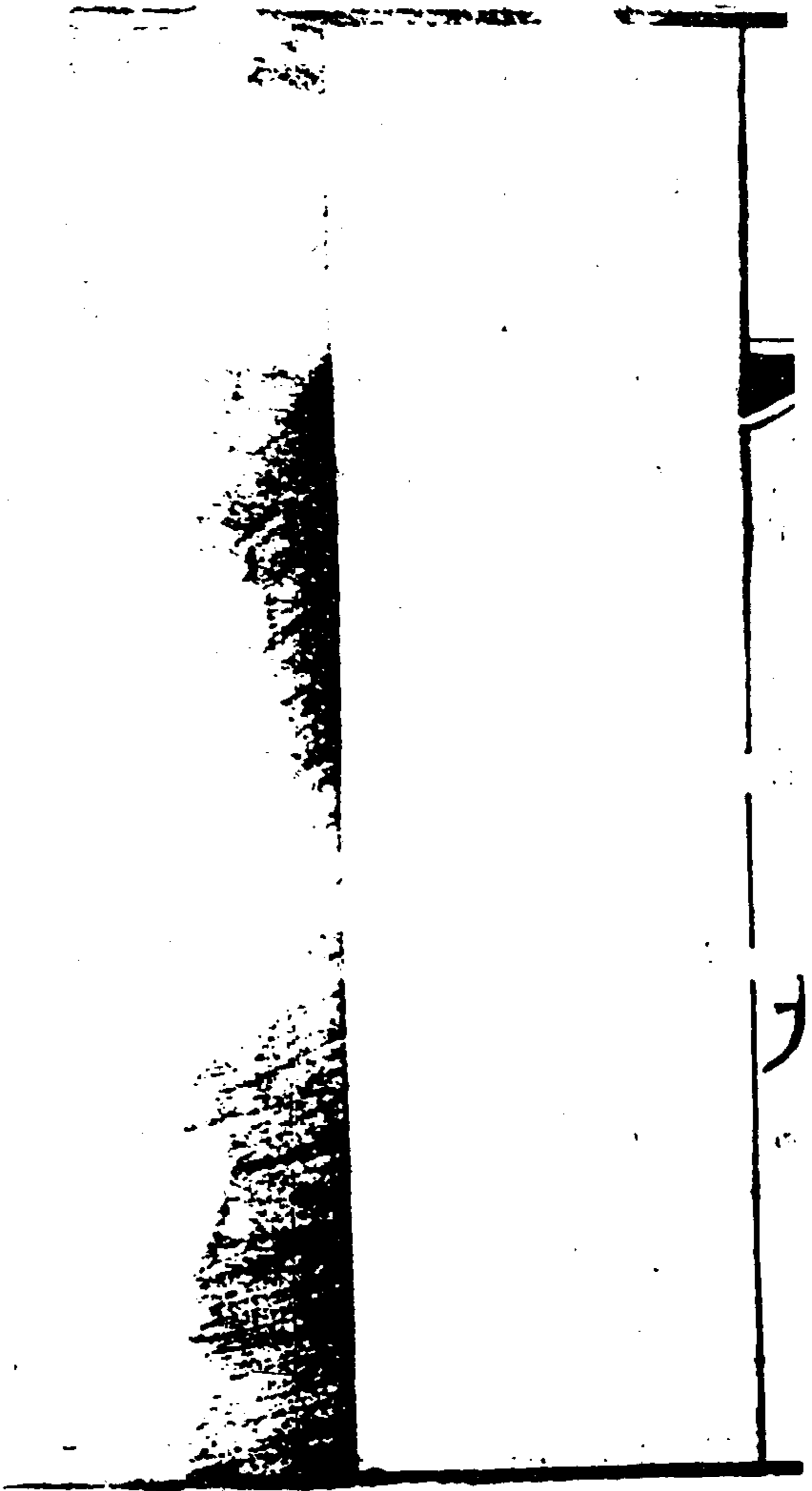
緒生死喜約是假附馬奉聖旨拿下便與家人
說道明早到午門探信不知假附馬明日見駕
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七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二四〇八



新抄爭春園全傳

第四十三回

三法司堅持異見

話說次日早朝百官齊候駕臨軒不一時金鐘一响齊來朝賀文進東華武進西華靜聽金鐘三下响層層文武叩金階天子登殿馬俊押在一邊百官朝拜已畢都察院麻青出班繳旨奏道昨日晚臣領旨將附馬拿下已在午門請

第四十三回

一

旨定奪天子道卿且歸班席青謝恩歸班聖上
傳旨召進皇門官將附馬解進干門至殿前朝
拜俯伏道臣柳緒見駕天子道你且抬起頭來
史通道臣不敢仰視君面天子道赦你無罪史
通才敢抬頭天子龍目一看暗道面貌不差馬
俊怎說是假的事有蹊蹺便問文武官員恐朕
眼花諸卿可看是真是假班部內走出水中立
史德明奏道臣等看柳附馬是真的皇上何必

見疑反被罪犯所惑米中立又哭奏道臣的兒
子米斌儀被馬俊殺死又大鬧開封府殺官易
獄種種不法罪大惡極昨晚馬俊是受奸人賄
賂前來行刺幸喜聖上洪福齊天反擒拿了罪
犯他無言回答捏稱附馬是假的方好脫身請
聖上速斬馬俊一則誅此凶惡之徒以除後患
二則速正國法即使完姻休錯了良辰請旨速
速施行天子聽了米中立之奏有八九分准意

第四十三回

二

馬俊在傍見天子不言恐其准了米相之本便
奏道這不是真附馬一定是假的雖然相貌彷彿
真附馬的耳朵多大這假的耳朵又小求萬
歲爺龍目觀看天子細看史通的耳朵果然甚
小前曰柳緒果然耳大天子看畢問道係是何
方棍徒枉敢到此冒名附馬史通道臣果是柳
緒馬俊昔日與臣有仇故此假言害臣馬俊道
柳附馬自幼與民人相好豈有不識面貌之禮

天子正在猜疑不決之間只見吏部大堂傅老爺又是國舅奏道據馬俊說附馬是假的處他自己說是真的奏聖上可着他將前日所做詩文今日細點一遍一字不差筆跡無二就是真附馬將馬俊斬首示衆著字跡不對詩句差訛筆畫兩樣遣定是假的無疑聖上可卽發刑部審問究出真情問其真附馬生死何存然後再究羽党伏乞聖上施行天子准奏龍心大悅說

第四十三回

三

道卿奏之言有禮便叫內臣拿了龍鳳金箋文
房四寶擺在史通面前塔簷之上題目仍是前
題只唬得史通目瞪口呆半晌無言又不敢再
奏且說米中立史明德心中好胆怯道如何是
好內臣又來催促快寫史通故意看了題目拿
起筆來左思右想無處下筆不知寫此甚麼才
好寫了半日寫了三个字已後再也寫不出來
了約有三五個時辰內臣又催促甚急天子問

道文章可會寫完內臣奏道十寫了三個字天子大怒道前日柳緒見朕時節看了題目不上半個時辰已完篇了今日爲何連默也默不出來史通奏道臣今日着了驚一時間忘記了求忝上限臣三日臣心方定好寫天子道把他寫的字拿來與朕看內臣捧上放在龍案之上天子見他寫的七歪八扭大怒道好大胆賊子焉敢欺君當得何罪又將柳緒文字同今日的三

第四十三回

个字命諸臣比看那些文武官員大家全看一
會奏道前日柳附馬寫的字是銀鈎鉄畫今日
寫的並無一筆看得其中着實可疑請聖上龍
目觀看察之天子道苦不是馬俊進宮奏聞必
遭此賊之計卽發三法司將馬俊同此賊勘審
問明究直附馬下落都察院麻青刑部大堂史
德明大理寺胡清澄三位公同領旨出了午門
百官朝散天子進宮與太后娘娘言明方知是

个假附馬太后等無不動氣娘娘又奏道請聖
上究他羽党才是並查明真附馬下落要緊却
說米中立向三法司說道這馬俊是老夫的兒
子仇人這附馬是真的他反捏言生事說是假
的可惡之至年兄須要加刑審問馬俊才是只
有史明德答應麻胡二公不答三人領旨去了
且說麻老爺家人前月受過馬俊的恩情見馬
俊今日犯了欽案俱來報他前思齊齊上前攔

第四十三回

阻不許那刑部衙役動手好好送他進獄又吩
附獄官無不依允且說史通亦送下監去了那
史德明卽到米相爺處商量米相搖手道此事
連老夫都在內了爲今之計着人進監照應史
通叫他且挨過今日這一夾棍明日老夫自有
主意米相爺卽着家丁進監與史通說明去了
那史德明就回衙門只見麻太爺着家人來請
說胡老爺與小的主人已到衙等候多時來請

老爺全審附馬之事史德明就隨來人同到衙內麻老爺發牌下監提出附馬馬俊在班房伺候三人坐堂審問口供上面供着圣旨牌曰衙役帶進附馬馬俊當堂跪下史德明叫馬俊上來審問道你既是罪犯十惡殺官劫獄聚衆謀反你有滅族之罪麻公接口道這些罪俱是前罪大人不必問他只問他假附馬情由史德明道這罪惡本部院此刻且不究你但柳附馬乃

皇上欽賜御題金殿上看見過的你怎麼說是假的馬俊回道小的自幼與柳緒相交豈不認得真假直附馬乃方面大耳乃杭州第一才子這假附馬面貌雖同只是耳朶又小才學不好一定是假的且而聖上親自見過的史德明大怒道你這該死的狗頭你將這些胡亂之言前來蒙混史公喝會左右將馬俊夾起衙役正欲動手被麻公止住道不可夾他馬俊是聖上有

功之人是來不得的先不問被告之人到先問
出首之人快把馬鞍帶下去把假附馬帶上來
跪在聖旨案前本部院問你那柳附馬與你有
何仇隙怎麼你就害他既然設此計必有同謀
羽黨之人你可招出你的名姓是誰羽黨何人
如今柳緒在於何處一一招來本部院自然開
活你的重罪苦是含糊抵賴那是受了刑法招
出口供莫想有命史通道小人是真柳緒附馬

第四十三回

二

馬俊向日與我有仇故而假言隄害求大人上
裁麻公道你既是真附馬怎麼前日做的文章
都忘記了呢況且筆跡字樣大不相全苦寫出
一全忘記了一半也还可恕你全然一句也寫
不出來還說是真附馬苦不嚴刑夾起你焉肯
招來叫左右快快將這賊子夾起方肯招出衆
衙役往上一擁把个史通摺倒在地下那刑部
史德明對麻公說道此係內官國戚皇上的貴

容大人須要三思而行才是。麻公道：「他就是內
宮國戚，此刻要他口供也顧不得他了。這是本
部院所爲，與大人無干。」史德明討了個沒趣也
不便再多話，只得忍着心頭之氣。若那些衙役把
個史通兩腿分開，不由分說，竟是一緝收足。史
通昏死半個時辰，方醒，咬定牙齒，一字不認。麻
公又叫拿杠子打，一連打了十數下。那史通本
是個狡皮嫩肉，那里受得這樣刑法，便大喊道：

第四十三回

八

不用大人費心如今小人招了史德明聽見一
个招字便道你乃真附馬不可胡言乱招史通
卽刻轉口道冤枉枉枉麻公見假附馬正待要
招出真情又被史德明止住便大怒道史大人
你莫非認得這人麼若是這樣看就是你與他
司謀史德明道大人之言差矣卑職焉有同謀
之禮麻公道他才要招你爲何止他不可豈不
是與他同謀史德明道馬俊是大人相知你因

何爲他麻公目想我生平性格最高那畢容得
史德明這班奸詐言語就指着史德明道你這
奸賊可惡皇上物差此案要審問明白以便回
奏你怎麼便止住他不可亂招呢其中看來大
有情弊明日早朝奏明皇上看你這刑部大堂
可能長久做麼言畢氣得滿面通紅忽然就吐
出兩口血來便倒在地下不能再審衆家人扶
將起來只得打轎招回去了此話不言再說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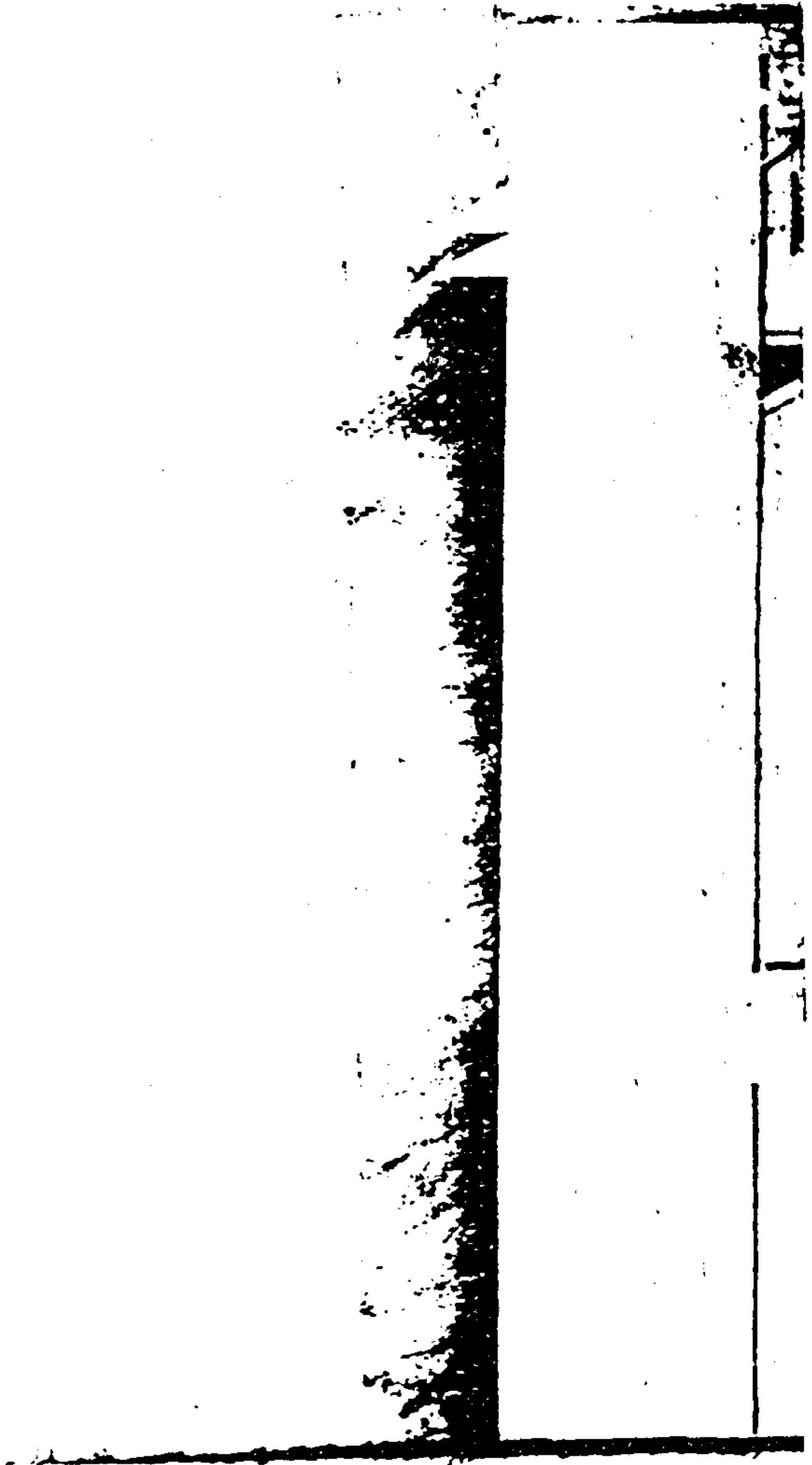
大理寺胡公刑部史德明仍將史通馬俊二人
拔監打轎各回衙門且說史德明就奔米相府
中來商議對米相爺說如此此此受了麻膏太
辱史通挨不住大刑求恩相早做良謀要緊米
曰爺說道事開重大方才邊報傳來吳蘭得勝
不日班師就要回朝苦柳滂回京倘若認出真
假你我惟命休矣那劉棟在傍笑道小人到有
一計可保無事相爺還要早登大寶不知相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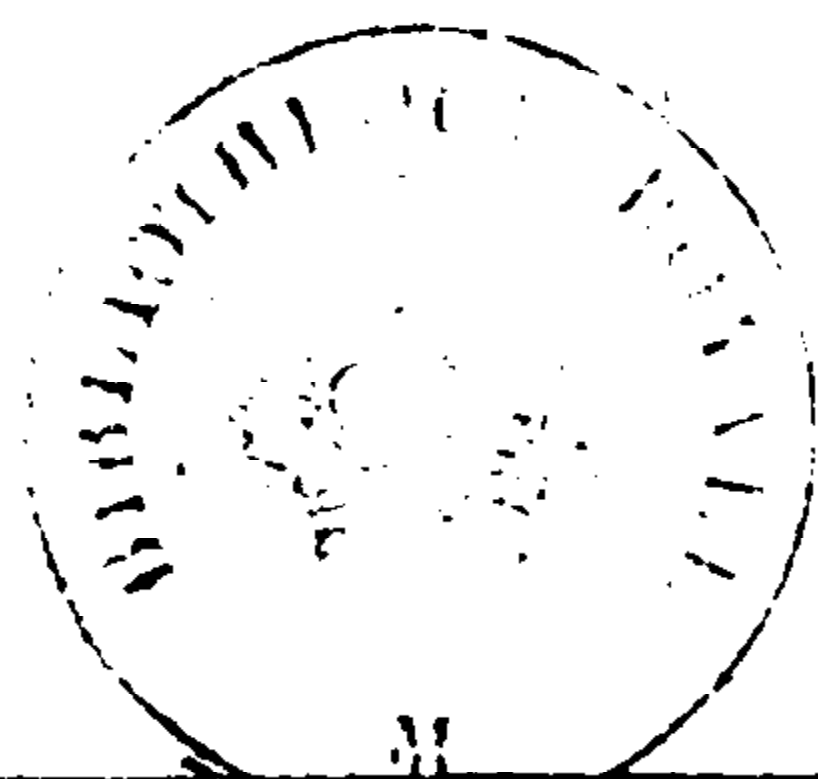
可能依允米相爺道你足智多謀有何妙計劉
棟不慌不忙不知說出甚麼計來再看下回今
解

爭春園

第四十二回

下





新抄爭春園全傳

第四十四回

九重玉恩封功臣

話說米相爺聞劉棟有何妙計可保無事劉棟道爲今之計有一計爲上策相爺久有奪位之心外面要招莫天下英雄雖不日起手尙有慢局如今公子又在緊急之時却抄三拷六問倘若招出必遭拏吳闌不日回朝又添這支

第四十四回

人馬又碍着手脚，小人愚見，莫若乘此機會，
着一能幹家人進宮殺了皇上，那時相爺登了
大宝，此爲上策。不知相爺尊意，以爲如何。米相
道：此討甚妙，只是內禁深官，平人焉能進去。劉
陳道：這件一發不難。那周公公與相爺相好不
若，請他出來相會，當面與他討，較此事。柳在周
公公身上自然得成。米相爺聽了此話，心中甚
喜。那着心腹之人到後空門，知照內監，請周公

公今晚到米相府議事米相又留住一班門下
相陪周公公直至黃昏時候方才來到相府相
府一衆人等迎接了入廳見禮分賓座下茶罷
之後周公公道咱家無情奉進如何屢承老先
生見愛何以克當米相道不過薄酌有屈公公
駕臨光降周太監道說那里話來談笑了一會
擺上酒席俱是珍羞百味酒過數杯湯上兩道
米相道公公可知今晚請公公之意否周太監

第四十四回 二

見推托不用又想了。一想道：討有一條在此，却要一個胆量大的人方才去得。米相道：這却不要吩咐學生家內有胆大的甚多。不知公公有何計策？太監道：今晚乃十六日二十一日是先皇的忌辰，前後不理朝政。明日晚上皇上沐浴，要到三更時分，皇上到慈得樓拜先皇聖像，止有咱家相隨，其餘并無一人。老相台可着一能士相隨咱家，丁扮作內臣，持辦暗藏利刃隨咱

第四十四回

三

家一全進宮先藏匿在樓前垂訓亭傍邊聽咱家咳嗽爲號那時榴出亭來殺了聖上老相官在後宰門打聽等咱家的消息先着家將進宮得了玉璽然後登位不怕那班文武官見不順米相聞言喜暢之極說道苦是學生得了帝位情思平分天下決不失言太監道這是得位之說倘若不能殺君是咱家出宮送信必須要想個安身去處免誅九族之患米相道若是事不

成學生到有个安身去處决不負公公之意太監道若是如此咱家要進宮去了衆人勸酒又飲了凡杯太監回宮不題再說米相與衆人說道尔等俱要小心就把各家家眷只說山上燒香悄悄的都做出城去安放靜處只聽消息米相叫出解鳳來吩咐了一會那解鳳領命臨時幹事次日天子登殿麻公病在床上他有長子見駕奏道臣父有病在床不能見駕望我王准

第四十四回

四

奏那史德明奏道昨日臣奉旨審假附馬一案
因麻宏義有病未會審明臣等不敢自爲餽麻
宏義病痊復審再奏天子准奏退回不題再說
當讓聽了假附馬之事心中甚悅直至二十日
晚上周太監出官到米相府把解鳳扮做內臣
模樣身佩利刀隨太監越進皇宮叫解鳳躲在
垂訓亭當日天子沐浴更衣了素服座在扁殿等
至三更方才前去再說馬俊自左監內以來全

虧麻府家丁日徂巡查恐被奸人所害又俾他
座臥保他不上刑惧又輪流送酒飯他吃今晚
馬俊見家丁睡了到得二更時分馬俊站在獄
所門首想柳緒不知生死何往見那半空中忽
然飛下一張大紅紙帖見馬俊上前一步抬起
來細細的看上寫着道

司馬字示馬俊昔日說過聖上有難今直三
更時分在垂訓亭前彼人所害有刺客你可

第四十四回

一

速速帶寶劍進宮救駕不可有遠速去速去

馬俊看畢想道上年曾言此事今日果應其言
把帖兒收在身上除下刑具我扎了一會到得
天井縱起土遁如飛一下到得宮內先尋到高
殿屋上天講內取了寶劍帶左身上尋垂訓亭
原來宮殿樓閣甚多亭子止有兩座所以好我
到得亭前把眼一睜放開神光見亭子上面一
個匾却是寫的垂訓亭三個大字他就閃在亭

中不一時見周太監手提龍紗鳳打後隨着兩
丁小內臣提着香爐緩緩而行往慈德追來走
到亭邊周太監咳嗽一聲又把燈往上一提照
看聖上的面那解鳳聽見嗽咳使伏劍在後跑
來直奔天子那馬後在亭中先見聖駕後見亭
後趨出一個刺客飛奔天子馬後就掣寶劍一
從早到聖駕前邊站定解風並不提防只認定
天子劈面一劍砍來天子大叫一聲不好了就

第四十四回

跌倒在地埃塵不期馬俊手快那解風舉劍來
砍之時不防右手有人早被馬俊颯的一劍砍
斷右手連劍落在也下再伏一劍解風早已鳴
呼此時周太監嚇了个昏那里想道有人救駕
見事不借也不受聖駕就飛奔逃出後宰門來
到米相府內說知其事不成快些出城要緊衆
人聽了上馬加鞭來到城門口守門官員乃馬
通鄴通曹苗見了米賊開了城門大家逃去且

說天子倒在地下那小內臣唬得飛跑來見太后那馬俊扶起聖駕嘆口氣說唬殺朕了是可卿救駕馬俊道民人馬俊救駕有驚龍休之罪天子驚訝立起身求你在大獄之中如何知道馬俊即將司馬先生東帖呈上天子龍目看畢說道這司馬傲真神人也馬俊奏道刺客已被居人砍死屍首現在此地下且說太后與娘娘聽了大驚卽領內臣傅御林軍提爐前來救駕

第四十四回

天子道不必驚慌幸未傷休提爐來看刺客屍
首太后道周明何在內監奏道周明出宮去了
太后道這刺客必是周明隱匿來的天子就命
馬俊保駕回宮卽傳下旨意命九門巡城御史
不許打開城門此刻各官皆知來至午門天子
登殿百官朝拜只見巡城御史奏道未領旨之
先那米中立仝史德明周太監曹奎人等私開
城門逃走去了天子聞奏便道衆卿聽朕之言

就將得刺幸過馬俊救駕之事說與衆官員知之各官俯伏奏道臣等不知聖駕受驚恕臣等之罪又奏道聖上洪福齊天故有神人護佑天子道朕封馬俊爲御前侍衛馬俊謝恩將右相葛宗顯封陞左相又傳旨命御林軍王世元領兵拿護各家家眷王世元領旨出朝天子又命內臣把刺客尸首拖出後宰門曉諭衆人知之又命兵部陳云堅守城池衆臣奏道此假附馬

第四十四回

定是米相全謀羽黨侯柳滂回朝認識真假治
罪那王世元來回旨道米相等家眷全無只有
空房天子聞奏大怒傳旨頒行天下着各省文
武捕獲米中立周明史明德等解京不可隱匿
但是米相門生俱拿下天牢侯拿着米中立一
起怡罪天子退朝回宮太后與娘娘無不贊馬
俊救駕之功且說馬俊出了朝門來到書院門
常讓相會常讓見馬俊爲侍衛之職好不歡之

出來迎接馬俊到內所座下說道前日不讓愚
兄去殺附馬焉有今日麼二人嘆了一會馬俊
又將怎麼在獄內天井見落下司馬先生東帖
上寫着叫俺救駕砍殺刺客天子大喜封我御
前侍衛之職前後說了一遍常讓道仁兄真乃
大丈夫全仁全義又全其忠馬俊道前日煩賢
弟修書一封送到鐵球山與郝太哥同衆位兄
弟知之叫他們在山上不可亂爲着人各處尋

第四十四回

訪柳賢弟至晚常讓擺酒慶賀馬俊不提且表
柳緒赤手空拳無處投奔每日求乞而逃那日
柳緒宿于破廟之中忽然天降大雨又飢又餓
好不苦惱左思右想欲投鉄球山又路途遙遠
雖在杭州聽說郝大哥叫象位兄弟若是救了
風林孫佩可到鉄球山來要緊在此齊集不可
有誤不知郝大哥與衆人如今可在鉄球山恐
其不在如何是好正在思想不覺苦楚起來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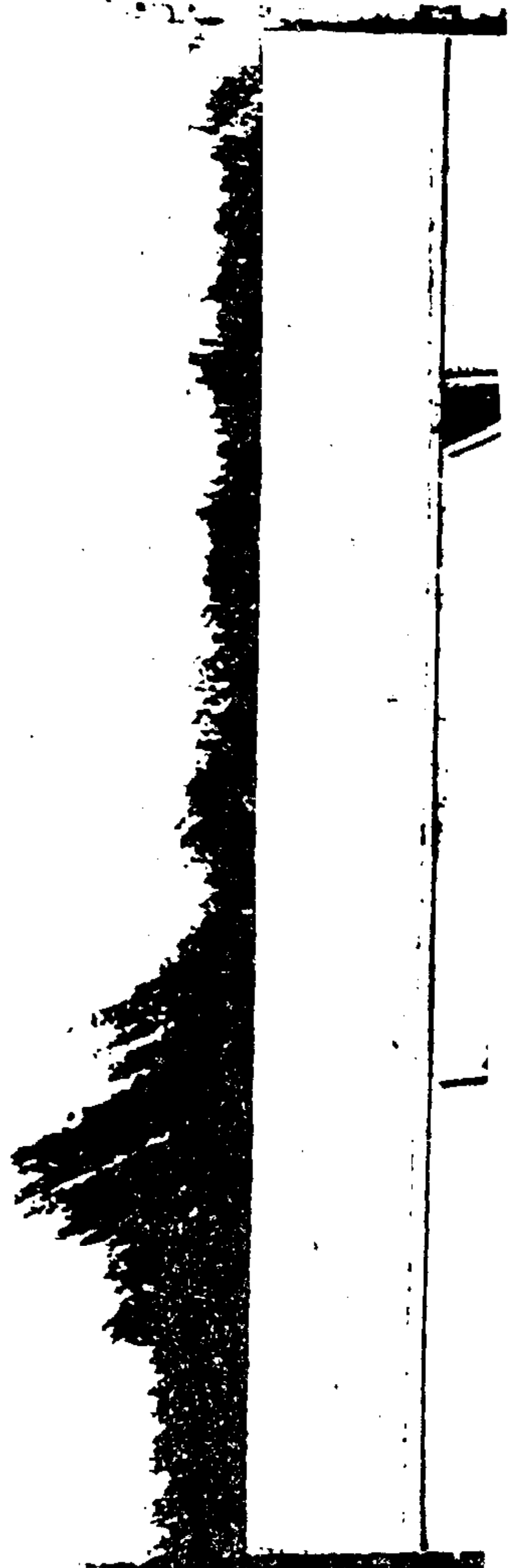
欲尋个自盡不知他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上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二四四八



新抄爭春園全傳

第四十五回

遇金翁情結又子

且說柳緒受了許多磨難飢餓難忍欲尋自盡正在廟內悽慘之間只見廟門外來了一位老者拿着香燭到神前燒香叩頭聽得嘆氣之聲那老者吃了一京便問道是誰柳緒道是我落難之人只因飢餓難忍欲尋個自盡那老者是

第四十五回

个吃齋行善的人聽得此言便道不可行此短
見俺看你相貌堂堂後來必有好處便在腰間
取出一定良子遁與柳緒說道你自己將這良
子用几天速速投奔親友去罷柳緒接了良子
致謝不盡又問公公姓名老者道你問我姓名
我姓趙又說道你速速投奔親友去罷柳緒告
別老者那老者帶上了廟門竟自去了不提再
說那吳蘭征勦海寇已今得勝兩次不能城絕

吳蘭命吳興背本進京來請虎將取戰吳興領
命行至中途直奔鉄球出分路只見山頭來下
一支人馬意欲何前對敵又不知那里人馬是
由何處而來只得兜轉馬頭回避走過半迹不
期那支人馬看見趕上前來便使撻勾了下馬
來捆綁到管見郝窩郝窩正在山上間坐叫嘍
囉下山打探此時吳興解在管前看見中間那
一位將軍吳興却認得郝窩便道太爺小的吳

第四十五回

二

與奉老爺之命進京的那鴛鴦見捉來的人問他
着時元來是吳興便叫嘆囉解了綁放了吳興
卽頭刺鴛道你且起來我正要着人探聽你家
老爺的信息征寇的事如今怎樣了——詳細
說來再者你太太在家安否可曾有人來往吳
興問將征寇的事怎樣交兵大哉几回得勝了
几回却不能全勝所以奉老爺之命如今送木
進京見駕奏聞聖上求發雄將數員征勦海寇

方能全勝不意此地遇見天爺的兵將把小人
那來不知大爺因何不在家中因何到此領的
何處兵馬要往那里去哉郝鵠將前事細細告
訴他一遍如今不得回鄉了吳興聽得此言叫
道大爺的話正合我家老爺之機如今老爺領
了十萬大兵手員戰將征勦海寇尚未成功幸
喜家老爺與柳老爺得勝了凡除穢小人看來
這里這些爺們由如天神天將若依小人看來

棄了此山小人也不進京竟全大爺與列位爺
們領兵一全助戰幫我家老爺敗伏海寇一除
成功那時班師回朝見駕照功封官豈不爲美
郝鴛等聞言無不歡悅衆人都到郝鴛面前說
道此言甚是有理郝鴛道衆人矣弟其意者何
愚兄亦有此意亦矣傳今回山領了兵將並吳
興到了山上與風公大家商議忽見所前上走
的嘍囉雜跑下稟道京中來了一人說的馬爺差

來的不敢撰人郝鴛聽見是馬俊有信便道換
他進來嘍囉將來人引至娶義所前跪下呈上
兩封信郝鴛拆書一看又驚又喜卽與大家全
看方知米中立吏德明曹奎等還走外邦去了
大家看完無不歡喜鳳公聽得明白感謝神靈
不已郝鴛叫能幹人到各處尋訪柳緒不提且
說鳳公與衆人一面改了所號嘍囉改爲官兵
鳳公領了各家的眷屬因得了馬俊之信方才

第四十五回

四

放心回開封府去。郝鵞等收玲盔甲馬匹。州料完備。領了陳雷鮑剛周龍周順曹雙玉常風並孫佩人等。又令焦貌燒了山寨。吳興領路直奔登州而來。一路並不攪擾百姓。卯一日到了登州地界。郝鵞領大小三軍安管扎寨。先叫吳興去稟知吳公。吳公告知常柳二公。皆着將官迎接諸位將軍到了。大家上前倒身下拜。投上姓名冊簿。吳公照冊名。点着見衆人俱是身長。

詞好似神將一般。這不自勝當時款待眾人等。那鴛在席上將柳緒得了形球被史魁陷害。馬俊救駕米中立史德明等逃走。外邦之事說了一遍。柳緒大京着情。吳公解勸了一遍。又聞那鴛等候收伏賊兵之後。將功奏聞聖上。免赦前罪。見功封官。當晚席散。各歸舊寨。惟備次日交戰。再說柳緒得了這定良子。過了刃日。一路行來。直奔鐵球山而來。那一日到了山脚。志下

第四十五回

五

朝上一望不見一人只得走上山來並不見屋
宇管只有亂磚亂瓦心內傷感不定只山由祖
走出了四個人來兆茂靠手拿鉄扣走上山來
元來郝鴛燒了此山有些零星在內每日淘沙
的人上山來淘沙柳緒拱手問道列位長兄借
問一聲淘沙人說道你問什麼柳緒道我是落
難之人聞得此山有位郝大哥在于此山我來
投奔他特來避難的所以動問他們在那里

了海沙的內有一個少年人一把抓住了柳精
說道拿着了拿着了強盜聚在此山打家却舍
放火殺人無所不爲如今不知去向金奉上司
行文各處得拿你來問他一定是與他全伙的
把你拿去見官柳精唬得跪下京求道我是落
難之人并非反人望爺命饒了小人罷幸喜內
中有人年老的便勸道龔大哥認這人也許不
是個反人況此刻你我還有正經事做與他作付

第四十五回

麼對頭看我面上饒他去罷那姓龔的才去手
說道若不是老大哥說情我拿你見官處你一
个死便挑籠下山去了那柳緒只得移步下山
便想道我身長宦家何曾受此飢寒今又不知
那大哥去問叫我如何是好怎樣度日又走了
几步路腹中飢餓口內又渴巴巴又望不見一
个人家又行走不動甚實難挨因想道于休方
休不如此况係前面有所樹林且到那里去歇歇

走到林內見一座救管土前看時有一石牌上刻着金氏救管四字上前拜了一拜就地座下前思後想留落又惟終又免爲講渠之鬼到又如早早尋个白盡罷免得現明有辱祖宗就在腰間解下半新的絲絛作个扣兒一頭挨在樹上又哭又几聲扒上坟堆將頸往扣內一伸雙足离地且說坟外來了一个有半百年紀的人來不知往那里去的騎了一匹野子走至林內

將頭了扣在樹上說道許久未曾來看進得
林來聽哈一聲喊吃了一驚仔細一看見樹上
吊着一个人只唬得那老兒急急忙忙扒上堆
來抱住那人往上一撮用手替他解下了帶子
放在地下歇了半會方才有些微氣不多時方
才醒過來嘆了口氣睜開眼睛看見一人搜住
他便道好苦呀老者道你這後生有付麼這不
去的事情走到俺家取上來上吊幸喜遇着俺

來進林若不來看見你豈不用死在此又要連累老夫跪官跪府我看你不是底三下四之人面貌莊嚴骨格清秀日後自有好處你是那人氏姓甚名淮柳緒只是嘆氣不做聲那老兒又說道你爲何不說與俺知道柳緒不說真名便隨口道晚生是江南真隸人氏姓金名緒因家業寒薄便來尋訪親友不意又被強人盜去衣服只得每日投門求乞只因受不得飢餓寒

第四十五回

冷所以尋此短見實在不知是尊府貴坐今蒙
老丈大恩救下晚生如終不過多話几天我到
別處去便了跼起身來作了一個揖謝謝老丈
伸手拿了系帶哭着便走那老者一把扯住了
說道慢走慢走俺有話說柳緒只得跼住老兒
道你且座下老好也是姓金名催德離此山五
十里是我小庄我夫婦二人一百多步止生一
女已出嫁了我看你年記不過二十餘步泥泥

外甥不是個長法不若隨我回家做了買賣日後到有好處且免今日之死你意下何如柳緒暗道我如今又無家業又無投奔不若就拜他爲父隱身在此處也好訪問父新與郝大哥的信息借此安身便道晚生旣蒙台愛救命大恩豈有不送之禮晚生愿拜膝下金老兒見他依允又做了他的兒子滿心歡喜說道先在坟上拜了祖先柳緒就拜了四拜金老兒見他拜了

第四十五回

攻管就牽了馱子說道我兒肚中飢餓驕了馱
罷柳緒上了牲口一路行來柳緒道父和今日
那里去的老見道我今在女兒家去的今早起
身所以攏坎上看看不想過見了你這也是
緣的說着閑話不覺已到了自家門首此庄上
甚是熱鬧如鎮市一般二人進了圍門第五家
蓋金家金老兒便挽住了牲口說道這是我家
門口金老兒敲門叫道媽兒開門媽兒開了門

金老領了柳緒進得門來那媽兒門道這是何人金老兒道是俺的孩兒了柳緒朝上拜了四拜金老見便將在坎上救話情由告訴一遍又叫媽兒炒飯與孩兒吃他肚中餓了金媽媽聽說好不歡喜便往厨下收拾了飯大家吃了金媽媽晚間搬出一付行李與他歇宿此時柳緒就住在金家且按下不提再說登州吳公與常柳二人郝鷺等在管商議道這些賊寇狂妄之

第四十五回

一

至必須要用計擒他郝鸞上前稟說道恩甥却
有一計明日且看這一陣誰人勝敗欲怎生交
戰且看下回分解



新抄爭春園金傳

第四十六回

征米寇天降神仙

話說次日吳公領兵出管與賊寇大戰，殺連天那賊首海天王，領着賊兵海寇擁出營盤交戰。郝鴛挺鎗驟馬當先，賊人見了拍馬來迎。二人交不十合，郝鴛詐敗往本陣而走。賊首海天王見兵丁得勝，催動了一班賊將撞入陣來。吳

公與常柳二公正在中軍將臺上看得明白賊將總到陣內卽將紅旗一招四面伏兵齊起只見這邊衆將紛紛驟馬那邊賊將讓讓揮兵好一場大戰不多時只見郝鴛鴦挑着一將鮑剛刀劈了二人投降的倒盔卸甲拒敵的血流滿場海天王衆賊將居都被擒餘者追殺奔逃殺了一夜方鳴更收兵回營衆將報功記冊將擒住的海天王并賊將打入囚車班師回朝進了

潼關稿賞三軍行不數日到了馬頭城外安扎
了營寨吳常柳三位領了郝鵠等將官來至于
門侯宜吳常柳三公見駕山呼已畢天子賜三
位卿家平身呈上奏章乞皇上龍目一覽方知
衆將之功天子展于龍案之上看畢說道既是
郝鵠等有此大功朕自當赦免前罪候封官職
又將柳緒之事說與柳滂知之如今未明真假
專等卿回來看其真假殿上傳旨令役率牢內

第四十六回 二

提出那假附馬審他問柳緒下落柳公上前一
看俯伏奏明不是柳緒是史德明之子史通天
子大怒好大胆的賊子作此大逆之事陷害皇
主罪誅九族史通伏在地下磕頭奏道臣被米
相所害并非木心天子怒道米賊米賊朕也不
會負你爲何亂國至此柳滂又哭奏道臣止生
一子伏乞聖恩究臣兒子的生死下落何存史
通奏道米相脩了快馬與柳緒騎出南門面逃

后來又着家丁追去殺他家丁去了回來止將空馬帶回請賞并無首級不知生死之事天子聞奏亦含悲泪下不說班師文武官員奏道會據史通所奏米相家丁宰馬而回相附馬吉人自有天相必無不測之事定是奔逃他方埋名改姓伏乞聖恩下詔頒行天下命各省大小官員沿途尋訪如送出駙馬還朝加封陞賞天子准奏預行各省各州府縣四門張掛榜文尋訪

第四十六回

三

附馬又命刑部左堂伍福領旨出了朝門傳齊
兵將巡落法場將史通碎剮斬乞示衆忽有兵
部左侍郎劉銳將山海關告急表章呈上天子
看罷大京道米賊叛亂邊界若不早除必爲後
患那位卿家與寡人話擒米賊吳蘭出班奏道
臣不才愿往領將勦除米賊天子道愛卿受了
兩載辛苦征戰的艱難方始還朝今又遠征朕
心不安吳蘭奏道臣食君之祿自當報君之恩

依乞聖上加封諸將天子准奏封吳蘭爲大都督元帥常洪郝傍爲左右都督大將軍郝奮爲前步將軍鳳林孫佩封爲參謀大將軍鮑剛樊冲等爲護軍衆人謝恩馬俊出班奏進臣保舉一人隨軍征賊天子問道保舉何人馬俊將車職勝端被害之事一一奏上天子卽命救出勝端見奏天子封勝端爲行軍司馬封馬俊爲都督元帥二人謝恩又命光祿寺脩辦賜宴衆臣

第四十六回

四

拜朝天子起駕回宮降詔我尋附馬之事說與
娘娘太后知道娘娘太后大喜眾官一齊領宴
謝恩歸第各各收拾次日眾將都隨吳蘭下教
場擲演三軍檢點人馬吳蘭吩咐眾軍士今本
帥奉旨征討米賊人等諸將俱要仰休聖心竭
力報國毋得意慢如敢抗違卽照軍法斬首示
眾眾將噹噹連聲吳公會郝窩爲先鋒鳳林爲
謀士領三千鉄甲軍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又馬

後周龍騰端焦豹爲前後翼鮑剛陳雷王常一
雙爲左右翼自己與柳滂常洪爲中軍又命周
順孫佩蔣忠武雄高鑑仲安爲護軍領馬步軍
兵共十萬又命樊冲張奎解丹催督糧草次日
五鼓辭朝百官送至十里長亭餞別之後吳公
催促大軍前進百官各自回衙常讓回到書院
只慮父親年老出兵奔馳此去不知好歹亦無
可奈何且自專心攻書候來春應試不提且表

第四十六回

五

米叟同周大監史德明曹斌張愷人等在山海
關一帶目稱爲王又有軍師叫百勝祖師發兵
侵占城池擄掠人民搶奪婦女百般殘害百姓
悲傷聞知吳公奉旨征勦米賊百姓准備迎接
吳爺大軍隨路而行秋毫無犯百姓歡呼拜接
那日正行前來前報已到境界且說吳公一到
那此州縣官員迎接一一參見已完吳公命各
拉回城保守城池我自有道理那前部郝奮與

鳳林正在營忽有小軍報道有一位道人來見
郝鶩說請進來小軍將道人請進郝鶩正欲出
營拾見馬俊來相約郝鶩去見吳公議事馬俊
認得道人就是司馬先生一見歡喜非常請入
帳中叙禮座下司馬傲咲道今日英雄得去方
遂我心馬俊道皆棘先生所賜今幸先生降臨
諸事还求指示司馬傲咲道貧道專爲此事而
來煩引見大都督共議軍務郝鶩馬俊引師父

第四十六回

二

到大營先着中軍官稟上吳爺吳爺命擺酒出
來迎接三人入帳司馬傲對吳爺等稽首吳爺
柳常三人還禮叙座吳爺看司馬傲仙風道骨
清秀古怪便道老夫吳蘭奉旨征勦米賊今蒙
鶴駕先臨原來指示司馬傲道貧道乃山野之
人一無所能數年來閑遊四方因此地殺氣冲
天知道應在今日故此預訪衆位英雄到來特
助大人成功立業吳爺道多承指示但不知用

何計策望老師賜教司馬傲道貧道乃世外之
人才疎學淺不暗軍机只因米叛營中有一軍
師叫做毛頭祖師是個妖人多會邪術貧道此
來降滅此怪則米叛無能爲矣他雖有諸將兵
丁不足爲慮吳爺聽了大家歡喜齊說全仗老
師法力遂擺素席相叙共論明日交兵之事不
知勝敗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新抄爭春園全傳

第四十七回

且說米中立等代了兵馬出城排列陣勢吳翁
點兵出營擺成陣圖與常柳二公并司馬先生
立于旗門之下只聽得米賊陣中砲响旗開冲
出一將乃活土地劉交舞刀躍馬當先賊殺連
天馬俊知道劉交的跳法非常便上馬提劍殺

第四十七回

一

殺來二人刀劍交加盤旋左右兩陣之人暗暗
喝采戰有三四十合馬俊賣個破綻讓過劉交
雙刀砍入便使了個小轉身看得清楚欄腰一
劍劉交跳躲不及早已揮爲兩段米賊大京傍
邊腦了不怕死的吳能舞刀拍馬直冲馬俊包
剛看見大喝一聲驟馬提鎗迎着未及三合一
鎗刺吳能于馬下那半截蜈蚣施威雙頭豹毛
孔白小霸王卞光黃旛星周順雙秀腿黃文黑

天王任威一千賊將見了氣沖沖走馬惡狠狠
搖鎗個個敵住郝鳶焦豹王曹等衆英雄大叫
道慢來驟馬迎敵只奈得天昏地暗霧慘雲愁
插破了五花哉鼓叫喊連天交哉多時不分勝
負郝鳶大叫一聲搶挑了孔自衆英雄稱勢又奈
來刀劈了黃文鏞打了卞元斧破了項尙箭傷
了曹成劍削了陳玉那大將軍金白禮李壽等
見勢頭不好兜馬便回米陣大亂毛頭祖師在

敵樓上望見鳴金收軍郝鸞等也至城邊關上
砲石如雨點只得回了本陣吳俞亦收兵入營
與各位將官記功擺宴作賀且說米營見頭陣
損兵折將米賊着急與軍師計議毛頭祖師道
主公勿憂漢營中不過是勇夫耳如今不和他
開力只和他開志今晚預備他明日之事待臣
略施小術排一陣勢引他入陣來那時管教
他個個遭擒米賊等齊說道全仗軍師法刀當

日毛頭祖師陞帳點值年太歲樊左小金剛袁
升領兵五百俱戰姓赤髮披着頭朱紅塗面身
穿紅甲手執紅旛又點青夜叉王貴潛小豹伍
盛領兵五百俱耍青甲手執青旗青面又點百
步星鄒成入地蛇花龍俱耍粉面白甲白旗又
點黑天王吳成鉄頭和尚姚奇領兵五百耍黑
面黑甲皂旗又點五鬼星李元白日鼠薛求喪
門星張虛吊客星毛進花頭馮布金箍眼徐明

第四十七回

三

三

狠如虎徐亮聞弒鳴潘錫八元將官領兵三千
俱要金盔金甲黃面黃旛備辦齊正明五更時
聽調衆人得令各各準備只聽五更砲响毛頭
祖師與史曹周三人領兵出關命青黃赤白皂
五支鬼兵各執方位列成一陣圖當中設一將
臺這怪物披髮伏劍作法已畢命花拳賈大下
戰書亂棍打出去傳令放砲命諸將出營擺開
陣勢吳常柳司馬先生上將臺觀看只見一派

黑氣罩定悲聲慘慘冷霧漫漫忽現無數醜頭
鬼臉伏劍執旛司馬傲同道大人識此陣否吳
翁道老夫幼習陣圖從未見此怪陣望先生指
示司馬傲道此陣名爲五鬼迷魂陣乃妖人邪
術吳翁道老夫累經征戰從未見此妖邪降陣
這便如何是好司馬傲道不難自古道邪不勝
正待貧道去破他即便傳令包剛王常代領三
千人馬悄悄抄過賊營之後搶他關寨阻住賊

第四十七回

人去處如有走漏消息者處斬又令周龍周順
曹雙陳雷焦豹共領五千人馬排列左青龍而
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中央戊巳勾陳亦按五
行生克聽號砲一聲一齊名列方位余入違令
者卽斬自仝郝奮馬俊代領五百名甲士前去
破陣吳大人守營但見我將陣一破可連放號
砲不可有悞吳公道謹依法令分付起鼓司馬
傲左手執旗右手仗劍只聽得三吹鼓响步出

二四九〇

陣前只見來了一個道人面如黑鐵尖嘴獠牙
頭代玄冠身披鶴氅手中伏劍杀气冲天坐花
班豹飛奔而來司馬傲一見便說道道友請了
你我俱是方外之人何必來在這戰場中自尋
煩惱勸道友速回山中修真養性成其正果那
道人一聽輕眼一睜開口道你是那方小道敢
來說道敢來說吾乞吾一劍司馬先生把劍架
住笑道非是貧道多事只可惜你千年修煉若

第四十七回

五

不聽吾言只怕在送性命那妖道聽了不覺動
起氣來也不回言連砍數劍司馬傲道孽畜好
生無禮我將好言相勸你反不知迴避貧道只
得開杀戒了執劍相還戰不數合妖道勒着坐
騎迫你有何本事敢進吾陣來司馬傲道今既
到此自然破陣方回卽飛步追趕那妖道急急
下騎上了將臺令牌一拍四下烟雲密佈飛沙
走石如神豪鬼哭肉中還有火焰飛騰柴狼虎

豹蟒蛇怪鬪奔來捉人此時天昏地暗日色無
光司馬傲把口一張咄出一朵金蓮却有三丈
光華照定后面軍士遂揚道怪物休走喇嘸一
聲霹靂後來煙消火滅霜散雲收吳俞見黑氣
一散說放袍朴通一聲砲响陣中司馬傲把手
中劍一招那五路兵一齊進陣真是由如削菜
切瓜果是逢刀的頭如瓜滾着劍的血似江湖
鎗挑的兩脚朝天鞭打的餓狗扑食火燒的焦

第四十七回

二

頭額爛馬蹄的似粉如泥這叫做魑魅魍魎怎
見得天神天將原來那些賊將在烏合之中一
無所紀律各處逃生回至關前只見關上換了
旗號慌得走頭無路四散奔逃又聽得一聲炮
响左右包圍右有王常安排三千兵馬兩頭圍
住一個也走不吊總被擒拿只有那毛頭祖師
見破了陣心中着慌即便逃走誰知可馬傲趕
來念起咒來毛頭祖師才要遁處去却被司

馬傲把手一撒一個掌心雷响如天崩地裂唬
得千軍萬馬魄散魂消只見火光萬道火中有
一個東西像個黑驢子在地下亂挑挑到司馬
傲面前就如哀求一般的司馬傲道這這畜生
一念之痴害了百萬生靈饒你不得就一劍揮
了兩段大家一看却是个九尾黑狐狸分付軍
士拖了吳俞郝鸞等會兵入城圍住賊將家眷
老幼盡皆拿住吳俞就在王府坐下衆將献上

第四十七回

七

妖兵首級報功記簿又將生擒的賊眷查明註冊王常又押到三犯曹若建院氏曹代他三人自從劫了法場便投表兄張澄接着米賊反至山海開結連賊寇原想百年快樂誰知今日之難時有鳳林在傍邊稟道這三犯望大人賜與昇職發落罷吳俞依允鳳老俞將三人代出審明是他奸計曹若建等羞慚無辨命刀斧手綁出碎削其尸此淫婦奸夫之報吳俞查明賊犯

分付收禁打造囚車起解司馬徽分付將妖
架火燒了命軍士將關內被杀之人埋葬情查
府庫出示安民犒賞三軍留一將官守此關料
理數日傳令班師回朝

詩 鞭敲金蹬响

曰 齊唱凱歌聲

且說柳緒在金家爲子到是豐衣足食的這叫
做無巧不成書一日在莊前閑步忽聽得三三

第四十七回

兩兩的人說道新文年年都有不似今年太多
昨日進城看見府前一張榜文却是皇帝的公
主拋打采球招个附馬忽然不見了后來有一
个冒名的假附馬姓史已今三法司審明皇上
傳了旨意尋訪真附馬還朝又有一个人說米
丞相弄了个刺客進宮行刺皇上虧得有个太
開東京的強盜叫做甚麼王蛟蝶馬俊飛進宮
中救了聖駕把刺客杀了如今那強盜封了大

天的官兒那米丞相已今叛出邊關若未到這里來連我們還要跑哩柳緒聽了想道原來是米賊害我的據此說來是真事了便回家過了一宿次日真過金老夫婦換了衣巾騎了驢子進了城來到府前果有许许多多的人在那里念的念看的看柳緒擠入人叢中即將榜文前後細細看明心中大喜急急回到家就對金老夫婦說道我受你老父母大恩終身感繳不盡

第四十七回

七

我有一句話寔寔對你說我是當今皇上的附
馬禮部尙書的公子姓柳名緒因逃難流落在
此蒙二位父母收留恩重如山今日孩兒進城
看見皇上榜文方知奸賊已反尋我還朝只是
不忍捨下二位大恩人不若收拾同我進京共
享富貴罷金老夫妻聽得連忙跪下柳緒卽忙
扶起三人歡喜之至卽收什些軟細物件諸事
已畢去報知里長同到府前稟知太爺知府迎

接柳緒上堂太翁待柳緒換了吉服一面準備
車馬又差官員兵卒護送柳緒與金老夫婦進
京一日到了都中天子知道着禮部排執事迎
接入朝面聖已畢天子大喜道因朕不明致卿
受苦着衆卿家送附馬回府各各謝恩出朝大
子退朝回宮說與娘娘太后知道太后娘娘大
喜卽傳工部禮部二位官員速速準備應用物
件不得缺少絲毫并擇日完姻那些官員誰不

第四十七回

卜

到附馬府來賀喜常讓在書院聞知此信卽忙
前來相見二人攜手悲喜交集相坐茶罷各訴
离情二人深感不已當晚備酒對飲直至更深
底足而寢次日常生辭回到了吉期太后命內
臣將金玉資粧賜送附馬府擁列得花團錦簇
玉映朱輝又有老太監小內官宮娥采女也不
計其數說不盡千般富貴萬種繁華至晚公主
打扮得金粧玉佩乃卽駕了九鳳彩輿太后與

娘娘親自送到分宮樓前方回只見又是滿朝
齊駕內監官娥文官禮部武衛錦衣喧天鼓樂
笙簫振地送入附馬府成親不知怎樣熱鬧且
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六輯

二五〇四

十一

新抄爭春園全傳

第四十八回

衆公侯奉旨團圓

話說柳村馬迎接聖旨才畢只見那宝輦來輿到門迎接入廳行君臣禮二十四對宮娥高擎花燭送入洞房方行夫婦之禮合卺交杯共入銷金帳內這一夜歡娛真是占盡天下風流入間極樂不能盡說次日禮部衆大臣引柳緒入

第四十八回

朝謝恩天子大悅命柳緒入宮朝見太后與娘
娘見禮賜宴辭別出宮又謁見諸王太子并皇
親國戚四相九卿六部衆朝臣已畢个个俱來
賀拜不必細說再說吳爺領師回朝將到都城
傳令放砲大小三軍安營下寨天子出城迎接
吳常柳三位將軍滾鞍下馬俯伏道傍恭請聖
安君臣入城細奏叛賊情由托賴聖上洪福天
下太平天子傳旨賜宴慶功朝散却說常讓柳

緒都見父親會過諸將已畢各訴萬情大家歡
喜不提再表吳爺次日把諸將功勞簿并叛賊
花名冊請旨定奪聖上觀畢卽封官加職聖旨
一下當駕官開讀詔曰吳蘭封爲晉國公榮封
三代妻封晉國夫人食祿萬戶當洪封爲大司
馬妻封一品夫人柳滂封爲大司空妻封一品
夫人司馬傲封爲護國軍師馬俊封爲安寧侯
郝奮封爲宜卿侯鮑剛封爲徐亭侯孫佩封爲

第四十八回

二

新亭侯鳳林封爲光祿寺正卿曹雙封爲威武將軍陳雷封爲鎮遠將軍王常封爲破虜將軍焦豹封爲伏虜將軍周老封爲平虜將軍周順封爲定虜將軍滕端封爲戶部左侍郎其餘諸將俱封賞不必細說吳俞等俱已謝恩司馬傲不受官職乞歸白鶴觀中居住聖上傳旨賜香火田三千畝又命光祿排宴盡歡方散至次日諸臣謝恩又奏叛賊已被生擒實賴皇天庇佑

皇祖厚福禮宜昭告天地祖宗奉旨倭儀道故
尉將各犯綱那推至大廟生獻已取着刑部扣
赴市曹首犯米中立寸剛烹醢周明曹兵史得
得明張登劉棟等俱皆凌遲處死餘者斬首示
衆入朝繳旨馬俊跪奏道臣保舉一人開封府
知府雷照丹才高直異訟簡清乞聖人擢用
此人天子准奏着吏部行選引見有行人司領
命卽刻起呈馬俊又分付行人可幾可對雷知

第四十八回

三

府至意至意我向日曾北過他釋犯羅輝庵不
知可曾開活否我今有黃金一二兩相煩代去
叫雷知府轉交羅先生收納行人司領略上馬
如飛去了吳爺差家將回杭州請夫人小姐進
京同享榮華柳老爺也去接夫人到來夫妻母
子相會歡喜非常迎進附馬府朝見公主公主
乍見公姑婆因筵席習合家歡樂次早婆媳人
宮朝見太后與娘娘內宮賜宴宴罷謝恩歸府

真乃是享盡人間富貴一日附馬夢一鳳凰飛
來公主懷孕生下公子眉清目秀長成十二歲
連登科第后來世代簪纓不提再說富洪也差
家人迎接夫人到來夫妻公子相會孫佩也着
家丁回開封府收什住宅并請鳳老翁天人小
姐進京那郝鸞差人回洛陽代此銀子與老蒼
頭修理祠堂贖回住宅這司馬做一日見駕辭
回歸山修道天子留他不住司馬傲謝恩駕白

鶴騰去去了衆臣見了無不陸嘆聖上傳旨着
工部在鶴觀展聖仙像聖上封他爲靈樞妙道
普濟真仙又着包剛馬俊郝鴛三人致祭三人
奉旨致祭只聽得空中司馬仙師身騎白鶴說道
三位賢契聽吾分付自古道富貴無窮光陰有
限所以貧道逍遙物外淨觀云水

詩

朝遊碧海暮湘江

袖裡乾坤日月長

丹成九鼎蟠桃熟
日

雲近蓬萊是故鄉

衆皆聽了道原來是上界神仙各各拜謝仙師
又道你三位英雄工成名就留此寶劍無用且
此物不可久留凡間速還貧道罷三人取了寶
劍雙手捧獻仙師把手一招三劍齊聲叱喇一
响化成三條金龍飛昇上去了仙師收劍已
畢拱手說道三位賢契安享榮華各宜保重後

第四十八回

五

會有期言訖飄然而去衆人散訖再說雷照丹
奉旨來京見駕聖上見他爲官清正封爲諫議
大夫謝恩出朝回署次早馬俊來拜雷爺忙迎
接見禮雷爺說道自別尊顏不覺數載且喜大
人位登極品尙未恭賀外日分付羅輝庵已領
教放了賜他千金彼甚感謝馬俊道向蒙大人
相待故在聖前保舉特報知遇之恩雷爺方知
馬俊保舉當卽叩謝一時共飲盡歡而散次日

回拜不提當今正是大比之年天子點了主考
去選奇才三場考試已完會元却是常讓殿試
又中了狀元天子見他青年美貌又是忠臣之
子龍心大悅特賜錦袍玉帶金花御宴遊街三
日比時各家府眷俱已接到京中吳公的小姐
已許配常讓常讓又是吳公的外甥又是女婿
新中狀元兩家好不歡喜常公擇吉完姻吳公
備辦粧奩已到吉期寶馬香車花燈鼓樂天子

第四十八回

六

欽賜銮駕又差四相九卿又有三百進士俱是
大紅吉服前來賀喜大排筵宴慶賀花燭送入
洞房又有交好郝鴛包剛馬雷鳳柳曹王孫周
陳各位代勞款客歡樂通宵客散不提次早新
人梳粧拜見公婆合家見禮吳常二公代狀示
謝恩卽告假還鄉祭祖天子准奏欽賜常讓爲
翰林院學士奉旨還鄉祭祖欽限三個月回朝
謝恩退出擇日起馬出京一路威風不必細說

將到家時地方官員迎接到家擇吉祭壇又重
整門庭已畢進京覆命後來堂上元做到吏部
尚書壽元八十六歲連生四子皆登科甲那郝
鵠鮑剛馬俊壽至九十餘歲一日三人同敘閑
話只見司馬仙師手執拂塵望在三人一招只
飛下白雀三隻三人騎了白鶴白日飛升騰空
而去矣自此之後四海清寧天下太平

詩曰

第四十八回

一

1876407



ZW 21101000706907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六輯

二五二八

紛紛亂治平初 一旦雲開色氣和

草木百年新雨露 詩書萬卷舊山河

飛龍舞鳳昇平世 燕語鶯聲錦綉多

四海清寧無事日 普天齊唱太平歌

新抄爭春園全傳

終